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六〇冊目次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 存七十六卷（甲集六卷 乙集八卷 丙集七卷 丁集九卷 戊集八卷 己集八卷 庚集卷一至六 辛集七卷 壬集八卷 癸集九卷）（宋）王霆震輯 宋刻本（甲集卷六 乙集卷一 丁集卷九配清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七卷 （宋）謝枋得輯 元刻本	二九三
月泉吟社一卷 （宋）吳渭輯 明天啟崇禎間海虞毛氏汲古閣刻詩詞雜俎本	三五六
圭塘欸乃集不分卷 （元）許有壬等撰 清初曹氏倦圃鈔本	三九五
皇元風雅六卷皇元風雅後集六卷 （元）傅習 孫存吾輯 元李氏建安書堂刻本	四八〇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存七十六卷（甲集六卷　乙集八卷　丙集七卷　丁集九卷　戊集八卷　己集八卷　庚集卷一至六　辛集七卷　壬集八卷　癸集九卷）

（宋）王霆震輯

宋刻本（甲集卷六　乙集卷一　丁集卷九配清鈔本）（四庫底本）

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舊本題廬陵王霆震亨福編、不著時代。觀其標識名字、魏徵猶作魏證、而宋人奏議於朝廷國家諸字皆空一格、蓋南宋書肆本也。卷端題新刊諸儒評點字。凡呂祖謙之古文關鍵、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樓昉之迂齋古文標註、一圈一點、無不具載。其理宗時所刊乎。集以十干爲紀、而自甲至癸皆稱曰前某集、則有後集而佚之矣。凡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八卷、庚集八卷、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所錄自春秋以逮南宋、計文五百二十二首。其中宋文居十之八。雖多習見之作、而當日名流、其集不傳於今者、如馬存程大昌陳謙方恬鄭景望諸人、亦頗賴以存。所引諸評、如槐城、松齋、欽齋、邵學士、戴溪筆議、東塾燕談之類、今亦罕見其書、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選本傳世者稀、錄而存之、亦足以資循覽也。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甲集目錄

卷之一
送孟東野序 韓昌黎
送文暢師序 韓昌黎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韓昌黎
送王塤秀才序 韓昌黎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送游生還鄉讀書序 毛澤民
送應太丞赴闕序 陳耆卿
送友人遊武陵序 陳同父
送羅永年序 楊誠齋
送王主簿序 陳傅良
送羅以宏上書歸鄉序 曾撙齋
卷之二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公 修
送秦少章序 張宛丘
送祖擇之序 石徂徠 介
送楊寘序 歐陽公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子長遊贈蓋邦式 馬默齋
俞彥明字序 馬默齋
侯孟字序 馬默齋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默齋
答任子厚秀才序 曹楠齋
卷之三
六一居士集序 蘇子瞻 軾
戰國策目錄序 曾南豐 鞏
唐鑑序 石介
卷之四
江西宗派詩序 楊萬里
[illegible]序 楊萬里
[illegible]序 楊萬里
[illegible]序 楊萬里
[illegible]序 周必大
[illegible]序 曾南豐
卷之五
送王陶序 論易 歐陽公
易序 程伊川 頤
易傳序 楊誠齋
易傳後序 楊誠
中庸章句序 朱文公 熹
中庸集解序 朱文公
蒙山中庸說序 張南軒 栻
大學章句序 朱文公
禮序 程伊川
詩集傳序 朱文公
卷之六
易學啓蒙序 朱文公
誠論語序 謝上蔡
論語解序 張南軒
孟子講義序 張南軒
春秋傳序 程伊川

五經論序　　呂東萊　祖謙
五經論序　　陳止齋
程子雅言後序　　胡五峯
胡子知言序　　張南軒
送王塤秀才序　　韓文公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廬陵　王霆震　亨福　編選

序　東萊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

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正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於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子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於曾子自孔

子沒衰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得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至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東萊批 議句少整有反覆

疊山古文格式評曰 此篇文勢圓如珠走盤中要緊處在 [illegible] 以役民 [illegible] 云勢不同而理同此 [illegible] 而重之以辭亦見 [illegible] 數語相應學者宜玩味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歐公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歡然以相得然則陽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游生還鄉讀書序　　東堂毛澤民

吳人有欲舟而之宋者不問途之所從不具舟檝柂艎帆緯信水而下順風而前必番陽彭蠡澤過九江郡浮岳陽洞庭至于荊州問之則楚也更信而之焉泝三峽望義首則既入于蜀而宋益遠矣歲月耗而舟以弊陸無所逃而茫然失故乎以荒僻無歸此不知途不利器之罪也今有之宋者吾將告曰必具舟檝柂艎帆緯求嘗至宋者道之自西至于揚州浮淮泗浙汴水不幾乎宋歟今而必有之宋者乎之宋者多而未必皆有舟也有舟者不患不至宋庶得其道而之焉游生於學類欲宋而有舟者也雖未即至宋又未至迷妄而之楚蜀然試求其舟檝柂艎帆緯得無猶欲然乎且將必具之乎將求其嘗至宋者為之道乎苟如是宋遂乎哉元豐九年冬吾始見游生於餘杭州里回而峻眉目好頭顱作氣有古燕趙士風自言客師友不喜讀古今人文章見其稱有前後所作歌詩文論一篋東西南北隨之閒取讀自諳誦不啄吾惜其屢

謂而無歸孤陋而無根欲其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日知其所忘月無忘其所能以成其美材而庶幾於道將行也作之宋喻以告游生勉乎哉吾且見生之來也

送龐太丞赴　闕序　　貴溪陳香卿

貴溪龐先生以淳熙丁未嘗第嘉定辛亥登朝歷秩丞丐外麾郡守常平使者陞轄漕辭不拜改判處州有問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慷慨之才而宅以謙抑捺務之威而陶以和易不了之智而載以默凝香宴坐未嘗粹賢踐邑也而千里之人毋愛而師長之古所謂儒者豈其人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告遠近雅意覓茂理入口之相共飽於務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冠故事請于朝證滿且召矣或謂先生三十一年之科名八年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今再入已回翔矣而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艷卉無亟日長而金和之真卓矣天不改非雪霜中常有陽春和氣於外者愛吾民也以部使者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瀰漏而後召者不輕奪赤子之乳也召之贊奉常者有興禮樂致太平之具而以為之兆也其千邑勾稽吏簡樸拙根性先生囊雅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輯我以文辭恩獨厚衾雖東縛子兎未白此個別一幅刻藤哉觀唐人送李正字皆以詩以序若獨韓退之意其傳也然觀退之諸序有祝體有規體今將為規乎尚何規矣亦不以規而以祝乎秋淺疎梧月翻新桂褪悵拾衢餞觴淨空一祝曰寒煖未春宜戶牖恭和壽斯文脉再祝曰上方禮羅鴻碩九鼎宗社詔爾父老先生去是邪非忘之也起而漸澤八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塗望先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為先生也再祝為父老也三祝自為也酒三行而祝辭備體古也

送友人遊武林序　　陳同父

古之達者求士今之達者厭士嗚呼其世變愈下矣乎古之士耕雲釣月幽石耳泉幅巾孤頂扁舟斷崖或樓歌而噲吟或談諧而笑吁浩乎其自得而頹乎其順也與其閒伺於侯門貌若北窓之高臥與其乞憐之千言孰若噓香之一卷達者曰是非可以利餌之也避辭以為娛麾祖以為羅庶乎其致之也不則彼有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而已而吾孰與共理哉故古之達時宜者兼採博士之美名也自世變愈下士無圭田始喪所守而利欲而恩資賤盡溺矣于茲者有年矣自晉而觀塵之俗人才衰陋已不逮兩漢尚何望其三代如之哉於是公卿大夫過高而一介之士過卑過高者日以傲過卑者日以諂傲則不求即人諂則求即於人是以尊者勢益重而卑者勢益輕　國朝之初公卿大夫猶有重士之意今則亡矣蓋自渡江以來士之寄於吳越者有摩袂錯欲鋤無田欲樵無山者十五六則常產已亡矣遷徙之無常播蕩之所迫則常心莫能存矣以其所有之常產加之以莫能存之常心則隨遇而遷不動而遷於俗者蓋寡矣故授書記過縉以圖悅卑妹以取幸者亦其勢之必然無足怪也又況今之取士皆有定式蕪帛不逮於簾況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又奚必勤勤焉過求繩墨之外必如古之薦士也哉有厭薄貧賤之意而無寵藉後輩之心也亦宜今吾子之遊武林也武林士夫之叢薄也子將往而謁之吾懼子之遭厭薄而亟返也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風者盍以吾說語之

送羅永年序　　楊誠齋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其名永年其字求豊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椿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來見廬陵縣尹達齋先生先生不鄙擯而進之以為可教是以在此自是與予相過數且久見其文辭清潤日異而月不同駸駸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之歲且竟將歸覲省其母與

兄來與子別且求言子曰子歸乎吾豈亦笑以爲求乎曰將之
命儒也邑之人悅我者衆未若貴我者之報也得一言以信
嗟者負矣乎曰子之邑人固貴夫命儒若乎求乎曰來貴夫命儒
者也嗟我之用儒者吏也乎曰然則貴之所在在子不加多在彼
不加少矣且用儒者吏與用吏者儒孰可孰不可也用乎諸而變
公卿若無之乎用慕者而變吾若無之乎用機儒豈泄也用
於彼於子兄弟也不惟用吏儒而已也吾不以貴夫貴子者
吾以恭夫貴子而不自貴者彼不病其恭乎獨病其貴何也

送王子漸序　[illegible]侍良

苟可以實吾力而實致者得之之道也而假諸人者以致今夫物
其飛也以翔其走也以蹄其食也以咮未有非其自爲而得之者
也而况於人乎是故吾播也斯穀吾植也斯果吾漁也斯魚吾畋
也斯禽如是而或不得者則非其常未如是而或得者不求其常
天下之物莫易得乎水也井而汲之池而蓄之湖而注之凡其足吾用
者吾有之也而旦夕乞求諸人則必不繼雖火亦然伯其而甚之
燧者而改之無不得者乎夜有急持束薪而叩其鄰以請焉不吾
抑火至且無及矣而豈不盡吾力哉金在山珠在淵其難得固宜
人惟利之也以鍾爾鑿山而墜之果有得乎水入淵天下而
金與珠皆深而匿矣吾力焉則金珠可致不然而使夫人求之
吾見其勞者矣嗚呼吾用以假人爲哉假舟楫者終流假車馬者
終在凡天下之事假焉而不發也吾其僕始力學切有意於用念
今仕者進無援立無倚則艱孤以卑危於是慨然當世之公卿大
夫願交焉以速化而既至此悦然而莫之涯也以諸悵然而果不
可以幸也以恭今則恢然曰嗟乎吾方能爲之而猶有命焉制於
疾徐彼人乎取之疎矣哉是以勇於歸於治其學以俟命之又
今君以吾館亦惟親之若也家貧而養侍側乎將有所求而亦

不得以從吾察其貌以威聆其音以然故道天下之理與吾悔者
尉規之庶乎其無尤

送蕭以寧上書歸鄉序　揭[illegible]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蕭氏子以寧伏闕上書言三上而三不
報告歸鄉顧余同郡又同爲江西人獨見其厚行業且稱求言
別儒其歸也君故得余與者乃與之有切爲言三代取士一出於
學故天下無不學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客故天下無有常之士
至於漢去七國未遠猶與學而未盡廢於客故士之出入於客
與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別以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亦事也
有學之士所共趨而不學之士所不能致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稍率
而有科目易循公孫弘董仲舒之徒則由此致之從之也彼出入於客
者徒往往而使得以上書得顯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東方朔之
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延祐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
者十之一自投封而授官者率十而不一二故上而祿于朝次而
祿于州縣大抵有常之士也不學之士雖間出焉求其能自致
其官者始有鄙附於吳會又不數之邪之拔千數人耳夫今天下
無事朝廷之上惟論議是務雖唐夫高抗而有餘至於呈環
詭譎新國交馳檄聖人曾足而不給况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投
不得爲之才乃於庸夫高抗之時出倦其說三上而三不報無怪也
何淳張公載少喜談兵欲貧於范文正公文正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
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橫渠公退而發所著卒爲河南學者宗師自
今見是肅雍之功大於談兵固矣白初言之談兵非無益於人之
國若而文正公之文正公之道道人起功名若設議以橫渠之賢可進
於道不止於兵機音遠以談兵乎之後且自涵不檢衍而入於道
是以寧同郡之俾勉其才取姑順之俾苟安於小以寧歸余敢誦
所聞以爲寧今所上書中天子當察而臨用雖少貶所之其欲

所成要不過鄙陋薾耳不然而竟歸雖初志亦未慊然也自今以
趍時之心趍古以談事之口談道他日學成則為樸巢公不暌其
成而姑為時出猶不失為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安擇如何耳所
親劉鈐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告之勸為決擇會得其
當焉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六一歐公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秦少章序　　宛丘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illegible]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
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
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
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illegible]卷旗棄鼓裹創而馳吏士無人色豈
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
變亦酷矣然自是彌堅其膏液而斂其英華於腹心而
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
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山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輻
巨細強弱無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
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
告我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
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
簿舉子中第可小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
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
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己而惟物之狥少自偃蹇
悔禍譏笑異時一身深藏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
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蒹葭
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繁霜之謂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
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
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拔其所狃而
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
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
可悔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飢者也賜之車馬而[illegible]者不畏徒步
者也苟不飢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秦子不既多乎故贈
以言不殺若物之災也況與效於若者非人之福也

送祖擇之序　　石介

擇之離湖南歸隱自徂徠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illegible]登于泰
山徂徠擇與明復先生探經術既而復[illegible]水石寨館賦詩五日而後
去以所以重寵為明復之壽為予書先生之德于石以為勸擇之
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所重正也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大臣為
人乃持己高又自能知尊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執其山谷中
何有榮辱利于擇之而自若甘傾肝膽于一二人豈有求耶明復嘗
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蘊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
實百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得讓周一世之亂及諸於
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昭于天後之聖人得之多者希得之少若
王不得若霸明復之說為不輕矣子經與學亦不能希　明復然義
不可嘿夫顓時物之[illegible]前世衛道人之難也[illegible]若侯文迎順國封之
在只直尋石死不為見之孟軻為邑二六八舜說高爵不作符命甘
投于閣見之子雲湖州八千錢死於嶺南見之吏不肯嫡娟見之
吏部嗟嗟李勃韓主復時咄咄宗元附推邀官觀而始前賢為不
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瑕擇之與子議論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
相磨礪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議道君政得失天子容擢曰是擇
之曰其天子容擢曰非擇之曰非天子容擢曰是擇之官日進而寵日崇矣子
宜相與擇之曰非天子容擢[illegible]擇之曰是擇之前有是鍵而從
行欲戲矣古之君子容官職而達寵祿超顯得而就鉞非以官
職寵祿爲辱而非鉞鉞爲榮也道適然也擇之於道有之者
非利而行之者非畏罪而發之者也予所以云始而報之以贈

送楊寘序　　歐公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
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疾生乎憂者也藥

之疾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是不可以不學也。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眾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若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眾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眾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信之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子長遊贈蓋邦式

馬存

予友蓋邦式嘗為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於斯文也，於其為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可喜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乎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絕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妝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謾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采奇，而欲操觚弄墨，紉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illegible]

庖丁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
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
道同故也今夫天下之絲縷紛亂何以異於昔乎果能爲我游者乎
吾欲觀子矣醉把吾手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淸風拂衣長嘯可以
吸飛泉奔瀧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執書學長于衣光予衣理乎
乎不然斷編敗冊剝吟而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俞彥明字序　馮存

日月星辰之明非不輝也天下不以爲奇水滿太虛燈破幽室非
不瑩徹也天下不以爲寶獨之抱在璞而埋藏於荒礫塵壤之
中窺見之境神瀏搦霸然不可沒而睛吐光怪觸射天地天下之
人始驚以爲神奇矣乃江南豫章人也頃以豐城古獄之重爲
君道牛斗之間河漢之表昔時有異氣紅光紫氣時蟠衝激突衝
擊剝搖而奪之色此龍泉太阿之精也龍泉太阿者天下神物也
罔然扶浮雲截流波刺虎南山斬蛟長橋亦猶飛墜河郡利隆歸
戎王之庭斬佞臣之首擅勢四衡聞天下莫雄不雨者而此劍
之得志而遇英雄之人壯烈之士取決於一時也今沉匣而在販
守重僉之下是其氣不得不發露而憤鬱非以瓏世也乃其不可
遏者固如此耳嗚呼士君子得志而在廊廟之上事業服若天下
之人以爲昔欲不以爲寶至於懷抒利器村而不得世時因然
偃蹇見苦刃故其可喜可愕者多發於窮時吾友自未弱冠之初
已能飛步上庠取聲名於場屋中今已及壯矣其間坎壈蹉跎前
蹤後實其躍也如有蹶之其跋也如有踐之豈非天欲大成就君
而使之磨礪砥淬也乎雖困窮不衰嘗日君自執手相許以友又謂
曰子其字我乃自字其意取頤頁剛鄉間之精事聊以相成君其
白磨無刑手張乎將見張雷傳識之士有爲君擧拔者矣又將見
西山北嶽之精華光之英有以拂拭君者矣焜煌煒燁奪人精采
其光有日矣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惟自昭而進者終不可揜焉
故字彥明以晉叔

侯孟字序　馮存

侯孟者吉夫求予爲字說予不得其意而問之曰君以夫自名者
前漢將軍仲儒之爲人邪君以夫字孟者豈慕洛陽劇孟俠之
爲人邪二子非全人儒生俠士之所稱道也予以謂人各有所長
惟非一介淺淺之所知雅鎮厲堅決戰雖敵名聞三軍勇冠天下
不專於書而事然諾此漢將軍之所長也剛橫不法果於犯上使
氣豪酒之間乃其短耳吳楚舉大事而向京師大將軍得之則知
諸侯之無能爲使諸侯得之則大將軍必以爲憂一人之身爲兩
軍之輕重此劇游俠之所長也起匹夫之私不顧國家之公議乃
所短耳吾欲則去二子之所短而收其所長將以贈君吾君無稱
而安之可乎吾與孟同名相恐也知孟之爲人氣直而節礪行方
爲且自與人要約必於信故甚取天下之豪士爲孟激揚而稱
道之非然吾內垂思有所取於今孟乃趙人也古燕趙多慷慨
悲歌之士吾嘗登大行之巔遊邯鄲之道觀井陘塞望之險坂
望而悲歌太醉以知當劍客騎劉之伐衡思幾乎吾氣必有感
者恨以爲鐵當未能也吾君嘗舉鄉千萬爲我道此言塞中之雄續
谿而立見若其前乎竟歲之家若牛之肆尚有昔時俠游之實者
乎吾爲我亦有遺稿可以將兵者乎如其猶然尚在吾且求望
燕山之故雲梯易水之悲風拋疏乎沙漠之北可以動心否
洪陵自然西丁亭　馮存

[illegible]

朋風窮詠絃繚聲喉集于行亦良苦問之京師曰米如貴珠薪如桂
桂貴酉如玉酒樓如登天臨雨至矣累溺尚道則馬如游龍
酸風客袁無聊飽腸而苦調則火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特此

具若其挾藝何豈子也家位高奉養父母兄弟宗族鄉黨以貴子乎曰無有也豈子之隣里鄉黨相恤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已往極矣豈有見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朋親挾友入室握手銳興論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劍而指腐者乎曰無有曰無有也豈子之於京師公侯富貴之家種與數游有衆王孫而進食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游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視吾胃中耿耿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游天地無慕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舂而衙乃敢出門戶趣趨顧里閭猶今子有數千里之役挾手以往浩然無憂予因驚任子矣果如子言子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姓名者必子也矣

答任子厚秀才序　擇齋

淳祐十年秋部使者以　天子詔徵官八試隆興士余其一也每一題出與五人商略若爲如則以科舉律批焉一秦於不合輒點七試試余閱數百卷其爲文不議論則害不廢傷則拘不峭削則弛求其純與律合蔑如也肆余所見與其偽也拘也弛也者之文必不進若議論若膚淺若峭削者之容可收也雖然終必不進者與律僅合容可收者往往相違矣凡有司從事以律不以見故余所取五卷類非所棄若發而視之皆豐城人又既思豐城至寶之氣所在鐘而爲人發而爲文不概若是而已明年春復以留附有豐城士以謁入其賓爲任曾坐少選出古錄而有識其字爲子厚余覽之大抵議論戰國君臣若蘇秦張儀術至高也子厚軍之更求出其工其爲文猶其爲術也余退省向所閱數首卷其中類是間有之比之腐者拘者弛者信愈矣其如不與律合何哉雖然猶幸其可收也至寶之初其氣抨可欲之謂善也其實厚清誦己之信也其錯充實之謂美也其發爲天光實而有輝光之謂大也其躍入廷尸律大而化之之神聖也其幻爲能而莫窺所歸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子厚收至寶之精聚之文章其始爲大矣而斷續之跡時見焉若其初未同氣抨欲厚而發之與相遇其界曰熟知其爲人猶其爲文也故余欲子厚以論語之鄉黨泰其氣使抨以禮記之中庸大學培其質使厚以易之坤順大畜收其鋒使藏俟其久且當也而自然發焉小則韓子文中子揚子荀子中則孟子曾子大則五經大而化化而神則易矣子厚識擇明實識擇之其求吾術之出後矣工藏若求吾道之出荀揚上邪子厚年力強實其之其持久也以堅其持滿也以度更十年後天下不特以子厚爲文而已又將以子厚爲人也若大晚年之業願文於光輝之上加功焉余未敢前言之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二

集360 013

序

六一居士集序　東坡

歐文六一居士傳云：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為六一乎。

東萊云：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段，下面連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說得大，下面未必說得。只是說文章配天、孔、孟，然大而非誇。

迂齋評云：[illegible]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戰國策目錄序　南豐

東萊云：[illegible]

迂齋評：[illegible]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周之初

巳數百載其德法已亡禮俗已頽久矣【呂曰】蓋二子乃獨明先王
之道【呂曰】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
哉[illegible]亦將因其所遇
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呂曰】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
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illegible]
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
一【呂曰】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
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呂曰】
[illegible]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
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偏於一切之計而已【呂曰】[illegible]
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illegible]其相
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
[illegible]卒至蘇秦商
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illegible]而諸侯及秦用之者
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呂曰】[illegible]而俗猶莫之寤也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
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呂曰】或曰邪說之害正
也【呂曰】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
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
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
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呂曰】[illegible]
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呂曰】[illegible]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
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呂曰】[illegible]此書有高誘
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三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云

唐鑑序　祖禹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
之行而萬邦懷其明隆七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
道至隆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祚甚長
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復又永延
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宜以唐為鑑
臣觀前古未有不以女后預事而致國家危亡者觀唐以武氏
亂唐為周幾無人矣然公主醜殺中宗太平公主謀逆亂賊
如召天寶之禍臣既知前世之所以不以宦官用權而傾社稷若臣觀
唐之傷失代宗[illegible]僖宗[illegible]之弒逆昭宗為[illegible]
之間姦臣相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觀唐至極
[illegible]林甫之禍則林甫[illegible]亂則[illegible]
之[illegible]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
宦官不使任權[illegible]用林甫國忠則亂德
宗始用權[illegible]陸贄則治終用[illegible]則亂[illegible]武后[illegible]
[illegible]由女后而[illegible]位歷千代宗[illegible]
[illegible]權在中官而唐祚終[illegible]
[illegible]后亂之姦臣[illegible]
林甫[illegible]事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戒謂之唐鑑噫唐
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
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illegible]若鑑
[illegible]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
唐氏之覆轍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
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繼三百
八帝而僅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古文集成卷之三

沈妹泥上所得書曾植得以展覽爲字刊
宋本必爲罕觀矣壬子三月借觀題記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序

江西宗派詩序　誠齋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
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
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
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
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
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
腑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
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詩家亦然窶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紆以銀
黃纏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實則公侯乎而過王謝
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
之詩其來遠遠也唐云李杜宋云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
門固有閥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
形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
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
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閶闔之露餐
菊之英夫食乎哉峩其冠璆其佩夫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
玉車去來乎哉然朝閬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耳蓋有
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
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
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
神與聖蘇李蘇李不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聖與神蘇李不杜黃杜
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祕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
世儒先厭直而師江西以政新民以辛賦及如春而用如秋而[illegible]

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舒鬱鬱而金玉求發秋水嘗試嵇脉王陽望西山倚章江問双井今無恙乎因叫江西宗派圖曰吕仁所謂而豫章自此也而是派之源祖黄涪翁詩往往放逸非欽欺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以及二十有五家未刻之於李宮將以與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雅務書於于同子江西人也求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為在乎二殆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

潛庵文集序

誠齋

潛庵先生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双也紹興戊午𠑽以顯仁皇太后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秦檜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虜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失色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會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之奇辭以今機古古為夸以今觀今今亦今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強不以百萬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若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詳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未術云後不信今今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與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馳其代言典而嚴其書尺約而深其為詩蓋自斛斥時字讀盡領海然抗骸骨而敢迺不風呻而嘴嘯譎波詭有浙人間世之所想而者實不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猶加快奇云至於騷辭追古斷舉秋識蹙迫拔天之幽洩神之慶搞罹而不瘁悶嘅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兼其百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從子澳族孫裒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潛庵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卅過池陽太守蔡侯以勝和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掇之舉録何曰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守山陽曹侯孝友頫侯繼成之嗟乎先生功被于中國名振于夷狄文範于學者學者得其片言片簡猶將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而可得也今二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兼見二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自勝其端何不謂文質矣哉其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盖淵矣乎而某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潛庵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於神道碑矣慶元己未八月門人楊某序

杉溪集後序

誠齋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全伯以精刻聖制作於其始至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地緯木被萬物可占所豈碣頭埒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衣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弦祖漢之雕固御宗唐之李杜韓柳盖者有而包舉之矣中更奉小宗好惡正目為僻學禁而錮之盖斯文之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廬陵有遺漢之王子杉溪之劉而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大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凌讀夜則繙閱毋伺同舍生日寢腹聯以起坐吹燈纖觀二書逮服或賦詩句或擬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萱閱勝遍精神冠賀為為嗟乎若兩先生者由救餘燼而發粹而之惟折揚墨歌而奏有廟

之穀鷸冠胡服之顏，而觀黃收純衣之制，其亦太戾於斯文其傳乎哉。余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杉溪而師焉，而聞其所以告余者大學知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松溪而師焉，而聞焉，其所以告余者亦大學知禁之說也。今兩先生老矣，余亦老而歸休矣。杉溪之曾孫子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杉溪集者示余，請書其後。余披而讀之，見求相益關周公於其篇首，見杉溪先生援新領異之詩，與夫崇造極之文，所以發揮不遺余矣。予尚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呈乎者于篇末，俾後學有所考焉。溪又云：曩時書肆見東坡谷二書，皆毀其印，獨一賣賤家刻印仰之家，黃金千斤易坡文十篇，其於谷也亦然。其文愈貴，使今家有此書，人之習此學，有知當世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心也。斯文乃所以為斯文也。然而斯文者，今之以後然，後至不共書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將不至於廢也矣，而君子若曰斯君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之是非何如耳，用之好不足為之動耶。六一坡谷其知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其亦許以大其力學耶。今之不敢學所以繁為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

雪巢小集後序　　誠齋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余亦思後復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清矣，延之之論也。然至於「桃花飛後楊花飛，得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風不可追，其妙不可致矣。使李太白在，又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所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其窮達化之秘而天與此耶。又謂唯當其古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靳，靳既取其所甚靳，則不靳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焉。予猶此語以信景思，曰：子何以以才而致窮耶？子何以發天之所秘而違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饑死寒死，王涯賈餗未必肯之也。及甘露之禍，雖欲如郊島之饑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肯郊島乎？郊島肯涯餗乎？未可知也。子又不見本朝黃秦乎？當直躬死宜州，少游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黼必笑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負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不啻糞土；而此四子之負賤，所得者如此，而今與日月爭光，何也？然則可饑死不可畏死也，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者，吾何求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涯餗王蔡可也，而子為我惜之乎？已而景思人同爭天之所靳，是天之靳既也，同把天之所怨也，又天之據民也，以樵民也，宜以據既既怨之人而發揮其詩，既與詩人同受據既可乎？余賀之曰：子所獲多矣，以取所靳與怨心以把所怨與其言以我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延之過也；余果延之之語以信君，亦過也。然君以淵明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靳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予姑書此以解見延之，為余謝之。

○續後漢書序　　止齋

曹氏代漢，名曰受禪，其實篡也，新莽之流亞也。方登壇自矜，寧以之言曰不敢斯其心矣。今句千載，好睬其後相沿而蔽，惑記主敗之說以為魯世設三國，此事君竟理者所聽賊則誣擧者則將謂君子小人之道百世不易，然昔人力強致之。蕭常身為蜀人，技以仕宦見謂，以又為之書，竟所以終劉之為正，不借黑魏吳二國

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已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至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皆是意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并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別為音義四卷君臣年壽號略於前而帝不追記世系皆書于後以釋裴松之遺恨也昔周東遷寖以微弱至春秋僅存王城而吳楚大縣地方千里是皆僭稱王聖人斷然以夷狄予之昭烈土地甲兵甚非周比興於漢中適與沛公始封國號同天時人事若合非偶然孔子沒生必有以處此乃為晉操魏當日之心求契蘇氏百世之說以合習氏之論而證舊志之非作續後漢書序

梁書目錄序

南豐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以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眾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學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序

送王陶序 論易

歐陽文忠公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五爲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一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之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剛者可犯也強者可詘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象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壯以衆攻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苟與人游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易序

伊川

易之爲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於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

此學者所當知也

易傳序　　伊川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易傳序　　誠齋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與人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湛思其故而神紬其關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脩身其齊家治國其斷斷其依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攖吾心棄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適吾術學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吾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易傳後序　　誠齋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歟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卦辭矣無爻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蘊招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簡於是作彖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為天地造化之為虛未顯之為人物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仁義禮樂微之為性命洒然蔚然粲然此書至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博以崇其書也其總道之主形陶聖之大鈞也歟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易之書唯卦有之歟抑若固在而其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札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若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言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焉嘆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學者毋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疏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世觀子貢之嘆則見而知者又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與其道之衰

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害學者也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

中庸章句序

晦庵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中庸集解序

晦庵

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

[illegible]獻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存其實庶乎優游文義然其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說之敝矣

兼山中庸說序

南軒

萬理歸於一者也萬事本於經者也萬變統於元者也萬物成於性者也天德不明則萬理喪其歸萬事失其經萬變錯其統万物失其性而天地之化或幾乎息矣中庸之書蓋以明夫天德體用之妙措之天下而與天地並行者也中庸之學不傳久矣而傳於本朝之程氏之門人雖其所造有淺深要其本歸於正者鮮矣栻之所藏有楊氏游氏之書近又得兼山郭氏所述於其姪孫見義觀其言有曰道無乎不在也神無乎不在也知無乎不在我則不廢天下之事而求其道之太原知無乎不為我則不廢天下之務而求其神之妙用學者試以是思之

大學章句序

晦庵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它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禮序

伊川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習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

之間立乎万物之上天地與吾同体万物與吾同類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无声无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礼治則治礼乱則乱礼存則存礼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因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或之漓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礼本之問而孔子以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礼之過哉為礼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礼文大壊漢興購書礼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学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琳琅珍器各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万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矣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礼然則礼之所以為礼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詩集傳序

晦庵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声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於列国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挙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乱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悪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悪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万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国風雅頌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楽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変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楽歌之詞其語和而荘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変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学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盡其変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学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序

易學啟蒙序　晦庵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明文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
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
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以其爲蓍也分合進
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知慮之所爲也
哉特氣數之自然形于法象見于圖書者有以啓于其心而假
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于文義者既支離
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于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
聖人心思知慮之所謂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
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于其說云

讀論語序

東萊云論語諸家雖多近世諸說尤異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于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
不誣然自秦漢以來開闢殘缺者不過分章析句耳晉魏而降者
談益希既不知讀其書足以識聖人心方無理是既不足以聖知
人心稱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
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于此盍乎的心于淺近無用之地聰明
日就凋衰雖欲讀之殆不得其門而入也陽春白雪之曲且猶三
知而況此書不知是不足爲聖言蓋其之旨其指遠辭有盡指無
窮有盡者可索之于訓詁無窮者要當會爲以人言諸觀人昔日
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由故也是故雖
讀子鄙人也知識未離乎聞見之間曾何足以知夫子而師承之
然不謂無其意也今日志以此書之法語諸君又爲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勿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高大而驚勿
以爲閒我而忘且堅勿以爲妄疑而直不信聖人言不可以訓詁
形容其微意令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蓋此書
存于世論其功于用而取近效則無有也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
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敗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
語命俾人雄辯請之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鄒衍之書
籠絡萬象苑百華出讀之使人亹亹不厭曾不如司馬子長宗元柳
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敘名祭法百物積帝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
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折獄
可以議債會計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
如顏謝徐庾、連光景之詩以至神仙下相之書書數博弈之學
其娛悅于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然乎希聲一唱而三嘆遺
其旨之淡乎無味酒元酒而俎星雖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
者幾希矣粗野人稚子誦得與鳥獸蟲魚之書俱傳而不沉乃欲
使數秀魁傑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鄙與世不
偶依依然若農家狗宜持當年之形容爲狀令其書亦然嗚呼何
其衰也臨川王丞相近世大儒其設心不役于勢利是頗知尊此
書先皇帝信之而不　刊于學士俾爲士者誦說焉其于此書望
意乎殊知讀此書其志不足顯然而已未知好也然得供洒掃於
河南夫子之門如日月之久僅得豪釐于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
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
雜服不能安禮以學推之似者焉入也使其道爲深得厚不可涯
涘也如此僕以童心淺知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狗我太深
聊中乎我者讀之請終身可行之恕誠何未方其嘗居諂笑以言
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寡病仁未能素質璞而飄然衣惡食者
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之未始吾樂注心于利未得已
不已而有顔實之患者讀之素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無窮之

時聽我藐藐者請之歌謂𪆟不情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乎人乎人遠乎書乎盖亦無思耳能反是者可以讀書是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也雖不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矣能毋得矣當不惟念之于心以能體之于身矣油然雖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能欺者其亦自知而已豈慮思之致力行之功至此益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異繁行益著知視聽言動益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宜人能扶敘仁義禮樂宜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体與明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益人與書相望也則向所為附近而指遠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違也學者儻以此書為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尔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為有隱乎尔則四時行也百物生也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宜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吾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以為有隱乎我者乎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諸君可無意于斯乎豈非閔傳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于斯乎若齊王好竽有客求仕攜瑟而往立于其門三年不得入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瑟合軒轅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如諸君之不信也則今日之語不無類是乎抑又聞昔人憂天下之不治至于涕泣而不可禁者子思曰然子之憂善也以一人之之身憂天下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何異憂河之濁而泣之清也其為無益莫甚焉此亦天下之至愚也如諸君之不信也而我終以强聒為事者得無類是乎蓋有所不敢姑自汝治而已

論語解序　南軒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盖自始學則教之以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尔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于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行雖或有志于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于是學道之傳復明于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于躬行則忽焉故其知特出于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致知力行互相發之致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盖欲使學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有粗以及精行有終始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知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時乃致知力行之原也乃致知力之原也其可捨是而他求乎顧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為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

首爲

孟子講義論　　南軒

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之明義利之辨蓋賢聖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為所有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矣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類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隱塞欲迎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望行而望及前人乎雖使騁高說不過渺茫臆度諸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乎時未覺吾力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近不之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雖在己之事皆為人也曰義者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非學者之己之所當先乎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彊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横流之時發揮天理遏之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栻雖曰服膺而學力不充何足以窺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無忽而深深焉

春秋傳序　　伊川

迂齋云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說得最好後來太史公闕之董生數語好自伊川之學所以發春秋之關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暴此三者方可以當得累之強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帝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之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忘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事治不復有也于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星日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萬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其造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五經論序

槐城云予已五篇大見則論意書說聖人用民所自有之理而作五經是也所真

五經之作非聖人自為之也亦因民之所自有者為之也見得破方敢如說出夫人之生不能夫喜怒哀樂之情喜怒哀樂之情好惡美刺之所從生也卻行自此方見五經之從實民所自有是以有詩蓋詩者民之情也夫民之情雖易以致而其辞達之心則故有也是亦論語因其

固有之心而為之節文則卑于是有禮禮者敬而已矣民一于敬則待上也過高而具自居也過卑高卑之相形而上下之情睽乎是因其自卑之勢也而有書書者上之所以通乎其下也上下之情通而聖人自應之也亦已勞而求之民乎上者亦淡漬拘然方是因民之有吉凶悔吝也而使之自取決于一筮以有易易者聖人洗心退藏之書也嗟乎至于易聖人亦可以無事矣而所以未免焉者猶有春秋也蓋春秋之作情已離敬已衰上下已乖而吉凶已皆于是乎春秋終焉此是知春秋者亦因民之相是相非而斷焉者也夫人以五經之作為聖人私意之為也

五經論序

槐城云

易因乾坤以定君臣之分者也故易作而文字始生大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故禮次之古有禮不下庶人而太史氏觀民風以詩益禮從于君臣而詩作乎民故詩又次也易也禮也詩也治乎下之道也而君之所以自通乎下者猶未也於是乎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故書又次之嗚呼春秋作君臣之衰矣春聖人所以維君臣之道者至亦是焉始窮故春秋終焉吾病學者不知六經之作相次以立君臣之道而曰徒文而已

程子雅言後序

風氣有淳漓故真元不常會則聖人不世出道將有不明賢之知過乎大中之表愚不肖陷乎卑汙之陋紛錯而天下始病矣自堯舜之盛暨乎孔子風氣淺漓上無明王皆病知道孰然其將滅苟非載以文而指示焉則後世則有間氣英明之士亦且惑乎異端天下幾何其不流而入于禽獸也聖人有憂之為之作六經六經之指道之大路而語孟又指入六經之關要也自舟楫之作雖十步之川人人咸知待舟而後濟夫六經濟天下之舟楫也治身而不循六經者喪身治家而不循六經者亡家天下陵夷紀綱禮祀未有不本六經之言者或謂孔子沒而朱雜孟氏死而黃老盛六經安在其有益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昔王莽誦六藝以誅身霍光聞一言而建殊績以孔子之言可思是思而知矣自秦焚書坑儒之後章句紊亂六經之義沒欲設以本輯丞相王安石專用己意訓釋經由倚為化以新經化以草天下之英才羅以收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間經術頹靡日入於晦昧文雖石六經置于空虛無用之處方其時也西洛有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者出當五百餘歲之數稟真元之會紹孔孟之教振六經之統然風氣仍衰而未盛也故明道先生早生先進高弟相繼以忘伊先生于六經之文猶有未贊者而先生已沒然大綱張理者矣亦多十餘年間從進高亦從而逝故先生之文散脫不流獨落四方者皆歆然天下所傳無完本予小子既深知天下于六經如無舟楫可濟倘不為之類集則非人也用是汲汲以成之然其言質素而不華理洪乎而無奇異文之言猶璞玉也雖琢者在玉工吾能存之而已無破之理天理非存純粹精一之心採以大觀然之志未易得也我則行之試言讀此書之法為同志起予之蓋乎反覆乎句讀神明乎心體知六經為啓我之要與其滯泥訓詁傳注之末不知六經之志漫然于經不切于身者猶王莽霍光之有間其初一間而已可不謹哉又況不為霍光而晞孔孟者乎必潛心于此書如刱伯樂之相馬然後足振以昔古之衰鋒破王安石之姦說詞先聖之志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縣縣不絕而足以助風氣之盛而與太古之淳也

胡子知言序　　南軒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于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于荊門而卒傳文定之學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于一源貫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啓手足矣或問于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于首章一言之至于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于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于是指示大本而及言之蓋不得已焉耳又況今之異端直以為識心見性其說譸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蓋不可勝言者先王于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有言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動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心者人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惟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于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性盖可默識而先王之意所以其于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以生證性命則幾何其不流于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洽浹于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于同志不韙之罪所不得辭焉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乙集目錄

卷之一

東池戴氏堂記　柳子厚 宗元
燕喜亭記　韓退之 愈
李白酒樓記　沈光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洺州秋興亭記　賈至
君陽道叟山居記　陸希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養竹記　白居易

卷之二

喜雨亭記　蘇東坡 軾
迎薰堂記　默齋馬子才
潛齋記　晁補之
安老堂記　李方叔
松菊亭記　黃山谷 庭堅
植松記　葛憲隱者卿
梅磵記　蕭大山
竹巖記　蕭大山
退庵記　蕭大山

卷之三

連雲觀記　東堂毛澤民
學林堂記　楊誠齋 萬里
沈寶王山居記　楊誠齋
禾山龍溪亭記　龍雲劉弇
蟠齋記　龍雲劉弇
杏壇書院記　曾撙齋
歸來堂記　曾撙齋
桂芳堂記　楊東山
介然堂記　楊東山

卷之四

諫院題名記　司馬溫公 光
待漏院記　王黃州 禹偁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仲淹
小竹樓記　王黃州
晝錦堂記　歐陽公 修
有美堂記　歐陽公
畫舫齋記　歐陽公
蘭室記　羅疇老
二友堂記　胡澹庵
澹齋記　胡澹庵

卷之五

南京宋城縣夫子廟記　石徂徠 介
兗州鄒縣孟子祠記　孫泰山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欒城 轍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嚴先生釣臺記　呂東萊 祖謙
刻嚴陵釣臺記　羅隱
撫州顏魯公祠記　曾南豐 鞏

卷之六

閬州新政縣顏魯公祠記　唐子西

集360 030

吉州州學記　歐陽公
桂陽軍學記　張南軒 栻
吉州州學藏書閣記　楊東山
吉州吉水縣學魁星樓記　楊東山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文公 熹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文公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朱文公
南安軍學記　蘇東坡
袁州州學記　李盱江
通州重修州學記　楊誠齋
瑞州高安縣學記　楊誠齋

卷之七

江州濂溪書堂記　朱文公
道州濂溪祠堂記　張南軒
隆興府濂溪祠堂記　朱文公
袁州學三先生祠堂記　朱文公
鄂州學四賢堂記　黃勉齋 榦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記　真西山 德秀

卷之八

復齋記　胡五峯
復齋記　朱文公
敬齋記　張南軒
敬齋記　張南軒
存齋記　張南軒
不息齋記　胡五峯
弗措齋記　張南軒
克齋記　朱文公
無欲齋記　黃勉齋
毋自欺齋記　黃勉齋

新刊精選批點古文集成前乙集目錄

記

戴氏東池堂記

迂齋批云[illegible]

弘農公[illegible]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illegible]坻[illegible]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illegible]池之勝於是為最[illegible]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illegible]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illegible]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illegible]望之若連艫縻艦[illegible]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illegible]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于戴氏矣戴氏常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illegible]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孔氏好書[illegible]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illegible]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illegible]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illegible]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illegible]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illegible]道宜益懋[illegible]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illegible]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燕喜亭記　　昌黎

迂齋批云[illegible]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illegible]輦糞壤燔椔翳[illegible]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illegible]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相之[illegible]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禦風雨[illegible]寒暑既成愈請名之立丘曰俟德之丘[illegible]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德之道也[illegible]其石谷曰謙受之谷[illegible]瀑曰振鷺之瀑[illegible]谷言德瀑言容也[illegible]其土谷曰黃金之谷[illegible]瀑曰秩秩之瀑[illegible]谷言容瀑言德也[illegible]洞曰寒居之洞[illegible]志其入時也[illegible]池曰君子之池[illegible]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illegible]泉之源曰天澤之泉[illegible]出高而施下也[illegible]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illegible]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望以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illegible]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illegible]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illegible]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illegible]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東萊注云[illegible]

有唐咸通甲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䫉緬而不發衆險者咕尓而不迴清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崗以冗貫所為餘思去蓋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餘其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在庭行上得以遂自則必引左手引長子右手把琴書終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

鉞吒撫猛者持是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謂其往者剽之險者恚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天之作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聦明才韻生今為天下唱首業術達技天必賦之矣數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爭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激以筆其正也宜當酒而作也遇酒而作者强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計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讒路故抑杯酣沉溺鍾鼓耳一溷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著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消凓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雖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遼歷外物史人情魄移于車馬弓矢悲懷酣歌使之馳騁大疑如脫幽谷并而迷意于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强求文之險遺文之毒持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魁集是真原其聰明醒則移于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聦決其明移于行事强犯時忌其不解而死生也當時胥數忌逸有其人收其異才萃于太白至齊會結構峻雲者有限蜀新建也費不踰數畝瓦鉄椽盡雖推兒收堅遇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乎春曝乎夏凄乎秋而列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曝與之北當夏而且冽是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戚于嫩故膏肓欲實陰戚于溺故膂腸欲燠人之外好欲軒見文彩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內好妖實意悟黙以為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執者其內室欲虛堂廣員以為清者果反是心為災耳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曝其歲時悪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癈外飾文綵不能動且陽而必沈其必內四情黙不之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為柱楣撐者為棟桷破者為宇削者為陛曰者為柂殘者為箯絡而籠土者為級橫而格空者為梁方大暑大爆烘露所環若墜于鑪若焫于亦吾身而不能持支而不能運新竹熇熇如列于萬炬乎室內視其門即寂寞空虛聞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潚之波焉乎乃知鬻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實埤反是果為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果窮也其庭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邵哉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篇育鍼砭之術扁鵲俞跗皆醫者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燥予門之寒于求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畫而斬其工其能永以嫁于書其辭于壁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翔擬漠而臣觀文戲而舒目之感也聞韶濩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且舒則洽慘則悍悍則止泰則肆逼則怨吝靜則有悔和則安樂耳目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誼載吾家之良也其理沔州未期月而政和于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霄雲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倉海之浸間吳蜀樓船之殷鑿衢數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目日閑且處動則倦理倦莫靜定靜則明理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當府恬而神明爽政是以和敞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乎智儉近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于當發生之辰則攬秀木于高衢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于洞戶見者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覽氣于軒檻見大之流矣值嚴殺之節樓同雲於扃隨見雪將有所伏也吾將養吾志于道而不希于世養吾行于德而駐不于俗

以命浡爲予自己上徹赴宣室歇綷業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焉其俯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斜遭學朝蔡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諸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曰二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東震雷之所萃藏有頤象焉蒙之象曰二六亦艮爲山下山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衆流于險而達于大溪有蒙象焉一旦遁叟顧谿山之神于庭酌而飲頤山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爲予以養也予其養害以頤存物養霧露以物養也予其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薪薪養茅菅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服養百藥以濟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惠無或養妖云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潦以浮昼植養疾風迅雷以摧朽槁養埃霜雪雪以枝根荄養稚穉之朴不爲幹材養鈎棘之蘖不中楗樊養蔓延藟以固條柯養墻梗之根以固青土養飛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正養蛇虺蜂蠆以護果家養豺狼貝狼以害群類雖山有神于其飲之無斵尔名而窺不寔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爲蒙者爲予以決也予其決于夷坂以發其源決于塞垣以通其流決于畛畝以溉其潤決于洞穴以導其患決于廣陂使介鱗蕃育決使蚪龍變化患無或決于險阻以害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礙其埶溺決于埼岸以壽其徒決于池塘以辜其判決于畎晦實使鼠壁爲菑決于且汩使蠢得志雖谿有神于其飲之無喪尔名而浮尔實于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以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亦能靜且泰而汨其志外門妻凄而寒者內室形形而執者其事窮于三年夏時罪于盧陵其環堵所棲者率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頤又將吾心于仁義使不遑決吾志于忠正使不過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無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焉吾歡而罷并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醉乎醒乎與汝參乎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司空房玄齡起復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社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賞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擅于加賦情不可以委之于近亂不可以啓之于萌伐壹不賞刑參不封關梁不救兵鐘不鑿迕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顧上之堂傳姐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叉有斧鉞爲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遜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掄凡臺之耳變理化爲權衡論思變爲之務道變爲頓禍敗不勝數故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戒身之誠無罪記云

廬山草堂記　樂天

匡廬奇秀甲天下大川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

著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水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磩階用石冪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添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再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吞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自惠遠法師與永宗雷等十八人入廬山結白蓮社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

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餘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在處行上得以遂自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illegible]凡十有二人俱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養竹記

白樂天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于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于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篲箒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菶茸薈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常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剪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約日而畢于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于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于人何有哉以其有似于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于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斯居者亦欲以聞于今日之用賢者云

亭記

喜雨亭記　東坡

張子韶云：予閱[illegible]喜雨亭記，[illegible]未易知也。
迂齋批：[illegible]之外，所謂以文爲戲者。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illegible]以志喜起文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文字不可無此等句）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小大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迎薰堂記　馬存

元祐二年春二月，馬子與二三子客於程氏堂。程氏觴客，酒半酣，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悽然不樂。有風生於簷戶間，颯入襟裾，已而入肌骨，蕩滌腸胃，胸中之氣，耿耿不平者，不覺散失。起視萬物，欣欣熙熙，如春臺之人，有喜笑色；萬籟起音，如歌詠太平之聲；長枝挐柔蔓，婀娜如翟羽從舞，如盛德容。客曰：異哉！是風何氣也？馬子曰：噫嘻！嗟此南風也，遠乎邈哉！疇數百千歲，有時乎一來，今其時乎？吾試爲客歷古以數，幾年幾何時乃一來，今幾來矣。吾聞舜孝格天，五弦之上，微動帝指，拂拂以起，披動植爲歌以佐若湯之時，吹噓橫夏，消伏暑雨，掃滌八荒之暑，而吾民僕蘇。文武成康酣和寒暑，周然自向，叢及路寢，使天地祖考安樂福祿。孝文時吾民阜財，國亦富實，大倉中都之錢，若不可勝計。唐太宗正觀之間，與三代同其和，年穀登，行旅不粮，外戶不閉，斷獄希少，幾至刑措。宋受天命，驗運群陰，聖子神孫，休養休息，吾聞閭數十世，聖人以興，其風以來者今行矣。禍災妖孽之氣立以藏，息而生意益。舜五百餘歲至於湯，湯五百餘歲至于周，周九百餘歲至于漢，漢八百餘歲至于唐，唐三百餘歲至于宋，自堯迄今三千三百餘歲矣。其風也凡六來，非此六時，其風中人，狀直擾情，擾若物類色零落顛[illegible]。吾與客今日之所遇，何及其幸歟！客於是名其堂曰迎薰，而馬子記之。

潛齋記　晁補之

潛室之人，癡無文，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遷溫而[illegible]實高[illegible]，蔭老木，蔽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昏暗，光景不曜，蓋[illegible]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爲得也。客過之而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締緝，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三十，長六尺，出不能搖桴鼓以動百萬之師，左手執號之，右且吾之劍，叱咤叱北，收析律西，入不能陪黃閣之末，議嘗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illegible]，吏操紙握管以撓令四海。今逆幽幽，默默逃形遠迹，以頑默心，以潛名室，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耶？予躍然而驚，撫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爲，非予分者也。政恬

俗康此吾潛之所爲幸乎安也朝有媢嫉無猜很此吾潛之所
爲有待乎身也而反以是而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爲客言焉
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
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蟲獸之潛也而以者推信夫
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默者不能出然則吾行乎前
而地之迎耶昔者回之潛於道故闇然而日章黃綺潛於默故默
然而陵揚潛于醫術以寄不潛者天下從而出因以其語書其壁

安老堂記　　李方叔

左朝散郎呂宗□建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而求使之心志誘其欲而
迷其真勢利役其前而怵提其後未有能安之者且衰矣卻而向日
之爲宜其悔而求安然貧矣鄙人哉老矣京之已至矣奈短以之定情
憶前志之未竟痛昔謗之起之方且前求無可奈我悼其身尚偷
無窮之生又欲爲子孫之計節義自蒙雖富貴然而當老者則曰
右主矣矣請其自數讖之術始明矣未吾舍也捐其所而曰仟陌
巧捷耶以絕山無龍物其而西餘殺重畫勢而且所業皆心於錯
刀之間書學於鑽鈔末未嘗哉於進其轉從方蕭然與夫貪富死
而後止貪於貴者則曰吾老矣結知遇肯名然之術始明矣未改
止也復公門而奔謁請謁及而徘徊後勝方張欲而未計其黨聽
明識顧隆而意愈切待命豐而然稱方久故付所重而望於經命薦
爲而德愈薄貨夫徇貨死而後止然則曰貴遂而御行而止紹
嗚而未止類皆貪夫而當事事行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
居士新作而堂以安老而名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
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圃足以給絲麻而未嘗求富
裘葛足以具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貴也以其曰富不可
求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一時而間出場屋庠
爲禮部允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爭欲出己門下一唯諾足以得
寵擢而恥於附炎平生故人多爲相輔一麾手可以登台省而恥
於自售居士曰貴不可以妄致也吾老矣亦安而已故辭祖家爲
郎於朝待貴客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謁有司明之數節或曰富以
貢限山水佳勝近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尊天下之雅觀柰何踞
踞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也今身雖貴近遠則內勞
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損吾天和
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大之吾心猶吾然吾行年六十有二
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東奉身以還歸老此
堂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鮮居其堂以安吾老知後幾何時哉則居
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夫安
之爲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思
而求安及於老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
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況推是而後安乃每以安老爲心
非達觀男與安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

松菊亭記　　山谷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矣
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
貴名利也不可兼而推其所以而取然若夫懷寶者知金玉之
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而就得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治家多□然
之□□□□□□所用於世而用於其□中更三十年而富
而得乃築堂於山水之間目名曰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
而人山谷聞而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
就閑者乎今將朝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耕稼乎將以默
舜則獨樂而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樂不若與眾樂
大歌舞者害可以收樂之哉無則吾以柑孤折券貧以附賓

觥觴交發以術崇德耕助飲以術怪奇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樂然
相視曰韓子猶尚能樂之乎此余之情也將以術忝則何時已哉
金玉之於物然又則皆出多藏則厚亡亡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
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歟豈可之哉雖然歌舞就身之日以術
持余之心及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五獻子之友哉昔日五獻子
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以得無獻子之家者
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吾左右而
有餘使寡妾而不毒又使子耳目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
德愚者以寡死於此聽諸君之松風我將明之於諸可以無愧矣

植松記　陳貫愚

木之無於芬香艷美而無益於人之觀者莫松若也然有三異焉其
心可以立獨其色可以受霜其氣節可以延年是則木之可以益
於人之觀者其有過於松者乎嗟乎世以芬香艷美取人者多矣
予於觀松得觀人之法乎予未嘗得一本于圃人植諸堂下予謹
記且頌焉
伊松之心匪鐵而堅一日獨夫千年比乎伊松之色可霜可雪凌
踏立勁貞情在列伊松之孫終古弗畔寒齊卧山呼之不返矣松
之有是三者初不假乎藻飾之功人之不能然者寧不有愧其比
松乎

梅磵記　蕭大山

梅磵撫張叔賢氏課詩所聞皆梅時萬玉妃英英遍一磵香傳清
也素笑人亦清人詠芳酌吟爲詩詩又清四清詩其主詩然蓋
方疎影橫斜水清淺之詩出清驗蓋然大暗塲水淺雛吾初橫枝
之詩出清特蓋然太臞至江頭千樹春欲暗之詩出青若蓋然大
臞是三語梅詩中截斷衆流句也不盡耶磵不然詩不獸梅不絶
詩不檄清無盡磵主張之假雪大作南枝欲腹比梢於其子曰乎

徵貫其可觀仁磵神替合云主張吳東吟夢入梅鬼賜梅心未
册和美事

竹巖記　蕭大山

吉劉平叔有佳境號竹巖請予記之嚴雖大寓目竹則素心知也
記且竹平生行圃大學事上至書畫嘗從竹明之不大哉古以竹
大者四家孤竹伯夷獨行吾君緑竹武公有斐斯文微之謂不可
一日無此君欲以清養情樂夫謂竹有以賢愛惜之欲以厲霜林
皆能大者君子不觀竹之終觀於初筍竹初也凜然蓋聚於時寸
春雷時也初萌者寸耳寸餘尺尺餘尋尋餘丈丈餘十丈彌之長
不旬餘即出萬形象爲人眼界特立軒偉之觀可以觀學矣其直
上爲孟之勇其銳長爲顏之進其抽萃爲孔之卓其高標爲中庸
峻極于天之道其速化爲大易不戢終日之神五者學之大也乖
天下之至碩其孰能與於此夫竹觀以終常中觀以初筍也每前
植而有動意可以速師人使自奮可以移菜人使日持可以鞭遍
人使自拔自強者未有不能常者然五者未有不能四者蕭子詩
初劉子省初

退庵記　蕭大山

知退清者也若陳傳氏得清江之清有一退字趣先生曰實多策
第十八年勝耳動出搢紳勇退之今一人余近觀中見一人
日晦之本溪泓橋焉號退庵翁孔不皆不值不治生不適俗不怪憶
不激不動不仙不可退進于君側廣境也問數退志養心無妄
故不務知故無故和春貧無求故身退而其福子孫之退蓋消進
命退者嘻嘆之先少監翁侍郎李秘書君從未嫌聯累退拔先之
先介于持節而使者伏蒙隋簡而中丞亦退哉進退係時之權
係天人焉能人強進矯天給已亦利如恭紛名亦辟驚況尋述
形餘者欲其進耳則者退事勢亦爲搜羅青陰要不守失處復

怕躁者進取，靜者退藏。可於百世後見，可矜不爲者進取
智者退，吞虎虎未歡，蛟龍比潛之，頑無悔。貪者進取，廉者退。夫易
至用，以明夷升至宜，以困易而退，是以常人進於外，賢人退於
義，聖人退於天地，進於歸藏。昔若之賢，槃獲初濟，憂內之意相
而了泯，丹拙之痕。進之善退，故進之實巧神取，余寡見，學師
立乎獨觀。云云之復東，退之福，豐高而海肥，又以之至，則神理也
退既在身，進當在嗣人，欲不失其止，希聖之聖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二

記

連雲觀記　　毛東堂

元祐七年夏六月，和州修倚風樓爲連雲觀。秋七月大守王公以書走鄱陽告某曰：和吾於此，且日據几，煩須姑婺正，狹則抑又當爲民吏道其思，時間公事而問所疾苦，趣其類於吾有負於此人，環自持務而取資以償之，乃已。蓋未暇游觀事也。頃之民不數至吾庭，司空數日之。吾東於高閣，最起從容聊涉筆，觀朋會而已。反私自慨憐，吾幸遭意太平，治道貴清靜，四方熙首日以寧嘉。此不數而定，吾先矣。稿二千石異時約結，欲自表見者，今乃了無可効。於飽食而嬉矣，既日無事，時步城上，得與江山接，罪勸始怪此樓岸陋，聊葺而新之，今昭曠高大，上薄天宇，然微溪而磴，長空堊雲氣香虹霓陸離，南山而臨，俯攬北，此吾以名連雲者也，子爲我別爲更衣之，又請余寫銘於上，以稱之。然未有記，子以屬子可乎？某書復公云：公之厚大，惲傴人哉。顧其畔岸者，今其所小見於此觀也。試有游物之性無多之變，推雲其名，此豈宜張其高而已？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此泰山之雲也。故君子體雲雷之象而見經綸，業得志則澤加于民，其致而未用也，又能使人慨然長想，瀉而空之，則君子於世亦何能已。此其有爲之氣，常油然而川，滃雲然而來，作勃驀變奇崩出之雷，不崇朝而雨乎？嘗其此觀之上，姸蹀透迤，彌文錦，苟獨無心而倚待乎。雖然亦嘗從此特以同看舒亦何過，而不自如耶？此公不表見者其獨能舒之以累於人，至於發而睹見之，樂風物之秀，獨抑其見，其類而斯文，不可以易易陽其開，其東則頑藉，謂帝烏正試求其平生，嘯鳴叱咤之氣於下，然數之帝，則已漫後洿彷徨，無所矣。風急於寒書，於是眺望，亦有帆艤渡口，如當手掌長，中附其北則

據之故都帶甲百萬浮漢爲池崇墉雉堞發隰據險自知不四傳而奪之晉又奪之宋齊梁陳如掇拾然彼晉而下樂未畢也趨又繼之俯仰六朝無可把玩嗟乎世人並爲物之迹循環其來不可留其去不可止一世百爲忽然而已公乃今日發此瑕相而長思亦適然也盍若將爲睹若將四顧付其兆於古茅臨萬物於一爲乎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嗟乎羊叔子達於畢一世爲物迹孫邪方將以身爲長爲卑棄爲便座瑕日從爲主而鎮留之又將散百年累盡空以爲門引鬼瞰而笑之此亦感歟庾亮在武昌諸佐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意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公登亦不容如武昌之人乎當天空月明森旅鐸然廿酒相屬撫毬而歌客豈不可以賓然相笑既以有復公又以

爲記

學林堂記

戴栩

余從譚氏世儒其業至今鄞州邪士松兼上弟若世選其名以之其字也勤之凡之子知言年二十有四嘗舉明經有司以秋賦之舉貢選試大學知言再在選中嘗築一堂叢書於間經其旁而以詩禮爲業從循繩縛而以文史爲樵蘇夫綠飾而以簡編爲筌蹄聞堂扁於艮齋先生謝公大書學林以命其堂又聞學林之說於余則訊之曰此班固之語而黃從意擬之以命學者也子嘗觀於高山深林乎莽莽乎其際而彌峻也森森乎其密而彌廣也窈窈乎其幽而彌邃也子也入焉將奚取乎根抵乎余笑乎曰根抵哉余曰子入斯林亦其安而已矣如此岐也其廣也其遂也又有甚於此者有義理之林有文詞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節之林由於義理入自聖賢此根抵之林也由於文詞入自名節此榮華之林也與者亦數不曰吾將根抵之求而不榮華之求其然則義理者其本也文詞者其末也厥味膩膩者其舍根趣名節若其循獲干能不識於臟不厭於淡不勤於援不惰於疑則假道義理之林有日矣不然睥睨於其於只假途於心吾恐學華之勝而根抵之弱又文詞之談而義理之蕭也名節之高而聖賢之循也吾恐賢而循名節尚不止其轍必至乎爾也啓名爵而留聖賢雖不止其轍亦必至于吾也子將欲入其林聽吾其爵

山居記

戴栩

山居者侍郎待制浣川先生公翁王所居也寓王君不于其山乎其邪而曰山居者辭爰山也武子辯於其寓王譚於山邪居而名以山居以見爰山之意也適而非山也寓王不寓山其爲居如風月閒於其朕如爰山不爰山居會其王王之近而亦雲嶠登臨之相繼在幽然爲之趣而者何山之體也而世居吳興之郭非其好也吾郎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二有宅之宅有寓之宅廣乎林叢乎市也今子之宅要也亦寓也而曰山居吾其宅子之爰山也抑亦居則矣乎睹其所謂居者故問其寸外則齊淼之坂也那得青壁之倚天那得其增東則湖瀕之區也那得千崖之秋戕附其柱目則黃公之壇也那得飛泉之激玉者乎叔子有鶴其名其能舞一日客至來觀公爲出之竟氣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異羊公之鶴乎賓主笑曰子知其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未之有目而無目也吾嘗往于江西萬頁之處鷄冥又嘗守會稽登秦望拜王虹再丘亦姚若耶雲門千巖萬壑至今森然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擁其巑然者如峨嵋天台乎其森然者如雲門禹穴乎其冷然者并瀑布廬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子曰無山吾居未嘗無山

禾山龍淵亭記

龍雲劉弇

所不足乎物者以形也有以處其形而已矣夫走獸之陸馳蝡蛸壤居蝡動兌處窟穴墉垣壞堵壤以至蛙蚓蛛蠡蜈蚣踣魚鰍之江湖與夫螢蜆蠹而蝸附枝凡相與爲類者何啻乎萬要必無負吾形然後適於足耳龍之爲物神而能變者也其宅爲而儲蓄其出籍爲而縱循其勝變而上則奔霆馳電夾之以飛一息而翔乎仞其蜿蟺奮揚則瞬息可以興雲霧其散卦以致霖則不崇朝而雨天下然其小大循知者見飛躍搖未離乎形而不忍輕自露以取困則其與他物亦何以異然則水之有淵斷龍之所恃以處而依其無窮者也且龍之在天地間亦若鯨鯢蛟鯛陰姦秘怪攫天寸水奇延其生僅隻形而寂孤影則託有以容其歸者獨窮此之天地而極尚之蒼海茸而奉今天下溢藏之淵九深之實與夫泊然鍾水之瀦然爲龍之所寄於往往而是何其多龍耶然切考推原造物者之意彼非不欲乃眾設以自賜顧以爲無益於後公特使此族扶其變化基布四出於泄潛沫以後物類萬物相其致方焉改凡散在人間者皆龍異時出有之處則亦仕臣者之有所含畜雖多亦可疑也禾山甘露寺之左有溪水自絶巘出實寺垣並東南二里餘爲龍門兩崖削東爲飛瀑過別爲皇勢宗下汩汩洑窦環中相分擊以去傳者以爲昔嘗有龍居此而呃穿中長老爭其嘗其勝縣因斬材祠石載衡波跨豈起亭構遂以龍淵名之蓋龍名此亦而淵名其所以居者也先是客有以游禾山來者方我凡時分臨遲廻已恨力不足以支深入之疲而道兩旁又無耕者之所往往沒有怨及昇師之爲此亭也亦搯絶險抵撐倚緣嶝磴於飛崖層巔之外而下除清泚其明可以燭髮毫而便臨之者始去人物全之勞而驟得難得之妬獨得汁視孤瞬悦瞰聆乎爲之駐轉而悲愛感慨至不旋踵釋去噫吁昇師於此可不謂有力者乎雖然吾有說焉今夫脩鱗自造默寓於寰中而莫見其終窮者變化是已其爲龍也使變化與適而不自已故以動則神則其龍者適所以寓變化者也變晦而不耆行明而無章休徙與物後徙守比形也則何水而不可居則昇公養者適所以寓能者也苟龍不能出潛以興利澤不能宅龍以標變雖寂漠萬籟嬌若高臥吾固將以龍爲尺澤鯢而弟爲邾蟲之歸汎也何亭之爲因昇師來吾文以識之爲之登焉而後書

蟫齋記

劉龍雲

安成劉君公濟於其服日合里之親且舊相與讌于於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顧子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謂蟫齋者也請因以諗之且齋之前環所不汝而陰佳高埋之所皆成始不流而滿撓帶錯之所御外與客上古道傍出其下如蛙盤陽戾相鳴宣石不棋之撫木環析之蕃望與夫幽芳異草番蘇茂卉鮮孫搖椏而石知四時之有充得此而已地也吾之所樂於其中而忘其暑而若將邪史以視其間與四師編其冰而優而所思也而吾不以爲陋者寶際藏復無風雨且步而其間者或寧家而以時其探討聊則卿其奇其足以娛玩其耳目心志此吾之所適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業立就中間罪廢而影衰氣喪而步艱有所而不如意或歎辭歎序弟遇人生安與學耳亦孰知其知此吾之所以然世之人方且踴躍奮臨席俯踰者之爲所不撫之者以傷其將軀而君則易之以卑尸初與之地雖欲重飾綺繡之所在而欲遂之以金珠珍刻錯綵緻嫏嬛雖知化然不知其然而智則易之以容足之所被得志之士案肥衣鮮繒緻而貴不了樂不可窮者則易之以半席無事之際是三者者皆此易之而若將與俟乎世則謂之蟫既固宜乎於是後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

得然後深居遠近不在東閭在南阡成壇等處躡步可到宅居處
而田民耶家有乳雞豚以卒徂歲日哦者枚茶送兒童稍游藏此
身不得志而失與欲進而無所從者之所為也今君茵剛而氣渾
一切無有若事則宜與夫追念三經之就荒退思依息之知還者
異矣然何然後於有此土以處也耶既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有
鈍其始而終自利休於家而通於今者使物而無增則孰且為己
哉今茲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為無若此時為可以得有何
患不勉爾吾將見其重得志儒冠而歸致無損遠且大正在
異日則是齋之設其殆有啟而已雖君亦無能留也故為之辛
其說使知君之所寓名以矯者如此

杏壇書院記　曾梅齋

按韻釋文坫壁也墨也小障也庫城也院周垣也余姻家鄭宗儒
家所有卻丘為中立而四顧如壁如堅如障如城故以為名丘
故不平隨其故附之隴之殖杏其上故以杏名壇壇故不廣隨其
故垣之[illegible]植杏其間故以杏壇名書院書院者無書不書也書
欲讀讀欲講講欲明所父兄與子弟講明者也師與弟子講明者也
友與同志互講明者也宗儒有叔父為孝經郵於世業為儒於人
品為博雅君子於禮部籍為貢士於後學為鄉先生必能取所書
書為宗儒與其子講明之然而正心誠意然而脩身齊家然而治
國平天下精神相融口耳自異不須師友可也萬一宗儒未足須
人為友為子弟師取所講明中之余其得以固陋為解哉廬山之
杏林董奉所為寓道教也孔子闕之杏城毗廬所為寓釋教也魯
國之杏壇孔子所為寓儒教也杏林杏城出杏後彼一致所寓
殆做吾杏壇意以傳重者奇教嘗借彼杏壇以重耶孔子之道適
然矣止欲歌鼓琴遂為故事未有賁揭為杏設書院為讀書設則
若有意然若推其所以然杏之初實而已矣士之讀書也實然後
華士之學文也華然後實士之實行進德也實然後華士之闡道
也既然後復命士之與道俱也士文辭也讀書之謂學文之爵
華制行進德之謂智闡道之謂與道俱之謂復命是理也宗儒
與其子於書院之成之後得於師友問歸而求之自得益多矣雖
然書院古家塾鄉黨中師友耳宗儒與其子不以所得自多更
出於鄉校於泮宮於辟雍參以天下之師友又歸而求之所得加
多焉幸逼以為杏壇也

觀瀾堂記　梅齋

吾友鄭君賢卿[illegible]而發自與耳目為固然[illegible]耳目一
而一之道也是惟無動動則彼與此齊目耳有所流目從之於子
弟觀書不要則根本使也下可遠若得一湖焉不東不北不南不
近不村不郭之間發元戊午建堂其上面而觀瀾焉與之俱資僻也
祭而解坐與之俱貧病也脫而寂寂與之俱休也明年賦若鄭
則從木蔭友朋笑子弟依依之吟何擇[illegible]自若乎不偽撥
於百家之端然也水洸洸兮自若兮其無涯之韻然也魚洋洋兮自
然若泳觀[illegible]然也物能所形[illegible]子弟於是進進而要鄭
漆有得矣惟然而得於意見其參於前也游焉而得於昇忽然在
後也休焉而得於發左右逢其原也又明年余閱過鄭攜扣
所得要其入焉其歸致擇堂觀瀾孟子章題以驗鄭潔也自得
其榮之謂道得道者榮之謂天得天者為之歸本士之深身於德
聖人之流心取義於水惟其榮而已矣然士之希為聖人充聖人
之榮為天聖人之行道所去就不同同歸於賢賢卿學士也更以
聖人自是則學成矣學而成則已大物細未必不屑卿雖然學於
王之學則學之成王之用也用重則身輕未必不屑出鄉自今出
處王須能物拘好事者為累以割以食牛否余未知也主以雍舍
待人齊瓊否余未知也余於友卿為友要知我其義一介不以與

人爾於非義不與關之覆其非義不取也於非義不取則之黍其瀨矣拿不出不肯非義以要出處不達不肯非義以圭出處不同同歸於潔余所期於夏卿者然夏卿敢能如所期以御子弟父子兄弟者貴與水同德情潔與水同功安流勇退與水同道顔不賢賢不則水哉水哉夏卿何取於水也

桂芳堂記　　楊東山

西昌王存遠作堂植木犀兩株于庭而扁其堂曰桂芳蓋取諸六一先生植桂比芳操之句或于記之予曰桂古也清芬之姿婉之香閩小山之幽僻之下松仰天之高衲之下月非古也吾自靈均以來所乎爾所者何騷焉而已矣騷者何文焉而已矣既而布衣韋帶之士由乎文希乎名數委明試乃計功而取象焉至于唐進士遂以蟾科目之得隽命之曰折桂桂之初服豈端使然哉雖然進士以科目桂之然昇不也桂之在月否也月中之桂可得而折否也士取天子之科目而以折月中之桂自我論則然天子之科目則有天上月中之桂否乎言神之之非神之所以勸之不然則天子之科目謹其貴之求弗之貴則弗山棗弗之棗則弗之學者新舜禹斯學斯成予此然後知桂之功然桂之功桂之末也盡反其本諸誦詩日月之輪輸何桂之根何傳桂之葉何傳桂之枝葉何傳桂之華實何傳何如之何而折之如之何而即之致將有問焉問惡在人是也人惡在學是也有學此有人有人此有桂有桂此有芳抑皆與其芳乎木若曰玉粲之枝也華若金粟鶴之英也葉追琅琊瑯玕之巧乎鄉表高貴冰吐之清乎曰叔焉曰是焉曰巧焉曰清焉士者反躬不當與耶謝之必學之深乎之必身之故曰君子於桂比操焉然則唐人折桂之名抑末耳盍反其本唐遠有子二人長曰發字君備以文名得士次曰發字君正皆力學操守名焉不在其乎不在我乎吾於是知桂之變入之祥

介然堂記　　東山

與人同可乎同之於則隨與人異可乎異之於則睽睽之失水決諸東則東決諸西則西惟其者之為而水無擇焉隨也乎水可也人不可也與其與人立其冠不正從之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從冠之不正於吾無與也於吾異焉也望望而去之弗拔其親夫知其天下之然必有睽睽也乎則可也貴不可也隨而弗睽其失也隨睽而弗隨其失也孤弗隨弗睽弗詭弗孤能乎吾觀於曾君文蔚立乎立夫其人也吾蘇知之立夫未始障西風之塵而不妨者僻山之雲未始拔天之霧而不妨駢飛仙之轡雖不吾迎吾非彊強而餌試雷霆而塵土不在君吾籍釋彊而乘彊焉親而寫其游泳名為盖有道焉海知天合不發不止乎大德兼不溢不已深河流吾把其流於壙之家吾攝其與天地吾師也聖哲吾朋也　不能移殷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非吾立夫歟立夫以介然名其堂其伯父無疑書其扁來命余記之余曰介然者何以字名立夫曰後山先生閒余仲車之風而悅之因其門人江季恭問焉季恭答伯仲車言友人陳無己輕財尚節不諧於流俗頗仰之于下既而彊立於後山是慕故於介然是取余曰相與善介然不能余不知也子其問諸後山後山不知也不其問諸季恭季恭以伯仲車耳後山之心立夫之心之一心至焉耳將焉不知後山之為立夫乎立夫之為後山乎我欲仁斯仁至矣子於立夫乎觀其立夫不羣於流俗稱其本也其學其文皆已有特立見稱於縣常以周官一經之業故頗於師友吾知其立乎揚名介然於天下也必矣探其本也本末羣矣吾於立夫乎觀

記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illegible]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
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
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
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illegible]
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
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
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
懼哉[illegible]

待漏院記　王元之

[illegible]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
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
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
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illegible]况
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
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
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
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
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
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
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
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
淸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
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
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
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
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
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
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愼歟復有
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
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岳陽樓記　范仲淹

[illegible]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
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
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横無
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
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
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
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
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
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
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
喜洋洋者矣[illegible]嗟夫予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小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晝錦堂記

歐公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有美堂記

歐公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

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林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川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畫舫齋記　歐公

[illegible]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其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檐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龜之出沒波濤之洶歘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於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因以置于壁

蘭室記　羅畸

元祐四年予出而仕司法於徐五年某月作堂於廨宇之東南堂之前植蘭數十本微風披拂至庭馥然予方休乎堂上欣然嘆曰信哉蘭哉是可以名吾室矣蘭之為物幽而芳者也嘗讀楚辭每嘆屈原竟命蘭以自況原之幽操峻節皭然自拔於污濁之俗而不受世汙濁然與世不合於時矣然彼不知夫蘭之於所居亦隨險絕之區其則幽荒寂寞之野谷頗與蕭艾草莽相與並處而曾不得與黃

旁日景俱出而用於世則抵掌於天而潤於物自是也源一不濟
於變輒自負其才高時然後之君子為江上漁伯之所笑又豈
不知所謂無人而自是者若微之後然不可以為學何其有
道君子也故予之於是前後朋友之不敢微玩之哉以為高衛以
隨俗所以然其卑污而容其衆也當予不入吾庭者是矣然發之
影之傷其質也義利之間將而間刻者惟其大抵易於於風雨
而以天氣類而同者助之也唯吾子之病於世久矣而聞道既世合
一至往往觀影自是其權之間拂拂而不容相信而思仰
而思則釋然而自悟由斯以往則於是乎吾見君子之不憂其為是焉
散而已矣義者以為物而為其之俱化

二友堂記　潛庵

江右方則府高人起李君為梅庵李公翰遷吏部考功聞將大用會南方
寇盜而益發特甚召公作守以其能於兵至撫稀旌其後以功進
郡以大理則求所以報國家者於梅庵之論得古人所謂報者一於斯以
竹間軒其下榜曰二友且為松竹主人命鄭人胡某志之慢曰公
山林十有五年與竹松相與盤桓而是奇麗具於林木而能事
觀者皆以此二物為宜有說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所
發者小民重鮮食以剛毅不可之士然剛毅不失之中則者其
然而曰根也然為剛而書則曰剛而無虛蓋不虛不發可以言
剛惟剛故能行仁公獨有取於松竹焉於井以其從容於剛耶方
公閒於簿書日累其中見夫堅[illegible]相物令風霜入冬而[illegible]則
所以大庇我民以辦以羅見夫[illegible]有不可犯之
色則是所以上利利物其備逆要人爭可否而不折見夫曲姿
質[illegible]而不受[illegible]則思所以業好尚賢使君子有所悅而
小人有所畏之而賜以時物物得滋盛令神行惠澤川流仁
孚觀乘[illegible]高雅伯曾不旬歲而民和年豐是豈巧言令色四
者無骨者所能以至若忘達此倫境與意會萬事不到曾次勝既
鑑之松風把寒者之行寶途物來便有清濺問趣回視軒冕外
明之高里則風斯在下矣雖然是固可友而不可屈公將利儀天
朝固不能屈之使西如磨頑者然能卓然特立臨大節而不可奪
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豈惟無愧二友實並蟬龍之友

遯齋記　潛庵

余里人周召掛其有去行在魏朝廷得失既一時任直他日語余
將買書歸以遯以歷且以遯名人其謂何余曰易有遯在象為天
過春秋不見書蓋遯非聖賢之得已也如詩若[illegible]若賢若不
得志退而第[illegible]者作也予以一介草茅一言而若朝堂程吉律
抵禮部則與衛之賢者不得志於時若異矣而然遯為吾左也雖然
是同左已然家今天[illegible]以時進已獨脫從事作沐浴而自不
既請因書為之論以質吾子之決夫君子之遯者則何肯能成其學
也其吾言未矣非誠求矣弗遯求矣弗告歐陽子云弗退不忘君之
此弗遇不入君朝弗告不告君以善道也歐陽子云弗吁不告隱
顧之終弗遇偽得不他道也弗告不告人以此終也伊川子云弗
遂不忘君弗遇偽不得遇君之朝弗告不得告以善也從周則
夙而爲行於途[illegible]貧者之為也從歐陽說則沐而為橋木
潔交往而不返者之為也從伊川說則流而為假喙[illegible]名具黨
而志於[illegible]者之為也是二[illegible]者所安從子歸則得優游異不及排
亦不及非有合於吾易之吉則善矣反是君子或所不取

記

南京宋城縣夫子廟記　石介

天地吾知其易毀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毀一政不行則缺山岳吾知其易壞一化不明則崩河洛吾知其易涸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彌亙億千萬世而不傾橫羅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於戰國莫毀於楊墨莫毒於嬴秦莫冘於莽賊曹馬譎詐宋齊以逮陳隋猶莫曰勳曰勤叫攻邪曰幽曰羅下至唐季接武蹂躪吾君吾民莫不殘毀衣冠隳折法則焚燒詩書變亂禮易呼吾聖人之道受戕害受攻擊斯亦多矣而猶然中居竟不可毀息由根柢堅而枝幹茂也則澤深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爲根柢不亦堅乎堯舜禹湯爲枝幹不亦茂乎六經九疇爲流派不亦淵乎孟荀揚韓爲淵源不亦遠乎故天地有毀壞日月有缺焉山岳有崩焉河洛有涸焉吾聖人之道獨無有毀也夫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毀有壞有缺有涸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無有毀壞缺涸焉天下純用之治制度禮樂一出儒術吾聖人之道盛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達於郡縣皆崇宗廟聖賢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爲赤縣夫子祠宇尚闕春秋釋奠子今之宮某其爲縣亦某矣宰大夫竟能以儒從仕能知聖人爲當尊不敢輒廢於是捐俸于縣治十數取材林作廟於縣治之右棟宇此爲門階既設塑象而陳於顏閔除其子以王者袞冕南面而坐左右有二十有七參侍當中而坐顏閔十哲十二人列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宰大夫竹是廟有三善焉振斯學弱吏伏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聖師明大道也有三善不可不記

兗州鄒縣孟子廟記　孫復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倫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驅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洪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鱉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一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己任嘗謂諸儒有大功於聖人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世茲其闕也甚矣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捍大患者也且鄒爲孟子之里孟子爲所葬之邑也宜以牲蒸而祭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訪其墓而得之于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焉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銘而志之復學孔而嗜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行者必鼠竊而攻之況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焉嗟乎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斥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祀之又能化之不其美歟故首

以□年月日記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旦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其稱德行者四人，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騫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污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揚風鼓楫而不懼，蛟龍出沒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不得全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之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隨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顧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道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嚴先生祠堂記

范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釣臺記

東萊

由東陽江而下，至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東漢嚴先生避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為桐廬，是時亦以是名其鄉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即今所祀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偶遺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願之旁曰雲瀧，乃唐詩人方干處士故居。文正公以為先生之游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蹟，以其像置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祔食於右，坐焉，故祀於遠此。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過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寓武德，得典型，是州為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顧不若其可乎？顧急於此者，是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錢新之。時公寓書郡公以書見謂，記其成。因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

其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海内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費其間哉況身任堅固先生之素尚也帝曉焉有懷俾以形容求於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爲理所以勉先生者不薄矣既效愚爲東之重爲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顧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其後竊又讀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未能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既沒後世猶交者俊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往往且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須本變必報德使先生微有苟於徼世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爲西晋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教之外綜理密察亦往往高出後世汚其流而清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耶至於節義之舉亦爲之最行下與建用卓拂之

吾均調消息之兩非治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公作牧後大賢祠宇以續前人之緒雖自今以往浙江下上者欵門而心開并望而寄嘯風清撫羅實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其典也則公寓尊爲一郡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并江表以識路綠山作亭以待鎮或叢或因而勢位置各有思致甘受戍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吴柱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又而高者敵子陵之釣臺北家又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眼者若以言之卑寡哉於天子賤寡賤於布衣龍爭蛇鬪芳風雨相遺乎乾載難芳毁人貴息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數故得脫邯鄲之誰後羣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然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大抵位相向朝爲一猍人寡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撫州顔魯公祠記

南豐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

救

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賂顏田隱以而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今殺身以成仁者吾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范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以爲二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若吾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閬州新政縣顏魯公祠記　唐庚

上元中顏魯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落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凛然也元符三年余友鮮于叔來丑其邑始爲公作祠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者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見殞賊手豪末必然歟觖之說因後公孫弘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邪而小人所以自以爲得計者不亦繆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魂于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發於數千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字之妙又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足

此昔人尚友之意也試與羅以登離堆探石堂其遺跡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記

吉州州學記　歐公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留思於是退而以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課農桑二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然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其學本於人情而然禮章以馴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推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漸劫不倦則日進夕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以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求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饒其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謂與州人謀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李侯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以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幸吉之學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問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過其野而耕者不爭壟畝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其道途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禮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廡

桂陽軍學記　南軒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峒寇紛擾之後前及安定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桂學之成某嘗為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是告之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其間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是淺又況乎日者居之所從事不過為科舉計耳如是而欲求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訹不為文采眩不為利祿汨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為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程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意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未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致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願與諸君共勉焉

吉州州學藏書閣記　楊東山

古有存者有閣閣有書自本朝慶曆三年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始也學之成歐陽文忠公爲之記極盛大備北得閣雄棟宇凡七而閣與居一焉于今二百餘年嘉泰復一再世所謂壯偉閎雄者固非其舊閣不復存書存焉爾有書而無閣書則爲儲儲之直舍直舍豈書庋哉書弗庋是輕其書輕其書有書猶無書也然則書之輕重閣之有無繫不繫非賢嗟二年會稽倚刻者漢第爲郡文學掾倡諸生請于郡曰學之舊書有如九經則後唐長興後周廣順所刻印之毋也諸經諸史則本朝京師國子監中之本也大江之西郡十有一書亦然章則今兵部侍郎胡公規之治也不既富矣哉而弗閣焉非閣無所以貯貯舍用寶郡可之於是前史君趙侯希栞其之累附五百今史君葛侯汝器與務緡五百求新閣大夫給亦俾工師致大木爲後度斯決財用斯裝乳舍斯撤新閣斯傑扁榜斯揭中堂斯翼兩廡斯列後觀之新始于丙戌之夏迄成於丁亥之夏楚楚翼翼十閣前以四庫第以甲乙丙丁藏焉閣既成書視舊增倍侯然漢錄以書請其曰子爲我記之其不敢以末學固陋辭則爲之言曰閣之未復書之未藏君子閣之既復書之既藏君子猶有憂也君子何憂也憂閣易閣書爲難書易藏爲難藏易閣爲顧不美歟雖然爲書何不藏爲人自今後學者登是閣讀是書者則經則探聖賢之本原讀史則知歷代之治亂讀諸子百家則擷文章之英華然書而心讀心而自求身而國而天下及君子之用也至此則閣焉可也弗閣焉亦可也書焉可也弗書焉亦可也何則書即人人即書大哉書乎是歲七月朔具位楊某記

吉州吉水縣學閣記　楊東山

三山林侯半千爲吉水宰之明年縣學成余嘗推成侯之志士之力也昔陋而今於壯故興而新於有侯焉侯功爲江西諸邑甲侯謂余曰學之成縣丞先生曾公峻爲之記矣侯之成子盍爲書記之匪吾之甚爲鄉多士賀爲余曰余邑人也邑之故余知之邑與廬陵人物舊産山川之勝實相組焉東山崇崇之頴也文江泫泫士之汲也有是頴故邑之士高以秀有是泫故士之文清以醇高以秀則其節不屈清以醇則其學有原士不負邑也第邑負士耳何謂邑負士毋乃作成興起之未至歟邑見其所欲士前自瑀琢邑見其捐忘士將自素貝顧爲之宰者作成何如耳作成旋焉興起隨焉士之興起夫豈其難今學成而樓新樓新而名傑侯之所以望於士者何如哉士曰魁偉漢也人曰傑魁唐也曰魁者何冠冕之謂也月書季考其高下三歲大比與其貲能冠一經賦一論一策者曰魁冠一郡一邑之多士者則曰魁貢于太常旅于集英中于科目爲天下第一者則曰魁魁云魁云亦天成象垂以魁名斯人偶符建之網也在人成名人孰不願其魁與夫孝之神也綱揭而神運天豈偶然哉然則學之有斯樓也標之名斯魁也侯之所以作成者於是乎始士之所以興起者於是乎魁云魁云一樓云乎哉樓云樓云科目云乎哉聞之師曰科目有二有帝王之科曰有秦漢之科曰帝王之科曰二秦漢之科目四曷謂二曰文曰武曷謂四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冠文武之科者易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者難冠其易者古今與人可稱冠其難者一人焉曰顏淵顏淵冠其二而兼其四顏淵而人舍其四而純其一顏淵內而舍外此侯之所望於邑士也不于其四而于其一惟舍之是觀姑取其二而舍其四弗淵之是來告侯侯之所望於邑士哉是書以爲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朱文公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

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興四年今教授臨卭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賢後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而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常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荒於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它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矣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學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方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指其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文公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之廢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朱文公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

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与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以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學者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興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万而取諸廩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領詹侯体仁戎帥張侯詔亦捐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惟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己而竟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或聞見爲徑至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列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

南安軍學記　　東坡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其心使若進善故擇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於善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謠誦諷議之言而颺之以安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棄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子路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嚾譁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爲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興學爲政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以屬吏故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緡錢九百二十千而助者不貲爲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增置廩給致養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爲潮州云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爲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爲書而從公者二百餘里顧記其實夫學者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爲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建中靖國元年蘇公書

袁州學記　　李旴江覯

皇帝二十有二年制郡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材力乘
憲秪順德意有假宮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
和教化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
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
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
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
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生徒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
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
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
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
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列震主
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
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
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
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
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通州重修州學記　誠齋

通州故有學今太守監丞周公硯來作藩既肆先聖周視學庭
風空穿朽橈[illegible]禄逕而深[illegible]將作新之所取其然請曰四鄰[illegible]
屑之間將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沈馳之於橫舍其可乃斵乃度
乃陶乃斲乃壁乃膣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有百具檻有
雜其庸於具舍釆孔時齋宿孔修子佩林如圃[illegible]如有斑斯暈
有野斯數考招斷討難不翔其邦之士[illegible]衆不閡[illegible]公錄書來於余
曰子盍記之余復之曰爲我謝通川之大夫公之學士亦勿矣士何

以報公余聞學者內而不外者也外而不內者也故自家而出
至于平天下自脩身而入至於格物皆者止於[illegible]而入者極於五
內外之[illegible]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illegible]爲[illegible]則大不作圭小
不作瑱故身不可以不脩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不端[illegible]之不
[illegible]則[illegible]人者力倍而器[illegible]故脩身在正心理端矣[illegible]良工
[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而[illegible]枝[illegible]正心在誠意而王世[illegible]
[illegible]而主[illegible]則[illegible]在[illegible]推[illegible]而[illegible]
致知又[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其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其精則[illegible]知[illegible]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物其[illegible]有二其端有[illegible]其與有五其物也[illegible]
[illegible]究而至[illegible]學者能[illegible]力乎此自士而進於[illegible]
賢而[illegible]於聖[illegible]乎身[illegible]乎天下[illegible]將於外乎[illegible]
不在此其將[illegible]在

瑞州高安縣學記　誠齋

高安之[illegible]也[illegible]高安故無學舍雖有附於州學之西廡一小舍
[illegible]而已矣今令陳君公琢作而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日
成於今年正月既望[illegible]揭[illegible]牓[illegible]成[illegible]且[illegible]討有[illegible]于列
[illegible]而[illegible]成[illegible]一[illegible]二三子學
在[illegible]乎果在[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庠[illegible]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學[illegible]者居之何如[illegible]不然[illegible]
以九[illegible]以[illegible]於二三子之學[illegible]使二三
子[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耳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得[illegible]大[illegible]而[illegible]
君[illegible]則[illegible]身[illegible]則[illegible]之不[illegible]
[illegible]學舍可不可也學[illegible]其[illegible]

記

江州濂溪書堂記

晦庵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之，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徘徊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其獲假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於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兩侯之意也云爾。

道州濂溪祠堂記

南軒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室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為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於訓詁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專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為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知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横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資，探索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得於

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誣邪詖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隆興府濂溪祠堂記　晦菴

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雜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晦菴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二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跻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先王之治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其學者或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誤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此亦呼張侯所以作此祠而屬其記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勉齋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而太極之妙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損益者也形交氣感而衆受不形於動靜陽而好惡萌節心以形從志以氣從理以養性以情鑿鄰之不可散者若亡若存蔽冥之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地理明生而人文始備一儀象分仁義立矣五常陳而五典備禮以天叙而教行也因天象之象驗乎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靜周旋無適而不由於其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淪虛無以偏俗者苟功利以詭者陷訓詁工文辭者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閔傳偉之才

未有能紹其統歸者也理宗聖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繼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鬱者復明焉舂陵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以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大明而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而其趨於至正之途近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咸信崇而以為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

會稽石君繼翁之意也石君為郢州教授而其適分符於沅石君之先大常寺簿師朱先生為門人高第以其為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二月以先生祠成遣其學正張世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求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衞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記　　眞西山

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陳應龍貽書某為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

後故自堯舜至于孔氏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及鄒孟氏後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所後先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潰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衞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與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寂滅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與無非道也教不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寂滅倫非教也闢聖學之户庭祛世人之聾瞽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玆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為郡瀕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倍焉而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為何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隳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日為闊迂己之良貴弗置如弃土苴而惟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此其何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將何所用力乎細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

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放敬則其衡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誠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奉以為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記

復齋記

五峯

易卦有復孔子曰復反也所以反本復始求全其所由生也人之生也父天母地天命固所有也方孩提未免於父母之懷及少長聚而嬉戲愛親敬長良知良能在而良心未放也洎成童既冠嗜欲動於內事物感於外內外紛糾流於所偏勝故去於道日以遠也此大學所以不傳而人心之所以流浸支離不可會歸於一塗扶頹焉君名其講學之所曰復齋不汨於流俗慨然有志於大學之道因予友彪子也來求言予安能知然從事於斯知老農之服田力穡也久矣請試言其耕耨收穫之功焉夫人非生而知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緣事物而知故迷於事物流蕩失中無有攸止雖賢哲之資亦如眾人不得歸宿而安處也今欲學者欲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復其所由生之妙則事事物物各乃人生之所不可無而亦不能掃滅使之無者也儒者之道率性保命與天同功是以即事即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精其知為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無窮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目流於所色則知自反而以理視耳流於音聲則知自反而以理聽口流於嗜味則知自反而以理言身流於行止則知自反而以理動有不中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克己復禮不遠復而庶幾於聖人者也及其久也德盛而萬物一體仁熟而變通不窮皆得不為事物所迷亂而已哉視聽言動皆由至理形色聲音知行止皆非妙用事各付事物各付物人我內外貫而為一應物若化在躬若神至此則天命在我無事於復而天地之心可一言而盡矣復之道於是為至焉若勉之哉毋怠焉而謂予

言之往也必顧名思義與其友朋密運而復於道然後為獲矣

復齋記 晦菴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息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属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

敬齋記 南軒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乎數百載間學士大夫馳騖四出以求道泥傳註溺乎詞章又不幸而高明汩於異端議論又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知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術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聽然示人以致知主敬為聖學始終之要顧世方樂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居視斯言若易焉者而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綸膠轕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為天地之心蓋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一理之貞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墮也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為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主

請□之

生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違率性貴其一失而同於無物也仁壽侯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游其諸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益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為之書

敬齋記 南軒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學者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其知其良也□亂而欲汩之紛擾焉不得須臾以寧□□理□□□□□萬善□□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乎而已乎□先生曰主一之謂□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時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而察之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敬者今昔更而未入聖賢之門雖異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與怠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規警以勉之義也

存齋記 南軒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禀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禀天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若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

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異何以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其積力久則其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乎上下而不可掩工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爲之記若予者蓋矻矻自保之不暇而何以言於友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自警云

不息齋記　五峯

紹興二十有九年春友生毛子請曰以寅將有衡饗先生名曰不息惟義之奧至于今十年矣存若亡請先生辭而達之以比盤盂几杖之銘戒庶幾可以朝夕從事乎聞其言喟然歎曰先兄既爲子名我其可不敷暢厥義以勉子志然雖言也子哉察夫天地之間有一物息者乎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不息於行也俯觀於地鳥獸草木不息於生也進而觀乎朝廷之上卿士大夫不息於爵位也退而觀乎市井之間農工商賈不息於貨財也推此天下若物若植是曾無一物息者矣今子既以不息敷子無乃使子泯泯然與萬物同波淪胥以亡乎將何以收子之放志哀萬物而正之邪惟子知其有道也學其當聽吾之言乎夫日月星辰雖不息於行而息於象鳥獸草木雖不息於生而息於形卿士大夫之不息於爵位也而固息於名農工商賈之不息於貨財也而固息於利夫有所息則滯於物滯於物者不全於天不全於天者雖日月星辰不能以自化而況於六尺之軀乎嗟六尺之軀有神妙而世俗之人不自知也聖人關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心宰制萬物象不能滯形不能累名不能繁利不能躬通物贊於鬼神明行乎禮樂經綸天下充周偏滿日新無息雖先聖作乎無始而後聖作乎

功

無窮本無二性又豈有陰陽晝夜之異哉生乎古今之間誠是故學爲聖人者必務識心之體焉識其體矣不息所以爲仁也此聖人與天爲一之道大哉言乎發憤之乎吾從其可以日月至焉而已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此不息之端也言有盡意無窮有志於道者可忽諸

弗措齋記　南軒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爲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求予爲記其請甚堅甚予嘉能察言此中庸論誠之道其目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各以其弗措之義要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致身之方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得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開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曰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致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論語一書而求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乎是數言者觀之若易而爲之其難也不遠而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焉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焉不爲已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亦辨之而弗措乎辨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相因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發益固而所以弗措者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非不難乎也得諸賢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皆有據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曰越之形若是不發動而欲決策焉則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者必自夕溫夏凊昏定晨省始焉而

弟必自條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先焉惟夫非禮之為害也吾子毋忽於吾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賢希聖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克齋記

晦菴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眾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歟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

無欲齋記

勉齋

家本仲訥予於于山之下捐與讀周子拜手以及先師朱子之言探其本源名以欲其本原主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嘆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為我言其義予嘉本仲擇之精而又喜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吾為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此其本靜矣感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滅而要蕩之而動若餘然此湛然不動者亦且紛紛擾擾而不能以須臾靜矣動靜相因發用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君子務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合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曰止之所指二可以言不足以存無欲則靜入至聖賢之教為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彙斂藏不啻人木千根求避于淵不若是無以收斂聚陽而生萬物長養萬物也物各付物天何言哉天且無心欲何有哉不若是無以齊陰陽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天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循耳目口股之欲以戕其本然之形靜以戕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貪欲寡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

矣之在太空而况車馬豢豢飲食之間乎善將與造物者相於於
沖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爲累也所謂操存而至於光風霽月
者非所養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
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蓋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
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當務更
不出於斯言也哉

毋自欺齋記　勿齋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過余陳敘公言其書齋而以學也爲書毋自
欺以名其齋踰江過湖山屬予爲之記予聞學
問之道知止
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皆得後學言知　也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
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
無不實曰至曰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皆學之繼至與誠者
學之歸歟　於道者可不奉尊求止於是歟江山哄山東望
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浩浩不息亦莫非全體之發也觀於此則毋自
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深信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有契於予
遂不辭而書其所聞以論之曰以告歟不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八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目錄

卷之一
報燕惠王書　樂毅
絕秦書　呂相
上秦皇逐客書　李斯
上太常博士書　劉歆

卷之二
上宰相書　韓愈
與孟尚書書　韓愈
答張籍書　韓愈
答陳生書　韓愈
與陳京給事書　韓愈
答陳商書　韓愈
答李翊書　韓愈
請韓文公配享書　皮日休

卷之三
答韋中立書　柳子厚
與韓愈論史書　柳子厚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子厚
答呂南溪書　李翱

卷之四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上富丞相書　蘇明允
上韓樞密書　蘇明允
上田樞密書　蘇明允
上劉長安書　蘇轍

卷之五
上唐侍郎書　唐子西
上范待制書　李泰伯
答譚思順書　胡銓
答汪主簿書　胡銓
上張子韶書　楊萬里
上蘇仁仲提舉書　楊萬里
見虞彬甫書　楊萬里
卷之六
上蘇公書　晁補之
上樞內翰書　陳肖卿
上運判王司封書　劉龍雲
答徐賡書　楊廷秀
上陳丞相書　曾撙齋
卷之七
答李詡論性書　歐陽公
答橫渠張子厚書　程明道
寄張欽夫書　胡仁仲
答陸子靜書　朱仲晦

16

書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

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呂相絕秦書

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

婣其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上秦皇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

夫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方言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是…經也）（…）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一

上宰相書　　韓愈

西山批 [illegible]

迂齋批 [illegible]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illegible]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與孟簡尚書書　　韓愈

東萊批 [illegible]

迂齋批 [illegible]

來示云 [illegible] 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 [illegible] 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

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之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

也不速[illegible]故余所以不敢也[illegible]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
則無所為書[illegible]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
也[illegible]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後五六十為之未失也
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
其誰哉[illegible]其行道其為書其化
今其傳後必有在矣[illegible]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
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己勝者[illegible]然雖誠有之
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
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illegible]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也有矣
[illegible]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
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
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惡害於道哉[illegible]吾子其未之思乎孟
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答陳生書 [illegible] 韓愈

東萊批[illegible]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
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
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
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
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
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
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眾人
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乎其
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
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
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不以己之
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
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
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茲者果若是子之
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
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知焉

與陳京給事書 韓

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
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
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
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
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
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
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
也矣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
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
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
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

答陳商書 [illegible] 同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
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
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illegible]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
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之律呂[illegible]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illegible]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

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

答李翊書　韓

[illegible]

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illegible]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亦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請韓文公配饗書　皮日休

於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illegible]以一十[illegible]代用其書

垂于國胄並配享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若以代
用其書得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發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道以
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死又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以
尊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
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新編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二　前丙集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前丙

答書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
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
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
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
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
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
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
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
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
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
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
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
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
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群目以召鬧取怒乎僕
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
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
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
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
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
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
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

所不為也作今之命師者大氐既存乎行孚而學兼所作皆放然有古人形貌雖僕取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于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取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illegible]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illegible]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illegible]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illegible]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illegible]宗元復白

與韓愈論史官書[illegible] 柳

評[illegible]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illegible]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illegible]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illegible]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illegible]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鬥暴虜皆非中道[illegible]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illegible]刑禍非所恐也[illegible]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illegible]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

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宗元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游者游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眺睞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言頗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敢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而以為得恬愉久大利則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吶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壯歟羸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飯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坐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為天下弃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忘食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二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敢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交皆左袒矣則又號曰敢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則皆左袒矣號於姻婭則皆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則子姪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兄術者吏則皆左袒矣天下號曰敢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原可知也客者欲交行其昵者欲久存其私宗族姻婭欲久存其家閨門之內子姪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行其主欲久行其勢讎者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兄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驩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

之所無悉棄也況其有意乎卑狀自東使騎者失望而謂青衛欲
而休則思頓相肥牛擊大豕封羣羊以為兄弟歡遊觴而之豕彈江
南之稻以為兄壽極東海之水以為酒論醺故舍之粟以為酸種五
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八悟而志魂發矣而身肝膽胞肺臥間悸訢
歡流精發爰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與與士妹以即送去
業以邦愁悴悴洪廣自鼓釣自耆等無所師必就尊不可
傳之書所愛而愛所惡曰我能以豪莊境以
為強大其賞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

答皇甫湜書　李翺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
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求亦不信足以相誇於物
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淺不枝
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能以
為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朝廷而足
下亦抱屈在外故思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
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皆
阨窮於時以身卑觀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燼而泯又無聖
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以著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故或
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材薄言詞鄙陋不足以發揚
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
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
餘唯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
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
則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
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
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
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
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
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
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
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滅若不敢為讓故欲筆
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
羣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
以為然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
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煥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
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
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
比之博弈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故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
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
則曰予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
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
幸無怪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三

廬陵 王 霆震 亨福選編

書

上范司諫書　歐公

范文正公仲淹天聖中為河中府召為右司諫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責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

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佇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

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

世之譏一陳吕言以塞責望且解俗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上富丞相書　老泉

富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

批 [illegible]

評 [illegible]

又批云 [illegible]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二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方進而及於京師亦既至矣而卒不聞也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必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其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眾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不說何者天下固戚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可以告語者而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其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闊於事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以責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不肖者也非夫不肖者之能致賢者[illegible]上所位之[illegible]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人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不復用以沒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illegible]書　老泉

評 [illegible]

又批云 [illegible]

大尉執事尚書某無他長及言古今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者詭所
欲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
敢因請見求進末議大尉許諾推其說書語於前非有驚世絶
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大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
之爲潰勝壅之爲沼沚[illegible]是天下之人能之而
易安且何任惟兩隄者洪波爲大閑[illegible]
萬世而不移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illegible]未有若此者
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illegible]夫惟
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illegible]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
不仁之器而殺其殺人之事當此之時勇者無所施其力智者無所施其謀
巧者無所施其技[illegible]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
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illegible]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
驕悍無所不義之徒聚而不散[illegible]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
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
矣青虎狼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蛟蜃之性日而不發
則蟠蜿蜒以發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illegible]若劉項相持於京
索之間天下豪傑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之不可勝數[illegible]轉
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於是時分王諸
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
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
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illegible]順流而
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之救也
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illegible]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
以斬刈四方之蓬蒿[illegible]用兵數十年其臣猛將謀士天下一日卷甲
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illegible]分將以瓜分之地不
分於諸將[illegible]而天下之士皆願出於其上[illegible]之徒無以發其心也[illegible]則其不義之心蓄
而無所發[illegible]飽食而嬉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
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illegible]雖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
完城池西川之事[illegible]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之[illegible]數百
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illegible]聲未絶城郭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
卒事[illegible]往往[illegible]凱旋[illegible]
[illegible]
方春時[illegible]五六月金[illegible]大水[illegible]列于
兩河之壖[illegible]曰費于[illegible]不絶者聞[illegible]
聽[illegible]如京師之所以[illegible]之如西川之
所親見天下之勢何如也[illegible]若天子之事也御兵
者將之職也[illegible]天子者[illegible]而[illegible]與天下爲喜
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illegible]心而不求名
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於御兵者
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illegible]將好名
則多樹私恩[illegible]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驕而不知畏之
欺[illegible]而太[illegible]其後[illegible]公若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
內之道[illegible]此[illegible]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
子而[illegible]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illegible]狄
公以其[illegible]外之心而施諸內太尉不及其道而何以爲治[illegible]者
問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之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illegible]郭子儀
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illegible]三軍股慄夫
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
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

情

毋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illegible]師雖嚴
而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而天下不敢以怨其君其勢然也
[illegible]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
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
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illegible]
[illegible]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務一時之名[illegible]
[illegible]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illegible]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
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illegible]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
太尉之威武則畏而不至於驕[illegible]君臣之
體順而畏愛之道立[illegible]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田樞密書　老泉

名況字元鈞其先京兆人後徙信都嘉祐三年為樞密
使

[illegible]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
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
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
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
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
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
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
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
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
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
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
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

則

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
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
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
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
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
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
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
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
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者天下
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
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
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
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

文

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
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
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
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
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
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
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
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
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
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
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
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illegible]
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

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弃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洵何有哉

上劉長安書　欒城

名敞字原父

疊山云此篇言自以為高意不合於世也

轍聞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視必高自視既高則以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嘯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遂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邪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宜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務之與其病而復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以夷齊之不吾屑而棄夷齊者是固天下之衆矣而以吾之衆清而不屑天下是夷齊亦有過矣古語有之大辨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使天下之不我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其已見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藏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則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亢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摧喪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於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之士樂進於前而無恐而某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廬陵王　霆震　亨福　編

書

上席侍郎書　唐子西

[illegible]

某術負學校二十載於此在流輩中年齒最爲老大可以不[illegible]術最爲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爲疎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閤下還朝將大用矣就拔爲宰相爲公爲師此窮閻下小子之所願聞也某小官也資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稱報焉一而書生門户無有他技因欲其所得於古人者進閤下採其初讀書時未有時事者備古一聖賢何須建立功名其後世出益深吏事益多考其前代經史古籍見有尺乃私

〔題〕[illegible]

古人之心本不知此所謂有功者有[illegible]則有功持守畢則有功之[illegible]功[illegible]凡物有功者共得已[illegible]有功民不耕食而得有功天理人倫顯矣次而爲有功者賊[illegible]于兆亂治而各有功[illegible]自此以後不可勝[illegible]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附[illegible]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又士家爲功聖賢其盤[illegible]相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又有商功君臣相成上畢公相壤土不自立功以保民公之[illegible]功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illegible]其夫道已[illegible]心於功名其操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illegible]其無有[illegible]未嘗未使一部周禮舉行[illegible]不[illegible]今日[illegible]法度不宜復有增[illegible]吏[illegible]附[illegible]於東南者

[illegible]所開[illegible]者歎以[illegible]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讀書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illegible]其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閤下倘以爲然歸見[illegible]以此說告之

上范侍制書　李泰伯

[illegible]聞之[illegible]曰賢[illegible]無所用中[illegible]矣[illegible]一言千金始猶未信今乃知之嗟呼古之爲士者何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故有[illegible]之正[illegible]於四夫公子[illegible]於[illegible]之王尚未見法漢有天命四海之遠化[illegible]而得求如不及州郡[illegible]府[illegible]一介之書無[illegible]吏召[illegible]者也[illegible]之而仕用之而[illegible]者往往有[illegible]此無他[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得人以[illegible]耳日當[illegible]者[illegible]官之罪[illegible]賢爲[illegible]相尚[illegible]而然也故于時能言以上[illegible]門爲進任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風教夫[illegible]古道

〔題〕[illegible]

不[illegible]長[illegible]不由經濟一[illegible]而海之以[illegible]口[illegible]惟[illegible]命在[illegible]夫乃[illegible]大平之[illegible]哉大吁之[illegible]法今[illegible]或[illegible]一乘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夫三尺童子[illegible]則足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事已治故[illegible]之[illegible]可用[illegible]取士[illegible]不曰[illegible]則易[illegible]利近利可[illegible]有數而求之者多[illegible]其[illegible]私[illegible]也於是[illegible]其[illegible]官之[illegible]不知其[illegible]身之行[illegible]之才雖[illegible]仁如伯[illegible]孝如[illegible]一語不中[illegible]生平[illegible]也兄[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人[illegible]中[illegible]有[illegible]於鄉[illegible]於[illegible]於[illegible]廷偶[illegible]得[illegible]耳名[illegible]大臣以其[illegible]知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其口不復言矣[illegible]士[illegible]若[illegible]好古[illegible]管庫之[illegible]得以保任[illegible]一言[illegible]然好古[illegible]之士[illegible]而死[illegible]面以[illegible]道之[illegible]

如此夫宜其碌碌小生去本逐末父詔其子曰何必讀書始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稽古惟程試而已矣故有綠綃勢豈不記籍目而致甲科推溝行竊市井不問而潛表牡勑言依貌將安在邪萬一史臣示書法於後世則亦無之下當有任其責者矣嗟乎大賢君子其爲敢矯之某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九年矣留意事以進士自業摘花竝葉爲無用爲世俗辭語雖其可取不推道之隆替時之向背哉爲以於聖人之微志務免吾者其吾是衰夜精思頗爲有得操觚政知己之爲稽夏吏知己之所依無斗水以自潤擺拋四顧懇欸聯或從渙然而命溝計拙動成類仆嗟昔焉而道路罷當過京邑凡時之所謂文宗儒師者多所請益但伏枕事之名時最久矣諦之於儒林則又有識其事未知衆之士有目揭衣得召者如某等輩庶可依歸不幸未及詣稽而執事以言左遷時異事変卒無所遇彷徨而歸又戚鄉里身瑕矣力罷矣仰其朝東適猶拔土故不遠五百里犯風雨寒苦來拜於門下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患人之不己知今某也跼蹐而來者行買之爲者其故何哉伏念家世貧乏幼孤無兄弟老母年近六十飢焉而無田寒焉而無帛嗷嗷待哺求不可望之祿以爲養抑跡關矣每朝夕進側則見其髮顏膠而食衣寒爲之惻痛惕然自憫生成百念灰隕九闕無路不啻何跨自淪遷子小節知己斷絕爲所愁嗟泣所其身與油膩日就乾枯時多事勤苦疾疢今兹益甚益艱發作長恐瞥困不繼忽然溝壑內孤慈母上負明時所憂不伸拘根泉壤以此計較不宜默默是以來也

答譚思順書

向者辱賜教報樓河伯海若開㕘及引孟子觀海難爲水游聖門難爲言之論以至正人心之說反覆教旨亹亹復感嘆於足下之望於僕也至矣鄉以方有私家戚不即報答因循至今夫言爲之不能錯孔子不得行於吾鄉況如足下之聚游非吾鄉之比而又於僕嘉聚乎又安得嘿嘿而但已哉夫自古論聖人之道以至海若論者多矣而皆未能盡河海之極致何者以其未嘗識海也某嘗游於海矣竊自謂世之知海之極致者宜莫如我今夫海之爲谷也南與炎荒北兩接朔東廣况西薄月陽載舍宵淵渤瀚於天以蒸沆淶淡洸漾涵空莽蒼茫暖景星窗彩靈石瀉空決日敵雲府雨崩濤疾翔鵬如天藏積泉而包雜傑若坤軸此掀而帝軍哉鳴霧沫浪澮殷雲其劒而千隆萬敝而不可遊其鳥族狀頑殊形而不可殫其舟如駕空之山其帆如垂天之雲千艘之鸞萬舶之艦巨鑑衛艦若府若帆若編膃條躡若疑之勝追鶩千艘萬抱抽搖揄撥排如毋鹵嶠次親歷一日路數千里屢不見畔岸決稀標撞爭於孤迹呼可畏沃水怪則有海童蠶蛇馬衡蘭蛟河婦偊儵出沒隱見蒼茫起哭而爲偶擊雲排空天地崩湊坤又異色則有吞舟之鯨岐然孫長身焉雲日爲側天吹口噴牙鋸戟若杞崇島巨鰲秋千里蟲決濤而撥北千五兵鼓鬣海世間萬物莫不足以盡其變態雖榮班起之賢未華之賦亦有之細察其之深淺之理性終焉當見能知其一體仍某觀於海者難於水也知海之難爲水則知聖門之難爲言亦猶是矣今夫原泉者亦必洪必至之理也推德名必有可以必至之理也數爲水者非水之言也其將原之太爲難言者非言之難也其德之盛爲難德水也言深故也水之大而物之深者小大殊深淺異則其言也亦以畫而其理宜也昔者孔子道大而德博其無世立教非有心於言也而能言之類莫能加焉門弟子得其微言大義者寡矣惟許顏回於吾言無所不說至於商也賜也可與言詩理也然猶也是於未離則說之於

曾哉則與之亦庶幾矣然子夏之學流而爲田子方子方流而爲
莊周周之書皆稱子方之爲人則商雖可與言詩其失也誕子貢
之辯多爲聖人所詘至蒼賜哉之問然身恥以爲過則賜雖可與
言詩其失也躁子游習於禮至論本末而子夏以爲過則偃雖言
是而其失也謬若夫宰予善爲說辭而聖人且有失之子我之識
辯於師論致命忠我善矣而偃也參也以識其不仁聖人亦疑其
忠信不足有若貌類好古能明孝弟者矣而於群弟子之間獨不
能對夫數子者皆號升堂入室而不若回也得聖人之所以言其
不謂之鄭乎哉董子稱太史子與之言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
高滄海之爲大備乎夫子之道德不加於民也皆乎其知聖人之
道也其也孝言而身益窮何足與論聖人之道而足下不以爲可
鄙乃至援援古者以致問陋辭義高遠殊非區區者所能待也然
僕竊有疑焉請足下不斷至乎海而自止於河何而止也夫以河
而不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故吾子者必須其所從之道以其卒
異端而欲究聖人之言成其所謂將然乎浩浩者以極至於海也
故欲究聖人之言以有聲子於古因伸於知已足下其毋咄咄僕曉
曉不一

答王子濬書　濬菴

其聞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天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
以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天也已也今之君子其所謂知
與遇者非人也利也古之君子其言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又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其知也其遇也皆天也而以爲非天
何邪曰聖人謙辭不已知而曰知我者其天乎言人不已知亦不
怨天之已知也君子自知明已有善必知之已有不善必知之不
謂天知而爲善不謂天不知而爲不善天之知不知我何與焉故
曰知我者其天乎疑辭也然則不遇者臧倉天也亦疑辭邪曰然

疑

疑哉曰君子之遇不遇在己而已耳己誠善則在困亦亨雖不遇
猶遇也己誠不善雖在寵亦危雖遇猶不遇也夫在困亦亨夫惟得
而吾之居寵亦危天豈得而要之哉遇不遇在己而已天何與焉
故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疑辭也然則天生德於予天未欲平治
天下皆歸之天亦疑辭邪曰然皆疑哉曰聖人固云我非生而知之
而皆自若曰德爲天生乎曰天生德云者有爲而言之也或曰固
天縱之將聖云者亦非聖人意乎曰非也夫聖乎孔子不居況肯居
天縱之名乎若夫平治天下人主職爾亦何與於天其曰天云者
其嗟云之辭特云我生不有命在天其任爾非曰趙界多參在
上乃任責命于天而謂轉也誠以治亂歸於天乎故曰古之君子
其知與遇非天也已也今之君子則異矣其求知也不求諸己其
遇合也不在於道附托匪人而謂之知己同流合汙而謂之遇主
夫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己無可知之善而附麗匪人以
爲知己其知也皆仲尼之所謂知也哉遇主乎投其委曲求合
苟安於然不由其道也而同流合汙以遇主皆孟子之所謂遇也
哉故曰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利也其也學者爲賜始未及
古人所謂知與遇之道其論甚辯至於稱道過實則非僕之所敢
知也勝叙所聞於師友者以爲謝執事以爲然否

上張子韶書　誠齋

且古之士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窮於達且夫所謂一窮一達窮
窮也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爲其曲學阿世
之資飯與蔬食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
乃河汾之以心窮也亦之地哉夫吾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齋荷
而貧賤者君子之所樂然昔者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而舍我其誰
矣皆常矯情而不顧於達哉吾其用也哉乃係於爲東周其不舍
也矣乃係於平治天下捨此孔孟之不忍獨樂其樂而欲以天下

無與樂也若其所以貢樂者皆用不用合不合之謂耶自常人觀之以爲之味固不足以饜未接之餘仁義之悦心亦豈足以饜饑餓之疾也哉然非不能非樂樂非伐木非削迹非乃衛不管非以自娛樂則吾之真樂將有未遂其極不然重圍之中胡爲操琴而歌其出晝也初無不悦之色此其心果何所爲而其樂果之將安寄耶故曰吾得之於樂落之下又曰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此聖賢之意也然今天下之士何病哉志欲達物而忘其我道欲放乎天下而曾不用其一身待曰達則打樁乎吾之窮也幸而達矣即之則空而無有矣若前日之悵然所以爲今日之無有也然非世之生乎今之世而樂乎古之樂抑嘗數中庸一貫之妙致知格物之奉此聖賢樂之說而六經之流也孟子思不識充舜而以是觀之舜孟子不見孔子而以是見孔子與夫之所以內而正心誠意外而開物成務不待當貴而欣不因貧賤而累者也蓋有志焉而其享莫之傳其前世莫之主也竊聞浙江之西有君子焉其時東多士之先居朝廷之上人皆稱其道而欲不以爲遲一日往之於錄微拔之以爲學人所借其學者不以爲窮者約其散者日將二十年矣而聞其貌夷然與之容之色其氣發然無不平之意方且日深深洒落於壇而入由也夫入之堂在門也所在之聽於中衛大參之管籥而淡論語孟子之間泉瀞沸然若仲尼孫而參侍於與點言而終日也此其心必有至樂乎其中而不可以發其觀御者某也頼撰樸擂辨以將涵搗携對之從求問所以好之樂之之方舊矣而未之得此來天詩巫東亮渾于此而道遇從者之至是以踊躍喜自進於函丈而竊有請也夫吾道於求其人不於吾人以求其道不仁先生必不其然

上蘇仁仲書　誠齋

某聞君子之於世無意於合也有意於合者折旋委曲惟合之求然未得其所與先爲其所有者之君子所以合者惟無意於合也無意於合人者有守於己者也有守於己者是惟無合於人合則將固而不可解者昔齊人誠意以干齊王而有罵之者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說者往往笑齊人之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以爲不求合者之戒嗟夫是知齊人之拙於合而不合未知齊人之巧於合而不合韋蘇州之詩天下之所同美也客有動者公之詩以見公者而公不悦既而以己平生之詩見公而公悦之嘗其効人之詩竊以求合於人自以爲巧矣而其巧適所以爲拙則夫舍己以從於人與夫信己以俟於人其巧拙未易以相形也彼齊人者豈不知瑟之不工而已矣瑟果工於天下必有好瑟者矣且彼於此矣知不有識者從哉且吾之所能者瑟也所不能者竽也舍瑟而學竽未必工而瑟先忘矣吾且不吾信安能俟王之竟信乎與其學竽而未必能也孰若工瑟以有待也之君子有擬於齊人之巧而擬於齊人之拙則亦知安閣下乘使者車方春而行御其風采之所動耕夫之所隱士之披丁於侍片善若豈不翹首企足頌忠而揚德也哉甲則以蘇公之所好者何如乙則以蘇公之所惡者何如也以好而避其所惡望有是知所以求合之合而不知不合之合也閣下以心抬名相之子終而退然若一介之寒士文學行藝加人數等而默然如有所不及其未用也初不擬於退用之而未盡也亦不懼於進小人之所異而忘於君子之所同而治當公之於人未始有意於求合者公則不汝求合於人而獨欲人之求合於己耶某生疏而孝無朋地寒而時無謂靜欲步不肯之身以自進於門下既無可喜之狀以取憐又無求合之言以取信而獨持此書以見焉不知者又以爲拙也夫以巧而求合於人者其術實止之不惟其拙之道實則之也

見虞彬甫書　　誠齋

某聞之天下之情必有憂有憂必有所所在不在民則在君不在君則在相天下有事無一人出而任之者當是之時其憂在君與民雖然天下之所甚憂而君子以為不足憂何者無一人任此事安知果無一人任此事者至於有一人焉出而任之任之而不堪不堪而不能憂此真可憂者也蓋吾既相吾君而任此事則吾君不任憂矣天下之民舉其憂以歸之君君舉其憂以委之相至於相則擾擾議者紛紛天下之憂至於相之身而止矣不去矣又不去於吾身而吾乃幾然欲自寧於憂之外嗟夫殆哉昔者白公之役葉子高之入也楚之人或曰恐傷君君之何不胄或曰國人望君如望歲焉若之何胄欲子高之胄者愛之者也欲子高之不胄者亦愛之者也子高何惜而得此於民哉蓋子高者楚之命也無子高是無楚也憂其不胄而至於傷雖然斯言也即非子高者之言也見子高者一人而未見子高者千萬人千萬人未見則亦千萬人之憂國人欲解此憂而望望焉不知所付子高而胄也國人何從而識也國人無從而識則憂無從而解子高何惜而得此於民哉無乃任之而能堪故歟無乃堪之而能憂故歟任之而能堪之而能憂其無事矣今之天下其可為耶其不可為耶斷之曰孟賁之手無重負者公之謂歟況病何則天下之事亦有能之者也獨患能者不得為為者不能爾異時虜因乘我積安不戰之後卒然而驕長江天下之憂何如也擢洛擢張公今副樞陳公起而麾之天下之不憂何如也然則任之而能堪之而能憂不在樞密而誰耶曰樞密之歸蜀也國之人西其首者幾何時矣至於屢召而未至也不特天下之憂吾君亦憂之矣三數日來竊怪國之人何其喜也問之則曰吾相虞公既至云耳非喜也喜其憂之解也吉樞密之來果足以付此憂也某也遠方書生未嘗有足迹於王公貴人之門非敢倨也重於投也有投則無改矣可不重乎自至都下獨一見副樞陳公丞年又幸樞密之至私竊自喜將得其執也且陳公曰吾將言子於虞公某之所以來也某有書二十篇條陳天下之事而不知時之所諱欲有獻於上而未能其資故也敢納其副於東閣當今之世不惟士求宰相宰相亦求士古者不相求而相值者有矣兩相求而不相值者亦有矣某之此來也樞密不謂之去不敢去不謂之留不敢留將惟樞密之所以命

八書

上蘇公書　晁補之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劍而坐廟堂擁圜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媸附只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邦洙泗之間老幼鈞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賓祭鉶登獻豆之容不附於堂而家敦辨辟琴瑟之聲不走於耳淋咸善政相漸成俗以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其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學去先王禮樂之所生蓋岐之所限山川之所産風氣之所習故其民與處不然而趣舍異向不幸而不道異術蜂起而乘之竊稱其天文災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務爲禁苛悲怨而其言往往而自大寧稗法刑名以爲賢而爲政獨鄙棄其悲慟悲歡而爲訐弄九州之外閎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術興而燔滑稽而不可窮民爲其數稱卑而爲淳于髡穰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兵不操舍臨淄秦中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擒人之脅義不返顧計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荊軻聶政等先王之道披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蓋關以西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其民朴而少文齊魯有淮海西有琅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呂介於秦之西燕趙之胥其道四平舟車之所大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屯而好鬬燕土堉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故其民健而少慮秦倚崤山阻函谷觀燕蟠踞臨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鬬楚接吳越之郊雜荊舒之地故其民剽而輕陳其徐鄒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世矣而漢然

以矜相尚其人閎出於然大旨有要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若其來有漸也其不得已然然則大有蓋天下之名而後亦以服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閣下布衣單甲出蜀一日而名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臂可謂有蓋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貴祿出辭吐氣無所阿避亦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化者非閣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鄙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喜一閩而鬪之人識屬讀書頌而出者相望於是天江之南五嶺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言而好奇閣下亦既知之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時於未識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濟助之以言從說不由然哉然則將自爲其人嬰而大爲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變也之節人生二十有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吳而某亦得與從事於吳也故敢隨吳人拜望塵而覬精光於一門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其孫龐賢且善也而方其從眾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其寡不能亦閣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處心至斯受之而已敢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教而少進之

上樓內翰書　陳[illegible]

竊以文於天地間爲物最鉅放之則極八極斥四海充塞乎宇宙之外函之則入秋毫之一撥撲[illegible]而塞之以抗之則斷而擬得某而上也抑之則淵而[illegible]

數

而和也則春來東郊氣回寒谷發秀山川敷榮草木欣欣焉懌懌焉蒸其雲而斂霧域也含容乎其深而奧章乎其明也備乎其古而籥肅乎其淳也俊出而忽彰鋪銳而遠細悅乎其不可名也非夫能見之近晦能揭之者孰乎其不可形也此非文之體歟論文之至六經為至經者道之所寓也故經以載道文以飾經文近則經弟傳經弗傳而道存者妄也書之紀詩之變易之動礼之宜樂之和春秋之嚴蓋與天地均闔闢與日月爭光明儼儼乎大哉必如是而後為天下之至文也已子東氏得之而中庸孟軻氏得之而醇屈原得之而幽莊周得之而肆降是則有太史公之雄賈生之明相如之富楊雄之雅班固之理韓愈之閎深柳宗元之健元結之約李白之逸杜甫之工門庭雖殊不能一轍而皆宗於文者也文之文乎尚可以易言乎哉怪近世之士不守其根而好其葉未嘗知有古六經亦未嘗知六經之後有諸子也朝所夜誦惟時文之學焉夫今之取士固以時文而不以六經諸子也然六經諸子獨不為時文之根源邪而學者舍之是以器識淺陋而議論浮濟也然其於此病昔者未之知也某少小讀書頗欲以文詞自命每一篇出同流數譽之頗亦自以為不可及也年來大悔悟剗又自謂其可厭返求之六經又求之諸子既久爽然自失知向之學乃時文之學而非六經諸子之學也更以六經諸子涵泳演繹蚤夜不息既久乃齊其胸中與譽者異軌筆行思發洋洋然視時文之等或自謂過之遠矣然已以為然而人則不然退之云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然則怪之者是一怪於人者是歟以怪者爲是則雖稱意不足道也以怪於人者爲是則愈怪愈可貴也柳子厚云楊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夫其大興於沒後而未振於生前者何也特一時之淺歟千載之異耶君子常懼乎千載之不懼夫一時之驗使可以擢生前而不可以垂死後君子不由也又況天下之文實有合乎古必不合乎今有合乎今必不合乎古者與其求合於今孰若求合於古乎此不足爲俗子道也亦以致知者耶某假陳執事之餘名四十年矣恨未得一望顏色以快此生比來忽忽有所聞執事之文呈于堂下者勤事實褒貴之以爲近於古人之文夫古人之文今人之所棄也而執事獨取焉將使世俗疑其所以爲異者而議執事而執事不顧其之歸斯宜何如哉不遠千里俯伏于門貢文累幅此誠以折一言之兩瓜或有所持術以幾乎道而執事私敘之之恩矜之功亦昭灼乎無窮勤不揣賤昔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退之嘉其志作師說以貽之故退之之名與泰山北斗等高大蟠也遠蟠才不逮蟠而志則蟠之志也執事何許宜不在退之下執事其裁之

上王司封書

劉雲龍

建州司封閣下六博之技投者不張之以氣則不勝爲鼓集射旦犯焉而氣不壯則自殺是而作若亦然之不可恃也如此然有甚乎此者是故有運掬以爲動其氣或扯與浮海以觀瀚淼之劇或登泰山而小魯小天下而是人初非山與水也有因事之適然以移其氣者或觀舞劍而進乎草書之巧或觀擔夫爭而闢土之勇百倍而是人亦非與劍擔夫爲異道也能移氣之鍾乎人各無索而不得邪所夫與哉敲殺人於道有折之者必怒不善用氣故也童子立至于前而懼爲氣足故也弱趙之璧抵彊秦之府無入者數矣相如一睨柱之頃而趙則反璧于秦則不敢售斯事未三喪地於齊劍未揣其兩而向所負者按精不失錙銖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然又有甚乎此者其文章歟其發若其辭備以壯其氣則著其滯而以平是故挫而逢之秘娛退也緩而留之非懼也適然捷焉非有而留之也紆餘不非非倣若要出於

汰以示其清，務爲庬渾以示其厚，如將不得已以示其平，无適而不在於理以示其尊，破觚斲輓以示其斂而不喲也，开陳綵繪以示其明徹而更新也，有毅然不可犯如汲直之面折者，有驕女守其如回車以斝乘頓者，有含話謔說如曾子之行好者，有灑落快攄不敢校對如李布之呵斷武陽者。故曰文章以氣爲主，豈虛言哉。孔子之氣周天地，故方變，故六經无餘辭焉，而其小者猶足以叱吹合以強。孟子亦視力鍾小字仰者仲，而其自養則有所謂浩然者，故其書卒貽後世。語賦者莫如相如，其作似不從人間來者，以其壽蔚也。語史者莫如子長，瑰瑋豪爽，視古无上者，以其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以作其氣也。後之文人，固无出退之者，其入王庭湊軍也，視若對裨乳兒，則足以知其氣矣。若夫持正福中，禹錫淳躁，元稹綜官人取寵，呂溫知使捭規進，而宗元戚嗟於放廢之湘南，皆其氣之不完，有故其文章然綴於理，亦其勢然也。其後事於茲，有聞矣。自以爲有得其狂也，以爲无得其誕也。凡此皆非所以冀於閣下者。自頃以來，會有所發，小復題筆便絡，時時各有勝處，視古人身後韓盡若有從，然取效在自古未卽當，而俯納其得其氣使之然。將不幸少失嚴訓，苛儀不早，二十得官，按從白丁，則氣之挫衄者十一二矣。其後遭脾以吟誦文物林情，以賦歸閑，則氣之摧衄者十三四矣。於是四出，孤憤无所托宿而流俗病其前，婉娟軋其後，於是氣之摧衄者殆過半矣。夫以摧衄之一身，氣之所存才十五之餘，不爲孟子所謂梏亡者无幾耳。方是一時文章傑立，有如閣下，曾不白列以規一眄之遇，則尚誰將耶。方一閣下矜无補而貸其賊害，利餘而佐之，數左培右擁，使得稍復追縛往時過半之摧衄，以完其所自養，以根其存者而未盡亡者，則雖其不韻，獨不得並古人後塵而高翔。浸溫根等數十，聊獨所爲歌詩并雜著合三通，謹獻諸下執事。凡此皆出於平日氣之摧衄而僅存者，閣下獨無意激發之乎。

答徐發書

誠齋

猶昔承臨晤語有頃，知嗜書之不淺，頗又之不精，將有以應吾屬後茂，多求而赴當世經濟之用也。其所甚賢，殊又實移書謂以今日科目文詞之利病。其漢人也，敢知時世詞章之利，茫昧故方掩節躁之耳，閉弥明之口之不暇，而暇合乎哉。非不敢也，非不暇也，聞之者以不信也。信者不信，固非所宜亟，而又足下諭之而不置，聊復往吉者。聞文者文也，在易爲賁，在禮爲藻，暨之爲器，工師得木，必解之以爲朴，削之以爲其有，積之以爲章，三物者具，斯曰器矣。有成工爲和其器之逑就也，不削不斷，不牒解爲而已矣，曷於而曰器也。言之速也，速則速矣，於用奚施焉。時世之文，將无類此。抑又有甚者，作文如作宮室，其式有四，曰門，曰庭，曰堂，曰寢，缺其一焉，其二崇卑之不倫，廣狹之不類，非宮室之式也。今則不然，作室之政不自將，入出而難於聽之於衆工，堂則陋而庭則窄，門則納不驗，而寢不可以置一榻，室成而君子鄙焉，民咽焉。今其言曰：文乎，用式在我而已，是發於室之文而求宮室之義也。抑又有甚者，作文如治兵，擇械不如擇卒，不如擇將，爾擇將授之藝，卒則如無械，與卒精多授之兵，則如無卒。千人之軍，其禆將一，其大將一；萬人之軍，其大將一，其禆將十焉，則尤若以一令十，以十令萬，是故萬人一人也。雖然御有乘爲，今則不然，亂次以濟陣乎，驅市人而戰之，卒乎十乎，先牧邪乎，以此當筆陣之勍敵，不敗衆歸爲騎，衆人今一勝，所謂多有天幸耳。抑又有甚者，西子之與惡人，耳目容貌均也，而西子與惡人異者，夫固有以異也。頰頰之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又曰：頰上加三毛，殊勝。得觀之論畫之意者，可與論文矣。今則不然，遽而貌之，執而充之，許迫而相之，神氣索如也，惡人而已乎。抑又有甚者，吾三毛重人爲萬帝曰

仁不以勇夜不以力惟文亦然由前之說亦未離乎勇力邪㘏之中也盍見夫彙公而問之問而得之則逆者皆自屈而返矣若夫前輩所謂古文者其亦嘗其剽而乎追矣顧足下方從事科目夫業科目者固將有以合乎今之律度也合乎今未必不違乎古合乎古未必售於今使足下合乎古而不售於今足下何獲焉是殆無憂也其他日之候

上陳丞相書　　揭傒斯

學問貴少器識貴壯事業貴老未老之事業不出於器識者也未壯之器識不出於學問者也器識不自學問出則凡事業不自器識出則陋去凡夫陋決在寔食之書成之而已矣是故事業有道器識未成是養事業也養器識有道學問未成是養器識也人生十年曰幼學自十年而之學心計學樂學射御此學問之端也自二十而之學禮舜大夏行孝弟如此十年則學問成矣所以養器識也故曰貴少自二十而之理男事與學無方孫友視志如此十年則器識成矣所以養事業也故曰貴壯曰四十而之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如此十年則事業可成矣自五十而之命為大夫而服官政從衆事其事業以成故曰貴老此孔孟之教也躬行如之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其壯年器識固然矣養之然將著問力也魯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有奇為魯相發少正卯奸狀而誅之周顯王二十有三年孟子五十有所為梁師攻惠王邪心而正之七十有所為齊卿充宣王仁心而大之其老年事業固然矣養之然得以器識力也故萬世之下言器識言事業者貴於孔孟公為今其為卿非齊卿其為相非魯相周之卿相也其為師非一國之師天下之師也視孔孟為行著矣而公之年又與孔孟俱躋膺器識不得以未成為辭繼曰致事業不一毫凡隨視孔孟如為與偶僕擇於公如此未知公視僕如何

他

僕自垂壯第太常妻已亡從如列通籍為六十有三矣衰矣抑未甚嗚其老於人也今則伯事太公以天下大老當天下大寄若所一以其情鳴焉孔子去齊接淅而行曰去他國之道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曰王猶足用為善夫其所欲救理無疑矣於有為焉未盡也僕考之魯昭公三十二年孔子去齊實四十二後之以猶長也未五十不稱老未若不稱叟周顯王之三十三年孟子至梁惠王曰叟則孟子蓋五十有奇也後二十三年是為赧王元年留齊對沈同伐燕之問又後始辭齊去則七十有奇後之日短矣後之日長則事業之心寬寬故不惜去不惜去故其行遲後之日短則事業之心切切故惜去惜去故其行遲僕無孟子之德也太焉之年去留亦去齊無幾豈可未忘一割其心切實如之區區此來進退之機重於一決雖然公之求士其於士之求公自初參大政如歐陽文忠公然也位若年今加於文忠則求士之念今切於文忠矣其如擬僕於有寸長曾無一日雅何計于茲進退之機重於一決尤甚於僕人於我其觀焉僕於是聽焉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書

答李詡論性書　歐公

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故見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答橫渠張子厚書　明道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

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寄張欽夫書　胡五峯

比得欽論識左右留中止矣大矣大體既是正好用工近察諸身遠察諸物察克萬理一以貫之直造卓然不動之地然後吉凶與民同患為天之所為矣此聖門事業也欽夫勉之哉則又有進於左右者堯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言微妙也危言無常也故孔聖曰十五志于學積十五年工夫然後敢以立自許自是而後每積十年工夫而一進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猶有人心消磨未盡故也及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才純是道心與天無二故中庸稱孔聖之德終以天地之所以為大結之不更稱仲尼也今之學道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宗為盡在己自以為至足矣就世俗而言之亦可謂之君子論於聖人之門乃是自暴自棄耳左右方妙年所見大體已是知至矣當至之卻緩矣當終之則顏曾地位何患不到欽夫戒之哉乾乾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得也今且當以速成為戒耳

答陸子靜書　晦庵

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群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為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縕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

字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
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
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
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
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
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
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
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
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
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
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
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
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
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
疊床上之床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
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
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
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
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
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
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
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
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
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
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

不

將

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
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
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
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
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
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
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
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
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
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
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
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
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
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
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
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
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
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
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
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
如何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七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目録

卷之一

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出師表議論 蘇東坡
出師表議論 戴少望
出師表議論 李格非
陳情表 李令伯
論佛骨表 韓文公
佛骨表議論 韓醇
佛骨表議論 邵伯温
佛骨表議論 林之奇
潮州謝表 韓文公

卷之二

進春秋傳表 胡文定
進書集傳表 蔡抗
進大學衍義表 真西山 德秀
進資治通鑑表 司馬温公
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 李燾
進修新唐書表 曾公亮
進唐鑑表 范祖禹

卷之三

用君子保泰道劄 王岩叟
留劉摯蘇轍劄 王岩叟
論左右無推邪正劄 蘇子由
乞不推治黨人劄 范堯夫
乞開言路劄子 上官均

卷之四

經筵第一劄 程伊川
經筵第二劄 程伊川
召伊川還經筵劄 范祖禹
乞封贈邵張二程列從祀劄 胡文定

卷之五

上殿論君道劄 程明道 顥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 程明道
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劄 劉後溪

卷之六

除滄州過闕上殿劄 曾南豐 鞏
召除禮侍上殿劄 真西山

卷之七

乙巳輪對第一劄 楊誠齋
己酉自瑞州奏事上殿第一劄 楊誠齋
上殿第二劄 楊誠齋

卷之八

論遣使劄 胡致堂
論再遣使劄 胡致堂

卷之九

論遣北使劄 真西山
論金幣劄 真西山
又論金幣劄 真西山

表

出師表　孔明

[illegible]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孔明

[illegible]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

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illegible]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illegible]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illegible]

陳情表　[illegible]　李令伯

[illegible]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illegible]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illegible]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illegible]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illegible]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illegible]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illegible]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illegible]

論佛骨表　[illegible]　韓愈

[illegible]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illegible]

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以灼頂燔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潮州謝表

韓愈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蜀本臣以狂妄戇愚會宰書語防臣敢狀陳小臣斬當 錯之與臣罪同當加罪公之此表不為斷矣）
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
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
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今年正月十
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
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
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
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
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
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
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
知鼓舞讙呼不勞逐遣為生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
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
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
近界（一作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
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
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苟非陛下
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
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一作）臣於當時之文
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
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
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
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
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克不
剛孽臣姦隸蠹居其間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

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
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
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
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
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
麾而致此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
得意使永永年代（一作年）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
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
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
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
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表

進春秋傳表 紹興六年十二月上

胡文定

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與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為名而仲尼固曰丘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賊路並章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亂致其道異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游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止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比於關雎之應而能事畢矣書火於秦賴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房為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弒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效亦可見矣自熙寧崇尚釋老莊之學以虛無為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黜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春秋正相反也傷心益甚至夷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陛下天錫勇智聖德日新嗣承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斁之後發於獨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自得之又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疎末學恭奉詔音輒不自揆務竭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萬餘言上之御府恭惟肅將天討之餘萬幾之暇特留宸念時賜省覽取自聖裁鑒天人休咎之符驗賞罰是非之實以務修身之盛德恢至治之遠圖式叙邦經永康國步

進書集傳表 淳祐十年八月上

蔡抗

臣抗言惟精惟一以執中蓋三聖傳心之法無黨無偏而建極乃百王立治之經念先臣親炙於師承而遺帙粗明乎宗旨恭逢叡聖敢效涓埃臣抗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攷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無非載道及更劉班賈鄭服之手浸以失真二孔註疏之雖存諸家箋釋之衆黨同伐異已乖平平蕩蕩之風俗常喜新又失謂傳疏之旨說以相仍雜而不純暨皇國亦伏之中興有大儒朱熹之特出繼皆為之訓傳義理洞明書尤切於討論工夫未遑詔先臣沈從游最久見道已深俾加探索之功以遂發揮之志微辭奧旨既得於講貫之餘大要宏綱悉蒙授以述作之意往復之跡具在刪潤之墨如新平生殫精揆擬之勞六卷著研覃之思帝王之制坦然明白聖賢之言炳若丹青使登徹於九重亦緝熙之一助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智由天錫德與日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既從民情而同嚮保邦未危制治未亂奮思君道之克艱難服明之寡天猶終始而典學臣誤蒙拔擢玷班行自惟章句之徒莫效絲毫之報抱文書而來敢望宸聞以冒塵偏推清閒乞覽之備臨宜但時昔辛勤之不朽置之座右當闢無窮無荒之規冒于

尚偶咸仰克寬克仁之治

進大學衍義表 端平元年十月丁卯上 真西山

伏以汗竹雖豐罔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温以十年螢窗之餘欣一日遭逢之幸（中謝）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脩己惟及物之原曾子之淵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默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燕閑講貫之時念將閱覽於聽朝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兵戎難進於堯朝豈鴟鴞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妄欲編摩遂羅三至之説徒結九重之憂既投閑而罔廢因稽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卷惓於報上帝鑒臨皆[illegible]書兢兢以終年首論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次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以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敷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暨讒佞之崇深期效消姦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乾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篤心基命謹降於成后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瑳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辭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上資治通鑑表 元豐七年十一月上 司馬光

臣光言先奉勑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内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 乾道四年四月上 李燾

臣壽言先於去年八月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敷文閣直學士汪應辰奏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校勘藏之秘閣臣尋於十四日蒙恩賜對面奉聖旨令臣早投進遂除臣郎省兼職史局續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臨安府給札臣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年計一百八卷內建隆元年至太平興國元年太祖一朝事迹雖曾於隆興元年臣知榮州日具表投進已蒙降付史館後來稍有增益謹重別抄錄投進外餘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兼見修四朝正史未畢欲望聖慈特賜寬假臣更加整齊節次修寫投進踈遠微賤修爲此書衆所嗤誚聖主不即棄斥乃過聽而采收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僚采摭異聞以年月日爲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略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六百餘卷光細刪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鑑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神宗皇帝序其書以爲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誠不可揆度妄意纂集規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據其間抵牾要亦不敢自保隱顯小忠前表蓋嘗具之仰惟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綴書者極鋪張弗能近似今抄工强勉升墨臣誠恐闒茸不知裁制而統會衆說掊擊僞辭使數於詭訕不能乘除亂宜祖宗之豐功盛德以昭明發揚諸海宇或取消失之助則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体當然寧失於繁猶光志云爾伏惟皇帝陛下學乎文章臣已經手兩儀徵萬化如臣得投又安足陳陛下徒以祖宗之孫謀往在是委曲加惠之使前承命詎躍冥自米獻會得御試閣干

百有一稍有神指史擇考傳下至治光者爲以刪削之使成秩宋大典垂後萬年如神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臣之區區小忠因是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矣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今寫成一百七十五冊并目錄一冊謹隨表上進

進新唐書表 嘉祐五年六月

曾公亮

切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修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某典司事領提舉日月識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與任歎懼汗營之至

進唐鑑表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　　范祖禹

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與于佚于樂儆虞之作防於未然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墜年墜厥命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其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竊有專嘗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以義理編成一書思與衆人傳言百工執藝獻之　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　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啟沃聖學監于前代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四方承式萬世永賴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衍業廣助聰明然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在萬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閒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二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三

奏劄

用君子保泰道劄子 元祐六年上　　王巖叟

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雖易而守天下之泰爲難臣竊曰天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言其未也臣不急於求賢於開諫諍一善惟恐未之能行見一不善惟恐未之能去消小人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賴觀其華不敢暇豫故至泰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我尚何求哉心曰益驕志曰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言者多矣而厭於聽謂患之隱者爲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爲不足防無生而不知禍亦而不悟故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所以守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以安無患之時也伏惟　陛下臨御七年于茲進賢去佞恤天下之公與利除害同百姓之欲無濫刑無橫斂不聞夫有怨嗟之聲兵戈不作兵革不試時和歲豐海內寧謐以古驗今可謂泰矣　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若宮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惑無辛盛之喜私謁不行苞苴絕迹百王之敝乃無一焉進學勤政寡欲ィ德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區區若此亦何心哉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恐流過計豫爲朝廷慮於無事有患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蕩我泰道爾　陛下惟汙夫小人而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　陛下審問之深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以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所以保泰道者至矣備矣　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羣臣以純一之意守于下使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與宗臣不勝大願

留劉摯蘇轍劄子　　王巖叟

[illegible]

切以為天下國家者必有腹心之臣腹心之臣非一日可得得而用之必加保全仍使邪得以離間則忠於事君者知所勸矣腹心之臣如或不保則後來之人何可倚信既腹心既遠外邪得入乃必然之理也臣之所甚憂者在今此輩與邪黨通謀及於是辛子厚弟黃其□□所不周防慮以不報之罪也罪不能為後日之計則願陛下更加審察與察施不惟免此深切非小小禍數亦其黨人可以先待收殺之必兼臣每見其朋黨常有以死誘國家之意使負陛下此其陛下腹心之臣也大奸未死人心危疑朝廷之上無之意敢者轉為首焉一旦以小故僥倖天下之人不知所以皆責怪陛下之心有所變易反與大邪報仇也則自陛下用事作守相疑當之氣自然消伏今得罪曰群邪相顧已復增其欺職之途大約相類皆正人之所嫉惡而政黨之所忌嫉者也顧其大效豈不重哉今所犯者小所報者大幸陛下於輕重之間更為較量則陛下所得者多矣夫舍邪雖防自古公患莫不因人主意有所動無為偏倚陛下於此不可不察切聞楊畏乃呂惠卿門人及受張璪知遇最深舒亶作中丞日牽為臺官前者每除御史公議沸騰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容接正人當有報復之志後又因趙君錫舉所親結為人所使稱三蕃曾除此職諫官陛下察而畏之彈向上排擬之人曾受璪特加論奏陛下試將此本末考究還可保其所懷與他意否臣憐憐之心常恐巧言有惑陛下故不避煩瀆妄兩閒奏願陛下於聽言之際加意覺察使不能以疑似之罪誣陷善良而陰遂其邪為非則不勝社稷

天下之長幸且發散之留於臣無所利而利在陛下幸歲之上合臣無所害而害在國家但臣叨職近輔久荷異恩自聞此交不敢不竭其愚

論左右無雜邪正劄子 元祐五年二月 蘇子由

[illegible]

切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姦黨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竊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佞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熏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晉室賴之命南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二臣分陝二州付此與溫氏以安鎮撫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故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不用一家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與之謀朝夕親近兩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輔政今日用小人為自使之宣說小人內有所主故終稱邪類之流說出美言以欺眾察及推踐被罪有司按劾之矣況在外臣僚例從推恩且命前衰何以臣竊為朝制而明廢彌子止得選人補宗法而所犯既有典法而除官議職惟恐不甚明言根迹以示異同為朝廷計然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

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庭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雖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漸進臣嘗論温伯之爲人粗有文技無大過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如是及司馬光吕公著當國亦能盡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事便輕從後來不可保信誠不過也若謂其援挟姦詐能自爲亂階則甚大無謂之言過伯則過其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臣竊陛下臨御九年之初政久而獨覽朝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乎於中外臣子以保寬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然後可以安其死則垂拱無爲安享萬壽久而無後患矣

乞不推治黨人劄子 [illegible]

范純仁

[illegible]

切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華術即非全無智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吕惠卿爲大儒照司馬光爲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前鑒共惟 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爲帝王之師後世惟刑任賢容衆與 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脩石介以頁揀姦邪因以嫉其黨類遂起大謗延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脩等亦坐罪石介幾至斲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爲之寒心上賴 仁宗容覆使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爲美談 陛下聞之以熟則是 仁宗所行 陛下可以取爲成法今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化邪枉爲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皋陶不仁者遠則是舉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屛跡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況 陛下即位包荒與天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僚往咎不復究治共累太和自此内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決治緩德之事此宜久行臣心拳拳實在於此仰惟聖慈深加采納

乞閉言路劄子 [illegible]

上官均

切聞比下詔書付安中外今日以前凡宿姦舊惡一切置而不問臺諫仍不得彈治臣竊聞之疑陛下不自數日以來搢紳士人傳考貪衆以爲信然臣以不自備位從官聞而不陳則爲隱情疑而不論則爲曠職仰自 陛下任使之意臣切推詔旨必以爲前日黜去一二大吏姦謀刻深搢紳閑上之臣恐當與反側無自全之意故爲此詔以救安之臣以爲賞罰者人主之大柄所以示天下之公議使爲善者勸爲惡者懼要在觀之至當斷之必行而已若獨一二姦臣而以同類恐懼爲疑又爲善辭以慰勞之則是行姑息之政非所以信賞罰而示天下之公議也不知 陛下以前日所去一二姦險陂之臣爲是邪爲非邪以爲非邪則命出之日天下之士莫不心悅而誠服皆以爲 陛下聰明睿智洞照枉直不當疑其非也以爲是邪則去邪勿疑不當感而中止爲姑息之政

也夫諫官御史以言爲職至於政事之得失人臣之邪正凡係天下之利病理亂者皆得上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而通天下之情也自古求治之君導之使言戒其紕繆者有矣未聞兩詔以其事當言其事不當言如天下之事必待詔許而後得言則諫官御史爲徒設而天下之事朝廷有所不得聞矣｜陛下臨御之初詔四方士人下及芻蕘之賤皆得上議朝政下言利病其時天下之人莫不懽忻鼓舞罄竭所聞以裨日月之明而又歌頌詠嘆以爲｜陛下有賞明從諫之實今日之詔乃戒言職有所不得彈治備或有之實恐上累｜陛下從諫之美異乎前日開闢言路之意也方今法度未爲完具生民未爲充富內有未舉之政事外有未賓之夷狄實朝廷所當孜孜夙夜講求利害博採衆言之時若使諫官御史上觀朝廷之旨次窺大臣之意中心宛結所懷有不得論列天下之事有不得上達或非朝廷之福也若｜陛下以爲猶按在庶務欲盡覆許以洗心自新則言者有論發細故不足深治者陛下置其言而勿用可也誠恐不當預戒以有所不得彈治仰累陛下從諫納言之美臣愚欲乞追寢詔書以副前日開言路之意

劄

論經筵第一劄子　程伊川

此等議論開闢大自伊川發之
毋是口說之後方見此等文字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熏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論經筵第二劄子　程伊川

探本之論後世以爲迂緩古人以爲急切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

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持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勿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 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又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凡動息以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乞便召伊川還經筵劄子　祖禹

[illegible]

臣自居講職切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神宗皇帝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儒官為引故臣毋思得人開達天聰竊无因而言惟為頃讀或陳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膈所懷不敢不吐竊乎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种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以不容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當時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三人者以非為其鄉以欺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 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欲多使開發才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贓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植頓大臣以意氣役憂謀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頤黨固非頤之力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使大臣役使臺諫官耶頤士入朝無有不被誹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為貴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稱許為浮激之名又處士多不付與官故非嫉妒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道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與所愧矣取進止

乞封爵邵張二程列於祀劄　胡文定

[illegible]

[illegible]

臣叨預從臣職當次對雖蒙恩祿尚竊祠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兼逃尸素之責以酬陛下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為河南處士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孫覺等文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為辯詐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知之雖崇寧間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時其傳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

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此屢興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若欲標之陟官入館舍人王居正論其辭曰頃見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乃稱許為若也乃更許於詞命妄加褒借誠若有愛之士大夫所宗以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公輔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攻試蕭從於新學者日見闕既已有異安於其說不肯遂安而傳洛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也以為服仁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訾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副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

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貶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雖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合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旨揮下礼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誅亂奉辟佞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illegible]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壹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劄

上殿論君道劄子　程明道

臣伏以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若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一本此句上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礼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体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　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一作正一）心誠意体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　程明道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切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息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礼命近侍賢儒各以類

學及百執事方㪍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寄一作之士朝廷當厚礼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至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礼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畿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礼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礼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辯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鄉郡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礼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

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慢者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原天職論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為士師皆取學者成德之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辭而為二等上者敍以於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者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　陛下特留聖意為萬世行之

論程氏道學劄子　　劉後溪

[illegible]

[illegible]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同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陛下過聽[?][?]擢[?][?]待罪言責凡當[?]刑措[?]政令乖違民病未蘇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事劾隨事以奏陳既[?][?]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補若是非方殺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往[?]然危機所伏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竊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足以[?]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進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奥爲勳名樂正道之味爲鍾鼎達而在上則以尊主庇民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舉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極而治保大和至於[?][?]嘉祐[?]謂盛矣不幸而[?]於[?]豐之邪說[?]棄上士[?]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

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夫崇觀而下尚復言哉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蒞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所[?]可指陳臣始至時雖聞亦有[?]惡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遠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乃舉[?]諱呫乎至於忠諫爲[?]則其去紹聖[?]何日哉臣謂人言豈可[?]因狀其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傳[?]與其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興皆由私黨戚臣本[?]人爲學自有師本[?]在朝[?]與人亦無[?]跡但以[?]之私每[?]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爲宗[?]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說[?]大學之[?]教民明德爲先其[?]詩人之言故是行近乎之日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少分之道[?]其得之

行[?][?]其行之有誠傳得之深者[?]合大學之謂德矣得之[?]者又以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而[?]合以[?]則無乃亦非[?]行之誠者是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辨見[?]其[?]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問必有至乎之[?]往往[?]若色[?]若心服又敢一[?]而痛疾之也何以其[?]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公[?]又以爲[?]若俱[?]安得更有好人必取[?]才[?]寡劾路陛下[?]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當[?]爲是而一歲之内斥逐紛紛中間[?]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累日月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嘆而已臺諫何所以斯

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則[?]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怨且起[?]然以此[?]道學[?]云可也朝廷之上[?]才[?]用名利之途[?]古今[?]世而[?]

乃倡爲爲士之辜若區別而封識之夫爲上者不甚然而又有
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
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誹訕先喧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
以一時之虛名而貫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躬違
進退之間亦未有充貫涵養之素彼如議論以修往怨必至過甚
而快私情往往至諫之言指謂沽名之寄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怨
對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環成風國家
安賴臣欲救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察然求別望
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
此而消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
而基國事由此而理宣靈之辜 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
相勝其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稱覆之所臣象 良擢任請
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免異時無所稱駕之禍伏乞 聖
慈留神采覽必能當於天心然後下臣此奏減脫在位一洗任
賜其趣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 進止 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依

劄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依汗齊批 曾南豐

序論文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
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天人之理必至之符也自生民以來能濟登
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以禹之績大矣而其
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
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
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
殆於荒服幽厲陵夷至於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
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
後世故多矣魏之天下爲三晉宋之後天下爲南
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
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
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 宋興 太祖皇帝
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
九州來同復禹之迹內行師旅而察以制外卑藩服而紓以繩
墨所以安百姓興禮樂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
經營彌綸已悉而貴於爲天子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
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
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 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
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
版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邊至于景德二百

五千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
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
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恭儉虛心納
諫慎注措謹規矩仁宗可得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
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
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若幽隱勇
世以謂得馭臣之体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
日不陳一兵不誓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治古所未有其豈
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
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
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
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礼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
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嘿恭慎無所言議而天下傳頌稱
誦德號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
有司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
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究宣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
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
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開封睨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
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瑣瑣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
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
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有為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
奮起羣下遴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
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
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夫奪則世或不能附其民
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
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纖悉之訴重誤入之
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猶歲時有蠲貸寬
減之令且不歸除之今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
猶憂憫惻怛常講復除之科以蘇其勞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
以附民者如此則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
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官曰將曰相未
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輔師振於內天下
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里胥麾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
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
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急而忽
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
離其度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
邑杞而六服承德自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微不
待期會而時輸致其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之圉未有
徵召而至莫不奔走以效其職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使子弟入拜
與其服而執事東南之夷正朔嘗禘祀而吟誦
至於六府順叙百嘉見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得其宜如此蓋
非堯舜三代之所嘗有也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大
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
大都至于荒無變衰動色之虞哉
成稷於其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其
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之所由興武王之所以纘伐而
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所言者蓋其大
王業至若卧師稻之常務至於所置之
武夫行脩於隰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
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
歸美其上非徒荐而已也蓋將勸之以九歌俾

勿墜盍歌其善者所以啓其悅慕興起之意防其怨懟父之情
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將以成於將來垂人
之所以列之於經無爲世教也今大宗祖宗之助造功業猶太王王
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
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與學士大夫之過
也蓋周之極盛於文武而推廣之作皆在成王之世成王之時
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賤不自揆輒撰
其大体至於考獻取稱本隱以之類使其不窮是則今之學之臣
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於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
盛之時而周之詩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尤權
學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留之盡也
如此者非周詩虞皆治之極也其君臣相敕以戒懼者業一
日二日萬幾則虞至治之極而保之以兢業禮虞之所同也今陛
下承祖宗之業當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
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承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
而奉之以寅畏所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兢而處之以兢
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流遠於傳後之無窮垂于萬世
永有法則此陛下之事所當留臣賤區區竊爲君之心故不自揆欲
以無忝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除禮侍上殿劄子 乙巳六月 眞西山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南畢其位而大
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繫君師是賴故
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
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
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使凡生人之
類各有爭乎不相闘暴殘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
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莫出乎三綱之外父子之親
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
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
常獨存者嗚呼此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
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蠻夷矣臣嘗讀
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夫小雅之詩
則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賴此而已
而至於盡廢是何爲者也四夷交侵之禍烏得不以其類而至乎
又嘗致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權
存者亦有治安强盛之世綱常廢絕至於大壞而不可救者周
自東遷日以卑矣然戚文出力以翼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
盟以定世子則猶有父子也故能扶持衰微而數百年者民之與
從有如是唐雖有全盛之帝可謂極盛矣而倫理不明陛息內瀆亂
巧交爭閑本源掃蕩王政殆亡至於舞雅三綱墜廢而劉石之變與
蓋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悖亂鴻蔑綱常天常無證掃地
竊國命兇邪逆亂天寶之變三綱墜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
事以驗之所謂若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鑒
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
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爲家法或以爲
大綱甚正或以爲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
兢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錫睿明肇膺大寶凡正端本澄
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
有愛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與天倫之變有未
盡其道若雖權宜之變方焉而帝奏之論遂興亦聞四方所損非
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尚形於理實且閱之綱常大端是謂人
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

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遜盖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爲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襃殊之數寔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溫凊之奉晨拜之恭其末也竊觀朝夕惟謹稟先惟大政是咨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備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篤近而九族必有以篤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南雅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体弱觀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備者仁之本家道正者孔

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倘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茲雖不得爲辟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於此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七

劄

乙巳輪對第一劄子　誠齋

臣聞惟天愛君惟聖畏天天之於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譴之以變異絕之者則誘之以強盛愛之者則懼之以災害故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君也聖人以己占天而不以天占天大戊修德而桑木即枯成王悔然而偃禾盡起故夫警懼者聖人所以畏天也仰惟陛下睿神之資與天同德允天之政與天同仁上天眷之深固以長固無窮而不得乎天意者其所以警聳者上于異時則有星變地震之災頻年無秋時則有水旱相仍之患於多詐時則有撓傷危亂之虞陛下法堯之兢兢効舜之業業惟懼脩省夙夜匪遑冀以一念之精於此而妖星退於往前日之災異一變而爲甘霖而今日之水旱一變而爲豐穰前日之危亂一變而爲安寧

至於告關郊天前期而雪既雪而霽既霽而欲雨欲雨而復霽實刻之間風召時轉光滅成熙事孰謂天道之遠乎此非理異之明效也然臣聞之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非畏無難也實恐無驕心之易生也臣願陛下移前日之恐懼爲今日之恐懼移前日之修省爲今日之修省任大臣非不推誠也得無猶有未盡推誠者而不敢任事者乎延納直諫非不聽言也得無猶有避忌觀望而不敢言者乎中外臣子不問小大無不賜對許以盡言此臣實恭然無間見者得失相半或犯諱斥誇勢而以言爲諱者乎權貴近習無所親疎者有其權則毀斥此固肅矣豈無上畏聖明下憚物議或陽退陰進而害攻無形者乎朝政修明矣必思其或牽其小者近者而遺其大者遠者不待言也爰備經籍矣必思其虛名未節而實稽猶有未至也撫軍史以惠民非不誠也必思以戢疎遠小吏之法治撫貴近權要之法也禁伍進以束軍非不峻也必

思以禁黨債則之意焉禁債則交結之意也以此推之其類衆
一惟陛下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戒之戒之又重戒之則聖德日新
天命永保寶祚無疆之休取進止

己酉奏事上殿第一劄　誠齋

臣聞天下有無形之禍伏於權臣而惑於權臣操於盜賊而操於
盜賊猶非其禍而猶求其禍於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殿人主之怒
莫如黨論欲逐天下之君子莫如黨論欲盡天下之人才莫如
黨論族親黨也交游黨也薦引黨也欲指一士止於一士而已矣
至牽而名之以黨則族親也交游也所薦引也可一網而盡矣漢
之黨錮唐之牛李是也本朝　仁宗之世始於宰臣呂夷簡與諫
官范仲淹交論而呂夷簡逐黜仲淹而諫官高若訥盡指歐陽脩尹洙
之徒爲仲淹之黨一切貶逐未幾　仁宗感悟大用仲淹而召用
脩與洙不惟禍黨者自而已至於與　仁宗同致驩虞之治者乃
而見所謂黨人者也其後紹聖崇觀之間呂惠卿章惇蔡京輩指
司馬光蘇軾之徒凡元祐之忠臣義士三百餘人目爲姦黨而竄逐
禁錮死徙殆盡君子盡逐小人盈朝馴至靖康之禍黨人則一空
矣國家之禍何如哉臣竊觀近日以來朋黨之論何其紛如也有
所謂甲宰相之黨有所謂乙宰相之黨有所謂甲州之黨有所謂
乙州之黨有所謂道學之黨有所謂非道學之黨是何朋黨之多
歟凡天下士大夫孰不由宰相而進者進以甲宰相一日甲罷則
盡指甲之人以爲甲之黨而盡逐之進以乙宰相一日乙罷則又
盡指乙之人以爲乙之黨而盡逐之臣未知甲州之士乙州之士道
學之士非道學之士好惡殊而趨舍異則相攻相擠矣不皆然黨
論一興臣恐其禍發於士大夫而其禍及於天下國家前事已然
矣可不懼哉臣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而大公於天下公聽並觀
以植散群曰賢者曰才者曰忠正者曰君子者從而用之勿問其
非黨非黨也曰不肖者曰不才者曰邪佞者曰小人者從而廢之
勿問其非黨與黨也在廷之臣有復陳黨論於前者取其尤者而
斥之示其罪於天下則黨論不攻而自破矣復二帝三王之中道
以消漢唐靖康之顯禍惟陛下留神

第二劄　誠齋

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更化日新聖政日美一賞一罰春生秋殺
一號一令雷動風散總攬天下之大柄而歸之於獨斷漂乎漢
宣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之帝王固有知以一己攬其權而不知
臣下竊其權者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
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
惟近習乎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時何言語之不聞君喜
知其喜君怒知其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以能測人主之幾
微之指而浸至於竊其威福置于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竊之
也能測之斯能竊之矣甚者至於政事之罷行出於此輩之議論
人才之進退出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群臣
之獻納此輩與之表裏事至於此豈惟私竊之而已也人主之威福
之大權彼皆得而公竊之矣周之覃子內史秦之景監趙高漢之
弘恭石顯唐之鄭注王叔文仇士良田令孜皆是物也今陛下始
初清明之日福威玉食莫不惟辟禮樂征伐莫不自天豈容有此
而近者乃行以招權用事自抵譴黜陛下赫然震怒擯之外服此
天下所以誦歌者歟抑臣嘗斷而不能自已也大抵近習者使嬖
使令之臣也宰執者輔相弼諧之臣也侍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
臺諫若給舍者繩愆糾繆官邪之臣也是數人者各盡其公互防其
私而不相附麗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昔　哲宗時范祖禹爲諫官
其東都官陳衍閣學在閣衍至閣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
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近習之臣畏臺諫之臣而不

相通所以致元祐之治在　徽宗時王黼為宰相與宦官梁師成鄰居一日帝幸黼私第徘徊觀覽適見其後戶與師成後戶相通帝大不樂此近習之臣與宰執之臣合而為一所以致靖康之變若使內廷之近習與外朝之羣臣合而為一則主人之燕私人主之顰笑下皆得而知矣羣臣之邪正天下之情偽上皆不得而聞矣唐庾曰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惟陛下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防之防之又重防之不勝天下國家之福取　進止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七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八

劄

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illegible]根本經論曉暢事情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嘗為陛下推廣使指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係大體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威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伐衛八年及齊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蔇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歷疏之備書其策以著其深通和之罪然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是啓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卒斷閔人舉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間宗祀不絕如綫此無非通和之效也豈非為後世之永鑒乎[illegible]勤陵寢發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講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請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席卷富貴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斲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又憲之後奉將天討罪狀撻賊所安國步漸闊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下列然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廈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寔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亡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臣鉏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

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illegible]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illegible]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illegible]以帖服因欲薦我之形于奏篇傳播遐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illegible]之兵犯順矣[illegible]果有和中國所重在二帝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嘗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既圖以矣何為復出此詐計耶前日以為是時則嘗有將書讎臣等實昔帝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前日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說可考矣況歲月益久[illegible]情益開以無可通之理也臣實思之陛下與[illegible]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欲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illegible]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illegible]廢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跡乎四海至遺陛下萬倍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使當致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illegible]之怨也[illegible]此怨必殄此[illegible]則用此之人而不用[illegible]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illegible]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illegible]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為人子之職率臣等[illegible]下伸[illegible]世間亦稱[illegible]矣苟為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illegible]率[illegible]而下皆其陪臣也若使[illegible]欲請解以一將軍將數萬眾駐兵泗水之上[illegible]領與陛下面相結為軟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實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實我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illegible]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願聖恩之不遁是以略具古義淺瀆聰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即以由[illegible]當復無可通和之義明降指揮罷能奉使之命刻即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

再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illegible]既利害明切卻是就理上見得如此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甚悉[illegible]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辭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復以辨國[illegible]臣陛下之所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者也[illegible]以臣故以阻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從成紛紛然臣再三思須終未曉後之諸須至副所聞於聽[illegible]陛下留神省覽始以忠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忠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滅我[illegible]宋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蓋詭詐也今我之[illegible]使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以弱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illegible]亦不來及癸丑遣使[illegible]引[illegible]使入國就見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師奄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illegible]境[illegible]略與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無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蘚一使臣其何能任與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待賴使人口舌下[illegible]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與國今[illegible]遣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見意而後行所處卑近與市井[illegible]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illegible]賊臨以兵威脅其恐怖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收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illegible]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無厭之

正也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初累乞援救高
宗孰米寇何疑此不待窺此自可坐取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
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
其土宇矣使若之行豈能東寧朔風稷至而廢哉必度清河之阻
經濁河之洑然後能至也去又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
覆命從人達之於朝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
七也今我與敵之勢如兩家有彼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
休弱者必固其門墻嚴其戒備待時而動然能有濟乃欲命一使
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通廷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
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
石勒苻堅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究殘不義將士厭苦兵
兼非有保國之世業將并天下之行也屢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
馬之斃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況酣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
數年必有携貳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金人助豫欺眛於一來陛下申
飭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
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死借見力爲當反
爲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
非不飽食卑宮室陳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爲父兄擄獲報不同之
以爭欲人向往 貴迎合粘罕之意爲身謀而已陛下無以財才日是不侵
憤念滌漬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
偷安而卒伍渙散以爲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
日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爲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
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静觀者以二帝爲言自
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乗道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者數
之音耗況今歲月益久爾以思問性體我知之今以奉爲父兄之
誼絶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

若通而不絶則虜挾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
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顔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
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缺邈必無可達之理
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難覰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
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侮偉以爲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
之說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彊必弱漢
守其業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嶢關之辛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
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曰操為賊必能三分鼎立魏廷
出奇欲連孔明不求所功君子以為其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
規模法措大抵如此三國始定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方晉以微
弱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今
日大討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
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
能有爲至於何辭之行非特無效必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待以
張儀行言而白抑也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八

新

臣竊惟嘗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　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啟睿謀迭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執亟矣一開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揢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嫚則為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或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書人欲得嘉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稿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悉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慮人得以闚我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之初也蓋古者敵國相通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机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句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待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念朝暮罷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妄圖以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漸摧之故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又遣質以入秦則且絕隣國之援徹防他備冀秦之矜己而不加兵矣異委肉虎狼而幸其飽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耶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

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脩否　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虜之舉鶩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否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寬極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矣所不敵國亦球然易視矣試使用健不息之誠合篤於初振虜有為之志為加於集則閩執日狄虜自還聽奈何朝綱方張整而矜秦之斬己萌攻事方行而鮮弛之形以容正人進志未復伸言合雖開忠年見用我之吏從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長服哉況夫從之待我者方將我之作我者太甚　當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欲成志氣愈惰宴安鳩毒之禍作浮淫冗濫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秦啓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曾致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枕必爭之端而吾彷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莫討軍實申飭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患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作對　清光錄娟乞乞之思進陛下財擇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執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邑城百年而無定者也女真盛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失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恃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

敢用夷狄所長以急夷諸夏敵所禦莫能當今數十年養長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靼小夷欲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絀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靼即昔之女真也以垂亡困迫之勢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眾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役民命如草菅人情携離亡一啟畔者猜戒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正至用獄以安之瓦解之憒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巢〻故都不泰生之有志之士思欲一洗久矣而異者猶於机會之難遇謂者敢於權衡之輕黎[illegible]令何幸從自陷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詩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而亡方 陛下更化之初知識未堅憂微未徹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遺夫騰規交馳度亡扭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害是亡莫或余嘗上語下眦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謂所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愚之賢難慮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題我以夫攻虜僕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患狡貧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釁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猶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索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殘境靖民猶懼不足以欲乘人之敝以僥倖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賓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竊事之

端方自此使臣愚慮獨憂之伏惟 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謀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謂備邊可忘勿為 秦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寬以作興天下之材節財飭以培養天下之力至于募人可將募兵可用募城當繕募器當脩無日不計于朝而申飭之庶幾國勢自尊敵人自懾則乘机取勝可以制蜂蠆之危養成致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 陛下無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臣不佞蒙 陛下擢司記注日侍 天光在傍宸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竊有聞今將以使覲求郎行在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真以達靼侵陵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靼之徒或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〻之所走獵必從之則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下臣恐執風一生祖宗之邦已為戰場矣使達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日疆埸相望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矣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自奮雄必將捐棄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東虜之衰已而乘亂自主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也修政事屈群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節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為偏以息兵忌戰為常積安偷之余時飾予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以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興日奮雖強敵環伺不能為我患 陛下以苟安為志則國勢日削人心自偷雖虜僅存不能無外患昔者孔子論鴞之詩以為知道閑治國之歌目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豈上策兵而戶內近敵也數臣區〻竊所深慮敢替

為　陛下陳之古者一士制百萬之師一賢千里之難季梁在而
隨不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亦二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
謂骨硬者艾論議動心憂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
而已成柄鑿議論小激則自以譸張宜以朝廷之上所好者非此
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者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姦
萌定設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憂就不以招麾為去來則又非小
有才者所能辦惟　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
毋間同異毋徇愛憎則鼎呂之數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
於斯臣故曰用忠賢惟為自立之本也昔句踐之棲於會稽也飲
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
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飢勞之殃凡可以報吳者
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為也　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
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悉備惟
當養民極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　上心粉飾太平
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
積弊而不備士大夫豪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
秀之歎此檜之罪所謂上通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鬭於中原狐
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頒行實政百司
庶府輪奐一新矣雖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緩焉可也簿書期會
之事整整有緒矣雖自今當程積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　陛下
日旰視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句踐之功
可成矣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脩政事惟自立之本也昔漢
有是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
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
言郤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椽而敢與太
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　朝熙寧中契
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　神宗乃以詢韓琦富弼　元祐初
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　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　高宗
中興內外尤為倥傯然無一事不采人言　建炎四年書議防秋
矣　紹興初元書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
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
獨運專斷為神顏以奮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
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虜使而至實
悉告爾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論按為定論書曰好問
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徇者句踐之所以霸諸
有志慮於國但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　陛下以句
踐為心大畫以武侯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博廣策為自立
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
天地常經斷斷不易　陛下當書紳進日人心之所感乎向者異
法新政令出如嚴雖大為防禁以示民非敢刑名而繩下而剝擊
之害承迎過當暴迎來上頗多中以深文便是賊方未聞肅後之
朝廷風者而惟新之望焉如之何其不應懽顯明勅有司原
情居次精我擇凡以收士大夫之心及今州郡監司更求材知
平易中和之政夕而擇如其對之要多以理財自號則征求羣於
狀是以行今自明則刑不於利者矣哉朔立我本有寬仁以
此壽民厚者衆矣住順其而指民作食暴有皇德意克除虐壞
以收百姓之一君人之何住君與名當所加于刑便傳者生心宜
予而新則皆能者中望須緣羣實多盈一切雜以微文雖懲偽節
以別真而殇枉亦摩過直公望以孔棣正牢龍武事之秋臣謂刑
衆而非之人賞以功績著凡多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按偶來
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蜀非妄
百者也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

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塡而議者以廪給為慮且於沐遣方其
其例予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偷快一時費用既空持手亡業
強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為姦懦者丐乞道途偷生而就盡夫急則
望其致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嚀肯刃命今宜擇其伉健收
實戎行非但增壯軍容濟弱姦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兩寘之
役淮民流離有司振䘏夫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
未復生聚絕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搔擾仍重民兵團
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糧令其自辦呻吟之餘何以堪此
臣願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䘏俾獲蘇醒以收邊氓之心
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挺身而來爲有司
拒之理窮勢隔疆吏使文書責至以歸鋒鏑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
激其等死之怨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沮其面示無還
心覩背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歸窮則將叛有必
然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加多孟子曰為湯武
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敺矣今中
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真為吾之鷂獺也其忍不為收拊深淵以
受之耶羊祜撫𢓨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懷納新附故吳人悅
服晉土復歸況堂堂 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
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
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
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
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率皆不塡老弱困憊教閱弛廢未廣
股肱惧倖無聊并淮所恃者萬弩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
以作其趫距超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艤舟閣冊徒事

美觀而未嘗習以濟虎破浪之技備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綠
急行無可用之兵務欲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悍將習而偏裨
之長莫仲戎枝於其北而咸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
能協一公朝直道之路絕而私逕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
外竊廉潔之譽備非博求衆言特加甄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
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甸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
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於塩貝而淮有
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壤之利其齊民則天性
健鬭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爲諸葛
亮所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今天下可也其肯委
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
來於是盟又不克經理然 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闕空曠者未
嘗不留聖心寫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未有之時攻當乘机自立根
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
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此而淮陰兵屏丈之城無尺寸
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
之援若敵以重兵遏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
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濡須之口
敵之糧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庳薄池則湮狹兵則單虛徒
以廬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
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趨歷陽猶有它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
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憂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為
無所畏乎故欲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
左邾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
不及孫氏一邾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
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

淵衆爾江面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闚門
之應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用表
裡相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若猬之徒得以經營
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
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
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
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邊郵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
措置必皆稟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稍
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
任兼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吳漢一於兩淮之中
建立帥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荊
淮之家計可成而 朝廷之憂顧可釋者此 陛下所當亟圖而
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約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
為不然天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
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
之敵知吾易與昔啟覬心竊恐是時也不知安豈金繒行人未泉可
以塞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苟簡為害也仲每嘗謂
時當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緩
急不敢上聞本患張皇乃成怠敵昔雲南叛師反以捷告原其積
漸不過知斯盛明之 朝可不鑒此臣本迂疎豈應妄論大事然
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決於一言臣區區愛君
之心惟 聖朝財察
貼黃臣竊惟汴都者我 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
面朝羣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今垂亡腥羶之書為
得竊而居之伏惟 陛下赫然發憤思 列所以得之守之之
錄考 宣和 靖康所以失之之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
不由於君子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小人臣願深惟否泰之象致察
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隆有日矣臣竊惟虜既以移巢
來索幣之報必將踵來其在 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慮苟能覷
行止絕以其貨幣頒犒諸軍繕脩戎備下以激士心而振敵氣此
上策也命總吏移文與議削此年增添之數罷隆興裁減之舊此
中策也彼求我與一切如初非特下策幾無策矣蓋今遺虜群盜
馳中土安知無善謀者覘吾舉措必將曰女真彼之深仇亡在旦
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為虐肆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
耶此召侮之端致寇之本也惟 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未形
宗社幸甚 [illegible]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

卷之一
為君難論　歐陽公
君心論　林之奇
君體論　鄭湜
君體論　鄭湜

卷之二
大臣論　蘇東坡
相體論　鄭甫陽
論相上　誠齋
論相下　誠齋

卷之三
諫臣論　韓退之
諫官論　王安石
朋黨論　歐公
五代史朋黨論　歐陽公
續朋黨論　蘇東坡

卷之四
廉論　賈憲
去能論　陳大昌
冗官論　楊誠齋
備官論　程大昌
吏論　止齋
循吏論　東萊

卷之五
維民論　屏山
民事論　林之奇
民論　陳止齋
厚俗論　程大昌
激俗論　方鑑軒

卷之六
練兵論　方恬
原守論　方恬
禁衛論　潛菴
機論一　方鑑軒
機論二　鑑軒
機論三　鑑軒

卷之七
論法上　宛丘
論法下　宛丘

卷之八
存法論　程大昌
一令論　程大昌
謹始論　程大昌
治體論　陳謙
治本論　陳謙
治術論　張耒
治具論　陳謙
治機論　陳謙

論

爲君難論

歐陽公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諱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

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慚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用新進

王席文王之大業纘武王之大烈觀其好學之誠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為周之成王於皇有本支百世世有哲王故天錫陛下之聖德過文日就天資陛下之叡衷睿智夙成仁孝恭儉出於天性則皆生知天錫受道之情矣夫承平累世之業御九有之師欲致平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古之聖賢不可得而見矣其言具載方冊要之皆王者事而人臣學之則以致君人君學之自致其治故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古今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一亂以美或惡初不可亦剛可使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方睦之主惟君乃能之序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黜邪崇正運神合德使天下之賢常為泰而無否至于否為言而無至于刑天子之學易則當如此一國之事繫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者備於詩四詩之名各有貴賤不敢亂也陛下學詩則為政之大而無王而無命於綏雅若無東周降於國風欲使功德美於天子學詩故當如此夫尊王正天下莫若終天地之災祥君臣之美惡者無以於春秋陛下學春秋則師斷而撥亂賞罰惡常為如孔子者無為孔子者夫克述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者無尚於書陛下學書則考古之得失操制令之法象掌王馳賞罰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緒咸熙然乎其有成功矣陛下欲以正其威儀其對今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際煥乎其有文章矣陛下又當稽擇用古之正道鑑擬自處之邪說在釋聖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雖陛下不能以終之則日進

無疆聖壽益聖矣天下幸甚伏惟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居聖人之位能進聖人之學以充聖人之道則功利天地澤及萬物可侔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無進學之所陛下有學道之心而無傳道之人則或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故陪鄉之列賓師之選不可不慎臣願不可與迂儒共學迂儒好爲大高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行或自畫矣不可與俗儒共與俗儒好爲苟合過情之譽將使陛下忘而廢而不得道者或自取矣願陛下妙選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備顧問則用一少而見功多適道正而爲利博天下幸甚

君心論

林之奇

帝王之遠矣其常存乎天下者心也非繫乎形非依乎象人有推乎千言同室而居終其身不能以相得者今萬古之下以所執古之上至宅昧昧然猶然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其心至今存焉不已哉乎曰未之思也帝王之參遠哉人與天地一心也天地不息人心亦不息天地無古今人心亦無古今知此者帝王曾不盡在人方寸中矣嗚乎自世而下帝王何寡也是非心之罪也心本無異人自異之人之有異於心也甚矣即一而二參之雜焉且不可罪無帝王之心轟異而雜與帝王參功位雖遲矣況參帝王相望於窮義帝王之治矯綽乎一心無得於其心則亦無得於其治君子謂是不可不熟講也天下萬物莫不相偶爲與惡分邪與正岐騎之交也爲是之敵也爲非者爲色者爲白爲黑迷於方者指東爲西人常於處事之際方寸了然所處當事而心亦爭與小必敗況四海九州如何其大一日之間一時之頃事至不知其幾其可以擾心而應之而且帝王之心何心也一者心體之所以全帝王之所以同乎萬世者也心存乎一則體用俱備操而離之體虧而用喪矣天下安危治亂之機將起於存不存之間而存之多難若則恐焉動而存之難也然則息焉顯而存之難也使游暇豫則不然焉繁事物而存之難也帝王亦是心爾日應百事如未嘗接事而亦未嘗有遺事非真然也亦循然也亦不至乎臨事而存之耳存之爲言特其相也存之而不有其存用之而不知其爲用存之神用之妙也堯以精一執中之四言冊與天下而致之舜舜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其後七十年後以命禹禹以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三聖人一心也三百餘年一日也亦其相傳之術所宜然者也湯文武去之五百歲文武之於湯夫之五百歲心惟一心也治惟一日也然則心術者宜於此爲則以也森漢以還治道寖卑失於爲治失於心術矣天下之不知乎此心以徒然焉恐取而爲治化民者必以誠而必不能也養民者必以仁而心或蔽於私也制事者必以智而或由恐也成事者必以武而心或沉於私也一見一人趨向心或出天下標準人才之進退議論之離合莫不於此焉是也今心安危係見分焉心體全則以高明必廣大卑汙變於之說必不入心知一使每每反是反是而求治約者行而望其效不然則如之何曰一之一之者何也其爲之權衡之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罔有不欽皆所以一之也一者全而萬有餘矣有復於人主者必曰正心人主亦皆知曰吾惟正心也意念未可以聯人心之正而正之也非可以察其人之心正而正之也意朝而正之未正也猶朝而正之未正也必其意而知其正則未正也一暴十寒物未有能生者擾亂於外長逐其欲歟

君權論

鄭湜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暫於手然知操之而不知縱知收而不知散知合而不知離則權雖在我而我然無以用其權也有其權而不能用權之於此其不操大也

然舉之則不能運錙之地又擢有負之而去者不致於廢物乎夫惟聖人者能爲人以權而權不下移衆天下之權攬於我而與吝權權移於下則國不立吝權以自用則國無與共功者此勢之人矣而不下移者操縱自我也我旣攬之而不吝於人者我提其要也世之人主惟不能自攬天子之柄故權移於下又或權之下移執之而至於自用此所以兩失之也今夫人主所以覽宰輔指爵祿而崇寵之者非以未萬幾不可以自治故擇人而委之耶然則議論政事進退人才乃其職也若夫政事不出於中書而指揮出自於旨意人才不出於廟堂而賢罷能於與貝與權之中以此爲能收威福之柄在己又爲用彼相曰政事出於中書議論得當耶人才由於廟堂進退得其公耶使其當而公則天子安用自勞哉旣不能皆當而公則夫天子自執其權者宜也曰吾惟擇其人而用之以議論進退之權而授之其或當耶否耶公耶私耶然後吾從而黜陟之如是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終之權之權實在人主也而或疑不能爲公與當也而奪之權決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權柄昧於其戒以爲自用則有所然後使材者終於而興所施不行者得以黜點而安其退則成敗是非之責一歸於人主而威福之柄乃反奪於私所爲在己爲權在我也故委授之權而後其才公選其不當者使進得以劾其愚退有所賴是而不敢其委任之體甚不得大而責之不信不其私凡書耶非大臣之任自其用同不同人主之職又且上下不同人主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雖異於下乎大臣使有所刻之職然凡不可而况人主奪下之權乎夫天下人才之賢愚政事之當否非一人聰明所能了吾既得大臣而不敢專之以權則夫所以議論進退者果能以左右曲體[illegible]以[illegible]然則[illegible]之無權而自用乃爲人之事也[illegible]其[illegible]權非[illegible]

然而廢之彼同所有以使權於己然皆主所不悟也何以明主必欲攬天下之權彼惟因其欲操天下之權也故間攬事之可喜而説之使益奪臣下之權臣下之權一侵則彼之説益進明主惟見威福之出於己而不知彼實借君權以行其説則權實在彼也此人主所以喜奪大臣之權而忘其幾柄之旁落也是以自古明王統權而自用者其道甚於國或非於唐主漢宣帝懲霍氏之敝躬總核之政雖甚尊寵而權然所與出納樞機可改事者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功雖足以中興然所以啓恭顯亦不慚也光武懲總攬權綱然待三公之任不付以事乃其無寄時權歸於人主然之初少而大柄委於內而無所寄故外戚宦者閹而歸之鮮二公備數而不能救之者權素奪也夫二君攬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爲無失也然其末而移歸於宦戚乃有甚於大臣之專何也患生於所備而勢失於所不料此攬權者所深戒

有取委貸以有[illegible]不知取要也[illegible]長於天下[illegible]小入於取人[illegible]則[illegible]世之君[illegible]達大度寬仁愛人[illegible]施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嬪[illegible]湖山之老[illegible]十三年如一日可[illegible]臣[illegible]號[illegible]

武之不英銳之氣自可以消耶前古然後各王說導人使流而有不
毅此老之根力行仁義欲與三王比隆而躬兵役遠乃欲求勝於
隋氏制度紀綱維足為子孫通籍而家法不正父子兄弟之間為
有慚德夫高帝之度孝文之仁太宗之才雖古之聖君不過如是
然而所成乃與庸主相類者何也可以為聖賢之資者足備也其
識不免於庸主者不得聖賢之學也使三王若挾如是之資而留
意於聖賢之學格其所蔽擴而充之則功業所就豈止為漢唐之
君哉相之人主明智者或失於偏察果決者或昭於先入剛毅者
或忿於自用英銳者或喜功而貪利夫明智也果決也剛毅也英
銳也皆明主之美質也天下所喜聞而依道也然於是質而又以
害治而便佞奸巧之人從而窺伺其志之所向而陰投之遂其爲
而甚其惑者學不足以用是質也古之帝王亦豈外是質而能爲
聖人哉然而其心粹然無所偏敝使不能移功利敗乃　　不能

聰明睿智足以照物而斷於事之疑剛果決足以千　　能符於
剛毅強毅足以有立而無輕侍臣下之意雄武英銳足以有為而無
諉怠苟安之人同是明智同是果決同是剛毅同是英銳
爾然居之與所藏用之而不偏者學之力也屏居之下細旃之上
留意藝文表章經術與經生儒士考論同異究不已學者亦已非
聖賢所謂學也夫學者所以正其心也舜禹之所以精一湯之
所以日新文之所以純亦不已者果何所致力哉皆從事於其心
也何則心者萬物之主而聖人所以治天下之本也是心虛明純
一則事之是非利害君子小人之邪正之情狀照然自能見心一差
則意欲得而移之左右得而蔽之憸巧得而乘之伺其間害於政
皆自其端發耳天錫人主之資雖有所甚美必有所甚偏所謂明
智也果決也剛毅也英銳也皆其所甚美而不能無偏也必能用
其資則資之美者日以充大而偏處日以消融是心所以用其資

以為其資之偏敗而發而折其資之美者而汨亂之是以聖賢不
治其有過人之質日就月將講明其病之所從起而究其病根之
所伏而治之至於學力純至足以化其資而不為所勝則其發也
未有不中節者矣嗚呼此乃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作聖人之地
又豈止於治天下哉人主幸而有可致之資不以堯舜禹湯文武
所以為學者為學而自期望止於漢唐之君惜夫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論

大臣論 謝疊山批 蘇東坡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眾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亦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眾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眾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啗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

昔高祖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相體論 鄭甫暘

大臣之所以有大利於天下者必自正其君心始何者君心者天下之本也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者矣小人不得逞而[illegible]本也政事不待更而治也心不先正今日逐一小人明日復用一小人今日修一政事明日復害一政事用力愈多而弊愈甚矣假令其君惑邪說君子雖去小人屏私意立政事以與我較力有甚於一時他日之敗必自其心發之也使說之相與從也其反覆移誤之歸惟[illegible]中興高宗之所以為有商之賢君也固欲與其中興之業也[illegible]學者不及此者蓋[illegible]所得與中興商者高宗之心也先之以學以匡其有本則[illegible]諸侯有天下若周已衰與高宗二人規摹不侔管仲一旦遇公使之以霸未數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烈并不得[illegible]知正君之心以為功[illegible]則三歸塞門[illegible]敗耶夫仲之所以先正於君心若使其君不能[illegible]則功[illegible]而不立也然與其功業[illegible]止於霸霸不成耳君心既[illegible]於不霸故觀仲之速成而速壞則知傳說之相業所從來遠矣哉周之世士益急於就功名獨孟子以格君心為己任以為一正君而國定君不[illegible]近而不志於仁而求為之[illegible]後世賢宰[illegible]敢[illegible]孟子盡[illegible]之源殊也嗚呼傳說不作

正君之事不復見。孟軻所以正君之事不得其傳，後之君子雖有致君澤物之意，而不探古人之本，是以雖有能以諸賢舉天下之事功而已。然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也，其有君者能危言正論，繩君之愆違而已。然知撥亂而未知養德也。君不正，過不可勝悔；德不養，過不可勝改也。魏徵能使其君力行仁義之說，而不能救其晚節之失；宋璟能使其君勵精以成開元之治，而不能去其女寵奢侈之敗；裴度能使其君果斷以成平蔡之功，而不能止其貪利小人之害。夫太宗喜功好大之心，即向者力行之心也；元宗耽於女寵奢侈之心，即向者勵精圖治之心也；憲宗貪利無厭之心，即向者果斷成功之心也。心一也，為正於前，則變於後乎？曰：此非三宗之過也。道未死已而救此者之過。則太宗好諫之心已敗於此矣；房杜居相位，無以言利爭，則元宗侈心已萌於此矣；虞平蔡未歸，李逢吉用鎛已相，則憲宗所[illegible]已萌於此矣。吾謂撥亂與養德，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之道也。知正君矣，然知剛正而未知養德之道也。然則正君之術果如何？曰：識邪正之機一也。導人以邪者，必委而順從之，然後從於邪而不知也；其心果知邪之惡，非導使吾於邪乎？況導人以正者，直而可以一趣而直入於正哉？蓋亦以易求之說，而行之觀之，正君之術，以是說以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釋者曰：牖所以通明之處，臣欲以忠信善道納約之君者，必因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明，就其明處而導之，推而及於所蔽，則自悟矣。睽之六二曰：遇主于巷。釋者曰：委曲之地，言當以委曲之術。君心未合，直不可入，故宜委曲以委曲致其信合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遂以為是心可以王，而語之王道。若夫其不忍殺一牛之時，乃其仁心所發見也，於此引而達之，則泯然矣。此納約自牖之義也。宣王之自言其好貨好色之疾，孟子不直折其所好，乃就其所好而為之說也，使之與民同者，大抵色與貨與民同之，乃[illegible]之所好者公，[illegible]所以格其非者[illegible]也。此遇主于巷之意也。大[illegible]所以深使其君[illegible]止如[illegible]之於言[illegible]而因其所明而通之之[illegible]得其天理之本然，[illegible]由而達之，使[illegible]入而不存[illegible]夫然故[illegible]入君心，[illegible]其正乎？或曰：古者[illegible]主正心誠意之學[illegible]於[illegible]，故君臣之間以都俞[illegible]耳。後世人主[illegible]所以害其心者非一朝一夕[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之心，天理之所寓也。使天理[illegible]天理[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然不可[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正[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者乎耳。

論相上

[illegible]

蓋以不能為天下求賢相，而能為天下愛賢相，然愛之是乃能求之；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愛之，則雖[illegible]心[illegible]備[illegible]擇將[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與何人共[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才天下之選[illegible]非天子[illegible]一郡不可[illegible]一守[illegible]天下獨可[illegible]一相哉？[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心[illegible]者所以深求之也[illegible]其得之也[illegible]用之[illegible]不合則[illegible]而不求賢，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illegible]任而其人[illegible]任而必久，故其功不[illegible]惟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illegible]不動天下而[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而所

已嘗責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笑於匈奴謂文帝以申屠嘉為大[illegible]而貽笑於孫權孫權以顧雍為宰相而用也[illegible]大臣哉夫能占天下不然之事而同人主不可測之疑於千秋之賢乎算袁紹則取袁紹算曹操則取曹操有如彼之[illegible]知孫權者之必為曹操者顯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清之[illegible]以若夫欲知其賢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蓋以還乎其為今日而子其不食以為之[illegible]以為可從而曰我為計從後世之西竟不肆德事[illegible]為宜者引為相而虛恥之竟不[illegible]職三君子之[illegible]者也夫豈不[illegible]於相而不欲留[illegible]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審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illegible]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覓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illegible]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者皆是也何謂審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illegible]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蓋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待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待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illegible]宰席以待其人天下皆[illegible]而望曰其必有[illegible]我[illegible]而[illegible]一傳則天下恍然[illegible]之或曰此無[illegible]之人也或曰此某君子[illegible]也此何人[illegible]何以[illegible]此事[illegible]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illegible]其去不[illegible]朝拜[illegible]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illegible]於[illegible]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illegible]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知此蓋陛下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仁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欲相二韶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illegible]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以與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徵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其效則文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擇[illegible]何也

論相下

誠齋

臣聞天下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大器也有何此器者有何此器者大乎若有此器者[illegible]用而負此器者[illegible]乃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illegible]使其人夫雖重其人而[illegible]諸[illegible]其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於[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若[illegible]天下之人而[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而不於[illegible]事[illegible]而亂[illegible]以自恃而大[illegible]大臣為天下之至安而不[illegible]其天下之至[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不動者為而天下自定此其[illegible]為不測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以鎮耶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illegible]夫[illegible]相[illegible]雄之相[illegible]於吾之所[illegible]而[illegible]於吾之所[illegible]夫推[illegible]而破其[illegible]有[illegible]而出其不[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illegible]天下可以高枕而無[illegible]何則有[illegible]也彼之君子[illegible]者[illegible]不足與有為而其[illegible]又[illegible]得其所恃之[illegible]而知以[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文而不[illegible]然可[illegible]之居[illegible]而不可與[illegible]可[illegible]守常而不可[illegible]此其中與[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其外[illegible]一度故無事則若不可[illegible]而有事[illegible]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illegible]有[illegible]以破敵者矣有同乎滅物而不同乎滅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不[illegible]以止亂者矣有同乎不[illegible]而不同乎止亂者[illegible]安[illegible]以當[illegible]以當安史此同乎[illegible]而[illegible]何也人不同也[illegible]安有[illegible]而瑒有[illegible]其所以不同於[illegible]郭子儀[illegible]而入[illegible]延賞[illegible]以[illegible]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子儀而吐蕃[illegible]而德宗欲[illegible]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illegible]得[illegible]故[illegible]以[illegible]不知其情

之狄圖君以兵盟而爲寇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與其齊度也未克敵以兵臣連來之語景延廣吞契丹以横磨大劍之語此同乎宗彊也然克數年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臨之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叛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者也方晉之未破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甲京之未破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者往賞者生庸者誰不以爲謝安子儀爲房琯也故臣願陛下之難如此今經營者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晉亮之興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與其無事則玩而不戒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以待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愛也然則將以求謝安子儀房琯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不可試而安不可不試臨變而試之若無死而試之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備之者素也昔開寶淳化以小臣寇準而爲太宗之所知太宗要以事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彼安其何事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雖以高卧天子恃之以爲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咨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出而不求且不試焉而不知明年何欲而不察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論

諫臣論

韓退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

討論而已矣。以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

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察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諫官論

王安石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下，所以貴之也。其道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守一官而自官之外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自事之外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倚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

吾未見其能為也使之以輕而畀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容己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者有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能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誤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辭二者上下所以相持而否亂之萌也然且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有所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為保矣周官則未之聞也

朋黨論

歐公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五代史朋黨論

歐陽公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偽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魏之末與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

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存國而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少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以汙全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其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所不為則黃巢朱溫之所是也故曰可奪人國而小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夫空人之國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察哉可不戒哉

續朋黨論　蘇東坡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兆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安於闇人有黨有爭則必爭爭則小人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合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眾盡其類則眾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蝮蛇不殺則傷人則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忍其誅而卒之簡公弑哀公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誅斥殆盡君子之黨其易破也如此君子之可除者之可懼矣且夫君子者世無皆是也亦不可謂無小人者亦無若是之眾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足以為唐名臣……

以力取威勝者……人之禍也……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

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本當屬

人了論

廉論　　管[illegible]

廉者吏之元氣也他能服餘也所餘雖強而元氣弱則所謂強者不足以樹福通所以責其今之人固有夫常雖飢無枯槁名而得見於時義者以其廉也亦有忠事雖持撥思抜出而為君子之所不恥者以其貪也貪之不如廢信矣然廉者吏之常也設枯槁者有時利如鼠雖然則何吏之為然則廉固未足深異也乃今天下以見能吏不甚相口見廉吏則者異也以廉也[illegible]之者貴之於其其常者足為異邪夫異盖生於少也天下皆廉則今奚其天下皆貪則廉者異嗚呼為天下而至於使廉者異亦世可歎矣惟其然也故為小人者則曰當貪之世吾可以自貪之利[illegible]吾淡淵吾盤務得而已矣於是乎益貪其中人者曰吾與彼[illegible]也彼[illegible]無[illegible]不可夫亦與世同波而已矣於是乎益貪[illegible]人以上者則曰彼為彼我為我彼雖淵而我清彼雖污而我潔[illegible]足夫清不勝濁則見忌於濁潔不勝污則見嫉於污以[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則[illegible]然不已則罵且攻隨之以一二而交千百之罵且攻則亦有不堪[illegible]者矣夫足以心雖不貪而亦不得以安行於廉哉夫小人不足責中人雖深責中人以上固可望者也而亦不得以安行焉廉吏之難得也如此哉曰天下固有為之而不沮嫉之而不因罵且攻之而不挫不因[illegible]望以不得安行而遂[illegible]於行我獨不多見歟然吾有說焉當廉而不廉者也不當廉而廉亦貪也當廉而不廉者貪於利當廉而廉者貪於名其所以為貪者不同而皆不免於議也世之君子固有枯槁自仰[illegible]不納[illegible]以[illegible]發抗[illegible]為高以弁絕人事為介斷廉也[illegible]以為天下[illegible]也然則將奈何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illegible]之天下不以為泰吾聞諸孟子者如此作廉論

大能論　　程上舍

能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下名莫大於不可名而可名為小夫有形於事遠故偏而易見無混於兼兼故全而難窺其全孰非偏全之分而適不可名之能者其猶宰相之體乎天子之臣一職一事宰而上之各有所職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明可折獄文可典禮武且仁者可為司徒可理而不聞焉於其若可為守相惟其無職故無所不職惟其無所不[illegible]故無所不長此其能高視天下而獨制其數也故今夫元氣之散也將其溫且煖者物資以生得其[illegible]且肅者物資以成信有各其方其其今四[illegible]於未形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夏春而已能[illegible]成秋而已[illegible]惟其自[illegible]於不生不成之[illegible]而不自生成而不自成也其無能也能而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能矣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illegible]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夫惟其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容亦惟我用其復以其技[illegible]以其技則我與彼同物於物而當其不能以相高其能[illegible]而運用之數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佐唐也帝贊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illegible]諫而房杜[illegible]其直吏衛[illegible]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其跡觀之房杜其亦無能矣若定亂而我不若功人善諫而我不若直人善用兵而我不能武合是數者皆與有也而公疑[illegible]何賢乎若不專而兼不偏而全得体故也使房杜亦計其功則蕭武之史[illegible]與[illegible]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則王魏之直必不能相進下也惟其自[illegible]於無能故能自混於無迹所謂輔相弥縫[illegible]而用彼所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

冗官論　　楊誠齋

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官恭人無以人[illegible]官[illegible]王

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𦁠精明而不𦁠則一人無餘也而治有事有餘矣況數事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兢其公而𥈞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贈也乙則曰官無異貴事無異事也我何增彌何正焉至于事之闕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有司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才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才詔官則非才不官也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才不官則天下顧官者不僥於官而趨於才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蓋有有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才而官無立而位者也

之爲祿誰得竊取而素餐之弊之謂乎以是觀人今則不然餘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而制祿矣有是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祿之蓋曰士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之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制爲空虛之名以爲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棄耶此以人衆冗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皋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也萬幾萬事不多耶而皐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人焉治寇賊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何爲細事耶然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而非抱關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哉者食

於一職者食於門此疾而食於上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非能門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其有以人棄食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於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日提轉之外又有提舉焉常平若焉郡有常賦有常入更運而焉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之焉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局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宮釋之祠奉祠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官若歸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以上而貧者病者勞者高之焉置使焉提領畢之焉主管焉監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廢之則必聞之則曰我奉祠也如是者千百焉閑得而不食民得而不病耶以人棄食莫甚於此夫人有拙於耕者患於瘠其所種而冀之生也則以數人之有與而已坐於

種焉有以爲計之得也然而稀田之稻已生而已之稻不生人者非不知傍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已之不踐之爲不踐而云其數人之賤踐焉踐之大也設官以爲民以設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之嗜好而得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安其矣制祿而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功而創爲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蠶食盡與若鶇鄧之類朝廷有藉草其幹毋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一職而漕轉止於一員於若以獄於刑獄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省矣大郡之倅貳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稅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不於簿尉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節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冗者損而官曹漸清然後要其清而去其冗長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

屢乎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竟者矣吾且不竟也然且得而然也耶

備官論　　程大昌

一代之興必則其治之煩簡以定建官之制多寡一定後世因焉人與員不容不相當也人多於員則為冗人不充位則為闕冗非也闕亦非也惟其稱焉可也唐虞之建官以百周人益之為三百六十其多寡固有定制矣以其員之百而受之以三百六十則人無所容及其員之既為三百六十而止以百人處之則事無所容故冗之與闕其失均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万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之云言闕也一日二日而其幾万者天以委之而君以付人者也一官曠則一事壞曠者多則壞者不容言上而朝廷之官總治之大者列為九官是九官者如人之也口手也相須致用而後成其為人也豈有視而不聽作者哉是故貴其備也九官之設自百揆之外治禮者不樂而作虞者不兼於納言人各有官官各有事無相參也有典無夔龍皆以虧有益無龍民言不通九官之官也孰可曠哉噫以舜為君而禹相之官之定員猶不可闕而謂後世可闕哉謂其可闕則併省其員以給方來可也省之不可而直闕焉吾恐天工之無代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維仲山甫愛莫助之聞以多士為寧矣未聞以寡士為美也聞以無助為嘆矣未聞以多助為累也且天下之事又有大不可者人之智慮雖不一要而其精力要亦有限盡心一邑者至於戴星出入僅勝百里之政而振職內史者至積旬稽審而後物認不相暂矣若官闕事叢且以人兼焉彼智力竭則苟而已嗚呼其何便焉孔子曰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夫官者政之所托也官廢而不修則政墮而無托故官之廢者尚當修之以行其政豈有有官而無人坐視曠闕而不為之處哉

吏論　　止齋

昔者秦之趨亡非一道也而其君是其遂者吏不肖也吾觀始皇之初恆三代之封建其體至於戰國積解相仇以覺王室故更其城而郡縣之其慮誠遠矣既而天下之吏皆於嬴氏之興數又斷刑以齊其民而斂之重之以頭會之斂閭左之徭又重之以阿房驪山土木之役當時之吏非殘刃傷忍痛民以逢其君者則貪墨辛少不足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一投袂而起一呼響從手覆而鋤耰杖以損秦者不可勝計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縣其守邑併其令以應之者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降敵而市一旦之命者也又不然則說士挾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若也亦孰為秦守哉其之亞不肯逢臣安如三川之守由南陽之守齡兩川之守驗欲貢之民疾鬪而戰之不敗而降地則亦為降虜而已於秦之擊抑秦以虎喙之疆乃攻守取以吞天下一旦有之六郡皆無人之遽子嬰之帝未而天下為虛何也秦人之憂不及吏也故夫天下之禍莫大乎視以為常而不之憂者皆他日之所不及支也且天下不可以一人守分疆析壤環居而羅衛之者皆吏也吏之不肖人主將誰倚仗哉而朝廷之上方病夫財之不豐兵之不強以為大患至於守令之暴民號而訴者猶相衛也則謂不之省重者不過罷去次則贖免而已爵之於月民之寃血未乾而諭褒之書又以恩貸矣甚者至於公卿大夫貪暴冗耗以不勝任聞者皆剖之符而在選之嗟夫不意以毋斯民之職而為逐臣之淵藪也有秦之弊而無秦之亂吁可畏哉可畏哉

循吏論　　東萊

風俗之變初無常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自昔有古今

之異哉昔之陋儒以爲風俗自厚而之薄猶人自少而之老古之俗厚猶人之方少者也今之俗薄猶人之已老者也薄者不可復厚亦如老者不可復少嗚呼何其不思甚耶將以三皇之俗爲厚乎則黃帝之末胡爲有蚩尤之亂將以五帝之俗爲厚乎則帝舜之世胡爲有三苗之亂將以三王之俗爲厚乎則夏商之季胡爲有桀紂之亂蚩尤之亂無以異項羽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若非秦民之不如古特高帝不如黃帝耳三苗之亂無以異七國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漢民之不如古特景帝之不如大舜耳桀紂之亂無以異煬帝之亂也亂既除而俗有厚薄之異者非隋民之不如古特太宗之不如湯武耳自古及今同戴一天同履一地同賦一性日月不變也耳目鼻口亦不變也風俗何爲不如古哉善乎魏鄭公之言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若人漸澆訛不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哉蓋嘗觀韓延壽之治潁川風俗之未嘗不如古也蓋承戰國孤秦之弊內以好訟爲異哉世以古先王化民之道爲無益賢如賈誼乃曰以爲工俗之安毋詩書賢如文帝乃曰卑之毋甚高論賢如宣帝乃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雜之君臣上下同趨於刑名法律簿書期會之間與後遠略惟延壽承潁川趙廣漢告訐之俗獨能取世所嗤笑爲陳腐迂闊者次第而行之百姓遵用其教至於賣偶物者棄之市道其在東都馮翊如潁川之治洋洋乎絃誦之声肅肅乎俎豆之容庶幾乎治古矣謂風俗不可復古者果何如哉大抵後世之患出於待古太高而待己太卑惟待古高故自疑而不敢爲待己卑故自棄而不復爲殊不知三代雖遠其理常存苟能盡其理則夫何遠之有哉故万石君數家而子孫燕居申申如一家之三代也王烈居鄉而訟者望廬而還此一鄉之三代也魯恭治中牟而童子不取乳雉此一邑之三代也延壽之治潁川肅非一郡之三代乎以是論之則風俗古不必厚今不必薄古不必易今不必難惟其行而已矣可是古而非今哉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維民論　　屏山

古氣自國之國君有維民之道有國之大猶人之形神其君也氣其民也神氣相資形乃生焉君民相資國乃固焉相資之道必先有與也神與氣氣乃與神君與民民乃與君上者君下之倡本者末之附也民有聚亂離散與民者之過也氣有耗於浮泛與氣者之過也足以神存其氣則氣益而形充君維其民則民聚而國固甚哉民心之無常也浸浸下歸蕩蕩從往夫亂之端爲乎離叛門者觀我政於廟堂之間得民情於肘畝之內有要焉矣政苛繳刑酷賦斂重數徭役數興有是四者民必不樂其生不恤其死嗟乎聲見其蹙頞之色驕雖泣安民必畔已無是四者時然雖民必附己不待足闔巷而聽察而知其必樂其生也夫民之歌不興其生乎微何以知其樂哉不樂之苦積於胸中死不能自制也積而爲怨怨極則怒怒之心出而未發及發於狡之矣故過於天災之水旱不見其形莫不變怵役其疾上如仇讎伺有是隙與之倡亡而爲上者方且假然無之出君亦乎也猶大蠹於中魚潰于腹一旦披壞其可支哉民心無常如此夫亂之端難察如此故有國者兢兢業業不敢自安思有以維之也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寄堯舜之民旣維之然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然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或解或維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十聖雖武略文經其道不同要之皆以寬厚爲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以來一人而已吳言爲用咳唾爲澤淪肌浹髓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甚矣故胡虜猾夏與過於劉石德光之後靖康禍同乎永嘉閱運之酷而人心戴宋同而不離宜乎主上之所以中興也竊惟南渡以來天步多艱民心亦係凡浴涵之及乃令之頒惟勤恤元元是先豈非鑒古昔之治道紹祖宗之遺澤以祈安耶然堂致維民之四端政苛無有也刑酷無有也惟役之數無有也惟賦斂一事不可輕也今日國家非有橫斂浮費也特以軍旅之興費用不可一日闕耳有司奉承無術益其嗷嗷故常賦之外月有椿積有糴有明耗有帶科折科有和買有借如市易民如行商名如曹如造甲修船其數不啻角什木之類一取於民名之曰和其實非和名之曰借其實不償以艱窶之民供多多之賦皆由於掊斯傷於嗷嗷以有嗟嘆辛效隣於新良我宜亟於常賦究明其斂取之外悉遺蠲以成康阜之治噫哀稼以疲病民是前維民之道薄斂爲急

民事論　　林之奇

民生乎成周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乎成周之後其命制乎天命制乎君凡其所以爲生者皆命制乎天凡其所以爲生者皆數也天未獨任乎數而純乎天則不待不謂之數以人參焉乃所謂道蓋數者行乎適然之間而道則有必然之理天之數其宜曰不仁一歲而豈一歲而數水而旱螟而蝗有所不行焉聖人得可也謂之道不可也聖人而仁行焉雖而仁亦行焉水旱螟蝗所害乎吾仁民以道行乎其間惟道也若滲數於所不及天之立君正爲是耳爲天下者一委民命於天無乃失夫職歟天道予說嗚呼三代往矣民之任乎天也久矣以爲去不良吏未有無良法也以爲吏不賢民未嘗無賢吏也法良而吏賢民且無不受其賜矣法良矣吏賢矣民之受賜難矣此其積弊豈一端也哉堯湯遭一時之會固不能使天無水旱而能使民無菜色成周之天下又非幸其無水旱而必其水旱所免愛也堯湯遭之五不得其政之淵矣周家有司從之救政有遺人之委積有遂人鄉人以頒賞稍民須穀之政所謂良法可條述矣自李悝建平糴之策其前遂爲常平

之制起於中丞壽昌而宣帝信之其後東都永平西晉泰始皆汲汲舉其策而行之義若一法根於北齊備於隋著於唐以此二法爲天下備吾意天下可使爲堯舜湯之世而民已非堯舜湯之民矣或曰法有未立固當議法法既立矣非人不行如常平義倉先王之美意無以加此然亦其人不足以舉其法故然而天下未嘗無賢人也彼若汲黯矯發河內粟以振民稱乎開倉振廩與其沈訟乎以舍曹而發州粟不聞韓思復之罪乎以一尉發粟而不聞貴于子之名乎藏儲家之聚以施貧民之腹如王起者又不知其幾人乎彼皆以民自任而爲政於法之外况有良法可守則若人等豈其不能沛其澤於下之人哉君也者立法任人以相天者也法既良矣人既賢而惠不及民則是民之命終亦制於天而已是果何故哉曰是其弊固有自來而法與人俱不免其弊焉乎其不足恃也當熟思之矣法雖良使其大綱吏雖賢亦使有於銓無之中所責乎

君者以道御數而無一之不足若未盡也是民之命果制乎天也又矣哉成周之民井井而居於其社也猶可使之相賙相救因而斂之以爲委積則其斂必均因而散之以爲賑給則其散必平後世君民之術猶如古之恤其與古異也於是有計田科歛之弊有輕重其意之弊又其出粟也又有遠近不均之弊有奸民欺詐之弊有吏胥開抵之弊有不可勝窮之弊若夫縣官轉移以爲它費又不在言也惟其得賢守而舉行之則百弊俱息抑今之用人宜無愧於古而大不如古矣古者國中自五家爲比以至於五州爲鄉郊野自五家爲鄰以至於五縣爲遂教化日新責其人必然後賓與其能者賢者而還以治其政令曰比曰鄰其爲長者所治止於五家猶今之執賤役者耳必有下士以任其責後之世取人況於雜流用人拘於資格賢與不肖混雜乎天下嗚呼吾民之幸而遇堯舜是天也又幸而遇明時天也又幸而遇賢守是亦天也天所不

壚

能如之何哉君天下者誠知民命當制於我而與任乎天則廟堂燮理萬國召和雖水旱無作焉可也況水旱之變可得消吾民乎

民論

陳上壽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雖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於敵國之後其發也迅若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爲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如其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而耕力戰吞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亦非無矣始皇惟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墮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爲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縣林城銷石毀禁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無復於崤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若果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卑賤寒微者已偏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假海雲合殺郡縣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歸屬於劉季之手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之民以數月而亡秦以秦之强不能當民之弱天下其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厚俗論

程大昌

自有天地以來俗幾變矣結繩之世民以朴交相忘故其俗樸可封之世民以輯睦相親故其俗和至叔世則乖矣以利害相攘而已故其民可誅相親之不能反乎相忘勢也雖聖人無如之何也亦以和凝樸使不流於乖則已矣相親之變而爲睚眦此身先而民隨焉不可禁也則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使聖人能復太古之

相忘吾知聖人有所必為使叔世能樂其民之相與吾意商亦
自不藥吾猶怪夫商君之治秦也民故相親而立法以攜之俗未
相離而設法以間之夫可為而不為反推而納之至乎秦之世
吁可畏也鞅之立法也設什五以相司而專以告姦為賞有兩
男者必出分而不分者倍其賦是驅民為告訐而禁民為孝弟嗚
呼孝弟親睦之所從生也而禁之則民若何而可親告訐殘忱之
所從死也而道之則民若何而不離故鞅之法行而秦民離叛之心
矣父偷之嬰不暢於閨門窺伺之爭交相於鄉里使之無廉恥自
遂之適而嘗有不協意外之憂秦固前知其然而為之不恤也趙
廣漢之治潁川惡其俗之朋黨故設筩以招訐俗行其論以至為讐
雠務使其民不為朋而已而不知告訐之禍慘於民俗之相黨也
行之未幾潁川家家作仇特未相兵耳漢微韓延壽剛禮遜之端
黃霸崇寬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民所被安知潁川之不秦也漢之文
帝承秦之後尚有秦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待之納之以淵默示
之以敦朴行之以寬大重厚之人比其久也昔之告訐無行之徒
無賴者人以自重恥言人過大漢之人蕩然與太和同風乃知書
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惟民生厚者不能移也封禁譬曰三代
以來驕說日盛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
欲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激俗論　　方鑑軒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絕天下之偷不有以發天下之惰無以
壯天下之氣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為之也而風俗成壞則必有為
之先者矣非為之先者能成壞天下之風俗也天下之人因視夫
斯人者而為嚮向也天下之人舉不為而斯人獨先為之則舉天
下皆觀夫斯人斯人者獨奮而亡之人莫之沮也則天下爭先効
之矣是故斯人者天下之鋒也天下之鋒易以銳亦易以折天下

原鈔
尾行

之人其剛毅不屈者昔昔自守雖死而不回者天下固知其少也天
下而有斯人也則天下之觀必有在矣是以明主因其折為君而
優容之以養天下之觀以為天下之鋒而不敢輕折天下之銳惟
昔者惟其一折而不振也昔者漢武之世汲黯以直道伯於朝矣而
黯以此被疏元帝之世蕭望之又嘗以直道伯於朝矣而望之竟
以此遇禍成帝之世王章又嘗以直道伯於朝矣而章竟卒不免
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鋒也而當時之君不能優容之以信天下之
氣而遂折其鋒天下之鋒一折於武帝而游俠之風起矣再折於
元帝而游俠之風成矣三折於成帝而游俠之風極矣故漢之風
俗始壞於武帝大壞於元成風俗大壞而漢遂以亡非有能亡之
也漢自亡也天下之人其剛者不百一而懦者常十九其懦者常
多也有一人焉立於群懦之中而卓然有以自奮此群懦者之所
聳觀也天下方聳觀於斯人而斯人若不振壓而遂去則天下之
觀沮矣天下之觀沮則天下之氣索天下之氣索則不懦者將折
而入於懦而懦者益懦矣天下之士習於偷惰而不羞則安於為
之而不恥乎君不敢一犯人主之怒而有怨則臨大事而不敢爭
此張禹孔光之流所以誤人之國而獨全其身者也嗚呼悲夫天
下之士豈皆務全其身而誤人之國哉亦之人逆折其鋒而勸之
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雖臨難死義之人何者我固有以
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愛惜名譽自致於
端人而不肯為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始得而回之矣天下
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也是故名可以學而義可以作
而起也否則惟利之趨而已而今世議者往往以好名而咎天下
之士士之慷慨功上好議論者則遂以好名而詆之不曰之以訐
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堅中無所守者毋有所為懼以近名
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者乃可耶今天下惟恐爭

策○論

練兵論　方恬

凡戰兵多以治勝兵少以精勝兵多而不治兵少而不精必敗之道也驅三軍之士若役一夫非治不能濟也率數千之兵而當數倍之衆非精不爲用也治則整整則无間无間則敵不能犯精則鋭鋭則无前无前則敵不能禦不能犯而後可以不敗不能禦而後可以必勝故兵多而治者所以務爲不可敗也兵少而精者所以求爲必可勝也夫兵多易撓也兵少易擊也易撓者隙易乘也易擊者勢易孤也易乘者易伺其便易孤者易搗其虚多而治則無隙矣少而精則勢勁矣无隙則不可撓以勢勁則不可擊以衆故用兵者毋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者畏其整也鋭卒勿攻歸師勿遏者避其鋭也善戰者使敵畏其整而避其鋭然後可

保其全勝故兵多而不治者亂軍也兵少而不精者危軍也苻堅以百万之衆而敗於淝水者軍亂而不整也使之三陣以決勝相敵爲奇而困於野狐者軍危而不武也故聚兵行散无列部无序鼓之不進金之不止在伍而失次在陣而加翼者兵雖多而必敗也進不敢獨先退不敢獨後未戰而求先得未陣而意先沮者兵之少而愈危也惟治而後可以用衆惟精而後可以用勢治在乎紀律精在乎鋒鋭紀律以嚴整爲先鋒鋭以驍捷爲強兵而无紀律者驕將也士而无鋒鋭者惰兵也以驕將率惰兵而求戰勝守固不可得也昔者後唐將无部曲行伍人各自便然後卒犯之而无以禁也當卒犯之无以禁敢繼之矣雖甚爲一常人也而戰數有功若乃諸將常選也夫士之不能死者勇怯也兵之不能死者射也馬之不能无驚者駭也技之不能无精者懦也是皆不得究揮者也力雖高而已矣勇怯雖而驕之老射弊而用之驚駭雖而束之精

捐雖而隊之則勇者未必奮而怯者先遁矣壯者未及鬪而老者先敗矣駿者未及騁而駑者先顛矣精者未及施而惰者先潰矣凡兵未及戰而先知其必敗者此類也今天下之兵其治邪其否邪其精邪其未精邪患在軍政之不嚴而吏士之未精也誠宜之治兵數一後期之罪責而三軍之士爭奮焉之故戰若今鼂而必行也吳起之論兵也以爲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若此之等選而別之可以擊倍若士勇而用命也故兵無死令之士而將無用命之人必敗之道也則今日之軍政在諸將豈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吏士在諸將豈可以不選哉

原守論　方恬

用兵之道戰欲服守欲豫戰非服則不力守非豫則不周服生於豫豫生於戒惟戒而後可以擇勝故我利則動不利則止善戰者常使制勝在乎我而不使制勝在乎敵敵未至而先戒敵將至而先備敵已至而先勝寓守於戰藏戰於守敵雖衆可使不得鬪敵雖鋭可使不得犯敵雖出吾之不意可使不得乘善兵者藏於冥冥故敵莫知其声動於默默故敵莫知其極夫惟敵不能知則制勝在我矣天下之勢變多作于先制其柄則伸縮進退莫不在我何則待吾先有以待之也凡兵以有待勝以應卒敗非至於應卒而後敗也蓋宿敗也未戰而敗之謂先形矣善戰者之於兵不使之至於應也非不欲應也懼其奪於彼也故奪於勢則不得應奪於機則不暇應奪於人則不能應奪於氣則不敢應以勢之不得而乘機之不暇以人之不能而因氣之不敢如是則卒然而无以應事至於卒然而无以應則將泛然而應之救之於東而喪之於西扶之於左而迫之於右牽一事而百弊起掩一方而四面而徘徊四顧而其力已竭其勢已窮嗚呼吾見其殆矣昔尹公洙之論兵也以爲策之長在於戰與守策之失在於禦與救何也戰則敵

敢則不服守則譏禦則不能禦也敵至而後命將兵交而後出師則吾之勝勢已與敵共之矣故敵逸而我勞敵主而我客敵強而我詳則制勝不在我矣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又曰善陳者不戰夫使敵自至而我不從則不戰在我矣故兵之使敵不得與吾戰者三先奪其所發而不得與吾戰先奪其所恃而不得與吾戰先奪其所忌而不得與吾戰夫惟敵至而不得與吾戰則不可勝在我矣不戰在我然後戰必勝何以因矣

禁衛論

節庵

自古禁衛之兵大略有四有以宰相而領之者有以宿將而領之者有以宗室而領之者有以外戚而領之者[illegible]以外戚而領禁衛矣宰務典職十二年其計得也然漢上將軍[illegible]以肺腑之親握兵柄與呂劉氏之禍[illegible]以宰相領禁衛矣周勃入北軍卒安其計得也然唐肅宗許宦官以權綱判六軍十二衛遂以啓東遷之禍[illegible]以宿將領禁衛矣[illegible]不誠假東西衛計其計得也然王叔文以故附托希朝為左右神策以奪宦者權適以兆甘露之禍[illegible]以宗室領禁衛矣東牟朱虛宿衛長安共誅諸呂其計得也然唐昭宗畏節度以嗣覃王允典神策而戰平五十四軍一日俱潰以盛李茂正犯闕之變則宰相外戚宿將宗室又若不可以領宿衛矣是大不然安危存亡今古係所任得其人則羊琇之[illegible]周勃之重若程李之[illegible]東牟朱虛之亦心能處禁司不煩於撫兵之重任非其人則祿產之除何取於外戚權嗣之昏何取於宰相[illegible]之禁將何取於宗室希朝之除謀何取於故將故夫典禁衛者不必外戚得如羊琇則可不必宰相得如周勃則可不必宗室得如東牟朱虛則可不必宿將得如程李則可此漢武所以肅建章之衛而唐太宗所以嚴諸衛之軍誠知夫禁衛之不可輕也雖然漢武肅建章之衛而唐太宗所以嚴諸衛之軍誠知夫禁衛之不可輕也雖然漢武肅建章之衛其亡也兵移於外臣太宗嚴諸衛之軍其亡也兵移於宦官兵移於外臣其禍淺兵移於宦官其禍速方漢之季董卓[illegible]於相府自署領軍校故為中領軍乃使韓浩史渙同領禁衛自是忠臣義士不附忠臣義士之間北面朝者相而觀變漢祚何擇而彼見宗廟社稷之無與也執大柄而用其明以司一世之命則漢之亡非亡於漢禁衛之權一移於外臣之手而天下之勢去矣然而[illegible]禁衛[illegible]而[illegible]而已取仕又不而[illegible]雖然唐之季始以禁衛假宦官[illegible]又以假[illegible]也而又以假[illegible]中尉中護軍皆古官也[illegible]兵奪於內亂訌於外李茂正一犯闕則殺一中尉王行瑜一犯闕則殺一宰相韓建一犯闕則殺十一王自是朱全忠之難作於用腹[illegible]一人之禍[illegible]宗社[illegible]也倘之遲速不同而其亡同一轍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illegible]誠有味其言哉作禁衛論

機論

大鑑軒

事以能而後[illegible]外以能而後[illegible]能而不恃也而能之所則操之何也氣亂而功不隨中古之大有為者不勝氣以取事以[illegible]隨之矣[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起[illegible]之節不能為[illegible]故陰下折其萌而不使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用其鋒故其鋒不挫而其鋒不可犯何者[illegible]以有以發其[illegible]陽之[illegible]于九[illegible]也[illegible]其久也[illegible]然若[illegible]於[illegible]物然而達於上[illegible]者[illegible]若[illegible]仲中而抑明而[illegible]若無不遂主而如[illegible]後之[illegible]故其當之也原其始之[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始而[illegible]於下[illegible]於前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動於[illegible]天下之事[illegible]其發

寸

於卒然者人之所不能料也高帝之為漢王也項羽奪之關中而不敢爭驅之南鄭而不敢怨帝非其能下人也而陰忍不拔以就蜀漢之封者所以安羽而求出於其不意也陰夫漢中之席未溫而三秦之師已至漁藩之約方成而垓下之圍已合帝於此何其銳也夫惟其始也不銳故其終也獨勇帝之始非其不銳所以養其銳而就大事也故夫人主之為天下不病其怯而病其勇不取其銳而取其堅蓋銳者其氣也堅者其志也高帝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以居此乎此高帝之志也天下之事無以為之志而徒特其輕為之勇無先定之謀而欲求速成之效患未見其能濟也何者輕為者不量力而欲速者不知變故也方今天下其可有為之時邪未可有為之時邪以為可以有為也則未見其可為之機以為不可有為也而將遂不為邪則患未見可如此而遂已也古者敵國相持其為策有二而已可戰則戰不可戰則守近世無策為其所謂守者非不戰之謂也未為戰備以待其可戰者也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惟其先莫之窺也是以一發而莫之支也今也以為戰而志於戰以為守而懈於守在彼既有可勝之形在我亦無不可勝之備則亦惟自立耳嗚呼以今日事勢其將大有為邪其欲坐自立而已邪如其志不止於僅自立也則今日之所以待敵者愚不知其故也愚雖不肖竊嘗妄論當今之故以為今日之失在於志太銳術太疏事事太輕責效太速此天下之事所以顛倒錯亂而無所成就符離之事非不銳也兩繡數其踈而恨其失於太早也雖然符離之事既已往矣則夫後日之事豈可不先為之謀而複蹈其轍也哉

機論二　鑑軒

今天下之大勢不戰而勝者為上策戰勝而能有其地者為中策戰勝地闢而不能堅凝之者為下策故內修政事者上策也復關中者中策也取河南者下策也所謂上策者前所嘗而上論之事者其詳備矣然所可復關中為中策若何也曰非以為兵不可進取也亦非不知古京社稷之所在得先後也而曰復關中為中策者何也非以事論也以勢論也天下之事勢之所不便者雖英雄有所不敢爭而勢之所當爭者此明智之所以攻而勿捨者也自古至今事勢之興衰多矣然大抵據勢者則先據其會而封大略有公形之於險夫人惟其坊要地是以可反臨而爭先惟其雖隘也其以可乘使乃自得其便故輕出奪取兵塗而東虎者先據其要地何則其勢不同也是故敵小則併兵以爭其勞敵大則敵兵以撓其擾其勢則敵不能折敵不能抗則一舉而擅其關險併物則敵不及敵不及塞一戰而分其勢用兵之術敵小則發於一舉敵大則當於二戰一戰不勝後戰救也故有五為勝則必然路則以守所恃則取其大利則戰不得則守不得已所戰者死地也凡戰之道有不量力而與戰者一死地也處地者自不待已而上未有甚於不可以而輕侵人者也光武之中興也而自事於河北曹公之爭天下也先據於許兗二君之舉而處與部雜布者彼與爭勢於中原者皆未扶其敵故也天下之事如有物衆雜而取之則力分者擇必多而分有之則直者者未必拼其故鷸蚌相持必於此擊之時而刺虎者必於兩虎相攻之際高帝之取天下與光武曹公異也光武以勇戰曹公輕戰高祖持重非他也勢也項籍之據梁楚虎而負嵎若也帝不與之爭於梁楚而固守成皐未嘗與之交鋒也而韓信之師已闕於燕齊矣彼其所爭者不爭而爭其所不爭者何也彼以梁楚不可一戰而遂有也是以乘便而疾趨於其不意不攫其前而竊出其後不戰其膺而斷其臂高帝之蹙項籍武帝之困匈奴同一術也今天下之勢兩淮者蓋吾之成皐關中者蓋吾之燕趙也以還之計莫若重兵戍

兩淮精兵取關中而別以輕兵擾河洛重兵所以守精兵所以戰守者務爲不可敗而戰者務爲以可勝東兵脅之以其聲西兵擣之以其實而輕兵之擾河洛者則撓之以張其勢聚重兵於東而脅之以聲所以疑敵也敵疑則其備於東者必力備於東者力而我持重而不戰則勝負之勢未有所決兩勢相持而勝負不決則兵不可解兵不可解則備於西者必輕而吾精兵之向關中者可以乘虛而入矣然後悉荊襄之兵連西蜀之甲數道並進以趨關中可一戰而定也既得關中然後出關將戰東向以臨天下當此之時天下大勢在南不在北矣

機論三

鑑軒

愚之計必欲重兵戍兩淮何也愚故曰聚重兵於東而脅之以聲所以疑敵也曷爲而必脅之以聲也所以成吾西討之計也或曰成吾西討之計則善矣曷爲不東西並舉而東兵獨專於守也應之曰東兵可以必有功而不能必其不敗也可以復河南而不能保其不復失也然則河南不可取乎曰可取而不可守也古之善兵者不攻不可有不取不可守攻而不可有謂之棄士取而不可守謂之棄功兵以勢攻以形守勢者有所不擊而敵不能抗也形者有所不戰而敵不能爭也故戰以勢合守以形固形之不足恃者則守之有不能堅也地之所必爭而不能使敵之不能爭則知兵者不輕與之矣河南者蓋敵之所必爭而不能使敵之不能爭也易奪而難有易定而難集易乘而難固易得而難備是故梁汴者天下之戰場也車徒之所必由馬跡之所交道環地而守之而兵之向某城者四面而至雖有墨子之技吾知其不能固也非不能固也能固而不能持久也東晉之初祖逖嘗據譙矣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逖死未幾而旋失之宋文之初嘗北伐矣取碻磝取虎牢取滑臺取洛陽而卒不能有其何也河北之未平則河南不可留而與夫以新定未集之勢而當河北悍堅之虜以驟勝久暴之師而嬰紛起四合之鋒雖湯武臨之未保其全勝也昔陳宣帝嘗取彭汴矣而王喜以爲棄舟楫之功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喜之意非以彭汴爲不可取也以爲取之易而守之難也國家往日符離之役未爲全失也而獨首事於河南則愚以爲計之疎也而又東兵決策進取西師堅持不戰故東兵敗退而西師無功者失於西師之不出而東兵之獨進也昔商浩連年北伐而爲襄敗元溫一出而幾定關中王元謨平蕩河南旋即敗退而柳元景進攻潼關所向皆捷非人謀之不同也蓋東西異勢也率兵以攻人而不能數道並進使敵勢不分而萃於一道非計之得也誠使當時內外叶謀數道併力乘利同便東西犄角未有不勝也就使東兵小衄而西兵必大捷矣不能出此而詢謀不會議論不一進退異意一前一却此所以自困敗愚故曰失於西師之不出而東兵之獨進也愚嘗掬天下之勢以爲今日之事東兵宜緩戰而西師利奇襲宜緩戰則持重隙伺而有所置而不取利奇襲則東關大出而旁趨於其不意東兵則示之以攻而實出於守西兵則形之以守而實出於戰東兵則以奇而用吾之正西兵則以正而出吾之奇使敵不測吾之所爲而不知爲吾之備則墮吾計中矣不此之思而越夫敵所必爭之地此愚所以謂討之踈也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貳

六〇論

論法上　宛丘

〔批〕見得事之治法亦相參之以聖人之制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然則天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用事日益新法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必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乱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為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制也為其事不之可憂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而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礼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礼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礼不足之罪哉制度日多節目繁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安寒者不治而怠曰之所食肆欲之所安夫如是則閒其年必壯者也游於與戚變姦備至齊石百物毒烈並進而於文鍼砭遍備而無遺則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質治之而不得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質補之而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所不顧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不足豈不然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犯夏之統弊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為之不已何也豈其世亦曰變而殊有所不足故耶德足以導民之初亂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首若則毀拙竊為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奸邪詐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敦朴歎善之心而有然怨忌上之仇故曰啓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其制亦也其治乱之迹未易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夫天下大亂先王之治術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幸不虎復先王之舒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変未足夏商之法密者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渾厚气美習稍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変已窮而民之奸心邪態舉不畢出其知備其攻其所有其美俾故周之士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之所以深怨之而曰周人未治神而將賞刑所以為矣此後所以為秦也歟

論法下　宛丘

〔批〕此篇論法之弊由於刑名之起也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爭奪敗乱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乱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敷天下有易致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易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推原得姦而民之後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強下字曲曲為之防多為之制法度槃戟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亂其美生民之過曰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賤者以謂能究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為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癈未敝而前人之撲者存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変生焉觀美者

嘗考井田之丈備者偽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傷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怯然靜厭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區一之法羈縻為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安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然有至於武宣天下之勢又皆於興事民富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田間而一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謀致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籍籍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制始因彝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是貴使其勢不為閑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大[illegible]何在哉蓋天下之弊好稱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詳刑者必受天下之大害夫任術而求於將而主裁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務容飾而勿隙可也禮樂務飾之居衣新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生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廷之堂五秒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求其端不求備於民夫可以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滕之萬金之家責之于金其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曰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或者徒見法度務而民不化丈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竭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來足以知此然後取者遇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存法論

程大昌

法之設以為人亦以杜私也然則孰為重曰杜私重孰明之以迹明之也古者閑於規矩方於矩以為方圓之則而後夫不方圓者豈為能方圓者哉是故法之設以迹繩私也至私行乎無形而人莫得見其情則法亦無所限制故聖人之設法以為萬公之具萬公之有其則矣公者有形矣情私而法亦然則因得見其公矣法然邪而迹不然則童子亦得議其私也夫惟迹懸于外而人皆有所能者以為是救之形目然私者其亦有所徵矣是設法者之意而行私者之所深忌也春秋之世諸侯相與削去周官之籍夫何籍而毋此直惡夫行私而有迹爾夫籍所著刑政有平制度有中班爵有等分田有限昭昭乎至公之的迹與法異則有指籍以責私者故子産詰晉曰先王之制大國不過一圻今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此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凡此皆援先所奔而周籍之不得不服者也古語有之不知其形視其影吾未知夫人公私之分於法之存亡觀之亦足以察矣曹參之相漢志天下之弊於救心乎養甚似不足益民也而天下歌之政以其不失晝一之法也晝一之法非唐虞成周之法也天下忖然而數之間之曰給[illegible]猶者不擇人議輕重者不持衡何之晝一至公篤而參也悉其可以行私之勢而一切付之定法之無心非天下之至公能乎哉是故非守法之足尚而至公之為可貴也不然參當坐因循之罪矣以功冠漢哉

一今法論

程大昌

周有定法則吏有定守民有定卿十二三焉則惑矣前法既備於後令而後猶因搖於新制吏民將安所取中乎道前則失乎後求

矯則不安乎新屢變焉適從之無所故君子當其二三則求有以一之一之者非一諸我也一諸所安而已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其品章條目上下循焉耳目熟焉所謂安也歷世滋久必有講明此變而創為新議者焉聽其言亦切於事機諸世亦未安於民從其一曰之宜推而行之於是有與成法相忤者今日之言如此明日之言如彼循彼此之異而法不勝其二三天下始皇皇無準矣吾將劉夫一切權宜之議盡復前朝世守之法則是二三而一之復以所安者遺焉吏守民從皆有定而無惑矣無亦便而易治與昔日蕭何剏秦之舊而為九章天下便其簡當謂之畫一畫一之法守之以曹參之清淨鎮之以孝文之元默無增損也孝武親宗紛拔之士講求改制務以生事相高張湯杜周因得肆其智巧為敢為紛更而憚其言曰三尺律令安在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宜世是為何古之法乎斯言一出向之畫一者盡歧而又有歧矣而不止乎二三也魏相之相宣帝也最陳國家便宜故事以為古今異制當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即畫一以柔承襲之舊而武帝之所紛更者也以一漢世而有所謂高帝之法焉有所謂武帝之法焉為吏者民宜何從乎相之專行漢家故事也所以懲武而遵高也所以定法而一制也元帝嘗有所闕說而宣帝不肯以為漢家自有制度不宜純用周政其知所以而一焉或者相之言有以啓之歟雖然天下之事不見其害不知其利令之布也知行其害之所可而不防其二三則一君之身有自相蹈駁者矣蕭瑀為內史高祖嘗以不時行勅責之瑀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勅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故臣每受一勅必勘審與前勅不違始敢宣行太宗嘗勅選人詐冒者死未幾有犯者上欲殺之戴胄奏法當流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布大信於天下卒得不殺夫後與前不相悉勅與法不相當此決令所從二三而天下之所為疑惧者也高祖太宗曾不知其非而行蕭戴之匡救焉使微二子則唐令惟新自相二三矣是故天下不可無匡救之臣也

謹始論

程大昌

政之所始其重乎天下於此占終焉始善邪民意其必終於善而吾則民不役以善期之矣故是非之彼民也於此時為著而喜怒之入民也於此時為堅君子畏之非畏一時之喜怒也畏其議既定他日有不可回奪者也夫人惟未有主我也而虛心兩聽焉其喜怒無成心也故喜可致而怒可使不前者而釋之初不應所從而以私邪疑焉則疑者為主而信心難入矣噫疑心勝而乖設無是矣疑宜變觀而易乎與成湯之祝網矣釋焉一以為好生一以為貪得自古及今以疑信為是非者不獨一事也亡鈇既獲則鄰人行動無或類竊鈇失財則鄰父勸築反疑於盜而有其是非也故是以魯人不敢民柳下惠之陳迹而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蓋不容以未信而勉可疑之地也嗚呼甚矣天下之事無定形也與人於朝以賞善也而可疑以爵賞刑人於市以棄惡也而可疑以作威與作之福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形也彼天下猶疑似不信之心以觀無形可指之事雖堯禹臨之不能與抒格也然則柰何傳曰君子謹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誠能謹于早於毫釐而立信以素則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相羽以從田而猶欣欣乎有喜向之所可畏者乃吾之所可恃焉者也夫人將其疑是為非之心而信吾之所指則有所建立其能拒之使疑乎夫以謹始之術而施終身不移之信出治之道無要於此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七

論

治體論　　陳謙

為大若不容於其細而事之非其宜者君子不相已以從之也今
夫千金之家必不肯為銖錢之所為而持之後雖其甚微然不敢
棄也世之圖事何者所傷者大也夫位者尊之寵也名者輩之乘
也損一者而制于上雖為而弗能為而全之其術惘然而不辭
是以無所於爭而無所於爭如操其柄而惡用之數數與民相
貿於尋常杯棬其勢之輕也則誰不欲如上之所為欲而不得則
不肯之心常隙而不發嗚呼今天下者莫不覩源之小利而深
防予顧慮之勞者以此皆見錯之為衡謀欲令民入粟以授爵免
罪夫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賂爵以省刑也一舉而二利從至
使也而為者皆不可曰長短而傷死也儒之論大抵迂闊而不切
時亦然使稍知財者觀之厥後其弊則寧未食而死無寧得貨然
以自贍也今天下所可遺循一切而忘大難也深遠而者先王所甚
今反觀焉賤谷粟之委積聚之設行長大都之中列肆像其慢
密權市人而招之曰吾固將射此者可得也致來者聖人所
不取今反誇之閭巷之子會貴備使輕剽以添什一之利華流所不
論國家指吾身而委之曰吾官爾吾祿爾甚可指也附其然曰
利之也吾惟安哉所數爲以救天下縣令之入耳皆畏端耗牛論
不便也故數十以稱有無歲月之得耳及好貨者枉不節也大
伐冰之家不與民爭利而諸侯以推論一鄉者所為為之於朝廷
獨安為之玩其細而忘其大恐天下之爭且甚也一二年僅有
饑者以今用度而欲毫華又附然也然今之治者動欲並舞
其君至反華其所為中智以下有不可為者則太甚亦
當柄者之所宜講也賈子曰使管仲而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

卅曾不為之寒心哉作射論

治本論　　陳謙

天下甚見而緩之須煩而其詳治人之情至無已也然則治之乎
雖然治於治者不能不濫於此也蓋天下有至迫之機其狀常
雜於煩爾曖昧之中而渙於不相受之際君子因發大渙而
幸夫盡也無害亦治而重事之也昔者漢秦之先其世群其政仁
其有司賢且起曰我以治之之具而無俟也補而無缺也彼與
天下從事於詳訶之域未數數也夫故其民使安之浸入之心習
為處於上而無治數百年而治未洽也嗚呼不幸而天下不得
如昔者之無事則勢在求理也治者小成也不至與之俱弊而已
矣待之納故承之也安安之若可久之道以之大故受之也然
之若不懈之術也吾觀今之時未為非紛也事甚也休大也其
為見所而非遠其為謀拙而非工且其為說繁而不適也欽焉嫌也
擅為當也征為鬱也今之吏非是三者無議也今之民非是三者
無援也國之大民之細至絕也立法而置之扼其口服之壽常而
與之為市市之不酬而還與之為價勢至豪害至不美也是矣見
設數自足之地設數大弊於而布之武夫悍吏若逆責大譟不恤
也不必識也真欲而已矣不獨征也貨擇而已矣行者重跰而遠
避近險而深逝虎視吏坎乎視國也非有政而容若然而獻計者
猶曰無頃足聞耳嗟夫足國而貨其本拔本而救其末何如其者
也昔文王之政賦不二澤不禁關不征今之吏皆犯之矣人之重
於斯者於斯森枝嘆於斯非一日也幸而天下未有故孰測其倪
涇原之卒長安市上之呼吾衛架除陌撤屋之有不爭赴若乎
夫獲允熱道短足而蹈武步可邇而東也何之於窮縣虖之於
陝洛封而支得鍼而險籍提也天下之勢其所灼也如是嗚呼
執天下之柄者其亦少察此也作本論

治術論　張耒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全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此其故聖人求諸道而別於術凡吾所為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以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務求吾欲而直遂為者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騁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以待夫銜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銜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與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御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也其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稱物也右仰則左俯右抑則左揚夫苟欲仰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重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抑者用也重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形為也故為其所以卑高者而不為其形古之知其道者執天下之所以從者如轡而御物理之必然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姦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欲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慶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服者知所畏矣舜其從而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發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勸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於民則民亦挾而相利之從而求不獲吾之所求梁王之術疏而孟子之術精梁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君子之道然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矣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寡敵者以寡致眾陰陽之所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而之彌為之也震風積霰者所以為今日之嚴寒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也金石烈于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熱也故邀其及物之功不能遠其具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似是天下之術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役人無小術與邪道而不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是不惑矣聖人之所謂道非無術之言也謂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常有成殆人之所以用其道不及術者之一言也故其道疏略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興宋襄公以仁義而亡仁義同而存亡之勢異術也為捷之方跪而不用濕塗而三指之則益知服矣無為捷之力濕塗而彈之則既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乎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尚乎術也

治長論　陳謙

天下不可以勝治也亦求其所以然而已矣形有格勢有禁彼之所以附我者吾不知其然也亦可揮而可鄙我之所以御彼者吾不知其然也今夫四肢內附之所運動使則氣而已矣視聽取予之所及無遠邇則神而已矣其為物也非而其為數也無遲速

然行乎萬物之表而不可控持及其衰然後盡則亦安然而將然
矣也瑞之兩間之比於曲之東西若是其職且勞也而至之人於
堂奥之閒使彼職且勞者環而拱之會之而不離迴之而不敢嚮
呼是豈其然哉豈非有以使驅而借其名者邪是故古之為天下
者必有紀綱維持之具凡天下之人繫之以法則之形為之牆圍
節而不定也至於心悅而誠服則不約而自定繩之以一切之夫
紊亂渴煎排而不順也使之浸漬乎義理之所安則不待告語而
自順者求其情且定者不必其形也何也不必其法也理可也
然則以者善推之之地而理者又維之之具也昔者三代之治推
其從事於內而置諸其外與之周旋乎京樂之中而脫略乎強勉
之際是以其民優游以入之安靜以守之上下相與數百年而不
變而後世亦特以為羈靮扶持之具今天下之勢至難也征推
後而善變保法令繁而禁網密天下之吏闡者遲其職儒者緩其
說此其大也自始至以治於終更無一業也課[illegible]
也齊讀之嚴也迫趣之苛也而天下之民無歡心矣上下於上直
以形相制而所謂心者漠然不相及也休迫持之[illegible]
將接乎聽謝及其既之也非力復不可制也則其勢可見矣且夫
今有所謂[illegible]之事而實[illegible]
所謂是云者其[illegible]
下者而與其上下以形挋制則可呼而來亦可呼而去可約而合
亦可約而散也鄉閭之人同宴於學必皆撩其前則群走而不顧何則
形合而心異也古氏曰本先顛弊從之管子曰維不張一國從之韓
子曰厥病而肥者死矣夫惟固其本張其維審其脈而後天下治矣

治機論　陳謙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執之者敗之也然則不可以執乎夫社稷
之俗不變不可也奇變矣不執不可也然則執則天下之事其
動有機夫機者發於乎密而藏於不可睹於是夫一事之立也昭
明然若於日月而行也立的於此使皆若皆得引弓而射之吾知
其不足以成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孰多之口雖未治法未止論
者紛紛則若心不得不徇其說不得不搖事更立而相且搖者紛
之而有其不足以成也甚矣人衆劍奴之強也[illegible]必關上說以與之
又欲削之二子除其黨而有不良其成彼特待必[illegible]
相持於必爭之中自以事未發而不泄其於天下使之得自為
於兩之也至于又使之氣則不然矣以為之所欲而若無制之
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從之勢鳴呼機之所動
乃在於此故夫昔之將必然之說以律天下者未有能免也取
規令之世上欲立一事革一弊則群起而議之議之不勝則持力
而攻之上之人亦極力而辯之得之不勝則終至而從之若然者
其未得夫機之說也試以二三端論之然可以決也作孔子之墨亦
典宣之冗員與從當世之君子未嘗不悒悒於此然其說以抵官
曰以矣是不則曰必省是夫上之祖宗之已行下之人情之不循
則吾之說不有夫惟其不直也故安之[illegible]易浸君子出入書撼之
發不在於灼灼明豁之日而在於幽幽[illegible]
行乎郊以處乎[illegible]如好夫患之[illegible]不必發[illegible]
難其任如近日之[illegible]
與之一切是機也此機之可見者也其不可以告人者[illegible]
數也夫二者之名[illegible]
不得而搖君是者可以立乎[illegible]
機周密以處機之[illegible]
然若付天下持之[illegible]
之以為默然則安在其為周密也[illegible]
之說也作機論

○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八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已集目錄

卷之一

封建論　柳子厚

復古王者之二論　胡澹菴

復井田論　林少穎

卷之二

正統論　陳后山

國勢論　陳止齋

恢復論上　陳止齋

恢復論下　陳止齋

國本論　方鑑軒

卷之三

議財論　鄭景望

議財論　鄭景望

講財論　鄭景望

理財論　方鑑軒

抑商賈論　林少穎

卷之四

貴助論　程大昌

養兵論　曾毅齋

變調論　曾毅齋

經綸論　曾毅齋

用望論　程大昌

諫諍論　曾毅齋

選掄論　曾毅齋

卷之五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匈奴論　呂東萊

和戎論　陳止齋

易敵論　陳止齋

料敵論　林文軒

武備論　陳止齋

卷之六

本論　歐陽

明論　蘇老泉

質論　程大昌

一論　程大昌

要論　程大昌

重論　程大昌

備論　程大昌

刺論　程大昌

卷之七

盡性論上　張文潛

盡性論下　張文潛

性論　葉肅

情論　葉肅

命論　葉肅

宅心論　安正忘筌

致知在格物論　司馬溫公

卷之八

仁論　王十朋

利者義之和論　蘇老泉

禮樂論上　陳益之
禮樂論下　陳益之
忠臣傳論　陸子靜
君子喻於義論　陸子靜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目錄終

（前己）

論

封建論

柳子厚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

……迄于幽平，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

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

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

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

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

所向之以為安於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公之天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位於子孫也秦之所以罪也者其所以制公之天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欲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illegible]夫天下之道理安於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卿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illegible]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復古王者之制論

胡次焱

荀卿知有三代而不知有一王之法知天之無王而不知尊王之道知矯弊時弊而適以禍天下之紛紛嗚呼卿乎以春秋之義責之則不免為罪人也卿之復古之說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謂復古當以三代為準也謂天下之無王可因也故直以矯其弊乎自任亦有意乎春秋而作也為謂卿之意則善而其說則疏也夫隆禮者不迹實用古今之通患上大夫立人之朝焉足以論唯不自期以至陰陽契亦誰不許其君以堯舜三代言則尚矣其尚論古人則善矣幸而偶合古人之變迹亦足以經動時主之聽聽天然鹿豕魚鳥世所珍者人子誰不欲[illegible]於親而居山者不能致魚鳥澤者不能致鹿豕於其所不能致而必曰吾須此為奉親之養孰若即吾所居以求可致之物常不闕於奉養哉是則堯舜信古也三王信古也舜若不可行則徒勝空文無益復古之實效也為是說若是未得春秋尊一王者之法之旨客有難者曰子以春秋責卿似矣若如子言是盡廢可去而濫抒枯槎當卿矣卿復何據而容為後之所興矣春秋何取也曰春秋非恐夫異代也異矣崇飾前古之虛美以幻以弃滅當代之舊制者也凡人之情貴耳賤目為胡亥所當見若人皆不法視此一觀古人之惟珍則此數以修掩其號之巧以為古則法以形盛之制而可賤術向卑之後以為古則必以卑弱之制為可賤者逆亂存焉故以為古則必以雅服時飾為可興世之好為論作者往往以為堯舜之高踪黃視祖宗之制度不當蹤其久以後世事明日後某政務更章略無說辭於後生新學年之三者焉之一呼信如卿言三年嘗所當去也[illegible]所當用也[illegible]所當行也春秋不當書而譏之也曰荀子責卿亦其事卿非不知因家自有制度也謂凡其雅舜者舉發也凡非舊文者舉變也凡非舊器者舉毀也以其為可以復三代也則曰器非雅未害也色非舊文未害也械用非舊器未害也春秋所以書者正謂其器而非古刑賞而非古賦斂用度之非古故凡書作某於某者謂其器而非古也書稅大夫役大夫若[illegible]而其刑非古也書初稅畝作丘甲若費其賦斂用度之非古也[illegible]古也如卿言是[illegible]死而投以大[illegible]曰此其古也古則古矣其不然[illegible]而適以害之春秋所深罪也曰然則先儒稱春秋之道亦通三王則春秋豈無取於古與曰為此說者何休也仲尼無此言也[illegible]刑[illegible]以唐叔之法度責之不聞其通稱三王也[illegible]以春秋之典責之不聞其通稱三王也[illegible]刑[illegible]法深行之則[illegible]井田古[illegible]行之則[illegible]二代法[illegible]也後世不能復三代也[illegible]理[illegible]至春秋則一以周典斷之謂其[illegible]與復文武之緒不當雜以異代也[illegible]故[illegible]書不[illegible]朝于廟若[illegible]朝于廟以存周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尊一王之法也[illegible]春秋必通於三王者此俗儒之[illegible]論也以是又知卿言之

謬也嗚呼荀卿關天下之無王似亦有意乎春秋之作者而復古之論迂闊如此後世敎其說以敗亂國家者十常八九且如賈賞一功臣盡引周公錫山土田以爲故事李用兵則直援春秋車戰以爲法翹然遂追遐想撥取古人空談以欺其君漫不知何許亦得所謂終日飯飽而未嘗一飽者良亦可笑然禍惟李斯師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於斥師友眼若不相識及觀斯之相秦當不簡其焚燒夫子之六經則變古也悉滅三代之法度則變古也列郡會而廢封建則變古也破壞周公之井田則變古也又法慘用荀卿復三代之說而斯獨行遂至大壞先王之法以快其私欲殺人其子且必行劫李斯師事荀卿而遂亂天下亦卿之說縱惟蓋有以濫之也吁春秋必謹始善惡夫始爲是者也獨其始作俑者乎庸故曰以春秋之義責之則不免爲罪人也嗚呼惜哉

復井田論

林之奇

齊宣王一悟仁術而可語王道之本滕文公一明性善而可與興井田之制孟子車轍未嘗淹留於一邦徜徉乎梁宋齊鄒魯或遇而退或言而退或仕不得志而退其所拳拳者莫若齊梁未嘗復其疑而心已親者莫若滕吾觀孟子告而語之壯欲舉而行之而視天下遂若可坐王而爲之一日不遇則皇皇然不暇安席惟恐斯民不復見堯舜文武成康之治是心何如哉然其爲齊梁發明者獨詳於他國爲滕公規畫者又詳於齊梁聖賢不私於齊滕必矣嗚呼欲復古者亦可以知復古之由哉古先聖明致太平垂遠業非一道也其大者曰井田井田一法萬民之敵也安民之基寓兵之府也與禮樂行政教之本也有如是之良法而秦人忍壞之秦人何愚也非愚也功利之心奪之也由漢而下莫有能復之者又不惟一功利之心奪之也夫已成之法亦有一旦而壞之如覆手既壞之餘有一毫不得於心則復之如回天井田之法不幸而復於新氏之世幸而遺意猶見於太宗之時使當時用樂必能發樂使賤工御馬必能發馬井田復於新氏必廢於新氏可也井田之法廢於秦而井田之利未嘗廢於秦一經新氏之害而民聞井田如畏豺虎夫安得而不廢漢復爲東尚二百年未嘗敢有一人談古制于朝者獨荀悅慨然明其利害猶有難行之歎蓋欲得如高祖光武之時然後可以爲之噫是非懲新氏之禍與晉人懲之而井田亦不敢行宋齊而下吾何望焉千百年間乃有一元魏之主其施設使人意然而元魏之主非深知古也特果於立事而近當時之可者也元魏不足言而爲太宗太平基也可喜也元魏行可喜太宗乃有可恨太宗宜三代矣而卒不三代愚故曰井田遺意幸而猶見於太宗之時也太宗以來議者皆曰井田可復矣可復而不復則亦有說乎愚前所謂既壞之餘有一毫不得於心則復之如回天此古道興廢之機也將大復先王之法度必先正人主之心術以堯舜三代之臣而致其君爲堯舜三代之君必能盡堯舜三代經綸天下之道知者規之仁者慮之強者達之天下井井乎其成周矣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論

正統論　　陳后山

統者一也一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並見之也周南召南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天下有貳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君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也王子曰中國有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聖人除之夫列國並力而不相尚君子必致于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絕于文侯之命則天下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所以君之也由周而上天下為一學者所不論也由周而下至於五代其所論者五為有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所[illegible]者[illegible]是也有其統而爲閏者秦新是也與其統而爲實者[illegible]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說有三而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也天與賢則賢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爲也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進可戰則戰而統有歸矣吾於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君子與其王平桓周之統而君子奪其王也[illegible]公攝位而先君之所子君子與其君也[illegible]公世子也去頃諸侯大夫國人君之而王伏之所[illegible]君子然之文王周夷之人秦與[illegible]戎[illegible]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后也君子庄而夷狄之也自周之東其於諸侯其所有號爾故詩降而書絕之君子亦有待也人詩降而書絕則天下無君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德以先王之

世天下須君而後興之豈君子所欲哉極文一中國邦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而天命未改故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然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形晉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爲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者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爲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爲秦可乎[illegible]之其謂與我新莽漢之盗也而漢討之其衡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舜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晉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者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篡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葛之所追也君子之所尚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遂而功興君子不得而私焉其魏晉有志於天下又皆有功於民而魏則中州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illegible]晉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宋陳陳亡於隋隋有終自隋而上則爲[illegible]魏而上爲拓拔魏晉名也晉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illegible]天下而弁之賀若得之而謂之統乎其事則漢書其名則稱其[illegible]則[illegible]非拓文亦晉之非人也則有始右氏為也[illegible]然民辭卑也然居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其備書之秦春秋之其辨也然趙不爲夷乃謂魏為狄乎南北之際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illegible]而世亦古之制也其所以貴者以中土之無代中君子閔其[illegible]而與之[illegible]也以魏進之也夫也而帝者君人也魏可貴而未貴也聽而不疑故君子侍之也行之者樹其定也晉宋有其大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武文役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然者武文之澤也故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illegible]梁陳存之[illegible]與[illegible]乎夷而論之[illegible]乎其治之也其而後德未純中夷君子存之也然其純乎天乎[illegible]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

衰

不考其素著其變也又況終身由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賢
惡其變也又況言非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深於辨而虐非
其族也且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於春秋見之也楚比殺也而弃
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弃疾殺公子比以情不以迹也深之存
猶現也此朱子之辨也吾於正統辨之經以定其論舊之公以衡
其義析衆說之甘而歸諸正焉乎其可也

國勢論　　陳止齋

天下之勢其立也難成其成也難變強不易弱而弱者不易強
強大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雖數十世之子孫而先觀其強弱之
形者蓋其積非一日也故夫積強之後雖其懦者熟之而其熱勢
未可以猝弱積弱之久雖其武者奮之而其流亦未能以遽強昔者
秦祖七世之君挾六國之吭而奪之地至于始皇燕名城殺豪傑士
後百年之頸而卒劉於天下之立者無不則足而懼也二世以庸
謂承之而山東之豪傑並起以扱其強雖劉氏不得乘機而其秘
之弃命之師猶足以殺虜章邯擊殺楚將項梁何者其強猶
故也李唐之世自中葉不綱而天下起兵衛矣而挾乎天寶之強
肅宗克復兩京而不能制河北之諸德宗收洛陽安魏世而不能
伊秘窮之困況一軍大變重奪氣沮卑以姑息為藩鎮之驕至於
憲宗海內八九為賊有矣其強暴之存者尚頹然自若也而死於
肘腋之禍嗚呼觀君者非不欲而將也而無救於唐是者何也其
弱久也嘗論秦人之勢如康強之人空中立衛而其手足便利
耳目聰明猶未可押而侮之唐之勢如人之血氣衰竭筋力疲憊
賂其財氣猶是而亦不能以復壯故凡善觀天下之強弱者不以
亟而以緩其欲敵人之強也以緩其猶銳之鋒而欲堅守徐伺以
陰入其隙欲振其國之弱則亦不快然而起以徼成功日夜淬勵
以作其氣厚其力而後舉此酈生張良之所以勸秦而李泌鄴侯

恢

之後所以失之而促唐之不亦也高帝之入秦也酈生喜其足合
之卒徑入虎口而勸其無確守之間至其戰峙關張良亦以秦
未可輕試宜堅壁以陽用將擾其懈而後擊之破人之強其術固
如此也以往之從不知唐勢之弱而欲急強于鄭戟擊闘宜以收
歸往之權而俟得於天下謀未成而暴顏已入於刑餘之手嗚呼
有天下者不幸而以久弱之困當積強之寇宜以食其留侯之策
類之無出於李鄴之謀以自取天下之笑

恢復論上　　止齋

自古爭天下常易收天下難若常難處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
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豈天其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
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
人之所有而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何者以吾有而用之
雖失之於吾無損也其勢為得不勇以其所愛而用之一或不審
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
漢高帝以三尺之劍任五戰而成帝業以秦以虎狼之強猶數世而
合之漢獨何其銳也是高帝無繼周之業無寸土為之資兵秦
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非己之民非己之粟而收
非己之城邑故得其志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恤也捐數千
里以授三將不恤也雖水之燃陽滎陽之脫濟於死而不衰也以匹
夫而爭天下其幸而勝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
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帝渡也據江都之勝挾其會之饒亦足
以奮矣而晏菑不能復歸跬步咫尺名非他也其所愛夫一隅之
可以自託燬然惴惴然恐夫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其亦其勢然也
三代以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其勢亦高
帝之業而光武亦以其高帝為之也嗚呼後之人其幸而失天
下之全而得為漢之光武猶幸而獨得天下之寸乃止於晉之元

帝亦孰能變元帝之勢而以光武用之也哉

恢復論下

正齋

變晉元之出而以光武用之者未必專於武也亦有所弃而已矣大抵不有所弃不能有所就有志於取天下者特未可深留而用閑之也以天下之大傑留而閑閉之劍守之不足以攻乎哉焉帝之所以踣項氏者以其弃操弃於韓信劉備之不能一鄙於魏者以其不弃其於孫氏也方信之處楚猶豹也請兵三萬北舉燕趙東擊齊帝還然與之不吝也及其破齊下也請自王之帝雖甚怒良平附耳一語帝翻然置之不爭也嗚呼何帝之明於前而昏乎善拜之以其後也且帝以五諸侯之兵敗於彭城陳留之閒帝不脫者屢矣帝之力果能一戰以假如帝之能并項氏亦踊而奪之矣三秦之事可見矣以齊之蘇繇百萬里而為韓信之則楚全而漢孤楚全而漢孤則漢之不敗決矣與若弃之於彼使之自戰其所自兼弘敵而又自王其臨時而從我則項氏必不能相持之漢而東分齊之使能且投降也亦不勇於自有也有漢王者在也則夫弃齊於以所以斷項氏於不能進退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權也漢之帝也猶若角而劉備亦一時之傑也而其志不若高皇之大且蜀之輔重若於[illegible]而其力之不能有其亦明矣彼之急於其者矣也使其猶巴蜀之中起於江陵一舉而兼之則曹操其揃之而操之蜀以以其身必爭爭則備且彌於勝是蜀伐與所以敵魏於輕且而擁與能以[illegible]哉故莫若使其自與之權而借力於魏為權之法降也其權不矣何其欲降而從之權之所以衡於魏也以是蜀之二亦為魏之一其力足以與魏爭衡而國其不弱也惜乎其不弃於孫氏而更生一敵足以卒無所成夫不忍弃之而遂一為頑人之資取天下者為之哉昔元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小成矣而元帝不弃之過然後戰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西也

固本論

方鑑軒

為天下者不可使天下無錙銖之利亦不可使天下無錙銖之害夫使天下利無錙銖之遺而害無錙銖之遺自若天下之可以大治也而天下之俗益然而日趨天下之俗益淪而日偷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不必覺之也昔者舜之世民不知德其君亦不知有其吏三代之民知德其君矣而未知德其吏也降及後世則民知德其吏矣夫不知德其君而德其吏者吏亡其民也吏仁其民而民愛之民愛其吏而君以不有其君則吏有君民之所恃以為紿者也又降而後世則吏盡其民民亦盡其民則民怨之然民然其吏而猶不以怨其君嗚呼天下之民至於與吏為然焉猶矣猶望而不至於咎其君也與吏為然焉而不止則將移其怨於君天下之民至於移其怨於君則亦危矣禍而不可[illegible]以久安而御帝也然觀秦之亡也其吏皆與民爲敵君也然而未至於與民爲然也其君亦與民為仇也天下之然後秦亡秦以一夫起而叢興而偕吏之御於前而後先於[illegible]光武入洛之初[illegible]一見可謂[illegible]也書[illegible]秦之敗[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也而吏又從而[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從之[illegible]天下之心[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也[illegible]戶數又[illegible]民之[illegible]人無[illegible]也嗟夫役由之吏[illegible]

論

議時論

鄭景望

大忠有[illegible]繫人心[illegible]時君能明[illegible]先食[illegible]以[illegible]而足[illegible]明[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義[illegible]間[illegible]八[illegible]那[illegible]司[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雖怍於戲獨不以吾一身一家而思之夫飢而食渴而飲[illegible]而至卿而事倚而有曰何而給徒習之士大夫以游談歌[illegible][illegible]官握[illegible]而考平天下之大事非一端古官[illegible]吏[illegible]往[illegible]會小衍社宗朝[illegible]宮室器服車馬之用給[illegible]獨以為私[illegible]並此首發二三王之[illegible]規非後世創為之也[illegible]非財[illegible]事[illegible]不可於置之度外亦幾於不雖長姿矣雖然自周[illegible]制[illegible]人欲日侈用財若多秦漢而下猶以四海九州之財贍養一人而不足於是[illegible]丈夫[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排[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人之[illegible]其[illegible]飯開不可復塞後之承前者增無損凡先王之[illegible]於民者[illegible]之盡矣所以散在民者斂之[illegible]矣利析秋毫而國用常乏雖以剛[illegible]好治之主其所奪若不[illegible]復[illegible]其所[illegible]不能復[illegible]也[illegible]不能勢有不可也嗟乎[illegible]之士雖不達時宜後其事時讀古人之書見先王之政纖悉委曲無非假民[illegible]之重之不敢少放[illegible]視後世如許則謂[illegible]利之臣[illegible]起而擊之[illegible]財利之[illegible]殊趍而賤之[illegible]無足惟也然時世不同事變非一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苟不勝後世之弊欲一取先王之法而繩之此時君世主所以病其說之難流俗鄙夫所以呵其法之迂有志之士亦日悼其說之不合也抑不知先王之法雖不可遽行而其遺意猶可[illegible]以言先王之於民愛之也厚[illegible]而子之也[illegible]故[illegible]之也而猶權其盛[illegible]夫財出於民而愛之[illegible]之散之[illegible]其本之術也烏有[illegible]而末不茂者哉苟知此意則可以議邦財司民命矣先王之[illegible]可也

議財論

鄭景望

[illegible]時[illegible]於[illegible]矣[illegible]不[illegible]未[illegible]其可也山有材者[illegible]日而伐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牧之不[illegible]則日夜之所[illegible]之所養[illegible]以智力交相[illegible]必有所事[illegible]而從食[illegible]耳目手足[illegible]故若[illegible]其[illegible]手而食必[illegible]之[illegible]謂[illegible]民若何其多也[illegible]大[illegible]種[illegible]代[illegible]謂之[illegible]游行謂之市井之[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若此之類不可謹言賈生所[illegible]殘賊[illegible]行莫之或止者也昔[illegible]還歟今壯無娶老無娶壯女十七男二十不嫁不娶罪父母盖欲人民富且多[illegible]也[illegible]今有民而委之無用亦可惜哉今之四民亦非古之四民也士[illegible]無用之文以[illegible]利[illegible]身[illegible]何[illegible]是[illegible]士亦游矣工作無用之器以誘[illegible]而食[illegible]不[illegible]則工亦游矣商通無用之貨以[illegible]而[illegible]用[illegible]往往不[illegible]則商亦游矣嗚呼民相與游而人之類未[illegible]若[illegible]民尚守耒耜而已然而[illegible]暑[illegible]而[illegible]風沐雨[illegible]戴星而[illegible]戴星而入其勤勞矣而又有水旱[illegible]蝗[illegible]之[illegible]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相至[illegible]未[illegible]之[illegible]而饒之又從而嗟鄙之良可哀也故其子弟時出城市目覩[illegible]其[illegible]不飽[illegible]不蔽其[illegible]不安於畎畝矣不急救之[illegible]又[illegible]游也古之為[illegible]關市有譏偽[illegible]有禁[illegible]以[illegible]者有誅作淫聲

異服奇技奇器者有誅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無帛不績者無衰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皆先王抑末厚本之意而損益而施之使役輕而此重其不轉而歸南畝者寡矣至於占田有限以抑兼并之家廣粟有勸以廣凶荒之備設權守令賑民之政則田畯之官何必設也賞善農功者公家之所以勸小田之私何必復立也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夫若天下之大防而已要當明好惡以示之則天下翕然向方上導其所下者莫不如之夫體而厚加調養能使然之呼治道甚難顧力行何如爾

議財論

鄭景望

莫非王民予奪斂散其權在君何事非君治亂安危其權在民先王知人上之權不足恃也而一聽於民凡有所欲委曲彌縫不敢有已故制其常產與之相生養之道爲之比閭族黨州鄉郡里鄙縣都夫家溝洫會川以金道路徑術以抑其穀之耕耨撥稼穡女功飲食醫藥喪紀祭祀則有入子弟服用財以安其生老弱廢疾孤寡則有恤養之政凶荒札瘥則有賙救之法選擇秘輕民合耦趨耕以役其力過時失帶則有賦役以周其用慎吏之保并則爲之大比以屬知山林川澤器械六畜之數備役之不均則爲之稽其夫家以辨之上下爲役之久近事以民立而無不罷官以事建而無羨員廣用節斂患不遺循指之溫狗安樂之地而後身與其享民樂其愛已而閉其其勤也於是輸其天育地産與己之所致之物以供王之飲膳器物服頒賜好用喪祭以充府庫以供玩好多而不厭而先王亦以爲當然設冢宰而稽之有司要會爲者不敢私焉少有不登則與變色邦計民財同未之也而與士大夫指瞻敬樂矣嗚呼後豈不知予奪斂散之權在已耶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後世不復以制民之産而先王之良法美意日以消亡朝堂之間所以王府充軍儲備則幸矣餘不暇問也而民始自爲生矣自山海陂澤之利公家專之凡食貨之人莊農者衆而民不爲生始於此矣自舟車絲麻藉貴魚肉竹木薪炭百物有稅而官司之法日嚴日以衆則有賞罰則有誅上下相蒙不知其自何而來也汙吏賦斂又從而私漁之而民始無以爲生矣夫先王之以民與之爲生而後世之民至無以爲生不反其本者以勞思廣於無財孜孜議以圖生財變法易令以求豐財吾恐民之大權有時而或用也世固有違於人情物理知先王之意者過而則焉其知本矣

理財論

方恬

理財之說古今論之盡矣愚不能復有說也非不能復有說也不忍復有說也今天下之利已盡權而歸之公矣而猶復有說則是其君爲君之術焉不用復言此也今天下之財所以不足者何哉曾農者衆而去本者衆也古之爲民者四而農其四之一也今之爲民者六而農者六之五也而冗吏不在焉冗吏在農民而食之者也而又害農者之一也則是今之爲民者七而游民者居其六也而其徒又不在焉傳曰一夫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今天下農民益少於古矣而治財之吏惟農之爲用有田者耕之而輸粟於官者有增而無減也有桑者蠶之而輸帛於官者有重而無輕也故耕之而食不足於口也蠶之而衣不足於身也則誰肯利於農而不去也今之蠶者之桑有折而薪之者矣耕者之田有逃而棄之者矣久而不止則農不安於田畝而盡弃其本業而從末者益衆而貨財之源先竭矣凡今之所謂之吏皆爲人主驅良民而爲游民者也天下之民其良者惟農而其農不足之民則聚爲末作游手游民游民之中其强且點者則爲商賈今天下之良民已重困矣而議者方以拼商賈爲策嗚

奇

呼今商賈不可更排矣今關市之征法益苛矣征榷之利取益重矣而商賈亦且困矣儻又從而排之則散而入於盜賊如是而又不容焉又將驅游民而爲盜賊也驅良民而爲游民則至貧矣驅商民而爲盜賊則致亂矣困貧猶可爲也致亂不可救也嗚呼胡不反其初而求之乎彼其初何爲而利於農也無乃上之人以務農爲重而能寬其田租者乎故欲天下之富莫若重農重農則莫若去苛斂去苛斂則農益勸農勸則趨末者本者衆然後商賈可稍抑也游惰末作可漸禁也異端之無益於世教者可驅之而復歸南畝也何者彼既利於農則不爲無益若雖驅之而不爲盜賊也何者有農之利誘之而不至於途窮而無所入也使天下之游民不利於爲農而又途窮而無所入則驅之必爲盜賊矣

抑商賈論

三山林之奇

百

田野之民安於耕市井之民役於利嗚呼亦何異田野之間猶有帝王之遺民而市井風俗蓋異乎其染染於秦漢之習矣乎有語田野之事於市井之民則必笑以爲不聞有陳帝王之道於秦漢之君則必斥以爲迂識者觀之直爲長太息也堯之典禹之訓今人視之直爲何等語而顧望覓弃切切及此然而帝王所以教吾民誘僞之心而域之於春風和氣之中略無他事吾觀其田野之間則見其民尚厚淳質絕無機心切以爲天下皆此民何患乎不治商鞅桑洪羊之徒視天下千智万詐與求能脫吾籠絡之內而算計見效實壞於古吾觀於市井之間則見其腹機穽背面不敢窺以爲天下皆此民何畏乎不亂治亂之機亦易曉矣有識之士常欲抑商賈而歸之農嗚呼是誠美意也雖然吾未知其所以抑之者何說也以爲將曰致均輸立平準制百貨低昂以排之乎必將曰管山澤之饒則商賈無所牟大利以浸漁百姓乎是其說非不美

抑淫刑以禁姦好戰以止亂皆自文其過而已矣以此而章人之心正足以啓人之心試觀秦漢而下於前數者未有遺術何其民益異於帝王之民哉吾嘗竊恨秦始皇壞天下風俗正爲行此等術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農不可以興賈而賈不可以勝農當井田未壞之前農於天下居其什九山澤之占有限器物之奇有禁雖勸之爲賈猶不能舍聖王未嘗斷然之也農之於田既不能以自有天下之民苟非愚且弱者不肯操耒耜友稼穡以爲人役僮無從遷之路何以自養上之人乃曰尊其資塞其源使盡歸之於畎畝之間嗚呼勢不可行矣勢不可行而文其辭以行之吾知其用心不過欲使爲国者自爲商賈而已矣安有自爲商賈而輩人之爲商賈哉正恐其誘人爲之不暇也何者奪商賈之路而官自爲之其何以流通乎始欲抑商賈而歸農卒以商賈不行而自農然則始者從陰啓而陽抑之卒將至於公誘其民而爲之也居後之世欲還古人之俗必先爲民勸其爲農之地然後可以節其爲賈之望若曰未暇遠求而始少抑商賈之風亦當自困始未當自民始

論

貴助論　程大昌

獨力所勝不如兼力之輕獨智所謀不如兼智之明有助之勝乎孤立也固矣而天下之論者曰才兼人者不資助也嗚呼天施地生日月遞明陰陽錯行猶不能無待以獨成而人獨能天地日月陰陽之所不能者哉召公之求去也周公作書留之其言曰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吉甫之誦山甫也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愛莫助之周公吉甫才絕人矣猶以召公之責之爲憂而補袞無助之爲憂若曹以智力有餘而了然無所事助哉使無所事助而猶得助焉不害乎分已責以自逸也而況錙微之兆藏於毫忽千里之謬差於毫釐固有不得師心而自是者歟舜田之役舜命禹而行之蓋未有不以兵而爲能未遂也逮但益陳德以贊而禹始班師兩階之舞七旬之格非益莫致誠使才如大禹猶資益焉而謂人可無助哉漢唐以來世有相而惟曹丙魏房杜姚宋擅聲稱於千百年間未必世世無與匹或者偏智獨力之所就不如兼智并力之宏大也夫惟有規而有隨焉則美成於久矣有寬而有嚴焉則治不偏矣以至謀斷之相因正變之相資率皆習彼此以成能焉故其能爲全能而功爲全功非獨力之可致也雖然欲得相兼者數公之幸也致其兼而使有相兼者亦數公之善處也房玄齡之建謀也曰非如晦莫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是如晦初未嘗斷而玄齡亦無以自斷也然以歸重於如晦者若己不能決而求決焉所以和其助也曹參之對惠帝小自以爲不及蕭何故事無所變更此其肯爲之助也故夫才大則雖明勢敵則易忌挾雖明之才而負以易忌之氣則勢可兼而不肯兼固有不平於其心也作也若不稱數公之才而俱以同

心美之其知本哉其知本哉

贊襄論　曹叔遠

古之相也無異而有異今夫其位崇如其職專如其禄豐如其佐君者所同也其接役寄其與密切其惟也魚水甚固也膠漆甚得君者所同也家可亡吾君不可忘身可殺吾國不可奪命焉斯寄孤焉斯托是報君者所同也然利異焉非所操之異也用不同焉非所用之異也遇不同焉由今觀之周公大聖人也而不如伊尹所爲伊尹大聖人也而不如禹皋所爲有弗能非弗能也弗容能也弗得非弗得也弗可得也是故禹皋之相也大以簡大以簡故其備伊尹之相也直以遂直以遂故其業巨周公之相也艱以綿艱以綿故其功難且夫拮据於荼蓼勤以思剔以豈頗哉然欲專乎君民以重自任是弗容能也五就辛勤一詞謹當伊尹豈樂哉然欲繫欹一堂都俞數語是弗可得也雖然有聖賢之難有聖賢之權有聖賢之心時之所在而權用焉權之所在而治形焉故曰禹皋伊周則一揆也漢唐非無相也高惠之間大業已定然而寬大樸厚不無措防之六鎮靜者不無動搖之疵謂然周勃急備而不必肆焉曹之爲相也何其恬且謹也若宣帝不曉解於衛其爲曉解也精明有餘而寬裕不足以嚴相濟而不知相濟翊或躬英寬大而所就無幾以魏之爲相也何其恬且促也太宗翰好名雖有志於前古之規撫一時徵令諫諍征伐悉有其人藉如其皆當也然總持其綱以參其君臣相與從事之意而有可否房杜之爲相也何其裕且堅也昭皇非無姿也不由其道鏃而精明而不固崇之進也要之也開元之日又甚然姚宋之爲相也何其隘且迫也嗟乎數君子之所立雖不無優劣也三代以來僅有此耳而於大者俱缺焉是不能不令人慊然也嚮之也望之也惜之也故嘗以謂隨世以就功名者君子所不免也講之乎時用

之一旦君子所當思也盡其在我勉其在君君子所當思也隨今為異而不悖古以為異君子所當思也能其君者孔明也因其君者漢傅鼓子也成其君者傅說召公也聖其君者伊周也神其君者禹皇也作贊襄論

燮調論　曾毅撰

天地之大則一指也宇宙之廣則一握也古之聖賢出而有立於斯世夫豈眇其身而自小其用哉眷齊壤為兩肢而不知其有異也貫陰陽為一息而不知其有間也是故體此以出治者君也體此以佐治者相也君能是而相不能是其失則孤相能是而君不能是其失則偏兩能是則昌兩不能是則亂術而星辰時而雨暘鎮而山嶽寧而河海遂而人民蕃而鳥獸草壽之間無一或足以殄吾治則天下理太平立矣帝王盛時疇弗用是道然而欲若裕如僅見一二語若不切切於是者彼蓋視為當然而君相所當其留意者或隨其效者不數及之非義事也周官作大小職以分六卿師爲事爲就理綱維是士張是者不容缺也變理寅亮如立三太少而一不以他故胥之典幾何也泰和之風遍然東塞於四方萬里之間推其詠歌迄今不泯則亦有自也然胥孜之陳平之於文帝及穆開說言亦不切也漢家水旱盜賊陰陽之變為相者觀不免責非不嚴也自是而來未見有如推項之所稱者則是何故後元以降熙然豐殖云云可矣政恐干戈之禍皆多擾之和做集醞釀沒郁於五六十載之間大與人因治與賊偶兩相係為有非六出奇計者所能獨了是也不然天馬白麟黃龍五鳳遽以為陰陽和嘉瑞應且謂黃霸一二君子宜君之宰不殄叙言遊昔乎茲非為是鐵論也漢之君責其相則是而所以責其相則非也朝夕沒沒困其身於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之叢俾之惶惑恒焉救過之弗給何暇從容靜暇思所以與天地造物接哉雖然誠與天通念與事接兩不相掩夜以繼日坐以待旦此心運用初何有一刻息機務酬酢要不容以自逸陶鈞斡旋要不容以自已顧不與之俱動而委於叢脞以自累則一念明淨一念貫通也一事端悳一事感格也交際同流太和保合天地遂乎哉作燮調論

經綸論　曾毅撰

天下大物也不可以小智私不可以小道持必有大於是者從而桔運動焉斯可以久安長治而無後患蓋萬鈞之鼎非烏獲不能舉之則必縮繩以繫器一不用而置之於庫則隨衣生之蜘蛛蓋之不至於蕩覆不止也古之君子出而佐人之國靜則觀勢動則觀變經營圖回不敢自負為是物也大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為言猶之運用也舉各有條當四方萬里必使無一隅偏而不舉也必使無一民捐而不帖也必使無一事廢而不飾也如斯而已矣而或者窺其開闢也創造也是之須聞守成其何謂所謂開闢者天地晝分人獸交迹羅理弗辨綱常弗立天下不可一日居也則必正民經設民極辨上體經綸維分畫發十三卦之蘊使民可以足夫是之謂立而方民莫古之人有為之者風后力牧等是也當之佐其君是也所謂創造者上無明君下無賢臣紀綱盡然制度泯然八紘絕而四維隳天下不可一日堪也則以興師禦旅而征伐以救斯民以除殘暴夫是之謂植而事功成古之人有為之者伊尹太公之佐其君是也又其下也志於京國而未必為民志於取天下而未必愛天下然而權謀之中有仁義是戰伐之中有公好焉是亦可以自附於前古之人有為之者張子房諸葛孔明之佐其君是也若夫有為可持有成可守統紀素明也禮法素具也京師有英俊之安海陲無插羽之警則雖容顧堂唯諾殿陛究輔太平優游樂歲尚何以經綸為哉雖然鞠躬盡瘁之人之少也四體强白骸堅耐觸風冒露一無不可

而六氣運行間所傳濡猶不能不為膚腠攻癢之具況其壯乎充其老乎一指之大一脛之痺豈無郎衆宜之所當憂者乎春以暄涼秋以癉石豈無如蔗葉之所當畏者乎在膏之上在肓之下豈無如秦緩之所當防者乎風寒暑濕何者當先鄉脈病人病何者當專療昔人有言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皆足以殺人作經綸論

用望論　　程大昌

用人望以順衆嚮也一鄉一國之望一鄉一國嚮之矣天下之望天下嚮之矣衆固嚮之我獨罷之是為咈衆咈衆者衆亦咈我也我之所用衆不嚮是我之所措衆莫肯于其咈衆邪適以自咈也且其嚮是人也以謂是惟無用用之決能表治而稱民也吾其咈之彼謂我過尚滯使不流也雲行於天雷震於地未遽雨也而稱民有生息焉意期之故心嚮之也是以君子乘此機而用此人也則功未效而成形已著於衆先矣舜之用元凱也元凱先為元凱者非其不能施功而水土自平也不用力而五教自敘也選用之初天下固許舜以為功者何也是十六人者世濟其美斯民注其耳目久矣竟未及用則天下祥祥如有所待舜由其積待則天下欣欣然如有獲焉是元凱雖未功而天下固以其功矣舜非能悅天下也而能不咈乎天下也是謂以民治民以天下治天下因其嚮而答之之謂也且夫衆望所嚮固有父天下而號天下之大父者又有能于一邑而得冠天下之名者至於若星之觀龍門之登鳳鳴朝陽之賀心傾嚮之往往以其人之用舍卜天下之幸不幸豈可咈其嚮而無所答邪是故以已用人備有不宜而因衆用望者無適而不宜也衆望在循吏則龔黃用矣衆望在名節則范滂用矣衆望以舊士為重則紀綱之後擢於皆衆望以文儒為重則蘇洵之選重於唐彼以所欲嚮之我以所嚮用之然後曲折豈有時而不宜哉故周人興賢之法因民之所自擇而畧度之入長出治志于用賢之術必稱國人之所共賢而徐加採擇其亦有順衆嚮而宜天下者矣

諷諫論　　曾叔舜

嚴尊卑者謂之分畫上下者謂之勢通彼此者謂之情達可否者謂之辭分與勢有截情與辭無窮是故賢且明者不以分廢情不以勢廢辭于其分嚴其勢翳然其上嵩而弗有其崇嶂然其卑而弗有其卑降而下之抑而晦之使天下之人無智愚無賢不肖欣欣然津津然皆欲自進於其前而無所於擇有言得聞有情得達辭之喜怒者情之所伸也辭之善與者情之好惡也會通乎細瑣乎一人之辭無阻抑捍格之憂則一方之情無雍底滯塞之患推而大之人表以達萬事以察功緒以善民庶以懋勳績以傑爾貫以斷古之善相人之國者捨是何訪哉不善者反此昂昂然訑訑然使人仰之如天神之尊而不敢擬望瞿然皆將求去之之不暇敢有言乎有言矣敢盡其言乎一節之實萬善之至一隅之救萬法之微無疑也雖然世未有如是之人而足以佐人國也世未有如是之刑慎聽其論而能成大功立大業也然而尊高根於卑養尊之久者有時乎不自卑高固基於下養高之久者有時乎不自下富驕貴侈豈期而至獨不防其將也故況夫輕王公貌大人世每不多見而仰視其人之光容則低回瑟縮而不敢近者比比皆是銳然而進恐然而退喬然而來嗒然而去者豈少哉嗚呼千百人中而有一人焉不獲其情固未足以疵吾視然使千百人中而有一人焉不獲其情亦豈足以示吾相哉且夫讒言遊說之士多至百人又多至千人使其皆賢也則必如陳敢願進者其聲若矣而未聞皆其不足以進於周公之前亦明矣而偉僕吐握不敢少後豈直借此以自收哉蓋諷諫開當必有在不致宜捍擊扶一顛而退

意重人不顧焉也一家之中有子弟焉有臧獲焉有親故鄉曲焉通其情達其意使洞然無所隔是家道所由以肥也苟長幼親疏而不之接恩紀有所不閑焉則家以睽睽則替矣是相天下之說也作諏訪論

選掄論

曾穀齋

君不能自治故爲之相相不能獨任故爲之人一日萬幾之繁千官億醜之多寸心兩耳目之聰明安能盡聽而瞻記焉是以有爲故夫若屬之相相屬之卿卿屬之監司監司屬之郡郡上下相維率級相銜然而散之下則衆斂之上則寡[illegible]邪進賢退不肖提綱挈領相實任責寔不大哉寔不重哉然嘗聞之天之生人也氣不皆全也一有偏焉性質以異陰陽兩間各品殊形賢者常少而不肖者常多君子常難逢而小人常滿天下此一說也苗莠相似朱紫[illegible]奪僞假眞奪嘉說直遂出入掩覆萬蹊萬轍有未易以辨且詳此又一說也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君子多穆[illegible]小人多諂[illegible]君子多[illegible]說隨小人喜順適而又身寄天子之手輔[illegible]易以犯往往激[illegible]而輕嬉而難敬[illegible]直之言則易[illegible]見[illegible]頑而逢閑方挺特之士則易厚此又一說也夫授之於將所急者其人也擢之於俗所使者得其人也所與親者未必眞斯人也則進之終弗安所與疎者未必使斯人也則用之終弗果雖是數說者有一柴於胸次間則綾目易耳移情改意甚且佞進而賢與君子日以遠矣嗟夫一賢見踈未足悼也一不肖見用未足慮也然亦有以外辨利害試一數之者乎一路之間擢昇一節繼一節耳而一路爲之擾一郡之間輕昇一邑繼一邑耳而一郡爲之擾始有所牽而求以悅一人終有所悞而至於不悅者千萬人即其千萬人所不悅者而推原之則亦豈無所歸也哉又况所牽者愈上則所不悅者愈大矣雖然於此有約焉於此有術焉進之於中提之於上洪也纖也良也窳也軒也輊也夫聽物自取而不亂以人不參以己則賢不肖判君子小人不至於易位而天下定矣作選掄論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王者不治夷狄論　　東坡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向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若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匈奴論　　東萊

治天下者，不可以夷狄之強弱為中國之安危。使夷狄之勢強耶，則吾中國不可不治也；使夷狄之勢弱耶，則吾中國亦不可不治也。吾知治吾中國而已，彼夷狄之來，有以我應之。治家者睦其宗族，制其章程，謹其扃鐍，高其垣墻，此人家之常法也。是法也，不為鄰之有而增，不為鄰之無而損，不為盜賊而設，不為盜賊而廢。蓋治家者之法，為吾家而設，非為鄰而設也。唯治天下者

亦然夫中國之與夷狄其不相爲用久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北戎爲胡門自三危而至于朝鮮所以限戎狄也南戎爲越門自岷山而至于甌閩所以限蠻夷也是中國之與夷狄風俗不同嗜慾不同彼之休戚何預吾之利害哉是故先王之待夷狄其來不喜其去不怒其欣然而朝覲也特象胥之職爾特行人之職爾[illegible]吾心初不爲之驕其悍然而侵略也特司馬之職爾特士師之職爾[illegible]吾心初不爲之沮彼方紛然自來自去而治吾中國者亦未嘗一日廢焉及至後世當夷狄之強則自以爲危危則戒戒則治當夷狄之弱則自以爲安安則怠怠則亂故夷狄之強弱雖不足爲中國之安危而實形中國之治亂此無他爲人君不能自治中國而每以夷狄爲輕重也漢自高帝之前匈奴盛而漢以治自[illegible]帝以後匈奴衰弱而漢以亂觀宣帝以前太史之所書曰某年匈奴入寇中某年匈奴入上郡某年匈奴入朔方殺略[illegible]之用也觀宣帝以後太史之所書曰某年郅支單于[illegible]某年呼韓邪單于來朝改元某年單于來朝故天下被太平無事之時也有艱難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有太平無事之形而天下反亂獨何[illegible]多事則勤而修政無事則怠而佚豫此治亂之所以分也昔晉謂漢祚之亡不在於元帝而在於宣帝不生於王莽之強而生於渭橋之謁蓋彼匈奴自高帝以來桀驁不賓非祖宗之治不若宣帝特其勢自強耳及宣帝之世款塞來王非宣帝之治過於祖宗也特其勢自弱耳初無一毫功於中國而宣帝乃以爲功光祖宗張皇其事以衒耀于後世元成以下習熟見聞遂以爲祖宗之所患者獨匈奴今匈奴既服則天下無復事矣於是蕩然怠傲以至于亡豈非宣帝有以啓之耶自古[illegible]之士多以爲無外患則有內憂晉與楚戰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盡釋楚以爲外懼乎此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夫人臣之告其君不能使之悟而徒欲其懼使夷狄敵國常強則君猶[illegible]惟敵國之患去則君必驕矣是其說雖足以致今日之懼亦所以啓他日之驕得失適相半耳蓋吾告人君以治內之說彼夷狄敵國之或盛或衰外患之或有或亡皆無預於吾事惟專意於治內而已如是則吾說可以常行而無弊矣此又進一說於君者所當知也

和戎論　上齋

後世之師不可以三代用也非三代之不可用也後世之不能一代也昔湯之於葛伯大王之於狄人皆卑而下之矣然皆出於[illegible]舜之誠心而非所以餌敵故惟商周而後可以爲之未能商周而襲其跡則將自斃以資於仇敵者惟有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者可以[illegible]事於術而勝其自斃也漢之高帝自准其與商周之德也故其圖天下一出於術欲戰之故合之欲奪之故予之雖其道異乎湯武然世之言兵者未始不多其自知之明而當其所欲也亦可謂[illegible]馳騁足以爭天下者矣秦氏也周章之[illegible]之師戰於梁下以[illegible]而[illegible]於章邯之手沛公[illegible]者亦能徑入之戰故[illegible]以利啗秦將及秦將一欲連和而遽擊之戰已合矣高帝之入秦也和也項羽之裂土宰割建諸侯之國其綿壤千里爲楚漢輕重者與[illegible]彭越也故以韓彭陳餘帝皆封之韓信而與[illegible]田榮之強[illegible]以大開乃遷鄙[illegible]之食其之說一諸而[illegible]衆[illegible]下則高帝之下齊也亦和也至其身以[illegible]匈奴之[illegible]至之[illegible]轉[illegible]五年秦[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不禁敵也而惟和可以騎之滎陽之圍[illegible]和[illegible]而帝之計未行也漢之四年也羽以兵少食盡自[illegible]當此時[illegible]

矣[illegible]得天下之半若可以氣吞而威制之也而方怡然與之盟無難色帝豈亦怯者耶東兵未反國而投戈下之追甯雖而至史臣以爲漢平之謀不知夫高帝之蓄於數年者蓋至此始獲逞也高帝所以滅項者抑又以和也嗚呼而今而後知夫豪傑有志之主其所以行詭於天下者未可以小廉曲謹論也高帝之作勁敵而俱以和市之使帝不然食屬之言有信誼於天下則大事去矣安能基四百年之業哉故夫高帝之深於詐不待之形以陷敵人於術中者君子皆不之罪蓋其圖天下者重而顧人者輕故也後之豪傑有志之主能三代則三代若猶未也得如漢高亦足矣

易敵論

止齋

國雖小不可以無人侮之也以無人侮人之國若是易敵也夫易敵者兵家之深忌而天下之至危道也古之人亦有狎兵忽之示己而涉乎天下之至危以濟者矣而不可以常韓信之將狎楚漢興師伯者矣而猶有難於其人其輕魏也必知其不將周叔而將栢直始以嬰孩視之及其破趙亦幸太李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喜夫以區區之趙權而有二子者為其僅之所難使二子而用則信之得志未可知也嗚呼天下豈有無人之國哉吾觀賈誼之謀匈奴欲以五餌啗之而不知中行說之教其君者正欲其絕漢物也涉之說條侯自以為從天而下之計而其有田祿伯者其計適停於涉者太宗揣高麗之上策而劉盧之策果合於太宗則大惑奇處之士豈國無之用兵者挾己之長而知人其危也哉知彼而不知己此兵法之所殆也雖然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傲之固不可畏之亦不可過甚也將之用兵必畏其有人則亦可生而可善料敵者亦以其勢揆之不怯其強而怯其弱不憂其勝而憂其敗蓋惟強者易忽而勝者易驕弱者常勍而敗者常戒必驕與忽之心勝則賢者之謀不入一危而戒則餌已以下人必有出而扶持之者矣蹇叔之言不用於秦師方興之日伍員之諫不行於夫差戰勝之後至於秦師壓境則鄭伯倉皇求計於之武會稽之阨勾踐甘心於種蠡無他強弱勝負之勢使然也君子之料敵必於此乎卜之故夫能不狃於適而以其戒亡之國必寬而假之者蓋恐夫窮於取所以深其慮合其交而使之內寧計也嗚呼守即墨而田單遣人郢而申包胥哭此強兵之所以反大敗於齊楚也悲夫

知敵論

林光朝

以兵餌敵此拙策之下者也而鄭楚以此獲勝何哉蓋必先知夫敵人之情偽而後可用者也苟或敵人之情偽我有所不知我之謀敵之謀若或得以知則其謀不可用而其兵不可勝也北戎之貪鄭人知之因其貪而餌之以兵後雖合覆之師也戎知吾有三覆之謀耶羅以之輕楚人知之因其輕而誘之以師彼惟輕是視也亦知吾有三覆之謀耶故貪可餌之輕則誘之不貪不輕而後苟敵之勢吾於此亦有術以待之名曰寄謀彼之大臣相疑也吾則多出間諜以疑之彼之將臣失權也吾則虛示護誘以擾之帳下之情變則敵可鑿也不早之備順可則吾民可誘未有可勝之機則挾以待一旦之變已有可勝之勢則吾以鼓一軍之心如是而久之以歲月持之以謹重功以少挫而吾之氣功以勝而驕吾之氣功以無功而使吾之氣功以必勝而要吾之氣既充實兵既精銳而後可以觀敵人之變若是而不勝者吾未之信也

武備論

止齋

人有常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諱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為犢變劍為牛變戟為耕耜變營壘為畎畝凡鼓占營後金版六韜之書皆東之高閣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

足為至治之極嗚呼何其不思之甚邪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嘗去戰也雖未嘗用兵也亦未嘗去兵也先王於太平至治之世猶且師徒肅號令謹閱習所以銷患於無形保治於無極豈嘗以兵為諱哉且虞周之時為治邪為亂邪雖甚愚者知其為至治也舜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典謨所書在內則明射侯以為教養之術在外則奮武衛以為備禦之防及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未聞其以兵為諱也武王之時為治邪為亂邪雖甚愚者亦知其為至治也武王當至治之時固可以忘戰而去兵矣然司馬所掌於春於夏則有振旅茇舍之名於秋於冬則有治兵大閱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不聞其以兵為諱也舜之備既若固可以鼓琴而詠南風之詩武王之備既具固可以建櫜而投戟戈之濱人見其鼓琴之逸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勞也遂以為舜之治盡於鼓琴人見其建櫜之易而不知其為備如此之勤也遂以為武王之治盡於建櫜使鼓琴可以盡舜之治則房琯之鼓董庭蘭何為有陳濤之敗邪使建櫜而可以盡武王之治則始皇之鑄金人十二何為有勝廣之亂邪鼓琴一也舜則可以琯則不可者有備無備之分耳建櫜一也武王則可以始皇則不可者有備無備之分耳房琯不善學舜者也始皇不善學武王者也論至於是孰謂練兵繕備非太平之先務也愚故曰兵者非治世之所諱者也大抵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可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武惟講武乃可以偃武人徒見文帝之結和比鄰煙火萬里以為偃武之功也殊不知文帝所以致此者以有細柳棘門之備而已人徒見章帝之儒館獻歌戎亭虛候以為偃武之功也殊不知章帝所以致此者以有金城戍邊之備而已人徒見太宗之四夷冠帶胡越一家以為偃武之功也殊不知太宗所以致此者以有殿廷習射之備而已晉武帝當平吳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州郡之備終致五胡之亂是豈去戰之害乎元宗當開元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中國之備終致祿山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憲宗當興元之後可謂治矣恃其治而撤去河朔之備終致藩鎮之亂豈非忘戰之害乎由是觀之銷兵乃所以召兵閱武乃所以偃武其理甚明無足疑者然則人君當無事之時其可不為先事之備乎抑嘗謂眾人之所輕乃明君之所重眾人之所後乃明君之所先凡開闔操縱之權固非常情之能窺也何以知之以光武之事知之當用兵之際眾人之所重者騎射也所輕者詩書也光武乃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於戰馬擾攘之中而為仁義禮樂之用輕人之所重重人之所輕非有先物之識孰能與於此乎當偃兵之際眾人之所尚者文事也所後者武備也光武乃躬勞亭障修烽燧於安寧閒暇之中而嚴守衛捍防之備後眾人之所先先眾人之所後非有先物之識孰能與於此乎天下方尚武吾獨示之以文天下方尚文吾獨抗之以武一弛一張與時推移彼見其勝敵謂之勇見其治定謂之智是皆刻舟膠柱而求其迹者也烏足以知光武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illegible]

論

本論　歐陽公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而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之，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

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浹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

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遍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

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

者何也彼無他為吾所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明論　老泉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內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純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鬭而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窺其後也昔者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大夫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威王用心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貨論　陳襄

人之情樂於文而不便於質何以哉蓋於所觀以觀人者常厭其質觀乎人者常恥其不足一飲焉一恥焉……為則且其不便於質也且夫侈靡之未甚也人情無越也安焉而已矣不雜也……而非其正也今反之不則旁觀者……激則不得色且不獨此也天下方有甚迫之勢誰不給力不贍也而猶徇耳目之末不肯少貶乎觀聽之際……之千金之家出……而用儀皆已耗而無之矣然而猶……凡動乎人之所觀者尤竭力以事之其……以求又不能……之飾何者彼之情不平乎日投於不足之名也……故知夫……之至不……者皆曰無之救而……今之患者皆曰無財乃為是征稚……之苟若以足故也昌不要其……而推之免之至不可……不斷也夫帝之……也……之世……之以……天下之奉何其自搞……則……不……矣之以……天下之……外而遺……此也古之有天下者於已皆有所去今天下之勢方迫外而遺……內而奉宗廟也上而祿吏也下而廩兵也孰謂若……有不繼之憂而太平之矩度所以耀于觀者其未泯也郊祀以不文為不重賞賜以不溢為非體用度以不廣為不稱服御所謂絲紵文繡文服乎道路走卒輿皂與馬被金玉用器服具紛拂也百官

有司煥如也曹晃漢文嘗以此示民否乎況君天下之半而用之
不給時乎其不屑於損也豈其為天下之大而不羨乎觀也欲適
於所觀而變天下之大計亦已殆矣嘗定之初有以日食請罷撤樂
執政曰不可既而北虜行之則深以為悔夫其始之不可者豈非
以不美乎所觀或美於目悔於心安擇焉故悉之害矜之而不為
而方今求生財之不已吾亦恐後來之悔也作質論

一論　　陳謙

物不能以相物夫物之不能以相物者何也非才不照智不足也
夫彼我對立於天下兩無以相勝則亦兩無以相制故必虛心而
兩聽焉於是不物於物者得以制其權嗚呼非以物之不一而我
之一也故衡垂於空輕重就焉而衡不移鏡設於堂妍醜過焉而
鏡不知夫惟以我之一不亦制彼之多示彼之來無窮我之應此
如初故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易繫辭）若堅坐一人於朝堂事萬物為之
從者其術以一之也今夫擇至一之雖居可一之勢有不能自一
者吾見其惑也是非牽於首鼠遷延成於猜疑我眾猶常相奪於
紛紛不定之中以我之一擾擾朝能應物之紛紛可信也哉是以君
子貴一事不二謀欲一也詩以馭事者也謀於一人而或變於他
人此事之所以貴不一也雖然有本惟公故一偏而偏私而惧也
惟定故一靜而明躁而紊也惟精故一審而要惰而惑也惟和故
一忌成疑猜成矣也曹參之繼何也始也隙終也隨奇可以安民
守之而不失終不以私害公故曰惟公故一也子產之相鄭也始
也民欲殺之終也民歌之奇可以利國安之而不變終不以眾姑
定故曰惟定故一也充國之計事始而異若十五終而是者十六
吾亦不知也人亦不知也所晾然者吾計之勝也故曰惟精故一
也唐社之謀始而非如晦不能斷終而卒用元齡策而往彼不
知也在此亦不知也所洞然苟欲謀之濟也故曰惟和故一也蓋
夫抗焉而公確焉而定謙焉而精坦焉而和孰能行此四物者可
與語天下之事哉今世之患最患乎民聽之或貳也民非自貳也示
之者無介然之守也朝廷建一事出一令苟有縫隙之可尋則皆
執文以要其上幸者有思點者觀隙夫是之謂執文以要其上可
劫之勢也民之私相與且不可況下之於上哉然天下安為之者
則亦以執之而上之人嘗與我遷焉故也夫民情之無窮而我與
之為無窮此何異物之相物而安取夫制天下之動者哉嘗待中
有守者也一執而不行再執而不行三執而行之或者袖手而傍
睨於是得以行其姦然則不一者豈惟事之不集而姦亦生焉可
不懼哉

要論　　陳謙

智不昔於周知而貴於灼知權不貴於盡用而貴乎大用夫尺寸節
物之長短高下惟吾之衆而窮其抑邪軒輊皆入吾之的焉之而
興道叙之而無持君子聞亦欲神其機而舉吾事也然而天下之
情與窮而事變之來錯出聰明運於微妙而制御於肱股彼其
變動之除情術相之說行雜然交至於此而吾以應衆衆聽之匣
治而欲盡其故故夫昔之所於智而盡其用者其卒也煩
衆不暇給而及以窮之而卒亦不其其然何者天下固利其所不
及而輕於變之而亦不乎其弱及而敢於欺之也昔者內吉之在
漢不問死傷之者關城相之在曹不肯任擇刺史縣令之責其論
故妄且詳思而切協之徒其叢之遂且盡而欲耳目四方
萬里之遠遙見之須更而把株天下之于此則有所不可繼而天
下同利任其責者也夫天下之事吾知其不能以盡察也而中書
之荊決曰繁焉今天下之士吾知其不能以編識也而三府之召
呼曰煩焉大小民之情不習國事求之一司無窮而上之至於斯
者大抵皆有可喜之論欲行之奚而任之則不勝夫以興發之變

不酬之情狃乎吾前而吾曰以至誠待之公而當其會揣量
布置各有以塞其求而亦序才一二收其效然則是擾擾者果何
爲也哉嗚呼是非欲周知之病邪於此有鬻馬民也賦人可也人
也則求於人可也求於人者知何不於才賢於賢德於德誠知其
人與賢與德邪則以我之所以知之者委之以知人夫何憂此不
過以知於萬分而大用其一二而天下之事畢矣昔孔子告仲弓
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天下之事而惟所知之從疑
於寡矣然吾所不知者所知之人將不我遺矣則不曾若是錯
遺之術也嗚呼錙銖而稱之不若鈞之爲約也寸寸而量之不若
鍾之爲便也知此則知要矣

重論　陳謙

天下之勢莫重於所習習者玩之玩者狃之嗚呼勢而至於狃
情追而難應求多而多然恩施而無所顧紛然求以塞其難滿之
欲而彌其不平之漬吾力已窮而人心猶未也則壞之勢則令天
自庶人以上至於公卿大夫其勢親之相望而已截然而不可比
等而至宰相則又可知矣逆而睨之崇如稱天而攀援而孰敢
之矣居天子之左右朝夕與之一人謀慮議論可生可殺可與可奪
者集而獨之百執事拱手以聽其所爲什其財於不可以知之中
而委與他日於惟所造成之地不敢以私謀邪計參於其間而
而趨進者望而卻退不敢指不敢聽故不敢議而又安敢怨惟其
然故其勢重之積於歲月之末觀綱足以遍達方而會朝國使其
非公奸賊蠹負而不作此必菲崇飾張羅張為買以娛天下也夫
固其居之者如此而已矣夫居之罔知此而又安用抑絕擯遏以
與夫人從事於拂疑之域而又以自病也厭觀今之時宰相立乎
堂上而百吏各進蹤其所欲得若誅負於鄉而宗物於懷袖其若
彼此相排追前後相扶持敢於自買而不窮必不酬則怨謗憤怖

還而發怨之情而無所憚嗚呼向之所謂玩而狃於不可酬者夫誰
寵之而至是至此今夫備人之論必曰尊者不可抗其爲尊也下
者不可拉其爲下也大而容公而通無爲當天下之善而盡其博
而已矣嗚呼通者天下之事報若人臣之法今取夫與天下為羣
樂之權而用之出納之際以求盡天下之情是不為以公而市私
者乎昔者王文正公相張師德兩及其門則終身斥之而不令李
文公當國新進陳使利者皆擯不奏此不措嚴之云耳塞倖而抑
負由此故也故夫欲貧以盡其情乃不勝其窮而多亦不得其皆
執古之術以御今之極變則亦習之而已矣作重論

備論　陳謙

伍人之事常患乎勢迫而不暇應計窮而無可爲也蓋立至之機
閒不容息四空之室智巧莫爲之計二者不幸而君子當焉猶將
存什一於千百也抑其勢可以應計可以爲吾未睹夫置之便退
之地而無後憂者也且先事而慮慮無遺策處思而求未有餘暇
當其可爲而不爲計日可支而自暇手足可從而自緊及一旦倉
卒亦徒棺惝四顧以幾倖而已此鄭之垂亡也君臣相顧縮手無
策幸而得一人焉則曰吾不早用子是吾過也不早用而今以急求
猶有其人可求也故難以君知無可求不爲也哉夫爲之不豫者
未必盡辦之不早若未以煩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孟子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君子于以
如之何爲可狃而以閒暇爲不可失則玩悟曰吾知其必不爲
也今之天下不易治若以其難測之也向者之和非心也今憤而
求之不得已而從之蓋可危而不可安可虞而不可恃而柄國者
不圖遠為之畧然是以盟盟之日士大夫出而適當之皆有勢迫
計窮之嘆今之和未異於初也夫兩國相持以弱而彼強則和者
其倚之以為固邪亦藉之以為計邪旬若可以紓彼之詐而詳我

之備故凡來觀之末我以及者皆吾為計之日也玩而安習而常識者於是乎為之懼矣夫火流于天狐豬飛為霸薄于林緣絡具為古人之智非真為是不切也其所以豫備者來矣夫事變之大可畏者乎虞之不備無釁以變二必不久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豫防之卦陰雨之詩慮患有備時之悔也夫有備之國天道從焉試以吾說乎則勢迫而計窮非所患也作備論

制論

陳謙

能驅人於無用而後能制人於有用夫世未嘗無才可用者少也幸而有一用焉又皆挾所有以要其上彼則可用耳而吾不得其用猶故也夫先王之世非其無人也天下有故怒力而爭趨已事則族踵憂樂而已若夫名器不假也爵土不臨也彼非擅富貴羞榮寵與人異情也曰君心也臣手足也心靜乎內手足運乎外吾責也噫身之衛心心亦大哉道之不足其次有制夫制之說不生於其所畏生於其所恃也恃忠者專恃寵者縱恃功者矣恃其術恃之心而不得當焉則反而很顧亡之人不敢處何也制其力之足以絕其忌乎不免優之以背其志焉可未有用而然如用何抑甚以恭信難足之機激動剖秀以阻寵驕衆之亡益無君臣相仇不根于終吾今知制之不可已也今國家之所恃以安者曰將與兵無事而養有事而用之然而養不以為恩用反以為憚兵之驕也久矣語曰將用之也然而倚藉以自重濫功以叢賞射之驕也亦以矣諺曰此其小者也有異而黜之弃瑕而復之比亦望外之恩也則左右睥睨無求故賞故爵猶執券而取之懷柚關且夫報功者人主事也盡瘁者人臣責也二者實相須不可以相求上而求之下非其盛事也為下而上之求焉不亦難乎其上故乃知上功差六級罰之不為過而惕哭以死若不為無說矣戒者尚謂創克融之亂使唐再失河朔者不得一官之故以為時相之咎以愚觀之咎不在此夫鳴槃之性安性而不為不祥彼不作於潘鎮則作於肘腋天下有變非此則彼者招斯人而謂曾謂一官而足以弭其不中之心哉彼唐之相知其不可用而制之又不得策乃脫克融以自貽還若克融故當以奪我負卿毋卿負我之策制之耳雖然今之言制者固不在於陵乎亦不在於不乎要令伸縮在我彼無恃焉可矣抑過猜迫不厚於禮不信其衷而欲旁視之若吾又不知其說矣作制論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盡性論上　　張宛丘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洪纖殊別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曰内而本之者為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干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動以御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内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為王者之事故凡禮樂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為堯舜小之為政刑所以鼓衆動民而與一世同趨無所感而不通[illegible]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也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内不在己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内外而内外之道其初皆出於一凡在内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illegible]亂無所待於外者所謂[illegible]未發者也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推諸形名事物之所與物得而布之天下使者[illegible]也然皆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為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以[illegible]發而中節者也故内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曰而盡天下之道者曰内外一言而盡内外之道者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逃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豈能強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於天者而無有間蔽不照之累天之全受於我者能全之而已矣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為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衆人其所盡多矣彼其為是小大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異焉故其為德也亦有小大性猶山也曰聖人至於衆人登山者也或陟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強力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嶮至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觀而無不至之處故與不至者聖人也或陟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別也均是山也而其所見而適賢否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強弱之異故人之於性也有得所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登山也有不至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具矣

盡性論下　　宛丘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世以孟子為以謂性善矣夫萬物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乎故吾知孟子為性善之說是有救乎當世之弊而非性之至論也揚子曰善惡混揚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己之性而為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亦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知足以知之者豈不兼其惡然性之不以為惡者聖人[illegible]之無不至也凡性之可以為善者聖人全之而不及其[illegible]於其所能[illegible]其所以[illegible]能盡性之大體則超然而遠過也而其未盡者[illegible]於其在我者無不[illegible]不大自聖人而下之至於衆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為下愚所以為賢否之殊者亦以其所趣之有淺深所避之有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分而不全故也昔者顏子之於孔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果有之也孔子至焉而顏子之力幾乎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極於天若無而顏子得之於有不至焉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由之兼人是也二人者盖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

原缺

天而存既已謂之存孰能亡其存哉

情論　葉適

虛而靜者性也應而隨者情也情亦性也流於情則害性也善治情者莫若養之養情者所以養性也性合於神神凝於無情會於識識散於有絕情者性絕識者神情離乎性則反以害性識離乎神則反以傷神養情者毋使情離性是情與性一也毋使識離神其識與神一也如此則何物之不可格何事之不可辨哉有為忘情之說不知忘情者情之所以滋也有為制情之說不知制情者情之所以絕也君子之於情狹其養而已情無繩也安之天命以養之情無常也止於至善以養之養之以禮而其情發發之以樂而其情和夫如是人之有情亦何累哉養之而久其性定矣其神全矣君子不流於情得所養也人有居深山之中寂寞之野者其未之為恬淡乎而無欲也何也情不皆乎識也引而處之鬧肆之間日與物接則洋洋然而其物動矣語之曰汝其忘之不知其可也人之在於孩提之時所暴者乳哺所識者姆傅淡乎其無欲也何也情不著乎識也及其年運而既然知利欲之端則流浸然而其欲動矣語之曰汝其忘之不知其可也情猶火也火之炎炎火之常也焚薪而燼之欲其不炎炎也其始也猶亦可也久則爲燎矣情如何而可忘也情猶水也水之浩浩水之常也為防以遏之欲其不浩浩也其始也猶亦可也久而愈決矣情如何而可制也嗟乎忘情制情之說遍天下者也豈知聖人固有以養情者哉

命論　葉適

欲榮而惡辱欲利而惡害人之常情也常情之所欲君子亦欲之常情之所惡君子亦惡之然而君子所以異於常人者君子明夫欲惡之道而常人不明夫欲惡之道也欲之而所在惡之而斯去以吾明夫欲惡之道也欲之而愈不至惡之而愈至以吾不明夫欲惡之道也[illegible]定命也[illegible]定倫也命歟為之天為之也夫欲為之己為之也所以奪所以與所以利必有道也其道不同同歸於善而已矣所以奪所以與必有道也其道不同歸於惡而已矣欲之而愈來者不知所以避也惡之而愈至者不知所以迎也君子知其所就知其所避者知命也命不可易也此其所以反也榮與利是吾之所欲也致之之道以禮讓之而有不可致者定命也安之可也要其終吾必利之實以將與吾為無窮者也命豈吾易哉辱與害是吾之所惡也致之之道以禮避之而有不可免者定命也安之可也要其終吾必不害而不害也命豈吾易哉彼之所為無以致榮與利而徒欲之必不能將榮其得者幸也要其終榮與利將以失之以為其所為者反之而命亦從之此彼之所為有以致辱與害而徒惡之必不能免其辱害者幸也要其終辱與害將以反之以其所為者反之而命亦從之也是故知命者將得其所欲不知命者[illegible]其所欲知命者[illegible]其所惡不知命者[illegible]其所惡[illegible]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宅心論　[illegible]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illegible]大極於中是為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illegible]與人身之心合[illegible]入乎私[illegible]而無形所可見者[illegible]而已故雖見其心於後乃無之心唯其[illegible]所以成也[illegible]以其道則工誠之外其道則[illegible]以[illegible]無心[illegible]以[illegible]其以文武道此則致天下[illegible]則天之[illegible]是則天地之心必待聖人而後立為人上而得所以稱本[illegible]道哉慎所以主心而已心之所[illegible]正則[illegible]正則天地正矣以[illegible]者也政四時不失其序於正而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其本源由

定人正位而已正位之要莫若以蒙養之蒙養之純也是可以大中唯而
端無偏重則至於為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亦斯而已

致知在格物論　陳永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然善且惡者非不知其惡且非
若質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誘之也雖然亦知其為善惡之為也而
所以與之交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之於舜其為之知也而
所以異之交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動之民非不知其當然而
之可羞也而自行之恥於死之者皆以為之民亦不知其為耳
偷之可愧也而及其之爲於刑罰故也況於其者皆不知仁義之
美譽耶之高哉升斗之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莫能
安矣當其之時樂頌于之好乎動色之怒賞未之害也及後則思之
如烈火莫能仰也之誠徇以死亡死乎如此則何暇從事於知之思
審則之顧哉不惟不思其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若知之矣則若不
見彼之彈者不能發之盛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君子必
先致知知之則偏而不以其物之誘而自反歸於一求其不能不
人者曰見當貴之日其自貴之時而有以處之無待乎外者
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知之以禮節之則如此則不但
誠意也非也雖位之以公則如是之以勝而無如此則
觀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
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明白而無不知者故所以為者物莫
能蔽也於是依仁以為宅遵義以為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
脩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
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鄭氏以格為來或者稍
失古人之意乎

論

仁論　王十朋

世之言仁者多矣不知其果何物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又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自其對聖而言之則仁為道之妙自
其之對智而言之則仁於五常之一端然則仁果何物也耶以吾觀
於夫子蓋未嘗輕許人以仁而亦未嘗以與人故以子罕言利與命與
仁至於令尹子文陳文子則曰未知焉得仁子路冉有公西華則
曰不知其仁也是可謂難矣至於顏淵若有若無之語一言孔子之
仁殆真其可知也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剛毅木訥近仁曰君
子去仁惡乎成名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曰仁者不
憂凡此數者無非仁也其説為仁者曰吾之力猶有餘未見力不足者
雖而後得之而仁已矣此在數者而仁則不在乎仁矣曰克己復禮
為仁仲弓問仁則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司馬牛問仁
則曰其言也訒是皆不可以仁而無他也夫未嘗輕以仁許伯夷叔齊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問子張曰殷有三仁焉管仲之相
殭於今君子之子路陳文子其未能得之也且以仁蓋之與諸之所
謂仁者易之所謂命也性也與夫不可得而聞之其
傳乎故人言之熟而皆非其至也常然之仁仁之行也孔子所
仁仁之行也三仁之仁又仁之節也是亦非其至也吾故謂孔子
之於三仁也其罕言也如其所謂理而其所以與顏淵弟子言者亦如
其所以許管仲夷齊之類也吾嘗論之知此然後則為仁若果與其
道乎哉吾嘗論之仁不可見也夫其害仁者而仁自至仁性命之
理也人之生也無是仁哉然而害之者多欲非不淳也而不淳之鑿
非不明也而蔽之也人顏淵問為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夫禮與仁異而爲仁以於復禮則非禮者仁之害也非禮勿視非禁其爲視也以視無非禮也非禮勿聽非禁其爲聽也以聽無非禮也非禮勿言非禁其爲言也以言無非禮也非禮勿動非禁其爲動也以動無非禮也視聽言動無非禮則害仁者去害仁者去而仁可勝用哉土去而水自清塵去而鑑自明故曰克己復禮爲仁非顏子不足以語此故孟以告之而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夫孔子之於仁不敢輕之如此自孟子以仁義並談而仁始爲愛人之一術學者至輕言仁義然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凡孟子之書可謂仁也亦非其至也惟以其至者言之故論語一書言仁者若是其半惟顏子爲得盡聞當時之人未嘗不爲仁性顏子爲得可許其可不謂難哉因是而言則知論語之所謂仁即性命之理也孟進乎精而與乎高矣不然則仁果何物者耶

利者義之和論

老泉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天下大義而行夫何恤天下之人而其散財發粟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爲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爲直爲斷爲勇爲怨於五行爲金於五聲爲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爲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返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爲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爲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爲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禮樂論

陳謙

天準也鍾律準聲音規矩準方圓權度量準輕重長短小大多寡天下萬事何所準曰準於禮禮無形準於中中無定準於心權度不衡不準以爲長心無偏繫發乃中節事之中節準亦大矣將欲作準而無定準心於廣使其爲制器器無定準以量小大失實禮於器器使於用聖人之能準天也飲食欲可於口衣服欲煖於身一言一動欲當人情循其也而歸天理其定心誠求之難而不中理具於天地之先而用循於形殊之後仰觀俯察細大不遺後一抑一揚之間行之其者貴乎而致以致恭至卑順則安生而受其禮易而施人情不快貴又門延之坐而盛及門揖之而家之書家夢族貴於凡等其禮各置其地食之有藏節之而賤亦然義成之瑞易而動之亦人情以爲可安而不安使然者人心天理自如其也聖人差別天下尊卑貴賤親疏小大嫌疑是非而一爲之節文非生事也即理而已矣理無形而用節則皆恬泰一域惟私惟作惟故惟擊不用術如天地高物始不得其所聖人逆將來如是以啟大亂其一一爲之節文於所以從下而使之和始其吉凶賓嘉之事朝廷閭門鄉黨俾君臣尊卑親老長幼幼養生送死各得其節而後和易之情有上下慢之禍於手足則其

禮樂癸孫官磬亦準此而已禮樂存國存禮樂亡國亡周人制作致太平無疆之業國不敢動叔孫通得其遺且以贊殿柱之亂老氏破其說曰禮者忠信之薄寶主何等如其言者準割繩中度遂以割裂冒以放誕失禮以浮屠失陳隋以虛浮失禮樂不可一日亡雖益亦有之孔子曰吾家矣所曰所欲不踰矩此乃其矩也曰行法曰法家此乃其法也曰經天曰大經天經此乃其經也曰順則作則曰物則此乃其則也曰皇極曰中和之極此乃其極也曰天錫洪範此乃其範也曰節以度數紀綱章程亦推此起也觸類而通各殊準一禮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樂論下

陳[illegible]

仁名義生義名禮顯禮得樂斯得義質也禮文義而行之行之而常準矣準乃樂而樂生矣天地以動靜常陰陽以推盪常[illegible]寒暑度常以時準矣鬼神以變化常[illegible]準也勢常家國準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常得常太平和[illegible]生反常刑兵橫流作得常見[illegible]獸魚鳥年[illegible]常山冢陵谷易大康[illegible]十旬[illegible]刑以發交飲以長夜無厲傾城紀綱蕩傷始皇可法厚斂力役窮私交常也反常不變不度而能阿古來之有心天也以君之曰天君以寧之曰天宰以官之曰天官以正之曰天政以準之曰天常心準則身準身準則[illegible]家準國準家天下準國一心易治天下非難治一心易正天下非難正君一心正天下自定一心準人倫百事準矣理有自然心所秉具在人行之耳至理宜於不詭而過於尋常卻者高[illegible]名惑卻少異玄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常準天下禮野則禮[illegible]則哀[illegible]動[illegible]易[illegible]何以然無準則也求準求則徇私意隨流俗處文則成風矣天下淫[illegible]食焉鮮知味行焉鮮知德不知天何以知禮樂知天者聖故能作知理者明故能述行為法作為則者為經指為[illegible]所為[illegible]建為民極無[illegible]無細一一天成無過無不及自有至當適當曰中得中曰和饑和曰常通行曰庸達[illegible]曰[illegible]名物數度因其當[illegible]因其和導達之器不適當用不和服不適當身不和聲色臭味不適當耳目口鼻不和情文事理不適當如之何和於天下也適當曰中失中曰過直過絞勇過亂恭過勞慎過葸明過傷節過苦柔過懦剛過折井過困益過損陽過亢陰過戰中則不立和未從生中和者天地萬物之所由位育也孔子歸根於大上周流於日用交際起居之間人自不察察猶可能也踐為難踐猶可能也安為難安又而天動容周旋中矣非盛德曷以加此

主忠信論

象山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盡人而無所主則依倚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為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今[illegible]為[illegible]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為得雖有至言善道師長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以無偽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同有之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將欲尋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為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為朋[illegible]而不信於忠信則傷

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辭語嘿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自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僞況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為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為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為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為人乎哉鸚鵡能人之言猩猩能人之趨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學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念慮云為舉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君子喻於義論　象山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

卷之一
塗山銘 并序　柳子厚
崆峒山銘　王元之
燕然山銘　班固
傳巖銘　呂溫
曹壁銘　王元之
尼臺銘　王元之
秦坑銘　司空圖
沛國漢原廟銘　柳子厚
王氣臺銘　王元之
卷之二
九成臺銘　東坡
三槐堂銘　東坡
正平堂銘　山谷
書室銘　誠齋
叢書銘 并序　拙齋
文塚銘 并序　劉蛻
洗玉池銘　東坡
采石征舍銘　澹庵
卷之三
西銘　張横渠
東銘　横渠
卷之四
存誠齋銘 并序　陳幾叟
主一齋銘　南軒

敬恕齋銘　晦庵
敬齋銘　誠齋
恕齋銘　東萊
中齋銘　東萊
所性齋銘　山谷
謹獨齋銘　澹庵
學古齋銘　晦庵
務本齋銘　誠齋
邵茸齋銘　博齋
時術齋銘　山谷
困學齋銘　南軒
至樂齋銘　晦庵
虛舟齋銘　南軒
師立齋銘　水心

卷之五

志道齋銘　晦庵
據德齋銘　晦庵
依仁齋銘　晦庵
游藝齋銘　晦庵
崇德齋銘　晦庵
廣業齋銘　晦庵
居仁齋銘　晦庵
由義齋銘　晦菴
力仁齋銘　博齋
敬義齋銘　西山
尊德齋銘　晦菴

慎齋銘并序　博齋
艮齋銘　艮齋
艮齋銘　南軒
家齋銘　南軒
家齋銘　西山
敬復齋銘　南軒
復齋銘　屛山
克齋銘　南軒
存齋銘　水心
存齋銘　誠齋
顧齋銘　南軒
省齋銘　水心
力齋銘　龍川
安齋銘　龍川

卷之六

足齋銘　澹菴
克齋銘　誠齋
裕齋銘　誠齋
訥齋銘　西山
時齋銘　黃葸
魯齋銘　博齋
植齋銘　山谷
拙齋銘　龍川
翫樂亭銘　明道
蒙泉銘　博齋
清吉樓銘　南軒

藏書閣書廚字號銘　晦庵
傳心閣銘　南軒
明倫堂銘　晦庵
西塾銘　誠齋
省庵銘　誠齋
講座銘　晦庵
葵軒石銘　南軒
壺舟銘　西山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十七

銘

塗山銘并序

柳子厚

[illegible]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 [illegible] 虞帝蒙期頤承大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 [illegible] 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 [illegible] 功是崇乎標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 [illegible] 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 [illegible] 是用皇[illegible]政[illegible]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昆經制 [illegible] 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舜至德而位不及嗣禹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 [illegible] 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illegible]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毛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亂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 [illegible] 羿距大康而帝業不守 [illegible] 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績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 [illegible] 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 [illegible] 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之為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寓度肇立宣教化御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雍容既穿乃纂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晉尊車以軌物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幾葉著定混區傳祚後裔不承帝圖金山薦榮厥後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崆峒山銘　王元之

軒轅氏之為聖也天下首冠足履者皆知之況通儒巨賢乎然則狂蕩乘之說不自為尊也降匹夫之室不自為師也陟千嶽之險不自為勞也所以然者下風問道而已哉故授勑誥之以師學由重華繼之以讓善卷文命宗之以尊乎高凡數帝者天下非不理也諸侯非不賓也兆民非不安也陰陽非不和也祥瑞非不至也所以孜孜于一山一翁林叟者何哉蓋恐後世失尊賢好問之道耳聖人之用心也其有旨乎洎夫帝及王厥道漸喪君以重為極臣以賤為階極則以下問為恥階則以上達為尊賤之不通上下之不安厥有萌矣然亦有當家于傳者謂之所須賢于所者諂之明吐握于朝者謂之勤政夫道愈遠亦遠幾乎及王化下治自闔引纖循良之家起逐客之議作高祖一沛公也見奉者若其踞而坐霍光一將軍也使霸望之校持而入遂使賢者竊道以明退不肖者忍恥而求進至有斛斛其唇吻諂怪其容儀囁嚅乎爭之前跂踵乎廊廡之下朝僕夕婦髮白而不知其已若又何爭冒哉夫如是則挹帝王之道蘊經綸之材若老死空谷寂寞無聞不當降一尺之書飛一介之使努皆恥暴禹而傲匹夫若哉斯後代未復于古也可痛惜哉是故首陽二老佐帝者也恥于王也乃去周而採薇商山四皓佐王者也恥于霸也乃去秦而如芝豈無意于君邪無意于民邪蓋尊賤不通上下不交之致也嗚呼不自尊者取禹乘之尊也自尊者取一時之尊也君天下者得無思邪其讀軒轅之紀盡崆峒之請奚稱帝誠乃俗作銘其辭曰

崆峒之叟心豈聖兮軒轅聖也不自聖哉崆峒之叟目豈明兮軒轅明也不自明哉崆峒之叟耳豈聰兮軒轅聰也不自聰哉叔季幾晚孰為來哉吁嗟後君得無鑒哉

燕然山銘　班固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侍從箴　呂溫

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至誠動天天將報之以說於是王在于寢降神夢中審形旁求寘得於此曾不待數奏以言明試以功朕則人之衣被以衮之服稅受之際君不疑臣不欺大哉遇乎兩之所以興也若非武丁之心周乎天地傅說之德通乎神明何感會符合如此其易乎嗚呼說雖知之寵難知之非難用之難用之非難持之難君人者苟以持疑為心假無間之寄以名作說不然則

雖然廢興有數盡入其庭亦棄公之見龍及泉惟矢況貴乎之
中手忙惚之際乎銘曰
赫赫湯德如日不滅浩浩商祚如海不竭發祥符氣世作聖哲闕
誕武丁野生傳說說始爰發武丁即祚德通神交夢帝如傳若帝
簡我說於野夢有無之間邂逅相遇胥求而起爰得其人粥粥心
且如舊君臣飛龍存天山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閒捨我傳巖
脫然驤升作霖時和會楫川登金在音礪未從吾鑑若何言哉殷
道中興元覲肇舜衡勞勤阿衡衡要高拖鼎彝何會合之際啟佐
那哉何如夢中天我神開惟賢其登道將逢風雲力用才其塈
遠高宗得說乃在恍惚揭銘揭光萬古不沒

魯壁銘

王元之

在天成象宰星王文聖人藏書所以順乎天也當於坤不可以久否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不可以久喪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為魯之亂則陷於秦之泰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預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矧乎二典言大道也述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乎臣則皐夔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於壁盡燔秦坑焚飛聖言受於孫道則後之為君若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遷章之義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若又不聞皐夔之迹亦虞夔之諧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尹之輔弼相之功伐德以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以食之人有井服之報退其後假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恩孝兄弟之友恭與其戮誅矣欲見熙熙之國政乎乎之王道不其遠乎嗚呼金有鑑鏤玉有檯防之以閑錮之以燬勝人必有舊而求之者盡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者益輕哉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而恭王以壞之伏生以翊之使天下皎然後知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

嵯山高兮秦城壁池深兮秦坑坑之高兮堪未埋坑之深兮埋未平伊斯壁兮藏兮書秦亂兮禍不傾壞之者恭王歸之者伏生發揮典訓誥之書擬金石絲竹之音如天地兮否而忽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泰之變兮未盡我不為秦之坑兮未得闡揚其國江海滿兮坤倫明彼斯文兮用之不息

尼廟銘

王元之

天地已分晦冥日月尼於薄蝕山川尼以崩竭聖人生而齊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柞得與尼丘以虞舜尼于歷山帝禹尼于嵩成湯尼于亳文王尼于岐周我先生夫子尼于陳蔡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卑弱曾道喪蔡隔偏朔國用權謀而起禮樂于壞秩于盡誨於孫提王室盡覆傳風坦且不俗軍旅沿當衣縫被而冠章肅者鮮不援戰而勅之三綱五常盡掃地矣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而救之大廈將傾四維之不張歎為舟航欲濟天下之墊溺當世法為秉邪小欲安天下之危亂故不程其力不顧其世衆三千之徒弟七十之國旗撰設教與世之乾然涸濁于鐵錄乾開其要道法於亂王既開其正斯則天柱將頹折建一指而扶之難哉為力乎政教不用于衰定位不崇于秦孟孫辭子陽貨見忌于子西至于樹亦剷而伐之況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邪夫致太平之道淺穡于陳蔡顏冉之徒餓日相視我先師則但悄然自若腹虛腸乾未始夫子不為人也不為己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欲綴皇綱之絕緒闢帝道之埋塗酌三代禮文垂萬古典憲與拔王澤浸于生民苟道至于是雖不食而死固何恨哉不然夫豈不知列國有食之祿陪臣有鍾鼎之食但詭辭姫貌取之如拾芥耆獨區區乎六合中以寒餓而自苦耶聖人之用心也不其遠乎吁

奸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飫飽道醉穢若諱万民之利故雖不用于當時而用于今世位不顯于生前而顯于沒後何則祀以寵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為君父為臣子者不可斯須而離也得非用於今世邪名載典籍身樂廟食得非顯于沒後邪与圖一日之飫者又何遼哉其岑在究立得斯臺之址按秦記古地望而銘辭曰

僭祿尸位　沒則絕祀　所謂佞人　莫數之鬼　夫子恥之
不其餒而　餓德飫義　沒則垂世　所謂仁人　箕山之士
夫子求諸　可謂仁乎　韓魏聖人　生而逆迂　壁聘求合
絕糧于陳　箕山之士　可齊其名　莫數之鬼　且非其倫
廟食不匱　祀典惟新　我來舊國　荒臺磷磷　樹石勒銘
振聲益振

秦坑銘　司空圖

秦術戾儒　厥民斯酷　秦儒既坑　厥祀隨覆　天復儒讎
儒祀而家　秦坑儒邪　儒坑秦耶

沛國漢原廟銘　柳子厚

（[illegible]）沛國漢高祖所生之地[illegible]

昔在帝堯克光有四海元首万邦時則舜禹稷卨佐命君統膺厥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illegible]纘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illegible]五神環運[illegible]炎德復起[illegible]周道削微秦德暴戾皇天震怒眷厥保佑乃命唐帝之後挺而興之[illegible]又俾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不隳不墜厥祀故西迎起為漢士輔成帝圖[illegible]詠洞發奮奇如神漢之實也[illegible]汝陰脫命窘綱握虜暴氣扶秉天休運行嘉謀功烈也[illegible]翻侯保綏二秦控引漢中安輯鄭度以大帝業[illegible]淮陰輕舉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illegible]平陽破三秦虜魏王[illegible]絳侯定燕地周劉氏[illegible]實賴之裔也克荷丕緒昭哉其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騰焉其以高帝誕膺丕祚以受德[illegible]之與肯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illegible]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illegible]神[illegible]假手于[illegible]以混諸侯[illegible]遏方于項以盡關東[illegible]秦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其用得秉[illegible]之大統[illegible]而秦苛之政不保其位既建皇極[illegible]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尊舊[illegible]邦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舜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illegible]邑惟茲原廟沛宮之故址也[illegible]亦猶[illegible]於是邦而[illegible]至[illegible]於萬[illegible]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家為國垂統元元得以安其業基於[illegible]之高原洪河之長[illegible]此焉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且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illegible]其殺焉懷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illegible]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惠皇嗣服爰立清廟[illegible]于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違其[illegible]所以從[illegible]功以大[illegible]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紹[illegible]統天之道烈安知不奮其靈化大物於下土然則發慶[illegible]而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漢[illegible]明德惟放勛[illegible]而退祚于後[illegible]以翊天門[illegible]登翼參運唐臣之孫秦綱既離[illegible]東

夏長蛇封豕踔躍中野天復昇諸鍾于于
暴秦漢祖揭茲旱獻揚旂沛延約從諸侯秦壁廢登布流
總衛虎臣委成良將勤於覇業遂荒神州區宇懷漢黔黎輻湊表
正萬國式崇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俯瞰本邦在鎬如房揖讓
惠及王宗禮古承崇宗沛邑清廟是喝原念大業肇興茲地乃尊元
命亦舉嚴祀絳旂幡識遂據天位覩遊故都冀介丕祉燮列
唐典嚴恭閟壁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王氣臺銘　王元之

古之王者築靈臺視雲物察氣候之吉凶知政教之善否苟理合
天道垂休降禎則必日新其德以奉之化失民心爲妖作沴則必
夕惕其躬以懼之如是則變禍爲福而反災爲祥不爲難矣烏有築高
臺獻王氣行巫覡之事與天地之災者乎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
私覬長距雞鬬六國而擅場後以鉤爪鋸牙虎噬萬方而擇肉於
以多藏厚斂貪食兆民而富國然後成五帝之郊備阿房驪山之書
盡竹回溯惑神仙之術因崇方士收太平之賦則黔首且分用三
夷之刑則赭衣縶比鯨鯢滅國政蜉蝣人命而蚩蚩血屍爾壓六
合嗷嗷上訴求主天將使民息肩于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天
子氣于是祖龍翌狩築臺以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覩之于天天
厭氣也得之于漢秦獨厭天厭民而自王乎向使築是臺者矢引
咎遷善樹德封六國之嗣復萬民之業蕩猷剏省徭役銷戈鑄兵
爲務稼穡誅高斯之暴政停驪山之勞興下從人望上答天意則王
氣不廢而自銷矣劉項之族何由而興哉其築臺亦附觀望之舊
址思古感覺悵然有懷撫軸潸然遂爲銘曰

臺之築兮　救秦之亡　救之不得　爲漢之基　氣之厭兮
慮漢之昌　厭之不得　運泰之亡　秦之厭漢　自惟一身
漢之厭秦　乃有萬民　萬民親我　王氣蔚盛　秦政已矣
漢德惟新　快快前古　茫茫登臺　故國蕪沒　蔓臺草春
行人瑟聯　惆悵斯文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前段

銘

九成臺銘　東坡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弦。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成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韶九成、來鳳皇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三槐堂銘　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而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正平堂銘　山谷

畏首畏尾，不自尊也。委於禁欲，於利害驅勢，以奉高明，是謂不平。忠不足而詐有餘，弱不行而責從令，是謂不正。夫平者如觀權衡，以司重輕，如天四時不言自行。夫正者湛然而飢食，冬裘而夏葛，喜怒予奪，由己而不由物，故行天下而不惡。靈龜自圖，古人吉凶，割勝在前，中黑如漆。揭予老毛，思配簪筆，翁為銘，周旋其極。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乘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洪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書室銘　誠齋

室不厭虛　書不厭豐　牖不厭明　几不厭淨　君子處之
君子師之　四物敢侮　非天啻欺　我躬匪淨　我性匪牖
莫塞莫虛　心有弗狹

叢書銘　并序　樗齋

清江鄉貢進士鄒師韓揭其家塾曰叢書為余為記余適坐官紛而師韓又休於歸立須不容宣搜姑從省文法而為銘曰

萬物華實或耽以娛君豈惡華而易以書間書幾何消摘亂萬緒撮其樞經史子集君參其間經辟則釀丕史子集源餘而糟吾書六經吾道一貫以之為經猶物之玩況吾書外後以他亂君曰太初併經則無文字生焉將然巳俱一非不足萬乘有餘吾務吾名吾何擇夫精猶

文塚銘　并序　劉蛻

東萊註　唐之劉蛻於甲生作文塚二千一百八十紙不肯棄之乃封而藏之曰文塚銘所以工也文昔天之賦全于人故不雅自殺而蛻自知於人名是不能賦於人也於是焉於冢銘之寺云

○在梓州兜率寺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為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與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鼎旂方之士文於俟社旦晉之羽文於旌旗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鏤涂澗幽雕緻字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求試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辭窮賊纖也當動意之時不敢遠不敢暇不敢嚏不敢跛倚嗜慾躁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燦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暗如屯雲如久陰如枯樹裂碑之色則有如春陽如鑿川淺溇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闢散之注洋以為道漢之滲淫以及物然後為典禮之使風雨以時安之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若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為者其稱當世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嗚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彼來而天下服驗乎他日更召魯而合于聽與吉卜於火如泰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閉閣上協吉蔡則及之於乎自以為與曾之兆乎且其占曰士之文為山河為華英附不朋不唱為滋味而偶爭結為丘陵為其殷為川瀆華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共祭祀之乎不然使其透為生孫謨以食牛羊乎化為闈獻以作服乎將堆為五色而矛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士鼓為由以演其和聲乎東為都邑以興宗廟乎疾為洿池以澤生殖乎死為增臺奔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聽不為吾用皆逆化為百工之用則無杼為是徒以怪人自媚饑餓所憂為金鐵以作貨起則無滿為醴泉以味乎謡口憫貞積為流汗以抓原淑妖悃無皆為良神以雕琢傷性悃無前為關雎以佩服見贄嗚呼介而為不使之能言舒而為螭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招三招之號曰往凡閑而來歸兮蹤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

[illegible]求歸於[illegible]耒汝以嗟筆絕之年而麟見獸文其無祟乎吟來珠

[illegible]熊無得稱後世詩禮之儒無繫吾之齒牙其塚也在莽蒼之野

大塊之上[illegible]時有唐大中丁卯丙戊辰之季秋銘曰

丈乎丈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洗玉池銘　東坡

[illegible]

世忽不[illegible]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鑿玉道塊六器僅存[illegible]

五瑞莫辨[illegible]

會瓚[illegible]

[illegible]抵晉[illegible]

維伯時父品古鑒泣道逢玉人知所髮抵食劉墅紋錯落

其室既獲拱璧遂空四壁哀此命世文之淪喪時節沐浴以幸斯

石[illegible]孰惟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衆然環玦投手之旁終瑕

莫拾得甚在我匪玉於戚和仲父銘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德[illegible]

采石征含銘　潛庵

掩耳盜鐘　閉目捕雀　自欺其心　謂人不覺　咄哉揚沙

比溪之鐘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二

前集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三

銘

西銘　張横渠

横渠先生[illegible]

明道先生曰 [illegible]

又曰 [illegible]

又曰 [illegible]

二程語錄云 [illegible]

龜山曰 [illegible]

龜山曰 [illegible]

又曰 [illegible]

龜山語錄云 [illegible]

晦庵先生云 [illegible]

又云 [illegible]

晦菴先生曰 [illegible]

又云 [illegible]

又云 [illegible]

真西山云 [illegible]

[illegible]

西銘曰

[illegible]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illegible]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illegible]

子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illegible]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illegible]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晦菴云 [illegible]

子韶云 [illegible]

與叔云 [illegible]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明道曰 [illegible]

子韶云 [illegible]

與叔云 [illegible]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晦菴云 [illegible]

子韶云 [illegible]

與叔云 [illegible]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晦菴云 [illegible]

子韶云 [illegible]

與叔云 [illegible]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

晦菴云 [illegible]

子韶云 [illegible]

與叔云 [illegible]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晦菴云 [illegible]

子韶云 [illegible]

與叔云 [illegible]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晦菴云 [illegible]

子韶云 [illegible]

與叔云 [illegible]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晦菴云 [illegible]

子韶云 [illegible]

[illegible]曰 [illegible]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illegible]曰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illegible]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illegible]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illegible]

子韶曰 [illegible]

[illegible]曰 [illegible]

東銘　　橫渠

[illegible]曰 [illegible]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

[illegible]曰 [illegible]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

[illegible]曰 [illegible]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illegible]曰 [illegible]

又曰 [illegible]

卷辛

存誠齋銘 并序　　陳幾叟

余往問所以為道之方於外舅楊先生曰大學之書聖學之門庭也是可讀而求之余退而熟考獨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本在於誠吾意而已其說簡而盡其理直而周其用要而博余不敢疑而未知其可行也已而質之先生先生曰是固然又學數之曰中庸之書天道之淵源也是可讀而知之余又退而學焉至其論至誠不息其積至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則作而歎曰嗚呼盛哉誠若此天下國家其不足為也已又從而致之則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莫不以此蓋嘗反視反聽一塵之處不萌於胸中表裏洞然機心自息既自以為知之矣又以謂其致之也不難則其居之也必不安其養之也不純則其發之也必不粹斯道也其可須臾離哉以其不可離也而又知之甚遠故吾誠常存蓋嘗聞之矣未有釋此而能全者以余之不肖亦既知之而數年之間卒不及於斯甚者竟不得少暇以休養其心而坐進于此此余之所以久而不入於道也大觀元年先生官於餘杭越明年二月余自親側往從因即縣宇之東舊屋數椽治為講習之所揭其榜曰存誠齋蓋有志乎力行其所知也自今而往凡吾飲食起居出處語默之際必常見其所謂誠者了然於吾心然後出之庶幾日進於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歸也則命名之意可無愧矣既以自矢且為之銘曰

天地之道　為物不貳　君子養心　致一而已　喜怒哀樂
未發其幾　意必固我　絕之於微　正而非昨　寂然不動
有物感之　全體即用　是之為一　以一故誠　一日至焉
天下歸仁　我觀聖賢　異域殊世　惟是之存　若合符契
敬以為宅　忠恕為門　自我闢之　推而及人　唯我與物

初無二體　各私其私　則有彼己　私智穿鑿　成性渾然
無物非我　其天守全　天理所在　如鏡如像　有來斯應
不與俱往　又如月影　散落萬川　定相不分　處處皆圓
相彼世儒　內外不一　不勝其私　機必橫出　孰知至人
動宜弗貞　飲食起居　誠無不形　我作此齋　大可容膝
寘坐其間　虛而不迫　廻光內照　闃兀無言　氣專神凝
息調而淵　表裏俱融　焉有所待　或紛乎前　行以無事
古人遠矣　斯道莫傳　以名存誠　其庶幾焉

主一齋銘　南軒
○為范文叔作
人之心　一何危　紛百慮　走千岐　惟君子　克自持
正衣冠　攝威儀　澹以整　儼若思　主于一　復何之
事物來　審其幾　應以專　匪可移　理在我　寧彼隨
積之久　昭厥微　靜不偏　動靡違　嗟勉哉　自邇卑
惟勿替　日在茲

敬恕齋銘　晦庵
○為陳師中作
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　以是存之　敢有失墜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以是行之　與物皆春　胡世之人　恣己窮物
惟我所便　謂彼奚恤　孰能反是　斂焉厥躬　于墻于羹
仲尼子弓　內順于家　外同于邦　無小無大　罔時怨恫
為仁之功　曰此其極　敬哉恕哉　永永無斁

敬齋銘　南軒
○為劉氏作
天生斯人　良心則存　聖愚曷異　敬肆是分　事有萬變
統乎心君　一頹其綱　泯焉絲棼　自昔先民　脩己以敬
克持其身　順保常性　敬匪有加　惟主乎是　履薄臨深
不昧厥理　事至理形　其應若響　而實卓然　不與俱往
動靜不違　體用無忒　惟敬之功　協乎天德　嗟爾君子
敬之敬之　用力之久　其惟自知　勿憚其艱　而或怠遑
亦勿迫切　而以不常　毋忽事物　必精吾思　察其所發
以會于微　忿慾之萌　則杜其源　有過斯改　見善則遷
是則天命　不遏于躬　鳶飛魚躍　仁在其中　於焉有得
學則不窮　知至而至　知終而終　嗟爾君子　勉哉敬止
成己成物　匪曰二致　任重道遠　其端伊邇　毫釐有差
繆則千里　惟建安公　自力有義　我作銘詩　以諗同志

敬齋銘　誠齋
維事維萬　維心維一　聽于思淵　維弍維忽　式筳其恍
忽豈其紛　維動維言　其弗毋心　三聖孫子　學以為己
欲止聖門　主一為址　謹獨凜然　履臨冰淵　及臻厥成
對越昊天

恕齋銘　東萊
○為陳同父作
實理難精　實德難君　實言難受　實病難除　實知其難
於人則寬　惟實難寬　惟恕之端　天地變化　草木蕃蕪
睹厥實然　可求其故　陳子作齋　脩坐有勤　匪尚其通
亦尚其塞

中齋銘　東萊
○為陳同父作
泝流之舟　挽之猶遲　下坂之車　挽之猶馳　木火金水
燀溢不齊　有昔有積　有愆有移　亦既用力　斷道厥宜
九此敎者　蓋陰東之　潛有所贊　默有所虧　是過不及

察之甚微　凜乎其嚴　岌乎其危　匪[illegible]戒　理則如斯
不將不迎　不留不去　敬而無失　大中之矩

所性齋銘　山谷

道行不加　窮處不損　此之謂性　由思入睿　由睿入覺
此之謂學　性則聖賢　學則聖功　謂學不能　倒戈自攻
天下求師　四海取友　道並德尊　寄言性者

求放心齋銘　晦庵

○爲程正思作

天地變化　其心孔仁　成之在我　則主乎身　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　發揮萬變　立此人極　晷刻放之　千里其奔
非誠曷有　非敬曷存　孰放孰求　孰亡孰有　詘伸其臂
反覆惟手　防微謹獨　茲守之常　切問近思　曰惟以相

謹獨齋銘　澹庵

○爲黃世永作

謹獨伊何　請條其目　安而行之　如顔之浴　利而行之
如顔之宿　勉而行之　如秭之獨　由勉至安　惇近乃篤
猗歟哲人　盱江黃先　亦謹恐懼　闇不愧天　非利非勉
得之自然　作銘者誰　廬陵胡銓

學古齋銘　晦庵

○爲周剛叔作

相古先民　學以爲己　今也不然　爲人而已　爲己之學
先誠其身　君臣之義　父子之仁　聚辨居行　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　澤及萬物　爲人之學　燁然春華　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　結駟懷金　煌煌煒煒　世俗之榮　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　其端則微　眇綿弗察　胡越其歸　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　日新此齋　以迪來裔　此齋何有　有圖有書

學爲何斯　衣冠進趍　夜寐晝行　咨詢諏度　絶今不爲
惟古是學　先難後獲　匪亟匪徐　我其銘之　以警厥初

務本齋銘　爲士撲作　誠齋

畯穡乎稷　梓稿乎斲　伊士所穡　何穡非學　學將奚先
何學非賢　自賢而聖　自聖而天　濟則有岸　畔則有畔
天人之道　蹄涔河漢　河漢可涯　道可方思　茫瀚惟四
乃六其藝　既二其綱　亦五其常　閫之彌閎　路之彌悠
攝其一原　萬善來朿　人有怙恃　涵無杏事　孰柯伐柯
乃睨而視　二典再常　參天兩地　曷淹登茲　不曰孝弟
有若仍兄　參乎欣啈　本立道生　是以似之　髮彼學子
遐不務此　聖其遠而　子其反而

邵美齋銘　揖齋

○爲貢[illegible]作

非[illegible]安就[illegible]知夫安之[illegible]所以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禹初無功洪水滔國作十三載民得平宅君子觀於此而知學之可積

時積齋銘　山谷

困學齋銘　南軒

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甚難[illegible]探其源匪言之難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illegible]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既以視當諸其身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爲困乎也已

至樂齋銘　晦庵

○爲[illegible]學古作

呻吟北窓　氣欝不降　我讀我書　如病得甦　客問此書
中作何味　君乃嚼之　如此其至　趣若子語　無味乃然
是有味者　乃痛乃痒　天下之樂　我不敢知　至歐陽子
乃嚴斯詩　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惟日惜惜　式銘且深

虛舟齋銘　南軒

○為隆禮仁作

心本虛　理則實　應萬物　無蹤迹　來不迎　去不留
彼萬變　我日休　行斯通　險可濟　孚豚魚　貫天地
昌辭哉　在克己　去其室　斯虛矣

的文齋銘　水心

為魏華甫作

人之睎望　資善匪夷　亦或僅有　而虛失時　我材甚良
我筆孔當　捨故舊觳　鮮為物牽　命以義知　心非外假
至於不踰　夫豈難者　雖則云然　有言乎茲　是一非一
必也貫之　匍匐之忠　端木之恕　浩乎兩間　何愛何惟
既見其易　復思其難　一簣雖止　無以為山　卓哉淵微
大矣文獻　式昭斯銘　寢賡不倦

卷五

內○銘

志道齋銘　晦庵

曰移而據者執使而持曰執而弗失云雖食而求故道也若不可須
史離子不去於道獨何其何之

據德齋銘　晦庵

德者得也得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猶窮而難窮雖其得於外而韓
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晦庵

學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晦庵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
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晦庵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污濁兮

廣業齋銘　晦庵

崇卽禮樂游中庸兮克勤小物奉膚尺兮

居仁齋銘　晦庵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晦庵

直義爾女動擇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力仁齋銘　撝齋

○為胡伯然作

吾物非物　不宗則動　維何軼之　齊曰則之　物非吾物
不守則那　維何茀之　實自茁之　㘏出之端　未一髮間

拔之若山　凡罔吾恒　一髮難拔　况不容髮　緬其大聖門
聽視動言　克己惟顏　緊顏之克　聖門爲獲　尚監而勤

、、敬義齋銘　西山

惟坤六二　其德直方　君子體之　爲道有常　內而立心
曰直是貴　惟敬則直　不偏以陂　外而制事　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　各當其施　曰敬伊何　惟主乎一　澹然自持
神明在側　曰義伊何　惟理是循　利害之私　罔汨其貞
靜而存養　中則有主　動而酬酢　莫不中矩　大哉敬乎
一心之坊　至哉義乎　萬事之綱　敬義夾持　不貳不忒
表裏洞然　上達天德　昔有哲王　師保是詢　丹書有訓
西面以陳　敬與怠分　義與欲對　一長一消　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　閑爲流蕩　欲心之熾　害爲狂奔　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　必壯乃猶　如敵斯克　怠欲旣泯　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　協德乎坤　一念少差　旣此齋名　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尊德性齋銘　晦庵

惟皇上帝　降此下民　何以予之　曰義與仁　惟義與仁
維帝之則　欽斯承斯　猶懼弗克　孰昏且狂　苟賤汙卑
淫視傾聽　惰其四支　褻天之明　慢人之紀　甘此下流
衆惡之委　我其監此　祗慄厥心　有幽其室　有赫其臨
執玉奉盈　須臾顛沛　任重道遠　其敢或怠

、、震齋銘　幷序　梅齋

、、、〇爲裵大中秀才作

易之初有八卦而已其方位所直則震次於艮其重爲六十四而
序卦所係則艮次於震震動也艮靜也天下之理未有靜而不動
動而不靜者聖人互存其義而不明言之殆欲使學者互而參
而徹則爲自得歟嗚呼第患未精於易爾精之則不惟艮之中震
之義具焉震之中艮之義亦具焉又何必互參而后徹哉余銘裵
子之震齋而懼其挾少年之氣以逞未發會也故作是序其銘曰

伊雷之神　眡時卷舒　有鼓嘗鳴　或授之桴　伊龍之蟄
眡時舒卷　有門嘗闢　或授之鍵　方卦云象　同應物消
忽矣歸妹　同返吾初　是謂龍雷　而卦爲震　孔孟曰時
適退適進　彼將蠢動　吾籠不盈　彼攖寔熟　吾抑其剩
予齋誰名　無乃太焉　二月之卦　子肯其權　蒔諸虎豹
兒稅于昭　行矣八月　子銳其權　蒔諸草木　老復于孩
殊塗同歸　一勘吾闢　式順且規　銘于震齋

艮齋銘　艮齋

其歸自剛北乾道乙酉之歲乃始名其齋以艮艮之爲義大矣齋
中之留閑之長陽長陽閑之兼山兼山閑之廣乎廣乎閑之須北
之理須北之理閑之四潰四潰閑之靈臺靈臺閑之能紀能紀閑
之先天斯其爲閑也固非不一也或閑之於千載之後而不爲踈
或閑之於今室同席之頃而不爲密或閑之於寂默而不爲晷或
閑之於卑後之辯而不爲煩聞其所閑而後能知其所閑知其
所閑而後能信其所閑信其所閑而後能爲其所閑爲其所閑而
後能安其所閑閑而至於安則能不病諸心寔暑晝夜出入起居必
有從容偃游而不可解者矣旣閑之又從而名之是安之之義也
銘曰

太極位奠　兩儀以分　天高地厚　生成雖均　日月有明
運乎晝夜　離南坎北　水火潤下　至理可喩　遡首還觀
言艮斯編　匪張自雖　山上有山　止之爲止　於萬其位
于壯于址　仁義忠信　蓋無常名　由止而推　則爲于行
爲稷爲時　隨世光花　一視兀規　一將其迹　將聖於此

富貴浮雲　有限之物　無窮之仰　俛而行之　允殺彼也
孟養浩然　無欲枝者　五其素六鑿　洞洞喧感　不有畏防
奔川吼雷　出門萬里　其途蕩蕩　用裳以乾　是曰无妄
巽信所信　巽契以心　十全之醫　艮舞萬全　有閒雖暇
或善其後　聞斯銘斯　以戒坐右

艮齋銘　南軒
〇爲魏元履作

物之感人　其端無窮　人爲物誘　欲動乎中　不能反躬
殆滅天理　聖賢發猷　在知所止　天心粹然　道義俱全
是曰至善　萬化之源　人所同存　昌自違之　求之有道
夫何遠而　四端之著　我則察之　豈權度思　躬以達之
工深力到　大體可明　匪由外鑠　如春發生　知既至矣
必由其知　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　事物雖衆　各循其則
其則匪亡　吾性之德　動靜以時　光明篤實　艮止之妙
於斯爲得　任重道遠　時不我留　嗟我同志　勉哉勿休
伊我小子　懼弗克力　咨爾同志　以起以掖

蒙齋銘　南軒
〇爲余端蒙作

乾坤既畫　八卦共生　八卦相疊　萬象以明　下坎上艮
其卦曰蒙　其蒙伊何　源泉在中　泉之始明　其行未達
雖則未達　而理斯還　君子體之　于以果行　蹈勉躬行
動與天命　泉之始萌　其勢則止　止乃日盛　源源有已
君子體之　于以育德　篤敬不渝　靜保天則　惟養乎中
大本攸立　惟敬乎外　達道攸助　內外交修　相須以成
久而有常　則能日新　我銘蒙齋　敢越斯義　惟言之難
實以自勵　九百君子　有覩於斯　毋忽孚近　尚其勉之

易下頤卦

蒙齋銘　西山

物盈兩間　有萬其殊　天理流行　無一不具　維蒙之頤
理寓乎中　反而求之　皆切吾躬　觀天之行　其敢違息
察地之勢　亦厚乎德　天人一体　物我一源　驗之義經
厥旨昭然　卦之有蒙　內險外止　止莫如山　險莫如水
昔不曰水　而謂之泉　混混之初　歷流滑滑　其生之微
若未易達　其行之果　則不可遏　有宗岱山　濯濯所鍾
維靜而正　出乃不窮　拾乎一勺　終則萬里　門異以然
有本如是　是以君子　法取於斯　若義所在　必勇乎為
維行有本　果德焉出　是坊是培　其体乃立　靜而養源
雖然一心　動而敏行　萬善畢陳　厚化川流　初豈二致
溥博淵泉　其用弗匱　於惟簡齋　宜考其孫　揭名齋扁
日就道行　養正於蒙　異必高標　終身由之　作聖之地

敦復齋銘　南軒

復卦之義以初爻爲重其言於陽於義爲善矣人蓋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爲休復四應於初故爲獨復而二之既復而過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環也而危其義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反極而敢遠往而不返也獨於此則可見以初爻爲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奚何五体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爲敦焉於復夫能敦爲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無悔焉何無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爲之戒辭如是乃無悔也南康陳希顏舊名其齋以敦復淑士辰與予相遇于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於斯戒之深也爲之銘曰

惟聖作易　研幾極深　惟卦有復　於昭天心　六爻之義
各隨所求　其在於五　敦復是明　其敦如何　篤志允蹈
順保其中　而以自攻　我觀爻義　厥有戒辭　君子体之

微我是貴 人欲易萌 天理難存 毫釐之間 消長所分
凡百君子 奈何不敬 祇于厥躬 以若天命 惟積惟久
匪俟乎外 敢曰無悔 庶幾寡悔

復齋銘　　屏山

大易之旨 微妙難詮 善學易者 以復爲先 惟人之生
咸具是性 喜怒哀樂 或失其正 視而知復 不蝕其明
聽而知復 不流於聲 言而知復 匪易所輕 動而知復
悔吝不生 惟是四知 本焉則一 孰資而存 孰迷而失
勿謂有本 勞思內馳 亦勿謂無 悠悠勿思 廓爾貫通
心冥取捨 旣復其初 無復之者 蕩蕩坦坦 周流六虛
昔非不足 今非有餘 伊顏氏子 口不言易 庶幾之功
思臻其極 今我仰止 以名斯齋 念玆在玆 其敢忘哉

克齋銘　　南軒

○爲陳擇之作

惟人之生 父乾母坤 允受其中 天命則存 但受之萌
物欲斯誘 日削月朘 噫誰能久 然其云爲 匪我之由
勞營四馳 擾擾萬事 聖有謨言 克己是宜 其克伊何
本乎致知 其致伊何 格物是期 動靜以察 晨夕以思
良知固有 匪絲事物 卓然獨見 我心皦日 物格知至
萬理可窮 請事克己 日新其功 莫險於人欲 我其平之
莫危於人心 我其安之 我視我聽 勿蔽勿流 我言我動
是出是由 涵濡泳游 不競不絿 允蹈彝則 雖息厥修
逮夫旣克 曰人而天 悠久無疆 匪然而然 爲仁之功
於斯其至 我稽古人 其大顏氏 於穆聖學 具有始終
循循不舍 與人同功 請先致知 以事克己 仁遠乎哉
勉哉君子

存齋銘　　水心

○爲蔣少韓作 揭方弋陽之便坐

孟存以心 易存以性 其入道義 其出愛敬 此其存耶
無著所門 如彼斲鑿 虛無旁圍 性因物迷 心與事往
必律司之 勿抑勿放 勿鉏有爲 勿惰無哀 是固無存
執女爲得 壯夫弋陽 庶幾其夷 水廣山長
上道在求 下悔然吉 依其永存 以作民怙

在齋銘　　誠齋

天奧天精 孔神孔明 寧域彼中 而宅是瓊庭 我有神舍 井御于夜
寇入在室 我出在野 出乎一斯 其從于又 在野懷歸 室其遠而尚
望有樂乎 爲孟彰之人 導汝歸宿 旋則道以 雖于返歸 汝弁去兮
匪彼汝寇 汝弁居兮 汝室載寂 汝勿救 炎宗屬 百官暗 不汝式承
凡日其姑 君有斯厚 有陛斯拜 則其我敢當 道勝我得 乎其禮器
有舜無上 時且知其鄉

顧齋銘　　南軒

○爲李文紹作

人之立身 言行爲大 惟言易出 惟行易怠 伊昔君子
率由其數 嚴其樞機 言其所閑 於其有言 則循厥爲
亦若之淳 則爲自擬 克謹于出 內而不外 確乎其言
惟曾其對 於其操行 則循厥言 酒更弗踐 則爲己道
發隱臨深 戰兢自持 確乎其行 惟實是依 表裏交正
動靜語默 若唱而和 若影而隨 伊昔君子 胡不懥懥
勉哉勿偷 其敬其保

省齋銘　　水心

○爲周㮚作

昔者曾子 一日三省 今子五載 以省爲請 子晤於曉

我言已遲　相彼四肢　測焉必知　既有念慮　胡為昏迷
苟非忠信　奚以學為　震霆洪鐘　有待而發　綿綿增隆
見此日月　勿安陋習　勿循俚說　區區利心　毋自淪沒
專己忘人　人道幾絕　推己盡人　己則多闕　斧柯可用
至聖可別　咨爾周生　念念勿越

力齋銘　○為何晦之作　龍川

驗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顏分之與物交役若
忘者貴其累卑克諸汝力乎明以內飭惡惡則如惡臭好善如好色下學
之功舉用其極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拳拳所以先難而後獲
也

安齋銘　龍川

往則俱往　來則俱來　義所精矣　動靜以時　心之廣矣
亦可懼哉　天下雖大　吾安吾齋

○銘

進齋銘　遯庵

○為王允元作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　駑馬十駕　騑騑遐路　猶天之涯
不能終食　泰山之溜　可以穿石　或進或止　功用相百
如何弗思　半途而畫　在易之晉　如日之升　旬昭其德
進退大明　在易之漸　如鴻之翔　雖進以正　可以正邦
明則不惑　正則不諂　學當觀晉　仕當觀漸　吾友允元
超然默識　觀晉觀漸　兩造其域　人亦有言　進銳有咎
有畔則極　極則有尽　回也屢空　孰究畔岸　請師子淵
以退為進

充齋銘　誠齋

人皆王其身莫或王其軀人皆弱其腹莫或殺其德
爾胡弗思　爾則不貴　孰降之衷　孰衷其彝　有降厥理
有衷厥彝　有彝厥越　天以人贓　睨柯睨柯　曾是棄而
操之一士　曾不反而　推之而充　何拄弗崇　充之而實
何禱弗銍　緒之幽幽　繼之油油　言俟其秋　其末其衆
萬室塞只　爾弗播只　爾弗屬只　東方旭只

裕齋銘　誠齋

○零陵蔣慶之齋以裕名而屬予銘之予蓋德於挾而
心於懼者也將焉取裕抑敢不銘以與吾友共守之
銘曰
肇名民彝　孰裁孰由　則外是核　而裹斯蘖　孰喪其脂
孰嗇其豐　盡其反而　裕哉敢躬　崇崇大如　若日伊煌
留以萬生　光施八荒　仁以行之　致以擇之　若其學之

是以擭之　弼韋弼門　則孟顏氏　于經于理　將不姚奴
盈而沖諸　伊其冠而　沖而盈諸　豈其拔而　匪拔匪冠
匪新伊舊　人見我新　我若而人　我其穊矣　我其怙矣
怙心驕驕　其裕日消　端乙孫子　孔聖孔神　而好是閑
可自用云　齋秀觀如　夙閹有書　弗性其性　有如百聖

○絅齋銘　西山

衣錦褧衣　裳錦褧裳　有美于中　而弗自章　云乎昔人
若是其晦　爲己之功　無與乎外　懍焉戒惕　于隱于微
我敬士媿　匪新人知　充實光輝　其積宴新　而我之心
惟一韜斂　細人有書　汲汲暴揚　欲蘊中閉　文錦外張
孰知聖門　回爲參魯　樸兮若無　至美存其　中庸之末
凡八引詩　聲臭泯然　謐此其基　淵乎旨哉　聖學之妙
入德之門　曰惟至要　猗歟王子　日敷斯齋　益深玩微
古人與稽

○時齋銘　貧齋

○爲趙汝淡作

銖根寸莖　中涵天機　或遲而茂　或蚤而萎　方其未萌
千囿莫汲　及其既萼　萬乎莫埜　寧爲故柏　毋爲新渠
委順知化　溶溶大虛

○晉齋銘　横齋

○爲宗弟晉昇姪作

維目之初　大明如睹　維耳之末　大聰如聰　窮性源流
與耳目同　參毋而巾　渾沌未鑿　液金之鑛　文木之樸
鐘鎔斧斤　遯于俄爾　漢唐諸儒　氐今吾元　強膚敗節
愈趨愈晉　家法心傳　有仍雲孫　拱無已爾　惟社非黑
閟貴淵源　大朴六寸　況參曾中　而更古論　孝十八章

曾虎幾童　忠恕一唯　曾晳皆黜　勉我曾孫　余觀汝功

○殖齋銘　山谷

以心爲田　我耒耜之　慈祥弟友　種而茂之　忠信不貪
苗而立之　敦厚敬恭　水而耰之　師友琢磨　耔而耨之
先王遺言　又時雨之　七十有年　左右取之　相彼寒饗
我則與之　奉以粢帶　神其吐之

○耘齋銘　龍川

○爲劉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靜　動則有遷　非物使之　人心則然　耳目鼻口
實動之權　聖踐而聖　賢沿而賢　槁木不生　死灰不燃
其活者人　若苗天肖　敬而無失　奉以周旋　喜怒哀樂
又何異焉　士之於學　農之於田　朝斯夕斯　含息交安
去其害苗　則心之偏　耘之又耘　嘉種易植　不計其人
惟其不度　不度不力　慎我豐年　工賞其久　業賞其專
凡爾君子　相與勉旃

顏樂亭銘　明道

○爲孔周翰作

天之生民　是爲物則　非學非師　人曷致識　聖賢之分
古猶其明　有孔之遇　有顏之生　聖以道化　賢以學行
萬世心目　破昏爲醒　周爰闕里　惟顏舊止　巷汙以榛
井堙而圮　鄉閭蚩蚩　弗視弗履　有卓其誰　師門之嗣
追古念今　有惻其心　良價善諭　發帑出金　巷治以闢
井渫而深　清泉澤物　佳木成陰　載基載落　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　予忖于度　千載之上　顏惟孔學　百世之下
顏居孔作　盛德彌光　風流日長　道之無疆　古今所常
水不忍廢　地不忍荒　嗚乎正學　其何可忘

蒙泉銘　　誠齋

歲在癸巳石湖居士范至能爲劉驥韓思其所游賞之
亭曰蒙閣四年廣陵曾丰原居士意而爲銘曰

汶山屹兮　彼迸者泉　汶泉迸兮　彼瀦者淵　浩莫自制
漫焉平川　道學淺深　蓋源流然　大川三百　孟軻所傳
至荀揚韓　小川三千　孔子則海　衆水聚焉　子貢誰顧
筆大於椽　誰機于參　有象皆基　今也發明　到秋毫顛
婦姑勃谿　不學下鞭　行矣取脈　未開關前　混沌七竅
不學不天　天我蒙邪　如盤走圓　小有瑕則　死余銘鐫

讀書樓銘　　南軒

汝惟元聖　研幾極深　出言爲經　以逢天心　天心難理
聖謨洋洋　有赫其傳　惠我無疆　嗟哉學子　生乎千載
孰謂聖遠　遺經猶在　孰不讀書　而昧厥旨　亶可是盤
文采是事　刻其所懷　惟以祿利　茫乎四馳　甚焉子暨
嗟哉學子　當知讀書　匪有所爲　惟求厥初　厥初惟何
爾所固然　因書而發　爾知則全　維誦維歌　維究維役
維以泳游　勿肆勿梏　維平乃心　以會其理　切于乃躬
以察以躬　積功既深　有燁其明　迥然意表　大哉斯堂
聖豈予欺　實發予機　俾予自知　以承予用　若火始然
若泉始達　推之自茲　進孰予遏　若登泰山　益高無際
維淵無形　維繹無窮　嗟哉學子　盡敬念茲　以是讀書
則我乃幾

藏書閣書厨字號銘　　晦庵

於穆元聖　繼天測靈　出此謨訓　惠我光明　永言寶之
匪金厥籯　含英咀實　百世其承

傳心閣銘　　南軒

惟民之生　厥有常性　情動物遷　以喪厥命　聖人有作
純乎天心　修道立教　以覺來今　勳謨迪遠　始于其陳
俾爾由學　而聖可成　鄒魯云遠　章句有師　一經皓首
語道則迷　惟子周子　崛起千載　獨探其源　以識其大
文象盡意　闡幽明微　聖學有傳　不曰在茲　惟二程子
實嗣其微　既自得之　又光大之　有渾其全　則無不總
有析其精　則無不中　曰體曰用　著察不遺　曰隱曰顯
莫闡其幾　於是聖心　如日有融　於斯心傳　來者所宗
有屹斯閣　尤溪之濱　翼翼二子　縮事孔明　儼然其設
溫然其春　揭名傳心　詔示後人　咨爾後人　來拜于前
起敬起恭　永思其傳　于味其言　于考其爲　躬于爾躬
以會其歸　爾之昧矣　循其序而　爾之至矣　道豈遠而
傳心之名　千古不渝　咨爾後人　無替厥初

明倫堂銘　　晦庵

天叙有典　匪躬弗明　我作此堂　大猷是經　臣忠子勸
匪孝曷程　咨爾學子　永觀厥成

西齋銘　　誠齋

○爲鄭行之作

衛俞之族　有兩其魁　維學之麗　維子之淑　咨爾子孫
于弟于昆　洗心盥神　明聽讀言　我築我廬　爾棲爾居
行易春秋　有詩有書　琴在在牖　書花在手　爾誦爾絃
以役爾有　爾有伊何　伊孝伊忠　伊義伊仁　千古爾躬
維既鳴矣　爾夙爾起　日之夕矣　爾膏爾燭　日躬維淵
聽視動言　維禮爲紀　雖趨聖門　命出維畫　盡心知性
俯跳百氏　仰承三聖　匪孟匪顏　于陵于攀　騰振數仞
登高企天　潛而未徹　如攻脩木　徹而莫繫　如泉赴谷

由心而身　由身而親　由親而君　氣志如神　汝爾孫子
爾聆爾思　非道弘人　室是遠而　誠齋

省庵銘

人無鑑銅　當鑑以身　人無鑑身　當鑑以心　一善之萌
鬼神知之　非鬼神之知吾心已知　一不善之萌海鷗亦覺
非海鷗之覺吾心已作　知之斯行　吾心吾朋　作之斯絕
吾心吾鉞　孰鉞孰朋　省則爲而　朋亡鉞喪　省則然而
以省攻昧　維聖作對　以昧驕省　擿埴覬升　參省以日
吾省以時　參省以三　吾省半之　維聖無過　維賢寡過
欲寡未能　吾其敢惰

講座銘　晦庵

師道絕塞　以圯其居　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　前聖後師
文不在茲　矩或見之　有行其思　亢之堂壇　惟以行蔵
厥聽孔昭　式訛爾瞻　南軒

䂓軒石銘　為張氏作

正爾衣冠　毋惰爾容　謹爾視聽　毋越爾躬　爾之話言
式循爾衷　爾之起居　式蹈爾履　毋斁爾動　毋斁其通
貞爾所存　毋失其宗　外之云爲　彼保于中　中之克固
外斯寔從　天命可畏　戒懼難終　勒銘于石　用儆怠慵

虛舟銘　西山

萬斛之舟　不揖不維　汎汎長川　縱其所之　云誰有船
適與之觸　舟本何心　奚怨奚誹　德人天遊　其中休休
我無愛憎　物自春秋　雨露零零　孰知其德　雪霜凝凝
豈曰予刻　伯氏無尤　季平見思　懷哉所賢　心其可師
紛紛小夫　欲厭私室　森然戈矛　動與物敵　造錯有言
吾誰與親　子今自名　豈其忘人　世途漫漫　淸波浪浪
往安子行　萬變勿動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卷之一
元光封事　劉向
紹興封事　胡銓
跋紹興封事　吳表仲
跋紹興封事　周必大
跋紹興封事　楊萬里
跋紹興封事　薛紱
與胡邦衡送行詩附　王庭珪
卷之二
壬午應詔封事　朱熹
卷之三
庚子應詔封事　朱熹
卷之四
戊申封事　朱熹
卷之五
己酉擬上封事　朱熹
卷之六
請立梁王疏　賈誼
十漸疏　魏徵
議楊炎條奏貢舉疏　賈至
卷之七
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陸贄
議學校貢舉狀　蘇軾
論時政狀

封事

元光封事　依正本漢書音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illegible]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
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
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
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illegible]
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眾賢罔
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
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
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
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
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
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
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
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
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眾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
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
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
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
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

殺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衞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

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

觀之詩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
近察兩觀之詩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illegible]推原履霜之所
進以為法原秦卦之所消以為戒考祥瑞之所省災異之禍以
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
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
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
不敢不通所聞切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
泄

○○○

紹興戊午論和議封事 紹興八年十一月上 [illegible]胡忠簡公

[illegible]

右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臣胡銓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于皇帝
陛下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
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
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
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
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
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
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
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
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
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
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
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
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
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
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
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
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
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

此段删

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
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
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
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
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
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
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
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
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
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
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
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
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
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
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
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
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
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
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
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
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
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illegible]

[illegible]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一

[illegible]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五

封事

壬午應詔封事　朱文公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臣朱熹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宇命中興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訓踐阼御歷爰初踐阼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虛日其規模固已宏遠矣然猶且謙沖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切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為無人忠言嘉謨崇論宏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當清光無以少備採擇況臣之愚雖欲效其區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豈非承以為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群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已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廷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切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迩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虔恭寅畏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繫群生之仰望者發太上之深知以至於屬受付託者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帝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黜竄兇損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竊伏閭閻十有餘年足跡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揆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若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嘿默終不為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往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此心皆冀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恥未除戎虜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若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勗其望焉則祖宗之讎恥將不復有所雪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疏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

綱而悖治道定矣蓋誠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

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實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瀹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夫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

不能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redacted]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暫以權宜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而示之以弱使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為哉臣切以為義理之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夫復讎討賊自強為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則不待臣一二言之而可知矣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以不講和之故也然而不講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之心而退有迂可已之責則人之情雖

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洩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士之本然孱怯分志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illegible]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其上之所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羈縻之則彼[redacted]仁義不足而[redacted]有餘彼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虛禮而驟改其謀哉若其之勢亦豈無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雖其不來我猶恃此以自安將入氣揮日度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除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矣[redacted]計則善矣

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有中原歲取金帛以[?]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需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其失[?]人之駆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為我以汲汲欲和而士[?]常俗乎和之中是以攻前虜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二四十年人[?]事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則知無不如意焉而我復其術中曾不省悟吾國士師動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赦未幾[?]使復至彼何[?]於我而還為將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今乃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叵測復言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之甚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僞[?]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若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為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用以我有大費而所得若未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宗祖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以為國家[?]雖不肖切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為請既失之矣又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朕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中遣使介告諭恭承之意繼有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頗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

說而切歎之吾君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事無功紀行無名今[?]以好來而猶不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非所謂是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疑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陛下[?][?]大臣總攬羣策審其[?]失之由求[?]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和害之實[?]然知[?]議之還使人尚未渡淮猶[?]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之可恃以為苟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偷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吾道實利其與請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狼狠肆虐以病民者誰乎[?][?][?]誰之孰為[?]容乎其競失[?]者陛下既[?]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者豈無其人顧陛下與白而知之耳然則其事之利為民之休其事之病為民之戚唯陛下雖欲附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是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欲亦有意乎此矣蓋日前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替其元經[?]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其各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翰方之責明治

條者所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各率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者無所不至，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者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擾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臣恐奉行者以爲細瑣之實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之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通、鈔盜賊之計，尤在於今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矣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勝而不可以勝僂，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言之矣，然未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若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綸乎其忠。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日始務命之時，因時順理，秉勢有爲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僂之事，凡見於言者一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舍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行之不得其序，一旦兼勞倦若嘗勤，過其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企踵而望於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illegible]而成效不可期也。又況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遐，而天戒赫然若使其甚其迹有既矣，臣愚切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未待陛下躬行失其先，致其警戒之意，以殫聖心，使盛德大業始終純全，無可非。昔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異而脩德以致中興也，豈宜於此[illegible]暴著而[illegible]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顧臣以爲獨惠濩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闕不免有所畏避，以致非太上皇帝之意，若陛下所不宜爲以佛親志，臣切以爲誤矣。恭惟太上皇帝奉天心，合德天地，臨御二紀，艱難自爲，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濟事變，而不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更相反以成歲功，有神化而無有其跡者，當其[illegible]而向其所以能超然遠引，[illegible]脫而秉而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不其偉與？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之能繼熙帝業以繼跡其事，豈不以陛下之能任賢[illegible]政以康[illegible]小民乎？誠如是，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之謨訓，順其聖心而助成陛下奉承之聖孝也。若老爾然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爲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繆哉！且古者禪授之際，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克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比其大者，舉十六相，是堯之所未舉；去四凶，是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叛，天下之人不以爲非，載在虞書，孔子[illegible]之，以爲大舜與萬世法。而況臣之所陳，非欲取太上皇帝約束而紛更之也，非[illegible]責而所謂順其所當爲而[illegible]之也，因[illegible]當今[illegible]顧審理如何耳，亦何不可？爲陛下何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爲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勢之轉，則臣不敢妄有所陳，然切以爲上流形勢，物力[illegible]厚，[illegible]是所[illegible]而[illegible]已試，下流淮甸、長江之險，與[illegible]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乃臣之所同慨。臣雖鄙闇，亦切疑之。況今秋氣已高，而[illegible]情叵測，[illegible]閒請成，寇復有來歲之謀，雖懷[illegible]實未可知。然是一者實[illegible]，一安危利害所係，呼吸俯仰之間，未

足以喻其忠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九愚不學頃放
冒昧罪誡有司大上皇帝賜之未究獲吻官祿既又罷職人言復
加收召適以疾病留滯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并居山田
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瀝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

新編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二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三

封事

庚子應詔封事　朱文公

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舉本軍界分諸鋪遞角催促臣朱熹謹齋沐奉疏東向再拜昧死獻于
皇帝陛下臣伏覩三月九日詔下諸路臣之奏申勅監司郡守具以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臣以何於詔旨蒙被聖恩待罪偏壘乃獲遭值聖明求言於今不聞疏遠如此其敢不悉心竭慮以塞明旨然臣嘗竊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為忠哉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抉摘隱伏以為明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人之國盡書錯鑄而實無以盡天下之美臣竊不使然不敢也以及小臣仰奉明詔推陛下幸於其大者要而審行之則天下幸甚臣竊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明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摧傷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竊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而傷農已為貧瘠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郡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illegible]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是[illegible]出郡而回望其閭荒疇敗屋在所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奏乞將星子一

縣稅錢特賜蠲減又管其由提點坑冶司乞爲敷奏將吾後所折
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戎稅漕
司淛漢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
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叙之撫境江鄰等州
土田瘠薄如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科
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寬恤復徭役雖役時於其間少有縱舍
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
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
數千里之水旱則斗接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
處此此臣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恤者然也而臣所謂者賦
理宜若請從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稅爲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
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
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州縣有常數其所有常供而又有貼納
水脚轉輸之費州縣此日不容有所寬縱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
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雜軍錢正其人又無紀極支費日
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剝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
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而未止也預借官物則自一
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樁移用諸雜名額
物貿乳香和買軍器衍招軍兵打造鐵甲之類目繁費所以至
曹司上下相承擬相從吳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守令無
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額又自前雖
則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冒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
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
可知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此臣所謂東南
處東南撥復之動未得所以養兵而周圍若常策其力之不足則
兵又未可以速減稱之惟有選將吏嚴兵籍可以御軍收閑費也

則可以覈軍籍省冗費誠能行此二者而又時出
椿積錢以爲補助則兵力庶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以貨賂
役此流徒以將交戰對爲能包苴結托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
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者所費已甚不肯以故到軍之日惟務
朘削剋剝無所不至以償其所費雖以債負所得於其間則又剝生靡
望取辦諸求已所以奉權貴者非撙節所以節子女以供已
私欲以此其視軍之卒若於招收簡閱皆其所屬凡軍中之務往往
任不職役作上既已困於剝削若又役使之其不能若又不知有
優恤無能者以及之其歡然樂其所伸所呼死無
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
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充而朝廷反爲之分遣州縣招填
錢物撥放往往不堪使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弊本末已細無
不猜而欲選將帥若依然施鎮研有效則又可以東募閱將之
而整飭其一二猶以爲己責未敢近藏以求僥倖其能選某心之忠至
有武略而老於其事者不拘軍中有將與由經知其好從日益恩
然而此人之所以破釜發其猶交迭故將紅白已支用之不知其幾
何矣至於綱運輸之任若所給錢糧交涉聽其所裡計較
催東南數十州之兵將有籍多爲何債而擁載以窮於權要之門
者不可以數計若乃也困民兵一重多特選誘小人切取官帛
之資而未聞其有所建大可以見之故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
知之而任事之臣皆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泊撫州縣使之委
任撫摩救以拯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吏如是而可以如是
而其可備陛下亦聞其說之可甚而未究其實往往以相爲欺
以北方來以比年以來此弊猶皆由於習視之慮爲欲而陛下民日
益困兵日聊賴寧有敢言之子相與私議撫勸以爲莫大之禍以
至之忠所在明而國獨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可東實以將

民以用役盡其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選也至若將帥委寄推一出
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請託之私務求成效況殺敵練行
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illegible]私則
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illegible]以時[illegible]死
食者不得容私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有情而
又可以省[illegible]之費使[illegible]卒與凡比來歸正[illegible]之人符
可歸之[illegible]田使之與[illegible]耕而[illegible]給其有材勇[illegible]之人
則計其所[illegible]而多與之田臣以爲什伍之[illegible]使教其人[illegible]
擊刺行伍之法[illegible]能[illegible]諸州招軍[illegible]令[illegible]別
授以田[illegible]大[illegible]令與見行屯田民[illegible]之法相爲[illegible]
成忠實通曉農政之[illegible]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illegible]
利毋[illegible]近功俟其果能[illegible]省[illegible]之兵[illegible]州郡供軍之數
然後議其[illegible]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illegible]見功效者
其功效未能遽見[illegible]國所以[illegible]州縣民間[illegible]
自頃[illegible]計[illegible]之臣日於見今[illegible]數[illegible]
殺二三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
其輸向後[illegible]之以既成民以[illegible]則上項[illegible]之數可以
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illegible]然後可以
禁其苛斂責以寬恤嚴誅而時[illegible]不惟去其加耗[illegible]非法科
敷之弊又視其上之肥瘠從之輕重而均減之[illegible]困之民得
保生業[illegible]所在[illegible]亦當漸次有人[illegible]而稍
留其[illegible]可[illegible]臣所[illegible]然[illegible]所謂其本在
而公上之賦亦當日然登足[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
於正心術以立紀綱[illegible]天下萬事之根本
源流有在於是[illegible]而不言若不可得者[illegible]
誤蒙召對盡已略陳其梗概矣今請[illegible]陛下畢其說焉夫

所謂綱者[illegible]之有綱也所謂紀者[illegible]之有紀也綱[illegible]則不
能以自張[illegible]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
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
於台省台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
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
得而正也[illegible]所以正[illegible]官[illegible]
凡[illegible]
其所以然者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
物[illegible]得其正者故[illegible]天下之事如[illegible]所[illegible]亦可見矣
陛下[illegible]民則民生日[illegible]財則財[illegible]日[illegible]軍則軍政日
紊[illegible]則不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illegible]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風[illegible]自[illegible]亦不過[illegible]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
其[illegible]公論者乃[illegible]能[illegible]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
亦不敢明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
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
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illegible]其[illegible]非獨[illegible]陛下

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人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伏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不唯赦而不誅其後十七八年間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雖臣愚暗自知無用於世又以疾病憂患之故辭有不得秪拜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爲不深待臣不爲不厚顧臣乃獨畏懦蹴縮熟視天下之綱紀發亂生靈困苦至於如此而不能指陳出死一爲陛下言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今者幸值聖明開覽言路而臣官守適在可言之數於此而又不言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則臣不勝大幸千冒瀆鈇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熹昧死再拜謹言

貼黄

本軍管内去秋晩田旱損去冬地震有盜臣已各具奏聞去歲是後一向缺雨耕牛疫死今雖得雨然已後時而牛死不止勢其可慮伏乞睿照臣所奏賜對而奉王音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爲本常切仰勸聖學高明深淳治本如此天下安得不治比年以來乃聞道路之言妄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説臣下面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爲諱忌臣雖有以決知其不然然切深憂此説流傳上累聖德下惑羣聽伏望睿明申賜財幸

封事

戊申封事　　朱文公

文公年譜云[illegible]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新除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裁書昧死再拜獻于皇帝陛下臣切覩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扁鵲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治者不暇其可爲俗醫常手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以繁不敢悉不察之深者竊爲此而亦有未盡也請復爲陛下一一事所當言勝其繁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得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而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

一人不歸吾之仁者[illegible]

[illegible]

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
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
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
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
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
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
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邪私之間然後發號施令
群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
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
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
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
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
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
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
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
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
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

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其[illegible]皆若立上帝之中朝廷
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
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
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
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聞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
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
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
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
矣獨有前日臣所由者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
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
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illegible]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illegible]
其有才適所以為奸[illegible]而[illegible]復用乎且如向來之官召數
食凡茲之命[illegible]傳聞無不[illegible]陛下不知則史記之擿
千步伐傳於後世且以陛下[illegible]何[illegible]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
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形跡小露不比人竊
覩乃敢視心嚮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
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猶有外此比分都城則又知此曹之
用事者非特此人而侍從之臣亦有出其門者[illegible]

[illegible]

而[illegible]大至其納財之方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

□亦嘗竊以面奏而陛下許臣以為誠當深究而痛懲之矣及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又寵以崇資往鎮便郡使安此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言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其少賸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求上寵然後至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彼且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

人則不能无私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无有私而不公之累其所以為我者反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illegible]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言且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其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賢為之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猶不可以公私自分彼此如此國然則是將以求合天下以為一哉今乃上以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偏為恩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勝乎外公之所在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屈也外有郡敵之憂內有陰邪之慮日復一日而不可救國家若之何而不危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不當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治而一有所蔽乎此則其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姦巧之人雖勤於為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積月累甚成禍本而賂賄之謀未遠輔相之職愈卑綱紀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然其將何所歸乎一旦猝有不虞臣竊恐其必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豈不以是而求有以正之哉[illegible]

業

[illegible]
至於輔翼太子則臣前日所
謂教世子之任者蓋已撮舉其端而未敢悉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
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
古今宜不待臣言而諭然臣竊妄恐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
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
因其所以為當然而不之察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
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無多而又時使邪佞儇薄
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則亦姑以應文備數而
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
者數輩而已 [illegible] 生風成閭里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之人
心難保氣習易移[illegible]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明王教世子
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去
邪人不使見惡行蓋所以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
之制雖不可考正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
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
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
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輕且褻之甚邪者於太子而不置師傅
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
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邪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
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
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其任尤不專蓋往往亦有所
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
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

臣宦

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
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
傅友諮議以司訓導而皆[illegible]以總其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
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至
下又當以時召之使得從容遊從容咨適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
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illegible]而未能及悔
而未能究者懊悔顛倒刻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有以得乎陛
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萬年之固可以平於永久而無窮矣此
今日急務之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
賢而逸於任人者不得明[illegible]發其端矣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
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蓋其所以常不得如此
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
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
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
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
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
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
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
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
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
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奸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
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
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

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精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于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無狀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誠反是心以求之則無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所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思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則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書政辛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大夫之間志趣卑汙廉恥廢壞頗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由有以振勵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

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王卞郭連師皆以有贓汙不法聞若奚戰治未竟而已有自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於鄉黨以欺陛下然臣切意亦未必然不惜其數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亦欲遂彼之私若臣之間頗情於此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有輕侮朝廷之心則姦贓之吏則皆成群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王卞之間邪正曲直同有所在則兩進所闕而并去之蓋司撿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罷之此可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去之至相植當移私孤行徑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欲攻其私且以摘示之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超和承旨不除建節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除及一二武臣非其材則使為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與貴戚遷節為節一遭飛語則保究其所無所不至及察析某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安然無所問山陵諸使辭開相提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有言及戚里則名為詩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繩削而繼以收用此

[illegible]

從班之中賢否雜至於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自亦陶奉遂緣排連循補其宗點者乃敢造飛語立

復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蓋亦
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illegible]陛下視此綱
[illegible]
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
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
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
上固不敢少咈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
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
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
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
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
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眾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
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駭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
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
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
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眾以為陛下嘗
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
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
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
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
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不詭隨平日無事之
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
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
畜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
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
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

存什存

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无一人可
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
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居討
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輩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
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
萌然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謂此不遂
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
學高明識慮深遠夫豈不至有此議論然姦僉小人敢託聖訓以
蓋其奸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
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
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
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
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
以累帥也是數者臣已悉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
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
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
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一積以備他
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
其言誠若有理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
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
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
矣而曾未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也徒
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
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
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
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

天界不广

怪作误

谐作諸

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歛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illegible]

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人或才不能公行封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甚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其權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經法雜亂而條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於此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一二條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結托士卒以求助於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漸次保明推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以上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奏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舉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所賂之錢已若償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其若干闕有口者猶不道然以其門户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聞其交通之實狀甚以雖使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宫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剥之是先交結之是圖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謬哉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兵籍核而師旅重屯田立而漕運省今

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以責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恤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界責其擬道則又不免使參其務外附其占護軍人不肯盡其頭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但虛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亦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功而又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有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與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折閱之弊紛紛而起而民不聊生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者屯田立而所指於諸路者減則此弊尚可以漸次除去乃不然則其反將帥之不若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相推相因故將帥隨其不可以朝夕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身請得直言之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恩以[illegible]不至其被必能復職分之法條敷陳之科以審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授牧守矣擇其賢者以為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督任將之法而以屬將帥者擇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修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矣然後時節其才行之所負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所在使以監之督勸甚為將者而節制之天下之官吏能為將者不拘資格一有能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精其姓名使以次補之將帥之缺果有治績則使而進之不勝其任則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闕亦如是理亦供橫斂巧取之政其奈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獨其所置官屬三五人相使 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得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 一員為屯田使總治

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與其黜陟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之兵既皆各務其功因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紓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illegible］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切聞之今日士大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又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浸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浸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猜人所擾其欲含糊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報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勵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嘗聞之昔者知聖人之士未嘗與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忽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

不肖又安敢先期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誠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怨將驕外有強暴之寇內有愁怨之軍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illegible］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illegible］遂以逸豫［illegible］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illegible］易以而一己之私意雖［illegible］

自辦不失其難［illegible］亦徒為苟且以快一時之意而已［illegible］不合［illegible］之志日衰［illegible］以數年以來［illegible］猶在不勝［illegible］以欺陛下而所［illegible］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illegible］在於幽獨［illegible］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illegible］遂為可取今乃以其所［illegible］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日新也

彼老子浮屠之說則有是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
爲實而彼以性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
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
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illegible]物見形而不知其有[illegible]
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
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
絶雖有所謂朗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
顚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
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於其心而害於其政事者是以程顥嘗闢之曰
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則外於倫
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
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
呼此眞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
疑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眞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
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卑則臣切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
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陛下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賢不爲
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
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illegible]
[illegible]
言以事爲[illegible] 若夫管商功利之說
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迂闊死法而
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術而味乎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臣[illegible]
又切[illegible]
其間得見陛下數[illegible]
[illegible]方下上田野之人[illegible]
也誠其所以[illegible]
計而不敢自[illegible]
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蠢頑[illegible]
亦奚非昔時吳臣之[illegible]
下日新之盛德亦未免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
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切不勝其
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刳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
以自己其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陛下褒吟財校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社生靈之幸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乃幸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卷五九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封事

己酉擬上封事

朱文公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脩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聖父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想德聽風而臣適蒙斷時首蒙擢任以瞻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致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精密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言深以是而致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踐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竊切有懷焉若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恐夫之所將有作於服飾之間有於常度之外者是以輒敢陳說而妄以平日私竊過計之所及者凡為陛下言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奸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取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
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
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
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
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
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騁土木
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
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
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
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
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
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
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
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
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
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
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
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
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
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
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
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
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
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
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
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
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
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
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
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
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
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
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
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
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
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亦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
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詭訐以示威權有以蠹吾之政事而其
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所以害吾之本心正
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
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
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
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
培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
間嘗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
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
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

猶可益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倘於其間徇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闕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私役横加官賞府寺濫爲例得賚遷固不關廟制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因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潛懷奸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蔽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屛絶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伯弊而防後患乎昔太宗之貞觀相嘗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舊僚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正爲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存深慮若唐高祖之戒丁公我太祖之事王淳此其深識雄斷行可以爲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絶祈禱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禱福祿之來何待於祈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祈禳鬼以來貧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非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是心無所主妄有疑慮遂乃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奸欺誑惑之術旣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爲害蓋亦非遠而非致精參聞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則有當無即無則亦何緣以衆禮執法而絶妖妄之源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害蓋亦不甚難深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於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春秋誦習之擬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必書之策宰徹其膳而又以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士傳民語以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自爲其漢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貴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以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則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

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
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鮮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務居
其貴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
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埽除趨走之
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
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
而所以輔養之其疏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而委之衢路之側盗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豈不有武
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体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
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体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
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
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
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
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
以体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
鬻獄使政体日乱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
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
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
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
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
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
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
臧否之行常在於朝廷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
勢不彊綱維不挙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
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之太宗之聰明英
武猶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関由宰相審熟使安
然後施行此所謂理勢之當然而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
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厉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
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
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
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
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
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
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
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
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
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
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礼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
变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
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検之
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
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
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
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断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
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
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厉已壊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
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少知治体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
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虚語者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

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給日久民力已殫而閒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加以限期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惟務自寬已復何暇更念民貧地瘠嗚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此等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廣緣剝削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討其所以至此雖一多是贍軍之費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百徒無名之浮費亦豈無可省者苟可省者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然後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最細類非一言之可盡要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陛下明察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疏

請立梁王疏　　賈誼

梁王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

事故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十漸疏　魏徵

大注 [illegible]

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正觀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爲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正觀初護民之勞煦然若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正觀初損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或所營搆慮人諫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正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正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望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在正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弃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言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正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驅馳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正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正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疏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正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廛遞送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蝗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 [illegible] 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大注 [illegible]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謚號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

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發興也故廷陵觀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不能察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国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千行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士靡然尚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有天下四百載異之道喪而殷始與亡匹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吞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切儒士二代而亡因襲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豪士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翕化於郷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華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僅四百載二光分崩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享国咸促国家革魏晉宋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載合天地安有拾皇王之士之道踵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揚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板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闕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能行實習禮樂禮部每歲擇甲乙之第謂奏尚不其盡哉抑其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擇材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狀

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陸贄

[illegible]

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矣褻之奉雖傾國者以情苟賞以寵加紀綱始壞矣朔胡東之冤亂中夏則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當今所病者在於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弃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皆忽之未孰邪夫立國推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批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所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廩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職事受奉者唯職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類而頗錫排班秩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簞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於瓜果瓜果土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以欲得其權以錢賜之可也

議學校貢舉狀　東坡

[illegible]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准勑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兩制三館臣寮各具議狀聞奏者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強其所不欲行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乎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為太平可待[illegible]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illegible]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

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illegible]
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
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
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
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
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
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
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
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
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illegible]何負於天下而必欲
廢之近歲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
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
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
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
取人厭伏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
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illegible]
[illegible]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illegible]
[illegible]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矣其
餘皆朴魯不能化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
進士日夜治經傳附之以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
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
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攬眾
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
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
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

教大曆之政至今為笑[illegible]
[illegible]故孔子罕言命以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
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
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
為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
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
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
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
之而況其實不然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
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
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
風則天下幸甚

論時政狀　　東坡

[illegible]

熙寧四年三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
蘇軾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發師于崤悔過
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睿聖之主以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責
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
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理勢則勿正直不
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邪正既言而
是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
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者哉書曰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
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illegible]遣青苗使[illegible]

苗斂助役錢[illegible]行均輸法[illegible]四海
[illegible]
騷然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
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
樞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illegible]
諫官二三人皆未其所以然是鳴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二其
[illegible]
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illegible]自
[illegible]
非見利忘義者之不然者孰肯始終膠固不自湔洗如其師之
免□□朝夕不預□詳如逃坑穽惟恐不脫人情若是一至
於此近者中外喧□已有海外□道路相驚如家大喪□陛下
旬日之間□發□者先□□□□者而□列司今者□□
所為蓋不過使監司□□□□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比之未悟所致錢何此孟子所
謂知其非之不可終而勸以姑徐如攘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
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illegible]
[illegible]臣以為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
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
以毒藥乎今日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
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今日存亡之所寄者四
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
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
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并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
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
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
新進小生[illegible]

[illegible]外則不責成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
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
削擯為二不復用[illegible]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服以陛下
[illegible]
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
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揚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
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注義為明經一旦舍其法
令一變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
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以
失業而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而士
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
必寡矣方是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板蕩而止土崩
乎未識諸生之□□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與服□陛下近者裁
併軍人今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
[illegible]
[illegible]□故樂出助役錢者何不可信陛下以為□首抑配果可
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終而不收則州
縣官吏不免負責若此錢果不抑配則散而不收□之必難收前有
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
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今日誰為陛下建明神武必能徙
義循理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行於偏頗淺非之風此臣之所以
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任力
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相損以為幸得新之
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為獻謀
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
人而其黨莫不破膽是以為之計□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

狩以此觀陛下以為進退之決或冊天望刑知幾之士相率而逝
耳豈特皆知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狷狂不遜忤陛下多
矣不敢復望寬赦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新刊批點古文集成　卷之七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壬集目錄

卷之一

河圖數圖
洛書範數圖
河圖洛書議論　朱文公
書河圖洛書後附　朱文公
九疇本大衍數圖　鄭合沙
太極貫一圖　鄭合沙
太極圖并說見丁集　周濂溪

卷之二

伏羲始畫八卦圖　邵康節
經世指要附　蔡西山
圖解　文
伏羲八卦正位圖
圖解　邵伯溫
經世指要附　蔡西山
原卦畫附　朱文公
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圖
經世指要附　蔡西山
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
卦圖解　邵伯溫
卦圖解　朱文公
經世衍易圖　邵康節
經世指要附　蔡西山
經世天地四象圖　邵康節
經世指要附　蔡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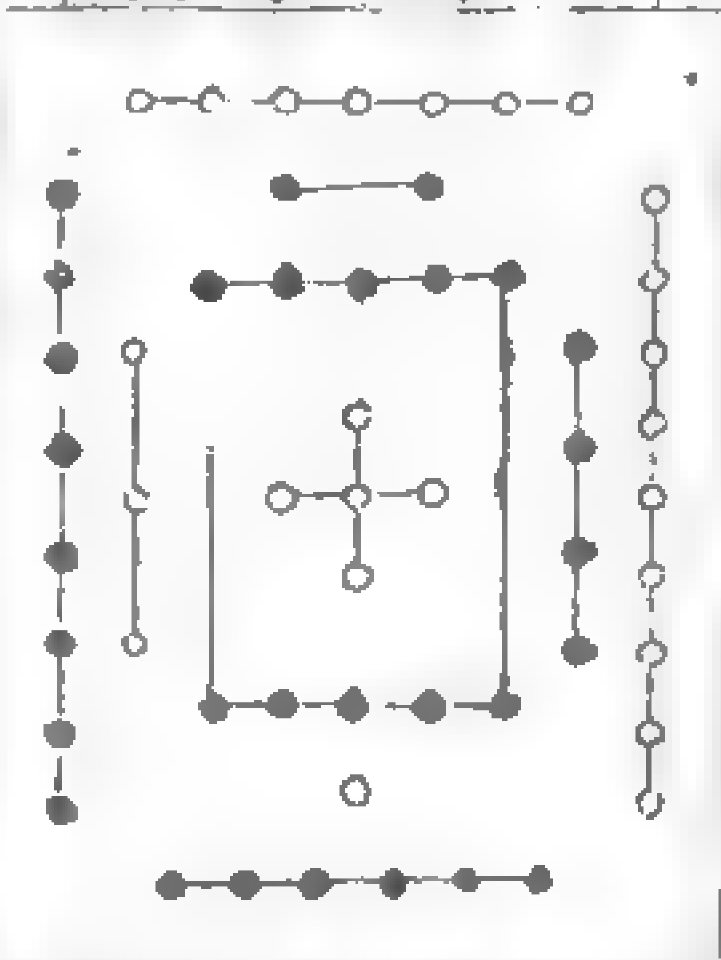
卷之三
兼山傳家學九圖　郭子和
性善圖　郭子和
克己圖　郭子和
浩然圖　郭子和
无妄圖　郭子和
大畜圖　郭子和
艮止圖　郭子和
誠明圖　郭子和
盡性圖　郭子和
光明圖　郭子和
卷之四
獲麟解　韓文公
進學解　韓文公
擇言解　韓文公
通解　韓文公
文之章解　韋壽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工器解　程晏
人旱解　盛均
卷之五
桐葉封弟辯　柳河東
辯諱　韓文公
辯奸　蘇老泉
辯誘　石徂徠
忠辯　胡澹菴
石鼓辯　歐陽公
怪竹辯　歐陽公
卷之六
[illegible]稱辯　朱文公
皇極辯後或問　朱文公
聲律辯　朱文公
文辯　謝艮齋
卷之七
原道　韓文公
原性　韓文公
原人　韓文公
原毀　韓文公
卷之八
原化　皮日休
原過　王安石
法原　李清臣
勢原　李清臣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目錄

圖

河圖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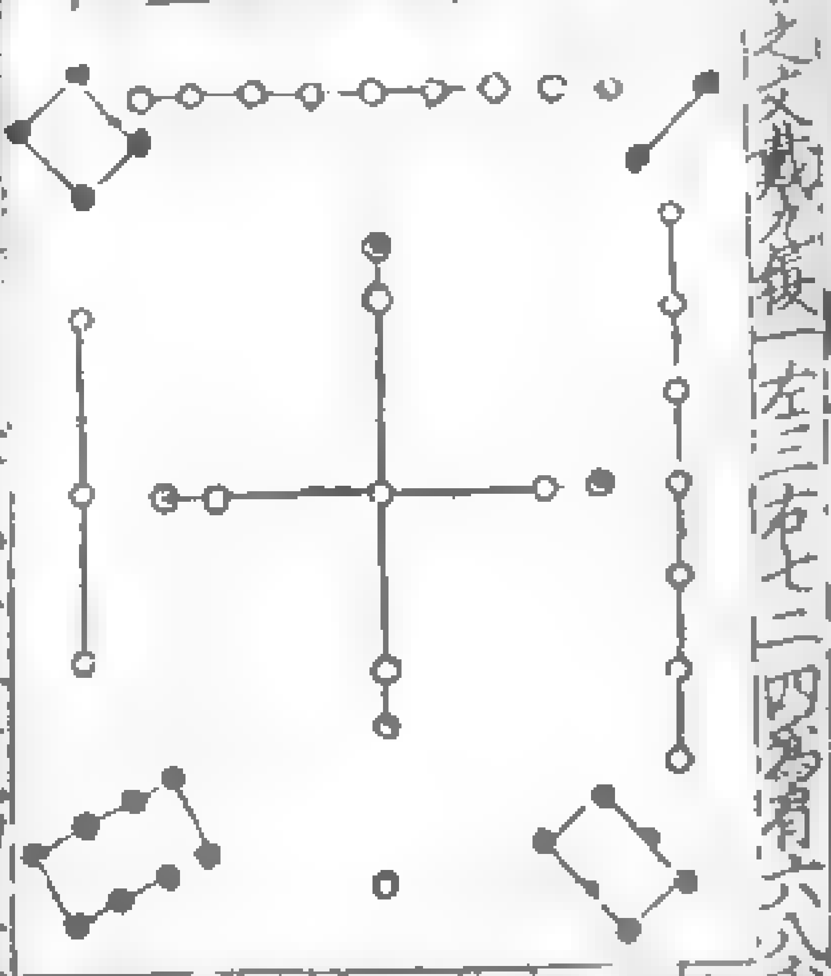
河圖之文前七後一六左三八右九四居中者五與十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洛書範數

洛書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晦菴詳說　朱子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耦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

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則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陽饒而陰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爾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者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於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而七則九之自西而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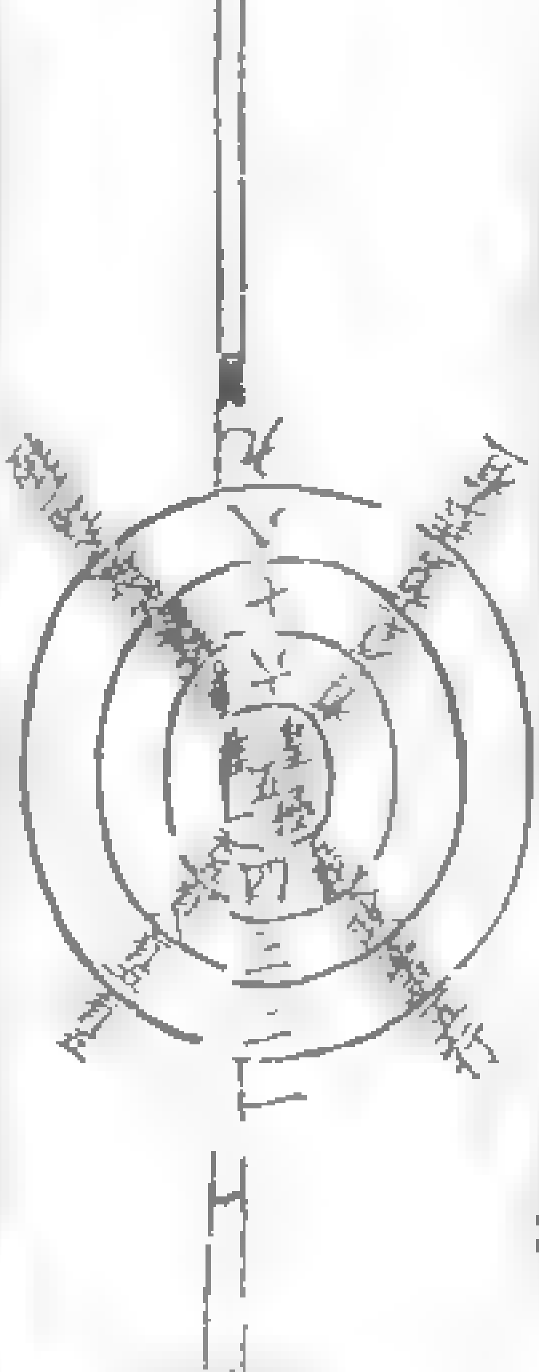
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所以爲妙也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邪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乎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關朗書河圖洛書後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

註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閣皁其君
椒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識
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遯翁書

推伏羲神禹畫卦作範之原辨劉牧易置圖書之失

晦庵易學啓蒙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
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
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
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
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
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
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員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illegible]
[illegible]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
[illegible]盖員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
此乎[illegible]
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蔡元定曰古今傳
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
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
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
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
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
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
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
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
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
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
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然不特
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
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
一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多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
者無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一之屬雖不足道亦
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復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
相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
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
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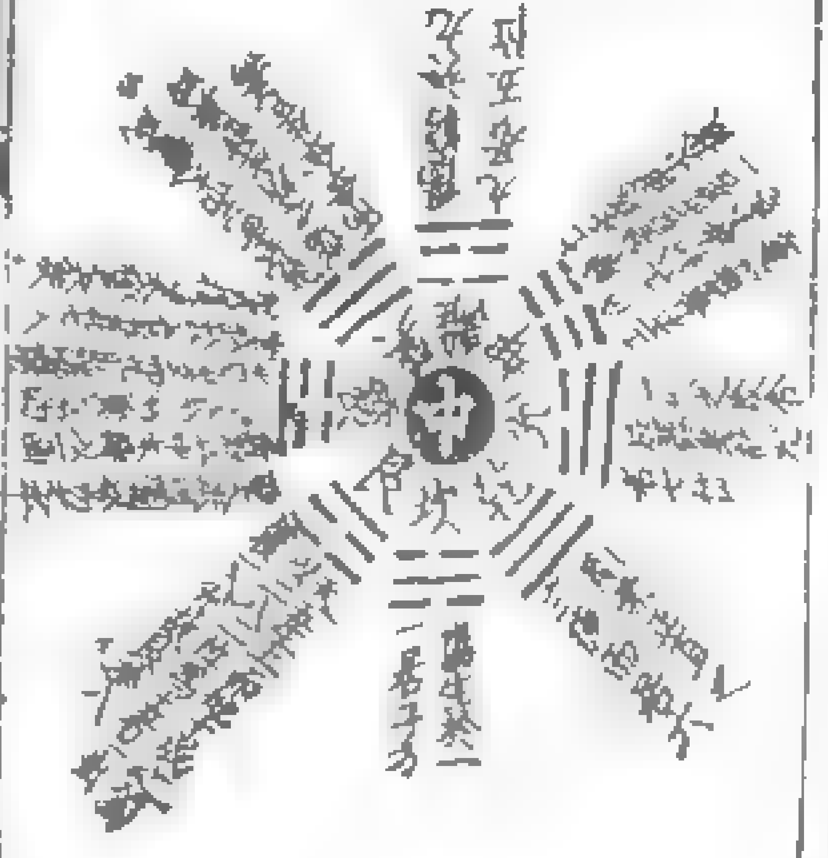
九疇本大衍數之圖　鄭合沙



合沙先生曰大衍之數與其成七八九六而連山歸藏之文[illegible]
統而體之二易所於文王大衍之數五十者一與九爲十二與
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四與六爲十五與五爲十共五十也其用
四十有九者一用五行其數五二用五事其數五三用八政其
數八四用五紀其數五六用三德其數三七用稽疑其數七八
用庶徵其數五九用五福六極其數共十有一并至四十九也
五用皇極其數一不曰一而曰極大衍所謂太極也皇極之一
適在五數之爲六國一所引之數也於五十五數之中亦得夫
四十有九焉此自然之理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豈苟
云乎哉數學者試思之

太極貫一圖

鄭合沙



合沙先生曰八卦之位始于虙羲重於文王經於孔子皆不易其方位曾本河圖洛書之文本數也其法作八意一歸於中所謂執中惟一之道是極一而環于五其得六數乃太極函三之引六也近太極者莫若乾出中而居六位正吾之前其一之忠恕也用太極者莫若震故以震居二位且得六極函三之正不動正吾子思所謂發而中節之和也判太極者莫若坎與坤均得其一坤得其二一即二矣二即三矣此水土所以並生於中吾與巽陰與陽執其一者皆此道是曰失中而中備之學者不取也以太極論之一三七陽數布于四方分至之義二四六八陰數布于四隅啓閉之義求中氣而稱閏之理也

伏羲始畫八卦之圖

[illegible]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實則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於自然不待智營而力索其敘自乾而至坤者以陰陽先後為數也

伏羲八卦正位圖

朱子曰右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邵伯溫曰】康節先君曰孔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也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也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也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也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故為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故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之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此伏羲之易也

【蔡氏行書曰】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一爻皆陰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為陰二爻為陽三爻為陰四爻為陽自午中至子中為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為陽後二爻為陰上一爻為陽二爻為陰三爻為陽四爻為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陰而後陽陽生於陰也在陰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於陽也其叙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為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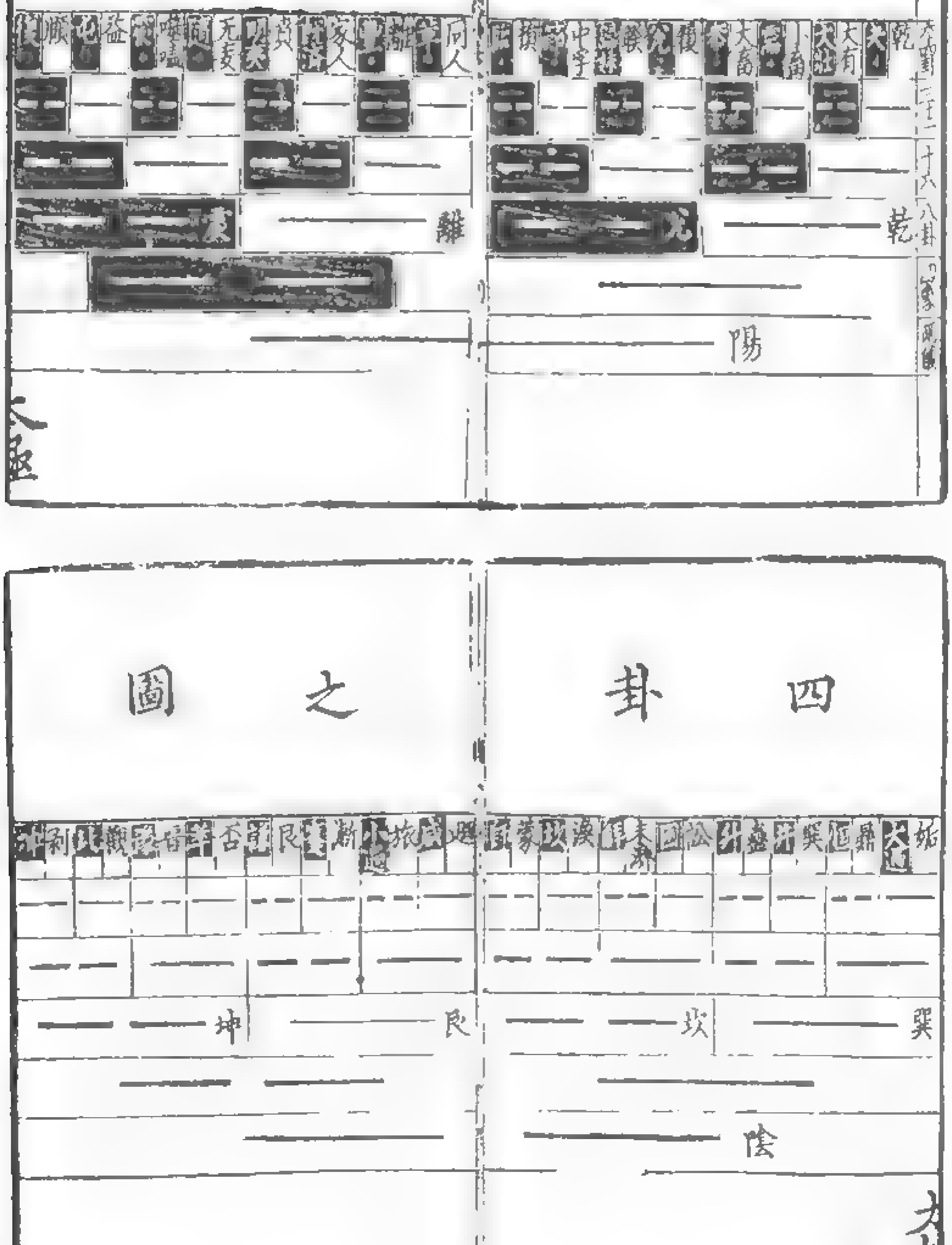
原卦畫　　晦菴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子曰】大傳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之圖



朱文公曰右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朱文公曰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illegible]曰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實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其此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卦為陽後三十二卦為陰古往今來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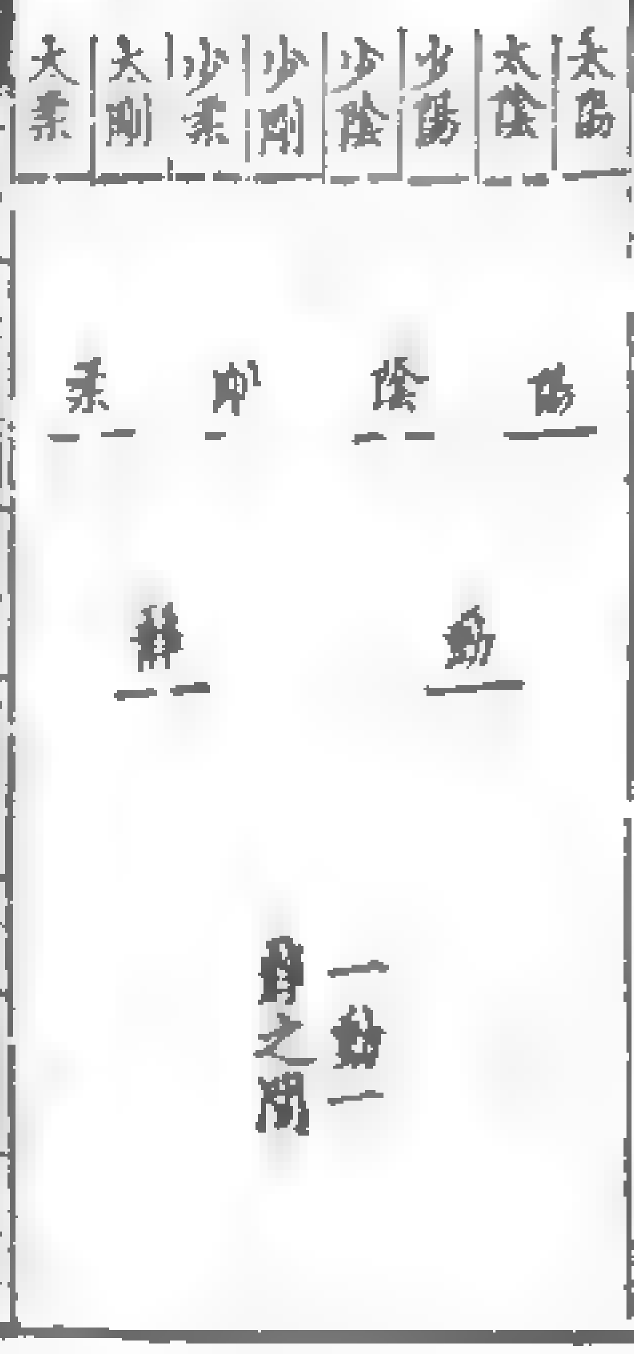
皇極經世

康節

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

邵伯溫曰先君曰先天圖者伏羲八卦也伏羲八卦即有六十四卦蓋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語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繫辭備述之交圓者為天方者為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

經世衍易圖



蔡氏指要曰一動一靜之間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者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天地四象圖

太陽	日	暑	性	目	元	皇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伯
少剛	石	雷	木	色	歲	易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蔡氏指要曰動者為天天有陰陽[illegible]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是為天之四象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為地地有柔剛[illegible]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是為地之四象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illegible]飛草木之[illegible]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於天之變性善目情善耳形善鼻體善口萬物應於地之化飛善色走善聲草善氣木善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

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為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為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為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為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千百十四者相因而為十六千千之物為細物千千之民為至愚一一之物為巨人一一之民為聖人聖人者萬物之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亦數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不出乎先生之說矣

〇圖

〇〇兼山傳家學九圖

〇〇〇[illegible]

〇〇性善圖　郭氏

善惡萌於心已非性也方其未萌之初性之所在不可得而言故孟子名之曰善即孔子子思所謂中與誠是也性善之後方論善惡既曰善惡則非性善之善矣性善與惡亦子之心也天命之性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故人有善惡而性無之荀子曰性惡揚子曰善惡混皆指人言人也非論性也孟子所以力明性善者蓋謂學者必先明知性之善則胷中無疑然後循可進者為善因為善惡則道不可得而進矣荀揚善其人惡人而言之非知論性者也伊川曰孟子言性善蓋極本窮源之論也故此為入道之始善者性也善者性之流見於外者也

克己圖　郭氏

學有二道曰不失赤子之心曰求其放心放心蓋已失之心所謂求其放心者復也求之而不能復者欲勝也故克之而後復復克皆內事克彼人欲復此天理也凡性分之內有害吾性善者悉作偽自私者皆人欲也孔子告顏淵之克己與克非禮之欲而復非欲之理也顏子不貳後進此道也先生論立己與物之際即克言外事其說本於躬自厚故於物我此蓋總兩端廣大一說又非孔子告顏淵者也

浩然圖　郭氏

養浩有二道曰不動心曰充不動心用力雖而效速充者用力易而效遲充有不至者矣不動心無不至者也觀者宜以二者並觀之二者盖兼之矣不動心又有養心之道不可以欲其為人也本欲難

有不存焉者寡矣孔子於易之乾明大人之道則知大者乾道也至孟子又明其養心之道而曰塞乎天地之間豈非養大即浩然也所養反是皆為小人大小所養於内者也大人小人成於分者也

无妄圖　郭氏

无妄即誠也在易曰无妄至孔子又言及中庸而後言誠又至孟子則曰性善皆一也然无妄有動象故又為誠之見於有為者如其則誠然後无妄矣以其本善故誠以其誠故无妄又為三者之序不誠則妄矣天人之分其間不能以寸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大畜圖　郭氏

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於有為者不能以无妄以天德止於大畜而動於无妄也序卦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為之相畜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靜亦无妄而大畜一於止矣

艮止圖　郭氏

艮止也天下之欲無窮而人每患於不能止者蓋不知無欲之地而止之也止於無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無欲矣内欲不動則外境不入足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止於止矣不見其人止於行矣内外兼止故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艮其背之義乎自一身之外言之庭與四海皆一也聖人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皆行其庭之事也此道可明以理不可以斷即所謂中庸之道也

誠明圖　郭氏

誠明有後先無内外異體而同功者也自源委流曰誠明因流窮源曰明誠用力多寡有至有不至則異而誠足以養明明足以養誠則一而已自誠而明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也自明而誠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也誠明相須以成功猶陰陽晝夜闔一不可孟子不動心近誠明揚而充之近明誠

盡性圖　郭氏

人不能盡性者非不知性也常過之也且飢而欲食寒而欲衣此天命之性也欲食者止於飽欲衣者止於煖是之謂盡性乃若過之則飢必食膏粱寒必衣文繡縱恣人欲則天理滅矣以我飢而食也必思天下之人飢而皆食以我寒而衣也必思天下之人寒而皆衣如此則人之性盡矣故孟子之論至於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養生送死無憾盡明盡人性之道也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則物亦盡其性矣此白飢寒衣食言之則盡性之道舉一類推是以天地之大雖能生物猶不能衣食萬物之衣食聖人役各遂其生是聖人贊化育盡其性之功也觀孔子之盡性蓋始於絕四孟子之盡性蓋始於不動心前所謂克復養浩无妄大畜艮止誠明皆欲盡其性善也性盡則功成矣三者盡則參天地立曰小補之哉

光明圖　郭氏

能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則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矣學者成始成終之道也故曰成言乎艮然此特由學者成己成物時止時行而論也極動靜之道蓋不可得而盡言雖天地之大其為光明亦不外此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四

解

獲麟解　昌黎

東萊云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進學解　昌黎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

之良也登同選公雖進巧拙好餘為妍卑來[illegible]臣
性器是適若守相之方也帝則[illegible]昔者孟軻[illegible]孔道以明[illegible]
翰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illegible]大論[illegible]以興[illegible]論於是殘
死陽陰更[illegible]
[illegible]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
[illegible]如也[illegible]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
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
錢歲靡廩粟[illegible]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
食踵常途之役役[illegible]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
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
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
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illegible]
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illegible]

擇言解

昌黎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俾其害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

通解

昌黎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illegible]節而稱夫通者不為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人之稱其善指其賊名之術與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乃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嗹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讓而不受者況其小者乎[illegible]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之為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之為勇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睹君父之可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其刃故後之臣嗹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其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之為師也自周[illegible]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伏食其葛遂逃山而死於是後之人嗹然而言曰雖饑死猶有義[illegible]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為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百千萬年之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而功亦[illegible]大矣今三師[illegible]於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為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稱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善備於身通而行之者也今之人言通者蓋自行蔑顧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人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人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於其由於不[illegible]而攝隨珠乎且今今人見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得君者亦知其不能而日時尚力一行如古之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且其窮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

一行為獨行且曰我周通同於聖人彼其欺人耶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耶吾不知矣余惟其說之狂涉為通解

文之章解　章壽

書日月所以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燭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瞽亦于亦言矣故文曰天文曰人文自文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經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序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假商孝也參以學而章于中庸孫性伋者也動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假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皆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燭火而不見日月必曰光天文之章也視聲章於前者久而見狂盈而不見禮樂則不曰井勺之文章也是看不自文而章之謂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化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聘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納財於女國寓而於士皆曰聘故與財與與君國之命不可聘也當德館衰周道阻亡國盡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語於齊求師於周將欲繹義以鏡國張仁以罪俗使明罰為宗者也且去魯適衛蓋非征於仕矣自宋之鄭豬非臣矣絕糧於陳蔡小無財矣宜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魯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鋸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矣天下豈自鍛而後操之耶豈自斲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不嫉夫天下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權乃之不利法之不勁也利鋸既利弓既勁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殺我而中彼天下是素己之利器也反是者所謂己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己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乎苍撫之器也既利既勁矣漢門之言不用彼非善割善射者然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稱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耶發乎食民嫉上之臣也

人旱解　盛均

浯溪成越壤旱暑酷陽奉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禱土龍辭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神退龍而謀之昔龍宿其叛剌其牽及召術人至至昴色如故太守怒吳命撫之術人循去矣其遺書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為天旱發陽肆凶下土枝蝗蝗一六七歲衆人不飢則為國旱君道殘災德洞仁枯苦風暴氛為時藉易為人旱邦熾其政更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暫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利驗於下百姓焦然結成狠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恭其政而遠龍貨雨是猶架撞過海豢羊望歎於何可異乎太守得書増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諱辯　韓退之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

之名目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賊也所以救夫周公孔子曾參者不可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臣宦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皆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illegible]

辨姦　老泉

[illegible]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illegible]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illegible]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為一人也其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illegible]此豈人之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illegible]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其為天下之患必然無疑者非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辨謗　祖擇

余讀青州留題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群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謫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溪鱷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蟲性異矣無識猶於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廟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天下蠻夷無識復有知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複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讀韓其旨不獨為賢也若徵於時論凡人念於敗孝而惡於道者謂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蘇無德於民猶有靈於[illegible]不亦有德於民乎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秦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惑之焉知實錄不謬於碑介於此知吏部之愛諫也則是吏部之謗由解而後釋吏部之道由解而後明雖亦可稱為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能明吏部之道特為首送解者少則為古文尊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若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貴門先兩為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為以將不知人或謂其有他耶為黃金術[illegible]得之特為自送或以為既特嘗達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凡八九年矣介亦自疑亂書詩然韓吏部傳論謂知吏部之大道知賤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為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縣仲之留賤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辨謗云

忠辨　[illegible]

小大之臣雖不能盡必以忠[illegible]

未有以情為忠者余嘗聞斯語矣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則何所用其情哉語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大哉情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所不用其情情苟至焉不欺於君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不欺於朋友一有不情而欺罔無所不至矣遂至欺其君親欺其兄弟朋友夫欺為不忠則不欺者為忠矣非必如龍逢比干殺身然後為忠非必如扣閽排闥伏蒲折檻血濺御衣血汙車輪血流殿階然後為忠使必如是而後為忠其間容有不情而為之如隋勳之亂數進忠策者非至誠愛君憂國者也古之君子存廟堂之上則憂其民出一言而澤被天下情乎愛民者也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出一言而中時病情乎愛君者也杜子美大峽之江湖其身不能一日嚴廊之上拾遺補闕未之聞也然以片言奏解有陳時憂國之心史臣正色稱之曰情不忘君世推其忠余然後嘆者而歎知杜子美情者之為忠而不情者之非忠也

石鼓辯　歐公

[illegible]

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怪竹辯　歐公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焉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禽獸昆蟲之類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辯

皇極辨　晦菴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而後之諸儒莫有以為非者予嘗考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並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以中而讀之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故予切獨以為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修其身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觀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於經者位置法象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而取極之義初非指中為極也則又安得而訓之哉曰皇建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得其理則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下民也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于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為操守者固當念之而不忘其不能盡從而未底於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者言人有能革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脩身求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者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當問其貴賤強弱而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可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而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脩身求福之說則已緩不及事而其起而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立極於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於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上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以其生於心者言之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之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者言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天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所命能視以為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者言人君能建其有極所以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建

立於標準乎前元元而後天下之極建矣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
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雖其與雅深微或非淺聞所能窺測
然嘗試以是讀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
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脩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
中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
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之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
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
之名也今以誤認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
為至寬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
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淆方且昏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斂福錫民
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作好惡
則所謂極者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真為無
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所去
就爾然曰遵王之義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書
不以私而自為憎愛爾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者則其好善而
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況經文所
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為皇建有極之體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
者自為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必若此說則天
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
說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雖欲深體而力行之是乃所以
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將何以立大本而序彝倫哉作皇極辨

或問附

或曰皇極之為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內
而瞻仰之者至此輻湊於此而皆極焉自東而望者不能過此而
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
無以加以弟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而無少過此人君之位之德
所以為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
智首出庶物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疚豈
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偏而足以當之哉吾曰唯唯因複記于此以
發前之未盡

皇極辨後　　晦庵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
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若莊之
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
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也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
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
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
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求
名者自非為己之學……是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學
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
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
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
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
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
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
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
俗苟偷恣雎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
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邪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
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
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
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乃賊德之尤者所

以清談盛而晉俗蕩盡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綴筆之於其後云

聲律辨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發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聲音之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眾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illegible]而亦非五聲之取正也[illegible]聲之始和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呂而

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illegible]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黃鍾[illegible]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清聲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illegible]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賴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illegible]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illegible]其終始[illegible]以信者列序於其間[illegible]為無適而非此也[illegible]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舍彼以予此然[illegible]於其心哉

文辯

良齋

粤始於太一文亦始於太一混沌既判文亦不在於天得文之高於地得文之厚於日月星辰得文之光於[illegible]於風雷雨露霜雪得文之鼓舞[illegible]於山岳得文之[illegible]峰巒於江河淮濟大海得文之源深流長[illegible]故常而有所歸於鬼神得文之幽[illegible]於草木[illegible]於金石得文之堅於鳥獸蟲魚得文之飛動[illegible]貨財器械得文之[illegible]巧而[illegible]人也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得文之[illegible]得文之[illegible]於貧賤困窮

為要無聊得文之柳於莊欸端而得文之正貫其文也而其徒也道也德也忠信也孝弟也仁義禮智也耳所聽目所視手所執足所履無非文也耳目手足所及即理之所在理之所在乃文之所在也理發於外得於心成於文謂之自然聖人以此為經經者聖人不能不為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是也夫聖人且猶不為文而有所謂自然之重者人之重之也莫知其所由已之見重於人也亦莫知其所由重之者不必在於當時尤在於後世此所以見其自然也無的於辨其自然之重歟四氏之文亦有議其非者矣亦有自為求循者矣終不足以奪衆多之重世固有為四氏之所為以自附於四氏而人卒不與者鈞宋襄六公之霸有附之若有不附之者而霸卒不成不若威文得衆而後之世猶之為霸也文未嘗無筆也欲去之亦他也唯循中則無[illegible]自得則無模倣剽取唯高明則無蹈襲卑污唯渉獵則無[illegible]廣大則無砕鎖黄雜唯檢束則無濫溢滿溢唯公入則無[illegible]唯變通則無苟趨拘牽唯有守則無遷就傳會唯不歧則無駁雜後幾者得其正得其固氣得其自神得其全故能推而納諸自然

原

原道

[illegible]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illegible]易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illegible]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illegible]進於中國則中國之[illegible]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illegible]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illegible]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illegible]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illegible]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illegible]其文詩書易春秋[illegible]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illegible]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illegible]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illegible]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illegible]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illegible]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illegible]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illegible]

原性（一作性原） 昌黎

戚

[illegible]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illegible]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illegible]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illegible]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illegible]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illegible]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illegible]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illegible]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illegible]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illegible]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illegible]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illegible]習非不善

也而卒為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善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人

昌黎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毀

昌黎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

○古文集成卷之七

卷六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卷之八

原

原化　皮日休

[illegible]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於化也，
道德仁義而已矣，其文也，詩書禮樂而已矣。[illegible]
至乎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illegible]其民也，舉族生敬，盡財施濟，
子去其父，夫去其妻，[illegible]
是不可止，君何哉？[illegible]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illegible]，今知化者唯[illegible]
[illegible]氏而已矣。[illegible]有言聖人之化者，則[illegible]
比戶以為嗤，[illegible]噫！聖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邪？何其戾也。[illegible]
天不[illegible]世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
故有周孔[illegible]有楊墨[illegible]有孟子而[illegible]
[illegible]
有一[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民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則[illegible]
以治天下[illegible]

原過　王安石

[illegible]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
是也。天地舉有過[illegible]，不累[illegible]其為天地[illegible]何？[illegible]人介
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illegible]
[illegible]故太甲思庸[illegible]，孔子曰勿憚改[illegible]

善辭[illegible]皆是術也。子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
是向之從事云爾，今之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
世也。夫豈知[illegible]五行[illegible]萬物，人[illegible]而有之[illegible]
思則失，思而不行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有[illegible]而得之[illegible]
也[illegible]
[illegible]

法原　[illegible]

[illegible]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動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
德[illegible]
者也[illegible]有[illegible]法也[illegible]
人之[illegible]法[illegible]
[illegible]
若[illegible]一[illegible]故[illegible]法使天下強弱[illegible]大貴[illegible]莫敢
不[illegible]於法焉，而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
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
定而治道畢矣。法[illegible]則民亡，民亡則君如
之何其能且安也？故[illegible]法之不可[illegible]也，故以[illegible]之權天
下之[illegible]法而[illegible]也，故一[illegible]而不敢[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地[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
[illegible]苟利而[illegible]法，使天下[illegible]不由法而自[illegible]不得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而法不可[illegible]

可爲者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illegible]
高祖之父不得亞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illegible]
道光武之賢不得保[illegible]職[illegible]吏民[illegible]若王[illegible]
[illegible]若[illegible]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
而天下不敢私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爲比也故明王之法
左者不爲右右者不爲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illegible]者不
以才有餘而道禮樂[illegible]爲天常者不以官[illegible]事[illegible]刑法[illegible]
[illegible]士者不爲工商賈人不爲士也令夫大匠之起宮室[illegible]
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illegible]不[illegible]
不合則斤削[illegible]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
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王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
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illegible]於法
而後以爲賞罰號令不出於道德禮[illegible]

[illegible]法者[illegible]令不出於[illegible]
政若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illegible]爲法[illegible]
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令夫一人之勢
居深宮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馳電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
外提[illegible]夫[illegible]老[illegible]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illegible]
夫若羊虎[illegible]乎[illegible]湖海之珍[illegible]
立乎[illegible]鳥獲[illegible]日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illegible]
法如[illegible]界强者以[illegible]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御天下
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
而後安[illegible]故從欲而侵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
有於法哉暱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
芥而輒紛更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華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
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illegible]私[illegible]以動法[illegible]便

僻者荷上之恩以貸法[illegible]者擅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
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illegible]物[illegible]若[illegible]而主
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竊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illegible]然
其羊[illegible]牧已[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矣[illegible]安能御衆人之不
求而全其[illegible]乎[illegible]法之[illegible]無乃[illegible]而失於圖通
御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
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舉法
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
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皋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
最錯且尚弗克況庸人乎臣切觀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羣
下或慢朝廷之法入臣或率[illegible]而輕法庸士或作聰明而侮法
爲牧伯者[illegible]於法外以爲能臣恐綱紀[illegible]度[illegible]作
法原

勢原

君之所以爲尊[illegible]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
御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當乘勢順不
可以爲持成之君經世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順則行
作則發動則險止則[illegible]能重然能速發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
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末終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
把而遂[illegible]者勢也如力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
矢之激也如倚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
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擊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萬
物[illegible]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
廣而有餘者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
要之數持其闔紐制其樞機以御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數

此頁當移作第五頁

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數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
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
遠無他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
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
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
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
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illegible]相倍蓰禍福[illegible]相百萬者無
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視獄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
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
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商之
囚羑里之微如秋匹夫及蓄愚之辭也形勢之變而遂也如秋之
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上無人焉故天下之勢安則動[illegible]分安
在當其安也[illegible]上

其明如天日[illegible]如雷[illegible]而
天下莫不趨走雖害海外之蠻夷若[illegible]雖有劉項之英雄曹
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至不敢出又乎窮孺爲之也布先王之
位得先王之民朝有遺[illegible]故先事有[illegible]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
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先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
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可服已也以
爲人終莫敢背路馬之[illegible]亂[illegible]之毛也[illegible]關紐[illegible]動
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消息在宮中而然[illegible]天下
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嚮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
解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切譬之山之高厚也潰夫不能
隳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霰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扶拄而維
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
下之具甚備慮天下之慮甚深繫民心而以天下之勢堅完固[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illegible]也然而其剝也亦有[illegible]
循時節其勢而緒之耳決則約之危則平之撓則靜之微則著之
弱則扶之怠則織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
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
也我畜積之固護之審則發弃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
遂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
擠排擊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
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
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勢而赴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
動不可不謹也人主知勢則與治如符亂與存如附亡與安如符
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序石函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目錄

卷之一
秋風辭　漢武帝
連昌宮辭　元稹
延陵懷古辭三首　楊誠齋
錄蝗蟲辭　孫橘齋
錄蠹魚辭　楊文公
卷之二
歸去來兮辭　陶淵明
和歸去來辭　蘇東坡
和歸去來辭　蘇欒城
和歸去來辭　張宛丘
和歸去來辭　陳了翁
和歸去來辭　胡澹菴
卷之三
風雩亭辭　張南軒
濂溪辭　黃山谷
游濂溪辭　鄒夢
卷之四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河東
楚議　張宛丘
韓信議　張宛丘
韓信議　張宛丘
廿江南議　張宛丘
卷之五
救災議　曾南豐
要選民議　劉龍雲
武功爵議　劉龍雲
復閣士議　劉龍雲
卷之六
對楚王問　宋玉
對禹問　韓文公
晉問　柳河東
齊司寇對　程晏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卷之七
設漁者對智伯　柳河東
假陸賈對　胡五峯
楮木者對　孫宗齋
窮害逢主人問答　曾撙齋
卷之八
設客難　東方朔
答賓戲　班孟堅
解嘲　揚子雲
惡圓　元次山
惡曲　元次山
卷之九
守戒　韓文公
敵戒　柳河東
三戒　柳河東
臨江之麋　柳河東
黔之驢　柳河東

永某氏之鼠　柳河東
藥戒　張宛丘
言戒　司馬温公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目錄

卷之七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illegible]

辭

秋風辭 并序　漢武帝

[illegible]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illegible] 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illegible]

連昌宮辭　元稹

[illegible]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墻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人為余泣，小年進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闌干立。[illegible] 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illegible] 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illegible] 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涼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謩擫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illegible] 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歌舞塗路中。[illegible] 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illegible] 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illegible] 兩京定後六七年，[illegible]

莽

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有枯井行宮門閉樹
宛然葡萄樹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茫武
樓成花萼廢去年勑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櫛比塞
池塘狐兎驕癡緣樹木舞樹敧傾基尚在文牕窈窕紗猶綠塵埋
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
斜蛇出燕巢盤鬪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眞梳
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
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
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
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
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末姚宋死朝廷
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
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顚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今皇神聖丞相明
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
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延陵懷古辭　誠齋

予假守延陵蓋州來季子之封也迨暇登城游目四顧慨然想見季子之風烈既而問諸故老古人今之士或邑於斯或寓於斯者獨三人焉作延陵懷古辭

延陵季子

荊之溪兮滔滔以幽遠之山兮雲岑岑思君子兮不見舞草木兮脩脩
回句吳兮東而望兮蔡兮北所望楚蓋不逞而大兮霸上以安
賢我國其無裨兮不以季子存而見質撥前若之禮蹇言兮常兆亡
於遯王弗不承於考心兮用五湖之東兮三江祀太伯其初兮頑

鉞

愧兮於子臧兮不知民無避而不去兮自古皆有士鄙此哉與鐵
箕兮時莫知其重輕若千乘與筐食兮來豐約而則明逌躬達而
利林兮亦幾何而賢爭謂吾見之不飄兮札亦恬受而菀春且鄙
也兮君子兄并毀而日月自兮則君子之亦死

蘭陵令

答兮兮終風傳順閉兮困于路之通喟其在疏土而迹兮均楚
方岐山之與建之業兮約以鑄良兮遺通而造
秦翩兮楚廢而秦其瞾闕六王於一說兮微儀術之舌而不可健
若先生兮雖知時之不如儲稷下之故吳兮蘭宗兩之欽相秉方
輪與析軸兮欲先鞭而疾騁豈不家指而人棄兮載之萬世之上
罹伊蒙王兮中都若蘭陵兮聖之徒在力伯而假六印兮歸二邑
牢而不得倫不欲以天球玉磬而貿康瓠兮嗟瑕後死者其舍
諸

東坡先生

吹赤壁之丹笛兮聽黃州之雪堂彈湘妃之玉瑟兮織天孫之錦
裳招先生其來歸兮何必懷枯山之故鄉從九州而播臨兮韙賁
之視融之汪韵兒宋以寓辭兮寶荔子以爲穆其謀以作屋兮
扎抵郡六郡以寵堂墮毋濡以入卿甫兮擇南斗之女星於筆鋒昌
黎兮歐陽視先生兮應行轍不庶兮忠憤不偷兮文章之錯湖
兮力閑蒙重兮是邦子之來兮蒼吾與先生兮相望於斯兮
尚在閑故宮兮就荒仰兮未懷此山川兮蒼蒼

錄蝗蟲辭　務因

曾試撥蝗之鬼傑者數輩置于前詰之曰使汝害稼天賊人慘惜
天敵民以不使吾民我殖也民食民天也汝害民之天以流其
禍實天將汝誅爻速去毋久居頃之若有仰首揚臂提趯而股鳴
者聽之則曰令爲吾者其爲我乎人之利以飲食已亦欲若非蝗乎

食人之食而誤人之國者非蠹乎利口而邪之羅磨牙而民之蠹者非蠹乎故鎔奇戮參廣之蠹也羿犯浞交之蠹也受辛嚚萬商之蠹也驪姬驪家伯仲允聚于周之蠹也飛勁再其牟夷惡服春秋之蠹也儀衍申韓楊墨列惠戰國之蠹也斯離斯高剌郡蠹於嬴秦者也酷吏游俠外戚佞倖蠹於劉者也大者如是小者不可算也自是而下蠹日滋民日益病蠹日益頑民日益瘠雖使正觀開元間號多無蔽蠹亦寧損也嗚呼其爲害三千餘年矣跨蹈犯躍寔繁有徒去之復生芟之益蕪其術有既乎必有良吏特書蠹書而揭揭界于自天節按常程無非急征蠹斂責利借隨重輕外托公計內爲己蠹若是者不謂之蠹可乎變衆稱吊峙如山位權蔑直道途盤錯一廷之實毀至于家咀嚼已竭未厭愈害不稼不穡取禾三百若是者不謂之蠹可乎大昕退朝宗朝退食水珍陸羞映照中堂肴是中其誰羔羊正直秉馬從徒阿吠衆靜嗚玉曳羅襦綺斜步超明旦封事問之則典月廉都內幾日爲宗太倉粟輸郡致醇醴京府飾肴厚休問坊代裡不論飛走飲若是者不謂之蠹可乎也雲百萬丁萬筋相半問其所工鍼鐘見錢貝沐巳喘拙奔已汗饔不羅偏市屋遊翁叔弟一占終身安如食粟而已焉知其餘此冗兵之爲蠹也官如傳舍役若子孫所在朋比乾沒肥舞文冒頭簿書本根辛而數沒沒爲官運此吏胥之爲蠹也佛閣廣殿金鐘炳煥土偶象珠墻壁湧鈿黔首無知禍福歸向此輿鬼之爲蠹也節級禁防關邏刺等官本得有功遭爲養衣養安以佚坐廉厚秩率民戶百不足供一職吏所歸吏得貪利其會祠廟亦民膏腑推此以往其他可知貴介姻族乃及俳優倚勢藉恩食人內穀吻弄冀道路側目凡此皆人其形而蠹其腹者也其爲民害章章如是若夫惰田之農浮淫之技良窳之商泉組之女倚市門之子假飾衣冠之士頑類碌碌者尚不與此然則蠹乎蠹乎常有數十百億爲飛蝗在天下齧人骨髓蠹之害豈特食稼桑而已況害稼者有時害民者無期害稼者遇官吏如蝗則中年則不入竟遇人主加仁太宗則不爲災而彼害民者誰憚而不爲邪然則今爲害者豈特我邪慨其語書以爲有位儆焉

錄蠹書爲辭　　楊億

或也息曰吾常游於文字間文字不所發狀若人則曰吾蠹之故日子曰蠹書蠹魚夫書豈吾蠹之邪昔者孔子修春秋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爲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之有作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畏則聖人之道廢壞也斯行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舜禹之道隱斯則易者九師之蠹乎春秋者三傳之蠹乎詩者齊韓毛鄭之蠹乎禮者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之道楊墨之蠹乎堯舜之道佛老之蠹乎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鄙贅文理訓詁與務浮華抱爲巧偽相衒割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曰以勸譚而不循六經之旨曰以創設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乎子蠹書以爲了蠹辭

辭

歸去來兮辭 并序

陶淵明

[illegible]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為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illegible]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illegible]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illegible]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illegible]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并引

蘇東坡

[illegible]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蓋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

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卧江海之澒洞[illegible]弔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觕而喪微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帷闔門藩垣雖缺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之窪樽[illegible]飲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眼顏混客主以爲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盆盎之何有乃掊門而折關廓圜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滃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桓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遊我先人之弊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與九疇方飢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丘驚六用之無成自一根而反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illegible]謂湯稼之終枯遂不溉而不耔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清詩[illegible]賦歸來之新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和淵明歸去來辭　蘇穎濱

予謫居海康子瞻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謫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湯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悲之莫逮今雖歎其足追悟天運之自然悟造物之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非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之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尊既飯稻以食肉撫羣獸而偶類感烏鵲之夜飛樹三槐而未嘗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羈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于西巖堂已具而無桓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遊雖自閔於牀下息眇然乎無求閱歲月而不移或有爲予深憂解乃劍以買牛[illegible]技肅艾以爲時適果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闤史或以佞而疑丘撥衆說之紛紛忽冰消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能休已矣乎斯人不朽誰知時時不我知誰爲留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相冬廪之優裕勤春壟之耘耔釋白首之章毅信稚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俊臨鏡而自疑

和淵明歸去來辭　張宛丘

子由先生示東坡公所和陶靖節歸去來辭及侍郎先生之作命之同賦耒輒自憫其仕之不偶又以弔東坡先生之亡終有以自廣也

歸去來兮行世不偶余曷歸其出無所爲喜兮舍去而何悲時一世之無與兮古之人逝莫追求不獲於余義兮又奚恤餘子之是非彼好惡之罔極兮或顛倒其裳衣顧吾涉之已深兮覽昔人之見幾吾歸其安無所事奔既守吾室又杜吾門一氣孔神於中夜存納至和於靈根兮挹天醴於玄尊既充溢于幽關兮亦粹然而見顏往有坎而茲夷兮昔或危而今安將從他人于西域兮亦藏吏於函關將以一世爲須臾兮蟬與吾殁觀彼福禍之一原兮必茲出而茲還彼自以爲無際兮何異夫右桴之桓歸去來兮吾悲斯人不返兮豈招仙聖與之游昔東我以好音忽遠去而莫求余曷異於世人兮初爲哽塞而增憂彼鍛鍊則深藏兮益視夫已

郵之田疇萬古兮雲共逝一舟半夜而失兮覩其丘墓淚觀之詬
余涕已泣而不流悟榮名之取憎兮善斯人之獲休已矣乎萬物
之作各其時吾獨與時而去留豈或能力而違之既往莫或追來
者尚可期盡兩間之在天豈吾稼之不耔彼蜀雄之必得作補娩
於書詩嗟身死而道伸於斯人兮曷疑

和淵明歸去來辭 東萊先生集註 陳瑩中

歸去來兮人生之樂無如歸捨軀命而不保兹明哲之所悲悼前
言於既往吾驅焉兮焉追 持孤顏以取義辭
一身之百非心耿耿兮如醉泱浪浪兮淸淚衣情大焉兮息厚
命蠖蝯兮力微乃瞻帝闕喜逸心奔侍赤墀
賽曾哂君門筋力已竭皮骨空存煙不染兮酒離罇縱傷感之
盈抱還飢渴而違顏先衆發而獨飽非素懷之所安偶使還而南
鶩度桂嶺之遥關顧皇明之獨照遲曦娥而盤觀 一稽白刃於
槁頸察忠精之耿耿 歸去來兮息心猿之外遊覓
波鏡而不得寔泡像之可求聽自他之可幻寂閑社之兩憂吾既
知之矣又將以告乎朋儔單海與際身如輕舟葵轉動以傾日
孤終盡而首丘
金百鍊而不化水萬折而東流審物性之莫奪戒餘習之未
休已矣乎岫雲舒卷各有時出者自出留者自留誰能比迹而同
之華胥非一途治亂不可期 諒飢穰之莫易
聊致力於耘耔感予斧之邪夢
総夫保而成詩雖死生之事大矣安之若命復何疑

和淵明歸去來辭 并引 胡澹庵

予聽渦瘖僧耳追和淵明歸去來辭邦衡遷新興亦追和之東
坡以無何有之鄉爲家予則以醉鄉爲家雖在顏外未嘗不歸
云爾

歸去來兮醉鄉吾家安之不歸蓋自賦形於大塊常少樂而多悲念
隙駒之忽過類脫兔之難追翁自號曰亡是寄空名於卻非寄天
地以爲宇何室廬之作衣猶太空之一塵悟此生之甚微樂哉痛
飲萬事前奔驪樁死生皆不及門大道自通非自而存萬塗雕斂
而川注 歸沒於一吸海揚塵而詫固畀知於乘化亦何有
於危安不南望於箕山矣西出於陽關得無醉之三昧於露電之
六觀付萬劫於一喘了群迷於八還既何思以何慮亦無營而無
柱歸去兮無期而獨遊如去國之流人返故都兮焉求孰爲
醒而不孰爲醉而無 人問余以田園視八荒而同時俛焉
浮雲況然虛舟非假道於醫封曷同車於稽丘蝶自適於化城魚
相忘於清流任夫物之去留揆予心之休休已矣乎是中真樂無
盡時萬戶不必須擇留胡爲御風欲何之姑射寔安委至青非所
期自耕耘於何有豈揮稗之堪耔與駿無眼之禪妙入無聲之詩
二三子歸 聊倘游以卒歲是焉歸路復奚疑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二

風雩亭辭　南軒

嶽麓書堂之南有曾丘焉於登覽為勝建安劉公命作亭其上以為青衿游息之地廣漢張栻名以風雩又繫以詞

眷麓山之回陽有枯澗之一宮鬱青林兮對起背絕壁之穹窿獨抱牧之往來委榛莽其誰識兮爰而卻視叢衆境之來宗擢津娟之脩竹森偃蹇之喬松山靡靡以旁圍谷窈窈而深通渺芳前張擁千峯兮後陟帶湘江兮浮洞遠遠幽兮悵予何地雩之久閟時經始乎今公悅棟宇之宏開列闌楯之周重撫勝槩以獨出信茲山之有遇予瞻多子而興喜遠取於舞雩之風昔洙泗之諸子侍函丈以從容因聖師之有問各跽陳其所蘊獨點也之操志與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鏗爾詠其樂之泰允味所陳之新餘夫何有於事功蓋不忘而不助兮何始而何終于彼兮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曾何廣大之盡徹兮洋乎日中惟夫子之所與兮豈言之是崇嗟學子兮念此興予我以希蹤希蹤兮奈何蓋勸兌乎敬恭審操舍兮斯須驗存亡兮戰兢兮深防物化之外誘凜凜乎其內訟服私意之脫落自本心之昭融斯昔人之妙旨可實得於予躬惜點也之所造猶顏氏之深工蹈斯世而有感嗣用力於無窮

濂溪辭并序　山谷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什司理參軍轉運司以推利當其任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其身欲去使者動乎聽之趙公閱道嘗稱其知人有照以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為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茂叔不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縈獨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英宗舊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思咏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仿佛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兮觴詠得意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余齒兮敕淨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淵有蓮勝日兮與客翔以人間兮聲音兮不知何處歟醉高荷為蓋兮荷芙蓉以當裳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佩明月乃有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鷗為家頤兮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遊濂溪辭并序

道州城西十五里有村曰濂溪保蓋周茂叔先生之居也先生宦遊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故以濂溪榜書堂示不忘本也山谷一世洽聞者也而曰有水發源於廬阜蓮花峯下茂叔樂之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而近世大夫又謂本名廉溪先生手求詩於山谷遂其叔父諱遂加以水且曰廉與濂義殊而音聯不應媲水以明其廉其說且鑿九江有先生祠堂記以我觀之俱失也東陵粟道州考濂溪顛末因暇日遊其故先生之遺迹且悼世人之惑也故述以辭

度嶺川之循渠兮迴其瀨而支西路平原之瀰迤兮忽飛蓋而並驅行將半於一會兮折而涉乎荒蹊渺林開而見兮隱約開乎大野巫引轅而前望兮舜或死而或生達翁問之矣所兮翁告予以濂溪周氏而皆周兮本其家之爲誰伊茂叔之故家兮自曾祖而占茲後見出於兵燹兮遂振淪於半衣迎先生之所徙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其已遠兮曷慰乎我之悲也雲山鎮而崇崇兮皆無遷之來也泉石激而泠泠兮抑弦通之遺乎百卉秀而不枯兮豈道德之輝乎少長肇而不萬兮抑微俗之未替乎伊往乎奚忍徊而去之余日暮兮既去而猶慕睠遺守頹垣與敗級兮存故基而未夷還可耕者數畝兮昔帶經之所治森一丘之梧楷兮亦風霙之所洗寬求其魁而弗得兮尚賜此而寐然惟先生之遺教兮逢彼百世泰而觀孝於渭陽兮仕謀歸而賴遺故盆江之所築兮志此淚於門楣何山谷之不審兮渡遂之而實之稱後之人謎益藥兮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妄取之而增水兮由名而前之其本之不朗兮宜所言之皆非吾聞南公之語此兮不樓與於濂之時元結之刺道兮專咨奇以迷淨與直方兮貴七泉而爲題道之人祖結之故智兮濂得名之是依曰義殊而外類兮刪矣濂淨之不疑曰音睽而無取兮流與直亦參差而不齊故濂若以德而姚水兮遂矣昔人之所貽先生之衆梓兮他寓而安思何以來世之惑兮寄餘段於此辭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子厚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

者豈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楚議　宛丘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人之志也而言之驗何也曰殺人者必見殺虐人者還自虐自有報載以定未有能免者何則天道也秦滅六國秦雖滅乎楚楚也秦取之者怨深者後之必力人事也此理之所必至也又何怪焉

韓信議　宛丘

或問韓信服高帝乎余曰韓信為高帝將數年常將重兵滅大國而動以武涉蒯通之邪說信無所顧召之而至令之而行何為不服然則何為卒反余曰信服高帝之智力而不服其為人是以方也然則何也夫信之反非重矣楚也在天為游雲夢而執之也夫偽游雲夢之詐是市井小俚之智豈萬乘之主親行之比信所以快快北面而事其君以明不足為天下也夫其奪人之富貴而幽因之欲使夫雄桀者帖然而無怨非服之以德畏之以理則不可夫以下俚市井之策而能韓信彼且可執心輕其上矣彼且問其計出於謀臣則君臣皆輕是不反何待然則為高帝者奈何必從夫反形明白乃明其罪引天下兵誅之耳信雖雄制然不過數千而定一偽遊而縛信自有出令天下誰敢信之哉

韓信議　宛丘

自古士有所負而功名見於世者未嘗有肯以身輕就人者也何者彼輕就人者其規矩準繩將在彼矣夫如是則我之所有安得盡而之哉且保鎡錤之利者不以試新借和氏之璧者不以叢門彼皆不求人而人自求之者不得已焉而後即之者亦自其理然也韓信嘗棄項之亡天下之窮士也非有孔孟進退之節然而信察其非汲汲於求顧待之不厚禮之不至則不為用也故以高帝之倨必使之築壇齋戒備禮而後官之舉之三軍之下而加之諸將之上而不疑知不若是信將不滿而無留心矣諸葛亮戰國之策士也高卧於隆中其主就而後起而後能使劉備三分天下而伸於強敵彼孫武求試兵法於宮人叔孫通度上所能行而定禮其事業功名卒以不顯有以也夫

下江南議　宛丘

余聞唱後者若一身若水不得止於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余嘗恨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況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蜀南朝且越威德譬震而李氏自周以來因發民偃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叛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余謂當時若水之來李煜度其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石臣當望風向義之不暇豈不壯哉惜乎當時在廷無以此言者也

救災議　南豐

東坡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當司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

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illegible]）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閑民不復得轉移執事（[illegible]）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饑莩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illegible]）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illegible]）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illegible]）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illegible]）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

皆足以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illegible]）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illegible]）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illegible]）何則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illegible]）强者

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illegible]）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illegible]）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illegible]）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illegible]）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閑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illegible]）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illegible]）又

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用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

形之內乎此所謂著計於未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然不早出此
或致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貨豐斂
不足以辨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
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
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
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
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
虞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
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
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廩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
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
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
十七以水害所被十餘州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
米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
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
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損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
而其費已輕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
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損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
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
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
斯議焉

議

辟逸民議　劉龍雲

探射隱伏妄意必得是前識者之詭性也要之以達道則蹟矣賤
近貴遠比所從說是小智者之私聰也繫之以公心則異矣古之
人於賢者有一言焉必曰求乎六籍而未始置疑於前識小智則
非以夫幽必詣遠必索然後顯乃可用近乃可得故邪斯舉逸民
之意也蓋賢者退藏於深渺如卑宮之魚未易得也潔白不汙如
蛟龍之騶不徒來也廉而非曲徇也出而非虛觀也翔而非苟集
也求矣以逃而非不得已也彼將臣之必先饗之彼有饋焉必曰
敢為則何世而無逸民哉則亦與時而不幸矣籍誰謂勝德之士
如五噫之梁鴻三黜之下惠無適而不有彼惟恥與世俗子浪自
佔激規巾精末利禪從論之域是以蟬翁累纍莫謝塵人封而在
上者或不得而知之知或不得亦如富非必高遊獨往皆投淵
流耳徒也亦猶古人識畔埋民自韜隆況則草澤在寬閑之野發
實矣謂也邪然人君之求之也不異乎要而直取之豪不豐既押
遁而先諸振拔之所不逮釋此於幾之後雖仵彼大駭之束韓則
亦逸民者誠在所急故也時無有莘之躬耕則三往之幣聘焉虛
禮人非傳巖之操築則惟有之物也爲飾必有織文人之贄然
後可載而與之俱必有南陽之高臥然後可以起而與之共事彼
漢之君其知此矣至其久也鄭子真焉武帝始以蒲輪迎枚生見
其文偃而嘆息無情不免有方朔之尚若光武委禮於故舊之嚴
光邦濁然耐未見有助也而樊英揚厚之徒徵其類誤至三聘願
帝之聽而不少爲李固朱穆以謂處士純盜虛名良亦有由也至
於唐人則猶又甚焉士之既文而不既實非士成辯則公文軒之
比也徇物而不徇已非南榮趎則瀚旨得之類也李渤陽城黨輩

愈詆以素慣高而終莫肯少屈區區躬絶之域至甄仕族擢任逸民之弊一至於此彼孔子所謂天下之民歸心焉果若是乎國家由祖宗以來士之隱長松而藉豐草伍猿鶴而雜麋鹿者以逸民自占者時有人焉如楊朴种放輩或召而不至或至而爵不留故大中祥符之御日頒一尺之詔方侯於東庭馳駟馬之車未聞於飛道其急得人乃如是聖上側席異人惟恐弗及發揚奇瓌瑋璟流去理蝕拔翦叢蔓撥礎扶幽姿下取文木之羅殘更增黃之新飾社歲至有徒步由窮士而起頹隱者未能闔戶寢處擁文石攀螭頭而厠侍從之列矣士於斯時亦無鄉邇其於遠蹇之赴僅焉一何盛哉逆夫盡溝蒙稽矣卒未有嗣其後者豈遂無其人耶且拔擢之下肆不無拔俗之君平未業之曲疇昔有嶮山之勝尚且況萬里之海隅乎直求之未幾蔚然嚮若恥於自進則惟恐人知而未肯從人而求知緣於以得之惟恐利合而未嘗與人而合利東海之濱有賢人乎吾得而知之然後舉北海之濱有賢人焉吾得而知之然後舉則是知之每當而衆每隨之也既已舉之則賢否不作較而明矣方復曹搜伍比角之以無益之空文則猶科舉若也故來游求賢者能勿望空而驚乎前日之致逆是已爲今之說也矣若於每歲之終聯委之令而奉諸守州委之守而奉之監司監司於是乎奉而升諸朝朝委二三執政大臣相與詢進而稽察之信乎其不欺於賢也然後即其地給傳遣行亦若古人之所謂勸駕之爲者舉一道無一人焉雖勿舉可也舉數人而疑一二焉雖隱若之亦可也及其用也然猶視是人適事之材否而加舉者之勸懲焉則奇偉拔出之士且有出而應上之求矣殆之紡甚之紛命杼之竹箭豫章之金鐵陳夏之豫漆窮巴之丹粹阿井之沉泥聖天丹砂赤箭或生響兆或產傳耳初非近人也惟其人近之是以中國無一物之缺而富家巨室亦取足焉又況於逸民若乎獻上之人所求如何耳

武功爵議

龍雲

漢高帝提孤劍起豐沛轉戰數百以至推功籍有天下諸將力也嘗觀夏侯絳灌之屬披堅執銳用力爲多而爵之酬也方在一二計城而十百累級也至陽陵陽桓諸將功居最至由中涓列大夫積數年僅得徹侯嘗不如靳數輩討日而王指土而食也由是言之爵賞固自有次第哉無隙可投無處可抵則辯者騰口而恥談之不見售則鼓舌爲激則悍者揚羣無鬱名武而憤力之不得行焉夫挂功宿名之士喪元沒齒而不自以爲悔則彼誠有以啟之故也然則漢之議曰武功賞爵名曰武功賞爵者豈得爲無謂乎蓋勇者遺身後者喜爲可得而去不以力殉者非城無從而入死且有滅生亦宜然春秋之法有楚者固有不一而足則況積閥之戰士乎昔秦之權尚首功因以呼功利舉公揖之爵君業之家其民而頒之爵下之地則武功爵其兆也秦人不安殊死以賜夫利今日之賦斬首鋪甲爲之友之所抗是乃前日之賜名殊死而扰自上造者也欲使之無死得乎哉蓋其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五十石自公士至大庶長僅積而上以至徹侯等爲二十視功孰多迎受其不稍遷官有九陞假者有加則取等而進與不可若故秦卒以并諸侯一天下則斯爵蓋有力也高帝之始法制掩振文景因之時惟身有斯爵不暇講勢則然矣比及孝武承奕世之烈會舉民之武蔑彼胡馬之數來臨以衛霍之飛將南剪勁越北郤天驕于是即序之賞僅追一二而中國之罷耗亦廣略相當矣彼歲者因縣官之類也乃始請爵賞官則賞官之設不獨能罷我士而止利在五千石入也彼抑孰知古人抑鐵推挽史自有術而初不止是邪彼世弗究其實一切煩爲號名爵列以終秦陵之法於是駢附秉之而材冝開府之號每爲所則彌求

穫矣又況若駙都尉關內侯而方之爵等者乎昔祖宗西取巴蜀南就嶺表吳會荊巫以次俱下最後參并汾撫江左以截允有神武之所震疊如風神附唯所欲加則武功爵雖未始或用固不害其為賞功也雖然戰功日多在司勳固所不廢而昔人之兵法使貪與愚使其終身長不離故勳則無爵柔掉頭去為閭巷自好人也尚誰肯甘長勞而奮者道乎此武功爵宜在所急也若乃賞不視勞爵不酬能則關士體已解矣方復掇拾煩委之號名一切紛更之為發不旋日而徼利者果可欺以美觀乎不幸功狀晚略役心之將方得快私欲於一日之去取虛名未移而實效旋隳是軍實眾望未見能飽其貪大者也則漢人之議殆若可鑿矣昔之人一避輕勢而士氣百倍一設虛譽而眾疑覺充事之議固有作其貴精者役所謂爵賞有外之一助耳況號名乎亦因時之宜比次而已矣何必秦

復圜土議　　龍雲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欲人之相與適其當他勿與設於用刑不幸天下之人時有不出乎善人之途而後刑將不免則先王於是又有不忍之心加焉拘曰若教之而勿殺也斯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之意哉設者曰圜土規規主仁蓋以仁本刑者圜土是已傳曰唯強而有力者能行禮然則不能行禮者罷民是已必於罷民言不能行禮則以嘉石之所平若知之故也彼民之生天地實同其形則疑若有拘而無肆矣其或不能強力是自棄也不能由禮是自放也放棄之民唯收乃可則彼將更自取圜而以拘即拘者也是何時而無肆邪雖欲與休乎圜土不可得矣不力於事散徒常則大司寇於是乎言聚之矣一身之至約而莫以勢置則大司寇於是乎言寘之矣潰如滿水流如放豚則司圜於是乎言收之矣往而不返流而不止則司救於是乎言歸之矣是圜土之本末也雖然大司寇之所施蓋亦有存焉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乘之圜土如是而已禮之為物貴夫在木因纆縲棄也弗取是誰之過歟石與知物也且以嘉獲名可以人而不如石乎桎梏之所取是在我也使能知此則先王尚焉取而坐之乎坐之而猶以為不足於是又繼之以司空之役矣夫生以勞矣又况以故取勞哉不為賢已辱矣彼以不能禮而重取勞辱若以禮自克使能知此則先王尚焉取而役之乎役之而猶以為不足於是又繼之以圜土之聚教矣先王之於民甚矣夫置之而不恕然又甚夫恕之而不置也不教而誅仁則吾不知也教之不從而不誅義則吾不知也圜土之法施罷不如耻之明刑改而反于國中猶三年不齒與夫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其始所謂仁矣而卒不害其為義歟仁遠乎哉義在其中矣義遠乎哉禮在其中矣雖然請因卒其緒而為書以詔禮刑之為表裏者也禮之所去是刑之所取彼其拘之乃終將復之也蓋教之也惟其改而知禮則良知良能不繫於形骸肆之偽而放僻邪侈之習斯遠矣其教之也惟其改而行禮則力不敢身自愛情不敢家自奏向也愚者之所病不自者之所拘今也可得而得觀矣夫如是則勇鬭好犯之氣與而和樂其業之風移一旦擇吉地而投足一旦有涯而尊生彼挂身刑禍之肆而為世大戮者尚誰乎此先王之時所以有賴於圜土為不少而卒之以刑措不用歟故曰禮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豈區區哉末世祝技太至仁不下逮其所以保民者略方復一切羅取環攣僅如析薪洗垢而罷人之辟往往得又於遷就不辜至幾其欲為虎兕則答亦甚矣語曰貴賤為生義不入亦所居之勢然也然其圜土之法其可復於今乎曰道揆弗明教化弗行悍民之幸廢民之不幸雖煩為刑禁猶不足以督不勝之奸况既圜土乎胝以明以復圜土然後慷則今之犯流而加役與夫命城曰牢

者亦國士蓋亦無幾矣尚馬取而後之卒唯上之人講修所以燗
俗元元之道謹防範明分守抑與趣禀啓之道而一切接以祭然
之意文則禮俗成刑罰省矣何必一二而追先王之迹哉其以孝
文太宗之治而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則況休明之盛際乎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前集

問對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以其曲彌高而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臣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對禹問

昌黎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其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

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illegible]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晉問 八首　　柳子厚

[illegible]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illegible]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illegible]曰然然則吾欲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illegible]首陽起之黃河迤之[illegible]大陸靡之[illegible]或巍而高或呀而淵[illegible]若化若遷若蟬蜿以環其墻[illegible]後轞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illegible]之邑建焉其高壯則[illegible]突[illegible]拒[illegible]嵬峨嶄然[illegible]若龍羆之咆虎豹之噑[illegible]終古而不去[illegible]當者失據惴慄若卵就壓振振業業[illegible]之傷若僕妾其術則平夷旋繞紆徐美廷若飛鳶[illegible]之翔蹈嚮水之容與以緩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浩洋[illegible]而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根自向奴而南以介西鄙奔大華[illegible]運角東拍渾濆石土濆[illegible]

[illegible]所濕汲則連山參差裏野[illegible]風越[illegible]于峭[illegible]漏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摧拔湍[illegible]泙[illegible]涌躍者彌數千里若方夫之斬伐而其舳艫之所負擔[illegible]之所御鉅川林壑雲連雨聯日而下若桑楫浤浤百舍一封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illegible]隆陸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illegible]非以系觀大也吾是所謂在德不在險晉人之藉也[illegible]願聞其他

先生曰大鹵[illegible]之金錫[illegible]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鐵為鍛為鉤為鏑[illegible]名出太白[illegible]收[illegible]招搖伏蟲充肅肅[illegible]合聚雷而成之博若銕者曲若直若歧若勁若長若短若攜之如星之如雷運之如紫浩浩弈弈淋淋漓漓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慄當空發耀英精互純皆至[illegible]射天[illegible]日規烈小[illegible]錄雲破霄[illegible]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犀兕用百選練無虧七鍛[illegible]乃使跟起拔[illegible]之倫服而持之南[illegible]北能叢蹇投[illegible]節制[illegible]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鼠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其則凶是又不可美觀也先幹曰師直為壯曲為老[illegible]況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illegible]焉是產[illegible]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師兟兟[illegible]溶溶紜紜轠轠[illegible]或赤或黃或蒼或玄或醇或駁[illegible]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旗旆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躑[illegible]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盛雲而不止[illegible]谿源橋工食野豬沿川雪浪噴雲捕濞[illegible]清清焉若海神驅雪而來下觀其四散徜[illegible]

倪[illegible]開合万狀喜若鶴[illegible]怒若人搏決然登躍千里相角風
駿[illegible]山抉壑耳[illegible]雲腹[illegible]衆木[illegible]遠游不夕而後[illegible]
地跳梁堅骨[illegible]節交頸互[illegible]開目相馳聚[illegible]更嘯昂首張[illegible]其小
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齕[illegible]
[illegible]旅走叢[illegible]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撐手飛[illegible]命牧百
步[illegible]以[illegible]御以王良[illegible]
以范軼[illegible]軒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佃以戎[illegible]獲敵[illegible]是何如吳子曰[illegible]
險與馬若[illegible]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illegible]不一姓請
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illegible]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
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冰凋乃貞[illegible]液不行乃堅乃
良乃工舉斧以入必求[illegible]若[illegible]之飲[illegible]
[illegible]頭激泉注之[illegible]根[illegible]石不土而植千尋百
圍與石同色[illegible]列而代者頭抗河漢乃拔虹霓[illegible]
[illegible]路千丈[illegible]
之所[illegible]若龍之闘風[illegible]相勝
其殊而下者[illegible]決[illegible]雷發
又以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illegible]
[illegible]飛翔[illegible]虎兕奔觸[illegible]
[illegible]伏無所入避無所脫然後斷度以繩[illegible]柯[illegible]木之
波以入于河而流焉[illegible]秦神鞭石
以梁大海[illegible]流[illegible]前者[illegible]越後者[illegible]陸乃下夫龍
門之懸水[illegible]首[illegible]尾[illegible]入重淵不知其幾百
里也清波之旋沿山[illegible]天既[illegible]良父乃始屹涌
[illegible]而出林[illegible]然自抗復沈行[illegible]而去

以至非所唯良工之皆[illegible]阿房[illegible]長樂
未央建章[illegible]昭陽[illegible]之隆[illegible]皆是之自出若是何
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才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
不患無宮[illegible]不患材之不[illegible]有先生之所陳乃累之下
也且[illegible]利[illegible]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illegible]上迎濤波[illegible]里[illegible]遠
以君命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碩於是[illegible]投之[illegible]
吡馮夷立水[illegible]
[illegible]以發大壑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往[illegible]如雷之拔其有乘
化會神[illegible]生電雷於[illegible]
者猶[illegible]路而取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後[illegible]五味布列[illegible]風[illegible]遠
去若夫[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足
[illegible]脫[illegible]自養之水[illegible]河之人則已[illegible]
闘[illegible]則[illegible]者也若是何如吳子
曰一時之觀不足以[illegible]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illegible]
上者
先生曰衛氏之[illegible]天也[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遂非人力之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
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成[illegible]成川[illegible]

以及神液陰滀甘雨嘉澍霑溫不愛其美無聲無形凝結迅
說田畔一瞬積雪百里[illegible]皛皛[illegible]雷霆訇礚傾謪驚鬱手掘壁
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冰裂雹碎[illegible]
[illegible]增益大者印累小者珠剖[illegible]涌者如坻坳者如坌日晶熠熠
煜螢駭電走百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偃而堆之皓皓
乎懸圃之巔[illegible]乎漾[illegible]乎狂山太白之冰離散化變之神奇
卒不可推也然後驅之[illegible]牛馬之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
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穫戶賦之利人被六氏之用和鈞其食以征
以資其賚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
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illegible]謂其邪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
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
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
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illegible]抃秦破楚[illegible]宋曹衛許鄭[illegible]
[illegible]定周于溫奉冊受錫[illegible]交輔糾逖以充侯
伯[illegible]盟踐土[illegible]天子侍焉以有諸侯諸侯待焉
以有其國百姓待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
推德義立信讓不必行明所嚮而禁止一好尚齊其事公侯大
夫乘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賁于國都則有在廷之位九九之宰
大小定位左右有秩命佩鏘鏘文錯文組[illegible]
降好賦議[illegible]畢出犒勞贈賄禮無失六卿理兵[illegible]
[illegible]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騎焆焆震乎天下鼓之則
[illegible]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突不如不逮當此之
時威能驅嫉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
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
子曰近之矣然猶末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懷他
人之力以自為助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所謂
之陳諸故曰近之矣猶末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illegible]而平陽堯之所理也[illegible]
[illegible]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
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
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
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
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
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illegible]美矣善矣其蔑有加
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
其道不鬭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
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
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其於上則吾[illegible]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
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敢再拜受賜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盜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責之反辭公曰請理君朝廷之
蠹也公曰君曠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
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噬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齊國之牛蘭
食其角大者以是殭焉牛之殭能有數蚊蚋撲其膚毛必知鼓耳搖
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
蓋以其口甘銜而心噬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能臣以司
寇而聽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蝕公乎食君
之用矣又形於外與心也見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
但撲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
所以為其大而不知懷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吶其言坐司寇以不
肖晏子曰司寇田氏為[illegible]鼠於齊矣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以書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事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雖其霸以辨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雖辯不能從當是時兒不能抗爲諸侯者翦畏力疑絕故也蘇子誠窮矣安能以三寸舌誅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夫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爲利也頓其猜拂剛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矜相譽支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坼豈連難不能俱上於權而已哉使人塞耳弗聞寒泉子曰不然夫秦制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鏄鉞董澤之蒲十九爲幹一爲箕之父子兄弟之血前後與野草瓔爲燕貂封胥化魏上儲積之餘寄入金亡出鏃鏑聞之者惰然酸骨迸不自禁一旦有人背曰剛與秦連衡可得恬恬安臥秦亦獻戰雖敗可煩未能吞諸侯秦休而霸專亦勇怯當矣設有辯口安而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語一武士斷其頸無令東騁隋關下土從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待秦王出則奪歛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鯨國獨不念秦作之業與雖寒泉子猶於敵趙則封蘇秦子爲武安君六國果秦敗秦閉關十五年

問對

設漁者對智伯　柳子厚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鱮鯉鱣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鮁鱣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秃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坻漵而不能出向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向之以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向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

後家者欒氏郤氏邵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合晉國之利
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聚而食之矣是無異於鰍鱔蝦蛆
腸流骨竭於主之前故非可以饜矣然而猶不肯竊又有大者焉若
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衆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
與三卿又聚而食之矣脫其鱗鬐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鯖
鯤鮪消而遺骨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饜矣然而猶不肯
竊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愈
無厭求蔡皋狼於韓魏以為群鯨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
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附及也亦幸主之威於晉陽社自動矣
而主乃傲然以為威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illegible]臣有恐焉今
韓魏舍疾而退不肯同禍[illegible]臣見水激而浩蕩不可止主之不寤臣
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illegible]於一壺[illegible]斷於中
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illegible]以充三家子孫之腹
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身力彊大於之王何有哉伯不悅毀絕以
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illegible]

[illegible]

假陸賈對　　胡五峯

子書論 八合否依定論

[illegible]

陸賈為漢高帝太中大夫時前說稱引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
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為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
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叛雖附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
獨破秦虜秦王離降服諸侯將降章邯及欣翳羽西攻破函谷東係
死田榮殘漢軍於睢泗困陛下於滎陽成皐七十餘戰未嘗敗北
搶陛下失太公於彭城抑亡衆於滎陽北乃於玉門中伏弩於廣
武勇不振於鴻溝彭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
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
項王失信於義君臣猜忌行好自賢殺人殆貨利犯聖王之法
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
下除殘賊所過亡國掠救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
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illegible]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
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丞相養其民以
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
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難[illegible]自用多天署得英雄心
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略
地之功譬猶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
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
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矜惻隱之政也此王者之[illegible]所以得
天下成大漢磐石之基非獨馬上一時之功乃可深之波闢甚伐
耳上欣然而笑曰[illegible]生言是吾意然非備儒之論吾欲治天下
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illegible]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
制自周幽厲桓湯幾盡平秦之後凌滅凌[illegible]托仁義以自
封其志不在於斯民至于七雄益以戰爭彊大兼務吞併[illegible]以
利誘民鬬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為僥倖也漢安而行之居于
有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illegible]
詩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之典
以幸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
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illegible]餘歲未有能明漢家奉
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
呼天乎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
教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嬙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

梁美人以恨死，楚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叢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辜，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刑王背其妻，又代王喜者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誅。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皋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龍親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蒙係獄布衣務屠，絳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措以道，諫尊而尤敬闕，不方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崩潰，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妻之和親而有是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貧無置錐，而貧民受害失職矣，則必用古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衰世亡賊良民之原矣，則必得御僕從閹豎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則臨朝，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貴賤之法，嗣天子嬪御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遂致為漢業之敗政矣。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僕所以嘆也。

惰農者對

孫定齋

孫子學於天竺之山，北登乎降丘之上，見一惰農據壟卧牛息朽，桑操不時之耒而耕乎烈日之中，炎風薰其肌膚者也，焦其面人之啻之汗交流，而疲困不已。孫子不知其情也，過而謂之曰：「叟何勤耶？叟何勤耶？人皆畏暑而叟獨暑者，其力耶？」往而視其田，則宿苗之若焦，而蓬蒿之高三尺；顧而循其牛，則脊骨出乎外，而飢脊之羸然若僅存；細而祭其耕之具，則犁鏽而朽，中實未之床乎其上者若鏡焉，仍之而未之或世。孫子陋然而嘆曰：「此皆惰農者耶！」已而視其四隣之田，則莽者已，蓋者已，抽決水而注之滿勝環而綠者皆是，而叟之田塊然，其宿者猶在也。孫子曰：「嘻！信矣，其果惰農者矣。向吾見其力也，不知其情也；見其耕也，不知其跣也。農之出暴也而耕，鳴蜩也而穫，授衣也而鑊，入暑而操其耒，其名曰不時。今爾勤且勞，其後稼也，必相情哉，其初之情也惰。」

農者啓然不悅，曰：「吾豈樂為是惰者耶？吾之家業農者十世矣。吾見其肉養而耕，藏發而稼，其報也甘，從其初若是者，吾亦笑之矣。今吾豈不自知耶？顧吾之家十口而九其弱也，吾以一夫之耕而仰哺焉者衆，吾朝夕奔走焉，猶懼口腹之不繼也。何歲之春，田事既作，食之艱也滋甚，吾旦而起，操耒而走之門，則奉衣索租者爲吏，民之役我者役焉，徵我以居，備我以田，及有私乎我者盡役吾。吾以一人之身而百役之，是奉將耕也而奪之耕，將動也而拙其力矣。是以田之連而運之晚也，子夕焉可尤吾之惰乎？欲笑吾之惰乎？胡不思乎注事者督我徵而我力，而勤我惰，則吾之情也有疚矣。今不哀其窮，而曰惟我其惰，且子過矣。子知農之情，亦知所以自惰者乎？十歲而讀書，十五而能文，二十而擢高科，登臚仕，高車大馬，偏徉乎四方，人皆曰士之力學者如是，吾亦曰耕之勤而獲之早也。今吾視子則不然，子之才自視以為翹翹而拔古以為高，今以為惰，則子之田非不腴；家貧而富於書，羅六藝之畜，列百家之籙，曳輪蹄而不操子，則子之耕其非不富；閱津乎師友之源，探指乎聖賢之鼎湖，而發訊而豐，隨所取焉必具，則子之灌溉非不足。三者備矣，而耕之不及其時，成之不見其効。方其少也，猶不如人；今壯且立矣，吾視子之降甘耕且種矣，而子獨塊然室於深山，柬童子之吟哦，君凝兒之句讀，未右之畏，曾役焉之一朋，日暮營喜而嘗蝿同乎聾，則子之耒耜毋乃曉而不時乎？操不時之耒而耕於宿土之畝，吾懼淡風烈日之傷子也。子不謂子

爲惰士而友。以我爲惰歟，亦將有說乎。孫子赧然失容，困乎其辭，而未有以對也。惰歟者笑曰：噫，識之矣。子之惰，不至是也。而取才者惰焉矣。是以重于吾聞於人者伸於天，吾力窮而窮於耕人不我恤也，而天或助焉。故穢之收也，常罹蝗螟雀鼠之害，無我友焉，而降之先種者，或罹其患，是天閔其窮而相我也。焉知子之惰不有閔其窮而相之者乎。且吾與子皆惰也，而皆其小者焉，猶不足以病子。吾視世之惰，復有大於此者。食人之祿，尸人之位，飽食而遨遊，荒其職而不思其憂者，名之曰爲惰之才，而吾功以爲羞。故郡也而輸邑也，而惰，文吏之惰也。其政荒，武吏之惰也。其兵弛，其位愈尊而其惰愈大。以至佐天子，調陰陽，繫乘永之重，而指之闔外者，天下名之曰將相，而其爲惰也實多矣。有可乘而不乘，陵者可投而不投，慮患之遲，見利之晚，驚腕兇於動女而從姪以貽患者相繼也。其爲害不既多乎。且夫吾與子之惰，惰於身；彼之惰也，惰於國，惰於民。較之吾與子，則爲害矣。由是言之，世之惰者庸有說乎。於是釋然而笑，俄然而散，退而書其說，以質諸座右而警乎朝夕。

窮客違主人問答　曾樗林

有窮客過達主人，主人爲具客，不識姓而問其名，則兌之變澤之泉澍之根也。反而思乎時食淡而已，孔顏簞瓢之外，未嘗及膏粱。今遇乎此，恐爲殃逐，固辭主人。大笑以爲玉食，非近臣莫由得。今以所自享者享客，客食淡久，必饜肉而思甘，乃以不識辭。客殆拙有窮分邪。客曰：誠如主人言，則客有說更高顧主人。悟不悟，倘食堯舜禹之食，食於事者也；食孔孟之食，食於道者也。食其食不道其道，客自負而已矣，不自責，乜無責之者。食其食不事其事，主人不自責，天下獨不責主人邪？一時人不責，萬世獨不責主人邪？則然一身而百責集焉，留是腑腑客未必不爲達，達主人未必不爲窮於其末也，而爲之兩量，則奪舜禹之甘，比孔孟之淡，尤爲易饜者。饜孔孟羞者，有不思堯舜禹者矣；饜堯舜時，未有不思孔孟以聖之者也。敢以所自享者反享主人。主人若未領會者，已而悟曰：客言然，吾當舜事而求之。客曰：雖然，遲矣。不俟報其言而退。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七

前集

設客難　東方朔

[illegible]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illegible]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illegible]方今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illegible]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illegible]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illegible]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illegible]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illegible]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illegible]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illegible]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illegible]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觀接輿[illegible]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illegible]猶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illegible]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賓戲 并序　班固

[illegible]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

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摅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蛙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隧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大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

非其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夫(?)伯牙…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搉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解嘲并序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

設而封侯[illegible]或杖千乘於陵巷[illegible]或揮筆而先驅[illegible]以寸頰得位[illegible]其舌而[illegible]而無所[illegible]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illegible]不擇將相不使[illegible]奇者見[illegible]行殊者得[illegible]是以欲[illegible]者[illegible]擬足而投跡[illegible]使上世之士[illegible]今世[illegible]中科行殊[illegible]方正[illegible]可抗疏[illegible]不能又安得肯[illegible]之也[illegible]者[illegible]收其[illegible]其[illegible]高明[illegible]家[illegible]者[illegible]自守[illegible]身全是故知玄[illegible]守道之[illegible]惟[illegible]守[illegible]之宅世異事[illegible]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illegible]今子[illegible]以[illegible]笑[illegible]而[illegible]龍不亦[illegible]子徒[illegible]我[illegible]之[illegible]吾亦[illegible]其不[illegible]曰[illegible]然則[illegible]無所成名[illegible]以下何必[illegible]哉[illegible]

曰[illegible]也[illegible]張入[illegible]激[illegible]其[illegible]澤山東之[illegible]夫也[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其位[illegible]也[illegible]天下已定[illegible]都於洛[illegible]長安適也[illegible]敌秦[illegible]三寸之舌[illegible]不[illegible]中國[illegible]與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illegible]之間[illegible]臣之儀得也[illegible]呂刑[illegible]秦法[illegible]漢[illegible]制而蕭何造律宜也[illegible]故有造[illegible]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illegible]矣[illegible]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illegible]有建[illegible]之策於成

用之世則[illegible]於金[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功[illegible]孫劍[illegible]於金[illegible]長[illegible]

惡圓

元結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illegible]之[illegible]母聚孩孺助[illegible]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illegible]見之[illegible]責元子[illegible]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illegible]不圓[illegible]不仰[illegible]曰[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天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小[illegible]以[illegible]山入[illegible]見之[illegible]小人之[illegible]知次山矣日不言[illegible]以[illegible]乎吾[illegible]次山之交也元子[illegible]川謂曰吾[illegible]兒[illegible]公植[illegible]我言[illegible]與汝[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公植其[illegible]刑我乎

惡曲

元結

元子時在鄉里曾有曲士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illegible]歸來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身[illegible]通然也苟為獨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為恥耶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illegible]吾全一歡於鄉里無惡然可也[illegible]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illegible]其門人曰無[illegible]我之[illegible]曲[illegible]世[illegible]曲[illegible]以

辭曲辭以全意曲步以便往曲躬以卹曰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背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刼而死之今元夫山苟曲吾貌獲全一歡以為不聚其首與哉君能苟曲於鄉里獲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獲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休烈者言行名譽德業傳顯豈錦繡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義邪以惡其圖晦乎不手闕之頌曰吾以貌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卷十八

戒

守戒　韓昌黎

詩曰大邦維翰［illegible］書曰以蕃王室［illegible］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之而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而不為［illegible］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綿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鎬之不期蹩躠之不支今夫虎之為獸豹兕不熱然大矣然而虎為之禽者人也人之材不同猛獸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戒　柳子厚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子懼之不悶厥遊

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

智能知之猶卒以危況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序

柳子厚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藥戒

宛丘

客有病痞積於其中者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來嗟夫心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薾然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歎是薾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為是薾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

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夫陰伏而陽畜氣與血不運而為疾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挽之功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也擊搏震挽之功未成而子之和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疾九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日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曹不若而汗股不能而慄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疾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是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渙然然難之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之效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疾平客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夫秦之治民悍而不聽令惰而不勤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有必亡之形而其疾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悉其所不欲而強之力鋤之於是乎秦之政如建瓴流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疾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也凡幾而幾快矣乎頑者已圯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亡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之其初亦嘗疾矣先王豈不知砉然擊去之以為速也惟其有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欣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視而懣然者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疾氣而不覺其勞於是政成教達安樂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予之藥終年而愈疾蓋無足怪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客再拜而記其說

言戒　涑水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扣之則鳴若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也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九

（前集）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七卷

（宋）謝枋得輯

元刻本

文章軌範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謝枋得編。枋得有疊山集、已著錄。是集所錄漢晉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而韓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元歐陽修之文各五、蘇洵之文四、蘇軾之文十二。其餘諸葛亮陶潛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覯李格非辛棄疾人各一篇而已。前二卷題曰放膽文、後五卷題曰小心文、各有批註圈點。其六卷岳陽樓記一篇、七卷祭田橫文上梅直講書三槐堂銘表忠觀碑後赤壁賦阿房宮賦送李愿歸盤谷序七篇、皆有圈點而無批註。蓋偶無獨見、即不填綴以墨白、猶古人淳實之意。其前出師表歸去來辭、乃併圈點亦無之、則似有所寓意。其門人王淵濟跋、謂漢丞相晉處士之大義清節、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會也。前有王守仁序、稱爲當時舉業而作。然凡所標舉、動中窾會、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舊本以王侯將相有種乎七字分標七卷、近刻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易之。觀第三卷批有先熟侯王兩集之語、則此本爲枋得原題、近刻乃以意改竄之。雖無關大義、亦足見坊刻之好改古書、不可據爲典要也。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目錄

王字集 第一卷

放膽文 選七篇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
答陳商書 韓文公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送殷員外序 韓文公
原毀 韓文公

侯字集 第二卷 放膽文

原道　韓文公
與孟簡尚書書　韓文公
上高宗封事　胡澹庵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韓文公潮州廟碑　蘇東坡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第五卷　小心文

師說　韓文公
獲麟解　韓文公
雜說上　韓文公
雜說下　韓文公
送薛存義序　柳柳州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韓文公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答李秀才書　韓文公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讀李翺文　歐陽公

讀孟嘗君傳　王荊公
此篇除點抹係　先生親筆外全無圈點
無一字批注

第六卷　小心文　選四篇

前出師表　諸葛孔明
送[illegible]陽[illegible]序　韓文公
柳子厚墓誌銘　韓文公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illegible]　李[illegible]
袁州學記　李泰伯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此一篇　先生[illegible]有圈點而無批
注乃[illegible]所表[illegible]亦無之不載
考以己意增[illegible]

第七卷　小心文　選八篇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目錄

祭田横墓文　韓文公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三槐堂銘　蘇東坡
表忠觀碑　蘇東坡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後赤壁賦　蘇東坡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歸去來辭　陶靖節

右此集惟送孟東野序前赤壁賦係先生親筆批點其他篇雖有圈點而無批注若夫歸去來辭則與種字集[illegible]所[illegible]表一同併圈點亦無之盖漢丞相晉處士之大義清節乃　先生之所深致意者也今不敢妄自增益姑闕之以俟來者　門人王　淵濟謹識

廣信疊山先生謝　枋得　君直　編次

放膽文

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之文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韓公作此專占地步如人要在高處立要在平處行要在闊處坐下之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不害

爲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爲小人高材多

戚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於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因

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自勵者可謂高矣未嘗干之不

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

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

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

謂其人哉 文婉曲有味 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

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 文婉曲有味 將志存乎立

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 文婉曲有味 何其

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常人閣下

將求之而未得歟 文婉曲有味 古人有言請自隗始

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

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

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 文婉曲有味 世之齷齪

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

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

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

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

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十字句 姦邪讒佞

欺負之徒皆已除去 十七字句 四海皆已無虞 六字句 九

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 十五字句 天災時變

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 十四字句 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 十一字句 風俗皆已敦厚 下六字句

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 十七字句 休

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 十四字句 ○此一股長短

下九个皆已字変化七樣句法字有長短句相錯綜文有

[illegible]

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

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

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

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

下三个豈復字変化三樣句法 然而周

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

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

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此轉有筆力妙在虛字外）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一段）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此九个豈字與前段相對）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　文公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起句道不凡）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

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
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
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
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
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
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此一轉巧）浙水東七州戶不
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
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下轉又巧）當今盲於心者皆是
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
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
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
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
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
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乎使籍
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此一轉妙）有錢財以濟醫藥其
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
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
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結得妙）閣下裁之度
之籍慚靦再拜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
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
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
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
愈之所能也（此事自此當知）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
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
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
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
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
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為是
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
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
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
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
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
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為張公說得）
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
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段自兩句挽得好）愈蒙幸於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
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

變筆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一不字句」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句」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句」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个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字句」韓愈之不謟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三个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後說到此作一反只用八句拗抹翻斜妙而」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從八之恩見受人之知不同處恩易感知己難故丁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凡二句無數要句法外不句」愈恐懼再拜

與陳給事書　韓　文公

「陳上齋作論變附文法皆本於此」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貧賤」不得朝夕繼見「句法」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　文公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字法」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字法」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字法」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句法」濡手足「句法」焦毛髮「句法」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章法」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字法」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字法」以蹈於窮餓之水火「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句」「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此題下字巧處」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句法」有觀溺

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章法】閣下
且以為仁人乎哉【章法】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
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
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則亦
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此即貫血云】
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
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
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字法】
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
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
【句法】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　文公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
介品彙之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
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
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
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
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
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
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
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篇比自是發喻只一句收合本書】
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
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陳商書　　韓　文公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
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
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齊王好竽有
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
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
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文最曲有味】今舉進士於
此世求利祿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
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
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極曲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
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
察

。送石洪處士序　　韓　文公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

句句有法

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章侍講盤山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

識而志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要化生樣出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illegible]叩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雛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咫尺而鑑見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人看破全是學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又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又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illegible]

引古起示[illegible]以發人才思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帳

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鬥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

生色 淨然

至品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

原毀　韓文公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託它人之言辭模寫世俗之情狀熟於此必能作論

第二卷 放膽文 選七篇

爭臣論 諱辯 桐葉封弟辯 與韓愈論史書
晉文公問原議 尉遲論 縱囚論 春秋論
第三卷 小心文 凡九篇俱選
管仲論 高祖論 春秋論 范增論 鼂錯論
留侯論 秦始皇扶蘇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賈誼論

侯字集

截然而起問四答四字字相應首尾關鍵如一線

放膽文

辯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鋩而氣力雄健光焰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爭臣論

韓文公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illegible]愈應之曰（第一段）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illegible]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illegible]則冒進之患生[illegible]

[illegible]

曠官之刺興。（王臣不事一句）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illegible]）今陽子在位，（[illegible]）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illegible]）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illegible]）不為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同 [illegible]）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illegible]）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illegible]）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illegible]）○此三句上同下異（[illegible]）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illegible]）且吾聞之：（[illegible]）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illegible]）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illegible]）陽子將為祿仕乎？（[illegible]）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illegible]）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 [illegible]）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二段 [illegible]）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illegible]）或曰：否，非若此也。（[illegible]）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illegible]）故雖諫且議，

[illegible]

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illegible]）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illegible]）或曰：（[illegible]）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illegible]）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illegible]）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

時人愈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 此前五段攻擊陽子

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一句說陽子 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諱辯　韓文公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

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
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
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
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一篇辨明理强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又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為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十樣文法○此辨文法從孟子來

桐葉封弟辯　柳　柳州

七節轉換轉理明意味深長字字經思句句有意無一字懈怠亦子厚之文得意者

古之傳者有言 史記晉世家 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 弱弟叔虞也 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
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
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
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
聖乎 此其正理 一節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
從而成之耶 二節 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
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三節 設未得其當雖十
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
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四節 吾意周
公輔成王 五節 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
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
則敗矣 正理 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 六節 況
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 七節 非周
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此一節不甚高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　柳州

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後辯亦理勝也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稿私心甚不
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
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
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
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
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
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
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
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
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

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

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州

此字字無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閒息此柳文得意者也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

乃皆其所以興亦其所以敗然[illegible]能勝[illegible]者[illegible]以之土

則夫以力則彊以義則天下之所服也

命為伏此誠畏之矣[illegible]焉能得其心服哉

其後入[illegible]得以相衛[illegible]

其後[illegible]得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文公也嗚呼[illegible]得賢臣以守大邑[illegible]則民服[illegible]

朋與非天舉也然猶[illegible]後代如此[illegible]

臣又兩失之者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

春秋許世子止嘗藥之義

朋黨論 在諫院進

歐陽公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

到此王介甫不試過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
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
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
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
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乎夫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只二句結住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
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
弊政興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
魚周詢等不悅誣傾陷君子首擊夫館
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
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蘇紀
罷涯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
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
邪說仁宗感悟

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
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上初立不省
廷尉為獄也可其奏後赦望之欲倚以
為相恭顯復白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
頗屈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
以施恩厚遂飲鴆自殺

漢桓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牢脩告李
膺等養太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
誹訕朝廷移乱風俗逮捕下黄門北寺
獄所引二百餘人禁錮終身又儒學行
義者宦官一切指為朋人死徒廢禁又六七
百人

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
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
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
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
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
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
及及者言能導人之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
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王考為八厨厨
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俊為之魁

唐昭宗天祐二年賊臣柳璨逞獨孤損陸
扆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指為浮薄貶
逐無虛日搢紳一空

禹稷契皐陶夔及斯伯與益朱虎熊羆伯

夷夔龍四岳十二牧揔二十二人

縱囚論　　歐陽公

又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可發人才氣若於立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春秋論　　歐陽公

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夷皋左傳謂趙穿弒靈公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輒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

賊不能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爲賢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弒父之意使吏治者殺之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而不嘗者其可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此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此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爲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十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哉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二　王字集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後工兩漢下筆無滯礙使當

讀此[illegible]篇只要看首尾不惟[illegible]臨[illegible]援[illegible]起[illegible]

管仲論　蘇老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五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絶於耳

色不絶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illegible]一段是代管仲爲說文章最高處既攻擊管仲者又量其身生管仲之時居相管仲之位而[illegible]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第[illegible]東坡作[illegible]論皆用此法）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illegible]）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寛厚（[illegible]）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

伯王而退彊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
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舉此十事為證後歸其論
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
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〇高祖論　　　蘇　老泉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
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
不去呂后二事此是窮思極慮翻空作文法
深學者至此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
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
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
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
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
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
段如論之冒頭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
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
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
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書無此見
劉氏必勃可令為太尉二句只說高帝知勃重厚可當大
事儀故曰安劉氏必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
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老泉爭議未易及也雖然
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
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
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
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
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
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此是[illegible]
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腹
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
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
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嗾項
莊時微噲誚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
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
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
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
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
矣素因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
前面不說破卑逐節拋新意立論直到此方入事夫高
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

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此一段如論之講題）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一段如論之結尾）

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立一篇議論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為大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御呂氏之變論之主意

春秋論

蘇老泉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燄而華藥者此篇得孟子與方有此文章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設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一節）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二節）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二節）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在此）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

子之權與之何也三難曰天子之權在周天子不得已而
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
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
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
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
也居魯之地且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
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三解然則假天子之
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
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
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
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
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
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發出一段議論天子亦知魯
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
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
之意也此一段直是議得痛快感動人吾觀春秋之法皆
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
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叢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而田恒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
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

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
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
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
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
吾惑焉呂氏春秋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
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
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
亂不與而人不自與則僭不與人而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
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只是一事問答往復鞭到底

范增論

蘇東坡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
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
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
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
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
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
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

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以扶蘇項燕秦太子扶蘇楚將項燕為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不反而亡楚人憐之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說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為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後陰使人弒義帝於江中）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冊中之大者）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盡盡之妙）

好結

文許之為人傑　韓文公爭臣論

高著眼　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

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記此一篇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論必驚世絕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

當與晁錯論並觀

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處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弈棊然敗棊有勝着勝棊有敗着得失在一着之間其所以斷必能覆棊雖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盡得此妙又不能

知能知此者必長於作論

晁錯論

蘇東坡

此論先立冒頭於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於人情有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 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此如破題 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暗說晁錯欲削七國[illegible] 天下治平 暗說[illegible] 無故而發大難之端 暗說削七國 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 暗說七國反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 暗說晁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 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暗說[illegible]

不說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大禹治水事是李司馬相如難蜀父老[illegible]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 [illegible] 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 [illegible] 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illegible]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illegible] 生有死中求活乃成議論凡作史評判斷古今事功罪須要[illegible] 局未嘗無敗勢善弈者能[illegible]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 [illegible]至論 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

姦臣得以乘其隙，此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留侯論

蘇東坡

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能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狙擊，即是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下，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以折其不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

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墜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怒焉，毁事老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猛不忍之氣，使之能忍。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

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議論乃世不可磨

殺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

如何處置作此論妙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場屋程文論

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處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

處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 皆是至人之言 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 書前說詩 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失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當暗記始知其巧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 此是冒頭

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之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

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
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
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
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
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
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
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
日向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
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目）夫
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

曰公會戎于潛公與所照而成爲可會尼獨何歟夫戎之
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也
故曰王者不治夷狄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
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
邊鄙則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
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
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
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秋
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者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
狄者也（此是結）

荀卿論

蘇 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
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
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
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
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
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
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
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
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
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
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
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
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
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
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
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
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
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

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孔孟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有甚於荀卿者。

二句斷李斯之罪，可見筆下之嚴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三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四

小心文

此集文章皆得道理強，說得明正大之心，發於華采鋒芒之氣，筆勢無敵，光焰萬丈。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昌黎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魏梁齊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

楊墨佛老之學爲學者之惑……只是把
古人文章字句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
入于楊墨而老者必出于佛入之字主異端者必以聖人
之道爲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汙……其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
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
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
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
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
相養之道 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
而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
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
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
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
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

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
患生而爲之防 此一段連下十七个爲之字變化九樣句
法……
……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
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
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
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
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
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
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
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

之之身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一轉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

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與孟尚書書　　韓昌黎

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說。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

以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

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抑而揚之）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此二句又揚而抑之）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句又抑而揚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此句又揚而抑之）（發明孟子之功何以多言文勢。）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

予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欲救之於已壞之後
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韓公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爲功不在孟
子下此一段以孟子與已對說文勢抑揚頓挫雖曰學不
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於孟子 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
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
得因一挫之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有指教
籍湜皆公門人 不知果能不叛去否噫吾見春居而
不獲承命惟增歎懼死罪死罪

聖賢立言與常人異只一人不必多云云
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
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稱管
仲只曰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稱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也于百
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
褒孟子初只兩句然頼其言而今學者尚知
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然只兩句向
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
褒管仲之語同 歐陽公祭蘇老泉文意語云

則在兩句數千百言又公以八字一句隱然名動
京師而蘇氏之文著於天下亦得蘇氏發揮出

上高宗封事　胡　澹庵

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
其人負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
爭光中興奏議此爲第一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頼此八字斷盡王倫出
身本末見言論賣國之由 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
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
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 亦謂劉豫是
欲劉豫我也 亦謂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
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
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
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
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
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
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
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
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
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

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　東坡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起句健亮，子厚猶以為韓文公太過，似孔子孟子語。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起得健亮，亦不弱。

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句法妙訣）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是的確之論）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韓文公出則此數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此數句合學法見文公敎）（不是從祠）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淺而味短獨此
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
絶皆刻意著思之文也

上田樞密書　蘇　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句就天之所以與我者占得地步高升從論議中天子言語變化來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第三句如此變化始有力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有力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又公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其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九鼎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

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景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曰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 有收拾有開闔 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責字有服

此有開闔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觀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 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

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
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而爭庭論者非他人
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
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
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
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
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
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
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
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
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
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
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
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
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
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
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
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
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
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

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
之必感動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
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
甚有收拾學韓文

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
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
韓不成亦不庸落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
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
燄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也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五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峻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　　　韓　文公

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智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第一段先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第二段先說解惑不可無師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第四段發歎後世師道不傳人如何無疑惑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古之人愚益愚今之人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人也遠矣猶且從師故聖者益聖乎今之衆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原於從師不從師而已此是變傳文法要看他可愛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 此是變體文法要看此處 或師焉或不焉 此是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此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遺相貫此是文法奇巧作文 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第六段說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恥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猶知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其大是[illegible]不明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 第七段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從師士大夫之族以弟子從之則為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師年相若道相似或曰弟子位高師位卑則足羞如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無少無

靈說八字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之今其智乃反
不能及可怪也歟 第八段慨歎後世不知有師 士大夫
之族形於從師是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矣 聖人無
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
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第九段引孔子無常
師問禮於萇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郯子
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
子也○論語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皆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觀子弟不
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
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為恥況衆人乎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
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第十段收歸李氏子蟠李之
意作師說之因貽遺也

獲麟解

韓文公

「麟仁獸麕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
不踐生草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虫三百六十
麟為之長為四靈之一
麟之為靈昭昭也 言麟之為靈物其分明 詠於詩 毛詩周

南有麟之趾 一句三字 書於春秋 春秋魯哀公十四年
西狩獲麟 ○二句四字 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歷代史傳
所記及諸子百家書皆說麟 ○三句九字此是章法 雖婦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雖婦人小子不出户庭無不見
知麟出為王者之祥 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 不恒有於天下
之為物不可畜養於人家 王者之嘉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見於天下 其為形也
不類 麟之形與衆常山澤之獸不相類 非若馬牛犬豕豺
狼麋鹿然 非如六畜之有馬牛犬豕野獸之有豺狼麋鹿
常見其形不難辨認 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 雖有
麟出山澤間不可知其為麟 角者吾知其為牛 牛有角
可辨認其為牛 鬣者吾知其為馬 馬有
鬣可辨認其為馬 犬豕豺狼麋鹿 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犬豕豺狼麋鹿六者形狀皆可
辨認出於世間吾皆知為犬豕豺狼麋鹿 惟麟也不可知
麟不常出於天下吾亦不知其為麟也 ○史記老子傳孔
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
龍則不可知韓文公正是學史記老子傳句法韓文公以
為襲前言句法便成新奇 不可知則
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有麟而人不可知其為麟則其人謂

之不祥也亦宜也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
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麟鳳在郊藪麟之出必
有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麟乃為聖人而出非無故而
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
年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聖人如
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知之可見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又高麟乃仁
獸為四靈之一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有德不必論其形
之不祥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
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主無五帝三王不無孔子必無
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
復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
有麟不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
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
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第五轉說麟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
知麟既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為不祥
也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德
仁獸為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
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
不祥也亦宜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
圓活便能生議論也

雜說上

韓文公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
聖君聖賢相遭精聚神會斯可成天下之大功
龍噓氣成雲喻聖君任賢臣雲固弗靈於龍也喻賢臣○此謂聖
君以官爵寵任之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賢臣之位
豈能及聖君之聖哉然龍乘是氣聖君任賢臣茫洋窮乎
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此謂
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故天下之大功變而通
神不測有以成功業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常
此謂賢臣之才固亦奇特矣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賢
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功業○此謂賢臣因聖君能用
之而後見其為賢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此
謂君聖君之聖則非人臣之所能使其聖也然龍弗得
雲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此謂
然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峙賢於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

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聖德不光明也去其所憑依

信不可歟 此謂爲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耳目失其所憑失其所依信不可歟 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 此謂異哉聖君之所憑依若賢臣賢臣所爲之事乃是聖君之所自爲也 易曰雲從龍 此謂賢臣必從聖君 既曰龍雲從之矣 既曰聖君必有賢臣起而輔佐之。此謂既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雜說下　　韓文公

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才斯可以成大功也 起語 展開

世有伯樂 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無星之旁人見孫陽善相馬因號之曰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英材。此謂有賢宰相然後有英雄豪傑爲之用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千里馬常有。此謂英雄豪傑常有而賢宰相知人者不常有 故雖有名馬 比英雄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 駢頭而死言多也高才居下位 不以千里稱也 不知其爲異也。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昏者爾相之朝廷淹沒不省終身不得行其志不必英雄豪傑也 馬之千里者一食或

盡粟一石 材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之。此謂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今之養英雄者不知其爲異材而加擢養。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辦大事成大功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也 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 一句三字。此句四字 力不足 一句三字。此句四字 才美不外見 一句五字 此句五字。此句 材猶長而不 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祿位不足以展布反不如常材 安求其

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 食之不能盡其材 鳴之不能通其意 此三句承所謂馬不以其道也馬之材不盡也馬之鳴與食盡不祿其意也非其所以待賢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 此言天下無英雄豪傑 嗚呼其真無馬耶 其真不識馬耶。此謂任使之不以其道養之不能盡其材謀不行其言而不得其行其志爲宰相者推用英雄不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焉嗚呼天下其真無英雄豪傑耶宰相其真不識英雄豪傑耶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意法句法字法好轉換關鎖緊嚴 詳 優柔理長而味永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緊切)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
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
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
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
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
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
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
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
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
(應有點鐵)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
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之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董邵南序　　　　韓　文公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
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困厄鬱鬱也)
(燕趙之士慕氣義者)董生勉乎哉(不作衍平也)夫以子
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
性者哉(董生之豪傑遇時)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之燕趙)
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燕趙尚有豪傑)董生勉乎哉吾因
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
時屠狗者乎(此亦感慨悲歌之意)為我謝曰明天子在
上可以出而仕矣(若有豪傑之士亦當勸之仕也)

送王秀才序　　　　韓　文公

王含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
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見其
巧此序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
議論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為法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
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又與)
(醉鄉說出)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
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得)
(阮陶二公嗜酒者作發揚)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
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
不暇尚何麴櫱之託而昏冥之逃耶(破醉鄉)吾又以為悲
醉鄉之徒不遇也(合王阮陶三人故謂一徒字)建中初天
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
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
(張大其譽之意)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

之。飲酒。者既歿於斯術令與之

答李秀才書　韓　文公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 句法 元賓行峻結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 字法 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 章法 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 文有情思有

蘇云 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送許郢州序　韓　文公

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為觀察也賦斂苛急見唐書本傳韓文送許郢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頔為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於州縣者其急刺史郡縣令不可為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頔文有權衡有斟酌

愈樂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

欲諷刺其惡必先讚誦其善先讚誦于公之賢正是文字子道處當下易牛事是心可以王矣一段得其諷之道

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 韓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發度一私於其民一急於其賦可見為刺史賢為觀察者不賢 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 惠獨厚見刺史之仁 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 欲獨急見觀察使之不仁 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 此序本意處

劉說緊使于歲賦斂且急刺史不能堪尸借刺史之勢劉說

劉說我意甚重不待設書而知君獨說歲祭則于公見之

公之必矣此文意之自其間之言皆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

今之一言若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

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

之能信之 示又勸許公用其縣天設論始公命舒意始園

前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飲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此序說諷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涵蓄只民就窮而斂愈急下以苦之使于公聞之此序與許郢州序同意皆諷于公寬賦斂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 此一段非如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承之辭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之能遇其人之將有以聲其名也於是乎言

觀察使賦斂者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斂寬緩則為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難此以規諫于公最切

讀李翱文　歐陽公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嘆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眾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

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痴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讀孟嘗君傳　　王荊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一轉筆力健

筆力簡而健然一篇精神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句取雞鳴狗吠之力哉此句此數句斷非一篇文字若亦須識此要得一首韓文公柔明横樂文長當觀其大要處得十士而可主何五有人大種掇不能脫秦於劉兩亦有所貴者非取其都未合大有其規

小心文

此集皆聖賢高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

盡也侍中尚書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

語前辭
作柳自
況後段
似者也

死與禽獸異者寡而不知其所以死也 一段先切近人情
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
久矣與禽獸何異矣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
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
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此一節是儒者之過余既重
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見得文公所以與文
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劉辰翁曰得浮屠辭亦須然蘇公之

柳子厚墓誌　韓 文公

此篇依節文今依元本刻行如左

音師而復為刺史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

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
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
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
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
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
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
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
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
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 子厚坐黨王伾

王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 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
推挽故卒死於窮裔 子厚終於柳州刺史 材不為世用道
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
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
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
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 此三節議論有斷制有回
斡有馳驟意氣激昂光彩煥爛 一節高一節文章之妙如
此 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
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大唐中興頌序　元 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 唐明
皇 太子即位於靈武 肅宗未受命於父而自立自靈武位同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 太子也則稱皇帝 其年復兩京上皇
還京師 天子也則稱上皇 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
者必見於歌頌 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 若今歌
頌大業刻之金石 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
於文學其誰宜為

書箕子廟碑陰　柳 柳州

此篇依節文今一依元本刻行如左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

未發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人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存於斯乎

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之絕句詩一首似之題項羽烏江廟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嚴先生祠堂記　范　文正公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世教非技文也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 好句法 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 句法 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 復者蓋言除免租賦科役也 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范文正公作此記李太伯在坐閒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一字也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　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袁州學記　李　太伯 盱江

本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焰超然不群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云為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 句法 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 句法 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句法 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 字法 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

君侁聞而是之（字法）議以克合相禱天子廟隱陋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廠土𡌵闢廠位而陽廠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諭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作家訓不敢實）

（夏商周之學是父事今只以一句道盡筆力高古）

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一句結有筆力）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此等文章關係世教非世不磨滅）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袁州李記事太伯記河東柳淇書京兆章友直篆號爲三絶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　文叔

名園特爲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安之候是至小之物關繫至大有學有識方能爲此文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有此文章方可傳不然虛辭浮語蝴不能樹之）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議論亦正當非撲頭語）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

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
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
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
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
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
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
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
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
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六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莊子並驅爭先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
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
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
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
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
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豈所寶之非賢抑
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
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
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以孔聖言非倫也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切悲周公之不
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
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
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
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

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三槐堂銘 學史記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祜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魏國文正公旦相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不得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

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
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
相時射利皇恤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
能國王城之東實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表忠觀碑　李史記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
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
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
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
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
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
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
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
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
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
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
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
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
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
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
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
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
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
祖父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
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
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
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
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
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
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
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表
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
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
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
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
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

金王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符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所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為斯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評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荊公寘其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中相公亦喜斯文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差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後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洞簫賦之類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此以事與體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是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送孟東野序　韓昌黎

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頭提有非隨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鶴

從莊子以
堅句鳴三
字變化未

發鳴先一句包盡無一字虛處讀愈可喜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以荀卿與孟子并其倫藏孫辰何人未詳其術鳴又與孟子並立安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

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

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 此四句一樣五字若第五句不用九字文勢便板滯 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 此六句包括名 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 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 [illegible]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序因送孟東野作 結歸東野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前赤壁賦

蘇東坡

此賦與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瀟洒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與天宇合而為一始知此賦之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 [illegible]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 此一段設為客之言借曹孟德以見文選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曹孟德之詩 [illegible] 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illegible] 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

應 美人 應

有慨歎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說水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此一段全學莊子怡然自失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通篇以水月為骨

後赤壁賦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中興前韻故為賦体與下一篇又也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

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収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末段似論體失賦體之義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昌黎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歸去來辭　陶靖節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句句情景可析為圖

辭与賦者詩之流□像之乎文耳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七終

康熙壬辰之秋余宦商丘館舍 漫堂先生指此本贈乃錢牧翁所閱善本如苦雨淒風孤燈雨庭得與吾師前輩相晤對亦當情第一樂事也是歲下元重陵二日後學許運昌記

二氣旋時破大荒六爻動處見文章天心地肺應无極海鑄山孫詎有常世道主持豁絡蓍玄機參透老聃莊後生未窺堂奧安能述漫向凡閑綰七襄 七十老人子言書

月泉吟社一卷

（宋）吴渭輯

明天啟崇禎間海虞毛氏汲古閣刻詩詞雜俎本

月泉吟社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吳渭編。渭字清翁，號潛齋，浦江人。嘗官義烏令。入元後退居吳溪，立月泉吟社。至元丙戌丁亥間，徵賦春日田園雜興詩，限五七言律體，以歲前十月分題，次歲上元收卷。凡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致方鳳、謝翺、吳思齊評其甲乙，凡選二百八十人。以三月三日揭曉。此本僅載前六十人，共詩七十四首，又附錄句圖三十二聯，而第十八聯佚其名。蓋後人節錄之本，非完書也。其人皆用寓名，而别註本名於其下。如第一名連文鳳，改稱羅公福之類，未詳其意。豈鳳等校閱之時，欲示公論，以此代糊名耶。首載社約、題意、誓文、詩評，次列六十人之詩，各爲評點，次爲摘句，次爲賞格及送賞啟，次爲諸人覆啟，亦皆節文。其人大抵宋之遺老，故多寓遯世之意，及鵜杜鵑麥薇蕨語。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清新尖刻，别自一家。而怪所品高下未當，爲移第六名子進爲第一，第十三名魏子大爲第二，第九名全泉翁爲第三，第五名山南隱逸爲第四，第十五名躡雲爲第五，第四名仙村人爲第六，第十一名方賞爲第七，第三名高宇爲第八，第四十二名俞自得爲第九，第二十五名槐窓居士爲第十，第四十三名東湖散人爲十一，第三十七名徐端甫爲十二，第四十四名仇近村爲十三，第三十一名陳希邵爲十四，第五十三名子直爲十五，第二名司馬澄翁爲十六，第四十五名陳緯孫爲十七，第五十一名聞人仲伯爲十八，第五十九名君瑞爲十九，第十七名田起東爲二十，第一名羅公福爲二十一。然諸詩風格相近，無大優劣。士禎所移與鳳等所定，均各隨一時之興，未見此之必是，彼之必非也。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元季國初，東南士人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於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無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云云。則鳳等所定，東陽固以爲允矣。

刻月泉吟社詩叙

月泉吟社者浦江吳子之所作也吳子名渭字清翁其號潜齋按匣本有邑人黄溍首叙叙渭故宋時嘗為義烏令元初退食于吳溪延致鄉遺老方韶父與閩謝皐羽括吳思齊主于家始作月泉吟社四方吟士從之三子者乃為其評較揭賞云採録有刻本迨從于集賢學

士直方并其子貞文公萊及諸孫元帥輩相嗣傳焉中更兵燹吳氏[illegible]没其裔孫克文會金華錢世洲[illegible]刻本復重刻焉萹正統[illegible]年春月之日也有長史義門鄭楷叙諭文江張用並叙諸末云否洲王予揭至江右開以授予其詩多律五七言四韻近體其詞婉微其氣平澹其音清翁雖不退唐制若曰元初

夫仍為一代有唐之遺風否洲曰大言是也雨淮昔著詩話亦稍及之予切愛清翁謝吳三子同一時四方才士凡所詠歌祇引田園景跡不及它物事真雅趣哉其殆加于世之泛淫紛華者已且其板毀盍亦刻之或以吳溪諸輩不親世故競尚文辭至約盟揭賞為清談弗矜廢時好事者今玫吳溪社士皆故宋

入也值元初季其處心斗是蓋智者識矣

正德十年六月望日水南田汝耔叙

月泉吟社

送詩賞小劄目錄

與羅公福

與司馬澄翁

與高宇

與仙村人　山南埜逸

與子進

與東里

與[illegible]梓

與全泉翁

與呂洛齋

與方[illegible]

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與[illegible]一大

與[illegible]似之

與[illegible][illegible]

與[illegible]單吟客

與田起東

與傅楚友

與張宇畊夫

與學古翁

與[illegible]翁

與[illegible]牛翁

與天目山人

與安定老隱

與槐窗居士

與姜仲澤

與陳秀齋

與方尚志

與史[illegible]翁

同送詩賞劄目錄

愛雲仙友

羅公福

司馬澄翁

高宇

山南望逸

子進

栗里

倪梓

全泉翁

呂徐翁

方賞

喻似之

躡雲

玉華吟客

唐楚友

鄧肯迂

識字耕夫

學古翁

社翁

騎牛翁

天目山人

安定書隱

槐窓居士

姜仲澤

陳柔著

方尚老

朱孟翁

愛山仙友

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目錄 摘句圖

第一名羅公福
七言律詩一首
第二名司馬澄翁
七言律詩一首
第三名高　宇
七言律詩一首
第四名仙村人
五言律詩一首
第五名山南隱逸
七言律詩一首
第六名子　進
七言律詩一首
第七名栗　里
七言律詩一首
第八名倪　詳

五言律詩一首
第九名全泉翁
七言律詩一首
第十名呂徐翁
七言律詩一首
第十一名方　賞
七言律詩一首
第十二名鄧草逕
七言律詩一首
第十三名魏子大
五言律詩一首
第十四名喻似之
七言律詩一首
第十五名躡　雲
七言律詩一首
第十六名玉華吟客

七言律詩一首
第十七名田起東
七言律詩一首
第十八名唐楚友
五言律詩一首
第十九名識字畊夫
七言律詩一首
第二十名學古翁

七言律詩一首
第廿一名杜[illegible]翁
七言律詩一首
第廿二名[illegible][illegible]翁
七言律詩一首
第廿三名天民山人
七言律詩一首
第廿四名安定書隱

五言律詩一首
第廿五名[illegible][illegible]居士
七言律詩一首
第廿六名姜仲澤
七言律詩一首
第廿七名陳[illegible][illegible]
七言律詩一首
第廿八名方南老

七言律詩一首
第廿九名朱孟翁
七言律詩一首
第三十名愛雲仙友
七言律詩一首
第三十一名[illegible]布部
七言律詩十首
第三十二名劉待可

七言律詩一首

第二十三名岳　重

七言律詩一首

第二十四名雲東老吟

七言律詩一首

第二十五名醉世翁

七言律詩一首

第三十六名觀　我

五言律詩一首

第三十七名徐端甫

七言律詩一首

第三十八名通潭朱擇老

七言律詩一首

第三十九名樵逸山人

七言律詩一首

第四十名柳　澗

七言律詩一首

第四十一名冷泉僧志寧

五言律詩一首

第四十二名吟隱俞自得

七言律詩一首

第四十三名東湖散人

七言律詩一首

第四十四名仇近村

七言律詩一首

第四十五名陳緯孫

七言律詩一首

第四十六名陳舜舉

五言律詩一首

第四十七名臨　清

七言律詩一首

第四十八名咸興吟

七言律詩一首
第四十九名王進之
七言律詩一首
第五十名元長卿
七言律詩二首
第五十一名閒人仲伯
七言律詩三首
第五十二名戴東老

七言律詩三首
第五十三名子直
五言律詩一首
第五十四名甑叟陳文增
七言律詩一首
第五十五名九山人
七言律詩一首
第五十六名樂桮區

七言律詩一首
第五十七名柳州
五言律詩一首
第五十八名草堂後人
七言律詩一首
第五十九名景瑞
七言律詩一首
第六十名青山白雲人

七言律詩一首

月泉吟社詩目

浦陽盟詩潛齋吳渭清翁 一

春日田園雜興律五七言四韻絕體不取

第一名羅公福杭清吟社三山連文鳳伯正號

應山

詩曰兵從作中求其粹然無疵極整齊而

不窘邊幅者此爲首

老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遥一犁好雨秧

初種幾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晚登雲外隴聽鶯時

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魂入夢招

第二名司馬澄翁長島所全字澄翁號來青

上壽公話而聯說田園的而雜興寓其中

末語亦不泥

雨聞春思倩吟鞭著面和風拂倡啼黃犢鳥使秧

穀候雞鳴雞蹴菜花天江風淥淥煙蹙皺文

人分野泉汁事閒心大似度大黃天地喚猜鷗也

第三名高宇杭州西軒梁相字必大

前聯妙於組合後聯引出不爲事縛句

法更高未儕言雜興何言老手

宇宇初晴布穀啼村村景物正淒迷知農圃無

窮樂自與高花有舊朋彭澤歸來惟種柳石湖老

去最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問著東風總不知

第四名仙村人古杭白雲社

頷聯十字一毫不費力自與粘泥體者不

同餘見雜興

芳草東郊外來無野老家不嗜一尺水小圃百般

花青箬閒啼雨紅裙閑采茶村村寒食近插柳適

勝芽

第五名山南隱逸羲烏劉應龜字元益號山南

此粲七言凡六首律細調高如此餘樂有

牛磨攬悅溪無人照破青春卻付鳴蟲

皆由目令人卧讀閑雅字語意本易及鼎

詩評

詩有六義其旨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鳥獸山川風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為詩者皆興也風雅多起興而楚辭多賦與比漢魏至唐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深詣詩人闗興之妙律者宗焉朱日田園雜興此蓋借題於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園而他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

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風一詠悠然自見其為雜興者此也不明此義而為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叙實者多入於賦稱美者多近乎頌專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矣諸公長者惠顧是題而屑之教形容摹寫盡情極態使人誦之如游輞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撫榮木觀流泉種東皋之苗摘中園之蔬與義熙人相爾汝也如入豳風

國雅者多者觀載賜之光景而翕庚之載好其音也如夢寐時雖之世出而作入而息優游乎耕鑿食飲而壞歌之和乎後先也其餘環辭薄已祭供果陳應接有所不及姑以第其篇什附于此俟觀者細前之若曰於其則渭豈敢歲

謹書大月獻除禊節婺月泉吳渭拜手書之前時元

至元二十四年也

月泉吟社

浦陽盟詩潛齋吳渭清翁

詩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收卷月
終結局請諸處吟友用好紙楷書以便謄副而
免於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賞而不致浮
沉其州里如期差人來問浦江縣西地名前吳吳
知縣位對面交卷寺回標照應俟評校畢三月
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此固非足浼我同志

亦姑以謂前好求新益云

春日田園題意

所謂田園雜興者凡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
不要拋却田園全然泛言他物耳
歸去來辭全是賦體其中木欣欣以向榮泉涓
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四句
正屬興
此題要就春日田園上做出雜興却不是要將
雜興二字體貼只爲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雜
總得此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

誓詩壇文

月泉舊社久寥詩鐸之草手子後人獨擬壇羅
之意遂從昨夜論發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
之威於李又足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
英豪當動古義交集鉅軸楷陳無持青銅尚詢
黃髮無含女學何至妝琢王裁不用道謀是在

主盟者俾得匡而衛以要勇犯以同心協勝
驗今良游之告所皆指超而善亦多自負所長
從此篇大遠某某在伍如降一等乃待以
李齊之閭以仕但祈固其疑以曲直
輕重而見微亦不可合律事成偶成於戲劇被
編言特借譽而揄揚我詩如鄒書何辛紙鉋於
諸老此督得發越擔將不負於齊盟一點無私
三辰在上

當一縷餘可槩知

獨犬寥寥晝掩門是閒也自有桃源栁蔽竹掩映夕路人語雜聲又一村屋角枯藤粘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渾我來拾得春風句分付沙鷗莫浪言

第六名子進 今水旋石川先生名新之字德夫

起有頓挫二聯善琢句善錬字末意尤永

農圃誰言與世違貂蟬正恐屬柴扉天機花外聞幽哢野色牛邊眠綠陰晴雨平分秧水白光風小聚藥苗肥行歌隱隱前村暖忽省深山有蕨薇

第七名栗里 全華陽龍表名本然舜舉

起叙石湖出處善描寫本題頷聯引淵明寄對語有斟酌頸聯就范詩狀田園結有悠揚不盡之興此詩若止如前半篇則於義當屬賦矣

春風建業馬如飛誰肯田園拂袖歸栗里久無彭澤賦松江僅有石湖詩踏歌槌鼓麥秧綠沽酒退盟粘芥肥吴下風流今莫續杜鵑啼處草離離

第八名倪梓 義烏陳堯道字景傳號山堂

起聯有力五六亦新傷花隨柳人多正說此乃翻用之意新

花日鄉田樂春風晒織圖秧肥科斗動桑暗鵓鳩呼社罷翁分胙占蠶嫗得符傷花隨柳處此事不關吾

第九名全泉翁 孤山杜名璧字君玉號遯初子

見趣高格調別觀前聯八字及末句語可想其人

依然陶隱白雲鄉分占田園日月長百世衣冠門外柳六朝人物屋前桑村村社鼓綠水平疇[illegible]鳥來分東成處[illegible]一編牛背卧斜陽

第十名石溪翁 東陽名文[illegible]

引用田園事全與諸作不同畢竟一致[illegible]

此末句亦[illegible]

丹簫紀閨陌青烽民野闐然化日照花偏紛榆新
於鼎宴弼花柳樂清時洛中富貴針場只踩上動
勞千古思佳興歸來吟不盡閒牛和後和邁詩
第十一名方賞 湖江生居錢塘戊午總持藏六
睫畦晴些弄傳爰仗杖東風步踏遠佳處更誰憐
幸太閒愁空自花啼鶴聚鈕相蹤地力盡花柳無
私春色偏紅旋老農猶健在一聚牛背聽鳴泉
第十二名鄧草逕三山劉汝鈞石鼎號菊山寓

杭
意閒語妥五六善寫物態用韻尤工
年未夢斷有花湯安分農桑萬慮降為春麥青行
暖逕因看藥也倚晴蔭弟坪間見烏犍點畲水飛
來白鷗雙滿飲等時拚淵醉踏歌社下自成腔
第十三名魏子大武林九友會梁必大
前四句詠題後乃述意末二句亦不離春
興格韻共在言中未易多得

香時見草色疏逕帶蕪痕有殺吁殘紅杏花開半
村吾生老農閒世事付児孫但與白雲高歌聲
諧尊
第十四名俞似之 分水何教至小名宁遠原
語健意爰雅首句疊字徵欠推敲後聯與
末韻迴人矣
東風轉曠又東皋人賦將無力未嫌古木陰栗巢
燕弱荒畦水淺怒蛙囂身趁方殺半栽秫身隱尚

嫌全種桃何許蕨蕨君欲系飯既堪羨華山高一木
呈作
第十五名羅雲迭也作田舍老中嘉
春日雜興意已具首句二聯工緻後聯句
更高結句所引與興字相關尤有深味
韶華到處入寒林郊外人家當代土脈正融催
鼓酥林陰微合聽鈎軒誰家酒熟社公醉明日桑
空寶憂愁欲恐春工牡丹度又吟風雨滿城秋 工表

一作東風又吟春
雨一作催租又追

第十六名王華吟客[illegible]

前聯可觀見田園次聯較分曉結意尤有
含蓄

一點尚知莫萬字[illegible]佳致是山花[illegible]隊[illegible]罷成
[illegible]尚燕[illegible]木陽知[illegible]不[illegible]多種秋無福長
恨少長春東來新相何煩爾農圃吾生自合[illegible]

第十七名田起東崑山劉榮山

此真雜與二聯組織甚工

桑風吹[illegible]東[illegible]頭[illegible]東[illegible]氣[illegible]村婦[illegible]蠶分
[illegible]視老農[illegible]上田[illegible]晴[illegible]桑鳴
隨喚雨鳩都[illegible]同林[illegible]花[illegible]

作雨

第十八名[illegible]

[illegible]聯不東於[illegible]柳處[illegible]一聯題意俱
足格調甚高結亦不浮

可後散[illegible]村村社鼓鳴陰晴難不定天地自今
明[illegible]柳[illegible]風無力[illegible]時不有聲[illegible]制寒食[illegible]吾事又
好明

第十九名識字明夫[illegible]

[illegible]方山

不事排[illegible]而意新句[illegible]自是佳作

[illegible]
利薄老夫惟[illegible]秋苗多舊[illegible]花[illegible]山萬識新買陂

塘野[illegible]遶東風[illegible]自好當年全春事如何

第二十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生苗藏蛤[illegible]桑黃[illegible]桃[illegible]天皆佳句

也今全錄其奇篇
一歲農功只在春夫[illegible]後很辛苦門前有穫
[illegible]地[illegible]塍新雨解[illegible]欲備[illegible]
[illegible]月[illegible]夜夫[illegible]風[illegible]只恐[illegible]人[illegible]
第廿一名林翁[illegible]州
[illegible]春[illegible]第[illegible]手[illegible]燒燈過了爭
[illegible]催耕[illegible]吳蠶三
伏[illegible]學[illegible]一春[illegible]無多日又聽鶺鴒報麥黃

第廿二名驊牛翁[illegible]三山高鎔[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云六作[illegible]七形容畧似為氣格之
累然而不可少也第二句頗挾末用[illegible]明
意尤佳
巳學[illegible]晚來
[illegible]挾道
[illegible]

第廿三名天目山人義烏吳天[illegible]字貴[illegible]
[illegible]本色而田園[illegible]其中且無
一語塵腐
野[illegible]隨意牛
羊[illegible]無人[illegible]夫[illegible]歡擊
壤[illegible]新未別有營生計又喜巡[illegible]往蠶窠
第廿四名安定書隱義烏[illegible]南字景山號北心
二聯俱入細末意尤永

世數有[illegible]華田園無古今[illegible]爭樹暖牛[illegible]牆
陰水活土膏動風[illegible]千古士佇立此
時心
第廿五名槐窗居士浦陽長嶠黃景昌
細瀏中見難興若知田園傳亭則有當進
[illegible]矣
野色[illegible]春[illegible]把[illegible]竹開[illegible]往還[illegible]未多桑葉[illegible]
[illegible]更小[illegible]飛[illegible]

犢草侵衣濕聲柯負擔來漁傍柳移陰月半虧

第廿六名姜仲澤 金華名家

頷聯妥帖五六語尤勝末不[illegible]

老翁傾酒試新嘗社鼓村村鬧夕陽來醉風微乎
睡穩芹塘泥滑燕歸忙半郊飛雨漸瀰濕一逕落
花流水香鼎貴安知此中意德鄰學大吠村莊

第廿七名陳桑蓄 武林社三村東必曾字孝先號湖原

終篇可謂清新之作三四尤有味

與綠郊原春事深治生幽興落塵襟聲聲鴿語晴
人意種種花開老圃心桑葉漸舒梯欲整麥苗晴
長路雖尋日長雖有荷衲添薄昇亦未常酣途

第廿八名方尚老 桐江白貞村方子靜

頷聯停當五六有感觸結三四字尤響

東皋雨後土膏肥風驚鳥捷出知麻秋水平晴社
鬧罷桑花滿枝蝶飛飛止群社酒散猶在樓叢

萬事已非猿書桑麻今正長淵湧塌未敢知樂

第廿九名朱孟翁 東陽

平安中用字有工二聯不甚離題而適自
然未感興深

解釘蔬盤已竹籬如何布穀未催畊牧兒攤散騎
牛晚牧子牽連信馬行綠陰窺魚躍白鷺花開指
蝶下黃鶯東風歲歲深春晚亦霜鬢多幾莖

第三十名愛雲仙友 杭白雲社趙必拆

一段佳山水芳時事正妍樵歌青燒雨鶴臥碧桃
煙社老能當農賦衲禪伴稱異娛陶令拙農圃仔。
餘年 事工作事事

第三十一名陳希顏 義烏陳舜貞

此各首尾吟十篇題上生題摹寫各盡其
妙與其他画虵添足者不同姑寘諸此以
為手抄之範法價當為高矣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漫興時無事花邊發

[illegible]有時來下課[illegible]作隨父老看秧去還共愁
踏草嬉偶約興懷須不奈春來非是愛吟詩

又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乘興時清入吟懷花
月照紅生笑面柳風吹村聲醬開鳥鹽角社酒桑。
詩玉練縋閒悶閑愁儂不省春來非是愛吟詩

又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飲興時草酌下舒情

眠曉花生陡覺眼迷離才呼伶社人同醉又問杏
邨家有誰長日作勞無不得春來非是愛吟詩

又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興放時草地牛眠
易熟聽花村鵝起來遲蠶桑辛苦從渠婦稼穡勤
勞任我兒疎散情懷收不起春來非是愛吟詩

又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扑蝶時閑布穀鶯

綠野鷗捉壺語德青旗曾日鬪草爭心起無為着
花樂意隨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吟詩

又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寄興時祿稍但憑牛
犢健陰晴無付鵓鴣知能牽花去將予樂備參桐
吹笛所思無景寓言良不淺春來非是愛吟詩

又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乘興時得暇分畦秧

韭菜趁時樊圃樹瓜[illegible]山櫻[illegible]笋[illegible]閑去沙地烏
犍和醉騎一片野情都不住春來非是愛吟詩

又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illegible]興時[illegible]山翁騙
犢父坐龍[illegible]水[illegible]行茶閑
山春早遲[illegible]日斷長消不去春來非是愛吟詩

又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盡興時停食出門大

[illegible]悞荷鉏歸路月[illegible]晴[illegible]青漫有心情在畔綠穿
[illegible]費力疲[illegible]陟工夫[illegible]不足春來非是愛吟詩去
人
春來非[illegible]愛吟詩詩是田園感興時草地[illegible]牛木
[illegible]村花[illegible]吹大鄉生蘢麥青來必三時[illegible]桑綠淇
如一用[illegible]前物興懷言不盡春來非是愛吟詩
第三十二名[illegible]特可嬰溪
前聯語圓味永後四句婉順而有結束

月泉吟社　十五　汲古閣

土膏初動雨初收草遶茅亭趣最幽坐睡略無朝
市夢路[illegible]時有里閒[illegible]米[illegible][illegible]杯醉堪酒五畝樹
桑蔴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興[illegible]是學不成吾道付滄洲
第三十三名岳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寺僧了[illegible]
[illegible]畫
田園對起已占地步頷聯得闔闢之妙餘
佳
[illegible]唯水流[illegible]微分小圃實深[illegible]不繁此處農桑[illegible]

是作多情[illegible]不[illegible]村依[illegible][illegible]
花倒[illegible]
第三十四名雲東老吟[illegible]
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第七
句[illegible]也可[illegible]得路
[illegible]被東風誤一吹歸意不煩嗔
[illegible]情只許[illegible]花知[illegible]麻[illegible][illegible]長撿煙火[illegible]
林泉何炊粟里歸田非[illegible]計晴窗子細味渠詩

月泉吟社　十六　汲古閣

第三十五名避世翁義烏吳貴叔
全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林雨[illegible]天[illegible]令陶醉歡義熙暖日浣溪仍
[illegible]春風[illegible]時出生村陌培嘉種花繞林
[illegible]枝佳興二公能領會可能胸次大多詩
第三十六名觀我金華楊舜舉
首[illegible]撿無疎漏二聯能以俗爲雅和根帶
[illegible]雖只[illegible]卻轉移得好末押和陶更[illegible]

溪連浪湧苗抽芽以宅小晴逢牛放斫鋤曲頭

綠秋稈拈茶芽帶熟拈[illegible]雲晴風欸

村隊

第三十六名徐端甫義烏居擬也

如是而後爲雜興詩中二聯尤得趣未無

奇

曉出東郊踏寒驕昇晴微雨潤山酥[illegible]依桑下鳥

鶯乳鴿雜花開黃鳥呼楊柳嫩搖風[illegible]稻秧新

月泉吟社　十七　汲古閣

箔雨工夫農家滋味誰知得飽飯豚蹄酒一盃

第三十八名爲羅朱釋老全華孝順鎮

前聯說田園輕快第二句體貼興字五六

帶春景貼雜興二字更工然而氣格不

甚高亦坐此

家山萬象春歸好詩筆拈來感物情衆眯動時妍

詩雀上青趣處正宜眺無窮懷抱風和暢不盡形

春雨發生試問封侯萬里客何如守拙學淵明

第三十九名栗逸山人桐江許蒼

全篇辭氣雍容未詭彔不傷怨不怒深得

詩人之旨

村居只是舊衣冠北埜南園熟往還門外涼深牛

氣斜花避風啼鳥閒閑好眺自得芊芋紫可涉語

知關運數只說桑麻元自好不須釋未歎時艱

第四十名柳閑月泉竹雁陳君用

詠雜興甚工但失之剝露然其好處亦在

此

月泉吟社　十八　汲古閣

春風花發田園務野思芳情約不齊撿點瓜田仍

芋栗[illegible]花桑繁更秧畦假借[illegible]山[illegible]農或學東

坡雨外犁鋤畫休婦專一事旋誅生蒸頭黃蓋

第四十一名冷泉僧志常姓人點山蔡甯說名

詩人詩[illegible]度[illegible]甚工

雲[illegible]花雨風收田麥煙一新天地東三月翠紅

逸劍卜雖無多郊墟似何緣種本何代史豈識迷

熙然

第四十二名[illegible]

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花[illegible]婦[illegible]前看不早爭閑吟詠對針眠

第四十二名東湖散人 古松

前聯得詠物之工後聯句法亦好末見雜興

物色天成画不如東風人到野人居[illegible]年華供[illegible]

[illegible]

柳[illegible]水暖蘆芽長[illegible]

第四十四名[illegible]

社酒農書一點歐有深意不似全篇情境而已

一灣新綠護茆廬草細泥鬆已可鉏野老心知分社酒地官寧復進農書花眼界人煙外藜杖[illegible]泥陟雨餘我愛晚晴陶令尹柳邊時見小籃輿

第四十五名[illegible]白鳥原

[illegible]不及此

[illegible]紅塵[illegible]新

[illegible]花[illegible]

羅深淺紅白笑[illegible]生勞種植西山輸與采薇翁

第四十六名陳鶴泉 月泉吟社[illegible]

有[illegible]後聯有思索

世事不[illegible]東

風景[illegible]味濁酒自

燒[illegible]

第四十七名臨清[illegible]

有悠長味無[illegible]前篇不及

[illegible]蒼海幾興亡歲歲東風自[illegible]細麥新秧[illegible]

意[illegible]萬微若千古在[illegible]

華[illegible]春[illegible]

第四十八名感興吟[illegible]

此詩無一字不在[illegible]似[illegible]若使采

詩觀風亦足以成[illegible]者

[illegible]衣[illegible]連

[illegible]竹移根[illegible]

菜晚回家前村大吠無他事[illegible]定植茶

第四十九名[illegible]

以[illegible]見於篇末

[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舊諳[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心

[illegible]竹杖扶吟[illegible]

[illegible]風[illegible]水樹

晴春野千[illegible]時

又

紫[illegible]青

[illegible]朝

[illegible]範[illegible]

第五十一名[illegible]人仲[illegible]

三春分作三[illegible]者

[illegible]

四[illegible]人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illegible]

草[illegible]意一[illegible]

田園興在晚寺[illegible]說[illegible]雨事休榆莢雨翻新
水滑村花風軟蔣[illegible]蛾子催桑月綠[illegible]

鶉報麥秋但願花[illegible]時[illegible]酒背眠牛

第五十二名[illegible]老川泉

二詩狀三春之景得處亦多起頭一句大

嚴重

飲了椒盤收了燈[illegible]子步新晴茅柴初熟膆

臘醞菜蔴久蓋宜晚失伏卵雞留上春種出欄牛

試占辰時去年官賦今年罷寂甚門[illegible]火吹聲

人

昨夜[illegible]旗味向茶

畦笋[illegible]乳撥開檐

斛[illegible]笑[illegible]花吟叫聲

人

野花村醞賞[illegible]魚隊行從水戲浮鵝

白[illegible]拂桑隈方

高藺[illegible]幾聲

第五十二名子直[illegible]川

起句快便結意深遠兩聯亦高不得已屈

宜諸此

野[illegible]時務東風劇南鋤[illegible]牛出後[illegible]味燕來

[illegible]和天心在桑枝帝澤餘紅麈戲飛輕宵信有

叅畫

第五十四名聚處陳文增若水

起見題意兩聯中[illegible]工

熙熙蠶麥[illegible]人煙野塘深培疏柔麻沿

汲路經行[illegible]飲牛攔腰[illegible]影接果枝

青蘇[illegible]封酒[illegible]藤杖儘從容

第五十五名[illegible]山人[illegible]

[illegible]帶田園次聯[illegible]度迥別末尤

有趣

軒窗一夢斷塵寰桑柘陰陰靜掩關種秫已求彭澤
眾[illegible]采薇何必首陽山固憐社鼓頻催老轉覺儂
庭不負閒君看繞花堂上燕芹泥雖好亦知還

第五十六名桑柘區 金華

起四字絕佳二聯分明見出園情尾句兼
字太過

粟淬瓜宜懶覲覷生涯雲水與煙朧晚風一笛麥
秧朧春雨半鋤桑柘區可見樊遲宜請學肯教陶

亮數將燕針陽芳草閒情處更挹新詩弔石湖

第五十七名柳州月泉

一聯見田園分明第四句氣好曬字欠工

[illegible]宜園[illegible]種閑已曬晴苗依譜
[illegible]西境畔西舍北茶釗[illegible]莫待荒三徑歸歟陶
令君

第五十八名草堂後人 古杭

第二句入田園快便前聯絕好後半篇減

韻

[illegible]已開芳晝長田疇東壁足相羊[illegible]風切莫燕
[illegible]林雨忽晴耕罷埂野老漸衣送社桑山春推
[illegible]藍怙紛紛遊騎踏花去誰識吾家舊草堂

第五十九名君瑞 桐江

此亦雖與詩題便見作手

作粉墻頭紅杏花竹檐籬下種絲瓜廚煙乍熟抽
心菜篝火新乾捲葉茶草地雨長應易墾秧田水
足不須車白頭翁媼閑無事對坐花陰到日斜

第六十名青山白雲人 [illegible]

[illegible]語意深頗[illegible]尤儁

昨夜東風[illegible]一犁曉晴[illegible][illegible]門陰喜[illegible]
桑柘陰[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絲小[illegible]飼[illegible]圍[illegible]老大觀
[illegible]足生意却恨淵明歸計遲

拾句倒

起句

名利有危機老於農圃宜　無機老農

但知餘寒埒土牛田園生計又從頭　子陶

穀事場中已免參只將農圃繫頭銜　田農夫

風暖柴荊鳥語幽麥高麻矮野桑柔　唐人杖帖

聯句

寸地八可無吏風何處無　忘憂老人

種瓜思夏賣分荊待秋花　五雲山人

李存畊雨地從信養花時　老農

麥苗花下綠犢子草邊黃　劉存行

水暖眠鵝斑風香壓茗旗　石姥寄客

雨露桑麻清夜話清明花柳少年心　雙㵎

情雨化時花子熟曳旺穀信老農心　雲水

境外陰分芳草臥勞邊吟踏落花行　白雲人

生意尚睡秋出芰飛花有思柳飄綿　佛山

耕鉏晩雨有餘地應按東風無暇時　白長恩思

呼犢正挹犁曉雨春蔔纏出訾東風　柳前

鳥隨牛後窺秧蚊蜓近蜂未戀菜花　俞如山

有酒便嘗烹筍蕨無花聊自賞桑麻　跨竹老

社近記穿黃靈子雨前趁摘紫檎浚

尚藏楊柳金欲無蝶菜花空夢魂　山野人

祝林文燭放十日夢園誰思見馬時　盤隱來子

一生甘作扶犁手莆謹無移是甕心　扶耕夫

蛙鳴草夜官何為蝶戀芳菜夢不知　桂雲

鵝趁犁耡爭啄食蜂黏絮落苦貪齊　錦自適

標連草色迷平野雨趁鳩聲過別村　郭東陀

莫羅蘿龍珩上筍循未熟馬尚依牆　駱仙賓

清曉鈴犁引情緒夕陽牛背立斜樹　陳布臣

牛飲芳陂兒立背馬過秀野燕迎冷　孫部

縈一二眠雀出伏秧三四葉尚愛風　竹篆笠翁

郎能耕婦呼團牧阿翁眠起剛姑蠶　俞學虞

結句

晴原望新麥一片綠雲香　藍田老人

桃李公門春將蕪胡不歸　林泉生

笑他思著算盤者知成秋風始去官　傳十藏

山翁不識時宜甚猶學淵明畏折巾　十人

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

說詩賞小劄

月泉社吳清翁盟詩以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

三月三日揭榜

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

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笏

第三名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笏

第四名止第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貼墨二笏

第十一名止二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墨一笏

第二十一名止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

第三十一名止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

箋一沓

以上所送並就綠端筆貼墨銘用月泉詩
賞齋記號通檢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

羅公福

伏以月泉舊社久盟湖海之文春日新題勝寫田
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群執事振譽
武林翱翔文苑種秧滿藥已翻市之無心放犢聽
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別泛覽爲宜恭心所甚
欣手之不釋詩成尊錦誦珠玉者今然禮以爲羅

愧瓊瑶則多矣餘如玄韻并欽箋筆

司馬澄翁

執事清涵蒼湖香孟班史某花天秋殺候偶迎若
面之風野泉聽煙膾學經是關心之事雖居蕭次

備[illegible]廣前

高宇

以交連湖海風開詩錦之名題借田園尚覯禮

羅之意有來[illegible]執事文[illegible]翊雄武林
推秀四時春始於石湖半占其[illegible]任人間傳彭
澤歸去之趣謝[illegible]只覺[illegible]在我者得是高吟從
而深刻問渠又之聯湖安在此耶[illegible]留[illegible]衛人之
瓊玖可作終然匪報

仙村人

山南野逸

月泉里社風微緒水之[illegible]盟春日田園誰繼石湖

之興[illegible]新篇[illegible]喚醒執事嘉歟山南大觀
物表[illegible]而之交呼市人如
使見可但[illegible]其傳其見
之心[illegible]自[illegible]一味難[illegible]鑄如[illegible]欲
而之[illegible]

了[illegible]

執事[illegible]無[illegible]能物態成天機生色
之聯[illegible]美韶華停[illegible]風之句塵外之[illegible]

遺山中之薇蕨尤香

栗里

執事秀氣同原高跨栗里把酒追當年之飛焉然

慕子時賢共淞今日之嘯傲益增永慨試擬一篇

參聖同盟

社梓

田間雅興偶徵舊社之同盟湖海俊游爲賦長歌

之元亭云

云執事假富春山爲通德里耕織圖者

月泉吟社　三十三　綴古周

田家放閒塵外之懷社翁胙纂掘得道盡眼前之

景以俗爲雅此詩可群

全泉翁

執事東晉衣冠幽幽風格閒庭芳草偉遊廿隱於

向[illegible]水新秧時收穫眠於斜日卓爾有立異乎

所聞

[illegible]滌齋

月泉里社今來隣燭之光春日田園攪動奚囊之

興酬其奇驛幸共盟鷗執事晙砥峴嶂淵源麗澤

洛田富貴升陽退恨於繁華除上勤勞終古慨思

於爲純寓吟不盡靈思何然其[illegible]現無袪覺隽

永[illegible]云

方賞

執事[illegible][illegible]真安群拜北冀晴暄自遠鶴聲謾寄於

閒愁春色雖偏牛背獨許於老健細觀妙格知出

清芬其一氣一吟思敬起慕珠援甚寵愧無玉案

月泉吟社　二十四　綴古周

之酬紆獻雖微尚勤備衣之好餘連元式併奉新

編

[illegible]進

執事[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由於會偉遊[illegible][illegible]窗安分斯花場

之[illegible][illegible]平畬水踏歌成社下之[illegible]意境俱融辭翰

非[illegible]集千之不釋心則爲降全玉其相豈勝集珍

之[illegible]紛緒厥箋第難聯纖之酬餘希顧玄芬登几

格

魏子大

湖海俊逸孔友自聯於芳社田園雜興五言難敵於長城壯哉齊名□然未獲親執事居吳郡會得魏大名吟自在詩無脂粉氣兕芳於田農圃情況生司我第了服矣某謫輕鄉未說項良勤縱欲酬今蘭若猗猗之韻敢因以寄毛東懸戀之情

喻似之

執事如合浦珠爲紛陽堪將蕪也哉顧思舒嘯於

東阜采薇無從且欲飢眠於西華若栽秫種桃之句與楚騷蘭薫之聯允矣清新加之蒼勁某唄華不獻刻於以傳從有瓊琚莫報投桃之意可無筐篚以昭欵學之誠

潘□

月泉城地名依郎燭之光春日田園勝□深處之興觀其結製壯哉齊以執事絲瀨清風嶇峰瑞氣之脈鍾林陰合樓吟不救於□華社公酹聽業懸

欣然直冠於秋雨誠爲蒼勁可但清新

玉華吟客

執事云云某快覩吟篇恍陪遊屐式如金玉甫起敬於席珍篋嚴紵縞第難酬於囊錦

田起東

執事崐玉無瑕壺冰徹底詩材挾別趣蘭泥牛物態常齧田鳥呑虛總見清新之句足覘灑落之懷某識緯維慚說項不置贈我以鏤瓊所愧報瓊好

吟加當永敬忘獻芹餘如頑董并致叢房

唐矣友

□湖春日偶爾分題湖海名流斜其入社長城白屹有詠然前執事盧狀軟紅節存清白其楚遊之□六一有桑風而謂之唐雖興悠然社村耕事一□□□□皮蛙時徳復竊於□□□□言其非是

□□時夫

□□□□□□吟友湖山佳處有樂学之□

夫而[illegible]伊人夫[illegible]執事語無排叠[illegible]不[illegible]
野[illegible]物[illegible]春
日之吟和易可形[illegible]云
云

學古翁

執事秀蘊胷次與探[illegible]思[illegible]作追隨世好非愚
則誑[illegible]八詩撲[illegible]時以修[illegible]惟一彎固知於鼎
味[illegible]猶[illegible]於鐘音[illegible]云
云無[illegible]徒[illegible]玖瑊
之貽有古錦囊應笑紵衣之獻

社翁

執事[illegible]以俗為雅一年先百事
之[illegible]八句[illegible]之景真成巧中美取
[illegible]式如[illegible]庸[illegible]於席[illegible]貢厥紵絺亦
疑[illegible]衛[illegible]毫不[illegible]本云初春以數陳尚惟
鑒在

騎牛翁

伏[illegible]月泉舊社久依文字之禪春日新題係篇兩

圖之興如五[illegible]細[illegible]光
[illegible]東風之吹[illegible]
有[illegible]俗[illegible]無
歌[illegible]不布則
[illegible]供

天目山人

月[illegible]天目山人高題春興不勝佳
慕[illegible]果遠而執事望邑[illegible]輝乎齊宗派詠牛羊歸

[illegible]記戲水之乳鶯知燕雀生成又喜燕落之巢
[illegible]有[illegible]其[illegible]武[illegible]而歌

安定書隱

[illegible]安定[illegible]表[illegible]景
入用中[illegible]能[illegible]義[illegible]之士[illegible]
之音

槐[illegible]居士

執事[illegible]施[illegible]飛

燕野色搖春依擷市蝈康陰移月摹成小景畫書
巧心
姜仲澤
月泉里社遍雙溪明月之餘揮春日田園動句雲
陽春之絕唱 云云 執事採摭群言寀態百態歸燕
忙蹊牛棲煙歛頗社酒之常尚煙纜流水杳更切
耆村莊之吠高標偉若秀句宜哉
陳柔菁

月泉舊社息傲湖海之間盟春日新題駿發田園
之雜興
方尚書
執事 云云 摘晴參陵西圖巧寄於聲中社酒農書
非只寓存于言外鳥飛犢之地空尚夫白雲村之
深承依然某蒔云芋敢弄以靚婦
未盡行
愛雲仙友

來州餘才也徐同仕江湖偉上駿發高吟此五言
詩可萬人敵執事愛雲自命與世相遺卧岩明青
懷卓犖蝦栒解嘗為對芳時究如爐上風雪詩
不帶人間煙火氣某未及識面已相知心縱有紫
秦雖答府琴之遠增雖微何觀敢隨毛穎以蒲陳
輒賣悚然繫存幸甚

月泉吟社

回送詩賞劄

羅公福

貴詞明特久識田園之趣從夫子學頗窩農圃之哭未敢望其下風謝庭延之上座執事雅懷月齋清思泉寶海詩細思泥惠杆之不復以詩為試觀同推之可追寫知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維乎公是共美珠玉之在側不韙粗之播前簡摳秋聲曾占桐紅之風景新題春日又分發女之星輝豈好窩

朱公之變姓易名深深路柳子之名蹋取怨慙非自賓得獲與錦囊之榮賜傍香羅傀喚起青彩之詩文錦是為背感與筆墨以忘言謹述謝私伏祈照□

司□□□

品題行往十公分□敢川之盟澄林如阿婆行哭得田園之樂竟諸樹狀壯此詩評細事標□□□標儀栗里援據來帶寸宗不入於多心□□瀟

謝公要出我門下其潮態緒水清傷月泉借来責之矮屋三間開鑽故紙想環卜之卧樓百尺乡合下休有来驛田儀六之文溫中振十得五之選錄其善者頗多吟社之門生羅而致之景仰騷壇之座主恩欲酬於牟錦微少伏於摳衣

高宇

賦月泉之雜興間一得三觀詩社之題名吾十有五堅明牧在兩射奚工恭惟先輩墨綬銅章綸巾

羽扇被高風月清標處處於隱居春滿田園佳趣意同於陶令吟眾是舉公之以興賽信手推敲何心得失誤入品題之列今何格調之高撫甚少年的非老手衰衰匪獨鼎貽謂何学之細羅香定還鄰倚之為帶筆精墨妙無乘邪氏之綵箋三復以還一枕高湖永篇末卜銀照晨祈

山南楚逸

撫山有吳佚老著名東萊太史之文南塘猊劉潛

夫蜀[illegible]唐諸公之作須因月泉之嬌融分示處
以此猶題有栗里輞川之風老子與儀不戔纖毅
野秋薾之句吾黨斐然成章誼意惡詩亦占靜於
既不迷五色而失方妹如此出一頭而放于驊騮
僕華緻過勤褒裒裂鏤喜然皆之私手發歷驊疊
雪之浮香兼有標格之珍莫賞無削之隨旌儀侈
些刊尉琴然勉用拜嘉豈勝銜感美人賂繡段心
匪言於奉還小奚背錦囊句尚慙於拾得末璉申

謝并冀兩融

子進

此竟爲不敢言琢句之工爾列標名似宜賞音之
誤無心得此有日榮也恭惟某人淵河陽趣高彭
澤謂六義之中旨得風[illegible]寘三代之後無詩
田園故在胡然藏蕆之承不令詩非之遺礼陞飛
雲香分疊寸恭晚嶺褒寵拜手登嘉當春眠之成
時既蹈兩端之救窮滯齋之深處收忘一字之師

栗里

深[illegible]朝倚主夏盟里社晚生漫吟春興媿無好
語[illegible]敢雅飢事是下華宗路中書德因詩
叔[illegible]下筆如神無[illegible]湖之
體[illegible]不[illegible]裴尤精某自顧濫竽敢當褒賁香
羅[illegible]更[illegible]之珠[illegible]鏤華愧無瓊瑤之報

倪作

山堂隱處未醒白太錄之夢月泉詩社許沾青天

簪之榮名暖[illegible]賢子室八十恭惟執事吟髯似戟
笑[illegible]趣濾金老
其[illegible]東山且叫雪
以[illegible]何識有韵衆既出爰延
史[illegible]陣御通之旨

[illegible]

可[illegible]之感池塘生草浪吟慙堂
自[illegible]甲序首太

雅不作久矣啟絕響以無聞然小子何莫學夫震
用心之佳字漫爾聲一鳴於是筐目次八木之處
旅暇紀事心學六經眼空四[illegible][illegible]振月窟吐老桂
之[illegible][illegible]叫無衆原野狂瀾之來[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雲之步
廿[illegible][illegible]野之花作御傍花舞[illegible][illegible]於春芳秋雲變
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覓理妙從字楊亦無采蘋如集者籠
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蚓鳴其聲嗚嗚然安知格調之別所
古乎乎耳何有見眺之高誰欺點朱衣之頭幸矣

殿魚頭之日人嘲杯珠之僻得夜懸身錦之同功
識[illegible]姚當作今[illegible]雖[illegible][illegible]公之妙如傳識與之嫣
帶杖忘[illegible]乎也知我承之基未知所報
呂[illegible]溪
夏[illegible]有[illegible]晚[illegible]之舊夢喚醒來與[illegible]遊田園之新
吟[illegible]自[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之作手亦須切鄉黨之茶名
二二
方賞

仲尼刪後誰明雅頌之遺音兀亮崛來自得田園
之真趣[illegible]作歲於[illegible]推易宗主於芳題敢闡樸樕
之林[illegible]店[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藤雅　又云如[illegible]者偶有農圃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半上[illegible]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劉公之一
[illegible][illegible]品題[illegible]未[illegible]賞之[illegible]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藻富
[illegible]秋裁自[illegible]故[illegible]今日之思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燈虞亦他
時[illegible]報
恰似之

學吟農圃政父推敲布武壇場誤蒙衆賞氣象殊
[illegible]吟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雅[illegible]事陶徑春融[illegible]琴調古桂月
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雖之清音[illegible][illegible]社士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當篚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分[illegible]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詩可以[illegible]章[illegible]封於右鍔
眠之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佩於深衣
爛靈
居時大同非[illegible]八社之[illegible][illegible]學老農[illegible][illegible]師玉[illegible]

遯居題北渚浪被良品恭惟紀事遺蹤淨紫淵然大惟以六藝之中曰興創感性情而一年之計春夲吉知稼穡既奉芸于莞夫而分其席且招騷人罕以而與之盟刻在新編傳爲佳話其學嗟晚士[illegible]爲宴搜章延請之銘花愧無傑句分庾陵之衣学徒佩盛心得此何備服之無數使毛穎陳玄同傳尚欣發揚與長虹綵翮翱翔終甘隱逸謝言不足宥鑒是祈

玉華吟客

大將登壇執匠當家之作偏師失律敢希醲賞之頷絃誤屬於投羅第倍增於慙怵適情聊爾於醉逕以未知寄興謂何亦田園之護慰豈料暗中之摸索猶得望後之嬋娟寫白紵詞鈍命文房之二並酬絲竹等雖同筆法之雙鈎語謝梁棐占鋒草草

唐楚玉

八經成詩凡三百篇之典型復見連閣結社數十八賢之地位仍關湖海之人[illegible]言詩之下體香浮雲朵光扶星躔得之若驚愧無以稱顧苦吟寫[illegible]中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分內之生涯題命田園興存筆硯有以[illegible]其但有無非至公收松八名之在[illegible]花水桃花推其具眼雖時柳[illegible]知[illegible]於品題[illegible]倒承於[illegible]斯在傳家請雪鬢四褒之特別寸頻叨錦標荣六韜之何良晤匪遥謹此中[illegible]伏祈[illegible]在

[illegible]

月下分[illegible]新[illegible]致[illegible]中[illegible]其田父之[illegible]

大類燕人先誑閩城後紙[illegible]往驢馬亦直截爭[illegible]

[illegible]術得之夜飄增懷聲[illegible]笑青山白紵荷見

亦[illegible]不涼鳥玉裝毫姑即揄以爲報草疏布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叫夫

對心大[illegible]前篇之遺使搭同盟屏寅十九

[illegible]而有觀感下崇之居多散惟執事

文思湧泉書眼如月唐黃嗣響相歌詩之芳名彰

青史吟社　四十九　汲古閣

濟盛埸得田園之真樂尚友湖海之士相與文字

[illegible]交[illegible]後生以當時[illegible]有當致潮庸下亦

[illegible]中[illegible]叫夫[illegible]小[illegible]客[illegible]所[illegible]海際

[illegible]得意

[illegible]吟武以玄

[illegible]小[illegible]圖已在群啟之數因此可

[illegible]

學古[illegible]

數体文之八詠知[illegible]遊於眾[illegible]臣

日[illegible]得之作[illegible]全

[illegible]道

[illegible]夫豈

[illegible]之列月泉分題雲

[illegible]天心遊樂地視古稱可爲至寶

冀有于今[illegible]學古

[illegible]

月泉吟社　五十　汲古閣

雲岫無心風美劉明之先生與月泉入社偶居是送

之後[illegible]云

[illegible]

[illegible]學[illegible]坐冷頭灘藝以猶

數[illegible]則當不知技癢聊遣

歲[illegible]從壞牢舉之騎頗諳幽興其放肆[illegible]

約[illegible]用自[illegible]迷在手之[illegible]摘雛[illegible]

於[illegible]例[illegible]一入[illegible]翰之臨邇

沐賞者也賚將之禮[illegible]感此前[illegible]紀常非[illegible]且見
賢於[illegible]筆青衫無用尚於[illegible]此深衣[illegible]徐排嘉諸
[illegible]一嘯

天[illegible]山人

[illegible]句未[illegible]氏之村[illegible]準[illegible]倩爲[illegible]徐[illegible]之
悲[illegible]引以[illegible]生[illegible]
[illegible]學獨得[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間開
者[illegible]作至今[illegible]亦[illegible]精神[illegible]貴[illegible]裹爾

扇[illegible]吟社　　五十一　　汲古閣

[illegible]無[illegible]非[illegible]之[illegible]與[illegible]陽者不遇主人之
點[illegible]

安[illegible]

[illegible]間[illegible]與[illegible]風月之[illegible]未接[illegible]
戊[illegible]今[illegible]雄[illegible]期
[illegible]春[illegible]
[illegible]之舊[illegible]文也[illegible]在[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

公[illegible]風[illegible]
[illegible]上
[illegible]長[illegible]孫長嘯石湖風[illegible]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落後[illegible]席半五
[illegible]勤於勤麻衣如
雪遠勝牛背之蓑箬[illegible]爲[illegible]圖之冊

月[illegible]社　　五十二　　汲古閣

[illegible]陳[illegible]
仰止[illegible]突
於[illegible]事以義點人
物[illegible]有作[illegible]
間[illegible]日力[illegible]
大[illegible]一經於
[illegible]對也
[illegible]感[illegible]

方尚老

承[illegible]明月獨分詩派之[illegible]村[illegible]雲邊借綠盟[illegible]
重誰爲望斷忽拜衣冠恭[illegible]飲中[illegible]讚[illegible]部風疏
別裁合寘寥大雅久[illegible]山川草木之風[illegible]經
生得識毅稟桑麻之理良朋不淵之雅興補衍彭
澤之閒情不鄙瓦缶亦獨同植具[illegible]學何律
新知無二十八宿之奇胸膺屢選作數千百年
之佳話端在斯編詩之老農有此盛事天吳顧短
褐顛更由野之華霜鬼兎長裳羅薄青瑣之報雨
衡鐵幅伏[illegible]

木[illegible]

其[illegible]人[illegible]耶[illegible]

野[illegible]

受[illegible]友

川闡[illegible]風款彭澤之高風管硯久荒難得石湖
之[illegible]部[illegible]

收[illegible]山林[illegible]生[illegible]月[illegible]製
[illegible]連
[illegible]貨
[illegible]
[illegible]五言
吟[illegible]周[illegible]一[illegible]自謂狂
吟思復青[illegible]遠[illegible]以詩之
星元[illegible]戊丁亥[illegible]執事可[illegible]題

[illegible]詩二千七百三十五[illegible]二百八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illegible]
原[illegible]
借題石湖意耶[illegible]

以供痛飲時一峽云湘南足罨淺

月泉吟社

圭塘欸乃集不分卷

（元）許有壬等撰

清初曹氏倦圃鈔本

圭塘欸乃集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許有壬及其弟有孚、子楨倡和之詩也。有壬有至正集、已著錄。是集乃至正八年有壬既致仕歸、乃以賜金得康氏廢園於相城之西、鑿池其中、形如桓圭、因以圭塘爲名。日觴賓客子弟、觴詠其間、積成巨帙、其詩二百一十九首、樂府六十六首。中惟樂府十解爲其客馬熙所作、餘皆有壬有孚及楨之作。既而楨如京師、以其本示馬熙。熙復取而盡和之、凡詩七十八首、詞八首、別題曰圭塘補和、附之於後。其詩雖多一時適興之什、不必盡刻意求工。而一門之中、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其風流文雅之盛、猶有可以想見者焉。集前周伯琦序、後有段天祐等八跋、及趙桓陸煥然題詩各一首、皆至正庚寅辛卯甲辰丙午諸年。惟末有逭濱一跋、不著名氏。稱此集江湖友人躬錄裝潢者。二十八年南歸展讀、外皆破碎、兵後所存惟此本、乃力疾補葺、遺我子孫。後題上章涒灘四月。案上章涒灘爲庚申歲、乃明洪武之十三年。而丁文昇跋內亦有從逭濱御史領歸鈔錄語。蓋逭濱乃有孚別號。而所謂江湖友人者、卽文昇也。

圭塘欸乃若御史中丞如鴻許公從其
季氏都司君可行其客馬君明稀及公
之家嗣國子上舍生楨聞居倡和之什
也公謝事歸相城于其第之西二里得
康氏廢園雜灌莽剔梢翳然廓一新既
又鑿池其中袤廣以步計者千餘深八
尺刑如桓圭覽洲右挖孤陷左峙夷陛
綠為回垣繚為導渠西北時其淺閉直
坤有崇岡西山在肘亦闢蹊究褆亭勝
柔古献道在其南梁于道之半池清見
底魚鳥判可數於是池有洲沙州有
橋夾渠楊柳枣栗桑榆梅檔桃杏蒼松
翠竹異花靈草回于池之中外盖培植
踰年而茂成喚涼突凜雖緊假而生意
源、娱目暢懷無時或間惟二古檜歸
然乃康氏故物公既甚愛之時杖履梢

第若子會賓友觴詠其間以池之占勝
居多故以圭塘名而此倡挍和穹蒼通
公少時雖主賓相先一卅一本品題
不違故名其篇集曰欸乃若來欸至答
欵亦謳歌也都司君遂自為引衆為巨
帙成傳至京師相而盡閱之詩古
律五七言二百一十九樂府六十六捻
之二百八十有五其中惟樂府十解為
明稀所作餘皆公與弟若子一家所作
也噫何其盛哉非賢人君子其孰世之
學皆公有絕世之名節蓋識見穩定
胸中行藏一安于所遇窮達之豐剛終
之始終之安則臨之者蓋豐矣昔者皆
之孫若泉山之野若平泉若輞川龍
門其境未嘗不勝也或時有未備或去
有未遠或地非其鄉至於子弟之才美

皆不見稱于世買山許氏一門詞藻啓
從然用世未竟開閣釣海奕年來歸各
謀觴居禾間有燕集游覽之樂山足觀
之功名之際家庭之間有不得兼其美
者多矣獨安陽以命世之賢際感洽之
運自處士時以碩重望及居宰輔慨然
以天下為己任建德明謨培元氣植善
類正色立朝於三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而不知也年方耳順角巾東第坐對泰
伴泪泱草布園林池亭泉石之勝既甲
一方而棣萼芝蘭之郁既又英發秀出
玩造化於品物暢情性於彝倫家傳戶
誦如雅頌及天下之美昔人之所未得
者遂兼有之然此受于天者厚固不能
以具諸美非造于道者深亦不能以一
朝夕也孔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用彼于人德尊於己
樂行憂違無施不可非義精仁熟如吾
安陽公者不足與於此伯琦從公游往
一日學知最深故於圭塘之詠推本而
言之使知公者求公於樂山樂水之間
而不可與流連光景為世徇情者並論
也謹書於欵乃篇什之端以見安陽公
一門文物之盛至正十年歲在庚寅七
月既望鄱陽周伯琦敘

圭塘欸乃 并引

至正戊子秋吾兄中丞公以 賜金
得康氏廢園于相城之西池隍亭圯
垣境卉木伐唯双古檜在危棧具畚
锺從事疏鑿池廣袤餘千步深一仞
形如桓圭西椭二洲東規一島帶以
平隄綠以周垣渠于軋灵以時啓閉
臺于坤維高可數丈西山嵐麓迭在
目睫百里之景可攬而視亭之趾漏
覭葺而户牖之南為道〻中為橋十
一月五日導水入池縱魚數千尾竹
柰合賓友落成將橋于二洲舫於水
蓮于池鄉于堤果于亭側松竹花草
于池南次第而蒔植為昔人平泉緑
野吾不知其如何若是園者不滅西
之佳地矣公杖屨或璧衣或宮錦招
佳賓挈子弟觴咏其間晉山獨樂不
過是也公嘗謂也乃當用晁補之撲
魚子首句貫坡塘旋栽楊柳為樂府
未几明馬先生先誌凡以為公壽公
歡然阿康和之命有手同賦得二首
池亦成載八廣韻通為十韻以成初
意且以同声唱和張本公因題之曰
圭塘欸乃是也予仕名矣然園有亭
夢命名紀是則必待公為記焉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有孚

可翁和

明初賦摸魚子壽予既其韵而行和之成什衰病枝癢不足為十首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明初和并序

中執法安陽公初度之辰既賦樂府為壽以買陂塘旋栽楊柳為首句為新得園池成公志也公酒可行都司各和二首既而可行董役築之後陵事復入處公韵亦如之愈出而愈奇有本者如是夫公命然後處而器技窮矣摟枯將九首并偈為十闋謹錄以呈伏希指教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竣和

又

圭塘雜咏

作泉道水

携妓落成

柳下聽鸎

舟中聞鷺

荷觴酌酒

蕉葉題詩

荷亭納凉

開窓看雨

松陰獨釣

與客泛舟

日夕觀山

西堤晚眺

雨中種竹

月下觀梅

倚檻觀魚

繞隄種菊

竹間閒遊

水口聽琴

繞坐設壺

登臺絃目

詠白蓮

詠木芙蓉

詠湖石矣

聽箏

可和絃

作樂導水

携妓落成

柳下聽鸎

舟中對鷺
荷觴酌酒
蕉葉題詩
荷淨納凉
閒窓看雨
松陰獨釣
午客泛舟
日夕觀山

鷗李氏[illegible]

西堤晚眺
雨中種竹
月下觀梅
倚欄觀魚
繞堤種菊
竹間開逕
水口聽琴
擺坐洗壺

登臺縱目
調白蓮
調木夫谷
調湖石
聽箏
碩和
依樂亭水
攜妓落成

[illegible]

柳下聽鶯
舟中對鷺
荷觴酌酒
蕉葉題詩
荷淨納凉
閒窓看雨
松陰獨釣
午客泛舟

日夕觀山
西湖晚眺
雨中移竹
月下觀梅
倚檻觀魚
徙湲種菊
竹間閑逕
水口聽渠
獨坐後臺
登臺縱目
詠白蓮
詠木芙蓉
詠湖石
聽箏
酒間得口号
可翁

有孚和
禎和
侍飲走筆
又
禎
翁用禎韻
又
叔和禎韻
又
又
又
太常引
又
又
又
有孚和

又

又

又

楨和

又

又

又

圭塘獨坐　可翁

又

又

又

有孚和

又

又

又

楨和

又

又

又

漫書

有孚和

楨和

有舟

有孚和

楨和

大雨兩晝夜僅報偶小而竹甚茂喜成口号

有孚和

楨

雨後視竹乃有陘墊摧折者數叢因用前韵　可翁

有孚和

禎和

訪秋即事　可翁

有孚和

禎和

秋陰　可翁

有孚和

禎和

漁家傲　可翁

又

又

又

有孚和

又

又

又

禎和

又

又

又

瑞蓮歎　有孚

可翁和

禎和

偶見池上對景書懷　有孚

可翁和

禎和

睡起　有孚

又

可翁和

又

禎和

又

即事　有孚

可翁和

楨和

圭塘雨後　有孚

可翁和

楨和

鄉友具宴　有孚

可翁和

楨和

侍兄赴圭塘　有孚

可翁和

楨和

嘉蓮亭宴罷奉陪泛舟夜分始歸賦
詩三十韵是日之宴渤海縣尹吳安
之　有孚

可翁和

楨和

偕故人趙覺斎胡安礼奉陪泛舟八
月七日　有孚

可翁和

楨和

雨霽　有孚

可翁和

楨和

記塘上草木　有孚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夾

馬季齋氏
臨閣藏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可笥和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東

馬季齋氏
臨閣藏書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楨和
[illegible]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illegible]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池亭苦雨　有孚

可翁和

楨和

圭塘草本續咏　楨

又

又

又

又

又

鵬時禮氏

翁用楨韻

又

又

又

又

又

叔用楨韻

又

又

又

又

又

憶梅　有孚

可翁和

楨和

不寐有懷圭塘　有孚

鵬李書氏盧陵藏書

可翁和

楨和

十二月廿又二日硯雪冷然登氏郭山川四顧清爽小兒誦東坡先生聚星堂詩甚習疏可喜也因憶馬明初云嚴性德常杜左司宗與諸公和之底臣輒然皆不及一見僕則不敢言知但對景懷此謹用其韻尔僭越之

罷硯看想之　有李
可翁知
稹知
走塘補知　馬熙
可行走塘雜味
作渠導水
携奴落成
郷下閑鶯
舟中吟鷺
荷觴酌酒
蕉葉題詩
荷淨納涼
閉窓看雨
松陰獨釣
夕客泛舟
日夕硯山

藏李宗蘭氏書

西隄晚眺
雨中種竹
月下觀梅
倚檻觀魚
繞隄種花
竹間閑逹
水口聽琴
獨坐枝臺
登臺促日
詠白蓮
詠本大志
詠湖石
聽箏
可翁酒間口号
稹侍飲走塘
可翁太常引

藏李宗蘭氏書

又
又
又
可翁圭塘獨坐
又
又
又
可翁還書
可翁大雨兩晝夜僮報墻仆
可翁雨後視竹
可翁新秋即事
可翁秋陰
可翁漁家傚
又
又
又

可行瑞蓮歎
可行對景書懷
可行睡起
又
可行即事
可行雨後
可行鄉友
可行侍兄赴圭塘
可行客罷
可行偕故人
可行登泠然臺
行可記塘上草木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集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可行松竹
禎圭塘草太傅咏
又
又
又

集

又
又

圭塘欸乃目錄 終

圭塘欸乃并引　　有孚

至正戊子秋吾兒中丞公以賜金淨康氏廢圃于相城之西地僅十五垣卉木伐唯存古樹在焉從其舊規再疏鑿池廣袤餘千步深一仞形如桓圭西橋二洲東規一島帶以平隄繚以周垣渠于乾足以時啓閉堂于坤雖高可數丈西山諸鬟近在目睫百里之景可攬而祠亭之鎮游樂葺而戶牖之南爲道中爲橋十一月五日導水入池縱魚數千尾竹樂合窗交落成將橋于二洲艤舫於水蓮于池柳于堤栗于亭側松竹花草于池南次第而詩相焉昔人平泉綠野吾不知其何如若是圃者亦城西之佳地矣公杖履或紫衣或宮錦袍徃猗孫子徜徉觴詠其間香山獨樂不過是也公嘗謂池成當用晁補之摸魚子前句買陂塘旋栽楊柳爲樂府未幾明初風先生遊此以爲公壽公欣然即席和之命有孚同賦浮二首池既成載八客誦通爲十闋以成初意且以同聲此和張本公因題之曰圭塘欸乃是池浮佳名矣然圃有亭臺命名紀實則必待公爲記焉

買陂塘旋栽楊柳詩前意欲知落平生想像江湖意凡度昕晚風雨晨夜澹直晚景無檢然浮烟霞嶼先贊好語道經行山林神仙字相從昔不同趣　西池路天意而今都許佳人將伴朝昏浮沉偃入歡娛社共友香山佳句雖我亦又何辭相從約吟花譜猶今觀古有涇水秋聲林空悲氣壯觀我西園

二

買陂塘旋栽楊柳山中道士家務豐年城市
秋偏好又近重陽風雨閙況消黯俗羨江山
不似吾嬰峡孫兒學語說來榨光陰松鶴語
探藏　有餘趣　少堤路刻退功成天許非
熊夢斷占呂但教階下人如謝鄒道春池新
句箕有酹更不說傳家事業光吾譜衣冠尚
古有變梅亭臺菊荷池召安我鄒平園

買陂塘旋栽楊柳平章風月專務歸來温樹
無人問但聽四家行雨閒作諸相擬似仲山
瀛海峒夜屿浣捆閣語莨无忌謀生林多莉
在唯識酒中趣　東華路刻上從款推許廟
堂談論如呂（謝學士序公文集曰晚承之聽杖可當以陪西宮大張公事有不上論從容將論書恩從宮容如見道亦須不從容閣）
竹秀之味正　而今不說經綸話只辭城西歐向陳
酒酹更乘興相擬賞吟并憶語平生考古之
散步黄金换回清福傳杖者高閑

買陂塘旋栽楊柳園亭儘有公務衆山更理
閑枕行吳用蒼生深雨鷗鷺消渣相對忘机
不羨芝蘭屿平生順語使衣石岸有明虎病
疾始遂隱居趣　邯鄲路苍我頭顱如許黄
深行日逢呂針川洸是枕源詞千載歸去辭
句巾底酹簑琴亦無然何處来新語莊、篇
占往消海泉田白衣著拘不到老裳圖

買陂塘旋栽楊柳閒人有此惟務平泉綠野
香無羨他者一蓑烟雨升消者更把釣觀魚
記在池中淡欲什待誰待月到天心風來水
面吹向此詩趣　堤邊路嶺莫際有相許阿
家非混　呂西山如畫抹如錦雪侍公來尋
內點茶酹聽收心机眺高下相與語何須說
古只待滿衆芳軟處千尺屬不到茲圖

六

買陂塘旋栽楊柳佳人屢綴齋務稱丹蕩漾亭浜處堪避片雲跡雨明月渚有仙子凌波觧珮留芳嶼園丁亦錯道四美供全二難巧遇杯酒易成趣　彈平相元與難陽同許水雲身世帝呂歸來邦寬玄民子不知岳陽樓句斟桂醑恨琮瑟朱絃道曲誰能諳款今撥古聽無底書囊有源詩派何必種香園

七

買陂塘旋款楊柳不妨三月裘務溪翁之敷對花深非夜西山雷雨杼泛渚有碇道畏洲綠繞通谷嶼黄鸝對語正春色暄妍物華明媚好在洛沂趣　天涯路芳草萋萋如許雲暖韶悄心呂碧雲冉冉春波綠都是相思情句芒若醉似梅与山蔘皀味曾問諳堤陰樹古要亂紫漫空柔綠飄水順勿折柳園

八

買陂塘旋栽楊柳詩人何必曾務水雲鄉裏行窠錦不羡落花紅雨如顏渚膾鮮鮮銀絲盡觴詠回嶼亭幽欲語佳激灧荷錫滌消空錦扁飲是佳趣　虛閒加更有閑專如許坑火進寬蔵呂北窗一榻清風細詩嶽布文章句始置醑對題詩樓臺名畫宜和諳亭前檜古有紙色參天霜皮溜雨閱歲淡陰園

九

買陂塘旋栽楊柳新來已見成蔭小山叢桂人如玉何用蓼花為向懷北渚淑渺　予懷日斷嚼龍嶼彌誰寄語正宋玉悲秋桓温種木妨我遠從趣　西風動一點橫空何許忽見月又南呂紫臺面出雲眉表好似登高題句時栽醑卻不似香山漉落琵琶譜毋多讓古有黄菊青松寒香晚節吾不負吾園

德陽閣李肅書氏

買陂塘旋栽楊柳英雄頤識時務老臣正欲
彰君賜來辨萬間風雨安石渚可無事爭墩
吾自安吾峽從人說語且寧復觀山麓前飛
蓋不動劉溪趣　西湖夢却要宿舟來許何
時命駕如呂對梅澤是蘇堤上還和逋仙住
句茶當酪有佳客相過刻燭論詩話因評近
古自畫錦歸來觀魚軒復話史問園圃

可翁和

明初臧漢魚子壽予況次其韻而可行
和之成什衆病技癢亦足為十首

其一

買陂塘旋栽楊柳歸來此是花務他鄉旋里
都休歎舊雨不如今雨淪在渚笑不尚南飛
吾已安孤峽黃花解語道人老宜伏劍安樹
酒此正有其趣　塞坡路大手深樵漁許起
騰又將鍾呂但笑間諧如元亮却恨詩多奇
句傾然酥底酒按樂天池上要窠語休論桂
古有三日重陽約君同醉老子窠西窩

二

買陂塘旋栽楊柳閒官宜占閒務老天助我
政清溶雨月不費瓶兩規劃諸更累土為山
留七分為峽鄉人此語歡百識陞英一翻疏
肇此去自成趣　江湖殿自足平生心許天
英雄老陳呂石渠知滔略琴苑清侶秋家詩
句拈引髯便妝拾松風病入如桐詩亞、學
古晚向猿無功授閒有寸待遇不如爾

三

買陂塘旋栽楊柳年來於此成蹊浮生興鉛
洽何有滌塵一時風雨州峽岩何一片咽笑
明峙峽峨峽難時吏治拖三峽詔恩千里花
陸不荒梁閣起　當年去為國微經處郭青

雲仍際觀呂從知前步難路重夢翻九天臨
向時飲酌耕四序我花綴作團也詩只歌乎
古收麥清良田莊　滿頃種玉閑幽閒

四

買陂塘旋栽楊柳田園壯臘宿傍放心種耔
嘗無暇移竹又當新雨由近清寫一葉斜舟
時便還吾種花香鳥語巧心上無營眼前多
景趣外有琴趣　尊罍小飲貴人間幾許樂

[illegible]

香惟大仙呂天光雲影清難寫盡日捻須無
句池作酹要路上通明博以約天諸西山峯
古任列岳爭記指峰妹工難及野人閒

五

買陂塘旋栽楊柳歷凡皆與得務半生所夢
人間世翻覆回雲雨歸有諸似真到三山
紛鉄紅雲峽忘懷笑語任白鶯鷺飛蒼苔不
掃去此次無趣　斜川路守幽莊、何許樂

圖背附諸呂從此一見兩山後便覺世多塵
向持吐酹論心事中間哭姓還同語乏味好
古內疏萌栽松滿園植芳葵了種成幽

六

買陂塘旋栽楊柳歎人不理似務抑我近水
庭院綠底用淨閒寂何趣北諸昔興穆娃坐
倒影搖烟嶼千言鳥語吧今日換皆經年閑
戶便自淨天趣　其男子報國能如張許論

[illegible]

安仍有松呂我今但愛閑游嘗李老結茅離
句村覓酹此真共父架火東傳客語庭空極
古有野雀時來野門偷窺清微地仙閒

七

買陂塘旋栽楊柳歸裝未老多務一亭四序
饒風景日說夜來風雨香滿渚愛新柳依稀
數影連三峽黃鸝不語怕由兒園渚生忘未
定誓破靜中趣　功名事卻笑半生自許誰

謌陽律陰呂而今且向東君問訊向且如新
句開臙酣要酙漱石湖重緝次梅詩榮括句
古愁九十韶華六句餘力終日醉吾園

八

買陂塘旋栽楊柳清風淨掃塵翳柳陰已見
疎林客又聽綠荷敲雨鷗眠者無後爾翻飛
逸過崖巒巖形神自語堂世事相鬱机江赤
息物我不問趣　池亭小收斂風吁來許流
歌何𢙣鍾呂水紋風影相映池高詠送之佳
句詩兩酙有一曲清波不犯人間語終、振
古閣誰似吾修攻過習語為水底場圖

九

買陂塘旋栽楊柳眼中已綠歸約柳成行除
遵誠實約冰天芒凡兩情小清敲說家從凌
海上神仙嶼神仙有語任湧滿滲范洋鯨
愁各門逍歸趣　星、騁鏡賞景悠如許西

風又動商呂九源宋玉悲何及付與謳歌定
句繁況酣紛不到笙山九足音通語看慣信
古有壺觴坐前間天老日千鼓眠韓圖

十

買陂塘旋栽楊柳田家小　成務一年清景
君須記大勝草明花雨水涯溶把一片坡璃
閑蓑蘆瑤琀嶼釣篷獨語是天憎貧窮地吟清
鯨鐘、出奇趣　杂榆恭造物而今已許一
筆句普歸呂老醉吟乃同波曲部隔兩隅事
句夢有酌見淡若也為世俗詩州涉結凝能
古且心上觀梅舒中從手擎下冶書圖

明初和 并序

中執法仁陽公於受之意與賦詩門為
序以買陂塘旋栽楊柳為首句為新詞
圖也或公志也公以可行都司各和二
首列知二首既而可行董友榮之從故

字援入得公韵亦如之然出而令字有
本者如是夫公命促改定而後按歌矣
披枯特九首并錄為一闋誌錄以呈伏
希指教

一

買陂塘旋栽楊柳參如緑野棧移春作秋月
冬宜雪夏有芰風荷雨寧凡游史倚梓觀魚
時興東西湖檢點自詩任黃閣然綸影庭到
疑木換沙圖趣　人間世多少萬眼樂許熱
層終悅伊呂詩間年相古今貴能流山中詩
句賜玉醉看老雀踏遍穿入南飛請清風露
古是霞陰師韓新堂醉白香滿芍花圓

二

買陂塘旋栽楊柳參知老閒機防學任浮詩
歸田里久早忽過廿兩懷鄭諸帳貴宦樓點
鵝翎鍋嶼騰砚可語奈信笑江山無窮湖海

詩於鄉趣　西園地天寺皆任賞許殘荒
在暢香呂叢尘浚一方數事更雅賞也佳句
仍醉醉為娛分笑家也自詩閑清今香勝古
問君試為請何時供答何以案之可

三

買陂塘旋栽楊柳參知主名機務石果端、
鳴西北不用凡夫歎何魚在游又歟漆胡衍
遠魚古圖何魚如許語可知子在言莊周云
家量激水中起　庭深上雲影天光如許萬
波齊今來呂此中還可家頭水去我或晚新
問姑郵醉天今若云点百世雲仍詩心源派
古任替并無次古橋好在綠閑及菊圓

四

買陂塘旋栽楊柳參知三只機務方壹頁嶠
千夫力非斤己能成兩勇立者若而　於會
術伏紅寶嶼高機對語信教短論長時非今

是禾宮老仙趣　山中許氏史証故羈許翙
妻玫合晞呂交槃火丸如娥患行不雲外攜
句餅㸑廚悶玉醴金漿通找仙宗譜肯閒性
古説升近蓬萊風緒引出行處氣騷圓

五

買陂塘旋栽楊柳參知激擬玩務巨以肖涉
風濤險岸際總烟維雨朝泊將到日落洛波
移滲灰梅鳴羊合無語甚雪霽方深目明空
栽瑀梓古成趣　李坡夢年少紛紛權許名
更笑徐呂桃花泥眼多把飯不識歸裏詞向
嘗玩廚登將與蛋原茶灶斟文譜閒情今古
足世上行人謝明日涉重于不能罔

六

買陂塘旋栽楊柳也亭換校公務罔拾時復
羲皇上驚夢每憶嘗雨東望潛郤不足西倘
約略是踐于時語語待椰色環堤荷香入

空方足倚闌趣　周丁慧直把庶名自許瑞
如司馬家呂十年旋淨落前檢夢詠墊龕奇
句龍閣廚試共有東皋五千先生譜明當彼
古要兵列其時鋪縣蓋畫學取晦翁圖

七

買陂塘旋栽楊柳千堤檢校公務近來不用
針沙藥碌當要深造兩崗勢看柱桂樹陰陰
蛇在池中蜿蜒底短路只有恨柔練無情飛
對日與我閒趣　周垣下深己家坤許鍾
長行用帳呂丈夫去不賦五絲鳴公室紗籠
向行正婦將綠竹吹風吹入斜對詩田今視
古對室法西閣倨睽一道綺今從西圓

八

買陂塘旋八楊柳旋橋侈礼公務當年題柱
川無意傍用筆心不雨沱共消早有路消通
海上三神蜒點來窗話便去歸橫坐金觀路

海安有野亭趣　裴中令別墅相師惟許佁
酬擘應鍾呂若教子午成丁卯容淨老漁身
句吐映酹好淨光騰熱都與論詩詩西風道
古我欲眾約水轉衣何在綠氏已無聞

九

買陂塘旋栽楊柳宜壘栓校公務西山遠獻
千岩堅摇舒萬頃嫩雨昭淺渚更俯視銀濤
鷗頃搖蕩映柱城聞語約靜影浮光和全沉

壁方須眺嘯趣　登臨地休逸主人先許買
陣趁氏從呂奇金塔佇千枝賀不及無新
可料綠酹占領把園亭草木隨時詠歌幽韻
古香冷非停桑時樗判東約稀深場閒

十

買陂塘旋栽楊柳夢中還理家務十年不到
衡山樓孤負楚雲湘雨蘋洲渚渺杜若江蘺
香接烟霞峽只心相語為她騷眾西雲飛上

下訳却約邪趣　生平志砌識年與二許煌
煌岳降中呂昊詞教為先生壽博得月季星
句毋茂酹尺小草出澗心醉難驂語松存經
古待游迤西園荷鋤歸去吾亦愛吾國

椒和

買陂塘旋栽楊柳花田學理農務稻存秉性
炯波表肯若鯨是試兩時足諧把遠岫遠茶
收拾未鄰峽黃花部鉛道勝圖高臺黃塵記

悶奇是醉鄉趣　經須上道士而今惟許非
低要緊甚品水搽山色相紫繞涌出筆端高
句對枝酹琮藹韻堂字一派仙家語休論往
古回種芳亂迤亂色軒外晚窮有秋園

二

買陂塘旋栽楊柳閒人世道曾務山翁溪叟
來相對畔夜藤呼杖向牙泥塘有茶瓜相從
同過東西峽鶴逸門語足午夢初回然酣禾

舒七挽得真趣　神仙尹奐海岳、何許何
人　岩下逢呂詩家却有還丹訣鶴眾眠成奇
句　公自酹且山水尚佯莫考飛升語笑、蕭
古　看一片烟霞四時風物吾國那出圓

圭塘雜詠并序　有序

圭塘亭臺澄落之後紅始又凌成有字
定皆與閑吾兄時一來從雜衆與共返
而芳春長夏秋晴冬雪有亭獨得賞說

鶴湖李書館

竟日不致孤兄之端誰取日所為事各
成小詩題曰圭塘雜詠用於長者一唉
塘之可詠者不止此又當别撰非呈

作樂導水

一　鄣香山也工桑等閑誰造到圭塘水聲更
人　桑蓉好鳴玉於雲表未央

攜妓樂氏　郎字宋作玉山其奉序反來賀為其大所而即

息　莫未惱俗女復池亭終宴不知夜笑呋紅

細山翁所寧閑街頭柏手吧

柳下聽鶯

陰　蜩罕足酒自其矣嬌使百囀新声嬉當
年　開羽晚風悠心與上林春

承中對客

風標公子雪衣裳來把芝池野景披鼓浪鳴
棹不驚去主人机事久相忘

行觴酌酒

珍珠紅瑯碧琉璃玻盛新行代酒色香尽待
盈觴待手傳散客歸笑微清

鳥飛湖李書館

荷葉雕光

綠對青山兩樹低與未可向無神灾何時更
常開吾欲御宏街頭私倡高

荷淨納涼

晚來池上觀湖系荷葉荷花遠意香不待輕
風太息管一樣煩暑门清涼

閒窗看雨

白雨跳珠鳴翠竹聲秋剛比夜來多天公不破為霖手撥地狂風可奈何（時大旱是日雨作為狂風吹散）

松陰獨釣

滿地松陰淨似洒漁竿聊復裊吾真無端兒子忽相過便說嚴瀨与渭濱

與客泛舟

青簾畫舫木蘭橈佳客來游不待招莫話濟川當日事且貪明日聽吹簫

日夕觀山

晚晴臺上看巉巗高經千峰起翠嵐恰似開拓五岳今古在奔定江南

西堤晚眺

雲影天光兩小橋一亭如蓋水周遭東湖不足西堤好日照平林古塔高

雨中移竹

琅玕新綠滿亭臺雨〻風〻手自栽王二明年年新筍凌雲勢便有風來

月下觀梅

小院疏堤水月〻暗香浮處影橫斜詩人何愛多成癖不獨西湖處士家

倚檻觀魚

魚我相忘果可知漆園仙老不吾欺眼前無限濠梁興獨詠鄉賢石刻詩（鄉賢公有觀魚斷句石刻）

繞堤種菊

滿砌閒栽隱士看我來亦擬落英餐春風無限開桃李不似黃花耐歲寒

竹間閑走

階下千竿綠分當門前通幽一徑閑底用三三頃狀履吐中風月足徘徊

水口聽琴

溪〻石泊最宜琴悵唯佳人界我心誰識淵

明琴外趣只聽流水爲知音

獨坐投壺

小童擎箭傍投壺勝負無爭歡門娛四面芙
蓉八日美絕勝客舍夜呼盧

登臺縱目

行雲飛出大行低遠近川原望眼迷西北蒼
烟籠萬木佳城鬱、是清溪

詠白蓮如花

素娥乘月下瑶臺翠羽霓裳淡淨開雲翻渚
谷踏大觀玉杯蘸在碧雲堆

詠木芙蓉下苑

陡上芙蓉池內是豎府水不開諸妍雪紅霞
誰知何在日斜秋江烟靄然

詠湖石

嶙峋山立聳巍、岩岫封苔碧芷緋幸色泰
嶰巒吸若從敎云去定無衣

聽筝

膽柱參差銀甲輕水亭風收助絃聲從知不
是何曲譜且向樽前醉醒

可憐知作樂等水

江流汴源頭活分浮投流入上塘修底之
冥吹不散管絃合清水中央

撫琴落成

一作才立一曲臨聯眠今日頓忘疲來年懷

抱海殉鳥敲覺長安樂當助

樹下聽鶯

高低金縷袅袅身引處高昂亮新休問是
章綠方時問家門徑有餘春

舟中對鷺

平定波拳飲素衆空知細工哉如救主人有
約姑毋似多少魚叫要不忘

於鶴嗣酒

野人飲具謝玻璃自有天然歌玉色蕩漾翠
濤聲不定有人謀笑縱淋漓

蕉葉題詩

騷鄉紙梢寫芭蕉翠壁也宜進紫毫風致于
詩真有助郎君才調况清高

柠淨納涼

柳陰多處著方床羽柄無塵各有香危坐悠
然受清供風聲檝、更秋凉

開牕看雨

寒時詩响閙新柠其宗龍公不留多窗外風
光吾不枚四郊禾黍定何如

松陰獨釣

半世京華困縣齒高風昨覆夢玄真可憐緣
不取魚者今日君期問水濱

與客泥年

款乃聲中動画槐不須身子吏相招而今亦

綠蕉寒裏試問何人有酒簫

日夕觀山

林應于伊翠岩、墨画工夫在楚嵐從商崇
臺風來定紅輪北月東南

西陵晚眺

小亭何用赤闌橋細柳新詩綠一遍蓊日烟
东季东望然天為本月橋名

雨中移竹

山人出宮作比臺移手摇徐带雨栽随刻雲
開晴日上便教除酒淨來

月下觀梅

空時步水碧清沙珠時乜宜竹外斜為我簇
熙湖偕父莫疑鬱李玉川家

待相觀魚

白樂江湖[illegible]不如非[illegible]此我致相共[illegible]言我
不如[illegible]終日觀魚只有詩

繞堤種菊

紛紛紅紫擬相看老境寸將萬倒發不同四
處名種菊風霜誰與共高寒

竹間閒逕

翠實深處斷蒼苔香霧宗、晚自閒從此一
竿搜不借尋詩逕客幾箇細

水口聽琴

幽棲夜物一張琴時對清流自寫心老子與
闌謾子去月明聯潞有道音

獨坐投壺

綠陰清晝失明鳴壺慶馬行頻用酒娛有主
無賓聊一笑卻呼僮僕莫舉盧

登臺縱目

老眼書鼓爲象低憑高遠景更凄迷只從此
地觀吾園便覺江湖是小溪

詠白蓮

仙姿皎潔映圓臺真見凌波出處開卻是主
塘宜産汝南陽栗照玉成堆

詠木芙蓉不花

南土風宜濕地遠緣根培植不能妍世間久
絕司花手都道嚴霜是偶然

詠湖石

一拳千古恐難窺閱盡人間是榮与雖老子
來能允事汝醉來聊用挂締衣

聽箏

水絃齊烈倚歌輕絃外無聲忽有聲我自忘
情聊過耳幾人聞此發狂酲

植和作蓮學水

清泉百折來西麓遠逕筆發滙下塘從此主
人多樂事源源如水共無窮

楊妓落成

那堪飛盡遠追隨觴詠臨流當啟游一任東

山多溪妓夏家毛是木賜兒

柳下聽鶯

聲似笙簧金滿剪飛來處處柳條新遙知鶯
破出人夢總信吾園有好春

舟中對鷺

泛舟然暑謝紛衆愛余素然水同秋一縷風
絲忽飛去眼前有句不能忘

行觴酌酒

軟香誰拯碧玻璃旅掬銳、强作危光日罰
多詩不就墨痕少似酒淋漓

蕉葉題詩

當年懷素種芭蕉既却中山發兔毫阿浮新
羅游戲耳秋風攀桂倚天高

花淨納涼

水雲鄉裏一藜床露綠亭、晚更香地勝境
消煩暑盡更教漁笛奏秋涼

開窗看雨

紛紛銀箭射新荷添得波塘景物多回首林
廬真水墨一隱其奈霧山何

松陰獨釣

龜蛇影裏藉沙苔一線清風函不其眼底浮
魚鮮可念山顛何似水之濱

與客泛舟

忘形談笑江亭橈解后寧煩折簡招我欲扣
舷誰我和吾舟有客却無簫

日夕觀山

亭西咫尺勝千岩清氣晚來湯碧巖紅日欲
沉山更好從它捉送任終南

西郊晚眺

聞說平泉百卉稀興衰自古世相違鄉閑雖
心少思小樓果相從此最高

雨中移竹

踏泥穿逕接紫苔斷破蒼苔特地栽我淨此
君心事了從今休客不須來

月下觀梅

老樹清溪映白沙可人竹外一枝斜黃昏信
步前邨去香到林松青酒家

倚檻觀魚

濠梁樂意我人魚知自知魚會自敗漫說銀
絲鮮鯽鱠波神悉恰杜陵詩

滄嶠李氏藏書紙

遠眺雅荷

東籬嗟昔笑相看培植今非為夕餐但與此
堤同晚節九天霜露任清寒

竹間開徑

竿渡穿竹地無苔涼氣蹤通一徑間要與此
君常接迹杖藜初不厭過廻

水口聽琴

琮琤鳴玉已如琴更拂冰絃為洗心我澂子
期千古意直教流水有知音

獨坐撥畫

清燭溜今淨全畫心手相娛卞可娛脛外山
禽忽驚起輕簷雨浮箋香爐

登臺眺目

碧雲冉冉為行低望斷郊原四欲迷隱　玉
龍鬼無處郡知流水是前溪

詠白蓮

滄嶠李氏藏書紙

水仙拭面出塵埃堵霧污綳綠不開晚今多
情魅貧家清池塗作蝶銀排

詠木芙容不花

橋下迹淮風木蓮今居非地敢爭衡江南八
月冬如錦卻是天機出自然

詠湖石

紛卉木築我龍枷亦抱藍東亦排獨今堅
頑無用處只從煙雨老苔衣

聽箏 一

弦風清入玉纖輕翻作人間鸞鳳聲不用持
鬟興感慨且回醒却一刻醒
酒間得口號廿八字 可笑
卿君為我擊圭塘判耕化為雲水鄉非夜荷
香新句過一年學曾盡消忘
有李和
檜影婧室行滿塘錦鄉還勝五雲鄉須史一
曲棹歌起四座清風暑亦乞

爽

楨和
柳陰荷氣滿池塘好景天留在老鄉翁自無
心聊擾余謔散魚鳥亦相忘
侍飲圭塘賦律詩并和韻二首 楨
人間何地不驕陽今日池亭頓始復四面綠
杉籠碧蘚一池翠蓋擁紅妝松搖天外風声
細竹引窓間雨氣香莫問為霖蘇大旱斯時

且浮一觴涼
其二
習池自合醉高陽酒債從今未易償花如好
從開今社社金休羨羽客妝雨声渴出九天
語岸氣陳成百和香頭上黑雲真有意要催
詩句助清涼
倒用楨韻二首
城西風物控安陽鄉社而今債已償自笑衣
冠成野逸更從花柳看時妝酒沾松露滴滴

來

冷詩入行風字字香莫道年來無事業等閒
成就一天涼
其二
半畝方塘學紫陽道心未瑩當心償蝶飛色
悟三生夢蓮逝誰存半面妝四壁窗明連日
雨一簾風雨滿城香人間正余揉炎暑誰信
吾亭有許涼

叔和楨韻并序

至正己丑歲相城春夏不雨旱既甚六月廿九日始雨入夜沾足吾兄秉彝與挈孫姪來圭塘縱觀樂甚猶子楨具饌且有詩兄謂有字曰詩雖不高其意可取遂走筆荅之有字亦放蹇弗禁依韻得四首兄戟愛之楨亦自和共八章鶴詠間作於符声樹色中不謂此身之在塵世也時東平呂彥超來尹安陽方造神祠致禱甘澍是應尤可喜也故并及之

其一

冰雪身世本純陽入座仍教宿債償且對風光留客飲誰教雪累待人粧芭蕉題字詩編好竹葉烏杯酒亦香却笑紛紛輕薄子等閑翻覆變炎涼

其二

階下栽榖識向陽平生心事未全償池邊風雨生秋意林下衣冠稱道裝三徑不荒松菊在一亭淨貯芰荷香仙翁命駕來聽雨未許北窗專此涼

其三

買得閒亭住向陽百年心事一時償風吹楊柳迴鶯舞雨浥芙渠顏馬粧相下未成真率會各中空記姓名香當時太液也邊宴不信人間六月涼

辛巳之夏吾兄以右轄被命由京師遣故事至偕守臣修唐興殿視諱偏遣鄉史酒至茶宴也上有長句故及之

其四

定光以尺又杖游生意才将一雨償學圃幽人吾追總波文仙了純新粧三生不負杖塘

夢滿座鴛鬧粉墨香為語安陽新令尹歷試
先稍此清涼

太常引四首 七月十九日賦可剳

圭塘裡藕已多時貼水曉星稀生意一朝回
便裊柄紅酣綠歌 遶宵驟雨蓮空繁響清
絕不容許對景寫佳期要無限聰爽子皮

又

幽人早起赴池亭看初日照娉婷風蓋婉珠
傾又勝似前時雨聲 水泥鄉錦云深鏡雙
檜插天青一葉釣舟輕似野渡無人舟自橫

又

四圍楊柳接松筠香破水芝新雅淡不生塵
笑西東淺殺木真 紅雲偎倚清風露欺車
醉岸烏巾不是葛天民也做個江湖的散人

又

雲舒露卷渚松儀叫影水天紅池轉小臺東

又一種清清富客 仙風挿竹奇芬清遠搖
動水晶宮一簇對衆翁好同走廬山社中

有李和

間花氏數半間時池上客來稱杖履踟躕四
然芳蓋因風盡敧 天工粧景水神輸供陶
寫賈新詩身外香難期笑士間手堪五皮

又

綠衣持節擁亭亭玉立清娉婷一見寸心傾
注澤去無聲有恭 新望搖葉蒼松張蓋山
色ヽ濃青實處半風輕香點影西窗又横

又

水收湘浦織簾筠座客句清新何物是紅塵
更看佩魚飾鷗集 隨公琴鶴謝家絲竹孫
酒又陶巾不得太平民好隱閑散城癡人

又

靚妝仙子謝娘樣倚立水雲紅綽約畫闌東

似姑射冰肌雪容　翠盌承月玉杯擎露盤
架蕊珠宮真實有藕蕩渠添入雯紫盈中

又擬和

池亭荷淨納涼時四面柳依佛禪浮酒船回
荇風裹紗巾半欹　殘霞照水夕陽明謝天
竹西中詩應不負歸期更誰看桃花面皮

又

西池、上好新亭紅翠間娉婷翠蓋錢番頌
聽水上紅妝笑聲　歸來鄉社不聞塵事詰
計問想青世事一覺雖對西嶺晴雲笑横

又

藕花香裹有紫鶯與水綠精新清樂出風塵
似將與幽人寫真　門無俗客地多清興羽
扇白綸巾甘作太平民放自謂羲皇上人

又

洪波素服史纖體清致紅酒紅竹日西樓東

一掃盡人間冶容　麻姑何在嫦娥昨夜飛
出廣寒宮天亦為詩留把好景多移此中

圭塘獨坐賦四律　可翁

二

我作圭塘未及年眼中生意浩無邊三秋來
半荷沃若一日不來心欲然自古人生求適
意只今先務是歸田營然何似塤篪韻此去
新詩盈百篇

二

西鄰園亭近古墨市塵雖近足風煙閉家事
苦惟栽柳圃守樸懷抱皮蓮花向人親為白
眼試從水面照華顛倦、千古高風憑意時上
高舟自知然

三

深居東西蹈蹄蹄二里是晚風收蠶百秋雨
長安有酒客閒口無官竟我從柴門莫堅
閑摒復浮人招

四
地僻心逾遠詩多意轉長陰森穿竹逕甘酪
剝蓮房魚飯已堪約酪香先自嘗談言訴盡
錦鄉棲此圭塘
君子和
天與安閒未老年杖藜無日不池邊古行兩
拎待真道瑞璈雙蓮非偶然但要遠離時有
菊殺取百熟却無田和陶未盡參差與更誦
鶴齡[illegible]
南華內外篇
二
池上新亭隱一屋池中風物足雲烟風流太
華岑頭藉且對匡廬山下蓮飲酒有如時白
所悍毫無用奴張顛稿舟畫日棹秋水兮今
何因明夏徹
三
小酌西堤上松陰曲逕遶竹金梧翡翠杯玉

礙芭蕉雨急添池面舟用他樹臉胸書無折
間往來不須猶
四
林泉風景別山意與雲長酒更招元亮仙府
時子居餘鮮銀細絲枝熟雪初嘗白帽無且
句其如夏此結
韻和
一
東牢勤四十年神功長啟老溪邊高牙大
纛皆命野服黃冠任自然但浮醒心多勝
景宿因細口望竟田圭塘此去無它事與客
日泛秋水篇
鶴齡[illegible]
二
廿往村坑受一畝秋塘花竹隔人煙四圍水
色添秋色一片紅蓮間白蓮倦矣且歸從所
好老來雖醉不成顛不茇有曲聲清越不覺
頻歌西廂征

三
日步宜成趣行、不悍遥世途迂百折心事
付三竿日射華明臉風來柳拆腰水雲深處
好舟子又相招
四
雲去心猶在高來日更長頓令韓相國記夔
苔公虎蒼灘令古浮槳雖昔倫曾天公知此
意匝照媚横塘
漫書　可翁
雖謝了冬寒年來濫逐人作也通活水栽竹
直埋陰景物好、出門隨步、漾從知水大
隱在此山林
有孚和
生在觀池上天只默我心瑞逆閑花幕新柳
作紫陰遊品行寺進戒嶽未深當年朝市夢
曾到此雲林

嵩陽李氏藏書

楨和
擇築非觀美幽棲要賞心愛將宜晚色松竹
共清陰風物四時好烟波幾許深白蓮開爛
熳詛暖煙果林
有舟　可翁
有舟維老樹欲動恐湯蓬遂使成虛器行由
濟大川部雲香攄細烟月瀉閑建泛、行無
磁窗清八月天
有孚和
艤昨為舟日豹非爲詠逆長兒懷赤驛泉石
問口川崟險之生蓬從閑戒月建守生斗世
戶行止放蓬天
楨和
西船行爲周壼塘爲肖逆不數榜吟渡且免
步忘川符碎行道止岸閑船侵逮乘槎如有
路仙津去問天

嵩陽李氏藏書

大雨兩晝夜澧報墻外雨竹甚茂喜成

口號　　可翁

一夜銀河瀉欲乾涤田幾以海漫、圻頹墻

外香無賤栽培蒼莨數百竿

有手和

水溢仍同澇旱乾此君生意始瀰漫朝來喜

遺著、逢其氣手原水數竿

積和

逐頭鳴鳩叫欲乾雨聲長夜共漫、已添方

沼水三尺洗出寒雲玉萬竿

雨以飽竹乃有陸埜推折者數叢因用

前韻　　可翁

一昨移栽怕雨乾豈期乎地水瀰漫此君与

我真無賴摧折猶堪作釣竿

有手和

后土泥深苦未干幽人無慮夜漫、此君摧

折真堪惜頹有虹霓依尚可竿

積和

從來植物怕枯乾平地誰教水瀰漫叢篠岩

墻偶然耳謝熱吾側有長竿

新秋即事　　可翁

英路蒼苔破茨門書亦閉林風秋入對波日

晚接山原野蒼茫外烟霞指顧間更同安一

枴月夜不須還

有手和

池亭戍晝去悠乎日相間徑到幽前首峭指

間陵山好浮木枕上輿祗偶人間經日崇臺

眈遥天一望還

積和

西園無俗客盡日掩柴關斷坼行觀水松窗

臥對山功名付身外天地寄杯間目送行雲

去翻、倦鳥還

秋陰　可翁

秋陰宜沼上鮮苹不曾乾聽雨朝欹枕觀雲暮倚欄地寬人自在松茂竹平安天邊閒中樂年豊酒不難

有孚和

雨止雲猶斂暮空冷不乾郊原誰近秋基拙我覺觸景以人曾賦閒如夢孟安賦詩因調笑倚和羹手難

櫃和

水面波紋定晚停土床乾消風鬆放梓悟茶一曉閑綠陰點長定東山訪謝安及不行樂今世路崎嶇難

漁家傲四首 歌臺樓四時也　可翁

水盡泉香雲綠灑韶華路、浮林抄酒在湖蓮魚在沼清真情好音時復來黃鳥　管領風光心不老衰顏都怕消沼照有酒可釣魚竹釣韶事了來風一曲漁家傲

又

竹影似簑搖苹綠嬌陰出徑邊芳草萋地雨來荷葉開香更好亂烟浮動紅雲起　攀柳千條無限、都是宜看倒在小世塵紛、何足枚秋桂羅寫、且和漁家傲

又

霜光斑笑看者、半老紅入蘆頭參苹蓋楞煙吹半倒霜浮早一匝風影落晴晚　早是軒晨望不到好山更與竹溪眠酒情漸多詩情少勸水調西風裁作漁家傲

又

落日紫臺雲力峭登臨都似雪安道有竹何人能拄造吾不語和從愛適數曠　援檜波生龍天橋自知空詩人桓橋形雪當半時孫君自笑老夫且唱漁家傲

有季和

吳謌去埠春綠嫋娉知生意久欲抄柳勸庭
見水平沿庭院悄落葉又見來去鳥　九十
韶華容易老幾中熟叢嘶知照招飲便須帖
畫釣休聞了東已要聽漁家傚

又

濃綠園林光景深詩翁只愛隱前淨綠雨烟
遊蛙又鬧亭鉛好日長人在蓬萊路　風度
新松拳曲、酒酣卻笑滄洲小柳外行遊休
計較皆可摧來達人和漁家傚

又

雲外獵鵝聲減杳溺人聽錯如當素秋對青
浮時披倒風塵子淹鵝果是能催晚　逢迎
殘紅深下到水天一色供浮眺短笛悲秋知
音少吹別調新翻商意漁家傲

又

雪後西山崖岸峭奇觀難與他人道嘿等有
嬉無客造欲逕謝迴舟且索梅花笑　冷蕊
疎花閒澹、水郭夜泊霜林擣稻有此君同
節操成二賓淺斟低唱漁家傲

相和

青入西山烟渺渺、天機只在搖消杪風驛冰
虧恥小沼人靜悄一聲何處啼山鳥　枝葉
尋芳逆野芒草芽柳眼明殘照歸到去塘遠
獨釣心中了素聲晚和漁家傲

又

泉味初生如羽策此地搖綠逐汀草細香已
春無意鬧風紋好水中三峽與三島　浮萍
如簇苗蘭、石渠新綠泉聲小從此去堵時
梅柳傍紅攢節陰馬嘶漁家傲

又

鴻雁翩翩、雲路香疏花如雪還紛紛揚塵不

禁風雨倒秋壺早詩懷清似霜天曉　獨拱
紫薇誰得到高堂日暮宜臨眺清致日多塵
事少譜古調新聲移入漁家傲

又

鳴木獨寒巖壑峭一机消長觀天道松竹閑
亭時一造誰敢謫觀冰壺茗供茂笑　自負
平生心矯〻三閣何事形容揭琴到無絃誰
與採悚我賀相逢且賦漁家傲

瑞蓮歌并序　有孚

圭塘落成之明年七月既望吾兄中丞
公與客小集塘西南雙洲前產瑞蓮駢
花亭〻異蒂同附麗陰陽和氣鍾為禎
祥天以為君德陽屑壽而昌子孫也惟
公高科起家致位丞弼賛化机培若顏
三十年矣謝事來歸田不足供伏臘而
林塘我拓極力營之資蓋欲静觀四時
生意之妙與造物皆游而積善餘慶吉
事有祥嘉瑞之兆理亦宜哉有司欲以
上聞公退然不居而好事者繪為圖矣
有孚退而閲史唐開元至宋紹興四百
年間僅十七八見未嘗不頌述涌以作
雖不泰符瑞乃公素心然游泳至和詠
歌太平不可無也乃為之歌曰

圭塘活水分清漣主人嗜好同先哲蓮根培
植未逾歲孰謂一旦生嘉蓮〻鏡霞臉影相
憐又似纖衣了分裂幻成彩勝疑自比琢開
香玉猿仍速李唐以來具圖表趙宋奏賀尤
嫵閑哉　元聖詩經演育瑞應只許書有年
首思至正年已度吾兄仁義經綸惜　廣寒
殿下太乙之亭〻並蒂蕊風前守居有請願
弛厥府以為脂膏之恨〻歸來對此開泠水曾
將與府鈐轄望吾鄉自昔號多士若君臣

箏如俯拾金言此是陶也栄歎淳伎與陶供
得身閒意造物　寄園林何必皆平泉天公
端乃走餘廢、踏日與熱鬧、蓮居有浮風
味好不待金爵況有塗飾言七澤均此端主
人福壽子如川

可翁和

相依西郭省每江老病宜遲非道賢手生窮
蔡君子德池上種竹池中蓮、考湖猶出奇
足憑訪芸菴全結緊二妹同體兩日別七澤
紛種根株逮古於史籍見歷、走觀士女来
問、人言蹈徇之方感一泓洗塵未及乎自
知不作陳洛水悲為誰種生髮權形容致睞
周子說花始人任太極滿亭、照影吹粉粉
凌波微步供清便俗將夢不到玉井歸來老
屋數一室小池假合難並藏池上修亭作數
校酒從陪賞之多清詩取遣遣雖今傳天公

特與懸吟假嘉瑞湧出如源泉卿君有福阿
賢和律詩視漢簡見綿德為長頌偕歸芙蕖
山澗藕絲能從广心爽集定公有傍吝遊柳
在前川

稍和

太村山下溪名江、溪主人今淨質石集多
油入古沼種出蔣蔣江白蓮觀中一枝幷挺
特艷枝間出並蒂發有如二女倚臨内翠緣紅
袖相牽連理、分散日未隨霜果傳頌作何煙
閱菽神有為獻嘉瑞焉未大史書豐年主人
德德不敢有福歸自縱天行羅事、恒正壽
花是可人遠在于今清日幽發蹤樹竹能風
動似呼尤怪使一時湖沙風流意下日報焉
空中皆閑花是曾未選河門玉階与之移
深屋史馬堂嘗有考論前史為宜浮活樹無
容不該見而今乃在主始泉願祥之慶定不

舒嘯然濟縱相偎鄉幽人到此自怡悅済行
泉石尤難底要石紀錄入鄉來廣年嘯雪谷

山川

侍兄池上對經書懷一閒日有賦

天機寒漾白瀰通殘落何勞用力攻潛樽將
聲秋雨邊一塞山色夕陽中動心人來嘶青
史晚節兄當詰赤松歲月等閒成老大池亭
何平日後公

可翁和

航船時足一橋通詩興誰能四面攻官業向
來慚柱下仙遊隨處是壺中風聲細、未變
梧波影參、見七松笑傲滄洲人老矣功名
付與冥頑公

概和

平生事業負清通博史何須數而攻人道神
仙遊海上天教字相住山中四方信作多桃

嶺南圖書館藏書

學士經綸開葡松明世徙起争席坐不但林
下并底公

贈起鍋成二絕 有序

清風池淨水寒歸夢覺熱依可日雲起談山
松笑多手劍無跡稿精道石

二

松竹手晚年攻打收所出卓標閒情与機息
不如鷗鷺飲饑浪煙和雅詩

可翁和

安府天教遠 帝鄉 君應一飯記能忘但
然今日人難張世有赤松無子房

二

舍則宜藏行則行聖人於世豈無情强顏歡
敷齊門於何似壺墟數乃群

稍和

乞浮四日作醉鄉浮生係務總相忘水雲清

嶺南大學圖書館藏書

秋荷香冥小艇虛明足泊舟

二

賦詩對酒秋來行水色山光不世情凡叫乎

客謝吟醒柳陰啼鳥兩三聲

郭晉 有子

地樾行茶當繡帶遊湖紅水光行北歛花影

在西湖行來時你失萬疏筑來降相何於不

願庭榕行嘗覽

可翁和

秋田秋半熟香入小磁缸宿水清淨筆明窗

草亭偷酒茶詩揉重荼溅映硯降笑問枕山

龍君生費錢陂

櫃和

映水花明河亭喜酒酒缸上高蘇北阿窄微

清酌泛處世無心慣聽文獻已降生猶有故

交國士仕無媛

主晴雨後皆作秋晚來亮連峯打賦

有子

晚山三洲水初新一城勒低留西湖附請還

北淀晴光竹枝地上亭景結水清無吟嘗鼓

西時有客蔚文提兩天相風月与声入夜真

表滙紅綠岸晴咒走於水試排船子花中出

此好應從綠荷伯嫂事歲朝賤凌、同板酒

惶、劇林鼓吹時空付愀對酒且開飲鞋灣

雲中千縣難携更燃學方知有道境之入無

間氣向湖中泥攻書擬石事枕只鄉在拉席

許野人介鋼之功滴為子沉意不群師各理

細映別戲捻香芳

可門和

嫩足中生聊歸田始見勤渡園時及井學稼

晚晴雲白取山千空作也品四清深浮當把

寫游遠忘移文錯紙字一樂部之仿訪試是

塘清見底銀海浴無埃添捫唯當口止嘿恐
致君天閒方外境感比除中眠酒欲建肯紋
齊須娛客狀詩書嗟出辰娛老部宜瞭因衔
知為祖業田負放翁至人老大前餘貴及多
聞詩少懸工部雖多楚領半部原詠識討風
露過秋分且栽泥中笔休空更北群紫塞還
一上鴻鵠正苦丶

前和

山人新學國畫慈一生勤方治湖漬水平田
稆白雲紅近道水西青竹亂淺漪有容須浩
酒無錢甘愕文山中緣已災地上事是政小
縱通三島新詩勸八垠輕風宜佳耀鳴油合
詞君淨空從烟家針風吹際膝特杯方痕同
芝製洗輕秋歎絡詩書貂術須起葉醒法修
問事宗林冷落功數流水心無酬烟樣修不
閒適逝花相問詩擬魏恭甲天字無雲好成

偷路細方來梅在抱鄰野任嘲新醉满卷書
無長牧派更程芸

鄉反見空說　成　十三日　有字

衆意相剛好為吟个作次韻說多情日斜山
乾如實說風急松声紅雨声客夢不還鄉杜
欲撥近須結嶽如盟去塘去水清如許不猜
浴浪好淮蟠

又前和

相望不隔一牛鳴準姐遍從見至情特霧清
話旨酒亂松實迎道晚歡林馬串和馬初無
塵白兩黃雞棲有理醉眠為抄從嫁頃絶勝
前日約唐盤

前和

不平常欲以詩鳴詩反還話試北情一座家
欲噴有花消前閒西望無声能脈已逐燃鄉
杜鵑啼何好歸田盟都泼終準若多事不攻

紅稻號長纓

侍兒赴壇　　有序

時出西門假信坊從中攜何是主婚郵中每
破兒瘦纖風物從今校簇壯山絲行裳多某
學漢人抄紙滿牒墻年來題識幽棲架金佩
林泉興味長

可翁和

卜築何如賤道坊千紅萬紫沒根墻要回眾
境為全盛都使閒人覽眺怡洽水清園密勝
景亂篁爲出及翁墻幽從遠新煙堠路千幾
山林白晝長

稍和

清漠走馬當雁坊淡帖西園數疏竹乞偕前
川成自樂翰歸紅日為誰忙釣魚竿口近軒
水沽酒隣家過短墻半醉笑攜翁命對月明
天長引杯長

嘉進亭望罷來臨洮舟定合如歸眺詩
谷詠韵是日也噫渤海縣尹吳姓之以
次來其也時同七月廿一日　　有序

渺亭秋芳庭客日紅如飲晴空散餘霞秋水
淨氣城高梯雖樓倚山分綠滿望晴江城碧
池不礙煙景隨紫繞烏磴摘天宇道盧曉石
營來幾滿松陰俯新派群立洲嶼連江洲時
一倍豹錢還珍盈傾倒出宮釀何以二名姬
朱紋行清鳴凝雲向空笑盡前下湖翻所憶
杯行道過此百川空通史甲動魚宮氣白況
鶴鳴九雲雁不倚情街鳩發人空營中坊
後江湖上經披西園游覽盡竹兒長云胡漢
此行亦漫帖風景而我多扣秋鴻應在撥篙
吾兒縱游以為觴歌那元少飲如願舒序此
倚酒相從文行稱海之行筆行道合字筆
問日得復與秋根船情時年無盧吹一鷗望

浮失前程求解今在靴打古戲時昔所浮多
新起由從天上人何以山中相但從時易失
偷卿吳欣悅緣是淺且消神秘專所足人生
貴遊壹前修論壯支標人報史開列仙尤為
深故田來無須何當制謁訪

可留和

吟榮四十年地招甫天放對云在人地以遠
絕在坎泥吝游對地秋色入心望存木已向

溪雲水自相遇空應浮山多臺高知遠晚渚
泉日泊泊節制無異浪何須遇前川固有花
可憐王勝為肥狀錄注注新醒時賞諸子發
咸用小巡時龍魚共游詠酌醉來湖湖并今
亦行常小丈各有望子序風把下馬租陰若
碍君得終際經功業斷洽暢提跌三才中樞
于百世上一朝事碎殺身外物皆足乾坤在
俯仰形骸貢放浪為事當憶、一笑天蕩、

鵲湖眾百為龍戒上九充人生幾兩屐花為
乃兩般役令方寸以感 拔行、否年今如
時小、必扶桂故人令泉老于里壯酒御行
數粥泥枇永脆喜洛微塊騰夢博情往突逆
未老部言管城子仙壯食內相與來使陶寫
升、歛個仮昔以向作崇集飲不為至浮易
充大道勿葉當元在廠、語可及極明河月
洛深老之充澈宙逐如李公訪

相仙

湖事居山休居陸居不放条天游谷、府地
從遊不遠其條行移名在足鬢想存從笆系
而涯接手足盈無荒河可時定從官任峻方
活睢迷他由成編成滿品甫相好妙色為自
任何不及石而新江道居聊以聆淵道心鳥
三峽班一將自叫分叶掌呼然向湖國百此
家山與不軌以江望劍來試柱劣去流亦和

瑒清供似已多幽情有又鴨鬥在城市闕笵
在喜皇上禮法肯厭乎脫食成仍沈丹生戶
亙延館道北孟浪風深晚靜絲部野芹心湯
望氏新相知知我北塞亢清風颯綠吹明月
湘歌紛竹為名子父橋行丈人行生始策始
蘢不用錫几枚散步運徵行晚余所細水
沒鬆拜排沙頻時掙秋殷語從色江斯文來
天長遠、眾山形提見風流和千仞立崢嶸

五

□□閣藏書

眾日駭侶悵清泉石行石舊宵野徽異踪跡
館四休時府絕猶在此耳邊清波拭日明洗
議西山深更多佳處時一訪

偕故人趙寬舒胡安陸泰陪泛舟一
月七日 有字

歸吹鳥張綠鷄放幽棹綠動浪花浮拍呼朕
薇露餘霧時方暇集賓下以迫文次晉天枚拾榆竿作網遊尋
柳如雲織一點山橋成徑接與洲渦滿休品

二南曲風月雅亡宗解秋

可翁和

驟浪船歸首役水四到、海月從行坐間呼
作鳥舒劍吹將何如兵分於紅裳白頭詞第
國清風明月陽鮮此諧君吏約樂、會不忘
黃華不笑秋

稍和

碧天如幕晚更收蘇脉從松陵柏浮去識已

六

□□閣藏書

為寧下飲今朝晚狂花中府玉杯酒映紅雲
沉宮擁袍明白鷺洲史音波光流日影人間
只尺是中秋

兩峯塔對望觀山 七日 有字

建初兩寬存今日山知好走馬河堂塘在卷
戶出討拾級紫霞雲散緣芳佳草翁篇太行
顛陰約林底道徹幽終歐守高低翠如掃手
生河興山皆石云髮鶴閒樣納淨崗俯瞰看

飛鳥不有吟然啚耽覺超越小

可翁和

輕風水無波落日景逾好為虛怨桃生旁家
因彼丁窮時眠未於得意詩不作匆謂城郭
近下有往來道心遠地自偏興來無兩柳枚
藏于鈞琴築用穿魯縞絃、數淨寘幽、芝
歸鳥一往坐井造謗然說天小

植和

秋谷在新晴風物事、好山色可挽掬詩料
助探討西風响跡林晚烟接連阜前溪有小
舟何處訪安訪道蒼苔淨可坐葉從落不掃
松下催浮蔽衣乡拔衣縞西山列画圖去蕕
笛魚鳥碩進一讚功且使采山小

記墟上草木二十四首　百子

凝粉如煙如天賦形天嬌嬌根九系底挺有
重雲表町衣閣風雷迹視寧待晚帳勿忽化

麒麟齋

去須君飯香稻

二

七松何山禾亭　此為草花根在林塘定与
系脉合人生無百年撫得成水帆珍重明堂
材敍但俛俯蓋

三

曲徑通池亭有此一院竹翊碎影搖金敔琤
琴張王高歌淇澳詩究苦演周緑　君其亟走

麒麟齋

駁王人獻渠肉

四

亭前四梅何來自江之南易地不易性培植
吾祈其調移不無心僮木何用憐且團尉獨
凿小松筍成三友

五

竹竿植此栢裏與叟梅痹霜雪幽塗勁雪烟
護粉困萸香采彩風影曲鶯滑餘服食吾不

晚歲晚見天真

六

文徵如青蝗陰癡釣磯濕又如紫盖賦高花
間紅碧持竿熱其下烈日赤吾暴猶勝析為
桦飽食事悖奕

七

屋角有老香梅枝若枯槎春風一披拂善蓄
閣丹砂管圓欲種梅花落不用嗟尚憐曲江
姿孜同此夢

八

髮安合承木枝葉方數繁卷舒雨無意或搖
吾有嗜紅癡亂雪綴胃朵皆然縱未説得嘉
樹且御鳴河行

九

老樹深泊根生意今始穿凰風能作蒼狂紅
日為時結實九可人紫、采色尚好事無卑

丙晴微安石院

十

翻陽香霧裹風清露未晞竹立若沈思錯金
掾仙衣對之不敢點瓶缽嬉态歸何以明高
賞主媿竹日暉

十一

冬、白玉簪隨自天仙蜜幻作奇能花清香
何蘭萬蛇形水盆肥身皓秋礎云就不自
指終為筆蓋枝

十二

花實葉可愛移根御階河題品待詩客未許
侍占多莖綜其蔬用花選茶俗何幽人亦分
紙用寫考祭飲

十三

鷄冠子甚微造物巧成就植立意欲勝恨昃
如開軒昂自避羣尸卿塋吾贊永懷劉天

庭縴情唱壺漏

十四

環池有異莧紅瑩珊瑚浙亦有開驚黃絢爛
五色共疏品介眾織無綴秋獨富但恐西風
高塞簪在霜露

十五

西蜀神仙花住此主塘上春深風日暄晴足
錦圍帳佳人在室谷詩翁有藥枝不酒東囑
觀音子托塵訣

萬李書氏 叢邃藏書

十六

費賤它如制作花蠟為脂芋膩粽久日亦役
凌寒間餡以葚味似荇茗百它比綠葉夏可
蒼寒綠時一杯

十七

郭西宮一株王郎為移栽月明小院春生香
院丁近撫香於所愛紅肖笑堪擬繞柯父文

園何山史吉司

十八

芳莫環堦幸芯䇿始知莫芳莚挺秋青煌、
勢如寥隔兮何隋笑比縱或失言主人酌酒
觀嬉笑弄諸孫。

十九

園丁笈龕俗勝地乃栽桃紅霞從如雨作實
借吾勞化工有溪蒸盛時題折遺易落還易
長呼嗟吾二毛

萬李書氏 叢邃藏書

二十

西院有穠李點夜雪千班燭貂岳綵帆完若
羅家冬笺哦卻蘇許紅筏莲前罌附後佳冠
卧花郁爽吾所

廿一

穠蓿遠主塘花共秋汲莫寥露古雲澤清香
隨枝夜孜小隨急人郁與花有素行行根入

池化作甘谷注

廿二

明時衙署帖馳伴息來嵛栽培日以茂用比
洪南全但有花實時禁若錦繡林何全吾不
惜毋令蘇其心

廿三

灼、紅燈苍楊州住飛檯主人田使君當增
白培壅憶昔金帶圍茶曽兆榮寵歸來老圃
中相稍賤一律

廿四

留墨欲名品悻慳錦綉張正從事當貴花孳
有姚黃歐曽記洛陽披亦快錢塘花于吾有
助醉墨酒天香

可翁和

吾家青牛名伯仲龍驕、不似丁令威暫來
立華表鬼神護衛不風霜幾昏曉摩挲左細

文留見陸為詔

一

二

紅綠以多暇吾朗閣校筝遠從他山移清與
衡晚含樂天才四十歲今已與此吾年六十
三方期竿成蓋

三

長公有名言不可居無竹、僕、廝苍苔森、
植寒玉声來書晚清陰入簾林綠何須更晚
全此君　當制

四

春風為客吐屯泠來枝南但悻悄成實能醸
不能甘世自不可口根在吾打憐竿、共雪
月華枝往三三

五

苍宮昔多竽乃與群烏陸何如在堂壇亦勝
居袖閨老根已作白霜皮不成繁不用嘆不

遍參并能寫真

六

朝來花鮮新染兩壁紅濕藤蘿助奇兒嶷帔
僧、習昌黎性若遇政尔要掌禁一笑問秋
手还能論人矣

七

枯樹影在水浮動如仙桂郎日春空間今朝
雪滿沙紫蜂等見戲老懷無黄嘆作實助教

校明年送看花

八

有不知向時手植日何榮無意底用躅躑用
悔守惰亭、孤翠蘇鐵、散紅縱者實勿畏
字帖以今敬俘

九

思緣千萬枝大蔴中苦寒山人直賦起浪海
日総秋蝶吻行可流寒裂後我綢無賦然啟

元甫座粉林院

十

晚涼振羽體日陞東方晞香遂虞宮韻潤處
華衣麗翩通明殿金林承露歸道數葉亨嫺
江影動清暉

十一

司谷琢清貞不持幽人皆接簡草堂陰乾百
五本日容映水壺芙蓉種碑、著我沉水鄉

庭前史叢桂

十二

般 青叢有敖蕊垂墻阿夏宮雲影厚秋枕
雨蜂多蜂望鄉從前風霜共若何休教近湖
石後映美人秋

十三

異於此間生鐘綴絡天然筍風振細葉兜若
三前同時收不須悄然悲竟熟同時因之記昔

年聽聲起侍嗝

十四

雨後叢中生俄成奇文樹謎名雁邑紅絲網無不具環池網雲鄉吾罽　雨當呼雨巫覡之秋老欲寞露

十五

花仙可許來媽妖王沼上香脣羅曉妝濃、九華帳勿金苦幽獨叱賀時宋枝隶燭夜羹歸春去無覊歟

十六

蜜脾搏落蕊成此佛面脂黄中色可尚況在雪底閒溢名匪獨我伏神出芋墅幸無雖調笑聊因循仙林

十七

園丁功力深春榮到由桥苍開月更明容、白雲過茶宴侍含津棗承朔床擬葉羨鄰僕

曉且浣長鄉酒

十八

人生今茲親蚩陷多淵萤忽随窒椿化冥漠供高齊此渡距可忘肝摧不能言對苍聊自甦白頭還抱孫

十九

昔人避秦亂川原多種桃我幸遇明世栽培胡门勞育花食其實為幽瑩不遺蹤媊緩搬來擷賸宅不毛

二十

清夜游西園燈　白雪堆東風若受惜不遺過塢來何須飯張敬且從傾我爵沉飲不省錄停兔兵姬哈

廿一

人間陰透苍開綫宜屋爽三往建松陰百繞穿苔殘秋谷戾籬落疾旨、意素徵英從洞

聄盦甌親栬注

廿二

浒廿茁夏果其柰招衆禽禽啄吞不惜呂酬
饱地金呼撞日畝蘋青缸稍滿林禽鈍人亦
餞于鳥嶶我心

廿三

造物春花王擇后降嘉種更華澤既多加以
人力塑楚、御衣黄、逆冠羣芳舭羣芳各有
定勿用硒而捧

廿四

開元得四本花本炫焉張彩色各有燃世獨
推其黄我非富貴者胡為植至塘天教風露
夜受用一庭香

槙和

雙檜立不倚是謂强哉嬌栽培歲月深挺出
風塵表正氣凌太虛老翠宜清曉屯宫今何

如且綏安此沼

二

竹溯滿池堂松予拔其芊根一丈相安心与
景俱會樹之足證桂泰封成一既相報爾何
逮祥署不張盖

三

生平癖好幽析全以木竹時開數畝田種此
滿竿竹玉節月清影砕出墙斜梢綠感晚細注
若何妨乞無肉

四

去嫜宿秦香塗若芝滿南東枝時一觀心涼
香所甘什是百花姓堂但桃李輒之來雪有
月照來花雨三

五

池上有老柏以烟為四鄰出根堅似石挺質
同如周寓傳杙宿蛟龍未能解村大匀時難

何如法吾真

六

探勝植佳木也道地宜只化作兩庭花光有
一庭碧春風楷馨香曉露不労蒸休羨千户
侯富貴劇如爽

七

仙家杏何許欲訪無從種春風如淨泡滿樹
出硃砂明朝成白雪幻花真可嗟一笑勿多
語孔煙萬年花

八

含前植李樹不日見滋榮含離且合豚有色
從有情晴烟蔭幢節輕風颭蕤纓莫飾黄金
勒岩人方鎖行

九

愛此安石榴早擬愛紅寄服眼、欲迭嬌若
火實吹符擬皆前熟裁入尊稻斜時見子初

戌苔苗滿深院

十

園中有黄葵含露待日晞主人宿酲起落數
宜進衣戲把玩黄杯西風吹去歸程亡不日
捨盡展向晴暉

十一

素娥姿仙家所歸欲寄去簪孕作花清香
不泌窗夜深小窗外回風斜看嗟相伴何人
斯古今有老性

十二

己移我前之移植庭之下綠雀封手步羅扇
清淚多歡隨一夜雨如響如千何明朝就荒
上嗚打短氏次

十三

有亦如姚鸦赤玉巧琢亦不閑長鳴有對立
若對閑家黄方雅似千金不可購報曉勿用

南高眠謝史昺

十四

腸胃喜愁莧培耕乃成村紅紫葉為花青黃
天為具媸雜秋意深小圃晚漂留秀庭珠赤
來西風送清露

十五

我嗟花中仙時到池上風破胭脂粒烟作
雲母帳醋足晚光遲出人方倚杖何由游西
川吾固堪悍然

十六

翻切貞金注中色為胭脂不用妝名定但是
東君閒幸有丈人打叙作樽勞幾何妨對醉
口時攜酒金杯

十七

微雨洗紛華芳如滿枝析果閒昨夜風吹壁
不必造小園木閑栽植寬行可撥人生欲清
明一醉尤饑渴

十八

人生有所寄北堂唯執萱翠蓮襲鵝帽丹葩
紛雅寄芳洪擬簡易已憂何復言宜男更有
驗常律竹生孫

十九

武陵不可到吾園自宜秋作寬可立待區區
非從芳莖露紅綠妙流水紅周遭便須酩酊
醉鴻罪輕鳧乱

二十

晴雲收綵霞滿輕紫如堆錦緒晚日遶嬌
香風來拂落亦可人終飛入華筵肝膽醉不
邪將為玉川哈

廿一

種前滿東籬來回風景燒秋之不盈掬草露
濕苦殘無酒只籬菊安分行吾素懷哉斜川

人停雲目空注

廿一

嘉菓味可甘浮名因欲貪芙蓉如玉米砂
照黄金芳艷留香帖作有你文林青李勿相
是作詩戒遊心

廿二

當堦種芍藥芙蓉非一種紅紫開嬌艷風雨
勞薇塵甘作春光殿乃専衆芳魁對花當若

何金鐘日須搽

廿三

花王元富貴造物更铺張列檻紅間白檻揚
時配黄香國足花品稍爾張林塘今日好風
色滿天吹暖香

池亭若雨松供黄蕎事　有手

嗜見黄茎及七松松竹竹亦不能叢然若同
足小民罪任肯誰腐大造功深氣運天字易

雨秋聲滅地日恒風圭塘草木渾閑事可惜
都原木泰室既住扶、四茁生太室空向索

可翁和

雖散淫雨富香松更深惜苗竹較叢晚景盤
經方秋友經年培植已成功堅貞未許移天
性光凜行行猪晚風珍重歲寒心事狂却渦
孤月照霜空

植和

點綴池塘藉竹松、方提、竹叢、上天何
事運朝雨老園都淪一鐵功生意此時渭晚
日秋聲何處又西風歲寒節操誰能易三徑
何肯青淌空

圭塘草木續詠七首并序

栢詠

從父都司先生記圭塘草木詩廿四首
句精意足然正点殘損也攢和滋押其

蘩既進而窮有疑焉夫仁人君子之于
物雖小大不同所以與進造就之心則
一圭塘草木皆先生培植之功葉木之
獲至圭塘亦皆先生進拔之力也然有
不得在吟詠之列若棠非以圭塘時和
皆及之邪抑亦有所遺而偁也不也
竹也柳也梧也學及之矣而梅松与竹
今茲又蒙學詩抑然於不然焉況槐若
之植陸桑之濟世條之霊壽桧之道用而皆
桑之六者有知於有賤也謹續為六詩其前
為三十詠皆之祟伏于覧然教誨斥正又有
望焉

其一
昔人植三槐百世猶書　如溢恢先時堂但
於尚定時兆學子孝於生公卿不也王祐
家悅仙有堂銘
二
有地已牧宜但樹培下竹似荒夷花綠柴
茲　夏欲作成都謝敘死齊有野老人無慮
餘良山桑錦社
三
栽龍大有條何異人而仁　者必有壽此木
宜千春我培幸成趣佳兆在主人主人諒不
知植桂為之謀
四
秋山何有於移植圭塘一歷、氏仙家安道
起尋丈蔡以生青時晚菜尤可尚淡也雖然
才不似摘花萬

五

此柳何風流栽種遍庭院終抽綠玉條便教
黃金縷弱體不勝嬌纖腰似飛燕心事如渊
明但比五株美

六

引泉灌為沼種藕才一年紅妝映翠蓋水晶
宮裏仙凌波踏明鏡捧擁來三千窟同娛野
逸莫教閒酒船

前用植韵

涼颸動空碧何枝掖高青張喤都笑吁女阶
可中庭不煩位三公政不宜今鄉南柯夢記
夢隨空方為銘

二

幽人非淨着日、戲桑下度長隮世餘重螺
花朱夏呂貲事游觀竹不萃綠野細䌷兩不
然但入老農社

三

堂木亭頭定近何處宜仁從此八千歲才是
秋與春蒙莊殊見後塵世閒歲又香才覺椿
也稱浮尔樹德

四

於根鄉社面亂近甚忽上蒸翠色尚錢大賭
金方文米酬何笑之收之敵萬尚歲時信相
有年達拙觀瑞

五

依、綠蔭際溪連小院密風輕作紫穿簷
巧如織不假陸別翻枯骨是鉛華合有成事
益姑園有芳美

六

華鄉家居于移栽示近年生意自古達主人
堂花仙初日烟實錦雁是知幾千速觀致螯
說柳陰維小船

叔和梅韻

高槐珠可愛密葉屯雲青閑市游嘗館過位
楊王庭秋風遊作花植總蕢墨卿得意十二
街斯語吾當銘

二

淵桑五畝中畦流遠其下遶楊荀深春夭若
美初夏頗言敦本心毋使貧瞻野晶哉王道
成雞豚樂吾社

鶴廬圖書藏

三

圭塘提嘉植兩路涵深仁一株兩未若八千
有餘春陋彼擁膛樗櫟我道遂人托根況得
地貨爾為芳蔭

四

晚年樂栩栩好景更池上天道不成難清淡
爾山又改火歲所資食及何可尚勿迎春風
頤青栽俗游蕩

五

春牧何方來綠我楊柳院東風巧下髮梳條
漸成絲絲學桑翁幽居樂閒燕飛繁任為
萍翠圃折其葉

六

愛逢以君子堅心情當年風月夜老齡靜對
凌波仙亭、葉無數葉、花幾千華嬌柔可
製亭托舊如松

鶴廬圖書藏

憶梅 十二月四日風雪七八時在□

有淳

為憶圭塘四樹梅不知別後幾枝開狂風惡
雪忽此此歎落點花英殆盡看女未能持曉
玉梅含情為問安否歸期只是春色好尋精
水肌石上杯

可留和

孤香貞勁吹江梅殘、渡寒宵夜雨眯影在
簷桂偶然晴雪未還乎青藏西園老子肌簷

去東閣佳人覓句來莫憑高樓風外笛且教
檀板侑金杯

梢和

河北高寒少見梅年、吾國有花開潑紅淺
白非徒命對歛狂歌亦快哉京國故人成夢
想鄉閑驛使寄書來擬琴氷雪相看處却似
同持瑪瑙杯

不寐有懷圭塘明日遂行

幾夜陵州枕圭塘入夢思凍消梅早放春近
柳先知涉世元無策傳家頗有詩但僮勤秣
馬詰旦是歸期

可翁和

我去纔旬日渾如久別思涉兄恒在念雖爾
亦應知且飲留葉酌徐觀跋涉詩梅邊松竹
色好共歲寒期

梢和

極目鄉關遠臨風有所思色起歸大晚秪然
賞相知路把思奇術慵吟和舊詩君語流水
意餘嚬村鍾對

十二月廿又二日觀雪冷然臺城郡山
川四顧清爽小兒誦東坡先生聚星堂
詩卷習珠可樂也因憶馬明初云往歲
使事杜左司字与諸公和之成巨軸也
皆不及一見僕則不敢言知但對景崇
興詩用定韵而猶效之聚觀皆然之

有手

花庭六出亂無意冷然臺上偏宜雪茫、大
地迴無塵沙、予懷正奇絶山谷喜從天際
改竹外時聽池邊折相知更有廣陵翁長途
不信人嗟跋涉千鳳餓鬼防塗藏空閣倚寫銳
飛雪小兒忍今從吾觀棋、夜來安來領城
詩語浮聚星堂字、珠璣溪玉屑快覽撫景

慷慨生歲月堪憐去如瞥世年但碩大史書
故事須從汝南說歸來欺似宋廣平却笑梅
花心似鐵

可翁和

松蒼仙釀香浮葉卯君醉詠冷然雪停杯撫
景誦其詩韻與天花兩高絕移床坐對西湖
仙枇吟不覺冰鬚折枕起身在瀛海中浮雨
驚寒塵空盛懷賢不免失自量發綴長鯨跋
遊擘天孫絢爛雲錦裳小點難濟江表謝呼
倩掃付石屏融詞我磨鐵雲田眉浸高凝睜
縱避觀正翁龍公自就贊當時後學俱云亡
左司巨細知何說放輝自昔亦精話始信心
腸非鐵石

楨和

朔風捲地飛雲蒸山川一夕埋深雪冷然臺
上望眼迷大地茫、正想炮西峽深節屋低

高崖寒壑松枝折雲間日暖漏光照沙尾山
腰互明城簑笠漁翁獨釣歸打館青旗風颭
對一段清奇畫不成袁類得酒紅如頰書窗
鬼凍拾枯薪庭除泥淨陳木燒樹杪鐵鴉曉
聲噪平田脫見時一鋒豈年有兆喜欲顛樸
寫成詩費勝說呼僮沽酒當一醉巨筆如椽
鋒似鏇

圭塘補和并序　　馬熙

敘乃既歿之明年熙如京師可行泊楨
日侍安陽公篇詠圭塘更唱迭和詩辭
之凡二百四十有九又明年楨來京師
熙始得伏讀全集大篇雲行短章泉流
無非樂日用之常而憂國憂民之實亦
未嘗不燦然其間也楨閱詩趣庭日有
新益而熙乃以抗塵走俗不得於與斯
文愧可勝言耶然可行序引有張本同

聲之說固欲擬之ヽ社令雖未至未必
峻拒之也於是忘其蕪陋勉強補和俾
詩七十八詞八録次左方推二先生進
而教之

可行圭塘雜詠廿四首

水生天一本儆陽與以充陽落此塘伐鼓三
聲泉破甕和鈴萬古發矣ヽ

作樂導水

[illegible]

携妓落成

看弄山得許從隨燕罵奔命焉誰寂情知款
乃多幽事不付想青付雲兒

柳下聞鶯

出谷遷喬早致身友生求舊復求新不因病
渺黃金縷宵向園亭漏洩春

舟中對鷺

遂羽曾關禄衣榮圭塘今見雪凝粧詩家物
色無適爾身與虛舟已兩忘

荷觴酌酒

粧柔圓浅膩琉璃珍重山人有箇向若剩玉
瀝成蒼吳翠濤雖渴不辭虛

蕉葉題詩

少公欽愛過三蕉詩思如抽筍籜毫百指卒
雲題欹遍獨留心蕊待秋高

荷淨納涼

[illegible]

陂陀嫩綠可當承水國風柔體亦香楚索裂
衣珠未脫從教鄉凉咲涼ヽ

隔窗聽雨

洞房細藥屋編行八曲玲瓏透月多誰遣天
飄簷雲過嫩凉扶我入無何

松陰獨釣

露綬雲巻落綠蒲一竿聊復笠遮茸大夫亦
記當年事風雨中宵愈頼激

與客泛舟

平友相須欲鼓枻那堪舟子亦招招喚回十
載江湖夢雲際參差起鳳鸞

日夕觀山

龍鱗儼形畫筆皴白移一榻對晴嵐山中雲
出乾坤雨然有賢書到水南

西隄晚眺

偶然隨柳渉渓橋淡亦無心與泊遠落日谷

烟横白鳥西山秋色兩相高

雨中移竹

移花常競此風姿移竹應難泉日栽此夕相
邀晚花浮明朗月留誰試重來

月下觀梅

雪後西園踏蹂沙一枝曾挂酒壺錚只今午
夜扶疏影却屬山中道士家

荷檻觀魚

洋洋閣校人知惭愧公孫獨受欺老子臨
淵非羡汝紹余不信質諸詩

遶隄種菊

芳叢種與老仙齊春盡秋花不用題但使幽
香入池水年年移處酌甘寅

竹間開徑

龍孫戢戢亂穿苔道石湍由剪伐開不向此
中尋径遠柴門無處可裴回

水口聽琴

琴志流水水意琴琴水似音是我心甚欲衆
廷空流水柳陰跌坐聽希音

獨坐授書

蛙物無心每負壺壺能會我亦堪娛偶然中
開成硯箭統似應淺躍的應

登壟縱目

崎嶇縱衍半附低西山東部共寒遶若論覽

盡源頭水合姓洹溪作許溪

詠白蓮始花

水鄉紅紫盡與臺榭合懷水花日開學玉有
詩無乃戲卷雲須誇雪千堆

詠木芙蓉不花

欲寄驂鄉不來蓮遠池分種待秋妍都絕錯
把東風紅卷似實厭不凌燃

詠湖石

奇章三品說甓、良狐將卑視賜緋何似野
棲娱退傳苔為冠履草為衣

聽箏

春纖無力發絲輕助以半天風雨聲詩客拔
雲潭未覺六經心醉有餘醒

可自酒閣口號

墻肖圭乎圭肖墻幾人湧退水雲鄉簿緩白
芳都休較漂、清風不可忘

穎侍飲奎增

和下晉英继洛陽詩如趙璧情秦價二難獨
擅文章無一字不隨時世較雨花叢芳出
色光庭芝樹亦生香黄里為鵬乎多愧不共
簿前此夕涼

可自太常引四首

月池多江般公時盛極自天錦天遣可自回
要扶起坐傾樹欸 圭塔如此藕花無數一
送頃酌詩帝里不須封拜提公三司自受

二

园中萬物水中魚活潑兩娉婷消洞春卻似
早虎盡爭聲笛聲 山提時抑一天乞氣付
與晚山青花紫旋雲陡任搽上瑶琴自横

三

釋紅酣日暖衖衍光景一時新蕩蔚都行壓
香出浴溫泉太真 榜中龍虎班頭鴛鴦無

波園冠巾花亦識天民闘見到黃蘼幾人

四

露桃含香不勝穠合漾水花紅別種出林東
爲水雪相看改容　迴雲燒荒此時千葉秋
絕闘珠當貯酒待吟鄰舍時昔時來一中

可翁垂塘獨坐四首

投老歸欲慶有年西南兆從彩爭迎且須獨
樂看司馬何公五湖追討然激濁揚清勤滌
并任粧求重憫苦田疇、此意誰能會唱入
漁家傲四首

二

近日征河去不靈謀生往碌買村烟有錢沽
酒亦種秝秔稻可濃仍集蓮和浴任涼桃樹
閑日风不某柳花飄浸□□事吹能寫樂向
從知在此坊

三

園池多勝事有閑即逍遙袂署衣紛蔦揮麈
扇却蕉波光搖屋角樹影轉廊腰何事西窗
外青山不交招

四

水淵排亭小隄烟荒路長烟霞轉道院花木
勝稱芳洪絢景韓信泰雖脫孟嘗客來如此
話來色流台塘

可翁漫書

勿謂舟小粧于太一蓮能容茶煮宅更栽
酒如川有分投閑散無心钻管建若教仍濟
險酒闘水中天

可翁大雨雨晝夜滛剎墻仆爲竹茂
除、屋漏皆無乾一夜周垣破水從生意書
歸集竹爪涉園頂待日三竿

可翁雨後記竹有理整權折竹
雨前數尔地猶乾急雨排墻尔遂之便尔答

黄賴庚甫未能忘元持鷄竿

可翁新秋即事

秋谷意無從一徑入松關不待收綸收湖
賦小山閑情瀟灑綠竹機事笑黄閒坐對冥林
催歸書久未還。

可翁秋陰

螢飛倚柬涼觀噪未闌乾殘竹江途遠浣桃
興已闌有坊陳履道無路達長安欲和陽春

天

曲詞華醒二難

可翁漁家傲四首

香露空落烟縹渺青歸林木先從杪若來芳
洲藥采泓花下悄幽情翻波在漁鳴　鳥侶
知還亭月老魚驚浮瑠吹斜照魚若有言求
直釣泰吉了也還能唱漁家傲

二

八十隣翁頭似葉遇言殘翠埋荒草不似主

媽風物閑清畫好來游往往逢知島　細凉
和、風媚、柳絲柔江寺我小泛輕催泛盈
同飲仔可擢和穌重和漁家傲

三

凉入槐陰門巷香秋容次弟路藏茶凉畫皮
笑亭影倒征鴉畢一聲喚起江天曉　潮外
白衣送未　訊留灣西山桃何事木蓮花
杜少詩與謫仙風仍更漁家傲

宋

四

池上水枯堤圻峭池邊雪落無行首　三島遥
道心欲造舟子鐺舟恐受壁求笑　遊渚
一鳴古燐、告鐵嬰惟從形福合亦安能究
爾採惟善賢藏墩歌徹漁家傲

可行瑞蓮歌

休官林下坐名垣鉋魚、今又思卿賢軒前未
暇植些物諸綺萵項花開蓮凌波仙子香袖

袖灑御風元女宴蟠溪瓠中一朵特獻瑞芝
吹落並房仍蓮里人傳繪筆箋　郡侯趣庭
門庭闕三陳皮軸皆接踵二宋對策常同年
當時豈無草木祥水花未必長同權平與施
厚載未食相望双桂位先前歲寒勁節各挺
抗傳家經簡均便、仰芳勳業任尉社用藏
功欽女史望季方本是棟梁具胡不領袖枕
與緣浴磨便合躋蘺賦天公有語令花傳注
堂嘉既又繼出慶源衣、逾淵泉階庭迷理
見玉樹合瑤不但依綿、嗟予兩缺詩沉病
探索試藥猶未痊請公新句敷先和能亂紅
日酣平川

可行對景書懷

池上採荷協四迴母勞鍾木互樓攻詩生流
水行雲外人在光風霽月中路到迂時因避
竹垣泛花處更語松世間何地無魚級卅日

委蛇勝自公

可行賦起賀成

闔池擇勝似江鄉蓬廬何妨命名不足和
紋歎數乃更仿仙佩負山亭

又

雪入茶甌自在行風生竹膈更多情石渠近
日疏影雨勝上橫琴貼水聲

可行點事

藏書近十萬餘籍之千紅竹影明窗户荷香
暗度跡對山方悟日見容天心降落日層樓
表茗烟白鳥閒

可行向說詩何極歸坐忘亭

謝政歸來幽棲家有雲勤繫池通活水築島
駐行實鄉外築宇石行迤路息流亭臺全尚
修花竹剛成文月早秋仍早星之氣未盈露
流學有鄰終嗣遂無根西舫齋居士黃梯賦

郊居水平池見坼雨收日影映竹掘芽新漲
魚飛已信甚計唐書葉且病從酒仍然忘順
多逢於時覺好笑觀、一笑知承遂留于何處
閑折蘭常招客栽詩足張筆對客從爲無座
詠白雲多人樂作居獨天孫欲喚群明朝又
興任菊徑行鋤茗

可行鄉友具饌

石面穿渠流、鳴眠四山事總關情故人哉

鶴齡韻甑

酒不甞醉好鳥偏花空有聲但使軒存常款
客不妨松菊屢尋盟西風度禹長安路說與
山靈收絕纓

可行侍兄赴圭塘

年来夢斷鳳池坊霎影天光有此塘夜飲不
雞歸路遠花興更從攬不怯桑麻葬薈接手
野機村叩啞閑流鳩無事好詩生馬上眼明
双檜拂云長

可行客況述行三十韻

仙舟去何如帆逸且存放以情游浮汴桂梓
却小堤西塞辭去良田里鄉含望入雲與飛
稍森凌汝事宕嶺人功已於横渡獄非晴領
陟山行游況作新雨濺荷枝知湖洞花在見
雲傍湘陶逕往資渤海從名醉影插波檜離
聲終半天吟物駕蔣舒餘松催雨劃樹渚、
劉川吸湛　路陵崖來逆來月餘氣枕西對

鶴齡韻甑

碣聯句交彌明請序按文嫣吾将出方外披
亦可作上空名名共此陷仰物無長倚存一
釣竿欲破湖里浪霓舞彰蘇澤風聲黃天蕩
又喪險難成衆或致身刑亢不如謝客衙聊
度娛此舫旅酬省主席各遠子姪行全交忠
闔閭尋盟信可杖伏乎杯勺免對以難恭鋼
神龍曾谷泰天験俄舵鞅醒醉既兩忘寵辱
亦供喪葬、迹大禹表、古州相休急猶可

追觀魚已堪悵更長簾無爲月黑箏有羌𪊨
蓮想退聚一夢紀諸安明當沂滄浪爲水抗
潭漾仍完圭塘深桑搖漁水訪

可行循故人絡兄泛舟

紅衣落盡獨蓮收容濯虛舟日夜遊浮一容
從下北設些一尊遊子助清游傷紅艷悲衣
三歌從此翻翔到十洲欲賦擢歌成悼欲汰
雪跡雨不勝秋

宋

鶴壽齋
南海葉氏

可行登冷然臺觀山

林處山李奇峯上觀史好紀如武庫開爭此
中留討于弄排層空萬戟立其草矛戈紛委
地有劍光天道端能枕賊攻亦可詩陣排排
佳人濬相對綸巾照雲偈綸帳湖水酒樹嶽
配米爲惜無冷然風筆　祝融小

可行記塘上草木廿四首

亭前檜葼豆枝曲欲自嬌譬如直諫臣抗論

紀天末氣含芝木春節嬌水雪曉丹井有餘
波搖微注茲沼

二

織寒無青松觀此物情年不有紋龍形詭當
風雲含爭隨淘柱莉日以長白晚不須污泰
封爲作擊雨蓋

三

移家傍江湊辛苦帶爲此植之永爲好才士

宋

鶴壽齋
南海葉氏

如才玉迴從質留候化作泻川懷中有思當
材清香勝紀肉

四

昔年傑俸華爲酒邑水南今欲對池上曖杏
甾清村楚跡雖見遺吾林亦何嫌但恐和璞
映而蓮貨餘三

五

矯壽以世計當與泰嵩隨鋼柯既鹽之侯棠

仍園々雄姿俠龍虎奇文間鐵鑄潑晚同
探甚知文人真

六

河源富千湖性本樂甲隊釣碳有餘地借雨
油幢碧鬟霜剝其陰翠若尊聚幕役身安樂
寫稱館文觀奕

七

杏開千樹春年々送仙槎如遇黃雅人飛雪
漫隄沙移根文盛上開晚惟勿嗟但願世其
文常觀曲江花

八

有木枝葉茂歲歲發萌榮作止每因風雖合
非其情名器不可假、兩一氣鍾禹雨解觸
祭示我亦周行

九

若知屯于春入夏氣乃寧恐能酬酢恨定可

清晓賤燕紅亦何心要作濃綠陶但為宜男
方惶、賦庭院

十

萸葉本萬點佰此惡客歸茯、切字短瓢、
大鉢水中色足付婦吾於田周歸作人珠來
來志旨對鉢嗶

十一

遲情章甫端賜玉替我髻終當衣冀猗未可
曉空蕉茉莉如捻環配爾香碧、胡不來中
州而乃定八桂

十二

廿歲本空菌剝根出紫阿狂僧清稍少道士
一乙多中句隨風雨詩宿如葉何之々夢中
虎傍空聊借哭

十三

秋花最難情櫻武氏裝飢戚錦堂欲鳴鸞丹

或能聞新詩催歐梅已受買人購要三乏雄
雜雌伏棍屋漏

十四

果與瓶白莧欲以看自謝此種偽五色充庭
當家具葉披錦雲亂寶袈言珠當霜猶不足
惜明年有春露

十五

衛子宍黃鵠就羽來海上禁綿飛莫蕭懶單

鶴李曹民藏書

照春帳照妝待銀燭遮香冥錦枕明當走呂
州雨勿斷子缺

十六

春風何許來孕此黃玉胎容怦不自　磬口
何由潤以貌可梅僕論香亦花戲風味極不
浸吾當舉深杯

十七

天公琢瓊瑤一夜綴蒨蘂遂令東閣當不受

薄寒過洗妝何用洗浴英猶可擬姿學釘坐
人相與洗盞酌

十八

主婦治北堂新植惟貴鼓說華鬱四書擢英
喜孤鸞措合叙其功無形成向言當持念是
訓向我叙重深

十九

何彼穠、花貽歌園有杕陽和不擇地人力

鶴李曹民藏書

穿施勞蕅植各天涯或又玄都遺惟嶺足佳
定盖之配溪毛

廿

周林話泊春有此水雪惟赤日殊未好月夜
須重來遊搆灌其根致之洗與羅顏色勿嗏
嗏揺為梨酬吟

廿一

秋容為誰妍白衣來何莫不惜尊中酒恐負

籬下履霜風椰頳紫星月照黃素宋、晚節
香美人烹芳注
廿二
花高枝滿蝶覓老田有剱風日不賃春吾憲
已無金誰捋玄鴉來致留未林、爲不有石卑
帖嘐能沃吾心
廿三
寄織廣陵花勝全本無種其當異人出嘉瑞
[illegible]
不可變西園有今根新雨荷天寵碩披家庭
肉鶴為吟伯林
廿四
知光在根撥培養異池疵媄暖貨叢林穴巖
晉硫黃主人本無心聊渡雲影培媄語康節
語耗事有餘音
可行松竹皆黃
淫雨為災及擇松黃萎又見竹貿叢徒能猾

俗不自麻謂可引年寧有功外直尚持君子
節鐵嘐然継烈烈因風人捋大任多寶困其
能知之惟大宜
楨生塘草木績詠六背
兩枝餘十年老眼冷淩青蒲藥進春雨一、
碩且庭平生道種德不但保彥郁我捋茹其
花高詢休戚銘
二
[illegible]
國裡發公桑益以勸歲下柔、為蠶供衣被
涔袁夏何年冽燭架花吋共肅野當今有餘
帛豆辦里中社
三
唯木首五行史記四端仁椿又木之首配時
為孟春、當歲八千此語聞家人仁者必有
壽老境頤卜隣
四

仙家榆尚白歷、種天上此地啟其青豪耒
起十丈蕉葉抱芙村胡為食而尚然、風雨
栽生意尤浩蕩

五

杖履迷柳邊無乃似歸院不如桴孫舟松脫
綃其保羽紫粘露蜂夕條棲雨燕与物同至
和天恩殊畏羨

六

鑿池汚枯荷缺迹不記年一朝出泥淤亭亭
水宮仙遊佛構栄鑰啟閉藏載千使當從太
一體借紅紫縚

相為中原名郡自昔多達官貴人之居
實廬陵歐陽子為丞相韓魏公作晝錦
堂記人到於今稱之由魏公而下雖懷
黄閣組世不乏人求宦簿閣望政事文
章一切烜赫于時功成身退又能歸享
太平之樂者則亦學、如也鄉史中丞
安陽許公以經術起家致位尊顯卓為
一代名臣晚歸相城視聽不衰闢圃作
堂引流種湖日置酒賦詩為娛樂清風
雅致照映後先歐門記所謂出擢高科
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築堂晝錦作
詩以遺相人一一皆似為公言之者如
知魏公之後能其美者未必無其人也
然則圭塘晝錦之名當相為不朽於相
矣若夫公製作之妙天下人、知所勢
式當是足集又若老待用兵百戰百勝
而從橫變合無不如意觀區、者何足
以窺其蕃籬也哉學生許踐天祐再拜

跋

安陽公以道德文章名重一世及功成
身退相羊雲外之閒與松竹居魚鳥游

暨其弟若子賡唱迭和金石相宣若身
在六合之外遠乎不與世接其過于人
遠矣哉公於溥父輓都司君長溥年之
若兄國子楨少溥年接之若弟往者嘗
拜公于堂侍都司君于家次拜國子楨
于大門之外未嘗不低徊俛而服
仰而歎也圭塘廉氏之廉固也當其廉
時過者不視牛馬羊萃焉庸詎知今日
之道乎鑿之雜之築之㳺之挈子弟而
徉賢圭塘遇矣庸詎知後世之傳々
非公明圭塘不遇圭塘之傳則有賴于
敘乃也歟至正庚寅孟冬望後二日晚
進龍門周溥頓首拜謹跋
嘉國子司業楊侯以年滿七十乞丞相
去歸其鄉朝之公卿士庶共稱其賢曰
黎韓子有文以傳於世々以為美談御
史中丞松臺許公以年老亦白大夫而
去當大行之麓漚溪之濱得地數十畝
築臺鑿池深廣有度測以松竹杞梓種
以菱芡芙蕖水綠掩映雖出人力每雲
收雨歇層嵐斂翠活水分清儼若天鍾
其秀公率子弟或弈枰或杖屨徜徉乎
清流從倚乎亭之左右更相唱酬無虛
日有歎乃一集鳴于時不知楊侯之去
有是樂否今世士大夫宦遊中外老歸
於鄉者有之矣得山川之勝而與遊者
則鮮也得山川之勝而無游者有之矣
弟若子俱能文辭者則鮮也公以明經
擢上上第致位廊廟佐
天子出政令幾三十年膏澤被于民物
者固多諸福之美萃于一門天之施于
公也賢與相之人凡出處去就一以鄉

先生爲泆是集之鳴也益著衆所謂賢
者又不得專美於昔矣至正辛卯冬至
前五日諸生哈剌台再拜

山川景物因人而勝曰文章而傳人
品既高文足記後山川景物之得所
託而傳於久遠也可必矣 中執法
安陽公歸鄉里作圭塘位置之巧泉
石之勝松竹行柳之繁亭臺橋坊之
具西山如畫 公於良辰美景率子
弟招賓朋觴詠其中 宛然香山池
上也觀物賦詩殆無虛日積久成巨
集圭塘之勝遂聞四方製作之精人
猶矜式不然則圭塘雖美孰能盡知
至正庚寅夏文昇過相州識琴
公於里第陪杖屨一遊 來京師日奉
左思昔陪侍恍若夢寐癸巳莫春至

館川治尚書積素成先生過延洹濱
御史于䞇清軒中觀二公對古冊談
論驩洽文昇從傍獲觀則圭塘唱和
集也思得挂名集末豈不榮幸遂領
歸旅邸乃手抄之自不愧其字畫之
荒惡也謹以歸於洹濱爲後遊張本
云癸巳夏天台丁文昇拜書

衛之詩有咏歌夫碩人之寛而著于國風若
考槃是已有以父子兄弟一家而善于詩若
三曹是也既而考槃之與是矣彼此諸它人
之咏而見三曹之詩多矣而其相情中行嫌
陽相遇不能以盡夫忠厚和平之樂是皆干
于天者或不足于人有其文者或不足於實
於是而知中丞公兄弟子姪主塤唱和之常
從容怡愉之思蓋古今所僅見者也中丞公

六

世家相州相州衛地而三曹之舊都也中丞
公與其弟都事君皆以甲擢高科仕宦中外
未嘗少休于家所謂園林池榭之勝優游野
服之樂徒形諸懷想而寄諸渺茫一旦兄弟
同得以遂其情焉則其同氣相親同得相與
發諸歌詩詞韻之間自將宮商相宣金石相
和大篇短咏迭倡迭和有不能已矣然則衛
地之詩此非尤倫尤善于前人乎雖然發言

為詩聲之和也兄弟既翕家之和也以和聲
和將見如歐陽公所謂閑閒之草木有騈枝
而連理禽鳥之翔集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
而哺豈特可稱于高陽氏之東周戰跨川虞
寧敬書

六

細讀圭塘倡和詩流風餘韻想當時
東山絲竹開方得北海樽罍老更宜
亂後池臺渾未定夢中松竹亦參差
樓與不晚歸扮杜頗枝因丁傳答
至正甲辰諸生襄邑趙恒書於大都
南城之寓館

烏程李[illegible]氏[illegible]園藏書

昔宋張文定公齊賢舉進士仕太宗朝不
十年作相致政歸洛陽得裴度午橋莊
鑿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娛小與
携觴遊詠嘗賦詩曰午橋今得晉公廬
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
登五府九尚書令龍御史中丞安陽許
公謝事歸以賜金得康氏廢園於相城
之西剗闢於壤剪棘搆蔵凉臺燠館古
木詭石間廁隱顯鑿池如桂圭形號
曰圭塘公野服蕭散徜徉時與畸人
靜者偕其弟若子觴詠其間擬幽發粹
更唱迭和金石鏘鳴眾臣帖題曰圭塘
欵乃公之第可行時為南行臺監察御
史與公皆以名進士顯官　中封清節
雅望輝映後先子楨復以門功起太祝
供奉玉堂其驟事之樂視文定公宜不

烏程李[illegible]氏[illegible]園藏書

多讓而風流文采萃于一門蓋有文定
公所不能及者謹拜手題卷末識歆棠
之輊云諸生鎮陽張守玉

右中軌六如陽許公數乃集一帙刻其
於我國西之勝遊覽之樂無非所以形
容太平之風政至於史昭是和金石相
奏而作品相當乃与其貂太常君泊予
攄洪末出以一門花萼之賞并群從之
才後有北化人之所以叫時
國家人才之崇多教化之隆治因是而
可以盡見焉金臺王特謹跋

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泊弟太常文忠政
事名滿天下每嘗想慕風采至正甲辰
蒙叨掌故得親太常公一日出示圭塘
唱和詩集展
左丞致政太常以南臺御史還家兄弟
暇日讌集圭塘亭榭時所作也一唱一
和琳玉輝映奉讀之餘則賢人君子棣
華之樂可想也遂感悟語一章用贊焉

鶴醉軒紙

一云

宰相歸來致政時圭塘唱和類塤箎好山好
水天開畫難弟難兄日賦詩酒筆每從容処
說釣自時借御陰移棠因人盼千年下綠野
香山未足奇

山東陸煥然拜

至正癸卯余奉使嶺南丙午自瓊館回
滔和時太常禮儀院使許公可行奉
旨來尹和州故閣之樂也余亦忝列兵
曹得陪許公於斯一日得閱公叢侍兄
集賢大學士可用公泊姪元餘唐倡圭
塘集嗟夫人家孰不願一門父子兄弟
忠孝之全德學之修業宦之隆哉造物
有所惟吝亦人積善未周弗聰于時矣

鶴醉軒紙

若斯致者許門之樂全矣嗚呼公之令
來松楸將恭田園得真緩緩圭塘循紫
農柱對西山而耐興臨清流而賦詩相
知摧鳥返趣芳徑策杖從容且歌且樂
軌圭塘之日於諧德趣幽光遂平生之
高夫樂好景芳花若韡韡公胡子山王
西溪各皆不得專美于往而許公一門
躋高風于後誠不多讓矣若夫麟閣勛

名玉堂旧業公無夢矣余何人哉浮溶
迹于圭塘耕耘也耶　汝儀王國嘗并

檇李曹氏

右倡和一集帙江湖友人錄而藏
者二十八年矣南歸展讀中雖賸美
而外皆破損可惜況兵後所存唯此本
爾乃疾力補葺遺我子孫　永牧識上
章涒灘歲夏四月初吉烜濱識

檇李曹氏
古書流通處

皇元風雅六卷皇元風雅後集六卷

（元）傅習　孫存吾輯

元李氏建安書堂刻本

元風雅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內府藏本

前集十二卷、元傅習所採集、孫存吾爲之編次。後集十二卷、則存吾所續輯也。習字說卿、清江人。存吾字如山、廬陵人。習仕履不可考。存吾嘗爲儒學正、亦不詳其始末也。前集首劉因、凡一百十四家。後集首鄧文原、凡一百六十六家。所載作者爵里、俱不甚詳。所錄江西人詩最多、蓋里閈之間、易於掇拾。惟一時隨所見聞、旋得旋錄、故首尾頗無倫序。或有一人而兩見者、殊乖體例。然元時總集傳於今者不數家。此集雖不甚賅備、而零章斷什不載於他書者頗多。世不習見之人、與不經見之詩、賴以得存者亦不少矣。又案范氏天一閣所藏有元朝野詩集二冊、亦題曰元風雅、不知何人所編。其體例與此迥殊、又傳寫多譌、參差失序、幾至不可句讀。蓋斷爛不全之本、無足甄錄。以二書同出元代、名又相淆、姑附著其異同於此、以祛來者之疑焉。

詩之為教存乎性情苟無得於斯則其道謂之幾絕可也皇元近時作者迭起庶幾風雅之遺無愧騷選然而
朝廷之制作或不盡傳於民間山林之高風必不附譜於流俗以詠歌為樂者固嘗病其不備見也清江傅說卿行四方得時賢詩甚多卷帙繁浩廬陵孫存吾略為詮次凡數百篇而求予為之題辭予觀其編以靜脩劉夢吉先生為之首自我
朝覲之若劉公之高識遠志人品英邁卓然不可企及冠冕斯文固為得之前後能賦之賢未易枚舉偶有未及非遺之也去乃僕區區曹鄶之陋則在所不足錄云至元二年歲在丙子八月辛巳邵菴道人虞集伯生題辭

皇元風雅羣英姓氏

卷之一
伯顏丞相　郝天挺　史業微
盧疎齋　貫酸齋　許魯齋
張仲疇　李道復　虞伯生
張野夫　元明善　鮮于伯機
趙子昂　程雪樓　閻靜軒

卷之二
交阯王　徐參政　劉御史
梁宣慰　何理問　張天師
吳宗師　滕玉霄　馮海粟
吳草廬　李伯宗　神道傳
陳濟洲　馬伯庸　龍麟洲
杜竹魏

卷之三
安竹齋　明曹彥　文子方
歐陽圭齋　袁伯長　杜清碧
楊仲弘　李竹所　何吾山
劉時中　吳敬庭　李長源
楊鵬翼　陳自堂

卷之四
劉須溪　劉立雪　劉養吾
揭曼石　羅澗谷　孫伯善
黃可獅　湯子文　劉雲山
申屠致遠　趙半閒　羅滄洲
張周卿　周石原　王性存
趙心遠　趙季文　胡尊生
連伯正　宋本　孫用復
黃河清　胡古愚　劉明叟

卷之五
高若鳳　張叔暘　許鬱臣
趙蒙齋　倪中宣　倪若水
范德機　孫存吾　張息堂
甘東溪　薩天錫　林彥粟
李源道　夏果晉　胡斗南
陳中山　宋梅洞　龔子敬
梁隆吉　李古溪　李誠泉
彭容庵　仇仁近　吳漢儀

卷之六
何頤貞　黃子肅　張希孟
趙茂原　楊達可　吳仁傑
鄧彧之　陳敬翁　蕭南軒
陸文圭　陳魚村　易炎正
張嗣良　何太虛　陳晉齋
甘虛庭　凌虛谷　高孤雲
應居仁

皇元風雅卷之一

旴江梅谷傅習說卿 采集

儒學學正孫存吾如山 編類

奎章學士虞集伯生 校選

○劉静脩 先生名因字夢吉保定人

裕宗皇帝在青宮聞其賢以賛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以親老求歸養居數歲

朝廷尤仰德義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年遂不起年纔四十有五縉紳惜之

黄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声誰知数尺臺中有万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黄金名黄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終一鳴伊誰謂燕昭坐見飢盈 渭呂 東南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黄金与山平不救兵纔横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翟節婦

兵塵浩无際烈士難自全婦人无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翟氏女既嫁天防迯一朝聞死事徒跣增慨然生有如此大旱爲井所擒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夫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爲所依惟黄泉鄉鄰救引訣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山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飄蕭動蹤煙千年吟詩憂我我太寧巔爲招馮大師和我節婦篇

有大如天地

有大如天地日夜長乾乾有小如螻蚁營營誰使然亦肜蹟中豈得獨安閒萬物相爲用錯綜盈兩間如身百骸具少一爲不完有形无愿生豈爭獨貴偏森然各分内況有不可鎖熾然誰宥之生生亦能延安有人道當煙滅獨不傳乾乾以爲師餘者一聽天

燕平李仙臺

碣石來海際丙南奄全燕中有李仙臺燕平欲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推爲煙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已難攀山人幾徒然使无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爐金石能久堅天地會有尽何物爲神仙空山无笙鶴落日下飢鳥今古非一臺浩歎秋風前

登武陽

朝遊燕子館晚上武陽城湖接燕漠近山從碣石生斷虹雲淡白返照雨外明門暮悲吟殘已陳情

易臺

望中孤鳥入銷沉霞帶雖秋結暮陰万国河山有燕趙百年風氣尚遼金物華暗與秋光老杯酒不隨人意深无限霜松動不奪天教搖落助秋吟

山家

馬蹄踏水亂明霞醉袖迎風受落花怪見溪童出門望鵲声先我到山家

○伯顏丞相

度梅關

馬首經從度嶺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

一飯恩兮一飯恨賤同鼓轉月中歸雖然三天人笑錢覓

百万雄師空擊揖

○杜州大假

麻姑山

路入尋源偉哉使者猶存旧跡萬燈煙霞注經洞古丹爐檢
藥爐存於借砂青鳥常傳王母信綵鸞飛到玉真家
岩前不掩春花老却碧桃兒數花

○山花茶微

江南曲

風凄露冷江南岸瑟瑟寒波秋練練採蓮歌斷紅霞空
蘋葉芦花結新怨死蠶濺鵝俱可怜打呼相倚沙背眠
白頭漁子撥蒼烟一双飛上枯樹顛

崇陵謠

芸岡斷隴誰家墳荒草萬古際荒湖官帥燈灯滅
狐狸作巢七子孫牧童燒火山梁亦化碑迸裂松行根
枯牛作群來觸角折碑盡是淚七痕夕陽未下燐火出
陰風剩雲昏昏猜鼠月下相呼來聚聚群啾啾如人言
君不言咋日城中騎馬客又來尋地為宣陵

○盧溝曉月澄大白暮

太雅寄嚴久不聞一盃聊為洗荒墳宋絃三嘆無今古
說與汀洲白鷺知

發源縣齋書事

竹樹映清曉坐開山鳥鳴瓶花香病骨簷雨秋吟客
亦非餘子春無負此生明朝予問俗吟罷却如帆

書梓山堂經室

問俗吟山郭攜春到竹溪花香吹禪榻林樹受鶯啼說
知賴音偶歌衆渴思通聞茶若問客不肯為余西

題子陵釣臺

雲山蒼蒼兮煙木稠石灘潺潺兮江水流故人兮先疏
先生兮君采使人皆先生兮誰其伊周使人不先生兮
誰其樂而何仕止文迷兮余聖人將與杏清風一絲兮
皆為名釣然黃瀟丹兮行人千秋岸下幾驚兮傑瑩之
兩先生一笑兮何心波

○只深陰

白兆山桃花岩

美人一別三千年思美人兮在我前桃花流雨入白兆
信知塵世迷神仙空山亭亭佯朝霧老樹猶帶紅霧
為誰化作神仙避千丈因烟開洞天睛華流香春自流
手撚殘霞留細末幾回哭外波清雨美人天上騎丹鶴
神游八極栖此山流水杳然心自閑解翎長歌一壺冰
知有洞府無人間酒酣仰天呼太白眼空四海無端物
明月滿山招斷魂春風何處求顏色

美人谷

任風影[illegible]玲瓏溫其嫋剪月纖纖行雲補髮華光滑
風前洛水山川手摘閑愁入[illegible]分青山眼重[illegible]不伸
肌[illegible]汁代朱粉竹人擁衾[illegible]蠻刀自製衣褶裙
門門不浴諸王孫綠帽兼嬰[illegible]玉羅帶隨風換桃束
飛[illegible]衛外過長門[illegible]部[illegible]連環[illegible]
露裳[illegible]東風長劍鬆腕瘦[illegible]多情[illegible]指摺天天亦[illegible]
據香帳冷蘭灯沉落花不入美蓉[illegible]山路杳銀河深
彩齋高新愁人心天与美人[illegible]不知更与美人[illegible]

夢魂梅花夢我身万古千年一明月

君山行

北溟宗岳幾千里召我大夢遊弱水往來隔眼不盈寸
碧落霞劍叱不起縞裙女兒混遠遊遊人不歸日月落
宝敘綃蠟翠欲流風鬟十二肥將秋女媧鍊石補天手
手拙石開露天醜瓊樓玉宇亦人間直指示君二兒否
斯須魚夫夢亦返白雲与我遊君山

畫龍歌

老黒雨湘天霹靂死手奪明珠換眸子一潜淵澤久不躍
泥污風鬟色深紫虬鬚老子家燕城怒吹力微无餘灯
手提百尺陰山冰運雲蒼作蒼龍形槎牙爪角隨風升
逆鱗射月千戈声人間仰視亂且听参辰撒落天人驚
瀟湘浮黛娥眉踏經太行不識逢萊青熱風倒雲帶河傾
珊瑚鬚聞拇不平吹流黃出東風迎春色万国生龍庭
七年旱絶堯生靈九年洪漲舜不耕不來化作爲霖霈
爲吾
方元山海足

觀日行

丁巳春三月余之所謂宝陀山顛有石曰
盤陀可觀之初疑其大不可量既归
方夜半之餘詩僧宿山同賦

六龍受鞭海水熱夜半金烏变顏色天河離
刀擊珊瑚碎流雪朔方野客隨雲闘乘風來遊滄上山
飛艇挖空渡香水地避中原誰理几社稷九尺鮮
瘦紋巨犬自撥森磐看月下黒花鮮欲作新詩夢
人生行此丈夫国天吳立濤欺此乾坤

身在東海憶西北

采石歌

采石山頭日頹色采石山下江流雲行客不過水无跡
誰以斷魂招太白我亦不留白玉堂京華酒浸湘雲長
新亭風雨夜來夢千載相思各断腸

別離情

吁別離之苦今昔招之野春草青落陵勤前春水生白
蘋湖霜動鶯愁滑竹亭二次紅淚又聞垓下虞姬泣
帳切怨楚歌甚佳人閨淚無英雄劍血不銷原草碧何
物謂之別離情肝腸剥二如銅声不如砍其竹剪其草
免使人上爲情老

題盧山太平宮

山上清風山下灑還流水流如故春不知松外誰家居
驚動南州夢裏人

芦花被

僕過梁山泊有漁父以芦花爲被僕尚其
清欲易之以紬者漁父曰君尚其清願以
詩喻之

採得芦花不浣塵綠蓑青箬夜結爲裀西風刮夢秋無際
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声名不讓古今貧
青綾莫爲鴛鴦妒欸乃声中别有春

題陳此山扇五首

秋鳴无數醉春娥扑把輕風惹翠明月翠搖天似水
此山雲氣動微波
紅旭如鉛海上來蒼二煙霧小蓬萊三更風昨夜醇如酒
吹得桃花滿樹開

巒嶺低昂漢千陰碧擬塞面水痕深更假鐵笛吹人間途
勾引清涼濟道心
一簾明月倚闌干宇宙尤宜就夜看飛上仙槎河漢近
手摘沆瀣瀉銅盤
功成不用服丹砂笑指煙霞總是家清曉山中三尺雪
道人神氣似梅花
○許公自齊
趙氏陶莊
曉起北窗凉清談戰羽觴入筵花氣重落紙墨沉香麥
裏青山好吟邊白日長秋風載書籍相對築茅堂
和先生姚公
去三迷途莫問津問來还恐不知真何時用舍同有命
與道卷舒元任人百尺竿頭能據險一番林下樂為鄰
孰輕孰重何須問愛相故園狀石谷
贈齋先生行二首
西山三下元函村水竹聯居擬卜君豈意天書下白屋
便收行李入青雲功名准自英雄立得失防因去就分
万里風沙馭南北請帰消息幾時聞
萬里衝風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渴甘霖謹往古明倫孝
周公吾君齊世心南治有要長治呼吟不復化謳吟
千年際會古難得好要先生著意深
偶成
万物備吾身三才道未嘗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
爽星辰夜情新草木春自憐斷嗽後能作太平民
病起
枕透香風入短櫺甚抽新綠荷柴荆正宜多病作閒界
且喜山居無物累花為奇觀遇天機草因無所得成歡
世間巧拙都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
謝梁安撫惠田
晚來幽興入幽居擬即君侯賞一區今德久思親慷慨
佳因今許乞餘腴太行西封千峰玉淇水東窺万斛珠
幸著此身於此老願從業正五人俱
○張沖晦
送許魯齋歸山
諸相黨三入省闈先生何事独西帰心隨道隱貧非病
老得身閑古亦稀行色一杯燕市酒春風二月楚山薇
到家已及蚕生日布谷催耕麥隴肥
○李道復
偶成
日午山中有何賊進步雲壓餘陰遲汲泉入看爐竅在
困然無補余才尚未安一樽茅店酒除斂不減歡
喜雨
誰調元氣入淋漓枯槁回生只片時依舊野雲無着莫
爲大闊地任風吹
許魯齋三首
艱苦勤劬從所從周旋不許第能教勤成德兒孫
鈎負從從滿網鳥冲天万斛從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隨分出門一旦決安危自合成功去知識事難安
城府有孤注莫相疑辟穀求仙者高名自山師
初料知貢舉
百年場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窺天下士
龍頭誰占日邊名寬容極口論時事衣被終身荷聖請

刑州貞德佐明主白頭應不負平生

金陵懷古

西風貼耳過黃河水東流草樹枯蟋蟀一年秋色近
鵲橋万里客心孤青山故国新豐樹芳草王孫舊酒爐
壯志未塵天地闊劍光夜夜照江湖

虞伯生

和李平章秋谷小車詩

雪餘宮苑隱晴沙相国朝天詩節車班馬歷移溫室樹
鳴鳥還巢採垣花峯惟有命賢俱載趣駕頻煩使至家
此日龍門誰執御擁經正覆侍金華

和周侍制朝回即事

三十六峯吹鳳凰九重春色滿天光鄉雲微動旌旗曖
墜露初晞草木香貝葉神師東後殿金鋪勾婁家北浮溪
小臣職在歌功德拜手陳詩對日長

周子原呈王学士

周子原頭春色還小車晨出看西風滿余林間人鳥好
日暖沙平找馬同西引箸孤來承上東御殿揭起天客
詠歸莫作匆匆聽倘解相逢嬰壞翁

奎章閣讀進中卷

玉堂第士故儒臣
御筆親題墨色新分賜樹坐移鑾底日宮壺馳賜殿頭春
虞廷制作夔龍盛宋代文章歐蘇毒閣杵偏感遇
但歌天寶播
皇仁

与趙子期遊閣雜賦

日出風生大波皮浮橋影彩船過橋頭春色深如許

旅吳寓承而宜多
雨過東風道沫乾朝回隨处傳杯看墻東千樹亞楊柳
飛絮半將近馬鞍
春來排二庭芳花雪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又立
起頭枝上有啼鶯
屏風宮字坐參差二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国多年情思殷
忽所春雨憶江南
待漏宮門聽鑰開柏中進卷拾賢才奏名殿裏千官合
傳詔[illegible]好雨來
千花擁擁御垂綵昼刻傳呼做宴遲
聖主自看新進策侍臣擔筆立多時
皎澤光陰過長虹來者無窮往者空頭白眼昏心力尽
高堂深夜燭搖紅

送伯長待制扈駕之上京

日色蒼涼映衮袍时巡无乃
聖躬劳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橐白馬
來騎裹紫駞銀甕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只有揚雄
賦最高

寄池州司直同知

使過池陽閣上日好懷結識為君開江干維楫車馬仆
亭上聽盃風雨来中夜魚龍听語龍明年為客慕深回
九華山色翠可食為問謫仙安在哉

寄張伯雨

隱居閣道无人識麋鹿来依精海從每從雲氣得芝术
莫怪丹光穿樹林高君自騎一虎下木客或与群猿吟
知子此时正相憶遲余隱稀凌千岑

送朱仁卿歸盱江

羨子南歸盱水上，過從為我問焉川。我家橘柚稻粱屋，何處蒹葭月滿船。應有交游憐遠宦，好從父老說豐年。家機早晚成春服，一一平安報日邊。

興聖宮朝退次韻袁伯長見貽

尊號於是日加上，禮成告謝宗廟，余東出赴齋宮

翠蓋重重宮扇斜，從官穿柳散慈鴉。過宮路逐紆天步，上壽杯深閣雨花。玉貫兩虹通象錦，衣成五綵護雲霞。奉祠東出逢飛道，春水奔騰路傍槎。

別成都

我到成都纔九日，駟馬橋下春水生。渡江相送謝主意，過鄉不留非我情。鸕鶿輕棧下溪足，鷓鴣小窗知客名。幸得郵筒還易附，衡雨岳州城。

六五日即事呈閣老諸學士

松陰鶴立候宮車，風送宮花有白鬚。水影漸移簾測畔，曾出只在殿東隅。近來擬進新琴操，戲筆雖題古畫圖。太液雨餘波浪動，龍舟初試散魚兒。

贈星上人

潭北湘南无影樹，一帆吹渡海門潮。大香滿室定初起，雲氣上衣身欲飄。空月夜寒能在缽，[illegible]何秋近靜來橋。豈无一箇邛州竹，与尔孤松伴寂寥。

送可無上人

五公昔講時，听者不起坐。靈空悉銷殞，何由見人我。名字誰與安，說義話已墮。尚自无亦无，更問可不可。不見天雨華，誰能拾餘朵。

賦[illegible]雲石

海[illegible]然如雲[illegible]文[illegible]頃遠恩盧賓栖徵[illegible]萬丈華，斷日落香爐紛几，到冰清凋文章百餘篇[illegible]起行人合驚為天上，間亟視，恐無及，化為九龍文。

送兄德偁南還

老兄五月來作客，[illegible]不見頭搔白。五人兄弟四人在，忽憶中郎缺佔臘。我家籍西忠孝門，無田無宅惟書存。兄雖貧窮獨父業，吾鄉鄉好承。精思文章不如仲，代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筆，望我胡為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要來無得一二友，看花把酒臨風哦。蜀山嵯峨歸未得，盤盤仙堆臨川側。碧梧翠竹手所移，應與青松各千尺。南風吹雪何始休，只歸烏帽何家二。明年步身向天子，共讀父書歌太平。

澧州謝宇還浮橋

澧有淵兮沅有芷，闊望淼淼隔秋水。銀龍卧波隱浮虹，晚渡長橋開[illegible]起。千年不斷何西東，天下有道津梁通。朝行暮宿雲中，行人无[illegible]懷謝公。

題南野亭

門外輞川潺湲，而秋水日東，吾百畝亭，坐觀北極知天近。日轉東和竟地，欲前湖魚，從留客鉤上林，雲鷗把杯[illegible]。莫笑亭邊曲花無數，蜀溜東南雨後青。

題九歌圖

太乙神君號東皇，[illegible]貴要少昔和陽生，[illegible]於遊戲花綿。二蒸空神中央，[illegible]英上羅文天華[illegible]背下陳[illegible]谷与阮旁。空无閒灵无方，侵陳[illegible]雲中君夫人鎮地堂。湘君湘夫人[illegible]雲氣昌，手執藝[illegible]色[illegible]

歷劫壽命不可量少君之壽同其長爲无異体合有常
出入又化終不槩幽明發晨上摶與海天綿綿真金芒
質鍊不滅長垂光洞源混混流蕩蕩伯也坐視无迎將
千古万古何堂堂彼幽爲厉爲強梁朝狸暮豹方與張
精魂熠燿志意荒招之不反亟无良舐生祷歌沉九湘
出人傳書與奔詳祝融仙子調玄黃九神壯圖百怪藏
不信請視歌父章

題趙子昂馬圖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爬迎疾有吮豪人
神發誰能㢲独善今公騎鮮隘九州人間空複有騏駿
惟應御氣何相逐黃竹瑤池千万秋

○張野夫

壽李秋谷

瑶階曾共近清輝一旦雲鵬九万飛再入中書今亦有
两封上固古全稀霜侵吟袖趨朝去香惹宮袍侍講歸
同使斯文齊壽域且休回首北山薇

○元明善

寄翰苑諸公

荅姻綠摇蕩汀沙負手行吟日又斜江水有时分地脉
海雲何処是天涯尘前我醉樽中酒夢裏曾來海上槎
惆悵嬋娟重回首鏡風吹盡紫薇花

送湖南李直夫廉使

君去湖南我上京思君欲見又荒城滄波留月能歸海
江雁拖雲不到衡一代豪華誰送識百年鷲鳥拔良名
好來不作男兒事有水可漁山可耕

送董儼奇左丞尉賦

[illegible]劫[illegible]鵬[illegible]氣[illegible]地勝高攀[illegible]古來[illegible]說[illegible]年[illegible]
此去不辭行路難使節拜恩民志定於斯[illegible]一[illegible]宴
[illegible]力[illegible]兆[illegible]要爲功名久遠看

題天冠山

仙翁昔住天冠山夜同鬼神衛丹成成久去杳不還
藥爐丹井猶山間嗣三孝子風佩環華衮[illegible]青雲端
思玄尋躡果安訪[illegible]歸月[illegible]溪[illegible]

跋南嶽[illegible]後

朱[illegible]火[illegible]天柱[illegible]太[illegible]洞[illegible]上[illegible]赤帝朱鳥飛
祝融[illegible]雄[illegible]嵯俱來
四[illegible]五氣順布百[illegible]
流[illegible]物[illegible]后[illegible]雨風露雷宣其私惠在下[illegible]皆誰
中有異人[illegible]天[illegible]衣以青[illegible]白[illegible]
風車八極[illegible]兩[illegible]十二峰足[illegible]
潜光[illegible]
神[illegible]
千秋万歲[illegible]
[illegible]不以手持芙蓉朝[illegible]天門此來歸
[illegible]

○鮮于伯機

望仙山

東方巨鎮[illegible]宗群仙列侍[illegible]同西南崛起一萬仞
却立不[illegible]天下天宮墜地化作青芙蓉
外如刻削中空同[illegible]風玄圃遙相通我昔東遊訪青童
群仙招我遊中[illegible]不絕[illegible]
如今可望不可[illegible]神仙可[illegible]

安得斯人兮憂歎漢吾聞嶧陽有孤桐鳳皇鳴兮朝陽七
從伶倫為虞琴獻
于舜為民解慍歌南風

○趙子昂

送兵汀洲

七閩南去路崎嶇五馬承恩出帝都地氣青暖今有瘴
民生安堵昔无虞山城酒美偏鷓鴣旅館春深聽[illegible]
他日相思應恨恨離筵不忍賦驪駒

采石

天門日湧大江來牛渚風生万壑哀青眼故人携酒去
蛾眉今日為君開蒼崖直下蛟龍亂白浪撲空雲鶴回
酹酒青山懷李白沙頭官渡苦相催

過岳武穆王墓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色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即興

春寒楊柳柔不能飛雨足蒲牙綠更肥政愛前村風景好
獨騎款段繞湖歸

絶句三首

嫌攜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无復夢
閑看仁蟻上南柯
橘子花開香四隣綠陰如染淨无塵閑齋獨坐忘言說
万累不干心地春
自有天地有此溪風濤百折淨无泥我家溪上无人到
只疑身在青玻瓈

漫興四首

竹邊流水餘響蟬聲風露清方此食綠水中有纖鱗浮
沉各異態亦足悅吾情坐久不成寐待得月華明
露坐夜將半澹然无所為草根虫鳴歇松梢鶴度遲城
市多塵埃令人心不怡遠丘亦可老已與白雲期
春晴步无端野花有幽山花映桃李澗影遇松竹鳴
鶴閑方阜白駒在空谷飛鳥何處來啼破林烟綠
粼粼清河流[illegible]交柳隙流靈天
晴光映沙鳥野闊行人小故園歸有期安知淨掃

和子俊感秋

秋至忽十日天宇豁然清凉飈旦夕至林木發商声良
夜不我与慨然心自驚古人久已逝念之動中情苦思
娶世患只博身後名今我非此期聊以得此生

東郊

晨興理孤策淒清東郊路風吹我衣入秋光晴二幽
花媚時節弱禽依寒流山高悲雲斂日出白煙收曠野
得我懷欣然洗我襟中傾望城郭忽二佳氣浮人生亦
已繁衣食要須周約身不願餘尚恐之所求且當置勿
念奔化終歸休

奉陪諸公赴鄰邑過[illegible]肩別業

驟雨颯然傍晚園卉物凄山雲若上起孤鳥雨中歸薄
衣憐稚子苦接帳山妻苦被虛名累未得遂高栖

雲石同子俊遊何山次韻

同是清閑客俱為汗漫遊晴山依雪壯野水帶冰流風
急松杉亂年登黍麥收生涯須未老吾欲覓菟裘

[illegible]強得請[illegible]平侍父

[illegible]公愛衡抱郊敖亦可好直必在抒除明
[illegible]才洽世答暨居振衣斉曾朋晩種風露根淚進
我独退卑然君子儒豈有芳躅東門祖两疏送人亦
嗟誉退哉二大夫伊余独何幸乃得屡送卑恨不生羽
翰苟于東西俱臨分无以贈善保千金躯

贈別吳谷以二首

驅馬原隰間經时不遑休昔来日在斗今去癸巳秋壬
寧赤稗後吳安非所求劍二振履冀一奉遊莫留誰令
鵠成雙白鴿当別憂
青二蕙蘭花今吳英在中林春風一披拂凱能見幽心相
去千餘里會合大江潯促席談今古知我亦何洲此別
離非遠离思離任公好憂体素尚无金玉音

春遊

日出晨[illegible]以散步中庭仰見[illegible]柳春眉[illegible]人情放
晨光不住誰能念陰晴人生亦良勝努力何不方事
可撥置念道爲求成

出都

都邑何雄麗車馬日夕喧雞鳴趋朝省日夕不遑服效
晨奉明詔馳驛東西奔雪積原野白路修烟塵昏馬鳴
湖風起吏士慘无声不返顧望帝鄉更見分心現我今无
家客断蓬离本根願爲双飛鶴齊飛入青雲

張詹事送初亭

青山遠神京佳氣溢芳間林亭去天尺万状争自献年
多言谷合春晩花自殺離閑當檻蝶在深語嬌燕退食
寫玉珂友于此然宴鍾鼓樂清吋衣冠集群彦動而德
揚休[illegible]晉味方[illegible]紛華[illegible]在[illegible]泊勝[illegible]開我初心[illegible]

送雅志由此見何事江湖人山林未成關

送吳谷分省陝西

擢秀長楸樹千尋始識公堂二九尺幹落二万丈雄
[illegible]引經密雅[illegible]芳録延七[illegible]第到児童[illegible]賞命
帰人望青云有父風驅馳常居從类對母留中暫叔尚
書使[illegible]吳谷陝右吕秦川依舊錦雲戚飛搖粉若起秀
旧瀛洲吾令問因公動瀛洲飛夢到江東

題畫挽竹所爲吳谷晩高

宿雲初散青山濕溪約縈紆溪水急挑花深處得春多
洞口輕烟揺緑蘿一二揺烟掛絶壁飛流直下一千尺
瑶草离二蒲澗阿長松落二凌空碧雞鳴犬吠自成村
居人至老不相識瀛洲仙客知仙路點染丹青奇絶素
何如有山如此圖投[illegible]欲向山中住

題二喬圖

長江東去水滔二誰[illegible]河廣不容刀中有喬家女兒淚
何意師皆隨一豪能虎相爭欲相吞鸞鳳雙翻將安適
不見當时老諸葛独護醜婦何其高

書事四首

溪上東風吹柳花溪[illegible]浮[illegible]净无沙白鷗有信忘機事
玄鳥猶知有歳華[illegible]飛鳳[illegible]龍[illegible]不離家
令人長憶東陵子[illegible]種瓜
天涯相遇兩相知對榻[illegible]玉[illegible]共長
青春不与客同帰黄風兆能蛙声老落白蘋擲燕子飛
南浦屯年重到日胡山應識舊衣輝
露下碧梧秋滿天[illegible]声不断思綿二北來風俗猶存古
南渡衣冠不及前首宿[illegible]肥[illegible]轉[illegible]把[illegible]曽泣[illegible]

人門俯仰感今古何待他年始惘然
色債官…抱持情指外長江空自流白露已零秋草綠
斜陽…黄雲欄平南渡蒼張華得似內人才…兒優
景物秦淮…角声鼓起…城秋

感興

三月江南鶯乱啼百花開煖柳依二殘紅無数迸成蒲
嫩綠多情嫁…衣…鸎…香川…紅…鼓月中歸
只今零落秋風裏把酒无言對落暉

題山堂

手種青松一万栽山堂留得舉…推…拖入
…水紅…開山雄…朝日…夕陽来
山妻亦有…志…不肯回

過故…

一片中原…成戰…今将…留与後人耕

○題秋胡戲妻圖

相逢桑下…黄金…秋胡用…不是別来…未識
黄金聊試別来心

丙吉問牛

博陽…宰相…物周流…尚爲…軽車問
諸公但…大官牛

題陶母待賓手卷

涵…瞻…英特英特未可知門有…
哉陶母…酒食此意固自佳此…可惜此…
足可…将奈何丈夫…相與豈以酒食多平生…
林宗何如…

○程雪樓

寄牧庵參政

黄菴山…扶…醉…東…谷歸來坐听寒林雨
不…万重

○閒静軒

梅杖

横…西湖万玉…春風入手…青…竹…香衣
敲…何…寒…月影…月…波
只知…到…尽不道…力更多

皇元風雅卷之

皇元風雅卷之二

○交趾王

大明殿侍宴

班陪玉筍侍紅雲日表熙熙瑞氣溫万國朝宗滄海闊衆星環拱紫宸尊雖容湛露歌詩什彷彿鈞天入夢魂孫肇秋毫皆帝力願殫忠赤報深恩

送蠻至七都過關口而回

控轡追陪往馬群古臣城外送金根仙蹤縹緲煙霄遠客路崎嶇嶺岫分望見東郊開日表何勞八翼夢天門梅花若有幽人約不必終年看白雲

送元明善歸京

江流脉脉草離離黃鶴磯頭酒一卮報國忠心知我少論文半面識君遲正當東閣聯詩日又是長亭折柳時收拾琴書歸路穩鳳城依約是歸期

送李左川平章入關

雪洒長亭酒滿斟楚山千疊水千尋梅清半識平生面桐老相知太古心鴈影南樓孤月冷馬頭北闕五雲深二毛越吏情無限獨向南窗袖手吟

挽卜憐吉歹河南王

哲人今矣梁木傾回首西風涕滿零三世功名今古史百年過客短長亭手扶紅日名猶在身就黃粱夢不醒記取汾陽舊勳業棠陰留種世芳馨

万歲山侍宴

碧漢鳴鑾隔世塵玉京開宴會星辰香分翔鶴千山雪雨上龍顏万國春物被仁風[illegible]御苑水流聖澤溢天津越南羈旅臣賈多咫尺光臨日月新

駐馬渡頭

大別山頭漢口前吳王城下沔城邊立殘秋水隔離鷺噪落夕陽何處蟬赤壁冷煙鎖魏卒黃州淡月照坡仙英雄蒲酒名俱在我要吟狂不覷天

郢館書懷

蕭然孤館起淒風半壁青燈照病容滴碎秋心窗外雨敲殘曉夢枕邊鐘衡陽雁斷三千路巫峽猿啼十二峰不盡關山回首處暮雲靄靄水重重

秋夜醉覺

海水盈盈湘樹稠風吹角出戍樓頭夢殘隱月五更曉心逐秋雲万里秋一去常懷年實上國詩書半世老中州浮生事業渾如昨奈此殘燈照白頭

○徐參政

題吳城山石磐

湖面磐石中流双一在陳庭一此鄉楮苛已隨毛血化石棱尤作劍鋒鋼知音去過逢坡老得寶神陰相豫章廟今收藏要如法試看無失在東房

○劉侍史

九日按上都過陵位

瘦馬行吟万壑中浮萍身世幾西東山空雨洗千崖翠酒薄顏添半面紅病逐荒茱排夕露一庭黃葉走秋風陸丘又過重陽節流落天涯白老翁

過望丘縣
白露摧蒼石紅葉浸寒水騎馬下山來啼鳥忽驚起

○梁宣慰　過湖登樓
樓前秋水健帆開樓外秋風舞袖回萬里樓船滿鳥道
四時風雨護龍堆江山如此不一醉滅我幾何能再來
欲問老翁求鐵笛夜深吹上萊荊臺

○何理問　題宜春臺
山外青山樓外樓建雲遮遍暮天秋千年絲管鳴高臺
一道長虹鎖碧流峯自但知天地闊僧閒不知一天愁
二仙縹緲成陳迹我亦飄然賦遠遊

○張天師　四景
初日曈曈照翠苔庭前昨夜碧桃開一簾香露微風動
知是仙人騎鶴來
深院松声日正長博山添火試沉香道人鞭起龍行雨
灑得東窗水氣涼
天際涼風似水流山中瑤草不知秋黄庭讀罷无餘事
鐵笛一声閒倚樓
萬瓣還丹不怕寒獨騎黄鶴上雲端笑談借得天家雪
散作琪花滿石壇

○吳宗師　獲玉印
三茅山道童遇白兔入穴掘之得一玉印
乃九老仙都君印宋宣和時物也

瑞彩紛紛拱帝陽猶帶宣和雨露香玉兎有靈藏日久
金章无意得天章九重雲上增春色萬里書中取沒沉
喜遇明時錫神瑞三君珍重正宗綱

六月十六日早
朝偶成八句寄山中諸友
五年四覲六龍飛又領群仙觀紫微金殿煙霞浮黼几
玉階日月耀旌旂群臣奉
寶勳三讓
國母臨朝東萬機遠食蟠桃知幾次終看星遠照紫宸

○滕玉霄
合星移次福江西萬馬横蹄夜不嘶鼓角声隨山月上
旌旗影拂海雲低心惟一正千官肅事不多言萬法齊
帶得天香新雨露曉光春色滿鄉隣

謫會昌一首
吳道又章不直錢布衣親到玉皇前好詩未足三千首
又為梅花入瘴煙
歸衣來作夜郎客鴛鴦翁逢春未老太平宰相宛找皆
誰使醉後狂言多

舟中
拍拍有懷天可語落落不遇吾何歸房山蒼蒼江水急
明日鷗背西風飛

贈弓秋蟾
蟾花十里小樓紅醉吞牛斗眠長虹十年四海分涼遠
一笑邂逅滕玉洪床頭回首黄金空但賞耿耿盤心胷
問蟾何不歸蟾宮自有老月留身中誰受一粒金丹紅
筆得紙上書墨龍白書呼吸風雲從頃刻霧暗天沈沈

妙□□□奪造化工不復知有陳所翁君六見金陵壁上
不點睛點睛雷雨驚江東我欲煩君只筆揮畫一小龍
回顧母背今天下生孝心不向江湖泛驟雨

感寓六首

宇宙忽空闊欲馬萬里流平生負兩眼及此行徧州天
清健鵾運不必飢鷹投長風吹海雨濯我紫綺裘揭泫
半游俠把酒歸如虬慷慨談史記歷二山川秋向來衣
帶水日短為無舟
吾愛東方朔高揖金馬門向非玩六合安肯來昆侖□
馬相如傲首緬臨邛人生非桃李何故不自言
昂九天身談辯黃河翻誰知上書意蛾眉非所如不見
吾愛李太白玩世如游龍自知天上謫何必人間容海
風吹紫髯蕭二孤雲松我昔夢見之遺以金芙蓉清輝
恍在眼片語蛾眉峰
西風桂花落我上天台山仙子扶我手冷然春水環□東
萬者誰子飛烟渺難攀二生此游戲弄影銀河灣咫□
忽風瀑四顧鳴潺湲長揖馬子微此豈非人間
春風如綠波淡蕩洛陽柳高樓錦絃琴落花飛絮滿河
人白鼻騧家住紫貂袖一字或未識銀鞍驕兩肘煌二
貝宮珠滴落絳帷中參居偶摊鼓犧牛兗文繡終然何
一尺豈復論好醜誰知草玄者窮巷閉白首
船頭書千束船尾酒百壺酒盡書在眼落月如明珠忽
俟八陣法縱橫始河圖惜哉經世士未有寂寥子
相六國所見惟陰符

元日對雨

雲卷雨□□何又見東風長□雖宇宙千年光□少

關河百戰亂離多鐵心不入利名窩縱經幾歲月饒
試筆新詩二未穩梅花樹下少婆娑

湖西小樓

不如載酒此憑闌水色山光翦可餐紫翠挾春排坐滿
玻璃涵月入窗寒碧空白鳥明幽屿楊柳飛花滿看溪
但須風光入吟嘯舌船綺袖不須看

所見

何時結屋亦雲根隔水人家可數門山萬仞雲山猶曉碧
一弓風日弄秋妍虛名豈用傳身後俠氣猶能累眼前
料理燒香微雨外已拼蕭散付流年

吟到

吟到西風黃葉枯新秋戎點落空天乾坤萬象俱吾有
烟雨一閑何似水悠悠二吾曾大字雲樓二山情嫌
午枕喚醒華胥夢古木岩頭鬧雛鶯

訪隱

西風短杖飛黃塵何不從我游蓬萊狂歌醉舞下山去
後山月明騎鶴來

吟人

吟人應倚曲闌干酒醒香銷午夢殘燕子不來春社去
一簾疏雨杏花寒

夜雨

未到黃昏緊閉門忽雷挾雨過前村老夫熟睡渾不省
風擺溪聲入夢魂

半生

半生獨受苦風霜萬感相侵□□長□□几無眠□□□
□□□□□山房

僧舍

一枕松風入夢清空庭夜雨暗禪灯山中獨愛僧家好
得似山中不看僧

○馮海粟

題黃鶴樓

鶴樓千尺倚晴開大別山青兩岸[illegible]鶯啼[illegible]英雄无問处
依然江漢滄波闊

題揚州瓊花

錦帆還[illegible]到天涯古道殘陽[illegible]莫為龍舟更惆悵
瓊[illegible]依舊看瓊花

題[illegible]附魚

平生骨气占南風王色[illegible]海[illegible]通[illegible]粉紅參石首
天機密[illegible]水流東

旌表申孝子門

竹[illegible]與到处安求[illegible]半夜尺情[illegible]寸心不[illegible]三[illegible]置
万頃何如一[illegible]寬高[illegible]門閭華[illegible]数[illegible]不[illegible]歲月[illegible]
[illegible]千古申[illegible]又有[illegible]

○吳草廬

自[illegible]一首 [illegible]六十八歲作

氣[illegible]質[illegible]才到更初[illegible]生[illegible]有事[illegible]常[illegible]
自教心要[illegible]當[illegible]如醉打起精神坐到明
著此一[illegible]能[illegible]何事業不能成
元來一片[illegible]埋没[illegible]年[illegible]不特[illegible]時[illegible]
竟於靜[illegible]亦[illegible]間常被[illegible]夜[illegible]
喚起主人翁[illegible]自家[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閣[illegible]山

[illegible]拾[illegible]花[illegible]青[illegible]
林[illegible]接天[illegible]分[illegible]八[illegible]
仙鶴[illegible]似水[illegible]声[illegible]西

題[illegible]別[illegible]

[illegible]此日[illegible]村[illegible]
平陵有[illegible]孫

[illegible]時[illegible]後

李家[illegible]
為招江[illegible]帰来[illegible]
業初[illegible]
元復公[illegible]
[illegible]山中[illegible]
女[illegible]
新[illegible]回首楚天万里江湖

春 送[illegible]山

[illegible]千[illegible]上有天仙[illegible]我[illegible]之末[illegible]遠
[illegible]今[illegible]我[illegible]君[illegible]還如何
[illegible]詩句[illegible]最高頂
谷[illegible]天直下[illegible]注東注入海復
陸海日[illegible]上天[illegible]万生
[illegible]能[illegible]力[illegible]載[illegible]庐山不改

[illegible]贊

[illegible]牛[illegible]心[illegible]海[illegible]高[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

風吹枯木不[illegible]木[illegible]方[illegible]不動[illegible]竟有木有[illegible]起[illegible]

[illegible]泡影露電也破根觀見諸有都歸[illegible]
萬劫一空長存

李伯宗

送邵天常歸山

搏風舉翮九霄飛未業誰知與願違虎豹閔深書未達
雞豚社遠夢先歸杏侵客路花方盛綠暗家山樹已肥
去後且從閑處樂歸來有日到柴扉

柳道傳

八月二日[illegible]駕北巡將校數千業刺[illegible]
漢官遙從南極引湖春而成誌
天子龍飛[illegible]乾坤開闢[illegible]從在[illegible]承閒宴
重[illegible]儀
御[illegible]時發[illegible]行[illegible]蒼殿
詔恩許從[illegible]至東都[illegible]賦未齊

送[illegible]次檀州

塞下初[illegible]早來霜[illegible]秋色[illegible]黃風
獻[illegible]鞍[illegible]閒騎白狼河[illegible]他時穩落是何方
長雲西北大如水想見旌旗[illegible]光

過長城

道德[illegible]方在長城[illegible]雲連秦人[illegible]
漢地封疆已[illegible]馬窟泉[illegible]
神京近在[illegible]北九城開[illegible]際[illegible]氣

京城燈夜

[illegible]幕承空柱繡楣[illegible]
甲帳徐開[illegible]影芳[illegible]
御[illegible]宵醉坐[illegible]中天下[illegible]露低

同揚仲弘康孝和裴保賢[illegible]上都雜詩九首

[illegible]行帳日起旬尋近大閣宮來苑囿馳道繞風煙
水泓[illegible]迷洞山[illegible]重綿甘泉多法從獻賦憶當年
雨木漸衰黑[illegible]沙際日黃煙開[illegible]日出已蒼涼[illegible]
松高[illegible]清心小[illegible]香[illegible]方里[illegible]草[illegible]芳
謹俗隨方[illegible]隔舍[illegible]人唯馬[illegible]
角孤光[illegible]城[illegible]樹低天涯中夜[illegible]如意昔曾[illegible]
天黃猶[illegible]故[illegible]車軸高風[illegible]前[illegible]宮
[illegible]丹[illegible]金[illegible]女[illegible]秘[illegible]動[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角御馬[illegible]飛[illegible]
海將臨[illegible]封青[illegible]明[illegible]有事待[illegible]冬
[illegible]得風清[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萬里城明年遂耕[illegible]從酒為名
[illegible]清朝大暑[illegible]輕[illegible]
[illegible]酒頓[illegible]為客何[illegible]
公子[illegible]孫[illegible]定酣風小定舞[illegible]西[illegible]
[illegible]宮中果神行海上[illegible]母自厚[illegible]不[illegible]
水草方[illegible]狐戶[illegible]便[illegible]同[illegible]女從[illegible]到[illegible]玄[illegible]
[illegible]千家帳[illegible]百[illegible]泉[illegible]山更北[illegible]望十[illegible]

送[illegible]川謝有源赴[illegible]

一路青山[illegible]華山[illegible]家[illegible]王庭[illegible]上
官事[illegible]中[illegible]去來湖浪[illegible]酒[illegible]紅
福州自是[illegible]飛花[illegible]空

題有源圖書卷後

官事文[illegible]精何[illegible]印[illegible]刻工猶是古人傳信息
[illegible]元不[illegible]揚[illegible]

大宁旧番巴山刹畢門北崎訂可亦天鬱都行郎征 贈吳某從中從入川吳先生守葉因之春尚
空諸小葉行奇百六材杰龙黄罗漏迎循綠徐六根至
旅途文承聞旅継之心將繼求公理萬事詮伴葉継終
米貨將夜尖自根須元雖近秒會禾谷前禁伊用如患
攬洞分欲用春道初由巳孩毛岂要人判正要事间争
全稀色與混歸裝當刑裁部續上處殘求尔方朝尤彝
子木久吞們懆弱故之深感秀爱之插原今承間緘倅
莫伸損巽哉病息能庸棘和嗜能蜡鍾餂何勞祝因忍寄
不護

○陳濟淵

龍巖山

嶺叢突出厥峯前隱隱小龕嵌啼龍嫉太眠怪木伏屛頭露簷
宍泉春山鎮龍泓身横雲外三千丈眠看人間
莫待妬星驱入海早升雷雨上青天

海青

怒挾孤風海外來脩翎如劍所横開背身從瀚千盤勢
得意旋擊一點回万里老拳无敵翮補鞴英氣不凡材
山後野雉休回首神物无心到草萊

万寿山

万寿山頭大五天空洞直下小如拳五更霜袌初乾坤濕
六月風酸甲子偏征中已肥無北馬奇兵先鋤洪江船
行入真閑征陶事看紫沆在眼前

○馬伯庸

寄郭兀文

故友經年別契今發白无清秋江鷺沿長[illegible]

入[illegible]不能進若[illegible]

南征

情刑隋之湿今朝日始昕洋艸卞夜漸冕西泥春城鄉
鸣將鄰出牛將傍舟張挾條冘侶客方鬟又南征

寄題杜陵居忠孝斋

微君笑往武爽以白鉄之拔夜叩閶船從清今見九曲
屋分树菊又一閤出人往之知名好仙子时之定品班
凡僚委多入未知哉多熏家待重刪

桃花馬

白毛紅點巧安排力引春風背上來莫解雕鞍捲下阮
恐隨流水出天台

燒硝筒

吳儂巧製[illegible]万縷横陳[illegible]色界
一塵不入水[illegible]射離二門燃影[illegible]穿細二紅
湘簾神仙總尺灵犀一點若為通

○貢[illegible]古柏

題蘇文公祠

嶽奇海父早相知何事中朝未可歸佛縱有灵那在[illegible]
僧知衔道又无疑肝分泪映天終定禍近宮墻意更微
烟豆荒水灌瀾[illegible]石刻重麟献

過采石

采石江頭秋月白蛾眉亭下誰吹声啊綉衣二夜肩蛾眉家
同是天涯行客酒仙一去海生塵青山五尺埋衣巾
清江白鳥自今古緑草汀花空復春我欲御風遊八表
醉裏高情见二再閶闔深不可攀回首江南数峰小

九華山 一名蓮花峰[illegible]

江上青〻芙蓉遥二隄秋浦九華風雨万壑烟霞古[illegible]
草舍芳春青松立亭午安得一把茅移家白雲去

鄱陽道中

江上秋風吹折鳴江頭開遍木芙蓉我家離深依紅樹
万壑烟霞翡翠寒南国風光一盃酒故園渺夢五更鍾
峯頭日近長安遠閭闔雲深第我重

九日鄱江里同行諸公

滄江木落塞鴻飛佳節芝山酒一卮黃菊且陪今日醉
鉄冠不受晚風吹滕王閣上兩雲黑戲馬臺荒草樹衰
何似渊明千古意一篇清絕去來辭

琵琶洲

呂国手前楓樹秋琵琶洲畔暮雲愁沙頭潮落難声急
疑是潯陽夜泊舟

鄱陽和程世民[illegible]

旱山將軍意氣雄[illegible]府舊重驛[illegible]中[illegible]樓有庭[illegible]
江右衣冠多士風玉樹青藏秋色裏明珠燦爛寶匣中
滕王閣上更回首後夜相思寄別鴻

[illegible]七宿山[illegible]詩萬年宮

西南山水冠天下奇蹤許縱群山來坡陀孤峰立捧嶺遙
洞煙翳有[illegible]靈泉[illegible]正是南昌第一於茲悟仙訣一覽
快心目洗塵中腸熱嗟予敢辭勞馳驅作[illegible]九月登
武夷實流清且冽扁舟九曲中兩岸千尺鉄[illegible]何
之清江夜飛雪山靈似笑我身世苦羈紲何[illegible]解塵纓
林泉養吾拙

春遊

桃花渡頭春水生長安橋上草長青百年[illegible]向花時飲

何放得以[illegible]我酬醒

[illegible]尹楊愷政有奇蹤[illegible]詩文民[illegible]
此行士大夫[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山[illegible]
玉門[illegible]照[illegible]流[illegible]萬山[illegible]烟[illegible]傳[illegible]多往政
花[illegible]春城月滿彈
風流文采楊州南吹雄奇古[illegible]山[illegible]江[illegible]
絃歌終日水[illegible]

梅[illegible]知事[illegible]

黃金臺上客大事[illegible]頭春如[illegible]元詩句梅花也笑人

[illegible]

在瑞州[illegible]風[illegible]女弟明者貞人
故[illegible]上刻仙容
聞說[illegible]故山第四[illegible]擒青雲上
兩岸樓[illegible]九轉鳳凰飛去已千年
[illegible]

万安縣[illegible]一橋[illegible]張寫[illegible]

和[illegible]文彝[illegible]一詩用[illegible]子左

五雲閣上北斗[illegible]十八灘頭[illegible]山[illegible]一枝春在[illegible]
尤[illegible]三尺七花斑[illegible]
[illegible]過闌干[illegible]一声[illegible]水[illegible]

次[illegible]

[illegible]崖峨奔東去[illegible]千山[illegible]
霜[illegible]尺[illegible]秋白猿一[illegible]
聞[illegible]力家[illegible]林任

番陽道中

玉斧飛[illegible]大[illegible]南方松[illegible]

月滿韶江水殺鹽椰子候定殊似寒蔘枝香突絕勝此
中朝青傳知相隔鳥語啾啁正未央
王元帥月魯胡突公子陞樓覽以詩[illegible]
[illegible]高工[illegible]一偏樣突艾事云
好而学朝洗琛浮起玉紫宫一壁隐鰐魚宫逝白[illegible]靜
遊觀变化滄溟浮六社泉災千戈水百齋杭貢五天金
九重日關雲[illegible]外 北里孤雲寸草心
題余玫[illegible]八仙改碑
廬山捧天[illegible]落日照江月冷秋無際
明公此[illegible]多手捧不待[illegible]
前年態[illegible]有山[illegible]者[illegible]洪州父老[illegible]
上[illegible]神太[illegible]花[illegible]愛[illegible]
我所思[illegible]儀谷[illegible]許[illegible]此[illegible]
書[illegible]四海秀[illegible]
○龍鱗洲
陳[illegible]
老大[illegible]江心正好看秋月
却抱琵琶過別船
壽日郎[illegible]首
一夜東風到海棠[illegible]不成粧老大無分牙紅[illegible]
日[illegible]銅[illegible]
二月桃花[illegible]美[illegible]
遙[illegible]春紅[illegible]仙
病來[illegible]老[illegible]東風[illegible]
風光何處不[illegible]看
枯藤處處[illegible]東風[illegible]黄世界

一樹香雪小梨花
赤壁
踏呂推袁虎視[illegible]江南[illegible]一[illegible]東風[illegible]
天下江山占此三
○葉友竹 名[illegible]
資治通鑑
君[illegible]古[illegible]
夏后何[illegible]
讀古史[illegible]
[illegible]聰明[illegible]一家同[illegible]何生長[illegible]
[illegible]
杜竹[illegible]
惠山[illegible]
渡江五馬[illegible]北[illegible]千里[illegible]
六朝[illegible]
前代衣冠[illegible]
[illegible]精神[illegible]岩[illegible]鬼工[illegible]
吟[illegible]山[illegible]
詩成[illegible]花爲[illegible]

皇元風雅卷之二

皇元風雅卷之三

○安竹齋

送白雲平章

册人停棹西停[illegible]試[illegible]延前送客吟[illegible]恨早知如此去
交情不[illegible]白雲境界三更夢[illegible]心
從此[illegible]客抱琴何如遇知音

○明普彥

題商山四皓圖

劉氏何如呂氏安大書[illegible]關重[illegible]空[illegible]
不道[illegible]紅[illegible]鴻[illegible]秋山
千年猶[illegible]根術又[illegible]

○[illegible]子方

次元[illegible]江[illegible]一首

成均[illegible]
[illegible]秋[illegible]江白鶴[illegible]
四海車書今[illegible]
出宿春城宿霧低[illegible]功名[illegible]我[illegible]
文采[illegible]君玉在[illegible]
贈言却笑瀛洲客[illegible]

贈別[illegible]

金天行秋河漢[illegible]起[illegible]山晴[illegible]
[illegible]遠草[illegible]
又夫[illegible]方如此[illegible]別不用愁中腸

和[illegible]致[illegible]幽懷

[illegible]高林[illegible]風[illegible]孤[illegible]
颶濤[illegible]大[illegible]客來[illegible]去[illegible]
永今久[illegible]以全吾天

送[illegible]

聖朝[illegible]文運[illegible]天[illegible]起[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
帝世[illegible]
高[illegible]有業未[illegible]文[illegible]
著[illegible]君何[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
言[illegible]朝風[illegible]白[illegible]
乃[illegible]大[illegible]
紀[illegible]不死乃知[illegible]

題[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
風[illegible]
人事[illegible]
所[illegible]

○袁伯長

送[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水[illegible]乃松深[illegible]黃[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本无[illegible]可當[illegible]
[illegible]開長生[illegible]好草

次韻[illegible]

英二雲中君[illegible]太乙[illegible]
之不成章[illegible]風[illegible]
昔[illegible]空岩居之人[illegible]

隱神所藏別之空悵慨桃源閟深雲不夜知晉代
道逢李仙人御氣不飲酒我笑初无言披巳嗔我否哀
哉守其愚堅石猶在耐冥化蹄燃風淪二骨不朽
蒙娥挾双軸卅二若見山再半嘯靈笛瑤壺生尺宅桂
捐无須臾幻巳千百年此陰陽機造化脫其厄
竒樹生南薰清尘弹五絃涼風遊六合白雲起太極世
故日巳偷俛仰隨歲年折腰尚為酒猶是青箱傳
少年次青雲歡至无復忘一為関河行常恐不得見
鴈雲中來飛二落南塞歸心以无窮安更促浮前

次韻送友赴[illegible]關中

鬱二大古樹叢生散床并明特炳陽德家落秋歲寒天
風西北來東海驚賓潤芳朽各有性盛衰无端貿二
水上寡鱗二塵中冠仿志不得酬鸞飛厩其翰伊南宮
一士轄鴻河之千手持大雅篇入宮佐王[illegible]
日薄飯不蒲盤羅逆吉我同金石生肺肝出処[illegible]
低徊耿相看閬山渺雲海東望通二韓居莫[illegible]
廷為君弹

送鄧元道

仲連匡世姿揮手却秦軍掩袂傳白日登車抗浮雲射
書識聲二孤城死生分宵衆敦厚谷鴻抗難其群
虞仲舌轉充捋事精微其事危見交爸竊私名益光黄
金散逝水白髮滿飛霜丈夫有定志得失非豫防
梅生一尉微弹二正天紀洗心洞玄化削跡无妻子龍
変孰為弱蝉蜕乃真止松迴風冷二水落石幽二
襄陽孟浩然拂衣帰故山放浪岩壑深流詠遺人間李
袖林杜落聲猶江鷗还羊公何嗚溪水去日溺二

過洞庭二首

白沙悵二見金叢[illegible]雲結[illegible]年天水渾融浮太極
神人幽頂嘯秋[illegible]能[illegible]明[illegible]以含萬象縮似爭客抗高
欲作[illegible]
媧[illegible]山[illegible]畫[illegible]天地骨
九江野[illegible]奏[illegible]大[illegible]中
炳[illegible]

夜宿[illegible]前楊[illegible]家

黄雨交店巳昆[illegible]依山脚後宿
[illegible]月在衣
乾[illegible]

西州[illegible]人每一相見去[illegible]亦不能卻

[illegible]十年來[illegible]相見
故知貽[illegible]
嚮近一回詩一首[illegible]貧

寄[illegible]者第七絕

兵樂鍾[illegible]折[illegible]水
一[illegible]私
聖主宮中[illegible]初開[illegible]
清籍[illegible]
[illegible]十五年前戰[illegible]
兩科[illegible]文章
御史[illegible]入
同榜二人入翰[illegible]
仁府[illegible]如今班白數[illegible]
麥[illegible]江南[illegible]

劃[illegible]城[illegible]過皆然 二 行人清坐[illegible] 今朝燈火又迎人
那乃史投夕利関
別駕祠前水深 弟兄沙上相離 擲二年不流來時搃
要看淋漓別酒痕

早朝

扶桑九万透雲霄 虎闕龍池步[illegible] 瑤[illegible]驛[illegible]
象[illegible]備置玉道 逐衣紅衛仗傳呼 岳千羽仗回[illegible]
湖海布衣睹盛事 他時田里夢[illegible]朝

〇 杜清碧

与[illegible]壽

東觀道家華巖山前[illegible]其間[illegible]龍[illegible]
玉佩声聞虎[illegible]秋[illegible]雨天[illegible]晨光出滿羅[illegible]
金雨更洙大先[illegible]

送[illegible]修

[illegible]京師[illegible]入洛[illegible]
此傳[illegible]酒余判新題処二詩
此日揚州[illegible]去路錦衣[illegible]

[illegible]

大江之東彭蠡[illegible]
夜雨蛟龍[illegible]千[illegible]長[illegible]
何時共此登臨樂[illegible]

[illegible]賦孩兒芥

吾聞孩兒芥[illegible]方古人[illegible]其名知[illegible]龍[illegible]
生得妙訣[illegible]
甘且[illegible]
金芽[illegible]月[illegible]波浪[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樟江水[illegible]
令[illegible]
[illegible]
京師始得一[illegible]
方乃[illegible]
天子聖[illegible]
薦進[illegible]
宮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秋風[illegible]
揚[illegible]

和揚仲弘

老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〇 揚仲弘

[illegible]

[illegible]

送朱[illegible]之京師

懷山抱海貫京師氣勢[illegible]北連[illegible]
鵲鳴宮樹曉光遲四方英俊皆來萃一代經綸[illegible]有為
君有長材希匪貫好將[illegible]時

送彭萬里

平居鄉郡係瞻所望[illegible]京[illegible]千能[illegible]秋霖二
桃向星斗夜[illegible]龍劍[illegible]
將相与人殊勢分[illegible]雁[illegible]服為君[illegible]

擬辭京師

裘衣托載道傍車人事匆匆歲幾徂風雨五更雞亂啼
關河千里雁相呼燕[illegible]猶[illegible]柘[illegible]
御上高丘重回首五雲繚繞帝王都

渡黃河

禹功疏鑿[illegible]山川[illegible]分元氣[illegible]
孤光[illegible]文冊金狀[illegible]
万里[illegible]何[illegible]上[illegible]雲

早朝

披迢迢[illegible]到城[illegible]觀闕[illegible]日[illegible]
朱輪[illegible]道[illegible]万歲[illegible]獻[illegible]
[illegible]從此[illegible]

錢塘懷古

斜界[illegible]通大道[illegible]分[illegible]闕對[illegible]
露下[illegible]
中天會[illegible]非數[illegible]見[illegible]安
山回禁[illegible]入[illegible]無復[illegible]古今[illegible]
万年[illegible]樹[illegible]秋[illegible]文不[illegible]陽人[illegible]
九面[illegible]二一[illegible]江風浪[illegible]

西湖[illegible]
紫雲宮[illegible]
九域[illegible]一百年[illegible]
化人[illegible]
宝珠[illegible]山河[illegible]黃龍[illegible]白馬馱
誰[illegible]无[illegible]有[illegible]

宗陽宮中秋對月

老君壇上涼如水坐看水輪轉一更大地山河[illegible]有影
九天風露[illegible]声[illegible]龍[illegible]出扶[illegible]
[illegible]三万里[illegible]今夕到[illegible]

九月

[illegible]空[illegible]開今花[illegible]秋錄
[illegible]吹[illegible]六龍回
[illegible]

東湖[illegible]事四首[illegible]

[illegible]千騎出城[illegible]
明珠[illegible]新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瑤樹新[illegible]

儀門自有排仍象臙賦詔車後舊詩

九日別友人

客中佳節猶登高獨立秋原感二毛紫陌泥塗秋泪下

黑山風雨夜嘈嘈幽人修有幽魚樂壯士徹無行馬[illegible]

得失古今俱一律性旌痛飲貴雄豪

次田師孟西曹即事韻[illegible]

隱吏重來右掖初清明時節亂花舒[illegible]黃閣[illegible]二番

雨散彤庭點二疎季耳猜疑周典禮蕭何元得漢圖書

經綸事業煩公等要使皇[illegible] [illegible]長諸大史[illegible]山梁姤

閒居編引史有得期正[illegible]有時現士守閒[illegible]

雜人情[illegible]二窓[illegible]夜雨餅銀燭[illegible]春寒[illegible]

才大名傳天下[illegible]當成[illegible]古人為

贈馮茂國英郎中

挺生雄傑氣節二服事以家伏龍光鶴鳴[illegible]中春上好

鳳凰也上[illegible]偏[illegible]朝衣帶

修書史[illegible]事兩全人[illegible]令[illegible]在高堂

還興二首

庭樹號蟬日已涼客衣[illegible]夜何長[illegible]書方里千

明主伏朝三年別故鄉西北諸山連朔漢東南瑕水隔

判涕淹[illegible]不共[illegible]蘇子[illegible]

往歲[illegible]了[illegible]詩書已[illegible]陶令松三逕

德守揚雄[illegible]一區春[illegible]又[illegible]海門潮落[illegible]江

如今也足成[illegible]趣何事[illegible]

紀夢

海上重編已有年問[illegible]無事[illegible]朝天[illegible]東[illegible]

黃道星辰北斗[illegible]六令遂五百前程何許隔三千

楊雄曾奏甘泉賦[illegible]名達帝前

送殷國華之饒州教授

送君行李欲何如楚國前修戰伐餘西塞人烟連草莽

南江波浪入空虛遺民空作先王服故府徒存博士書

往事悠二多泯沒[illegible]老問終初

望海

海門東望路漫二風颭無時[illegible]白霧[illegible]天際[illegible]盛

滄波[illegible]日曉光[illegible]無方士求靈藥亦有幽人把釣竿

與俗浮沉何足道願乘浮艇肆遊觀

題畫蒼竹石

行前怪石起參差[illegible]叢深[illegible]似客疑如過[illegible]湘江上路

鷓鴣[illegible]

寄題蘇氏山莊

黃石山原風物幽幾年[illegible]一遊舊行[illegible]已成[illegible]

新[illegible]首[illegible]安[illegible]

餘杭溪上明日[illegible]楊花[illegible]舟

題[illegible]天[illegible]圖

浩二大古[illegible]

首視[illegible]

亦受[illegible]

一來[illegible]

子[illegible]

驪馬方負[illegible]視之杳不[illegible]山阿[illegible]有至理

視猶[illegible]

李竹所

題鄭李泣別圖

我去君留可奈何明朝烟雨隔関河富丘胡婦分携処
想見中宵淚更多

過采石

拍則空山五百年喚醒除是老坡仙沉香亭北花成土
采石江頭月在天遺跡不妨留後代多情猶自押嬋娟
余生君在開元日也向長安挐酒船

○何吾山

送琴舟趙海月五首

瑞瑞花雨客穿香理尺京絃曲撑長海上帰來望鄉去
風回夜約夢迴虞年鉄杖身丟徙何處銅盤月共斜
辛日全丹堪點化不須伏樹說荒凉

倦携河薊不盡杯酒一臨雲陵碧雲下一声何作同是
笑中有道来為賓客姿在閉盾送茗喝歌成貫寄大
開有琴材在指端盤旋一揮斤

超搖万里一枯桐鞴驛壓尺一朵花口與秋風同徹
曾随明月落誰家江月量大谷待持兩露春一茶捷瓜
却得先生有新曲如何能解理茶琴

揚柳風烟巖氣春桃李花月碧澤春水来別後行十里
陰泊相遇得幾人只說周旋惟我二定交偏是卻歷三
初心未許同通情猶恐隨身[illegible]作真

○劉時中

古採蓮曲

長安女兒倣目恨門採蓮溪水中荷擁荷花照溪水
留客欲去花争紅溪上荷花采幾許家上村二川天路
紅粧綠縟不見人應有荷花伊采夕帰时夜涼溪水情

扣舷歌聲郎来行花葉盡頭花溪山繫溪上月明朝已平

望夫磯

望夫山頭日欲落望夫山下江声衰山頭日日風雨思
江上不見行人回望山浮浮幾朝莫嘯記行人去時路
知君渡河長不返恨不當年送君去身化石千仞羨
石猶可憐心不移長江水闊黃埃飛行人應有念来時

對月

京中時節佳月當歲閒此月如此心朧明一片白開
樽想相聚佳月即佳客月如戲知己為我好顏色此時
坐獨餘奈此明月夕

○吳敬庭

古意四首

我志在林泉而与世究浮是非苦是此語真豪所
願通其間爭聞何足示不有酒同酌醒詩對清切得意
已忘拼白露不亂岩壑

斜陽在遠樹歸鳥投高樹秉二湖亭上本夕涼巳多遇
此素心人自道胸懷滿相与藉草坐酣且歌揮手
謝塵世不知夜如何

夏雨過炎熱但願一夕涼及此秋至深蟋蟀鳴床物
情亦知時雌雄公子寒乃牖當蛩鳴絡絲畏寒霜威此
殺氣放終然惜流光

陰陽有代謝寒暑相推移人生百年内行樂當及時非
日猶未顏本口生白髮所以遣世事故酒不復辭奇傲
南窗下千載真吾師

新春喜晴

歲序更五日人皆盼春晴官曹幸休暇度臣成歲行泳

消明水落盡山光明人各梅送餘春似舍春秋…
俱得時絕然起深惟寒作愁思新有東風吾撫字心
轉勞催科政何成野望京兆豐年歡笑歌太平

偶成

殺官羈此身袁千數里中路苦步長江後夕不運止珠
方矢氣日秋意亦知此我能無…嘆我坐起游絲
新分何然無因計料理

送…

除頭黃毛遂殺…年生子作東南去而何十甲不相猜
社江頭…月明前是丈夫事惜別兒女情會留
於青紫壯去…平生

夏日述懷

休亦逢時命見交…然一…全開…分左右浣
花收餘春…美人…觀…出休…閒…前背山
自…相…才…我…落…河微…身
露驚…爲…民…來…雲…
之念多今人復陶令歸去來深慚着數役

○李長源

題峽州

黃河城下水澄…送別秋風似洞庭…白…放當
并州豪傑…十年…路…方…乾坤…亭
八月…樹老…柳…青

…宿…

…

…

○楊鵬

正旦有感

干戈短…去匆匆回首南朝一夢中世事…天道北
春…依…十…東西…方…
寂寞…山老松樹老…梅…

華清宮

四海笔歌…家…山…能正照三郎…
野…頭…入抵失人…亂未知亡国不由…
…西蜀…代…華

箭亭

…落…雲破力山開…
天低…入…斷…水…如…
對此…西…

送…

少年錦帶…青春試…
五…十年…少…青眼一事不成空白頭
此…何時…相…

…

日…花…偏謝家…神仙…
金…步步…未…去綠珠先墜…
不知小…殘紅裏明月何人行不…

○陳白堂

春畫睡起

柳影年華…午夢…
几野花…山雨來…人見…一樽開

春風

著脚戍樓吟桃作故紅裳顔志尊嚴不敢泥春風

先主

扶義風雲志復雄歲月長猶懷興漢子豈要行劉璋討
賊吾誰敵遺天有併亡春秋復雖大万古炳炎光

武侯

千載生前諸葛才何止王巳弱佐三代渭濱師礼
樂无四日亂神州閣時豈留文字在不愧説莘伊

曹操

鹿去卯金刀當塗未敢為争搆猶在銅雀馬已同槽身
後三分閒生前可許勞就如廟莫上松柏亦堪悲

司馬懿

本祖賊為辞聊同漢報仇幾深焊後羞禍胚中牛夾
甫母老崇江生足遠武誰附七古根深何必坤州

送客

倚殺送何足詩生葉岡嵩満身共騎野鶴飛依閑送
沙晏流水見雲帰别山一声長笑遠去亦悔柴関

登岳陽樓

倚竹□楼□欄盃万里清光一拄頥湖面欲包天外去
蟠我不教倒海中来高吟白湖軒皇樂元気杯涵老杜詩
處膺醉哩重回首此生何限滄喪時窮力知反見左傳

皇元風雅卷之三

皇元風雅卷之四

○劉須溪

探梅四絶

江天欲雪未雪時絶江探梅動倒騎空中着我方成畫
亂後逢花且戲之
釣天遠二月斜二帰路迢遥未到家一色白雲天似雪
和衣和雪宿梅花
後五百年无放翁狂歌醉舞与誰同漁人入得桃花洞
猶有梅花路未通
冷淡何心識者誰芳名從此落西湖風霜未改幽堅操
莫立花前諱王奴

清明日照戍

海日高二天路斜断橋无復聴啞嘔空中酩酊已千載
陌上清明有我家巳老命抹□酒盞更晴相見是梅花
年二春怨深如昨莫把无涯恨有涯

○劉立雪

梅

休説逋仙兩句工氷匙脆筆别形容清標騷客風前立
素面仙妹月下逢山店霜寒香撲馬溪橋水淺影於龍
一寒尽是寒凝結金鼎无塩味更濃
破荒玉雪籠煙村倚竹无言独断魂二弄直須琴一曲
一寒安用酒温存家風集許堪同社心事夷齊可共論
應出繽紛幾紅紫一枝開処自乾坤
珍香除影賦梅花方許詩中擅作家怕俗似嫌羌作酒
高人頗称雪煎茶参横斗角霜初下人倚闌干月欲斜

夜冷玉肌愁入骨金壺移入伴窗紗
天花夜半落溪傍〻有緣然去取將擘爪仰空呈素白
破解倒地覓香黃脂鱗月下猶同色臥仰風前雪有香
欲迎補之圖影看生愁飛入水中藏

月蕊

世事從來滿則虧十分何似八分時青山作計常千古
只露岩前月半規

書灯

一點蘭膏數寸心小窗伴我夜沉〻燈分青焰裊煙細
喜動紅光花意深洞見古心歸典策照殘幽夢入衾
他時富貴不相棄移上長檠伴醉吟
玉樓夜貫燭熒〻祇得眼前歡笑明照破三千外事
書生元不用長檠

題靜軒

徑深寂〻鎖苔烟此地不生車馬塵夢斷[illegible]惟有竹
棋声花院似無人跡因門閉[illegible]穿窗鵲[illegible]枝乾白抹新
[illegible]道乾坤大如許不知天地又新春

寄宋約山

歲晚汀[illegible]煙水寒風林[illegible]楚天[illegible]君無鴈足書難寄
作[illegible]吟未安留帆臨成思入石離騷[illegible]能擬我蘭
老來絕[illegible]梅花惱後會君應笑我[illegible]

登黃鶴樓

西風吹我登黃鶴白雲千在闌干角[illegible]許不見[illegible]人
惟見青山俯城郭萋〻芳草鸚鵡州江水[illegible]〻來無休
歲月俯仰成春秋古人今人無限愁

題醉月亭

[illegible]李太白狂不奈煩[illegible]錦袍[illegible]赤壁磯下蘇東坡
一[illegible]〻凌風波當時有月亦有酒和酒和月吞入口
酒腸得月冷於冰化作珠璣宇宙兩首賦　百篇詩
千秋万古稱絕可兩翁不作歸來鶴[illegible]宇[illegible]寞〻
若得長江変[illegible]少住人間亦[illegible]樂[illegible]貪晦缺秋復春
古来明月今來人我時[illegible]酒問明月〻亦團〻磨不得
鉄如意[illegible]我歌君和声鳴〻[illegible]醉起舞[illegible]人扶閒
影莫是李与蘇月中仙子知得無

○劉養吾

別肅高鳳

[illegible]可人別又貪帰路長人生有[illegible]別[illegible]事[illegible]
[illegible]芳草垂鞭看夕陽眼前听[illegible]語世路劇[illegible]〻

送[illegible]方[illegible]荊二首

嵬山西上[illegible]天頭書劍區〻事[illegible]歲月如流方作[illegible]
江山信美莫登樓百年[illegible]誰[illegible]傳一代衣冠又古丘
乱後題詩〻即史[illegible]付水東流
不辞[illegible]恨[illegible]如此飄〻一丈夫新雨鳴秋[illegible]草樹
行人[illegible]鴈[illegible]歲年[illegible]向長途老天地何堪一[illegible]掬
[illegible]世中原[illegible]合更陪九万作[illegible]圖

○[illegible]

送馬[illegible]古祖[illegible]御史使江西

我皇[illegible]君子[illegible]遺子以[illegible]途四
牡何翩〻[illegible]我懷[illegible]忽已[illegible]積雪
被長[illegible]何時[illegible]蓮花峰上出浮雲[illegible]白日[illegible]
以[illegible]下[illegible]西北原野無定[illegible]行者中[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黃河[illegible]東流西[illegible]四海豈不[illegible]

切若服與僧親賢遠讒人古以致康娛君子試多材乃
用在馳騁秦隴沮陳寒歲月浩已徂翱躬尽明義足為
世所模

宿宝應

此縣經過數中年慨感慴歔舟唱夕浪聞笛暗寒灯時
俗隨同異文章任去增平生江海意一二頼良朋

入秦淮和曾編修

奏淮江上送飛鳥秦淮水流西復東六朝人物已寂寞
乃古雲山空疊重明日送詁采石渡卧聽廣陵鍾
人生不然分別去二來二有定蹤

泊安慶將再北遊

夜泊淮西郡客生客子衣酒家臨岸閑野火蘭江飛雲
宣占六初出潮平風来微昔年城下路此際正南歸

待潮

扁舟夜閑宿沙際敵枕待潮紅日高无数征帆杜人去
海門何処水滔二

夏五月武昌舟中獨白

兩岸皆立鳴双擱艇眾開合瞪煙雨青山如龍入雲去
白髮何人立沙語船頭放散船尾和逢上雨鳴逢下坐
推蓬不省是何鄉但見双飛白鷗過

宿梁安峽夢故有感時还旴江

梁安峽裏狂鷓啼絕壁蒼二北斗低夜氣倒連山影合
石棧斜闌浪声齊南風尽日迎帰舟落月空江夢故妻
一室數人分十郡百年幾処候晨雞

題花鳥圖

小女兒顏色好洗面看花二為惜調朱弄粉不自知
寫作窓間花衣鳥綠窓沉二春晝遅平生心事花鳥知
花殘鳥去人不帰細雨梅酸愁二首

題饒家橋上有思龍

饒家橋下秋水深饒家橋頭兩竹林誰其済之徐氏碞
緣麻作橋一一戕青山最二以香髮白石盤二如吾心
帰去歟舟纜残夢風雨滿橋龍夜吟

海棠

嫣然无不在夙躬紀世東風綠窣苛却問太真曾睡否
還應長睡馬嵬時

送道復道士還江右

道子我別思吳郎我向年年折武昌柳送上西江船買
魚沽酒醮荻蘆夜下西塞廬山前西塞山邊好舍君今
去我時來東風花開春水漲待君遠龍磯頭莫負君公
楼上

贈浮真子

蕩二白玉京超二浮真子十二求神仙服事丘県李高
洛二十載結茅白雲東谷異物谷深是玉池水是神
莫能識百合吹不起一朝忽騰化烟去不可遠飛駟服
五龍何處擁二花開發與宋國蓬萊河漢禮朝会千歲
挑來食五色瓜長揖事止君高歌度流沙不遠想金張館
羽笑許史家日食五侯鯖安化欲胡麻春風長安陌落
日邯鄲道迎人上青天送人入秋宵一身八極表天地
忽亦老宮蒼區中人全真以為宝

黃尊師高軒觀鵝因留宿

開軒南窓下世事未曾聞落葉常疑雨方池半是雲偶
牽羽鶴侶來此看鵝群一夜清霜裏秋光得細分

登武昌

黃鶴樓前鸚鵡洲夢中渾似昔時遊蒼山斜入三湘路
落日平鋪七澤秋鼓角沉雄遥動地帆檣高下亂隨舟
故人雖在多分散獨向南州也看白鷗

大明殿退朝口號侍制

巍巍道德供羲皇萬歲鑾隨瑞光日射龍文宮女扇
風傳雞唱侍臣香中宵景氣通雙闕下界歡謠動八荒
詞賦小臣何以報
星圖聖壽共天長

送虞尊師祀武當

龍虎分香下絳霄羽衣承詔出清朝星壇夜磬南宮閑
神殿春深北極遥金殿壓雲開紫氣玉壇秋月合笙簫
蓬瀛更為
吾皇祝下兩時若石欲醮

送董尊師歸廬山

香爐峰色紫生煙一入京華路杳然雲雁秋明春葉晚
兩[illegible]春日[illegible]書憑海鶴來時寄舟白蓮教香後[illegible]
忽鞭歸期驚雲[illegible]客歸春[illegible]負中年

寄題閔氏園樓

日與世情疏寡合治生唯蔬多心只恐拙生成野
老還偏數山人道不驚詩書有所好裝圖也須明

小孤山晚發和欽

日落霞明錦浪開匡廬石出白雲間乾坤上下雄孤柱
吳蜀東南壯此關沖物夜移風動地仙舟曉渡月侵山
回踏[illegible]公臨[illegible]香鸞闕
宮

古樹[illegible]紆入深宮緒清牛斗城遥水繞界七[illegible]雲高寶
路行[illegible]神[illegible]藏巨[illegible]應逢千古使持此[illegible]桃

濟生詩

浦城孝子身姓祖自憐姓命如蓬草生經五歲遭亂離
有母更被官軍虜零丁二十八春秋母終得生何處求
天地茫茫明月恨江山漠漠白雲愁忽得母書驚母在
看書未盡淚先流書云流落河南路河南路遠無由見
廣州境上忽相逢白髮蕭蕭霜滿面誰知喜極情轉悲
旁人更問別時事千生万死到今日始為母子東南歸
東南迢遞與山路入門猶記庭前樹居人爭說盡相看
難柔[illegible]覓[illegible]暮[illegible]生子母真奇怜少壯離別老大又
同[illegible]并少其者幾人骨肉能完全願生母子長壽考
四海升平永相保

漁夫

夫前撒網如飛輪婦後搖櫓青衣裙全家托命煙波裏
扁舟為屋鷗為鄰生男已解安貧賤生女已得供炊爨
天生網罟作田園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還娶漁家女
女大還作漁家婦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計大江邊
更願官中減征賦有錢沽酒供醉眠雖無餘羨無不足
何用世上千鍾祿

高郵城

高郵城城何長城上種麥城下桑昔日鐵不如今為耕
種場但願千万年尽四海外為封疆桑陰陰麥茫茫終
古不用城與隍

長風沙夜泊

長風沙風沙不斷行人嗟行人嗟奈君何雨風正高比

風起大船初灣小船亭後船兒傍大船頭不独風沙佑
可憂更加行人好心事長亡何処北兮流茅舍教妾
株柳時平尚置官軍守青樓老娘詫鮮魚白髮賣兵賣
私酒魚賤可買酒可沽他人心事知何如

○羅刪谷

幻與折歯歌

秋形未成錦機語嫦娥半花鳳一羽象牀雲小龍梭
絲六銀光吐冰纖西隣郎君東海歸芙蓉半白香雨肥
十二闌边説出怨勸織南浦鴛鴦飛匣開宮黃無消息
香閨彤霞淚玉色小龍呵出風雨声奔騰蜀裂双白石
白石国城二十六女子軍來兩城穫窮歌猿啼猿啼
百户屋茅施翁前鐵章臺公子真豪猿復以織百相感動
郎君切莫更癡心忍作甘心可人痛

○孫伯善

去妾詞

妾昔垂頭對抱裯十五年阿母云亡主也饋妾洲紛續
驚勝絲新帰主孀情去密陡然兩意生荊棘犹将怨隙
在妾身教妾彷徨留不得翁今愛妾妾有心妾亦知君
愛妾深自古亡家為顏色妾身不當千黃金回頭向翁
語遺子留目守淫要有散時人生皆長難妾去歸當
妾在婦應去但願主翁琴瑟調妾身不恨无帰処

○黃南卿

梅子 蔡用韻葉止渴先字

水物蘺落精神煙雨園林忽驚新對池塘水彈窖
繞林晉盤玉瑛人一根清芳千九點四月紅黃熟之
待得餘花都結子東風流轉便生仁

金陵

采菱風急掉歌声白鷺洲前一帶巾綠水不收中洛浚
青山空擁六朝人城頭寂寞依龍阜江左與亡寄虎臣
孫楚酒樓何処在月明猶照謫仙神

○湯子文

白海青

色聯赤體出紛紛羽翮何如白錦紋東海飛來一片雪
西風透入万重雲老拳独擊飛揚腦後目寧看狡兎群
玉食所需誰可得夜來
丹詔賜元勲

綉毬花

誰把流蘇綴小園无心花去寄相聯唐宮蝴蝶團團軟
后土瓊花簇月圓妖態欲來烟上蕊異香宜在帳中懸
試看有物渾成処如在東風太素太

○劉雲山

題雪後溪橋

老翁斎脚欲度小橋後有象奴摇手似云
橋險䆁度之賦
背錦吾叉扣觀閣雪橋如險貴如閑不知此與政不未
所謂先生題生賦

○申紹翁 致遠

無弦琴

静中有物即帮心物象相忘趣轉深為報柴桑陶処士
無絃爭似更無琴

○趙半村

秋夜曲

寒衾[illegible]枝[illegible]秋飛來傍林帷
閨刀尺念遊子何曾歸[illegible]不易庶無念傷飢
清夜長為君製寒衣

憶友人李壺南

送客出荊溪忽見青[illegible]章故人別經時恍隔千里道千
里故不遥咫尺夢難到孤鳥安行株行雲在晴昊敢嗔
會晤期坐念春風老

示兒

閨門遲秋風開門落葉滿[illegible]裘敝陋爾嫌故衣短衣
[illegible]何足嫌掩屏尚可挽爾父以多病爾母復不憚力作
常苦飢力織未[illegible]窮厄世間多紛華亦[illegible]能但願爾
長[illegible]事紛[illegible]

去婦詞

[illegible]里有嫦婦子不檢而無室既疾[illegible]乃更為
娶且[illegible]之曰為汝娶為宗祀計也[illegible]
而子竟違母言卑出其婦[illegible]麻在身
義不得去被迫逐不可留因為詩以寫懷

落葉不返柯去婦無歸年欲抉出故帷獨影心悽然君
心終為飛万里難拘留妾如鬢花未衰先棄捐憶昔
初嫁君姑病在床前歲月[illegible]麻奉姑延妾今辞
門去撫懷泪如泉[illegible]

歲晚感傷俚存相憑

老眼厭紛埃柴門晚[illegible]閉凌風打客[illegible]而故人来[illegible]
外無窮意灯前欲尽樽相逢還又別珍重歲寒梅

构欄曲

街頭群兒書[illegible]吹簫[illegible]錦旗[illegible]而少年金錢[illegible]
青[illegible]出双蛾眉[illegible]醜妍妍頭狂客笑
虬髯[illegible]武[illegible]喚来[illegible]小眼前公作名[illegible]
東馳西驚何[illegible]辛苦終須要作[illegible]
新歡未成愁已作危途[illegible]馬千尋壁[illegible]山万里客心[illegible]
妻子[illegible]灯双淚落紛紛[illegible]是醒是夢俱堪[illegible]
紅[illegible]歌管[illegible]是街頭兒

止言

蘇張舌如戈危人亦危[illegible]御史千载称直臣請
談每[illegible]神[illegible]有[illegible]酒把手[illegible]所言
唯乘麻語不失真

戲題

七日[illegible]風[illegible]
兒旋拾[illegible]
[illegible]
如此念之附一兩

宿村庄

凉吹[illegible]
特竹[illegible]
作[illegible]

本不[illegible]
題十六羅漢[illegible]

○羅浮[illegible]

郊行

桂花元主[illegible]
[illegible]元求世自沉浮

○張周卿

鏡中灯

孤影徘徊入照焰，西風不動影沉沉。一池鉛水鎔真火，半夜金星犯太陰。雞翅舞時紅焰散，蛾頭撲處碧光深。絲車百煉千燒後，依舊剛明一片心。

周石原 綠陰

万紫千紅夢已休，眼中驚見翠光浮。數声啼鳥先春歇，殘霞斜陽不入樓。濶透琴書時欲雨，涼生衣袂已先秋。此時蒲柳还多感，莫遣西風一夜愁。

○王性存 書懷

九秋夜氣肅明時，見休徵背列六曜，洪〻平九平敘。臣拜集敬乾坤，求靖病，術不字，兆文態抱撫翔双岸。

有地莫種花，〻好莫種竹，〻花豈不佳，而恐易委杵。情花好異，只種竹，〻有勁直操，終存本根思。

○趙心遠 秋晚

一曲菱歌〻西風，吹髮鬢已秋。殘荷葉老人對菊花，開烏。沒蘇烟外林明露照，開南山有秋色，相對自愉顏。

○趙季文 舟中夜作

身同南雁去，回首意茫然。酒醒篷窗中，詩成月滿船。河渾非為雨，星轉欲移天。夜靜晶河淡，涼風冷汗邊。

○連伯正 釣絲風

短髮冷颼〻，倚欄初下鈎。閑來片水外，撥弄一夜秋。

[illegible]花[illegible]分[illegible]影[illegible]波清夢[illegible]吹不到天涯

○郭[illegible]生 送君往周公

憶君初未[illegible]水[illegible]春波[illegible]江南早[illegible]花飛，蒲[illegible]下水[illegible]君[illegible]畔白[illegible]米中流飯，回[illegible]人[illegible]什[illegible]分[illegible]齊過重[illegible]，金[illegible]欲[illegible]人夜二〻妹好，廖厭[illegible]欲來不來[illegible]君久人言遠帰勝前[illegible]，猴子[illegible]散而[illegible]相思，[illegible]花[illegible]來不來。

[illegible]花上天

[illegible]沒[illegible]前浮[illegible]月芳城暗鎖朦煙黑，仙魂夜吟天欲泣，[illegible]陽下抱飛下剗神[illegible]兒雨難申[illegible]忘，猴王雪〻中立，金瓶成二胡[illegible]香[illegible]湯液天水[illegible]逢[illegible]高此[illegible]，王[illegible]京三月銀[illegible]仙[illegible]不[illegible]，釣天夜[illegible]二十四橋[illegible]

寄梅畔[illegible]

武陵老[illegible]水[illegible]吹風鉄心裂，[illegible]旅[illegible]雪[illegible]地大[illegible]夜[illegible]香[illegible]宿，[illegible]山春[illegible]平[illegible]解[illegible]吐[illegible]銀河倒瀉春恩澤，[illegible]天[illegible]便合更似八千椿[illegible]方古終成壁，[illegible]去煙[illegible]夜[illegible]曙為憑青鳥別君王，後百千年[illegible]由。

野鷹來

野鷹來[illegible]鳥死[illegible]兒[illegible]我有[illegible]肉[illegible]腹，[illegible]為[illegible]條山中忽飢食[illegible]野鷹来高[illegible]斂翅

徙立何爲當途猛虎齧我筌赤精細骨皆凡才野麋
來汚之水昔年種柳今如此其危雖弱將奈何野麋爲
來吾望爾

陌上花

陌上花煖春融融吳女兒吳王加吳王沉醉香風園金
泥爲鈿帳二媯陪娛夜雨花成泥年二長花開時吳王
吕妃招不來
陌上花妒姸語吳王妃煖安安女封書寄与綏二歸陌頭
花好能幾時多壞之門戕易主嬌紅猶似吳妃舞吳妃
一去招不來花開花落无窮期

金莖承露

蓬萊仙人驂黃鵠來遺劉郎不死藥銀漢无声秋夜深
時見崖间顦顇落稍金科錯較无端未央闕角鉦鼓受
冥教仰見掖中物直是能年及淚痕拄房椒壁[illegible]
留得新愁向雪表納遂倚筆[illegible]湲及庭荒二溫青[illegible]

因宜伐松

人夫去作棟梁材吹復清陰護綠苔只恐江頭明月夜
誤他千里鶴飛來

○宋本

送歐陽炳四首

暖翠浮浮故国山夢中慈母美津環文明門外春才好
百尺吴船雍綠陰
樂聖陽和季適之十年春夢換如飛人頭泰洛郡君行
祖帳无知上客歸
曾侍
先皇決獄臣故散給札紀無動名山又已藏名姓英衍

星二廿上文
去年
清閒不青雲曾把文章付与君㡯見
皇恩許漁隱江湖煩報白鷗群

○孫用復

中秋前一夜賞月以明夜陰晴未可知分韻
得未字口占

年二今夜月今年今夜醉月色既已佳論貞還𠔃未

○黄河清

題徐孺子亭

宇宙自浮魂喚得起一尊和月酹江声看此東湖有此主
高出南州只一亭旹名半天猶傲世湖光落日落香城
蒼然四字殘灯火照竹戶東風万劫青

○胡古愚

寄題杜陵君思人余齋

先生高尚慕何不結屋五城書入風雲泉石洗心無別事
皇王經世有深恩撫掃閒詠秋清夜旅况宜事親永肘
立太征脩大公書夜眠

皇元風雅卷之四

皇元風雅卷之五

○高若鳳

題朱進士

御賜詩

憶昔夢覺淸夢遊廣寒宮殿鬱嶙峋神龍久矣乘雲去
猶有驪珠落世間

遊白鹿洞書院

碧嶂參差纖杳埋白雲深鎖洞門關不宗朱氏元非孝
看到匡廬方是山十里松風潮洶洶一溪泉雨瑀珊珊
便當卜築書臺近五老峯前任往還

送謝有源閩中留官

出山只為有源長散作六月涼從此不受冊為盟
宝塘一派冷於露
斑資高下不須論一步青雲亦上因小試參差腦國手
有人梅是野航孫

贈相士張月梅

清光萬里飛銀闕歲星天寒桂香歇含章殿是廣寒宮
月似梅花梅似月世間有梅有開落天上有月有圓缺
乾坤清氣鍾於人千古不磨方寸鐵月耶梅耶香英瓣
淨色寒香兩奇絕西山有雨南浦雲夜夜紛紛是涼熱
桂仙老眼閱人多獨獨來尋瀛橋雪月花已甚雪更甚
窮年三夜長相看論詩論相神自完出門一笑天地寬

○張叔暘

送滕王齊

我恨江上水不能洗此愁又恨江上水不能為我留日
顆顆雲愁愁胡不推出黃金毬照我一笑送沙鷗姐豆
萬古相賡酬風流此老黑貂裘飲乾海水蛟龍憂人間
雙鬢秋筆底巫峽流傲睨我何同一酒識我不識吾何
求安得從此長嬉遊昔日閬風今瀛洲江水洗得離愁
不為我留住江上頭三百尺酒樓五百斛酒舟

○許獻臣

次韻蒲平章致仕

君恩許老重增秩相印封回不再開石以補天還袖手
雲能成雨便歸山力將富貴推身外似卷乾坤入酒杯
綠野堂前看絲竹古今誰得似君閑

題賓月堂

人生自是人間客月亦天邊寄此身彼此虛空無著處
誰知是主復誰賓

○趙蒙齋

題釣臺

君因物相隱我為利名來先生亦生面黃氏過釣臺

○倪中岂

贈張原仕金華

天風吹鵰秋影寒客子青龍躍錫壺
乾金花比拄斜搖溢射發女兒闌干
春萱花燒荊相合酒光入落筆神鬼泣
眼見老鐵生盤韜𥡴盞風夕飲砥柱而但恨雲路
無停用東海百尺青琅玕

○倪若水

過揚州

雉堞平來塹擁沙綠蕪深處見人家山河舊景藏秋月

閑窓新声起暮笳王燕已為庭下草嵗闌不是眼中花
當年風䌊経行処指柳無枝寄俏鴉

○范德機

過西芹

路隠岩崖過橋通屋舎垂烏啼黄葉寺泉注白雲峰市
販貯甜柿畲耕閒竹松行人報山郡失喜問蒔蹤

延平江閣

山勢包重險津流合衆源詎知從事劍不類大夫魂光
彩猶見精忠死尚存幽靈如可問吾意豈忘言

奉同康訪使君泊家友遊慶同寺

閩粵古城東千山石上梵宮見容吞水石盡日倚虚空鐘
鼓何須惹龕觴亦有終翩翩北海寺碑版翠無窮

寄武夷杜徵君

聞君清隠士時接武夷君飾影宜同見山來石上聞不
鳴蛙組寓鳥有市朝人暫待官深應終朝武夷群

謝張伯雨題東坊宗濂分句

聲靈断矣不堪呼我欲南遊信楚巫城郭煙濤來白帝
星河風露泣黄姑山人昔作九阿豹佳士今猶千里駒
父客客吾相對語可能無意謝飛凫

送王中庸歸吟

清樂洞前曾一遊君家閑処洞西頭石潭正照依稀月
山菜曾経虎豹秋自意呉城祠下路共登揚子岸頭舟
細中宮有天官筆莫為周南父滞留

蓮房

憶得花神一笑憔六郎家住小江干佳人念等秋風近
稚子眼昕浦雨寒強為折来開户牖誰将錦出擬盤

少年太守思兄弟戰戰青頭莫錯看

桂子

金輪金粟三千斛換得瓊枝數點秋定是月中嘉樹子先
却從世上異香浮石岩夜見呼猿摘藥日晴歸伴兎収
十日天台誰得見西風吹夢落山頭

送姜[illegible]

承聞白日上江船[illegible]三晉雪
山城留下七閩煙庭人花[illegible]市腴溪[illegible]李曽経
何日周廬無夜宜從知報政九重天

寫露真

初秋白露降奨氣過盾林方泥泥[illegible]暗
簾玉堂仍斜飄金掌微銜泥寒螢響[illegible]猶飛[illegible]
知月朗花艶法朝晞闇飲思朝[illegible]為[illegible]學
風飛去日吴山村傳得呉宫女三月採香[illegible]放山
香散入難[illegible]千歲[illegible]世浮
在冬[illegible]

題[illegible]藏東坡竹

古[illegible]三霜[illegible]不見長身見[illegible]千載高風猶一日
莫笏[illegible]無茅

贈廣居香草[illegible]遊

香[illegible]南紫翠間更憶皇州春色好
却辭仙館[illegible]千年城郭逐人去八月星河奉使还
莫為[illegible]詩賦動江関

奉寄翰林鄧侍講

晨承[illegible]江之東時[illegible]乘仙人歌白鶴
声落五湖烟雨中出問[illegible]不易致何獨去就如[illegible]

朝廷礼樂損制作六經隱義空須
啟口算讓前諸公開明讀書古都市四輩冠蓋
我生三長在谷那有文字爭人推讓引吟百
負禄併署斷無功一別十年文五昔皆少壯今成
誰知放逐亡聞隔一千里來
賴以慰此心上城南沒白日城西花正

經石門撰

徧落石門秋水清殘僧接欲上盱江去
路轉峯南回頭看

泰定二年秋家

恩仕叙行改春便道
新歌與都寿源不果趕

日到盱

暫遊觀水下望月勁江
集復今
生夕源是郡得守任或吟
清好彰下
通一行吏我
于茲念方深如山如有送許一登臨

順昌道中

揖二秋存高勞三各程促如何不見原野蕭閒
崖絢夕綠非物生
同有富氣候殊以
村人田稀知耕種青
嘝群待其熟吁嗟
恩下以承風俗丹心映照苦我何自拘束

下

曉出玉雲道山納峽松石落更万狀市
樓依崖岸山頂列石中更有人隱約蔥倩上
然之遊風闌還精視神目王空濛飛
鳥過將波出來心力會意乃益壯

十月十八日至保安縣是夕入福州城

山城列水聲中人望幸
枝林落思家遙三徐市二張寫八月
成浮遊不應獨夜如瓜

游出

剝來直上青崖往湖故鄉
故鄉更在深我生不如下水流比
又不如水下來去二來

負禄縣二千里

上念親下生未歸睡抱裏
鳥雅日傍人飛時二噪更有到
金要為作

下室晚

落日風晚西上万山蒼佳人獨不生同
樂土是海鄉道路九回腸
丹青不寫田猶以盡夕

秋

發出又一
開秋宜勞人吾
海表何時携手相同

送別周

武帝能飛一春京華送各沾巾詎知遊文身地

總是棲遲皓首人山驛蚊眠星滿洞水鄉鴈起月迷雲
若逢李洞南天竺謂是前書感謝頻

懷京中親友

海上經年思殺人絕憐京國舊交親過江唯有傳柑使
寄得書回是暮春

絕句

日淨芙蓉遠春明芳樂長誰憐玉蝴蝶正似錦鴛鴦

東[illegible]

路靜天常見花深路近通遙憐春樂館空院長春風

春日西郊

春風千里碧山城綠水青山老送迎惟有垂楊偏待客
數株殘雨帶流鶯

佳人大[illegible]海棠[illegible]見大[illegible]有[illegible]日
便令無酒亦從容
江上登高望眼迷西禪東林石[illegible]寺常[illegible]有花日
此知新色綠已齊
南澗清溪不易得有無道[illegible]似此時春朱桃皓李都隨[illegible]
紫綠玄蜂故遊人

題先天觀閣

李仙[illegible]人與仙為侍住在匡廬[illegible]湖江之區張公陳
丹[illegible]龍虎丹城[illegible]遊八[illegible]若[illegible]無何不李
仙住玄[illegible]之壇角丹流上澤高[illegible]過下伏下
尺之氣[illegible]陰森[illegible]自大古斬樓力與[illegible]閣但扶[illegible]
日出絕壁生見樓觀青[illegible]石[illegible]雲
靈臺之田脚我亦人間山澤癯偶陪[illegible]龍[illegible]行時一
隨[illegible]秋風三日[illegible]不蘇折花不得度[illegible]手始

識仙[illegible]殊玉堂李士范[illegible]遺我[illegible]山之[illegible]
戶久嘆無因[illegible]搜雙擇[illegible]獨行此人不受[illegible]柳葉[illegible]
澗聽啼鳥日暮[illegible]胡[illegible]向何處明[illegible]為[illegible]
麻姑[illegible]我亦騎之上天去[illegible]文[illegible]此
詩於玉堂為之[illegible]書

○孫存吾

錢唐俗生[illegible]隱

大地[illegible]天文[illegible]延春色滿[illegible]月華明婦
院[illegible]新[illegible]情[illegible]參差

春日[illegible]

擇天[illegible]八[illegible]谷春口江[illegible]
晴川日秋[illegible]陽花[illegible]初開[illegible]翠斜
日近天人路[illegible]

秋思

碧[illegible]風[illegible]沉[illegible]入藕花[illegible]限多少閑[illegible]
付與[illegible]夜吟

○張息堂

題[illegible]陽刊正[illegible]謙子[illegible]卷

冰[illegible]入神[illegible]何人至今宅玩[illegible]
字[illegible]謙二子謙[illegible]辨[illegible]文字
妙[illegible]何[illegible]地中山鑿破乾坤六十四

○甘東溪

夜坐

林風[illegible]二山雨時洒二丈夫七尺[illegible]地炉[illegible]

早睡

病來貪睡早推月出山前月色不相[illegible]小窓[illegible]自妍

酒醒

酒醒桂花愁，一歌對花前，林家大鳥兒從下驚人眠

書懷

踉蹡趣時亦頭誦，黙高声，我亦曾如此，而今白髮生

歸州

片帆發空秋氣腥，涼月淡淡天無涉，平生湖海元龍意，入西風漢拜船，天衰豈無蘇李手，捉我不[illegible]歸荊州，道山蒼蒼蘇雲暮，何許一節芦花秋

下[illegible]州

壯懷忽共白雲閑，孤負僧房塞半間，[illegible]却年愁[illegible]南斛，載斜明月入西山

試意

積時燈火不知年，毛穎[illegible]箱吾未甘，[illegible]烟淡[illegible]今無此意，听風听雨過殘年

新春

花紅柳綠也逢時，[illegible]色青春未[illegible]時，人世若無君莫去，東風笑我亦惜然

香梅

独坐匆匆不自適，出門偶見梅花開，目從開溯到今日，此去東風第幾[illegible]

寄懷

平生湖海遊南北，東西路幾度幾時，宗不知處

過南湖小酌

恐有一事碍胸中，擺脫不得呼酒來，淡淡濛濛醉倒在，江[illegible]蕩蕩虛空中，[illegible]伸平生留筆墨，形骸非我寄掃塵

年年看梅今白髮，晴日江路行梅杏

○薩天錫

采石驛

客路青山外，鄉心落照中，潤情浮野樹，寒雨過淮天，水調誰家笛，江帆何處舟，蛾眉亭上月，今夜照孤眠

采石懷李白

夢斷金鑾萬里天，醉揮毫翰擲宮袍，錦袍日洗酒一斗，采石江空月滿船，五馬雲門天以海，青山荒塚夜如年，紙寒風骨凌霜不作天仙作地仙

過石子岡

霞光日落參穿樹，山色[illegible]青近人，使好拂衣入山去，解鞍辞如馬頭塵

次王敬[illegible]侍御史

龍虬僵臥[illegible]除[illegible]春雲[illegible]度[illegible]文章散清氣，月明[illegible]劍夜[illegible]

次韻[illegible]也[illegible]樹次[illegible]韻

雙飛[illegible]曾[illegible]破悄[illegible]服向垂絲，汝[illegible]元愧清操[illegible]看[illegible]荒[illegible]新撫字，三年政[illegible]百里民

○林彥卓

西山晴雪

西山晴雪相對[illegible]法曲天香會[illegible]人時在野，只知堯帝力，准朝方識[illegible]日明黃道[illegible]丹[illegible]春滿[illegible]都機翠[illegible]冠似又承新雨露，太平報效有涂塊

○李源[illegible]

次韻送廣伯生使蜀降香

城南尺五去天低廻□郴樓十二梯六月岷山猶有雪
三春雲棧迴無泥浣花溪上看秋馬芳草渡頭聞竹雞
見説草堂遺構在公餘須到錦城西

喬木千年劫火從峩眉峰頂白雲留岷江東去人西上
驛耳東嘶馬北來蜀國山川明似晝文公風化冷於灰
太常直筆今誰作氣倒狂瀾賴挽回

皇華騁使氣凌秋風紫沉雄蓋九州金節新辭金闕去
錦衣還作錦城遊文高方朔三千牘才善庖丁十二牛
好向名山聯勝境瓣香遥捧祝岷流

○夏果齋

和山間秋日見寄

門前絶愛竹成坡宗邇其如人遠何亦即不如歸去學
真成無可奈何辭詩翁自此工夫少俗子於人一指多
何日同君秋月下桂花影裏話婆娑

過洞庭

萬里玻璃一掌平倚篷人去似騎鯨掃除雲霧天無影
彈壓波濤夜不聲劍拔椎衝鬼泣片帆風勁死生輕
詩成不用漢人語怕有蛟龍吹得驚

上司參事時作教諭已四年

早年化筆妙銜鉛槭撲箐義蓋新名節綉衣齊岸上
精神玉樹臨風前人人針於總三語今得蓋璽已四年
聽夜書幃光彩動使星烱烱斗牛躔

過岳縣

水紋如席浪花如詔造湘中鹿角舟白飯已過秋日送
青山未了曙光迷蕭賢約設雲生足老子龍鍾雲上頭
可惜隔江灯數點匆匆過却岳陽樓

送王副使奏解

瓜戍無情過歲年歸期行色占春先南商北賈多遺愛
剩水殘山有伯緣青柳一枝江上酒碧波千里月明船
衣冠文物傳江左好在家聲續晉賢

○胡斗南

悼文山

烈指西風感別離乾坤人物大奇奇生爲孝子忠臣勸
死有皇天后土知万斛深沉魚腹石千年人立首陽碑
一門史氏春秋筆愁把湖光入發時

○陳中山

餞理伯容調江西寫掾

五陌春官第重發應府衆人皆形跡遐君獨肺肝古日
飲瓢惟水及行簞擲迎明朝江右客秋色滿湖濱

奉題丁汝行堂并寄庭玉瀏仰之言

惠州二州經年別黄鶴山前與阿極消氣紫臨水檻
剩栽脩竹志雲參千風窓令雪開日登書翠滿窗
欲拉玉卧時共造物中撣微清詠

餞郭端友赴掾巴陵并寄希仁兄閒郎之敬

送客巴陵日送泊美年新相玉青疲門超發戰能侯昔
地閑貞固七澤外極浦揚於清濁潤耳稱迁虐要有酒
別來安穩張鄉詒知思同年翔其公

題林文卿杏隱巻

祈子洲前万杏花一庵仙隱客成家抄書簷下分香露
洗藥溪邊踏錦沙分素要煩鄉相揖劍芒終拂斗牛斜
曲江又發明年會栽樹何由晁倚霞

餞姜華甫調武陵掾

雨史才散佚俗書調武陵春柏儀旧業欣然對秋水微芳
瀨柒重重船紅杜若聲滄浪濯纓處搔首憶吾曾

○宋梅洞

挽胡宣慰

揮虎鬼猶沉笔尤地亦兮先只悔不昔有穿义兵今種
鼎他人手舟車過客心不堪回首处殘月照花陰

哭兵江

人意只如此将軍亦可憐忠于身報主竟有胃圭王吞
副樓檣杯花風幡踐香沉思古年事揮淚對斜陽

○龔子敬

送楊廷行

纓冠楚二灘滄浪敲美人兮渭水陽大府久𢖺唐令禄
中州正用兵守音只今開眼了於蘇我遊豈相看歌不忘
至治朝廷天咫尺載哥水相牽將君

送秦裕之補南臺掾

南臺秋憲特相招吳燭高臣杖家夜雨灯前香我許
清風明月飲者全消中司執法以曹掾掌政名宜佐使献
捧泣不應為親責臣涂等是上雲霄

題陳氏所藏石經

洛陽河南世之季鈞箕著賢死无遊橋門冠帶比何时
詔与群然正文字議郎二将二額書觀若續紛門外車
似憂方棋重玄妖且可幾豪辨當出雨堂四部存殘積
誰見世間完六籍流傳還二拾拾方到今不足湖金壺

述懷東張仲实教授

霜清起病骨即久忘遷除殘息不緩衣短髮漸入梳
涉世何用巳意適事不如既知非所役我足不願餘贛

苦尚可以寂然雖可尽秋米寂寞陰白飯沉吾琉璃德
尚恐獨吾斗泥耕耿向家笑劇陽昔持道古書風竹痴
臙門一室自稀除剝岸張公子為我日问東言笑道相
嬉娟婉然焉得踪

探山葉荷

紅蘚紫藤泥迫子種玉婦花之香誘蹦晴虹歲晚香不起
礼命老瑟山谷寡小陰墻求春藥掛鑿王政得才能二
鼎發相傳壽生欲代發刘郎和聲路哭

病起試筆十韻

藉兩迷空關翩二多去舟將家值卑盜无事得清幽安
古非高卧義閑已笑遊廿心閑如意短髮替搔頭柄紛
山谷塢开泮隱影深雙蘇安自語一揚次相留香篆紫
軒晚益屏洞西秋菊花荒古道白日起滄洲不死千金
藥平生已入襟暫分之夢悠然孤獨人丘

謝陳無天惠蟹

寒蒲郭索來鳴已無枯江聚肉二白腴看君喚醉江湖夢
孤篷細雨声初更其家不挑蒲眼酥楷頭酒滿紅真珠
起來獨坐秋風裏一径晴光滿數株

○梁隆吉

題梁東叔寶月堂

人生自是人間客月亦天邊寄此身彼此盈空无著处
誰知是主復誰賓

○李古洪

題子昂牧羊圖

自是天王舊放臣二頭善牧堤州節漢風吹散瓶羊像
知入麒麟像東平

○李誠泉
寓洪中秋翫月
金水鎔成一指秋三千世界雪光浮城中見月能多少
擬借仙人十二樓
○彭容庵
贈彭鐵面相士
口戴黃冠不家定双眸銳碧見蒼冥江南多少珠風客
却訪君山人一笑靜
○仇仁近
潮
一痕初見海門生頃刻長驅作怒聲万馬突圍天鼓碎
六鰲翻背雪山傾遠朝魏闕心猶在直上嚴灘勢欲平
寄語吳兒休蹈浪天吳家門正縱橫
○吳漢儀
贈楚山樂路教之金陵謁御史
官甯路城車載酒送從建鄴出衙祠兩香芹泮春風轉
霜東和紫秋氣高青眼故人加歡盼丹心即日表英豪
金陵山水多佳處仟容春原莫律勞
吹簫歌贈金精山人陳天佑
金精之山何岩嶤孤深明月凉蕭蕭中有司人好絲竹
抱明月兮吹洞簫蕭蕭声鳴鳴響空碧海蛟起舞山魈泣
含宮嚼羽妙入神月落参横朔風急曲中却憶秦樓女
秦樓縹緲知何許鳴鳳双飛竟不还至今遺事傳千古
君留吳中猶未發我亦知君調無一謝明朝不賦歸去來
吹簫还弄金精月

皇元風雅卷之五

皇元風雅卷之六

○何順自
長沙留别董仲達陳君直
歲晚客衣薄却憂更奉杯五年嗟一别两月却重来南
星夜相話北風船未開伸將話舊曰回首定王臺
○黃子肅
古意呈仲芳茂侍御
娉婷二八女絕色妙難儔新妝薄鉛華照影倚竹下盛
年事大婿鄰王櫂精舍難求伯鸞妻庵然惜春夜琴餘
月當軒獸二倚風樹對語東家児紅顏莫輕嫁
梧桐生高岡竒氣涵空清南枝掛孤月上有老鳳鳴忽
匠揮玉斧斷之合天成寶之白玉堂被之絃歌声
松風來非鼓溪月明予湖人已往青山為誰情
題竹外一枝梅花
仙標何如去一笑何從來精神眼珠林空上春丁謝山
陰帶殘雪水影兼迷綠珍重孤山君歲寒伴幽独
贈醫人黃子厚
悠悠溪上山盤盤山下雲幽人不出戶芝草日以春伯
也種丹杏心与孤鶴親仲也摭玄霜兩沮林間声出降
運不齊病隨人心生方草何所无誰能擷其英吾宗幼
幼方枝久用更精金丹有時合白日升蓬瀛
春晚
春老他鄉客未歸何人紅紫漸无多川來采柳枝頭路
也得流鶯第一哥
題春江小景齋

小艇无人载绿阴白鸥门外笋成林不知多少山中雨
染得一江春水深

乡游怀友

舟泊风林一雁闻白头丝鬓非思君月明江水多於海
雨後秋山碧似云

登福山遇僧偶出

故扣禅关未有诗蒲山深翠湿人衣行间趺在到西月
试看行云似未似

为问云片杖履出竹风松影共悠悠何人分得僧家榻
坐看南山一片秋

赠汪玉成

千里远家独抱琴家山杳有白云林游客莫厌江东路
人倚梅花雪意深

友人见访不遇

君乘白鹤下青云我入春山听晓莺可惜小楼寻雨遇
开人收拾万松声

寻故人

通只一寻君二家存白云幽花春後见落叶夜深幽道
意坐吞石吁嗟羡倒斧不须论世事诗思正纷纷

留别

相寻复相别把酒意如何云石有时合风流无定波此
生无出处一笑对嗟哦长揖下山去暮烟浮女萝

哭宋教授竹所

日问竹平安凄然泣白首讲席春寂寂路夜漫漫前
席成风设斯文已不刊世声云谷外落月斋霜寒

天运不已岁事又春李已可平未竹地浮呈

李初教授诸公

东风一笑对人心斜阳对坐月山也未匀春意清
梅花已老白云深半轩依竹门听雨千里怀人欲抱琴
试问横溪溪里意独从东上为谁寻

送三山张国宝府掾美归

三山星斗高跂天三山潮汐走西门张公平生欲中仙
松度脱落神飘然三山神人不敢友天风吹度金鳌颠
梯青案酿待明月平铺绿水我红莲公庭无人山色落
时行双燕归帘前棋罢夜雨深一尺城外明朝翠如织
春归草木不可留县贤已作离别色离别兮奈何君行
今佩女萝公不顾兮山之阿沧海渺渺浮云多

孙令行

石田有秋不热抱琴入山翠如发白云一掬流水深
独对青松结草庐两风吹起泥涂身野冠未及九天上今
天开一秋付与便当我共水伴孤薪

题高都事戴牧牛图

东风吹良畴千林吴江咫尺移春咿牧童晓出不知雨
日暮归来清溪深一声驰作古岸草烟迷目观
双蹄踏出碧水间苍烟晓翻石云断一童唱笑溪上流
溪风不动波悠悠恍然影失尚疑身踏苍苔遊
此图远峰苍茫色至今宇宙留墨迹何惜三子人不识
我欲问之谢津客

送秦庵刘总管归

当年笔笔出九天模如白云下長川千峰收雨作秋色
至今梧竹吟云泉兴蒙重来又三载将出白况不败
水壶只许明月秋风露滨滨接沧海空迢迢行玉难

霜影蕩漾危蛇盤石因歸來柴芝好策馬更入南山青
南山歌兩岐何如陽春生物〻不知曾人須汴水何如
弦歌一千里兒也虎渡河虎也蒲作鞭何如推湲九曲
落葉靜平鋪綠水我紅蓮花紫薇聚前列潘輔華蓋滄〻
五星聚奎龍蹴蹄大一方蟋蟀吟秋桂枝春蓬萊樵葉
昨夜秋璟樓夢覺題金甌銀河横空白鸞去安得追遂
釣天遊

送僧定觀歸

詩僧古丈來復作五臺別了然振金錫挂子落秋雲山
空白雲閑風息万籟滅相思何処无江湖一明月

○張希孟

過長白山范文正公書堂

長白何岧嶢下有讀書堂人云小范老於焉競長久爾
二騎荊榛落〻林泉石拳〻往瞻拜共〻如和及維宋
慶曆間群賢鱗鳳集孰先天下憂一統經綸白中朝國
有人西夏詠難困力言出師凶深慮手擇失炳我先見
明韓富有衡德奈何時相滋教碎和氏璧向非
仁廟知千載迎膝若至今忠義氣高嚴万仞世所以標
業高要知清苦績功臣自古多勳為富貴役視公于生
心胥壞滅相隔但能一善兼亦足千年空遺容揭日星
未竟閑吟果長歌景行詩凡林壑秋也

長且用俞立之韻

家碧洲痕淺深青此勢平岩姿呈雅淡樹影碎空明窓
納一天曉人懷千古柴陸米高処坐遥看日東生

悲鶴十首

鶴仙禽也由凡翼非其比恒不為世人所
愛而愛之者往〻皆山林中人蓄物以氣
合理勢然也余嘗得其尤者一對之既久
翻躚与人相習日者為旧姬傷其脛凡病
兩月斃惜哉因取其始末作十詩以慰其
不幸云尔

購鶴

野処幽独甚十金得令威拔雲出塵網鎖月到柴扉處
廷妨飏去遊亭使蹇飛至今湖上路樹石亦光輝

友鶴

雲雨手反覆紛〻知己誰玄裳真莫逆皓首誓相期肥
酒成前苦遊山肘後隨會看作人語細与話瑶池

病鶴

渠本仙家物胡為忽不安強行時相顧欲立恐遺丹雖
藥租如汝独怜泡扣寒一鳴雖強〻猶門繳無端

醫鶴

饋藥人空救求財氣漸低丹心吞餅餌何処覓刀圭綦
日貧丹火抔泉洗羽泥漫令鸞背友時擾憶幽棲

挽鶴

共処人相對誰期禍及身九皋空有恨四野欲无春華
表雲飛戊瑶臺月亦塵當年林処士泉下定相親

招鶴

歌徹楚人些冥〻恨亦悄楓林空落月蕙帳亦失灯仰
問天无語呼聞谷護應別衛風露氣飛入亂山層

瘞鶴

非為恩誰遜從逝歲月深忍令一抔土埋尺九皋心致
其德幽棲為名著德音小松栽尺許悠久庶能尋

□鶴

玉立昂藏□□中，我去□我年逆□□一夕死生分捨
步閑雲□尚飛遠，帶雲為誰重起舞，徘徊立斜曛

夢鶴

綉幌燈昏夢依依，見瘦軀引吭如有訴，側頂不容□□
上行雲，進松梢落月，孤堪吟凝□□淚為蝶遙

圖鶴

□□□无從，丸明窗，吮筆圖研朱，冷露頂香玉，抹雲隔野
□□非似山居，亦勝无知，愁□露□旋宅上天衢

○趙茂原

贈郭山長扇括香黃□□□尹狀作判

夜听春雨，鳴雨清□君□□若□向何処回□□山青括
山万□□□木□□□，香煙隔飛鳥，一年□□冷不得歸，二
憂時，度□□□□□□□□□落花如雲，春風定□
途塵土何曼，□握手未許□□被東□□□□□□東
関御如帶中有别離，□□不可持，依一白相□□□
江海事多遠，我常論交□□在□項，咫尺天涯别行□
瀟二清明月，出□大笑，心□列□倚住，二多□□每一
思之□□白髮□□，宅何足□，志士陳□期晚成，酒浇□
浇浇不平，况復不飲雖為情，□□作陽□□□歸
兮我□淳丈夫耿耿，二氣青酒，兒女深浩□天地□□□流
□□聽郭公子休，排桐□城，二月鶯花開東書早上黄
金臺，廣命□上多英才，十取青□，实快哉，□未我不逐
遊，千□里，殷勤定相遇，到手功名俱得意，却□如今長
短句

曲□□□□□□□□□□□□□□□□□□□春融一
聽□□□□□□□□□□□□□□□□入雲髻
□□□□二□□□□□紅珊瑚□□□□挑華
發起 以黄蜂蝶

秋夜吟

平林清薄風淅瀝，黃金滿地秋，根藉新月出，清光皎皎
萬籟无声夜寥間，誰家□天八□□書彩□對□
闌干□□□□天風入□□□□□銅壺水冷銀箭□
玉露滴□衣袂□，紅花落不少，煙波出，懷□二生新愁
实□□□碎人間秋

○楊進可

浮江□□

手挽天河落，九疑浪声涵，尽世間壁一川光浸梅花月
萬□波涌綠□春，□雨不忘歸海，意乾坤未老滄川
此□□□□千古，回首春山更翠青

○吳仁傑

送汪水雲入湘

□□□□海亦雄□身□□□□進蓬萊，忽随天上紅雲散
却駁閑□素飛，回大道有形，何变化玄関无錀任敲推
携琴更拜蒼梧野，猶擬南薰入調來

○鄧戒之

即景

樹影含声門半開，墻東一逕没高苯，池塘滴得官溝水
時逆青蛙□點來

絶句

清風左右□□□堂，正花香琴声偶然断，不是今來妨

云三陌上人

云三陌上人[illegible]化食[illegible]飢[illegible]不迫彼亦無識求豈
知衣食外復有千[illegible]愛二[illegible]本皆然悵然寸心休

補卷

夢中有得許多來從白裏捲卷嗒無言殘日在書几

江橋樹次阮嗣宗韻

江橋樹日二斜陽暮春風吹落花半隨流水去花落有
意行水流無影如

阮詩[illegible]

江橋樹[illegible]牛[illegible]春迎得行人來送得行人去落葉成
秋風行人在何處

宿山家

秋深客路已無聊此宿何堪更寂寥雨[illegible]鐘音林人語寂
風燈近竹客心搖村[illegible]味薄愁先醒[illegible]漸嬌
惟有兒童忘世故向人歡[illegible]到明朝

聽琴

桐花門巷小立久忽聞琴[illegible]天風急山猿怨雨深一
時允得趣平栽有知音難[illegible]何由會此心

落葉二首

秋[illegible]人[illegible]物化人生亦如[illegible]朝
[illegible]
落葉[illegible]已深[illegible]亦[illegible]
陌[illegible]山風飛[illegible]水流飛[illegible]追樹[illegible]際

陳波翁

[illegible]王林訪[illegible]一首

[illegible]客因要與前[illegible]寂寞空山多宿約好語在[illegible]

亭秋風急青帘酒[illegible]半升先處問清袍可能消
庭雨俱斜[illegible]花特客詩三生今夜宿此道我人知分
契情何厚村酒語白奇直為知己用此敢傲當時

月下聽琵琶

不似潯陽[illegible]客愁素幾聲夜曲明鏡入南州樹
[illegible]語[illegible]新[illegible]向前況女恨腸斷淚當秋

[illegible]笛

[illegible]路青絲[illegible]未休[illegible]江[illegible]約湘竹語孤舟一
葉秋生樹何人夜倚樓日暮明月裏吹過白蘋洲

初夜

燭[illegible]三台增日脚收客衣涼[illegible]為池月夜秋[illegible]物
[illegible]心[illegible]未幽故人情分[illegible]不記[illegible]

晚坐

[illegible]暮坐[illegible]人[illegible]初起[illegible]痕[illegible]
江光[illegible]高竹是比鄰[illegible]因看塵[illegible]

過胡[illegible]

欲從問何處行蹤[illegible]路[illegible]草入茶亭綠陰分市
[illegible]人[illegible]所[illegible]才俊猶可[illegible]斯文

清曉過鶴上仙人

仙人睡方起松日尚數尺入戶聞琴声停步立苔石問
情契幽絕每[illegible]忽[illegible]道香清歎[illegible]

[illegible]子彦

適今[illegible]見[illegible]交早為[illegible]年諸老盡一[illegible]半生[illegible]
[illegible]期[illegible]具[illegible]得[illegible]

蕭[illegible]齊[illegible]

寄[illegible]子彦帰江東

鳴鶴雅詞泪灑過黃鶴樓前舊脫靴天上往期今又搭
江東屏恩山要多清風明月故人識有酒無魚良夜何
莫辜鄉音唱岸頭桂花藺載待西河

寄張尚辨

美憶隔年期行萬里之子達門深幻葉字教入句花詩酒
殘健將詩如肥腯可思西堂風露重早下遠方悼

○先一初

丁丑新正試筆

細指蓬年逝今朝曆又新野煙癡作曉山雨細勻春牽
一貧為吉寧明懶是真聊將雙碧眼跌坐閱時人

○陸文圭

燒筍賦 竹字韻

先生飼鹽煮筍篩筍味將全差勝內空頭節地犀角出
赤鯨涎泡能龍香書滿渦外紋枯尺火然中已熟
撥灰而出衣殘錦解擇掛金縷片青二無分長兒孫
章二為人供口腹李家弦川蘇老芳名石家美人含羞且弱
素吾唱詩有何好惜此荒蔬空自連不如野人天食涉
日影行厨入脩竹句裏吾家全玉版師陶中會希著薦其參
往人不問不須嗔肝盼風響林屋

○陳倫村

題接仙樓

五老峯之日第一山天開綠野作公閒今成白鶴乘來日
老子青牛又度關花木四時之月栗稜臺一簇五雲閒
我來使有凌風花為問先生竟大還

○易炎正

環秀樓

萬碧響環頑光鏡危樓六翠拔清溪山人本是山中客
山外看山之更奇

○張嗣良

尋梅

夢中尋荒返騎驢一枝冥野梅過流水香斷無尋處天
寒處又愛傍溪偏前處獨行山谷深積雪迷歸路

曉行

夢魂鈕二春前殘嗟二雞語催征鞍東方彷彿淡月曉
林路細拂征衫寒霜侵前行指亭路那个長亭經幾處
望情殊之不分明頭皺孤村煙半樹

○何大虛

晚步作

陰霏通煙碎作霏春風吹入幔成泥女郎挑菜不知還
澗笑相攜過水西

除夜

風祭之雨霏之宍牲新料閒春困夜將插釵籃入市買
紅燭煙火松林人醉歸

元日

聖主龍飛肇紀元野人相賀叛家前不知顏色老昨日
共說時光強旧年井口杏花春作雨塲笛柳葉映肥煙
長情綠將風絢綠來下鳥啼御史轉

寄提承行

元凱同嚴召留班錫異恩聖神思治切宗社有公存地
並嵩峰峻天依鳳閣尊咎夔謀逾合旦奭共公論妙斡
射旋化丕揚祖烈敷堯文闡大典虞禾循日昌音封氣丹
紱非呈帶紫照垣奇斂歸碩德宰曆掌

皇元花竹當三六合雲霞繞九門相望清不求朝下酒盈
樽

訪貢侍制丹行阻風

今日始知自信余生非敢奇懷人發清興欲寄成良時波
響双槽谿谿宽衆帆馳危查立小渡殘竹懸断旗指涌
見嶼分輕漢樹嵾移深烟曲江響微雨三洲炊叙閑有
餘消濛然无定姿余笑不可奈久与丙山期

送吳王評之官石塘

簿領池州去崗帆帶雨微當今公事簡見說縣人稀雲
入九華碧飛鷄秋滿飛丁寧橋下水宜隔我已歸

次韻寧志道袁氏竹庵夜坐

空庭山色重相此松桂陰吹風從何來一鳥驚前林清
心有契因吹得衰音[illegible]灯深[illegible]殘夜編深

送人歸四川

金河路樹外去掉響入雲為客有情日送人愁別時空
雲隨鴉逐南峯到山遲旧隱書先志行蘇莫豫期

酬揭曼石重贈

歲晏君独留路長我將發林居雖共語常里易成別黃金
水逐人飯依樹因卑歐今夜抱衾眠街頭響鐘鼓

遇曼石有贈

十年相勸勉相贈猶記已題押故人京闕詩傳多應制
是門承建紙筆視梅花滿沖林霖雪柳眠初迎律路春
知是高情難天任此身誰是自由身

從李士山房宴集

芳郊暖彼然炊帥分餘烟迤邐望遠登趣歸心掉延洞
閑不并及澗阻泉流喧居人隠古俗香氣道此禪觀綠
度盡深語笑相後先飄二縱飛發松云正翛然終寵山

巴帥屢備新賦鮮動蕭在庭廟傑客相尝編涵懷康樂
公奇嶽比言旋詎知有今夕詠集玉堂仙舜鵑亦与喜
天舜秀得兀情尚方感狷宮後諸彥暢飲抱真適遂
以寄微言將道即千載湛華揚相傳

贈元復

燦雲流清光風轉旁向遠在天一涯幽况限間見點
二秋情鴻翩二春米厥天路万里通朝寧絕邀聽奇姿
奪南国枝望慨練瞻望舍覓夙心願君畢歡宴

梅

奇植遺山澤貞姿古今賤貴三極貞白昭平林年
運神孤正陰疑万㕫大清為妙影元氣託芳心薄雪
村二淡粧烟二陰蒼何見悦避逅知愁深南紀開
春事幽情寄[illegible]身相對恐清樹

元夜寺樓小憩

古刹傳清梵橫橋夾欲開年華流水去寂寞落花知字
宙遺陳迹江山本後期向來多舊命今日信枯禁

柳下

是誰安宅手古得綠楊陰山色涵柔長溪流雨後深樹
遙飛[illegible]人近藏魚[illegible]舟子船頭望安知不解吟

陳晉叔

次滕玉霄韻

自是男兒志四方明明上国快觀光儒冠誤我青綾被
人品迎君白玉堂取歹平生半區字論詩今日待澄渠
歲寒惟有梅和竹風雪相看味更長

呈草廬吳司業

斯文原棟在成均自許儒冠可立身拍案留肯㮽五經箚

□高地位十分春泰山北斗□行世亦然□交之□□□生
多𠁅春風□□□肯甘羅治外□釣

○甘虛庭

贈羅浮山

吾聞羅浮山中[illegible]及梅花[illegible]花間[illegible]鄉度海門
吟詩小仟江南[illegible]中有时特相[illegible]雲中何年同白戰
一朝文選天門開[illegible]我[illegible]黃金帝姮娥却忌君年少
才許青雲致身早[illegible]山秋万里歸来风將老
我家大勺[illegible]君遊近荷花淡大椿庭前酌美酒
長松石上[illegible]殘[illegible]歆[illegible]雲動長嘯青雲飛[illegible]灯便共
試秋附[illegible]起漢樓[illegible]來將和皆神仙同倚諸[illegible]
青[illegible]我親君今番[illegible]上凤[illegible]生[illegible]翼万[illegible]且焉
看濟羅錦袍[illegible]名得意早歸來[illegible]十二山
弄明月

○凌虛谷

秋夜長

秋虫[illegible]城頭秋月白如水二十五絃秋夜長
點[illegible]滴[illegible]人腸万里一身風露凉家[illegible]秋[illegible]衣[illegible]

行路難

日月尚[illegible]大[illegible]裏何曾照[illegible]不見靈均伍子胥
忠臣[illegible]苗根人[illegible]多[illegible]樹[illegible]唇齒
片[illegible]寸心[illegible]似[illegible]行路難行路難主
腸九盤那可[illegible]愁[illegible]生[illegible]

○高□雲

午過半間僧[illegible]

入門聞香風一樹桂花吐方丈半鈎簾空山度踈雨細

炉上秋煙[illegible]至[illegible]上對[illegible]言[illegible]報[illegible]午

觀□山水

遠樹出二星平[illegible]二人片天殘雪意一墨萬山身忘
到形[illegible]妙工[illegible]有神高堂風日求長玩四時新
如[illegible]分兩水[illegible]入半天野[illegible]歸去路踈樹有无煙取
用[illegible]工到精神在[illegible]傳道心少終日物我趣忘年

蠟燭

氏[illegible]蜂[illegible]甜後融香火分深直中元有[illegible]明知本无心花
吐燒空日在[illegible]照夜金剪[illegible]更[illegible]求樓月度高[illegible]

寄梅

○□惪居仁

題歐陽氏楊妃春睡圖

咸陽宮[illegible]東風上林花發千樹紅[illegible]隔[illegible]白日
太真嬌[illegible]力[illegible]態暖[illegible]
[illegible]金[illegible]紅玉臉三[illegible]臺
[illegible]扶侍女過卧[illegible]初半開
[illegible]工[illegible]此元[illegible]春[illegible]
[illegible]陽[illegible]女[illegible]

送□□判□城之官

紫[illegible]君[illegible]雄[illegible]不[illegible]北上[illegible]章
天子東[illegible]國佐兵軍征帆千里長江水官合三年[illegible]
峰[illegible]相[illegible]柏[illegible]芬

送[illegible]之[illegible]御史

金陵形勝[illegible]江淮[illegible]行亦[illegible]哉[illegible]有故人[illegible]馬客
能无新句風[illegible]去[illegible]下來
[illegible]帆[illegible]頭千[illegible]梅

詩者斯人情性之所發學
壞來有是矣然體製隨世變
升降音節因風土變遷以近
代言唐詩不與宋詩同晚唐雖
與盛唐匹我
朝混一海宇方科舉未興時
天下能言之士一寄其情性
於詩雖曰家藏人誦而未有
鮽集中州四裔文人才子之
句彙為一編以傳世以後者
廬陵孫君存吾有意編類雕
刻以為

一代成書其志亦可尚已吾嘗
以為中土之詩沉深渾厚不
為綺麗語南人詩尚興趣
求工於景意間此固關乎風
氣之殊而語其到處則不可
以優劣也編詩者當以是求
讀者亦以是觀則得之矣予
其徧歷風騷之國而搜訪焉
庶乎是集可無遺憾若夫可
否亦取自有當今宗匠在至
元二年丙子三月晦日盱江南總
謝升孫子順父序

皇元朝野群英姓氏

○卷之一

鄧善之　盧彥威　王繼學
王儀伯　馬昂夫　曹子貞
段惟德　李齊賢　張冰溪
錢雲界　段天祐　李兩山
吳養浩　祝直清　上官伯圭
祝元美　周鈞山　李仲公
梁彥中　貢誠中　王秋江
王虛白　蔡九思　張伯遠
龔楚清　黃伯王　白仁壽
王子東　吳遜齋　蔡舜諛
秦秋山　吳宜甫　方寒巖
楊厚巖　姚江村　方景山

○卷之二

薛宗海　黃晉卿　李坦之
范葯莊　胡石塘　戴祖禹
鄧牧心　倪元鎮　陳剛中
李鶴田　趙青山　歐陽伯恭
劉起潛　吳正傳　于介翁

○卷之三

王蘭思　朱本初　查廣居
田師孟　黃君瑞　康里巙
張天師　薛玄卿　張一無
黃松瀑　于仲元　危太樸
楊季　包淝川　鄭汝和
舒元易　張南阜　危琴樂
韓中村　況肯吾　呂元卿
陳小庭　章養吾　許存我
劉恭叔　葉千林　林仁山

卷之四

叨愛題詠
虞伯生　吳宗師　馬祖常
高新甫　張天師　太乙子
夏紫清　歐陽圭齋　揭曼碩
王倫徒　王士點　謝草池
詹學齋　程登庸　吳月灣
彭孟圭　李進齋　李絅齋
宋訥山
海野詩序　虞伯生　詹厚齋
真山民　江學庭　揭希韋
許伯昭　謝南窻　黃朴齋
周老山　曾德厚　周梅遂
周溪遂　周慕溪　黃誠性
傅東郊　黃季蠡　劉叔遠
熊碉谷　王子充　黃以容

○卷之五

孛术魯翀　理伯容　甘恪
陳是若　劉孟畢　劉憂義
張小山　章伯亮　拜帖穆尒
趙由儕　郭君彥　張鳴善

貞怡然　楊信可　郁德良
李宗洌　王尚志　徐天逸
施性初　傅謙則
○卷之六
熊勿軒　羅大瘦　雷機
毛靜可　陳復齋　陳野雲
潘心月　林德暘　趙芝室
羅梅我　劉草牕　張奎翁
李孟陽　涂雪坡　涂竹逸
危希尹　鄭元晋　吳西墅
十
雪題詠
李辛牕　嚴春山　葉水村
袁安道　陳應江　王翻川
李家齋　陳天野　鄭溥
孫可齋　劉南金
十
臺懷古
楊烈字子承大原人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經歷

本堂今求名公詩篇隨得即刊難以人品齒爵為序四方吟壇士友幸勿責其錯綜之編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無滄海遺珠之嘆云李氏建安書堂謹咨

姓氏　畢

皇元風雅卷之一

儒學學正　孫存吾　如山　編類
奎章學士　虞集　伯生　校選

○鄧善之

贈梁士安學正

[illegible]陽筆世終有功水良工今不傳了知隱處用相付[illegible]齊[illegible]火明[illegible]家[illegible]制[illegible]異[illegible]美[illegible]大夜與子欲擬七詩作徙戰眠臥[illegible]硯磚

○盧彥威

送鄧善之提學[illegible]

[illegible]卅年[illegible]外郎才世訓誥何猶作大君臣巴蜀六[illegible]京洛十年[illegible]綸掖[illegible]楊景[illegible]剎撰詢金鑾[illegible]殿[illegible]居天祿閣即今[illegible]江春[illegible]隨金[illegible]路依然[illegible]為情清[illegible]飛雀

春秋嚴筆削[illegible]君獨抱遺經結髮能明[illegible]是外心微探義理索下視群兒墨爭端王正月揭直筆浩然心思端王功与帝德昭二日月揭剛為獻[illegible]林[illegible]規[illegible]華[illegible]得[illegible]尚青不城詩[illegible]華我人得精悍忽二十年編輪[illegible]承續夫君[illegible]裸[illegible]盛[illegible]九[illegible]載[illegible]依二風向翔忽二月新蒲[illegible]然明而情短章不可斷風[illegible]芳華[illegible]天地[illegible]不仁[illegible]德[illegible]命獨明狂[illegible]群英四門[illegible]二[illegible]下[illegible]水[illegible]又起傳若[illegible]華[illegible]衆[illegible]一[illegible]情[illegible]人歌在軸願言往

從[illegible]江風豈知秋女真艘莫[illegible]無絲
小[illegible]途哭
離三天星高時二[illegible]五月光候鳴過[illegible]蟋蟀鳴中堂天
時[illegible]雜[illegible]徒然多感傷公子[illegible]憂[illegible]腸憶昔
初秦[illegible]春蘭芳清[illegible]飛蒼然
可[illegible]八荒[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潤松柏在[illegible]間
林子元[illegible]千古[illegible]九州志
老[illegible]投[illegible]何[illegible]清和[illegible]令
人[illegible]行人秋木悲楚
山曉風[illegible]江[illegible]何當[illegible]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影射扶桑枝[illegible]中天流[illegible]持人

[illegible]年內[illegible]何[illegible]孤[illegible]東南[illegible]可憐
大風[illegible]合須更斯安得弄[illegible]八[illegible]二遠[illegible]折花芙
蓉滿[illegible]江[illegible]游以卒歲身各良不[illegible]
游[illegible]不可叫[illegible]虎豹閉日月近輝耀濛
[illegible]八表[illegible]三百[illegible]然一[illegible]伊誰執其要[illegible]二
老[illegible]忍朝風雨深[illegible]家本[illegible]江
海未[illegible]
[illegible]今古[illegible]
昔我[illegible]久承[illegible]高堂[illegible]服何[illegible]東
湖[illegible]波[illegible]西湖[illegible]十年[illegible]
一朝[illegible]何可[illegible]
亦[illegible]志[illegible]林白[illegible]安[illegible]不忍
決[illegible]

我[illegible]君勿[illegible]君歸我當隱十年歸在[illegible]一旦[illegible]吳域吳
江激[illegible]波[illegible]鵬[illegible]天地鴉鶩[illegible]南北念我
平生[illegible]獨有燕山雲歲暮日初[illegible]求言長
風翔情[illegible]

九月十日接
[illegible]山寺[illegible]之下酒酣[illegible]主人
迎[illegible]去迷風[illegible]有[illegible]足[illegible]山[illegible]太古色
[illegible]松[illegible]倚天立
山門却得[illegible]山[illegible]樹[illegible]林亂秋[illegible]飲[illegible]吸[illegible]川
便欲醉倒秋[illegible]但恨[illegible]閉白日使我不得睹青天
忽[illegible]今[illegible]九樹老山[illegible]淵明
[illegible]無此酒
奉和李秋谷[illegible]章[illegible]

春[illegible]
[illegible]傳仙骨[illegible]珠[illegible]雲
元家太平今[illegible]明君

○王繼學 [illegible] 東平人
送華山[illegible]
方士求仙入[illegible]十二[illegible]在金[illegible]天
[illegible]人不[illegible]仙真人左右趨
青[illegible]谷口迎紫氣白鶴[illegible]中傳[illegible]書[illegible]鳴[illegible]星辰遠
牧[illegible]珠[illegible]如[illegible]古仙[illegible]林芙蓉染衣水
九關[illegible]不可留[illegible]大江[illegible]頭宮殿風玲瓏
文[illegible]飛來千尺松[illegible]封
欲向君王乞祠祿安排杖屨來相從
和馬伯庸見寄

行呼催詩王闕西雲淨秋穀晚色低天闕神州旦夜漢
地漣瑤石精三錢含香書承閣青瑣視草堂深銀燭近
宸幄東山老松樹秋風應有鶴來棲
長堤芳草通流河[illegible]畫船舟繫柳楊金縷薰風生殿角
鳳樓[illegible]宿磨同万年枝上鳥啼早九奏聲中鳳舞多
[illegible]老來文采[illegible]晚節又投戈

送宋本初[illegible]

館河新柳[illegible]初融仙客[illegible]鐵杖登聞山似玉
因[illegible]入靜水如[illegible]
天上[illegible]鶴夫子[illegible]東風

○王伯[illegible]

和[illegible]韻

余露門東[illegible]花[illegible]光低九逵[illegible]
石[illegible]
上林伏日[illegible]不敢棲

○馬昂夫[illegible]

送德[illegible]

遊遍匡廬[illegible]片雲吹影[illegible]春三月
布襪青鞋山[illegible]神[illegible]終有味[illegible]本來空
問[illegible]此別知何處笑指天邊月一輪

○曹子貞 孔部尚書 東平人

和趙子昂韻

柰水橋邊御道西酒旗閒挂夕陽低春從綠樹陰中老
雲補蒼山缺處齊畫戟[illegible]臨青瑣闥紫騮[illegible]錦障泥
[illegible]皇自是明時[illegible]上林高處栖
柳簇金[illegible]雲深[illegible]鳳凰也[illegible]天禁

良[illegible]通[illegible]向万[illegible]開[illegible]坡陀
山人素有林泉興李此[illegible]往[illegible]何

○段惟德 [illegible] 湖東人

登岳陽樓

群江西來[illegible]七澤
[illegible]巴陵城
巴陵城樓[illegible]下[illegible]今始到
危欄[illegible]明
[illegible]日月往[illegible]有如此
況乃佳[illegible]春[illegible]生
[illegible]
[illegible]八表[illegible]
[illegible]

○李[illegible] 青州人

鳳不來[illegible]九成[illegible]作

鳳化[illegible]
[illegible]八千山水[illegible]共新婦
[illegible]
鳳不來[illegible]當時[illegible]
何[illegible]三千載[illegible]
君[illegible]好[illegible]今當還

○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士

[illegible]方[illegible]後[illegible]
不須種杏[illegible]林多

○錢雪界 [illegible]

寄燈空[illegible]兼[illegible]僉憲[illegible]

山間利別[illegible]我何疑老客情杜宇声中思未就

將牛角上計輸[illegible]多知世路[illegible]道毋使丹經未演畢

容我[illegible]新水[illegible]將琴鶴[illegible]相京

○段天祐 汴人

餞祝貞清

[illegible]賢豪[illegible]拈冠頭[illegible]官文[illegible]多高第

相道詞章[illegible]作者[illegible]登玉署[illegible]

[illegible]熱掛三千丈清夜思君[illegible]月圓

○李[illegible]山 [illegible]部侍郎 番易人

[illegible]孫話

白頭老人[illegible]孫与客[illegible]孫[illegible]年八十死无恤

憐[illegible]困飢[illegible]大年雖旱[illegible]今年[illegible]霜先殺[illegible]

去[illegible]一粥今年飢[illegible]无[illegible]要[illegible]老[illegible]孫去

淚下如絲不能語[illegible]了老[illegible]一身[illegible]夜深雨

[illegible]問[illegible]誤呼孫[illegible]相[illegible]打門

元日

笋班玉立五雲[illegible]大家[illegible]坐[illegible]月久

明[illegible]春來[illegible]入[illegible]金[illegible]香[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竹一声春[illegible]杜丹開

上雷御史

臺上樓[illegible]未[illegible]天[illegible]動[illegible]

霜[illegible]風力[illegible]影[illegible]乾

陣[illegible]聞有傳家[illegible]易青

劉高亭

危亭[illegible]兩[illegible]闌干面面涼煙外好山供水墨

風前老樹[illegible]天[illegible]綠秋江白有地形[illegible]

[illegible]絲[illegible]水[illegible]花香

次韻[illegible]

[illegible]冠帶[illegible]方[illegible]城[illegible]風[illegible]十行

[illegible]海[illegible]雨[illegible]雲行天[illegible]情

○吴養浩 [illegible]州人

听得[illegible]杖[illegible]平

象山天下秀[illegible]開千載[illegible]天[illegible]

象[illegible]山長[illegible]仲[illegible]往

[illegible]禮[illegible]山[illegible]三年今在茲

○祝直清 [illegible] 上饒人

和[illegible]頭飲器歌

單于[illegible]刀[illegible]血[illegible]九[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春[illegible]秋月

[illegible]用人影半閑

[illegible]胡[illegible]此傷精魂

[illegible]心人頭[illegible]如許當還

[illegible]降王[illegible]何

[illegible]

二首

斷岸[illegible]小橋野[illegible]村春 一曲晚風[illegible]

下[illegible]

[illegible]半空[illegible]風雨 一川煙[illegible]何

[illegible]歸來

○上官伯圭　安仁人

上泰王伯顔太師右丞相

全代麒麟第一功勲王師相錫泰封作玉霖雨三農望
旋轉乾坤方國家龍虎光芒眞春盈盈鳳皇池上日溶溶
曳裾深是王門客又待金登入九重

○祝元美　饒人

贄于從父御史

志士身未達端居若无為一朝立清要稀決浮雲披王
君北方彦約練丹腹藥經綸有術業太丞相府奏待青驄
入南臺白簡凌霜飛惟時擬六飛百戰不敢陸虎鷹鶻擊
霄漢鶏鏡安得鋤奸心在庠序勉勵來有道春秋最大
祀禮教推摩壓温然哉言笑匪怒伊敎之青青子衿
荒穢久不治明公欲振興恩以當兼撫吾儒貴補報宜
直分寸得胡爲在塵埃役裸吏今得歎以茲矣生成衣冠
周拳泥何當復其後塵伸延寬爾神驥一超越駑馬居
驥跳芻莞偷可問風俗期當拔我生方山中耕鑿井自
怡奈何禾燒突難大久得物遂令布衣士何由食山薇
彈冠出岩谷斯秋斯民蒙咨歌執行雲白日迴精輝明
公一粃粺慷慨投茲詩

○周鈞山

訪劉須溪

西山一簾雨相對在雲深復復今何代回頭恐是仙半
生歴四海一句同千年歸去无須不桃花壁角埋

○李仲公　安仁人

送洪教授

忠宣盛澤餘孫子入教如今在柳州此心初不異孔孟
何俗莫可回潤潤由學金馬自茲始九疑三湘因得遊
遊客所卑過如縲安書時退到蠙洲

題吳閒三齋老堂

齊老齊老人齊老多少世人齊不老史家父母昔齊老
吳家父母今齊老當年落筆山岳兆三百餘年歸此堂
秋壁如煙隔精彩白髮服明猶拜拜

○梁彦中　儒學教授

公餘

山郭蕭疎似野居公餘經史足相娛雨声喧寂雲來往
嵐色渺深淺有无長酒人閑頭上帽吉吟頻歸鏡中鬚
茅亭閑掩無人到卧聽風簷鳥雀呼

春畫

溪水搖光動粉墻雲山倒影鶯啼鶯一庭芳樹清陰薄
千尺遊絲百尺長風細柳堆黃鶯語滑池融花理燕飛忙
乾坤俯仰窮遐覽禾柳無情種一香

龍門

天陰離非禹鑿功坤靈闢此一何雄翠鋒傍矗双嵯峻
白浪中穿一閩通万馬奔騰路南北兩驚纏繞日西東
神有禾洸二都勢泊應崎函百二重

旅懷和孟昌道韻

幽閑幾畝如帶獨安冬香滿竹床信口詩成寧見悵
伏心事過斷知非故山路遠音書少小院春深好客歸
話窮元冬一尊酒滿城風雨送春歸

○夏誠中　安仁人

元日

天門啓曙瑞煙冬盛想新年聖主休安奮斷來朝修貢獻

臣僚入覲集衣冠香浮葉砌風初靜仗對鑪煙露欲乾
嚴賦何年趨近密金閨通籍未應難

○王秋江　上饒人

次韻周君和

一般貧賤總風塵老懷殘春那得一枝來雖嶋不見周南化
封房待與千齋哀背吟極思落外日耳苦難听地中雷
謝思飛雲清吟興二十年前共筆盃

禿筆

被褐深居未出休摧殘豈信有如今拔毛本欲利天下
禿盡方知負此心老死不歸刀更守平生常侍近臣簪
斯文功在終難泯月裏東君有好吟

○王虛白　上饒人

贈人

邵武王佩傳光甫之末有子也病殁將死
妻何嚙指瀝血請身代夫死以延其嗣翌
日何卒而光甫活今六十年矣子好古遂
治命共何柩合葬

詠嚙血指天呼天一箋才通淚微泉鷹覺有聲當兩活
史書無愧可千年龍津流水翻重合頭破秦庭璧自全
物謂彼蒼无老眼書香一脉一承傳

贈地理人

知君再世挾秦青我亦能知造化情好在主人方寸地
渠家代代有公卿

○蔡九思　上饒人

訪太玄天師

飛車擁蓋下三神曠視齊州九點塵黃石谷城千載遠

犁[illegible]達[illegible]時奇高海[illegible]州書[illegible]迷地闊天開紫氣新
見說桃花紅萬樹福舟[illegible]問武陵津

雜興

樵二[illegible]與柘環用以婆二采之系蠶紅複見青簾散廣
睛秋曲多種之深[illegible]延二蠶婦与老農何[illegible]一觧眉芳春
各戲酒[illegible]可錦衣与綃梁[illegible]元不知
珍鸚与鵑與迷[illegible]戲羞綠耦鵲与鵝鵝成[illegible]摩天飛和
鳴相上下[illegible]同[illegible]思古人玩物[illegible]為聖賢
不我欺[illegible]我還[illegible]期

○張伯遠　[illegible]清

朝[illegible]紅袂[illegible]夕[illegible]不逆於道爲未全是
以少[illegible]天[illegible]帶[illegible]曾生
積[illegible]
[illegible]士[illegible]一水中千年折枝[illegible]
何賦詩[illegible]水路[illegible]覓思古人[illegible]憶為君宜

豪山山長岳仲遠[illegible]

石泉筆[illegible]靜[illegible]百尺蒼松[illegible]門道[illegible]宗風陸夫子
故家濟[illegible]王孫忠臣有從天必定[illegible]世无為聖教卑
官序[illegible]近從此上[illegible]原

○龔桂清

送孟和鄉平陽尋母

杜英念母心最苦意一[illegible]路母[illegible]兒[illegible]飲乃翁
兒[illegible]母路淚[illegible]兩五十[illegible]秋[illegible]刺[illegible]迴經毛髮蒼
間關[illegible]州[illegible]相見迎侍[illegible]歸故鄉人生百年一彈指
母恩未報情[illegible]已[illegible]小[illegible]綵衣大勝世間朱与紫

子行万里涉風沙幾年不見母不還家兒今髮棄母應忘若
道傍觀者不咨嗟臨川孟氏號雅肚家廿來此遭閑於
婆娑老樹紫荊花料想春風依舊綠

○黃伯玉 上饒人

贈相字

倉頡紛紛巧思傳多君巧外更玄二萬形一理推元盡
試究庖犧未畫前

○白仁壽 上饒人

書事

大羹元无味太音本希聲二繫入人耳味美過人心是
以保身難端二知居深百戰包失勇氣不足敵今若
不爭士後何法于今

○王子東 上饒人

採桑歌

翻雲鳥殺影□獵風白練双條二攬波凝流飲蠂蛾
呉蚕飼餧飢則那千蠶攙桑葉綠柯六幅□時窈偃嬌綢
蠶殘葛諜暑際過蚕飢桑稀□不辞千頭万緒豈敢吒
終以暖事期絲紙錦襦繡襯相婆娑人情好新不厭多
倚門刺綉采听歌載青敎苦剖側頭擁閑耳語喧哆哦
万一出口他人訶槃二桑甚如鳩何

新春新月

峯頭月新月低頭過新年新年過新二月殘皮月
石樹宮功難全娥能綉萊終抓肥峯中蝴蝶飛翻二花
草何意爭春妍妻把之要家奇無情有情恰不恰是
星不飲酒牽牛不服田東風觧織機錦要我來看在
兩前

張洪崖神遊圖

洪崖則果老唐玄宗以玉真妃故洪崖去
之往來長安騎白騾名白雲携五童以酒
瓢詩杏書囊隨之

開元天子□相知一笑□□絲縧玉妃髮括無言玄自得
瓢底有酒□門回驢山□□□□仙去合開雲白雪□
回首長安两日紅裡難何處片雲飛

和胡梅礀白鷗

若為見月信思家□□□起句華翻羽增明照縞袂
縹見合□□□□朝□腰□□運谷夜擁笑坡□載沙
只与鶴琴消作住何能无夢緑□霞

中秋

青天化作白玉盤捧出十二宝玻璃□□如娥起舞太白醉
如此風流何可忘北斗酌取瓊□司秋風製就寒□□
龍吟蹴下虎嘯□誰能若耳听嘯□

○呉凝溪 文蔚 龍溪縣尹

戊寅春後和謝猿峯韻

鏘城正月雪初晴勝得官閑吟嘯中萬同山河開奇域
九霄風日播春融竹依柏樹増新翠梅與桃花間小紅
王化盡无偏薫風放教冷暖總相同

新創腹閣謝小山韻

未李淵明去作賢原節多人生貴且正物有在中和待
瀾瀰常流隨流到小窩靜心无悶洋得趣付賡歌

○蔡舜讀

呈鄧善之巡按江東道

白日千年天有定宣萬里月无声相期遠太宗明德

方賛羅照答聖明

答方漢杰

雲舒道道日光渾遺跡山林同未宜每嘆劉蕡空有策
獨憐徐庶臨書遲難鄰道足成吾事業斟酌何能表自期
北極去天元咫尺滄溟到海有梯岐

○康敬山

留別

擬夜好共話又聞更鼓无魚欲便彈更為梅花留半日
賸知別後倘來有

○吳宜甫　文瑄

內錄一所顏曰養正翰林
客士虞伯生先生作記賦詩一首旦夕自警言
養正深明德日新方能方卷友前人自脩已是工程定
執中方知理味真約尚時交從學娛於飛義來仰
龜山前二千年在道脉綿二一氣存
外齋一所顏曰孝思、孝進士張在中州判
作記賦詩一首旦夕自警言
五典三綱與四維鳶飛魚躍貴真知霜前拂尖甘回味
雪裏梅花不受緇家化先儒文獻出生逢
天子聖明時惕然起立瞻下題作孝思二字詩

○方寒巖

別館

別館数株蹤無跡漫坐窮長年人事久永久客棲中不
酒醉難着有書蓋不同衾寒欲呼火挑撥殘星紅

○楊原巖

九日過大勝關宿黃陂小飲

瘦藤高樹暮荒寒細路懸崖東路郭征戰我何餘白骨

鄉關如此獨青山驛亭帶暝人爭渡澤國無秋鴈自還
蒲目黃花一盃酒人生何地不開顏

○姚江村

大慈寺即事

雷公逐龍要松上急雨橫穿日脚斜開戶不知巢水滿
一時浸倒玉簪花

○方景山

雜詠十首

反哺烏口慈食母鼎名惡如烏夷如梟人心當自竟
馬豬肥祿山猴朝識朱泚人曾不若獸變故輒有感
鷂鶻投雲霄犬雞擾野草物各適其天天豈論大小
蜂房開戶牖蟻穴列宮守究竟物皆然夢幻君知否
小哉蝸戰鄙哉蛙而怒達人能大觀本以和平故
端世鳳空賢司夜雞叫丑晚二取人作飼蝉合緘口
蠶養身利人蛛網備害物利害要不同其間條然勿
猿啼不窺寒牛鬧舊露地伏馬先降龍此理元无二
解牛中肯綮相馬好驪黃從知得三昧意到形自忘
蟻封蟠蚯蚓蛙井咫尺天那能致廣大此道誰為傳

皇元風雅卷之一

皇元風雅卷之二

薛宗海 國子助教

閒閒真人生朝

天正子月一陽回春入環樞已枚梅壽酒淋漓傾九醞
仙階縹緲接三台函關昔日青牛渡華表他年白鶴來
更向何方覓鸞鳥帝垣東畔是蓬萊

送馬伯庸南祀嶽瀆

總章盛金德斉明稱當宁皇皇遣天使肅肅承聖語三
熏礼岳瀆万里陟梁楚祝厘歸堯舜降神出申甫南斗
迎文星西風起儀羽岱宗洞庭月梅湘衡岩雨壯吟鄒
騷烈高馳洗塵府過家依鶴喜攜雲鴻鴈聚青冥闕賢
勞黄屋寧記此歸騎愼勿徐席虚玉堂署

都城曉起和張漢杰韻

扶桑日射蓬萊頂下視瑤都森万井金鑰未啓曙光寒
月落銀河淡微有影枕上遊仙夢未回喔喔鄰雞爲呼醒
知君曉向穀城翁再撥銘功漢鍾鼎杏村天近易爲春
莫厭西齋官独冷

題劉理之木石

木石山人枕溪曲盡日看山如不足一朝木石真到眼
昔者寓言今實録何年老樹生巖隍山中枯根入地蟠
蛟龍乾黄翁飛削巖壁宛如當年蘇老之三峰沢鎩沙
路歲時久豈知竟落漁人手漁人好飲君好奇馱入君
家傳斗酒君不見嗜石和闐李奇章牛不惜千金購羅搜
豈知山人奄有一丘壑只費平原五粒桃

塩車圖

車身二石徑犖确輪欲推牛分寸挽莫前二車後車
相逐來大行城門倚天開群山雪深白皚皚卒夫輓車
喉指轉輸昔令加風雷官中委積等塵土黔黎膏血
无復回君不見明時要散粟云帛桃林之牛亦悠哉不
知何代留此景我自一見令心哀

和鄭雅奉雜詩

注注穹壤間環瀛大州九壯游不及辰坐待迫蒲柳窮
涌付余從遊識當慎多伯頭顛風詩在二民物阜一瓢
安叢水吾計亦良厚
當年東山翁笑傲聊永日弓旌一朝下万里赴星馹回
頭故山芳不見秋桂失我一東觀中大書黑如漆想見
日暮歸沙軒馬歸疾
淳風散已久青黄厭牲犧撓撓爭錙銖役智空自苦豈
知爲天民無言道彌敦我有白雲操泠泠寄桐孫調古
識者寡幽探万化源
驅車汴後道日長不知疲一見嵩華高始悟培塿卑吾
道巖天壤昭昭匪難知千金買刀圭但爲方士欺竊粮
往問道去結汗漫期
志士方盛時危冠高衝髮猛心石爲開壮氣山可拔安
知揚江軍中路蛱蝶押所以巢居子高歌竟不輟歌竟
寂無言坐聽天籟發
宦遊夢入捉安坐附生柳出處亦何常惱岐一分手光
陰不可翦歲月坂丸走軒裳百年間竹帛千載後求顛
堅素心猶予安敢負

夜歸

隋客有客胡未歸長安三見秋葉飛驚霜老鵰夜不寐

弔月孤鴻寒無依紛紛北里厭粱肉落落西山甘頭櫪
人生窮達各有命何須中夜泣牛衣

畫馬

世上駑駘飽凡目秖今誰識馬中龍昂頭振鬣長鳴處
似向秋風訴未逢

九月晦日

九月晦日終夜雨酒醒無奴着閑愁起聞吏張有
明詔與萬民同戚休
今年年豐公差賦白米應飽弊廩未飛蝗是处有遺孳
未省臘前兆雪無

○黃晉卿 自知

晉卞將軍墓

江左失其御強臣有中原歎叛一以死狂瀾無救起黃
屋播草野形注交劫殊事艱始誰秉拜首如拜擧悖茲
百世士死與二子俱孤忠歎未昧足以孚豚魚義旗果
東指白日開天衢魏晟發亂功之人或其從伊吕大雅
發語言鄙文儒未泰已横委衣冠尚得徐屹然見砥柱
獨障狂瀾趨大節固如此揚金乃其餘青簡垂遺烈碧
瘞閟幽墟日夕悲吹多天高年運徂世方用骯髒循將
愧玄鹿江濤倒在望雲霧空運迦

送俞美之判官壁陽

浮羅山前碧溪水花顏玉貌分誰是秖見操孤道上兒
骨束枯柴髮垂耳周家忠厚及草木忍令赤此連千里
夜飛尺一遣緹屏想見春風下市郊話昔君從年少初
力全季母廿搶軀麻鞋上殿六月肘歸來東掛懸縱魚
頒聞不曹久待哺饑二萬目同睢盱晨飡林馬赴所主

鑿鮮上冢無歸路念君自是最世間手有活群兒如活母
平生本草關已熟野葛山榆向何取若爲羹天乞借材
及歸東土歸仁壽鄙夫不用吹臥處但爲作歌貽不朽

金陵懷古

石頭突落江天晴陳迹看花日自斜發角已吹公塞曲
紅蓮新長內園花可憐遺老知興廢曾倚春風望翠華
好在北山猿與鶴依然門什舊烟霞

偶成

望二謝晉漫眼明倚杖高枕數家史籍好已倦新彈缺
搖羞猶餘未學學一兩近時以月名面稱專夜故秋書
情知三十非年少已覺人間有後生

陪九齋先生登石頭城

談笑逢迎吉水大故序霄翔戌汗漫高志負大吟衍江
近通淮拓不可惠入楚青平生一百汇及此歲零

有感

橘柚青黃照眼中秋風飄落自紛披頹陶主食盡蚕果
不獨潛州有荔枝

劉黃祠堂

劉君古遺直祠堂在丘園嗟此家俠窮文雄欺孤寒孚
生二三策匪徼明主恩璅璅談失得無乃市井言籌高
一長堅若東東馬噴徹風過疾雨青山滿前軒陰晴紋
異態浮雲竟無根悠悠千載心去去無復論

居庸關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古來一門天險不可薄
聖人大無外萬關非擬轍車行已方軌關吏迷鬭柝居
民動成市亦井互聯絡出入白雲裹石根洞泉落地雖

臨要衝俗乃近淳朴政須託撫源不必銘劍閣僕夫既
謂我无為久淹泊山川豈不好但恐風雨愆

榆林

崇〻道旁土云是古長城却尋長城窟飲馬水不腥斯
人亦何幸生時屬休明向來邊陲地今見風塵清未黍
被行路牛羊散郊坰儒臣忝載筆
帝力猶難名

搶竿嶺

憶昔賜第歸吾母適初度蹉跎歲年晚今辰在中路居
人誇且慶游子懸叱馭攀山嶺最高揚鞭入烟霧嶔〻
多峭峻蒙〻饒拱樹崎嶇共攀援蹢躅頻返顧陳情未
成表登臨詎能賦徒怜泉乾水遠向虛淵去

李老谷

緣崖一逕微入谷双崦窄窈林日易曛況乃雲雨積行
人望烟火客舍依山邑家僮為張灯野老煩遮席未竟
風俗殊紙驚闗河隔發程不可緩子規勿勸客

赤城

雞鳴秣吾馬晚飯山中行何以慰旅懷赤城有高名躡
長石磴〻樹細風泠〻時見岩崿間梁若丹沙明温泉
發其陽揭涉勤白灵前峰指金蹟真境標珠庭向道人
跡稀青崖雲氣生信美无少留緬思起予情

龍門

竦身望龍門縹緲何兀〻溪迴狹壑壁高擁嶔岩勢窮兩
崖儼相向百水怒爭出人言昔上郎伏気怨何多失自非
溪注種不得移捷疾飄〻蛇蹈足渠〻[illegible]毅皇灵重
覆胃利涉用終吉迴眺向所經手障隱新日青林外盤
紆黃流中瀉偏後來未集焉君子宜戰栗

独石

嶻嶭及亭午稍放烟霧冷簪然㧞山出歷〻如雕鏤斯
瞻一石独灵官居上頭遊閣六年夏水激龍騰湫走避
登岑山半夜斉呼咻幸然溪間中今作清淺流安不
可懷变化浅難求拏藍阿在望行矣无淹留

李陵台

日暮停消边上[illegible]谷小[illegible]將安在哉荒台猶彷彿
廻旁之久懐古曾歔欷[illegible]吹[illegible]野飛兩千里至蕭條
蒼山拱[illegible]大節[illegible]公子[illegible]多深[illegible]奏對
至情論[illegible]存大義史臣司[illegible]進則敢失陸

上都分院

最[illegible]日[illegible]峯頭[illegible]斷接金碧何鮮煌洪
河[illegible]山[illegible]玉[illegible]峯蛇中央折階
對閒老官[illegible]分餘[illegible]琴[illegible]在側[illegible]來清觴在列无
所為[illegible]詩詠[illegible]
帝鄉豈不樂父母不得將把視[illegible]低垂星斗[illegible]南
飛有[illegible]天際翔

檮子窪

自從始[illegible]數日走崖谷迢〻度[illegible]險尽平水陸坡
陀特土山高下紛起伏連天嫩豊草不復見林木行人
烟際來牛羊雨中牧颯然衣裳单咫尺異寒燠竚立方
有懐利遂乃問俗[illegible]戎[illegible]傍[illegible]河宿

金陵送人归[illegible]

巴蔫栖[illegible]可能為[illegible]一帆秋色紅塵外
千里江関白鴉初建[illegible]水[illegible]断定元書

黃金未戶　別作呂 稱桃花李隱君

○李　紈扇行

誰家玉貌家手弄紈扇臨東池漸湘搖波月弄影
碧波疑見湘江冰沉竹上猶未滅一尺冰紈万愁結
風吹衣袖春又深十入紅肌凝素雪深閨無人涼氣早
輕薄恩情易衰老隨胡蝶上春衣今逐流螢向秋草
不見班姬書畫題扇詩千年愁墨已流落
一天霜露人衣

感將軍歌

淮西猛士高將帥旗驕破涼素調之頭倩未押
跨馬臂出城東大江湾作字雲逐斜身直上誰能追
天寒白望不見北風万里吹瑤花雲飛忽斷鴻飛却
短草但餘孤色提清秋未許生碧落
歸來不精手鮫肉供飢咲英雄遇合固有分
可惜驚鷹但白頭

姑蘇臺

吳王宴罷歌臺晚斜日清江映簾檻臺上西施醉捧心
江潞東越愁鷗夷去不還麋鹿散游遊其間
秋深明月照高樹驚鳥啼舟功名獨陶朱子
一葉扁舟去不來

○范駒莊　杭州人

燕山聞鴿

燕山三月初三夜聽得啼鴂第一声同是小樓孤燭下
主人睡熟客心驚

○胡石塘　永嘉人

題任錄事女真驄馬圖

天恩洽騎上二隈穿不知行路難漢空川望不盡
電光過須臾間歸雨清駿骨隱二隆於山
沙不得是分多傳心知書
見圖太女真而如生風日
青驄肉破死黃金二翻且空自多
行見火花繞銅歷

題秋江晚渡

道旁木葉如渥丹歸急不知行路難晴渡自晚渡
蹇驢破帽西風寒頭長其色肩輕不惜有餘力
人間塵土深復深謹勿重賦招隱吟

贈相士黃電目

憶昔侍詔公車門方伎雜遝車蓋黃生子絕出
高堂不陵老翁才五尺母江頭眼空
相人豈不二子如秋風夜雨歸無宅長身博士老一革
卑比那博儒生人生無足筵竹長閑下
黃翁勿嘆無家苦雲更何蜀莊一日不百錢
炳二幽光二千止

題風雨漁舟圖

細柳新蒲春已滿風急雨浪如顛漁人苦志意
繫却扁舟卧碧煙

○戴祖禹　越人

天馬圖

月支天馬難再得向君家貌真駿毛骨肉匀
騄駬驊騮敢同色得超逸真絕倫如玉龍下天門
朝馳駿坂飛匹練浴深淵浮赤雲回蹄路咸陽月

瑶光摘碎燕山雪只恐玄霜閟神姿未許清塵仟仟白
飄然引泣精神聚想見落筆驚風雨他年開匣君勿驚
照室神光夜飛去
○鄧牧心　杭州人
贈友人
我在越君在吳携筆邀我遊西湖我返吳君適越遙隔
三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與君携手西湖上相
思空誦停雲詩知君不樂歸隱陰幕抓把清樽醉黃土浮
雲茫茫江水深感慨空勞今古孤山山下見陳實連
騎東來踏冰孤湖邊千樹花正發冥黄待春風吹雪白有
酒如澠有門如隊鼓迎楚弾奏等君長醉不用醒何
必千秋万歲名
○倪元鎮　蘇州人
听袁子方弹琴
琴瑟凝冷冷尚帯流月明若環琴發絃帶列水散煩經逸
掛別鶴菁絲鳴弦歇響啊寫水蒭操擒抑苛餘情
與張貞居雲林館燕集分韻得春字
青苔網庭除翛然無俗塵依微林路接曲澗聲幽除鳴
禽巳變夏蹟花尚駐春坐對爲揩酒欣從心所親
春日雲林齋居
臨池春流駛瑞地久陰滿正襟味道言超遐未遂館嵐
翳當窗靄煩襟一舒散奕奕松維影淡淡雲氣媛石梁
青苔合於焉人跡斷故來與世疏永懷遂忘返
寄懷鄭徴士
谷口子真今最賢又別楮山少相隣好爲林田多釀酒
賦資堂尚無錢兄病每書貼滿谿客求唯假蔗食糧

閶闔城東有艇子憶尔青灯相對眠
送別甘允從一首
老邦寒沼雲林下共愛文翰綠不休嘆人鵝鵝語猶澁
當户枇杷子半黄本欄短题白獸龍鵝郎可寫千行
蘭亭書法人間少好去山陰訊野航
奉懷張外史
陰森森二綠苔生茹雲亭三多遠情松杉鶴去轉蕭瑟
洲渚花落自縱横從君不掛仕十日看我鼓棹出層城
洞口前業元恙不定應閑閑者書成
次韵陸天錫寄張外史
谷口路微山木合濕衣空翠不曾晴飢猿攀檻爲人立
寒犬號松如豹声小閣秋深听雨卧長空日出系芝行
道心得失已无夢八髮朝真猴五更
○陳剛中　天台人
中書太丞相安公延説四書因以詩呈
帶礪家声耀八荒中書從暇崇儒班棒持日月祥雲上
洗滌山河湛露滴絲竹正歌淇奥美亦松聊伴穀城間
聖門别有經綸事更對青灯話孔顔
交趾使还
少年偶此請長纓命落南州一羽輕万里上林无雁到
三更函谷有雞鳴金戈影裏丹心苦銅鼓声中白髪生
巳喜歸来身健在夢回猶覺旌魂驚
出承天門
又騎官馬過中京袖有芝泥詔墨痕嶺海孤臣天咫尺
五雲回首是都門
開平即事

天開地闢帝王州河湖風雲拱上游雕影遠懸滄海月
鴈声斜度蔣山秋龍岡上連三千陌月殿香飄十二樓
莫笑青衫窮太史御爐曾見袞龍浮

金陵

六代帝王州突煙霧石頭星河天水轉江波水東流去
絡金蓮雨歌殘玉樹秋白石紅羅猶說景陽樓

鄂渚晚眺

黃鶴樓前太業黃白雲飛盡雁茫茫擣声搖月歸巫峽
燈影隨潮過漢陽便令有歷汗簡冊補生元土蓋文章
闕千只有當年柳留與行人說武昌

鳳凰臺

鳳皇臺上野烏啼笳鼓連雲日又西天地无情𢗥夜寶
英雄有恨泰高低殘斷夜雨迷朱雀秋風怨白鷄
西泰斷碑蒼對重泰千年留得謫仙題

銅雀臺

古臺百尺半罍蒿昔誰迎此當年高上有三千金步搖
滿陵松柏闐鳳鍋西飛燕子東伯勞歷闌泉下路迢迢
龍帳銀箏紫標襌怨入漳河鶴夜濤人生過眼草上露
白骨何由見歌舞猶不忘家長陵一抔土玉匣珠襦
鐵狄雨

吳宮子夜歌

紫貝樓闕翡翠金香暖雲七十紅粧鸞鳥玉簪笑擁霞綃裳
星河不隨宮漏長綠樽瀲瀲鸚鵡銅露重花寒秋不濕
歈歌一声起穿濤海龍夾陛郊人立誰知戍啼嬈娥半掃
中有殘螢兩愁因飛兵曉路西風來碧波一夜芙蓉老

居庸關

關山三百煙二峯迢遰三關石鼎馬蹄踏石二欲墮不
知何年鬼斧斷崖與青天通一棧上有懸泉萬仞之崖
下有飛瀑千仞之壑大行羊腸蜀劍閣身熱頭痛懸度
索一夫當關萬夫却未必有此奇巑岏
吾皇神聖混地終烽火不紅呼夜拆但有地險今猶昨
我扶遊輪且從腳欲叩往事雲漢二平沙風起鳴寒雀

神州八景

太液秋風

一鏡拭開秋萬頃碧天倒浸琉璃影寒飈夜捲雪波去
貝闕珠宮莫光浴三千歌棹搖綠煙淼淼吹蒲黃金碑
瑤樹颸二紅鯉躍袞龍下災瑤池仙

瓊華春陰

一峰亭二湧寒玉露花不墜瑤臺紅珠枝千尺漢星間
大風吹下筌郊內萬年枝上挪葉滿小寒根二遶龍營
金掘曉御翠華來二十六宮春似暖

居庸疊翠

斷崖萬仞如削鐵烏飛不度苔石裂嵯岈枯木無碧柯
六月大陰飛急雪寒沙茫二幽閑道路晚夜吼黃雲老
征鴈一声起長空風吹草低山月小

金臺夕照

危坡十二青雲梯老樹偃伏猶盤蛇長祖已滅星辰去
殘陽猶在蘆溝西召南六百年宗社一日黃金重天下
精靈至今夜不收又見斷霞明朔野

盧溝曉月

長橋彎二卧海鯨河水不凍冰崢嶸遠雞數声燈火杳
殘蟾猶映長虹橫道上征車鐸声急霜花如錢馬蹄滑

忽驚沙際金影搖白鷗飛下黃蘆丘

　　四山晴雪

凍雀無声庭樹響冰花洒落天如掌平明捲幌出看前
排笑踏瑤一千丈夕陽微漏光嵯峨倚欄更覺寒氣多
晏衢落葉猶堪吟不聽兒推更猶青鞵

　　玉泉垂虹

雪波瀉碧鳴琤琤萬壑飛點二浮空搖日斜忽有五彩氣
飛止太空橫從橋古寺殘鍾待鈞語回首前村潮寒雨
碧嶺欲無一雁秋又逐西風過南浦

　　薊門飛雨

黑雲如翼張燕川谷雷湧電觀風折木半天倒影挽海來
森森一映水如織行風水無數穿薊樓綠簾半捲西山秋
誰知蕭[illegible]一點正推[illegible]愁

○李鶴田　　　　廬陵人

　　雪中寄友

西角寒雲道路難黑風三日書漫漫吟笻五指西湖柳
合與梅花共此寒

○趙青山　　　　廬陵人

　　銅雀臺

朝望西陵暮望西陵墓望三不復歸月朝人十五月
朝十五可奈何更對空樓作歌舞銅雀排然飛不去當
時美人鬢雲飛生不如陵上樹三樹根穿入土

○歐陽伯恭　　　　廬陵人

　　題趙子昂李陵蘇武別圖

衍連山前衝如雨漢海二邊塞不別同異肝腸十九年
白髮君前勤故王臣心有血一斗許亦似隨君歸鼓[illegible]
五千僅九五千母與君歸魂魄苦空將老淚寄君歸
歸拜茂陵墳上土

○劉逸甫

　　送黃將軍之武夷杜清碧李

眼中塵土政昏昏華蓋風雷萃入雲一代風流超晉宋
百年禮樂寄河汾滄浪好看魚龍化天遠空吟鸞鶴群
亦有平生觀海意閉門萬里獨懷君

　　鶴

延頸池邊照影遲花明柳淨思依依千年深也重丹頂
日暖洲浮白雪衣晴月夢回三島去看雲應上九霄飛
玉簫声斷秋宵冷應有仙人憶未歸

　　燕

萬里來從海外歸[illegible]時時說語[illegible]簾風半捲重門曉
社雨初晴二月春寒上衣[illegible]成在[illegible]事[illegible]身
[illegible]學我处相逢[illegible]主人

○吳正傳

　　秋懷

江南木葉飛江北百草衰風煙滿蒼茫倚望川途長去
曲聚集群飛鴻忽成行使我念時物客居嘆凄涼昔我
二三友好攻文章淚零謂相失尺書不得將人生四
方志会尔揚声光登山豈無車涉河亦有航冥鴻諒不
隔燕別肯何傷

　　赤壁圖

草荒殘壘颯颯秋[illegible]自流風火千年消伯氣
江山一幅付清愁丈夫不可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
出食不采形勝在狂歌[illegible]漫悠悠

送陳生北上

万里長風入馬蹄江干舊憶龍門乾坤清氣隨詩卷
官塞征塵上客衣日落太行孤鳥沒天高燕闕五雲飛
提携喜有王維在回首南山莫便歸

○于介翁

感古引

孔明梁父吟深不滿於齊相焉乎夫若森漢孔明不死天下事未可知吾於此重不滿焉

建安天下如潰瓜一掃六外非吾家黃星飄颻定何許
龍爲鼠兮鼠爲虎老瞞詐力敢欺天孫權三鼎方垂涎
崇崗捐軍一旅背挫荆引越三千里慷慨山東大耳兒
南飛烏鵲栖无枝草廬一語君臣契日中久矣无兵纍
堂二大義凜不磨灵關劍閣爭崢嶸昨夜西南一星落
六尺之孤竟誰托渭水旌旗歸故都江上空存八陣圖
抱膝長歌出師表古柏蒼二爲誰老

皇元風雅卷之三

○王蘭思 [illegible]

題武夷九曲圖

一曲溪邊一曲仙櫂歌遺響有誰傳西風吹入無聲畫
來上江東子靜船

○朱本初

盗發亞父冢

戰馬蹀前元嶺岌英風千載行人諫冢中寶氣騰光芒
識寶貪胡心爲動發冢諸落洪一二十年一朝鑿井穿其壁
金錢幾歷四十尺乃有石整鐵龍四旁羅拱大十圍
又斲九十石環拱石室棺蓋更分明寶光可鑑開而華
歐不用撲金棺白骨依然金碩鑲寶劍末化横若蚍
[illegible]乎慨恐
五方無也封康山思夜號川澤消大守陳公矣俗才
慨然發倚吾所綴亞呼五百卧犀崟城留批扦見仁勇
偶哉亞父天下可鴻門高會真庬拔火龍飛起實天意
拔劍起舞空爾爲風雲變化失陰陣玉斗一碎山河非
如公明義古亦少發憤乃作彭城歸六合昆二漢爐土
厚葬何人誠可嗤君不見驪山牧堅資爐酷不如王孫
裸葬良亦足

○查廣居

汲二歲年徂慘二水霜穢君子不[illegible]合明發戒行李南
臺權且高國家所仗何狩據無凡材今乃得吳諤二
勵齋𧷤軒二[illegible]風俗歸之正郡邑得以治御史不
敢爭簡書當[illegible]掛空孤狸冗動有礴偉氣化官等一

而名節在萬世呈二五君葉正朔越裳被今歲一再殺
求言弭災異況子得言秋毫体堯舜意吾師范德機每
与論兹事露坐山月高撫劍各流涕我本滄浪人鼓枻
從此始

二銀女祠

銀冶二女祠撫州之金溪其家姓葛氏元季年未笄羞
顏不出戶究安守礼儀在唐宝曆歲其父為府吏官家
起銀場日夜遣董勸紅問父苦玉顏啼珠雨父命斯
苟活誓以死相許貪歐尚知義報父爭元心投身入銀
冶遂化成白金郡縣驚且嘆奏名上朝端下詔罷炉冶
雞犬皆乎安邑經五百載歷二人猶傳荒祠俯流水像
設還儼然世間盡兒女此事誰能作纍莫曹娥去未古
堪倫比可比惟皇英双魂抱煩冤至今湘江竹出上金

涙痕

孝子行

豊城廖孝子至元十九年鄉冦大作子負
母冒刃逃及晴孝養終身与江華朱殊楷
無史書之指翰林近題其墓曰有元純孝
廖公之墓又為作文刻石廖孝子書之

豊城昔在至元歲冦賊紛二亂如鬼是時廖生抱母行
不死白刃天有情同知至願天必感母子今活兒太平
廖生雖死猶未死往二遺民言此事有如江華遭亂肉
負母逃濟經險阻情詞測二誠捨之孝德述堪羅今古
烏乎薄俗微悅同墓上請看純孝字

○田師孟

分韻

清明與客出毛潜夫杜孝先周幼翰宇遠
元樞蹇德初儒生歷衛生會飲分韻得復
字呈秋泉功遠二仙伯

氣向梨身厭拘束惜春只爲光陰促雪融波面綠[illegible]淨
風倚花枝亂紅簇杜陵才子木茅堂十年省署功[illegible]肉
芝拔番香白雲騰時芳勝友相追逐我君古丈夫內藝
五車藏元子良英家文華過滿階德生味道餘腹閑門
樂幽探[illegible]良朋源倒双盤瓷志在酒船三百斛相逢一笑
宇宙間羽觴未盡還斟復醉中更約二仙人共訪赤松
余倚谷

○黄君瑞

蔡[illegible]歌

信州二官[illegible]鐘聲[illegible]与堆半日絲竹信州郷民恐作[illegible]
三月懷節[illegible]巡[illegible]荘開禁不同食嚴根有新鄉[illegible]
傷攻性治[illegible]民西生黄[illegible]縣不中関郡不知
官中有米更封閉重封閉將若何[illegible]人歌我歌其家力
英[illegible]歌

双燕辞

双燕双二飛更擬双二栖啄泥銜水双[illegible]泥簷前絹壁
双哺兒春風一双至秋風一双歸念爾双不得以巢須
獨依夏季人妻[illegible]其夫暮[illegible]之墓季人夫暮亡其妻
朝[illegible]妃

酒

麹蘖生春出小槽我人[illegible]日[illegible]中月
貧[illegible]鶴花下袍内[illegible]傳紅玻[illegible]
杜康儀狄今安在回首[illegible]

送信州守
龍池水暖碧蓮香池上部鈌蘋鳳凰玉節引班天咫尺
信州太守泰興梁
送琴士歸杭
雲中歌斷紫芝歌不奈周君欲去何十里湖山好明月
却怜隨處聽人多
○康里巙
題釣臺
子陵才業冠千古當使君王入夢思若把相業擬只如此
借故義辭不同時
送高可丕海巷
錢塘洲邊明月眉蘆臺上清風人物江山兩絶千古高不
爲時客

○張天師 太乙子
燕京八景
鳳闕朝陽
開國行都重朔城大安宮闕倚崔嵬鳴名中天旭日照黃道
萬象春應拱
帝京瑞靄氣浮仙掌動文星光抱泰階平朝元羽佩輝
轉晃長振琳琅作
玉清
薊門晴雪
陰山積雪互春秋要是玲瓏十州玉樹瓊芽管翻衮
翠凝香孩鏡稀樓吟懷錦動筆硯力寒輕狐白裘
清暑年二動游幸水壺六月坐車旅
勃勃西風
勃勃連營瑟氣豪西風沙漠路迢迢寒濤急鵰背影翻金鞘
赤驥騰空蹄紫條入夜胡歌悲華髻當時斷酒酣葡萄
擁旄二人長樂萬里雲屯雪自高
烏桓夕照
烏桓列部拱提封落照千山返映紅遠樹参差連塞北
斷霞明滅際遼東牛羊下又歸屯霧橫秋勢捲風
亦有隱淪憐落世何時歸獵戴非熊
滦江曉月
滦江曉月漾玻瓈皓景沉沉碧海西監牧平沙時洗馬
趣朝青鎖政聞雞鐘声破霧騰珠刹橋影垂虹枕玉溪
鳳德祠臣勞寫從息承紫誥又春泥
松林夜雨
百葉蒼虬幾千霜夜深和雨激滄浪泰金賜賞探由岱
懷禾授才負邦梁劍戟森嚴旌旗蓋佩環鏘奏際時良
千年琥珀應流地服餌身輕久帝鄉
天山秋獮
駕幸天山校獵場夜發精騎晏擻耀聲鞲脫臂高鷹去
雉翎穿雲急解囊豈但鵝毛供俎豆要知閲武因金游
歛圍賜宴千軍醉戰背鼎毛物兎羊
陵臺晚眺
李陵行處黍平原秖見荒臺思惨然野日斷鴻空送晚
塞雲歸鷹不知年千重牙帳開周後萬里長城啟漢前
雅調發傳來鼓吹歌尚擬頌堯天
○薛玄卿
送文郎中奉使交趾
天子龍飛統萬邦玉符封拜下殊方遠人盡是雕題俗

春陰催暖雨晝郎對琴飛時鶴柱濕鴉鳴啼斷石門荒
炎風苦雨烟劫重疊葉槓樹取次賞

次韻陳鳴楧洲涼池觀荷

行上濠池上亭二見長荷璫颭翠蓋日碧天森軒波浮
蒲晴色香微雨晚香多方舟時自將高軒成來過豈无
河朔飲聊復發商歌商歌一慷慨此物奈君何

楚伯山簡隱稱士王侍御

廷二楚宿山峯亭何崔嵬朗登猛虎蹲黃宿女蘿衣高
見四面發花立岑二誰與儔同章阜帝此地昔徘徊龍鸞
竟不返浮雲空往來秀色九天外巨美不敢攀攀援
襟觸覺結何悠二哉

宋鮑文叔書東海子地門之什次韻奉之

得君佳句九君宿春半閑從海上行紅杏啼鶯沙苑道
綠楊嘶馬浴堤平玉山地帶傳以幽金水河流注夾城
方來以仁懷漾行嶼觀直指聲明生

題叢菜錦管玩芳亭子

槃氏林亭好亂　借居游紫閑當戶紛花深近城此來
許頻系頻聊為逸興留使君一行樂处風物為春芽

送陳都事錦之雲南并俗李廉訪

使君錦照使滇池部洛諸夷青品種明月光輕霧子上
長風却度夜郎西山滷寒雨驛騮滑花壓蒼雲杜宇啼
為問霜臺李廉訪已頭官蒲尚驪栖

送朱本初之玉隆宮

西山紫翠落芙蓉師往消搖第一峰旗勿驚石鳥射胠
秋頻鑄鐵交降龍閑寄曉月凝芙蓉野拂秋風卧古松
應候宗韓借道然逢灣溪坊畔一[illegible]童

高逸堂

數椽茅屋亂雲中出一抹青山坐上看蒲桃黃底春雨後
剩桐花落馬声寒

贈胡尊師

青山叔二雨瀟二一簡長松翠欲飄白髮道人年八十
小樓閒坐說前朝

游張公洞閣宮午刻道中

赤烏二二散路雲窮亞洞深沉道路危蘿如覓下攜山勝巷
紫若中穿石六亞以衣道海頭乘遇金鼎調元事可期
秘恐使君同變化白蝶來往少人知
二弱一無

侍鏡隱交鄉

上界真人念不得山中道士衣輕一彈指頃三千劫
何日蓬萊問道行

○黄松湛

自麻仙至鬱林道中作

三步五步歇六日七日晴豈不念我歸春色相送游前
宵社酒散行將及清明紅紫小麥落嬰二相和鳴芙蕖
山礬花玩之有餘恐亦欲留所思婦鳴已宵征悠二不
可極潤二誰為情荒二誰寺謠脈二戌扶行

飯山道院

萬鍾鼎食不到我正自不必西山鐵飯山天氣如故檀
三炊而以腸果然臨川丞相有素願何處抽魚魚美飯
勸君飯客先飯僧往二乞巧皆其類

題高鼎五明瓦

海波不動風不通蜃樓使者來吳中名臨街閣掛明月

四蹄猶帶龍堆雪仰姝不受田家牧太官之羊五味俱
賢才萬里不難致獮粃不充盱老矣

次韻謝新茘

海國仙人剪絳霞年年一朶到山家眼中玉色如何晏
席上風流得幾嘉野客不分唐殿帶老臣并拔建溪茶
醉來往事都休問且喜輕紅對曉花

寒食客中

明朝便典黑貂裘寒食今年無數日留煙斷猶存蒸介子
火衰今不祀商丘百年盡付風吹柳一雨隨隨山入樓
客有五侯鯖到我自修茶品試香薷

墨梅

去年曾訪林君復湖水蒼茫鶴未歸不似對君橫小幅
一枝和雪照柴扉

客語

舊時供奉曲歌者亦無人但感歲年晚不知天地春客
猶喜宦遊吾亦及歲淳何處楊花過飛來點角巾

午日

世故一吹吾生百鍊鋼客情傷髮白醒眼對榴紅節
岫冥冥雨練衣細細風欲論千古恨不見楚南公

○于仲元

度車箱關思親

車箱之關高嵯峨霜乾水落寒無波大風捲沙聚作嶺
大車碾斷深成河商女踏歌雙馬乳胡兒行敲提駱駝
斜陽駐馬一回首故鄉萬里秋雲多

○危太樸 臨川人

暮冬

種稻南谷口凶歲猶含飢植老婦語出口三嘆吁嗟
有高亢田種麥給饑窮彼有麥且勿憂無麥將焉如
昔謂崖谷民其俗異蓁莽浪迹城府間却愛淳樸風
夫不射鵰亦與兒家同羽毛豈知道天理詩無終

徐人歌

季子有劍秋水色徐君見之惜不得徐君墓上荒草突
季子解劍掛樹間一死一生見交義嗟哉延陵吳季子

○楊季 錢塘人

晚甜澗亭

我性喜山散東園小徑行高峯俯絕澗下有流泉声秀
木蘭敷陰牟蘋曲蕨牟菊蹊徑涉荒扉夕露沾我衣人生
如如奇何乃苦營營一傷誰我空太息飲水有餘情

夏日山中讀書

蔚蔚林木深竹廬三四椽南風五月以日夕聞鳴蟬居
閒得要穴閒從聖人言時於會心處掩卷自欣然

送別鎦伯章歸吉時鎦方博士故并致其意

斗酒的来盃離人去匆匆歸心逐海月飛遶香爐峰二
前綠蘿樹下有五畝宮上堂拜親手把黃金鍾入室
獨無依風吹羅帳空鏡有兩小妾顏色如花紅不敢伉
儷情塩為天合容人生百年內哀樂本無窮自非嘆士
懷寧免勞其中心堅抱節義行止慎其躬贈言匪蓋詎
朋分保令終

○包淵川 淮

幽居

雲作衣游山作宅道心爲主自安貧此身無欲與同物
竹帛有名終累人綠水一潭澄靜生青山萬疊聚閒身

紛二塵拜馬蹄下一不見胸中萬斛塵

七夕

欲理委波路造舟不知爾架勝紫鴻漢隙抛光素頸老
不上今宵乞巧樓

謾成

三春胡蝶誰云夢六月蒼蠅詎可憎未怪康衢中有虎
每疑太極裏無僧

○周德可 前漢人

送衣篇

長城萬里飛秋沙弓馬夜鞍雪作花龍泉吐光射天地
吴霜彈鋏夫辭家此時惜別方壯年年年花發閨中煙
征鴻無書日若短牛女夜二銀河邊萬斛衣欲剪襯似綺
親送寒衣數千里匣裏龍劍影鳳孤飛山過望美人首冊水
湘水無情浮可涉望美山石浮青螺長途行処音悠悠
誰家嫁女終夜歌衛霍功高尤驕武善馬未歸汎不引
關河回首路迢迢愁雲西山水南浦夕陽孤館停征鞍
一身百慮双蓬交中宵無人語声絶風吹燭短山月高

寄遠

邊風獵獵漢月胧夢惟何處懷人切停梭見鴈時寒
生衣莫寄画盡鏡先知願子長努力效忠歸未遲

○陳敬齋

呈蔡府判

東風一夜拂清寰知許文明治象還萬古乾坤東緣
七閩日月西西山寒梅枝二春林花喬木森二古意間
獨奏瑤琴生客恨有誰碍月吹遲汝

舞劍歌

騑騎白龍入滄海手携青龍浴寒水我有河圖天地文
或変或化疑神鬼始對双鸞出林泂終与孤鶴月風去
翩二又在瑶池閒戯与群仙買歡酌青龍顧我浩氣被
欲假明月横以睡我亦假之一霎間徑然飛去天年間
千呼万喚不肯下且吐風雨飛漫二

呈方達齋

端平諫臣心似鐵忠肝落紙天地悦羅浮山下種梅花
孤倚西窓看晴雪古來老鳳生鵷兒錦雲兩翼生可披
朝浴春風芹藻池夜眠凉月槐花枝君不見丹山一溪
水化作春陽時雨飛千門散渇不苦旱木草潤澤生華
輝方達齋真吾師羞風吹我而卑比兒使我灯照思

○許元易

聖節詩

樂奏雲門金闕高春風汎洒入蒲萄九重天上尊堯舜
万歲声中拜禹皐仁講乾坤知帝業明同日月見私
願推大道為
君壽不用蟠桃倚海桃

○偰世南

贈墨生

煎脆万杵成玄玉應是柯仙得妙傳欲砚毛錐為客友
何時海上別回仙

○王友翁

南山有猛虎

南山有猛虎欲以赤手搏山下一老人見謂不甚愚
鴻与裂背所純乃匹夫古來功名士暇觀王伯圖我先
赤快意逝遠慎前謨奈此家其逢試之誠口疏奇中志

渺然再往類雁賓丈夫雖賭命慷慨易長途苟无食
貲何以當旅偷苟无忠誠心何以涉崎嶇斯言嫡二僞
飲酒悅悅弗如吾行邁可驚聊取一笑娛且尽飲斗酒長
揖歸衡廬

○高況梅　擬古

楚人有和氏璞寶空待價玉石苟未分朝市笑長夜人
生豈不辰物二誇造化贊哉何藤紛託身以耕稼

○張南阜　贈丹士

天地炉中有大丹朝飛東海暮西山一年二百六十粒
十粒經拋去不还

○危廷參粲　送芳潤葉道士

二十四岩春紫清琪花瑤草日初晴抱琴曾侍群仙宴
記得鈞天一兩声

○韓中村　鴻門宴

花前舞劍伯林願男士如門春劍戟沛公對酒顏如灰
主人重瞳光照席重瞳底上身如寄危滴未吞心已醉
醉面不辨真天人百万貔貅眼中睡春融玉帳香風開
嗚二帳下箏琶哀目前等作刀口計軍話四面散如霧
沛公唯若兆无意袖中暗裏秦天地非所可想所得異
面軍声皆從騎

征婦歎

虎頭將軍眼如電領兵夜渡黃河道良人腰懸大羽箭
遼東掠地遼西戰一紙紅牋寄春怨千行淚息無歸便
日長花柳暗庭院斜倚雕欄倦針線心慵良人嗔不見
手擲金彈打双燕無術平戎恨明主恨身不是奇男子
倘妾當年未嫁夫請奪明妃獻西虜

岳王墓

妖星墮地生角赤龍敢怒吼風霾中原王氣挽不回
將軍一死鴻毛輕秦家小兒真戮剽播弄跪扎擅權極
指沙為稅鬼目逆黍手上遮天眼力九閣茫二隔天日
無心下燭泣幽冥百年遺萬死不足惜國恥未滴猶噴激
古墳埋冤血空碧風雨年二土花蝕我恐精忠理不得
白日英魂土中泣請將裏骨幽化為昔咽獄作吾皇補
天石

對月吟

霜風捲地稻氣乾碧空照水生晴寒天公合就七宝函
何年譯向玻璃盤婆娑桂樹龍仙窟夜二飛從海上出
遂使時光挽不留盡向婆娑影中沒幾人翁鬢紅顏好
照見髮鬢燕橋年去年來無盡時段恐月中人亦老
客窗山川空沉吟碧紗霜霧愁人心燭花撲散香滿襟
下堦踏碎梧桐陰

懷去年

江湖渺二白鷗前歸路春風憶去年細雨孤燈村店夢
冷煙殘雪落梅天驛行多避官人馬水宿怕逢綱吏船
行李半肩吟卷重過律愁未[illegible]詩錢

○況有五吾縣尹　題梅卷

牡丹地錦鬧春殘多少詩人救眼瞞我有羅山最知己

一枝留與雪中看
○呂元卿
晚宿郎官湖
半煙半雨樹扶疎盡出元暉水墨圖最是一天秋月白
不憎官課入官湖
月夜洞庭舟中陪九江恭甫五哥同知宴酒
邊塞將遼賦
朔風捲雪向君山歲晚霜華寫故顏吟望瀟湘水遠
醉歌欸乃洞庭間那能袖劍消塵慮何似乘槎訪廣寒
莫道岳陽無醉客洞賓元只在人間
○陳小庭
大孤山至湖口
大孤大孤□□□小孤□嫁彭郎對山面四十里
屹立爭在江中六月青江過湖口波濤如此今何有
天小朗秋半帆風江神勸汝一盃酒
○章養吾
次韻徐可齋孫承馬上見寄
世事悠悠兩鬢蓬於知今古一郵亭草居春動吾猶懶
黃帳窮冬手猶醒萬里關河秋雁渺十年書劍夜燈青
東風又是離愁動芳草萋萋白鷺汀
○許存我
次韻吳叔廉山村回文
田燒青山好住家知離疎圖接江麻煙村遠近棲鴉亂
竹岸高低飛鷺斜泉噴石間苔濕雪霧峯淡柳吹花
連雲晚色秋風冷眠穩黃昏月下斜
○劉恭叔

夜坐江亭
明月出林杪大風吹斷高軒忽驚玉露行梢起浪舞瞬
留恨散作江鴻夫往勞蕉離湖恨久霜露濕綈袍
城中至日
我道何曾長城中獨重冬酒殺分市女冠覆視家人日
坐江見梅花亂世逢故鄉還往在筋力愧兒童
○葉千林
送李右泉
風雪冬人瘦關河怕酒醒過橋春水綠送客晚山青君
為已先發我舟猶暫停臨分歌無語江上雨冥冥
○葉天趣　孟明　章貢
感寓
顏曾志前徳汲汲思歸卷盂踰膽人肝白首甘惡人是
非西志千萬古同埃塵何如壺葉罷亦坐觀日輪風吹
紫藤花敷一法衣巾興發自一盃陶然春和春
秋夜和韻
西風何處來鼻觀古香發夜深耿無寐踏破松窗月美
人期不至鼓琴弦裂一抹可憐心青燈照愁絕

皇元風雅卷之三

皇元風雅卷之四

○虞伯生

江東宋凱翁至京師訪予道宇之上適予謁告得數見焉見其雅潔而端慎介不達於和方不苟於流知其為孔老通家之佳士也又從知其能以道行交神明致風雨則其素守可知已間出書一卷袖中則故宋遺士徐府僉程國録為其先人成甫氏所著四愛堂詩文也所謂四愛者陶淵明愛菊周茂叔愛蓮又附益以林逋仙之梅黃魯直之蘭者也並植此物於庭戶之間而尚友四君子言將同其愛著焉故曰四愛云耳又有所謂半隱者成甫之長子元翁隱於是而求先志焉言半者以其半待凱翁也凱翁言出山游四方非有世俗之求也願得見名士大夫如秦華黃河者得一言以詠四愛焉亦所以報父兄也欲為之序引云夫愛出於仁者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則玩夫生物之理而見天地之心焉亦无所不愛也而於愛亦豈徒然哉即一物之生而知其與道為體也其與[illegible]可已哉是故思有以成其愛而非私也我之培之溉之閑之附益其不及而防閑遠去其為害者皆其事也古之君子因物以致寓其意焉非溺情於形質之偏也姑以周子愛蓮之說論之竊意夫日用彝倫之間飲食男女之欲同行而異情者非出於淤泥而不染者乎同容洞照安行无為而不矜詫以索隱行怪者乎非所謂濯清漣而不妖者乎不蔓不枝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亭亭淨植者中立不倚之謂也此其所以為可愛者乎推是言也餘二子之意就其所詣安有流連光景之患乎梁君隱居於[illegible]地其必有得於此若夫善頌則在能賦者不獨人能[illegible]叙

至順癸酉二月八日

○吳宗師

方今文采重　金章光照之山四愛堂梅蘭春融冰雪菊東蓮花曉静水雲鄉相累往矣蘭為佩陶令悠然菊徑觴半湘高風九一日還二歸夢楚江長

○馬伯庸

幽蘭有貞性往翁有下節娟娟出水蓮露下玉洗白果果空谷梅花發冰雪蘭愛在君子在首之以為德

至順癸酉四月十三日　侍講伯生老友　子數字鼓詩媿不能工姑此以塞命也祖常再拜

馬公詩翰妙天下凱翁珍藏之　集

○高新甫

世俗[illegible]偕逸情愛蓮清潔志愛梅還世俗愛蘭絕世累性愛菊有殊亦各在適意偉哉四君子趣同而世異人品有定論寓物尽高致遼遼千載下孰能遵道義渠公是尚友所愛兼其四狩与后来人先志慎勿墜

○太玄天師

彭澤以節高春陵以道鳴双井詩之雄西湖隱而清因其有所愛希賢動吾　知君子堂堂其實不貴名

○太乙子

東籬秋色淨芳沼曉華發雪落清澗曲風生猗澗消幽景尚依然高懷邈難追道人繼芳躅千載有餘思茅屋四五椽草徑傍清池四時各代謝其芳常在茲勗哉考令德永与古人期

十畝湖塘曲徑深幽修竹足幽香菊芳梅秋清詩骨淘
秀出春蘭道心平陰陰前章蘇繼志百年喬木長成陰通家
自有全書在欄何南窗聽琴
○歐陽
兼觀翁長宗師受知吳宗師又爲名公卿所愛礼稱四
愛堂詩壯留山行草不虛也爲賦五絕
亭亭淨植自中通千古知心太極翁幾度廬山看明月
着渠出白龍宮
右濂翁愛蓮
粲粲中央色不偏風霜搖落素無年男兒一種剛腸味不
識陸沖老子先
右淵明愛菊
紛紛絲李下成蹊騎馬山人所賦難如此暗香相見意歡
書猶到六橋西
右君復愛梅
餘少花濃雨露深政餘猶有市朝心縱辛大史春秋筆不
遠山王二族竹林
右魯直愛蘭
潞侯翁解識春陵韓暎何如刺史孤葉氏堂中知尚友不
緣花有愛和憎
右葉氏四愛堂盧陵歐陽玄
○楊益頑
蓮菊梅蘭共一堂兮兄子弟兮愛無忘對花便擬書百徵士李
道唯求接素王孝友家傳人所羨模斜句好且偏長百年
心賞千年意一種風流四種香
○玉倫待
原有梅兮隱有蘭君子之愛何幽閒陟彼崔嵬兮嚴瀨溪湖
不悟樂山之間　岸有菊兮渚有蓮君子之愛何清妍雜
佩有贈勿棄捐胡不歸兮樂哉年　瑤臺石室何感異覩
之所愛子所思托根后土深且滋春雨秋露無已時
○王士熙
予所愛兮崇蘭植之兮堂間思夫君兮山谷紉翠佩兮雜
青綸聞芳欲兮日在山欲從之兮不得閑　予所愛兮脩
蓮植之兮堂前思夫君兮濂之水濯冠纓兮叩漁舷蓮泰
留兮水泥姻欲從之兮不我賢　予所愛兮秋菊植之兮
堂隈思夫君兮柴桑巾漉酒兮極生穎菊英黃兮江波緬欲
從之兮不我復　予所愛兮湖梅植之兮堂隈思夫君兮湖
之湖吟清淺兮句容栽梅枯素兮露飛埃欲從之兮勿予猜
○謝草池
梅蘭蓮菊各爭詩風月平章屬大家四愛堂前親手種乾
坤生意四時花
○詹學齋
友人葉成甫世家永豐梅林而松溪元貞丙申動適彼樂
郊之想慕孟氏三遷之風從居臨樂池頭相據此勝結廬
三間竹籬茅茨美一池環而手植梅蘭蓮菊又取濂溪淵明
和靖山谷諸老之語揭中堂梅曰四愛堂寄四時雅興諸
矣哉且以求日且以尺年有以白老矣而教僮中哥一子
元翁凱翁皆楠楠書馬人交凱遊方之外元好脩而文於
屋東偏闢小室號竹齋而脩竹竹然車馬塵塵而富貴不
到清琴橫床儒書堆案不矜名不貶能能其世家而大之
者余每過之喜其有隱者趣焉為之賦小詩

曰以多名四愛誘梅蘭蓮菊當代家離知半隱萬爲詩以
色莫閒以愛花

○秋岩僃

元翁與魯同舍所為四愛堂詩已有契於予懷去年夏予
訪魯山道出長爰見題而隱且與縱步者久之竟元翁仙
去不遠也今乃知經始於戊戌而元翁復關半隱以居琴
書於是更行堂名蘭蓮菊梅分四時而專其美合一堂而集
芳受乾坤清氣者人誰不愛然父愛之子不能守之者已鮮
況推其所以愛者而隱焉又充所以愛其身者以顯其父
母焉吾知元翁之愛不徒在是而九原有知所以愛其子
孫者又甚於愛是四者矣是則蘭在庭階尤宜若夫春秋
之異其時山川之異其種湯佩之異其用說雖不同義同
一隱至若宋之蓮同一夏葉之菊同一秋色與梅同一冬
又有死時而不春者先四愛亦宜然則上堂如有見也出
戶如有聞也人知元翁之愛未必知元翁之思也既以是
詒來者其季吾徒也又以是勉之

○吳月灣

梅蘭蓮菊備天地之清氣沒山澤之幽芳春秋冬夏各專
其一時之英露生之物以臭味見取於人者未能或之先
也孟方王君示余以魯山老先生所為葉氏半隱四愛堂
記篇永數四筆芳墨潤沐溢頰吾聞但竟四物之美並萃
於一朝而忘其為草英木華之迭出於四時也蓋昔之鍾
是愛者吾聞其人矣屈子之於蘭也淵明之於菊也茂叔
和靖之於蓮也梅也雖徒愛之而已其人品實似之故以
蘭配屈以菊配淵明蓮配茂叔梅配和靖人莫得而易之
者世之稱是四物而是四賢也已可不言而喻矣是豈偶
然者哉且四賢之愛是物也亦各取其一耳而今也以四
愛名堂取四賢之所取者兼而有之不已泰乎是殆不然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愛以四言則四時之間見是物
也如見四賢焉聞其風而興起所以自勵者必有在矣徒
愛云乎哉抑其以半隱名者得非欲沐蘭之芳戢蓮之潔
而徘徊菊梅之間也歟孟方其為我質之魯山延祐庚申
至後同郡吳存敬書

○彭孟英

老人與求甫槩君交其於予亦接侍次識之今去之十二
年而兩家子弟復得合於茶山慨一父之不復作且出四
愛堂詩求和予為之掩卷淚零因次韻以志二氏之感云
免胄宗風共詠當時一父許通家重采四愛人何在淚
濕斯堂幾度花

○□□進齋

喜怒哀懼愛惡欲人之情性之發也夫愛七者之一耳而
好尚於是乎觀之愛其所當愛者天理之公衆人之所同
也反是則人欲之私己所獨而已葉君成甫植蘭蓮菊
梅於庭以四愛扁其所居之堂以為四時之可愛者莫過
若終其身不附元翁之愛之視成甫益加既又若室於堂
之東曰半隱其意若曰是四者所愛也則能繼其先君子
之志者得同乎衆人而已哉然而草木外物也內而禮義
之悅心有甚於愛是四者即其外以信其內則無一物不
在所愛之中矣元翁心醉而氣清進之於道則由愛親以
愛人愛人而愛物知所差等夫孰非性情之作用乎行矣
堂且顯而隱不終於隱亦半之謂也元翁勉之葉氏世家
梅林於予為同里今所居曰睦巢已一再仙予因記之亦

以爲閭井之愛云尒至治甲寅孟冬李晉暹書

○李綱齋

余嘗歲寓里中元翁翔巢公游君數〻爲予言吾先人成軒
之廷居陸與泉也林木蓊蔚居處幽僻綠植梅蘭蓮菊取前
賢顏詠指諸扁堂曰四愛以爲游息之所地偏心遠庶
幾乎古逸民之風焉予盍爲我記之余適走東西未暇也
越一紀返吾故而元翁已謝世矣追念疇游如夢而莬元
翁恨不可作記其可以不作乎余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
人與物得之以爲心是以善觀物者知物之理無以異夫
天之理也故觀穀種可以識仁心觀惣草可以驗生意視
華君之愛同一機耳愛獨仁二非天地之心乎以吾之心
体物之心而天地之心可見矣所愛其不在茲乎或曰草
木之可愛者衆矣四者之愛抑亦有所擇歟曰非也夫人
之心靜躁不同嗜好亦異故悅紛華者必朝市而就之樂
恬澹泊者必山林遺逸之士觀其草木吾見味也世間有
愛壯丹而爲國色者矣愛海棠而譏其無香者矣其甚殺
穀而經春游燒銀燭而酣夜飲者矣彼之所愛不亦淺乎
吾恐物交物引之而已矣人欲肆天理安在哉必也溯之
以元晦而吊湘纍之孤忠揉之於東籬而慕處士之高節
誦濂翁之說吟香影之詩又若親炙濂溪之旁而徘徊孤
山之下也向前脩於千載萃四愛於一堂日擊而道存心
領而神悟吾之所愛不已深乎所得不亦多乎若曰天之
生林必有所爲言其体不及其用可乎胡不即是四者而
觀之黃浴湯可以事神飲水可以延壽或分甘而合歡或
調鼎而相君用耶非耶是猶一念之愛擴而充反而求由
親〻而民物無二本也用舍所之於天吾无所容吾力而

天〻之所以與我者可不知所自愛乎元翁之子可順好李
而名熱是理也其知之矣今以季父凱翁命來速記且曰
愿元忘先君之好故樂告之亦以寓余推廣之意云至順
辛未歲七月既望里人李穀記

○朱訥山

成軒非君捨梅林故家而三徙睦樂池頭然後退隱前閑
種蓮栽菊揷梅以取四時生香不斷之意桂子蘭孫又能
繼志述事誠可嘉尚敬書其高韻構爲星凌叚其率
文繪哉拜

相伴清門事非務翁季尚心有哉家膝生香〻不斷蘭
蓮梅菊四時花

幽香紅植總娛詩老個我客別一家雪後暗香吟興遠故
林述有哉株花

○撫野詩序

○庚[illegible]伯生

近代補之作梅白勁清瘦有持入德壽宮者內中頗
不便於說此謂曰村梅補因自題曰奉勅村梅其宮且嫌
家有藏徐熙墨杏花者用筆見潤有篆籀法亦於楊不能
知此也今鑒書博士丹丘生忽用此法寫生大狀人意存
雅厚之意於清真夫衰隨之氣爲纖弱所以爲佳也譬如
少陵繁花晴吳之雄壯視香月淺水爲如何耶樂平錬師
葉凱翁猜號野梅予曰以野標梅未足尺梅之趣以梅名
野庶乎莫矣之風猜更曰梅野而以丹丘之畵征之求作
謎據使予姓猺江二君聞余此論猶當俾首次伏也盧集

書

昔結絲絢侍

爷家青鞋今許向江津若先對梅花說白髮相看意更
親
初凱翁先欲南还欲僕作詩送行而僕令先有行
色故為題此為他日一咲之資也

○登彦亭斎

江路夢初回插鬢香曳雪野意已微疎影窗朧月

○貞山民

陳雲岫夌騎驢

君不幸少陵騎驢京華春一生旅食天涯辛又不幸浪
仙騎驢長安市紫泉落葉秋風裏郑棠雪中騎驢孟浩
然吟邊吟騎數吟鞭梅花谿上日米往身迹飄散人中
仙肯時清莆松下路松風蕭蕭驢耳竪據鞍傲兀四无
人牧子騎牛相尔汝勸君勸君仙騎驢行路我姑徐徐
九折畏途驗伏馬年來留據我人中

○江亭庭 同知 明州人

送人上京

天上吟仙笑相覔松間半客飯青精直游不知白日晚
身世相與浮雲輕谿花帝鳥靜皆皆風從宋泉鳴
丈夫避迹志万里洗渌很不清宜濯纓

○揭希章 溉巖

題双虹橋

双虹鎖湖湖水長影插洞庭秋三兩霜飛八月橋柳𣏌
我欲打船聞水香晴天晚照過湖曲層層遠樹夜茫茫
客中有懷不得丞无人同上高高堂

○許伯昭 縣丞

荷花

體態縈粧似六郎汗紀不染紅香㴱西湖十里秋水昔

笙歌有異香

和者玉磵

石中求玉訪之玉磵上先屋知我塵除却江東雲谷子
眼高四海許何人

○謝南窓 縣尹

送人北上

風雲万里思帝鄉匣劒夜夜飛神光山林歲月負時昔
鷄鳴夜起飯揃書喚我眼察白日頭士玉毌永祝清如此
然然未泄蒼胸胡二間道川江水川江水暖飛船輕
黃河九曲長淮清古人成敗生眼底莫為感慨無閑情
黃金臺上燕秋忽行矣大作新豐客當今天子十二策
他年語我須歷

○黃朴斎 縣丞

酬道伴鶴齋

時秋學道氣相循環姓女嫁紫東千秋方生顏生
頻二何好身子浮黄出入宴東華堂出遊蓬萊山振衣
仕從之百卿不可禁貽我金丹書化此鉄石頑及懷素
道人紫氣占函關

幽居

幽居无别事野趣足清歡置石妨書案移花傍藥欄
門松老大央符竹平安自詩兒童語從來耐寂寞

○周老山

和道渠貧女吟

妾无千丈緣双九任所出妾无一星金竹笥公衣好孤
灯耿寒鐙一春不出門母家今何任血染双啼痕雖然
貧不嫁嫁了那忍古來推下嫁不肯負東家於市

倚笑世山不忍

懷友

思陌依稀故友家一生一死竟何如煙荒樹影亦留動
秋老芦花不寄書數點斜陽鴉鵲噪一犁秋水鷺絲魚
世間何事水僕能天地无情可奈吁

平山求扦

平山先生桃源然君子也不九數年矣少
微一韮忽比浮運比年先觀之山処語喋
有道存焉小子何足以知之德公不出城
亦必有以也

人住桃源意自春漤菜弱水駝无扉擬隨闲令尋歸路
却迓二公宵入城水中晋䴙腿有句碑捫㞐刻豈无情
太原漁者无劳問只識神仙有姓名

贈數者吳世榮乾

先天妙算世间圖天後精微寄洛書独在明夷飛算字
聖人微意果何如
宇宙由来歷幾秋盛衰倫在五更頭後来誰有天津耳
每到斜陽怕上樓

酬李鶴雲

江城寥寂歷荊欲為誰秋夢裏関河隔秋边歲月流翻
翻雲外鶴泛泛水中鷗何限斜陽樹无聯莫上樓

○曾德厚 贊

水底梅

虛明元不累形骸花信仍須日月催雲母帳空玄鶴怨
珊瑚枕卧老尨猜尋陽倡女滲波擬白水真人玉鏡臺
恨得一般清意味㡌衣長嘯步梅苔

題耕隱

疾舜吾君尭舜民一犁新雨一簑雲瀟陵山下齊眉者
歲歲春風欲献芹

○周梅遂 贈黑梅士

我家冊後梅一枝玉為骨似氷為肌平生不受霜雪欺
世上塵土讓作緇此花自是天上奇君能點染提携之
筆挾造化拘不知往逢一笑除一痴春風滿意桃李蹊
莫彼錦帳鉄犁雨春滿邊一声山外鬧子規

○周溪遂 贈撫州章万户

盱江相去無百里我聞公名語兩耳聞名千載相未面
便似未曾來撥覎一來避逅及五峰人言我盍一見公
公之動名宦守佃文武全才今未有章公得家是相家
異時公亦定庭琳我來見公九他事為公欲求四大字
臣之蓋頭一把茅正如鶴鶴深林之一巣入如窮僧貧
道室忽餓却向斎堂敲床晨俯旭粥常滿座喜公筆墨
妙更精須公大書特書大姓名為吾四溪突標傳千載
之方藝彼川自昔有墨池至書无過王羲之羲之但能
作小楷令公字每又更大我來一見万户侯識公便是
韓荊州軍中既有百万之貔貅門下豈无三千珠履之
英游长歌二巳語未休問公还能一為揮毫

○周芸溪 岳陽樓

乘風來叩洞庭君吳我樓之慰旧闊水横荊湘江欲合
天入之吳楚地曾分年慨過兩紅摇日一点撐空翠掃雲

澗月悠悠閑獨倚若為憂樂話希文

○黃誠性

讀文山集

三百餘年樂育恩晚從科日得斯人倘非領海期年国
零落誓毛万死身諸葛未亡猶有漢何曾欲泣更无秦
挑燈慷慨以涙南發聲肅森似見神

○傅東郊

鉄環歌

傳言京使舟次漢陽次日拋泥挽不起聚
羅舟起之得鉄鎖長莫可紀於是鎔作數
百鐶懼而後投之水或曰吳工作此鎖江
也楊廷秀得一鐶以示予異甚索歌誌之

楊君手執一鐶鉄異事移傳向人說橫江鉄鎖是何年
千古況淪其兔然抗津扼險當此勢死乃當此時計拙
想當爐冶乃徐肘一国生靈走炎熱火盡鎔堂空氣吐雲
此鎖得完豈無鉄益州刺史龍驤東火令烽銷吳已滅
柔雄者恨在天地淚入江河流不斷蓬萊使者鄱水衛
夜泊漢陽江上月挽船欲去不可起倏然千艘同撤拔
馮夷震懼蛟蜃驚千丈連鐶中斷絕重如金若鎔有去
猶帶吳人旧精血天教尤物出人世豈誠奸彩毋勞功
方今聖化開隆平四海車馬同軌轍君從何処得有此
直欲珊瑚隨手裂紫金白璧出所珍往往會掛作妖孽
何將此鉄示兒孫滄海揚塵須共閱不然化作安耶精
斬取長橋蛟百截

山行

松老崖空樹欲傾幾吟微步杳新晴春深雨過花如夢

風暖芳香樹有声縹緲蒼城雲作岸依稀縷領鎮吹笙
惟應勝底皆詩句一夜推敲直到明

和谷兆五姬

青年那似尔白髮予今負郭耕荒畝傳家未有書呈上
貧天理宛若所出情詠雅行陳元諒時能問字居

次韻某和琴抑音發心吏人飽

宮槐滿地午風清似茶初沸考前川情秋恐閑雅風已变
湘弦絃欲不成声
沉機默默對枰棋劫着紛紛情有所思誰信華清當局者
戰酣風急間行遅
李氏夫人代筆揮書名千古比中閨盤盤錦上回文字
不有詩人為品題
天軸鈕鈕天後舒内中人人合世間无可拾山店見晴夜
不似文姬另有家

○黃季龍

假張伯陽川判不至奉寄

海風吹散秋光酒向瑤臺服明月因之欲訪蓬萊
望斷双鴻遠水煙滅
且待伍相窮南溟片帆飛度是山青卓片碧探芝卓
松風竹露春冷冷山幼忽黑峰名谷江草江花人相識
東風一笑登臨處二十六峰烟靄迷雜剪秋菊飛上尋
洪桃紅欲難為情泉林眼香尋辨明眼溪清
我所感此生因邂逅祈稀華寄仙侶白鷗飛去猶未来
剛擔青山正風雨

登幔亭有懷杜清碧先生新峰

[illegible]高峰聚天風杖履路幾[illegible]霞間[illegible]竹吟風[illegible]雨[illegible]

岩花笑日伴雲閑遥怜湖水生窮思独立南山想別顔
極目會稽何処是孤峰落日水潺潺

○劉叔遠 寄黄士謙

放歌出東林思弄川上雪清風吹湖波驚散波上月美
人載美酒羊羔烹秋霜把酒勧青天青天忽盃觴揚浪
拂白雲鴟鶚向飛揚歌罷長笑忽然江水長懷君不
可見流恨蒲萄醋

○熊澗谷 木綿歌

秋陽收尽枝頭露烘綻青㚇翻白絮田婦勢翁採得歸
渾家拈作機中布大児来覓襦小児来覓袴半擬償私
債半擬輸官府竹籠旋着活火薰盎虫母子走紛紛尺
鉄碾出瑶空雪一弓弾破秋江雲中虚外泛搓成索晝
夜踏車声落落車声才令催上機知作誰人身上衣只
女背面偷風泣憶昔隋母困中拾

覧鏡

鏡是何年鑄我是何年生朝朝長見面相對如弟兄昔
年照我時如弟顔色好今年照我時如兄顔色老顔鏡
團團光皓皓兄弟百年永相保
昨日一須白今日一須白汝弟白欲尽白尽何須摘人
頗笑衰朽我自謂奇特呵有古鏡知而不拒老也却思
父母恩對此空歎息

秋日江村

短短竹籬三五家独樹作橋橫淺沙山頭昨夜雨初過
秋水一寸妙蒲花

○王子充 翰林待制 金華人

題金谿王氏愛井亭詩卷

求道本非難有術在觀水水水流歎其逝水井歎其止逝
者既如斯止者復若此維是動靜間足以知道體若人
東溪上居晦雙井迹結亭以優游朝夕瞰清泚泝泝何
不見源源又無已於焉不致察曷以究玄理吾言儻可
徵尚自今茲始

○黄以容 請張孟琛作金華子漁樵耕牧圖

山人水畢先名筆請為金華寫真遅戴笠也宜樵路晩
倚鋤無問往田時短生犢角防熊觸長笛放縱竿護蟹絲
風致宛然圖畫裏輞川當復見王維

立春有感

東皇天上馭蒼虬罷除往臘牧土牛磬蹕旗時清帝道
光陰底事白人頭天荒地老今非旧日往月来行未休
何況干戈有漂泊豈堪春在仲宣樓

挽撓心道

沸水驚濤波数望洋大川何処候舟航功名一失風雲會
形影終遺日月光距古傑材推管樂到今雄筆映班揚
從来莫問当年事臨汝東流恨意長

題鄒氏野堂時劉方出仕

昨報新成野外堂白雲幽樹共蒼涼琴牀待月秋應冷
木架移花晚正香鵬路忽宜風翼起龍官偏得海珠藏
從来伊傅皆畢棲日版築耕莘達帝鄉

重題王將軍愛井亭

井洌寒泉食東溪卜地靈分明開兩眼汲引見双瓶

椒家伐髮功弘德自磬當盛稱勳業在歌詠者斯亭

故王將軍挽詞二首

將軍名廣金谿人英武善騎射累有戰功加授武毅將軍調鎮雷州風振南海尤善撫御士卒樂為致力以救卒于官莫不嗟悼焉嗣子顯淩扶靈柩歸官給道里費所過郡邑咸具禮致祭餘千鄉學正吳伯宗銘其墓後追贈明威將軍

忽報將軍旅櫬歸幾多勳業照當碑分明列宿雲臺上比似凝冰廟算齊伐入鬼方驚且顫身威行炎海斷鯨鯢可憐哭死旌麾士杳杳南天望轉迷

拔山力盡逝英雄今代麒麟冠武功廣海清塵如電掃邊庭降虜若雲從虎韜歸送金川條龍劍猶遺玉帳空驟子遠扶靈櫬至哭臨丹旐凜英風

王將軍鈞慈鎮興寧東其子省覲以詩寄懷

將軍華裔雲臺舊弓劍雖存世莫過邊海斬鯨波息沸天山落箭漢興歌別來但覺情懷惡老去相思嘆恨多卻喜賢郎榮覲省因之道甫問如何

題天師木石圖

渾渾荊山璞落落珊瑚柯仙人愛珍玩實在情雲坡

送徐子直赴金陵

祖帳凌晨出鷗沙扁舟幾日到京華九重闕下瞻皇極五色雲邊望帝車正誼許備唐典故風流還憶晉人家早聞待詔趨金馬猶是雲仍屬後誇

皇元風雅卷之四

後集

皇元風雅卷之五

後集

○孛术魯翀　翰林學士　色目人

題周益公墨跡

今觀益公帖老氣滿鋒鋩孫氏青氈在宜開寶墨堂

題周益公告孫獲齋帖

丞相長書卷布衣懸戴許翰綴珠璣秋風吹落松樹二百年來此道非

張長方壽慶堂

誰似孫家鶴髮親升平重見至元春主兒不必公侯貴日聚詩書福縉紳

○理伯容　江西憲掾

餞陳中山

沙羨一樽酒別我同年兄同清吏同苦春曉都門行南樓又相識即別難為情浩浩長江流忍聽渤陽声

○甘恪

餞理伯容赴江西憲掾

朝辭江崇水莫宿匡廬山審易匡廬下中有蛟龍閑龍君閱世久風野司往还理予賢良發揚鬼敢打奸逍遥十二仙遊去去子湖之嶺高高莿政堂去去登清班坐觀黃鶴起遊爲不可扳端逢康恕士文酒樂餘閒

○陳晃若

餞伯容

南浦秋高滿葉黃驄馬行行之豫章豫章神骨特奇俊龍沙勁氣故奮蒼虯蜿入直月未曉獬豸當途劍倍光人材已是科名得送君猶自望文昌

○劉子昂

餞伯谷

沿檄東行玉節光匡廬双劍照寒芒文星移次傍南
楚水餘波及豫章白髮明分千里月清標氣肅九秋霜
斯文千古誰爲大泮水春融芹藻香

○劉夢義

餞伯谷

白髮溪濱漢水濱變桐千里追接紛人詩書潛淵
山水清幽感事新夫子螭頭高獨步霜寒梢府秋
一樽好酒後月別拚江湖涉春

○張小山　四明人

次韻酸齋君山行

蜀江湖光合中秋水仙人
天深醉小龍二女相從游君山
笛不道洞庭流千明月秋花近間
老來頭白嫦娥醜陽樓下喚開門神仙
扶老鶴夫不還青一點天涯山

天劍歌

將軍躍馬來南荒腰間古劍白練光鷓鴣香賸泣
寒芒熠熠勾陳龍珠堂月玉拂
爲君不斬奸臣頭天狗三更下紙血

章伯亮　雲南人

次韻唐佐白京庠歸覲

天清如水春多秀士二百六十字
準擬明年獻
天子西江千樹梅正花家人祝還家須我青眼

欲白雲到雲南去大北

行路難

奉君七宝鳳凰之杯五色麒麟之錦鸞鳳九霞觴
中之酒奉女万錢爐中之香去年花今年開昨日紅
顏今日老一生三万六千日歡日頗多愁日少對美歌
看舞歌今古歸去來莫行路

拜帖穆公　曹兀氏

溪山春晚

只未無事上幽亭而過園一片春路失前山雲飛重
帆牧漁客舟停能野館二三曲灯抹桐四五屋
坐久不堪聞杜宇東風吹我酒初醒

趙由儕

述祖詩

愨我祖始于軒丘陽厤陽二大自
錫衍商造父御周征彼徐方熊二有功邑于
趙城大河之東氏晉國先其封成宣
侯作立孤子始大常山烈
不文武配有虞西漢子都生河間
于唐大遷大世系
中南江宗水居多有
有何克無多更
吹古刻其生く く豈偶
不我心伊何常念初
如在宗於有草堂
李亦自勉有能道
云胡不揚名保家于

念前人留心於天之風俗教化之尚
臨川吳先生讀之亦嘆其紀物忠厚自然性情流於自
然中和之意與古人之詩也豈非有本是以若此也又
曰中山年少於吾吾不敢以友命之也泰定甲子十
月十九日同年同業舊郡後學揭傒斯書

回鄉詩

予讀曾公所作文正公十月望日思親詩因
見其天理油然自胸襟流出求誠者聞之
必興其孝思其傷作者綿綿其情加勸有
思其弟往年當與我以孝不幸失怙措無
母激泰成人者實天因極之以追賦推廣
其意而求正於詩一篇五十二句以紀
平居之懷納之篋笥將示後人俾知所自
云爾泰定戊辰二月望日中山尼士郭泰
識

一自先君所行時丙午冬吾母同哀感賦詩陳已
欽生緣淺不思故何也吳汴州飢戰野鴉翔東鄰其吐
泉淹甚左矣自此鈞蘇湖風吹廣野赤日照流麋既酒呼
天淚方為辭地民抚時米往昔感懷竟淪翁德梅
外倉皇閉水濱諸孤隨弱母大慟向秋望越戍守戈甲
歸鄉辨家存酌觴嫂無夜扶翻複雨曉家緒中機杼人
間事一新辞揭魏不宜探竹栽慈親終缉灯前教機俗
膝下馴田所勤保任門戶幾變辛文獻由此德性將
化鈞竹暈明曉景荊樹恐芳夜留與樹蛻蛇春酬衣綉
茵雖非登執要自不厭清貧努力草天爵勸心報入倫
歸全期不忝化俗思還淳言果存家東偉此待後人全

三思雨露裁三省松楸至念違天地長難報風泉相[illegible]
歸遺大學泰終身

南豐趙母丘夫人墓志云歲丁丑仲舅公殁子徐[illegible]
歲徐丙歲耳夫人日乃死一口刓剪公而教養其子
以成其家徐既賢德游道徐又勤學致養能如徐之
志其大過於嚴其孝敬亦不移夫人身安心和享孝
養者三十餘年而後終君子以此稱南豐勤為祀
嘉其積德之盛所以成也和斯稱可偶然矣樂於
所有一事未及之念伴其見於詩者故知其所以事
親者非近甘旨之奉溫清之省問而已大人
讀書學禮亦未易以此人之孝然之也臨川吳先生
讀其詩思親之詩而以為直哉所發真而不傷此
古之作者其於人則又記其事嘉其誠其先生之知言哉
泰定而識之泰不敢負先生其子孫泰定元年歲在甲子十一月
日門同年同業舊郡虞集書

貞元人

郭君房

海東青

海東俊鳥異鵰鶚冬時玉爪不凡材八月風高渡海來
側翻怒斫雲陣開凌人敢蹴心能猛捷之不敢觸毛羽
為言此鳥獻
天子年年進入明光東驛使長懷方里要今將望同殺
人罪君不見唐太宗魏公入奏久未去不知鷂死袖
中小臣但願
聖皇俯撫放此鳥自有鳳凰來儀瑞獸下五[illegible]

入京五首

虎踞龍蟠十二門王侯第宅若雲屯[illegible]

四海朔元国勢尊曉開旌旗明禁路春風簫鼓併名門
唐堯虞舜
今日三足未必江匯老函原
蓬萊御氣挹晨暉万国河山擁帝家金殿勢吞滄海日
玉樓光映赤城霞巨鰲復負乘丹闕彩鳳飄飖集翠華
送[illegible]
至尊遊幸処六龍高駕五雲車
鳳凰城闕瑞氣濃龍虎旌旗護未央万国衣冠朝玉座
百蛮歌舞進瑤觴花迎宮仗紅雲曉日照天袍翠霧光
江海小臣无以報空将詩句美成康
大明宮闕勢岧嶤万歳声高山動搖金殿光重明日月
玉樓十二插雲霄青絲馬上王孫貴冊轂車中越女嬌
自是鳳城春色好肯将心事許漁樵
翠蓋鏕車往復迴鳳城九陌路塵埃錦袍公子呼鷹出
翁帽僧官躍馬來塞外笙歌声宛轉水邊樓閣勢崔嵬
少年自有看花興欲賦揚光愧不才
野寺晚景
寺對清溪水遠閑冷然鐘鼓夢微闌樓臺無影日沉海
松檜有声風滿山猿嘯不亭遊客散龍歸雲洞老僧閑
詩成一笑歸來晚獨棹扁舟泛月還
送泗州同知陳世南赴任
夢書三刀驗之官正少年能纏倚天劍虹繞載春船淮
泗名先振湘潭政可傳門閑多喜氣變見出英賢
錦衣臨泗水仙境足吟哦煙樹連淮遠雲山入楚多濟
川功不小經世意如何會見沙堤上春風響玉珂
西山道院
幽居絕塵洒深院邨成群山色閑然待泉声隔竹聞冷
啼鳥臨水樹風送渡溪雲客至渾无事餘詩到夜分
宮詞
宮娃嫋娜鬢盤鴉兩面如白玉盤出入紅門能走馬
綉衣縹緲似身輕
年少宮官着絲衣麒麟金帶束腰圍月斜辭出金門裏
騎得飛鞍白馬歸
閑居春晚
深巷无行人一鳥鳴高樹不知春色深花落夜來雨
早春湖上
柳芽黃淡不勝春沙暖泥香草色新鸂鶒双飛湖水闊
相思愁殺倚闌人
秋郊
邊穿霜葉林出斷秋色蒼茫何処來飛下野鷹冰
○張鳴善　平陽人
李陵臺晚眺次吳真人韻
雲黃日白繞千原獨立荒臺思黯然拋得西洵知秦遠塞
年前不見漢新年非斷漢武賢王孫反欲指生大史商
離黍從明似日重光惟服漢南天
秋興亭次韻
夾溪秋滿万里長波花鳳舞亂鶯啼[illegible]日來關
白頭[illegible]有夕陽神禹楫扶大氣長虞[illegible]南[illegible]
古今同行客何必登臨倚仗郎
題史蔣山水手卷
神仙中人丞相子五色玉立[illegible]玉[illegible]風流[illegible]舞迎
羊犬慷慨登臨時因來醉西[illegible]煙[illegible]從[illegible]日月逐

笑何錦車從上下蓬萊拍點青苔岑

見釣者

宇宙似為容江湖独釣翁笛声吹海月孚影倚秋風天
定行藏肚件倚礼法通古今惟范蠡落二識人同

送人游廬山

曾到匡廬頂峰巒際碧空万松無路入一水与天通白
[illegible]眠時遠滴猿嘯晩風洪厓如可約吾亦訪[illegible]中

次盧參書御溝水韻二首

華清波色浣揚溝不似鄰二綫緑吞點盡上林紅萬點
又從天上流春愁

堤頭春漲碧琉璃堤外春陰海子時同是一千泉山下水
可憐波浪大參差

○負怡然　関中人

送陳文理還京師

十年不見老元龍[illegible]蕭二帶胡風一夕[illegible]秋月白
九重宮闕隣雲紅功名有分皆身外聚散無端似夢中
問我能來定何日移家今在五門東

訪源頭范君才

長憶源頭范隱君我來蹤跡不相聞林鳩屋角啼清晝
山犬籬邊臥白雲藥若猶能資我病卅青元不盡功勳
藻陂家主應遥念一路秋陽草樹薰

修琴

桐梓年深半裂開嶧陽道士独憐材[illegible]蛇腹秋風起
輕擊龍池夜雨來此日[illegible]年焚下欲成灰
何時試鼓陽春曲預拂空山小石臺

月中桂

[illegible]万古秋香懸宇宙
一株[illegible]天上看花有素娥
折向人間應不識[illegible]鶯啼

宿雁寺塔

五色雲中現七層不知何代法門興[illegible]來遥望長迎望
老[illegible]有影日初升
[illegible]下知是[illegible]燈

○楊信可　臨朐人

和[illegible]

親友日以疏江[illegible]以深孤雲[illegible]海濤[illegible]長林終
然念[illegible]安得
好風來[illegible]

和蘆子[illegible]巴陵王侯

人生[illegible]萬丈洪仰睇千仞固青
山何[illegible]白長忽憶石梁東別我半載強昨者
從湘中歲晏[illegible]方孤舟陵[illegible]三天
際雲[illegible]

次韻酬呂文[illegible]

後會未可必前路轉多山雞鳴發楓[illegible]涼雲掛閒俯
親清溪流仰睇高鳥還念此別離情南山正[illegible]

鹿角[illegible]阻風

風洗洞庭沙維舟[illegible]花水枯魚上階秋老燕移家白
首長何[illegible]天寒去路賒故[illegible]三十[illegible]遠天涯

奉别存初郎中[illegible]湘[illegible]泛舟

西風吹老白蘋洲天上郎星月下[illegible]沉湘水碧
斷猿[illegible]入楚山秋[illegible]

夜半鐘声天曉角猶疑身在鳳池頭

望池州作

黄芦瑟瑟草油油楼閣參差瞰碧流萬里长江秋色遠
一帆斜日過池州

○鄧德良　南昌人

涉圃

林塘声樹接江干一日三回步圃看白雁不来緑地燥
黄花微瘦菊秋乾隔溪烟火人家静傍水樵蘇野老寒
柴户夜開生事少晚秋種麦雨漫漫

晚眺

晚步從容出郭嚀吟詩聊當竹枝歌寒流断続溪船少
臘雪不成山霧多官賦人徧荒禁路野燒烟起夕陽坡
江鄉盡処閑鄉近老盡塘蒲死雁過

送陵杏林赴朔州路學教授

三千驛路上離船九品階官半百年察市得錢添月俸
杏林秋谷當公田比書剛蕙江鴻少南食初嘗海錯鮮
不用賦歌驅瘴疠家家傳取衛生篇

寓舍秋晚

拆陰初合日初晡門掩蒼苔落葉疎詩卷一樽吟獨酌
坐看微雨濕茶蘼

中秋憶家

千里星河一鏡圓杜陵兒女隔秋烟遥怜此夕柴門裏
相對清樽說去年

早冬過聶氏西岡別墅

紅葉青山載酒行山人新結野庵成雨声一樹梧桐好
他日重來听雨声

清景無邊秀作堆竹声松影共徘徊野藤緑屋多秋实
時見山翁引子来

○李宗淵　浙江人

題秋谿禅林精舍

朝遊適意遂暢山顛遅日藏雲隊晨經罷幽暇年
深樹森森僧閉門夜来天地霜松色了无变死然
嶮峰閑座無復故死山僧四五人屢動期識面

和傅伯求月夜泛舟

夕霽已歸秋綠波際遥天浮雲蕩倒影相与凌清川爱
此山水趣開我心若復泛洞隨意遠落月照歸船

古隴頭吟

天寒隴水鳴咽咽夜領鐵兵從此發海風吹人眼欲枯
上隴猶看傾西月兆節胥胥霜满天千里一墩烽火連
去年初度碑嶺鉄今年復引月支泉從軍辛苦事征討
將軍功大幾兵老

秋夕江上

水館螢飛入夜深夜未眠安是採兩後孤月轉河沙章
杏寒心低江山不汎年忽聞吹急管况有估人船

代項氏怨并序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蘇間嫁項与居未幾
夫死項时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能养姑以
自終比姑改適項励志守居以守夫祀余憫其事
而賦之

少无依倚老何堪白髮吹凄乱不禁却向思江北好
悔将夫骨葬江南

贈深上人

駿二隨絲到紀年止訖班不言邦国遠惟揖蟠門峰

○王尚志　臨川人

暹国廻使歌并序

暹亦有道種天曆初始遣使入貢今
天子嗣位繼遣金字表章九尾龜一象孔雀鸚鵡各二
朝廷以馬十疋賜其国王授使者武略將軍順昌州
知州使者盤遡人江東羅倣作歌俾遂和之
江東先生送抑門以誦暹国廻使歌高秋夜將客不寐
歌聲激烈声傍流東南歲表三百六大者只數暹与使
暹人云是亦有稗日昔科賦采海阿
先皇在位歷五載風清孤嶼无揚波方今
聖人需德化繼遣奬貢勤　鸞和紫金為泥寫鳳表灵
龜馴象齊悲鳴珂　彤庭懷遠何所賜黃驪白駱兼肩騂
并賞使者發語容能以朔辭通南州遠授將軍領火敍
拜舞兩頰生微渦扶桑歸指西洋路向国夜夜瞻星河
金雞喔喔火龍出三山宮闕光嵯峩鄱陽野叟親為說
今年廻使重經過先生作歌既有以知念黍稌頻豐穰
田横乘傳嗟已矣徐福求仙胡不訛豈如暹国效忠義
勳名万世同不磨

同鎮陽李先輩登臨川擬峴臺

楚塞蕭條客復来已无秋渚藕花開西風蟠野孤城北
落日西江白浪廻山似炎陽非故国地連吳楚有高臺
南歸万里頻回首涼倒徒傷賈傅才

季冬初三夜見月

向晚西簷月令人生夜思山川徂秋成霖雨召秋朔秦
朗窺幃滿良宵惜登樓清輝可攬結脉二寸心知

送孔掾之鑒谿

古縣青青裏溪橋春水流沙明殘雪花市散夕嵐收廨
宇鄰仙洞吏書纔戍接於君談滇令織禄暫淹留

登吟仙岩

仙岩西酒老孫紅霞坤金濤日上東洞底香風散靈雲
遊人都在紫雲中

舒州張萬戶征丙賊馬猶背數十猶載其尸
以歸每天氣陰雨則猶於和嘶鳴終夜養之人

舒州荷戈從曾向丹蜀巧破賊來不攬金鞍秋色重
斷腸當日戰初廻

南園

蒼苔翠竹轉林暉野菊花開過客稀樹淺秋虫作寒蟀
雨晴黃蝶滿園飛

○徐天逸　臨川人

擬古

皎皎機上絲織為遊子衣遊子蕩風塵素衣化成緇風
塵不可避四顧將何之豈不念潔白徒重遊子悲愚故
加浣濯河水清且漪
婷婷閨中女天質知自愛空懷蘭蕙心日月苦行邁家
貧無良媒逢二如有待未嫁寧何傷失身將重悔
婉婉白結髮伉儷情義深夫征日易久魚鳴成銷沉白
怜錦中韓我白將駿二有衣為誰裏衣花為誰簪顧影
難死佗秉心猶欲金青天懸明月照影不照心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白青絲勝絡黃金勒長安紫陌無跑驅一
日秋風各南北酌君酒君莫辭与君更作汗漫期神飆

不可豢天駿不可羈乾坤陰陽情所之人生行志當自
時雨情緒綿綿將何爲丈夫不作兒女悲

田家詞

犁田無牛秋易老蠶無桑葉已空二月新絲五月穀
如何辭折今年窮

秋風詞

秋風一夜歸晚泪茶落諸折芳道所思的﹂中心苦

清明有感

寂寞歡娛淺松楸感慨長西家白頭媼門外倚斜陽

山中初霽

久雨客不來燕坐了晨夕今日出東郊門外草三尺

○施性初 臨川人

古井

地脉深三丈寒甘徹石類最宜探月色獨坐聽泉臺
許隣人汲處餘秋草生元非投轄処冰不近交情

秋日田家

高高青楳樹忽有鵓鴣鳴雨後晚田熟門前秋水生鄰
家賽社去野犬吠人行沉滌相淹久明朝歸計成

歐園宴集得荷字

脫帽長松下探幽到薜蘿翠禽翻岸篠紫芡刺池荷人
影追涼散蟬声入暮多當筵揮翰公賦載酒重經過

萬年坪坐雨

復此留三日秋陰未肯晴因懸松擣白坡落石泉清未
可言羈寓聊堪遣性情草蛩雞落下時作不平鳴

喜徐宗道自金陵歸

西樹相思久年年賦式微淮南芳草歇江上故人歸日

夕開新酒天涼換裌衣從容亦自好巢燕與心違

李道傳留九江以詩見寄

水鄉城郭晚煙稠遥想思歸上庾樓湖落滄城魚作浪
雨餘淮甸麥先秋一樽濁酒懷親友數首新詩慰客愁
我正山中招隱者秋風應棹木蘭舟

雨中同從弟宿田舍

鷓鴣相應暮天陰破帽長江覓知吟十頃水田春布穀
一天風雨夜同衾亂鴟宿鴈投湖水煙暝歸牛入相林
明日東隣赴雞黍沙渠不飲我孤斟

○傅謙則 字□正

東山有鳴梟

金衣翁來海頭叢胡不啄此鳴梟目翻翎鉤爪轉上屋
胡不食此鳴梟肉東飛西飛正啼號開口呀呀無飽足
天何生此不祥鳥白日妖呼鬼夜哭羽毛似可美外飾
腸膽豈知懷內酷月明風淡霜氣寒三繞高枝鶻驚宿
鵂鶹繇鶹戶同根本一叫一鳴千百毒將軍一發天邊鹿
誰敢挾彈濯江曲 鴟鴞為災毒良破家故比

皇元風雅卷之五

後集

皇元風雅卷之六

○熊勿軒 前進士

壬子雲谷春祀拔祖郡侯素軒先生總領雲谷書院道源堂又稱庵師友道義之祠十大字孩山中秋立扁簡諸同志一首

伊洛何年此道南道源堂上意誰參古文夫子遺經六
建李文公精舍三落々比生我君悉々吾道豈空談
是邦賴有賢師師扶植斯文首曲菴
庐峯山下義寧村書構新祠儼後先兩字孝忠存祖訓
一原仁義繼師傳高山屹々幾千仞喬木陰々四百年
多謝故交不相棄年々秋菊薦寒泉

赫曦臺四景

晴春明霞

赫曦海暑真奇絕初到殘陽復西没仙霞山外何處山
五彩煙霞互明滅須臾拜除群列盡雨脚霽麻斷開發
真々勘海不可留空有殘霞染天赤

中宵皓月

赫曦日夕真奇絕最好中秋看明月練身飛上第一峰
不覺清光寒近天闕初看海角猶空濛行到天心轉愈沉
令宵端上燕山河長笛一聲愁欲裂

中夜白雲

赫曦中夜真奇絕起視往々大鵬遡風濤雲浪先隱崖
絕崖時看孤岳出洪爐巨甑如蒸炊圍形宇宙非金石
直須倒景窺々光俯視隱變始超越

雞鳴出日

赫曦清曉真奇絕遙望海門初出日金戈鐵騎交千佯
閃々万旗張天赤火輪飛上使人驚燦眼祥光成五色
扶桑浴又升何誰認取真精凝太極

○羅太瘦 前貢士

述懷

淮海歸來二十年結廬仍向舊山川既無酒債貧休恨
浪得文名老尚傳曉門輪蹄思柳外春風鶯鼓在花前
如今靜擬笙歌擬猶似當年明宵紋

題燕林宮

暑往寒來亦問有誰千載駐朱顏騎鯨各去天連水
跨鶴人歸月在山爐火頻消情熱境劍金斷利名關
煙莎隨分岩前綠猿鳥不驚春意閑

○甯機

訪孫我方高士隱壁

九轉丹砂親門世俱不如閉户讀殘書表方自有傳家業
長慶同年積習仍存猶杯風來子細挂花吟月鄰侯書
許公大筆向堂銘後比并鄉月故人

○毛靜可

贈崔茶山書吏

吟身宇宙一攀龍々下笛風門杜同寂水有懷殺鬢寒
萊山入夢十年中布衣稷契詩書得仙世業由此卧思
春在江南倚樓如雲霄万里見冥鴻

時秋積雨霽

朦朧出年付若農擬回涼信報詩家山久陪埋寒碧
湘水初明紛眼紅簾捲樹陰先得月斜横橋影早曉風
大八決我枝底願万里乾坤一望中

○復齋陳以仁　三山人

拜西山真文忠公

仰止西山翁千載祀不絕文章立准繩青史掩名迹也
降風俗薄人心多詭譎遺像儼如生拜拜懷先哲

次熊勿軒書楊可學韻

一榻清幽無不可有客過從任巫左書讀万卷銲分明
平日操存要在我詩得句豁眼嘅飲酒濡唇戒懶
此時要奪乖崖翁一劍横揮斷心火

酬呂渭隱

為李藏脩欲及時年光彈前駟難追春風抽草情為客
夜雨青灯撤話詩君欲逃名甘渭水誰能抒翼上天池
講明經義閑茅塞可薄雲高未有涯

○陳野雲

樓中

心為高明喜新秋入遠眺斷崖雲氣合古樹雨声多万
事成真率一杯还太和客来吟得句客去可高歌

過祈山

夜夜牛頭万頃春橋虹欲訪武夷君青囬野燒未藏石
紅壓若花不礙雲晴澗虎蹄行處濕風林鶯語暗中聞
東風一路无深淺処処海棠開半分

遊山寺

金碧樓臺古亦新空庭寂寂晝餘熏綠槐作陣不容月
碧岫无関祇往雲蓮社有從元亮酒石門宜有謝公文
飛泉石井若伊蒲供靜看風幡何足云

憂竟

六憂將身過華巫敲雲欲訪前雲人不来偶識東風面
送我飛花一片春

元年

賤為杏底二徑深竹根柢寸竟防身蹤林白愛添風月
豈是深山不受春

題選圖

都尉能官爛羊胃將軍大誥不易爵功名自古幻兒嬉
一一鄧二公亦要意

幽境

琅玕十万擁巖扃門外寒泉曲曲綠白鶴未歸山更幽
劃然谷口聽松聲

過深山一家村

入山隨意一寫萬樹綠陰兩三家黃犢村蔡
葵有風月并淡日乾坤莫問征採事桃花應斷竟

醉歸再飲

攜客登高晚未休振衣千仞氣飄飄平山落日送千古
攻情西風又一秋勵士生涯雞翅在醉翁遺緒未應愁
金陵宋只尊鶴美明月隨人到小樓

友人同旅宿

偶作西州客同聽秋夜蛩月窺孤枕夢風約半城鐘旅
店催晨火鄰家尚宿舂偶向歸情候日出雁從容

梅花

潑透仁根太極枝枝南枝北早催詩千林萬樹空深処
兩藥二花春到時故故不知誰作主枝枝无復瘦如斯
臞仙相對花旗笑總是三生如則殺

山寺避暑

八川遶林外投分半日凉磬声綠曲鳴塔影迎斜陽花

石禪房淨除八客意長獨思十年夢揮汗度羊腸

曉行別客

倚涼度晨露過藥群松臨平身雨山懷雨服雲一
蟬秋意足匹馬客程分總是江南路逢梅不寄君

山庵四景

隱壁秋除日萬山鶴声和影過隱閒落花風穴遊絲墜
二縷古昇香篆飛
拄杖敲雲深入山抱琴時卧白雲間偶然浣藥逢羽
水失揄哭和伴閑
秋作新涼多在山清涼既不足人間桂花曲畔虫声細
人共一禽青守閑
南隱請合扎隱山對面梅花水雪閒開到梅花春色早
四時清迫境常閑

過院

渠奔山日靜花落草留香曲竹穿虛去珠共清日長
而來
石照山逕急雨來路青人去馬帰嘶東林風起西林響
深夜深花爭渡峽

冬至

今日平分一半冬一陽初長陰六窮剝翻碩果前坤底
後見天根生震宮君子道如元酉淡野翁心與太初同
隱前意思梅枝好莫折梅枝共養家

冬日新晴郊行

半月凝雲擁晦冥今朝雲捲見山城雪消雜洛動衣裳
密勿梅花出晚晴野逕多岐隨馬去乱鴉啼外偶詩成
閒僕茅屋何年老羊栗灰前太古情

郊村

方丈庵前白雲飛何處呼鳴兩第二門此去登珠絲度
風竹林烏語嬌嬌可天全成長物来酒帝力不知竟
偶然對易便多事醉露研朱點硯西

約北崖懷古和韻

六合雲從向七家雲游何以細雖欲變身甚使侍此鄰
亢節何由到許巢一尺枝以星而片片心清聖水雲交
約崖藥高千古留前壁雲夢匙

登高

落葉飛來不兩頰殿青鞋上齋清上平頭眼中雲發我行膺
足下烟雲万里秋好景不滿家僕老黃花各帶古今愁
春風兩腋發高興欲呼双龍挾行舟

題石跡山佑聖宮

閒觀石跡上崔嵬石跡分然疑是芳草乱雲天上去
落花流水世間來烟湫石天井仙井雲霞半尋白玉臺
供羅石泉然習習乘風帰去訪蓬萊

秋晚独立

晚來光景倚溪門掃地除苗落葉新谷應大声鳴隔岸
月推山影拂西隣一川万古黃昏景百歲我時花鳥人
立到蒼宵十分処却將一醉見天真

過龍門

龍門深處石梢梢路幽長山攀崖石磴隔九曲腸烟
雲先暮色花木殿春光夕照溪橋外樵山人下江

隱士

熱起烟雲夢長吟太古歌草庐知事少花逕行來多
老日光綠開樽駐少駐扎山湖消受間不到盤

元夜觀灯

東風初軟上元時綵結鰲山鬪巧奇万國山河圓月影
九街灯火駐春暉鈞天夢遶朱樓香墮瑶香綵鸞[illegible]
誰識翁華天下眼復規絶表訪孫章

乞巧

天孫方指苦先窮何事佳人乞更工一氣收縮入巧拙
七衮先嘆小東空衍脚欲腕踈二雨葛袍秋淡二風
[illegible]罷微吟斷老死洵洵不識是洪濛

秋江

江楼倚秋色渺渺思无窮今古三千甲恣成我轉遂瓶
分空水碧兼葭晓抵紅葉貧又寧宴家霓在便風

遣與

冉冉春將暮无詩花為借月高山影縮虹断雨来何
若為住七遂時足[illegible]才海滨紅滿[illegible]

宴芳園

媚景娟娟園二二更娟晴鶯喂孤竹立庭[illegible]
吹春心湯蕩緑漱渠平好天入良夜夜春在月華明

幽居

[illegible]壑衍无数[illegible]門山有餘継遊隨境天觀如燕戶居石破
泛先分鶴飛紋待逆魚帰来彭澤今與味恐相知

○潘心月

龍山寓舍　浦城

春煙藏碧樹二二更藏鴨浮世[illegible]
風行柳絮淡月吠池蛙無以[illegible]

西軒雪夜

枯[illegible]雨声[illegible]二年冬又殘捲風扶海[illegible]

[illegible]

冬日山居

一犬吠柴扉[illegible]梅花村[illegible]
小雲[illegible]

○林鶴陽　漁浦

三乔知何処蒼[illegible]將千古意吹入一江秋
隱顯[illegible]風牛別洲曲終和月卧无夢到京州

○趙必[illegible]　白湄

多病相知尚愛又八朋老夫其[illegible]論十年火客猶在
半世江湖[illegible]消日月梅花枝上識乾坤
何時去作[illegible]大玄深閉門

羅利氏

和劉[illegible]雪

公鐘梅花骨須春烱如玉樹出瑶林[illegible]
是有此人忍凍吟一夜溪山[illegible]十年宇宙此初心
刘郎情[illegible]

與林梅格

欲訪梅边信未通我心先在影香中不知標格今何似
但視標期昔已同我[illegible]夢魂隨夜月一番消息占春風
溪魚山藥何妨醉後夜扁舟又欲東

雪

漫漫飛絮[illegible]
二冬天月夜[illegible]光欲邀東[illegible]
誰為朱門歌舞者还知客有卧袁僵

○劉草窓

寄慎翁論

不把軒裳洗却清陽春白雪[illegible]里知好[illegible]斷[illegible]
贅為工詩藻轉精酒律只[illegible]彈破拔[illegible]偏傳[illegible]花[illegible]
清[illegible]論到[illegible]時久[illegible]殘灯坐到明

訪謝西田居山

[illegible]裡[illegible]籬[illegible]收墻外[illegible]對[illegible]尺相忘[illegible]梅竹[illegible]
[illegible]落瓶花半[illegible]香遠听泉[illegible]知斷近栽松竹[illegible]東友
[illegible]夜[illegible]成何[illegible]引得推[illegible]到草堂

○張奎翁

和劉草窓待月

夜色沉沉冷似秋凝[illegible]江[illegible]為[illegible]簾[illegible]酒延飛[illegible]
倚[illegible]栽詩看[illegible]樓[illegible]伯[illegible]會[illegible]且[illegible]仙[illegible]
素娥[illegible]姿[illegible]試閑西河斷得來

晚眺

携[illegible]策[illegible]共[illegible]山尽日[illegible]行雲[illegible]
落[illegible]一段水茫茫帆收蓬[illegible]山影[illegible]花[illegible]
極目乾坤斜照処[illegible]田為海海為桑

○李孟陽

呈高[illegible]書

王[illegible]晉[illegible]山多[illegible]万里[illegible]忠肝取[illegible]如日
[illegible]動[illegible]動[illegible]晚[illegible]余[illegible]
一旦[illegible]柏[illegible]秋霜[illegible]開[illegible]風雨[illegible]
[illegible]吹[illegible]帰[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八[illegible]

[illegible]

琅玕[illegible]龍若[illegible]春[illegible]飛[illegible]
[illegible]曲[illegible]天工[illegible]然一見[illegible]
[illegible]依[illegible]横玉[illegible]
[illegible]扶青[illegible]月[illegible]
[illegible]古如[illegible]
[illegible]白如
[illegible]錦[illegible]新[illegible]
飲[illegible]未就[illegible]竹竹不[illegible]細[illegible]生
詩書

[illegible]人

[illegible]一[illegible]竹[illegible]兩[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送[illegible]樓[illegible]月[illegible]閑

○徐霽[illegible]

[illegible]歌

[illegible]

[illegible]仙方[illegible]人[illegible]此[illegible]何[illegible]
山[illegible]三千[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君[illegible]
[illegible]

題[illegible]

乾[illegible]水[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去
[illegible]飛[illegible]天[illegible]祖[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心明日月[illegible]花開

○徐竹逸

御茶閣

[illegible]老[illegible]此[illegible]名[illegible]山中[illegible]夜[illegible]

百十兒翁唱太平

○危希尹　明江人

撲燈短歌

蟾宮有影動半輪月照峽山頭看晴雲眠愁夢裏見梨花
一夜海風吹石裂波浮洞庭光玲瓏玉樹剪水描秋空
丈夫壯志在殷殷俗子趨帳徒重重盤鴉学出人未識
影不揺紅灯照席三年刻楮正自怜乞巧何能逢七夕

十雪題詠

○李草窗

韓王堂雪　太祖出幸

鑾蹕无声輦路平玉龍密衛至尊臨睡鄉一揭風雲凜
坐暖重茵夜色深門外飛花天地曉炉邊定策帝王心
玉笙吹徹江南雨人擁羅衾正醉吟

罕衆春山　撫州人

韓王堂雪

帝星夜夜紫微宮照六先驅擁玉驄立處自生風絮白
坐間稠疊地炉紅宋家数百年天下曾弟兄三盃酒中
榻外有人方鼾睡夢向花月小楼東

○葉水村　龍泉人

伊川門雪　游楊侍立

户外天寒侍講帷先生暝目坐如尸丈函立久已潜悟
尺瑞積深渾不知白室虚生初見須紅炉熙化且休時
一家教法清和氣伯子春風更可師

○袁安道

袁安洛雪　高卧洛陽

世界瓊瑤別一般出門半步即風寒飛花上下山河混
卧稱中尚天地寛无遊客来行迹少作千人愈此時難
立身大節當然耳豈意清高却得官

○陳應江

李翔淮雪　襄平蔡楫

玉龍戰罷兵戈斂常侍乘虛夜進兵槽馬疾騰乘殺氣
此鵝乱擊雜軍声文城風急嚴師律洞曲雲低壓賊營
士女迎門笑相語旣来春滿蔡州城

○王劍川

王猷溪雪　訪戴安道

心事微茫剡曲流夜窗風定六花收山川一色天如畫
上下交光月在舟自醉自吟懷渺渺興来要去水悠悠
歸欤怕折堂前竹首問平安知耶不

○李蒙齋

李及郊雪　詠林和靖

漠漠長堤隘絮漫使君来把隐君関太平天子誰信五馬出
湖濱惟隨一鶴还林麓清风犖从混梅花今伴二翁閑
他時白集編存月別去先生不忏頹

○陳天霽

蘇武海雪　北海牧羊

海上窮關十九年孤臣喫死不呼天忍將膝与羊俱跪
誓把心同節共堅衰髩霜飛甘卧窖剛腸冰透只豪旗
當時不為求歸故千古高風更凜然

○鄭濤

鄭綮驢雪　灞橋吟思

長憶飄然灞水涯此時此景客那知風前策蹇蕭蕭遠
橋外衝寒去去遲飛絮一鞭披野服落梅双袖濕吟髭

思清如許寧无句定恐當年有逸詩

○孫平齋

孫康書雪 夜映讀書

偷光不肯季康衡千古先生以介名造物怜人共清白
夜燃无月亦光明恍疑蔾杖吹烟照誰信銀河剪水成
他日烏臺霜凛凛依然氣槩老書生

○劉南金

歐陽詩雪 禁体題詩

詘絮紛紛語濫觴如何說馬到驪黄北方明禁千餘字
條令昭垂六乙堂穎士筆手成東手坡翁戦鉄可争光
釆薇只把霏霏說刪後多安床上床

友人来自杭過宗濟南王十臺懷古詩讀之感慨不已夫江山故宮歌舞遺跡千載之上英雄游焉千載之下孤危行焉俛仰廢興孰能无情而詩人尤甚發為詠歌詞雖不同而意氣勝合若物之鳴以類而應余安得妄言哉余亦好游嘗聞馬子長壯拾遺覧觀四方山川之勝以壯其文心切慕之異時浮江淮泝沅湘上巴峽過秦漢故都歷燕趙齊魯之塲所見如十臺尚多訪遺老詢故實奎觴三酹之足以發一時之興決宿昔之願歸而請馬杜之詩文以證其所得焉耳

姑蘇臺

百花洲上姑蘇臺呉王宴時花正開半空畫燭正之醉
三更鉄甲東門來呉波渺渺呉山蔟不見嬌蛾倚闌曲
丹楓落月烏啼烏碧草東風驚走鹿闔廬丘墓相連処
雁恨夫差迷不悟断指千年血未乾游魂夜哭臺前路

章華臺

靈王傾国崇此臺手按劍章華殿中士卉裳伏地走諸侯
鍾鼓凌空震三楚驕不顧伍子謀落成乞与呉丘游
孤舟竟走江上路塊土獨枕山中愁十年伯氣終蕭瑟
回首華容歸不得飢魂漂泊啼秋煙細腰却舞新王前

朝陽臺

神娥縹緲高唐上楚宮樓閣森相向丹梯大柱涌孤闕
錦石清江簇連嶂行雲冥冥飛雨寒孤猿咽咽千花間
翠旂龍駕杳何処断魂残夢愁空山微臣宋玉誇此賦
當日襄王豈真遇千古秋風恨未平高泉飛落三巴怒

黄金臺

昭王銳志寿杜稷築土懸金奉賢者四方英佩集強燕
千里強燕空駿馬郭君自奉先群英楽生孫武超凡曹
酬恩一雪伯国恥建功並倚雲天高君臣意氣千年少
落日荒墟没秋草黄金買賢蒲長安惆悵英雄布衣老

戯馬臺

項王戦馬從東來意氣蹴踏入秦推入関不並沛公害
還郷却上彭城臺重瞳按劍風雲廓万疋騰驤煙霧起
淒涼垓下泣名騅寥落江濱餘数騎寄奴千載心争雄
登高把酒臨秋風詠移晋鼎非男子君看百戦東城死

歌風臺

沛宮置酒君王歸酒酣思慘風雲飛兒童環臺和歌之郑

父老滿座同沾衣一歌豐沛白日動再歌誰楚長波遷
龍髯氣拂半空虎士心馳四方勇山河肅殺長陵荒
野中怨響猶飛揚歌臺未傾風未息故鄉之恨那有極

望思臺

桐人氣迫前星黯思子宮城歲華晚高臺有恨碧草新
大對死蹤金槽遠一朝弄兵兒罪輕百年鍾愛天倫淺
戾園魂魄夜寂寂胡城風雨秋陰陰漢宮樓觀連天起
方士熏香召仙鬼望思望思終不歸茂陵老淚如傾水

銅雀臺

半空高綠翔金雀玉辰繐帷塵漠漠西陵老樹暝色寒
建安殘妓春情薄曲終紅袖辭尊前蒼傾瓦飛人間
分香淚老恨不滅秋風吹入桃花班漢家一片如膏土
肯為奸雄載歌舞銷盡曹瞞万古魂落日漳河咽寒雨

鳳凰臺

金陵王氣飛祥雲鳳凰臺上声和鳴鳳來春風花冥冥
鳳去秋風荒草生嫦娥舞散高城暮青山過開丹丘路
斜陽門巷語烏衣細雨汀洲飛白鷺江空天闊鳳影遙
謫仙吟斷誰能招六朝宮闕煙蕭蕭月明夜半人吹簫

凌歊臺

太明天子游南国紅粉三千臺百尺歌鍾瀲浪楚日白
簾櫳凝樹湘雲碧凌虛高宴金輿來侍臣狎笑朱顏開
臺城宮殺銷花柳寄奴土障生塵埃昏昏醉夢春風几
不領江東數千里酒罷歌闌帝業銷青山空映當塗水

秋懷

江南木葉飛江北百草黃花煙落莽蒼悵望川途長家
息發其群鴻鴈忽成行俛仰念時物索居耿淒涼井我

二三友敦好政文章漂零轉相失尺素不得將人生四
方志企亦揚声光登山豈死卓涉水亦有航真誠諒不
隔離別庸何傷

忽忽意不擇獨步登高丘群山紛虬蟠前當大河流八
月草木凋万里風雲愁炎鼎蕩白日孤鴻去悠悠鳴飛
不可極其下禹九州古來英雄士百戰橫戈矛念我當
壯年失揰茲地游豈無干時略欲往誰見收君看天馬
駒失足羞鹽車

我居雖塵中死營落晨出門少朋徒入室誰与言揚
揚夸毗子鮮衣躍高軒馮時笑褰批詐識我所存寘心
玩群動大化争飛奔西風振槁木白露零兰孫榮悴倏
仰間物理豈待論易動哉犢通士毋為怨儇門

和黄澹卿客杭見寄

一從君客江城去詩思淒涼酒盞空天末倚樓孤岫雨
春深閉戶落花風半生幾恐才名誤万里誰憐意氣同
坐憶王孫詠招隱萋萋草色向人濃

書閣蕭條已四年知君近賞西湖船江花白暮吹紅雪
沙樹春晴起綠烟客裏光陰逡遁如許人間岐路正茫然
懸臺得似游從樂然貫分糊白万篇

翰林李士巴西彥天祿儒臣漢世雄一笑吟邊餘故老
並游方外亦清風吳天有象星辰聚驛馬成群賦已空
十載柳交未相識卧淹巖谷悵羈窮